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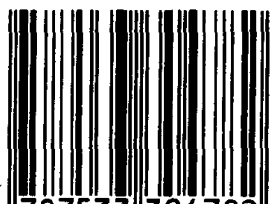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三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074/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三三冊目次

子部·兵家類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用先等刻本

一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十八卷傳略一卷

〔明〕董承詔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董承詔刻本

一五三

兵機類纂三十二卷

〔明〕張龍翼輯
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四二四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二十卷(一)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立堂刻本

七〇七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用先等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氏兵畧

三十二卷》提要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吳叔華氏公二十一年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杜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成宋

林烏枝鳴齊大尉人濮曰杜濮宋所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

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林先事而後人者其志也後事而勝人者

作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

衆矣林何不及吳師遠來之勞若且營壘未定免伐吳師者吳師得入南里為城以為固則華氏益勝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鴻口杜梁園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仁

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杜吳餘師以敗宋師勝故華登復敗公欲出杜出

之復敗公欲出杜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杜可藉死乃御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杜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御

曰揚穀者公徒也杜穀也衆從之林衆從其言皆公自

楊門見之杜見國人皆揚穀也下而巡之曰明

揚穀

用少
用劍
時得筆本

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卑孤之罪也林言宋國若亡君人之所共耻也豈卑孤一人之罪哉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齊致死力莫如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去長兵用短兵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即之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林西人濮以下衣裹死人首而荷以走敗華氏于新里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其首以走諸言得華登之首矣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林新里華登偃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而助公戰也僕力主反卒姓居于公里亦如之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甲歸傳言十一月癸亥公族之爲軍不若小愈口反齊高枝鳴曰用少莫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勸其衆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晉公

鴉

子城以晉師至杜城以前年本曹翰胡大夫會晉荀晉今還救宋吳中行齊死何忌杜齊大夫衛公子朝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杜楮丘宋地鄭翩願爲鸛杜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鸛杜鄭翩願爲鸛右杜子楮干擊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杜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相逼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杜城怒而反之注豹則開矣杜注傳矢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杜公子城射其開杜子城射其開之將注則又開矣曰不狎杜之將注則又開矣曰不狎鄙杜仲更也特城謂豹曰若抽矢不射城射之殪杜仲更也特城謂豹曰若抽矢不射城射之殪

先人後人

諸侯唯宋
其君

張句抽矢而下杜張句抽矢而下之折軫杜折軫千鞞請一矢杜千鞞請一矢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杜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曰不死伍乘干刑而從子君馬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杜曰不死伍乘干刑而從子君馬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杜殪華緄曰吾爲樂氏矣杜華緄曰吾爲樂氏矣死杜死之乃復入杜之乃復入諫曰太宰杜諫曰太宰君其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杜君其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杜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張預曰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杜張預曰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杜人濮之破華氏是也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杜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

之機也

晉書蜀將孟達降魏惔舉兵宣帝恐達遠發以書喻之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達首傳京師載記姚萇與苻登相距萇將苻曜擾逆萬堡密引

苻登苻萇

四

苻登苻萇

苻登苻萇與登戰敗于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于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遲緩我東必苻曜堅子與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連戰者欲使登子謀之未就奸之未深散敗其事耳

五代史唐莊宗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

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脩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上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

又唐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范延光曰中殷反逆始見姑緩之使得為計則成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

苻登苻萇

五

苻登苻萇

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

揚徽

孔疏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玄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養舍辨號名之用鄭玄云號若者徽識所以相別也善其官名即今之軍記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書終侯之令軍人云為劉

氏者左袒

漢制攷云司常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
大傳謂之徽號令城門僕射所被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

徽章徽章也以緯帛著于背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

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

降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

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

敗

吳子秦人與師臨于西河起曰臣聞人有短長氣

有盛衰莫不梟視很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已也是

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

死賊率以計之固難敵矣于是武侯從之兼車五

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魏志太祖征張魯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魏張遼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龍牛饗將士明日大戰

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自
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諸將降服權引退遼率諸
軍追擊幾獲權

晉書符堅自率兵次項城衆號百萬詔以謝玄為

前鋒與叔父石等拒之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

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

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

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

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

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等以精銳

八千涉淝水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

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衆

棄甲宵遁

南史陳吳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將蕭摩訶率七

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及周武帝滅齊

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

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馘甚衆

北史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余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伯道兼行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悉降

又皇興四年子成犯塞車駕北討諸將會於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爲朕力戰方畧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入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十餘里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八

二百五十四

又葛榮別帥韓樓都長等屯據蘇城余朱榮令侯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人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

周書王雅從太祖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夫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步戰所向

披靡又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衆諸將皆引退雅獨廻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稍却雅乃還軍

又劉雄從滕王迥西征吐谷渾渾泥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先並分遣斥候在左右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交戰斬首七十餘級雄亦亡其三騎

又周恭祐從太祖戰于河橋祐乃下馬步闘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九

三百六十八

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逆事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

唐書高祖爲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率兵以擊薛盜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

懼高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衆易與耳因率精騎十

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

又賈建德率衆二十萬攻幽州賊已攀堞薛萬均與弟萬徹率敢死七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奔

又薛仁貴從征遼東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十

晉書

又大層中吐蕃圍靈州大將李抱玉遣右軍都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因解

圖去

又王峻爲朔方副總管開元初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峻率步兵二千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峻出奇兵七百人在蕃後夜襲之去賊五百步置鼓角令前者遇賊大呼後者擊鼓賊大懼疑有伏兵自

相殺者萬計

宋史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岳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矛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善圍陳州飛戰十清河禽其將孫勝孫清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十一

晉書

又韓世忠收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岸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衆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術也是役也兀術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獎

元史楊州郡統姜才以二萬人出楊子橋張弘範佐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二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弘範旋變反迎刺之應手斃馬下其衆潰亂

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

周禮曰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注謂劍之廣也

從半之注謂劍之長也而殺之者謂劍之長也

倍之注謂劍之長也謂劍之長也

設其後注謂劍之長也謂劍之長也

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注謂劍之長也

長五其莖長重九鈔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

其莖長重七鈔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

長重五鈔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謂劍之長也

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注謂劍之長也

各以其形貌大小等之此士謂

國勇力之上能用五兵者也

卷二記云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

而無已又以吾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帶國之兵

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

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

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龍魚河圖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

治其石成鐵作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劉玉如泥

又曰劍名飛揚

太公金匱劍銘德行則福德廢則覆

管子曰葛天廬之山發而出金其尤受而制之以

為劍鑑矛戟此劍之始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大戴禮劍之銘云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

與倍德則崩

陳琳武庫賦其劍則越金楚冶堂谿名工清涇

刃苗山銳鋒陸陷玄犀水試輕燭

潘尼武庫賦若夫大刀解劍曠世絕殊煉質于昆

吾之龍定形于薛燭之燭

張協泰和劍銘曰泰阿之劍世載其英淬以清波

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外不運自肅率土從

軌

漢書是錯傳兵法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

下此子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

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插三不當一

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然
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插之地也予
弩三不當一

後漢書陳俊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驍弩
將軍與伍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
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
戰將蓋如是豈有憂哉

又袁紹上書云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
劍翌室虎叱群司奮擊凶醜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十四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于關中上
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貝劔

五代史唐莊宗與梁戰敗莊宗得三馬馳去梁兵
數百追及攢稍圍之元行欽馳一騎奮劍斷其二

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

南唐書宋延壽嘗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
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連二
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
以遺命立斬之

提綱曰山峽之間當令冒刃勇士鳴鼓大譟乘之
以短兵接戰再令健步精兵潛登岩崖夾攻

兵機纂宋太宗選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
劍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無不恐
懼出劍士示此使此使懼形于色每巡城耀武賊
衆破膽

晉書

劉毅南追桓玄留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

淦口何無忌等次桑落州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

常所乘船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十五

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

無益無忌謂劉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

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固縱兵騰之可以一鼓

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

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衆勝徑

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宋史楊沂中計劉猷至藕塘視據山列陣矢下如

雨沂中急擊之且使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

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奇衛其後

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無
背擊之張淡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斯八陳何義也李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

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

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

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劉

寅曰蓋八陣四方四維各一陣也以乾爲天陣以

坤爲地陣以巽爲風陣以艮爲雲陣以東爲龍陣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六 十六 三五

即左青龍也以西爲虎陣即右白虎也以南爲鳥

陣即前朱雀也以北爲蛇陣即後玄武也

又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李靖

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

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

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

徵大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

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

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武經總要云鴈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陣于卦

屬乾官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驚鶴陣諸葛亮

之衝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爲鶴

其御願爲鸞是也軍中凡舉鵬旗九鼓則陳之背

咸向敵易斷續人則利爲鴈行可以勝方陣鴈行

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經曰厚

而正者堅當選勇力脅其兩傍故鴈行勝方陣也

又古陣法教云古陣法圖籍皆舊記所傳風后握

奇圖初受之玄女佐黃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六 十七 三五

三百六十字鎮名而已其後太公又增損之漢成

帝令丞相公孫弘敷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于

長樂館輔少主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

圖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北岸沙中累石爲八陣

形勢凡八行相去二丈桓溫伐蜀路經之僚佐無

能知者溫視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昔馬隆征西羌

依八陣法且戰且行誅斬萬計遂復涼州以此論

之公孫弘既討論諸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爲率

然馬隆依以破敵則八陣之用斷從來遠矣唐李

筌制八陣圖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翼蛇形宛轉鳥翔為突擊之勢定而不變及詭握奇經義則筌盡出臆度殊乖本文經曰天地前衛為虎翼風為蛇蟠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明四為正四為奇奇之名寓之于正傳則有天地風雲之目變之則為龍虎蛇鳥之名所謂奇亦正正亦奇出則就敵歸則復列正合此義也

虎鈴經云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

本氏兵畧

卷之二十六

十八

三十七月

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今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為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用之耳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若敵為彎陣我以飛鶴陣應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

附唐語林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着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鸞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濕濊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摧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迄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玄德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

本氏兵畧

卷之二十六

十九

三十八月

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布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蛇生兩頭與陳道類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陸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揀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鏃既掘之果得箭鏃一斛

孔疏服虔云狎更也子城謂華約曰不更射為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然則約已圖之

諸侯唯宋
下其居

射公子城何當屬之云不更射為鄆城方與豹相
射此非謙讓之所又何須自言不習為鄆服之二
說皆非杜亦訓狎為更言更通也城謂豹女頻射
我不使我得更通是為鄆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
止此豹亦不違軍之戰禮也

又云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言以前未
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則是唯
宋事楚檢于時宋國不屬楚也

潛菴子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氏三大夫謀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二十

三

誘群公子殺之因而劫公厨人濮既諭宋人復詢
公徒而始以得華登首遂敗華氏其忠于君何如
宋雖小國猶有人焉可以觀子姓之澤矣

捫強談曰傳之為鶴莊之鶴列意即龍虎為鉅類
也李衛公所云後人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即
此可證一端

使師偽翟昭公二十二年

晉之取鼓也杜在十既獻而反鼓子焉杜獻又叛于

鮮虞杜叛六月荀吳畧東陽杜畧行也東陽晉之

凡使師偽翟杜將將師杜將將師杜將將師杜將將師杜將

門外杜晉陽故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

守之杜晉陽故晉大夫

晉書馬隆傳云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

討之虜據險距守隆命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

虜以隆無征討意鄉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三

破之

又陶侃為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湖

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舡以誘之劫果至生擒數人

是西陽王業之左右侃即遣兵逼業令出向賊侃

整陣于釣臺為後繼業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

自是水陸肅清沉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焉

又祖逖率衆伐陳川石李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

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

留陶約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

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巡軍開東門相
守四旬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
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皆棄
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衆豈飽而胡戍饑久益
懼無復膽氣

周書賊帥達符顯圍逼原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
劓李賢間道赴雍州詣余朱天光請援天光許之
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偽
負薪與賊樵米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二十一

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得入城告以大
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

又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逼絕糧援太祖
乃令賀若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瑒等以敦孫
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諛奇伏連戰破瑒乘勝徑
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為虞俄而霖雨不已
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糧援即絕人懷危
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瑒等知其糧少
乃于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舍

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
有所訪問令于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瑒等聞之良
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脩
營壘造廩舍示以待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桑瑒等
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舡載米及籠鷄鴨以餉
瑒軍敦患之乃僞作土人裝伏甲士于中瑒兵人
望見謂餉舡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
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瑒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
牽以趣舡令舡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二十三

畏舡不上後伏兵于江岸遣人以招瑒軍詐稱援
附瑒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舡不上敦發
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瑒者猶謂
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

舊唐書裴行儉討突厥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
糧被掠掠兵饑死遂詐僞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
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藏兵數百人獲車兼伏精
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天下羸兵棄甲逃走賊驅
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然

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遺糧車無敢近之者

五代史劉鄩素好兵書有機畧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鄆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由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

捫蝨談曰行陳之間不厭詭偽春秋傳中如曰偽遁曰偽糧皆詭道也自詭之術勝而堂堂正正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師於是無復見矣厥後馬隆之田器陶侃之商舡祖逖之擔米裴行險之糧車大都偽設以誘敵者然謂不本荀吳之襲鼓則愚不信也

以罪人先犯三國昭公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遂越帥師杜尹以疾從戎及諸侯

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璆卒楚師燔杜

璆即今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問謂大威吳公子光

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

幼而狂杜狂陳大夫齒壯而頑頻與許蔡疾楚政楚

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杜仲賤遠越非

人政令不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杜七國楚頃帥賤而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

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指心矣諸侯爭亂楚

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林請在

去其戰備薄其威嚴示之以不整而誘之也在軍之

後列諸敦厚陳法整齊行列特之以整衆而待之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鷄父杜七月二十九日建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杜因從不習三國

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林此敦陳整中軍從王

吳光帥右掩餘帥左杜掩餘吳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林言不三國亂之故

紛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

計敵

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內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鬃沈子逞滅獲陳夏齒君臣之辭也杜國君社稷共其存亡者故稱威大不言戰楚未陳也杜國君社稷夫經故曰獲楚師也例相涉故

後漢書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曹操與相距紹甲馬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類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

左氏兵界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類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等南史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頓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常敍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與吾州矣真人

仲賊

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

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賊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收果大敗楚師也

魏書南齊王棟子英表求進討漢中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相梁季群等領衆二萬微山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于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群斬三千餘級俘七

左氏兵界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不言晦

百人

孔疏云成十六年傳卻至曰陳不遠晦以犯天忌我必克之註云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楚以兵之忌日不意吳來擊之必不設備吳人故遠兵忌以晦出兵而戰擊楚所不意也僖二十二年泓之戰書已巳朔成十六年鄆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釋例曰經傳之見晦朔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鷄父之戰

夷之故不書晦左氏既無此說案鷄父之戰經傳
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書晦明經不以
晦示褒貶

孫子曰亂而取之 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
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越人
爭之為其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
之法凡言收者言易也魯師取邾音是也

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 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
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二十八

晉書

唐太宗平衛公答問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
畧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
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
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
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
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六韜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
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太
公曰外亂而內整示之以弱而外鉅一合

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上
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
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
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晉漢筆談狄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
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
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
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
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
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
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馬

韜鈴內篇鷄父之陣吳公子光霸天下之所作也
吳舊無車衆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為三軍一
軍一萬人分為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
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旂奏文犀之渠十行一壁大
夫建旗提鼓挾經秉枹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
經束枹萬人以為方陣中軍白裳白旅素甲白羽
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

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纛之燿望之如火
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燿望之如
墨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匿情分合變化之法
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于諸侯也巫臣怨楚
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教吳車戰至是
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
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裹之中四隅為正四方為奇
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裹之中與四隅五乘為正
四方八乘為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
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
豈非綠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巫臣能教吳車制
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發
之故也

捫蝨談曰吳人以罪人三千勝楚于鷄父越子亦
以罪人三行敗吳于攜李蓋勝敵之兵必候敵亂
則可乘而藉非已先之亂彼之整者未易動也孫
子所謂亂而取之是已雖然亂復何易一亂之後
或遂至不可復收則祇遺敵之禽耳符泰非未鏡

哉故曰師出以律則在講之素矣

舟師

吳人踵楚昭公二十四年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杜畧行也行沈尹戌曰此行

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杜速也吳

踵楚杜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行

勞王于豫章之汭杜汭水曲○越公子倉婦王乘舟

適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杜壽夢王及圍陽而還杜陽

楚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杜鍾離

姓之帥杜二姓之帥字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十三

厲階至今為梗杜詩大雅厲階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

王海云左傳襄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

為軍政無功而還昭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

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十九年楚子為舟師以伐

濮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二十七年吳

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定二

年楚囊瓦伐吳師吳人見舟于豫章敗之四年蔡

戊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分城外以

連楚

舟師

毀其舟六年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哀七年吳徐

承師舟帥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

墨子曰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

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

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

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馬始為

舟戰之器作為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

其鈎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

楚吳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十三

馬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

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激張材力武猛者

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各有負

數平地用輕車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秋發謫吏穿昆明池注

西南夷傳有越屬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

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

象之以習水戰

三輔黃圖昆明池有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舡各

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蓋

武經總要漢武伐南越于昆明開池習水戰製樓舡上建樓櫓戈矛舡下置戈戟以禦蛟鼉水怪之害然樓舡戰艦形制之盛不若輕疾之利故張兵威畜器械以樓舡大艦為先趨便利立功效則走舡海鵠為其用或伏襲而入敵境則舟皆可用也

晉令云水戰有飛雲舟相去五十步蒼隼舡相去四十步金舡相去二十步小兒先登飛鳥舡相去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五卜步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大戰蜀賊以桔槔打浹侃二十餘艘人皆抄水

宋記曰司空劉彥範舉兵時匿于湓裏潛作艦緣出潯陽合于裴理數晨之間舟木大備

西巡記曰宋孝武末六合龍舟鳳翔以下三千四

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無比

南史陳武帝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徐世謨

世譜性機巧諳詳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抽益妙思過人

周書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舡繼于城下以圖攻取詔以王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于清水入淮口多樹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舡路方欲容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遁退其衆次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開水勢亦衰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舡艦並礙于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燬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于是殲焉

會要云建炎元年六月宰臣李綱言守備之策當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將左軍兵潯河江淮去處帥府別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郡別置水兵半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波操舟便利之人今擬到軍號樓舡軍

波軍詔並從之

宋史太平興國元年詔以卒三萬五千人鑿池以引金河水注之有水心五殿南有飛梁引數百步屬瓊林苑每歲三月初命神威虎翼水軍教舟楫習水嬉西有教場亭殿亦或臨幸閱砲石壯弩雍熙元年四月辛金明池觀習水戰上御水心殿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必為回旋擊刺之狀領侍臣曰兵棹南方之事也今既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三十六

宣王

又建炎三年正月呂頤浩言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于鎮江之岸擺泊海舡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望置使兩負一專督造舡且詢水戰利害

又紹興二年七月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大江以南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制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輪八楸四人旋幹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詔就本軍措置

老學庵筆記 鼎澧群盜如鍾相楊么戰舡有電

有槩舡有海鯨頭軍器有拏子有魚叉有木老鴉

拏子魚叉以竹竿為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萬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為之長纜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舡用之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駁用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于其中臨陣以擊賊舡灰飛如烟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効官軍為之則賊地無密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舡亦倣賊車舡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

左氏春秋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七

宣王

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擊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舡猶在頗有功云

吳越傳史云貞元五年春三月文穆王率水師大小戰艦五百餘艘皆刻龍形自東洲發艦逕趨淮甸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于狼山江將戰之夕王召指揮使張從寶計之曰彼若徑下當避其初以誘之制勝之道也乃命軍中宿理帆檣每舟必載石灰黑豈江沙以隨焉翼日昧爽淮人果乘風自西北而下危檣巨艦勢若雲合王師皆避之賊舟

既楚

既高且巨不能復上王師反乘風以逐之復用小舟圍其左右賊迴舟而開因揚石灰賊不能視及軸輻相接乃撒荳干賊舟王舟則沙馬戰血既漬踐豈者靡不顛踣命進火油焚之斬其將百勝軍使彭彥章獲士卒七千餘人賊舡四百餘艘皆焚之其斬馘之甚自江及岸數千里皆鼓焉

尉繚子踵軍令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于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與軍者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于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扼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

六韜太公曰凡師帥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武衛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

南史程靈洗爲郢州刺史華皎之反周將元定率

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雖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

北史芒山之戰魏軍失利于謹卑麾下偽降立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于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舊唐書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王君奭以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陳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軍西路而還君奭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車蒙追之不及君奭先令人潛入賊境于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水合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將士並乘水而渡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側君奭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

宋史端拱中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潛議入寇上聞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

丹將于越謀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尹繼
 倫適領兵巡檄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
 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
 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于我
 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捲甲啣枚以躡之彼
 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
 猶不失為忠義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
 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
 間天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四十
 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相皮室衆
 遂驚潰相蹂踐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
 兵機纂云遼史上將伐渤海耶律鐸臻諫曰先事
 渤海則西夏必躡吾後請先伐夏庶無後顧從之
 捫蝨談曰沈尹戊其楚之良哉知楚實速吳又知
 吳必踵楚料彼已若燭照且謂是役也為亡郢之
 始居無何而子胥之師五戰及郢楚且幾為虛灰
 焉戊之言又若券合矣第方楚子為舟師略吳疆
 也不聞戊與其謀豈局外之見固有清于常局者

邪神亦言之而不見用也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伏甲峴室 昭公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杜前年楚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杜二子皆王僚母弟潛使邳州來李

子聘于上國杜季子本封延陵後復遷聘于晉以親

諸侯杜強楚茅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杜二尹楚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都

在都邑之士有復陰者杜王馬之屬與吳師遇于窮令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沙左尹卻宛工尹壽

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杜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

盛故吳不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杜欲圖其

以弑王杜後告鱣設諸所見勇士杜鱣音畢三二國

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杜林光

嗣蓋壽夢生四子諸樊也餘祭也夷林也杜夷林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季子不受則國宜父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杜僚夷昧之子

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杜至謂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

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何欲以老弱託光曰我爾身

也杜言我身猶爾身林言事汝母夏四月光伏甲于

廬室而享王杜廬室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杜坐道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體改服于

門外杜直門者直階者王尸者主房者皆王僚親家

鮮衣也進食者必解衣易服于門杜執鉞者二人及體以相挽

外防奸細也鉞蓋者夾承之杜執鉞者二人及體以相挽

之鱣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杜金魚氣鉞劍刺王

鉞交于胃杜交鱣遂殺王閭廬以其子為卿杜閭廬

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

天命杜林表王僚之死表事閭廬非我生亂立者從之

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杜復使命復位而待但復命

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杜鍾吾楚師

聞吳亂而還杜言聞吳亂而還

史記刺客傳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負父兄皆死于楚而負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讐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毋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

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閻閻閻閻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吳欲因楚葬而伐之使公子蓋餘屬庸以兵圍楚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負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于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于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毋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左傳作掘室史記作密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錡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自宮門至于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鉞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

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遺命哭僚復復

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圖于楚者聞公

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隋書實抗為幽州總管煬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

者于楊素素進李于雄授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

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

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伏甲請

與相見因禽抗

舊唐書朱泚舊將牛雲光率兵奔泚行及沂陽遇

暴足使專諸寘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

專諸乃擊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自執

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增前戰戟為戟車枝為

戈詩註曰車軸之端貫銳者為戟戰末之小穿容

推者為執此言立戟交軼謂戟貫斷臆關匕首如

之立如軼之交倚專諸之臂也

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

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

自立是為吳王閭閻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

季札使還至吳閭閻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

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

本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五

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遺命哭僚復復

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圖于楚者聞公

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隋書實抗為幽州總管煬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

者于楊素素進李于雄授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

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

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伏甲請

與相見因禽抗

舊唐書朱泚舊將牛雲光率兵奔泚行及沂陽遇

家僮蘇玉同使常臯所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

偽命臯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諒請納器兵使城

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臯且以為信

然盡付子矢戈甲臯既受之乃納其兵明日臯獨

宴蘇玉雲光之卒于郡舍伏甲兩廊酒既行伏發

盡誅之

附北史周趙王招謀害隋文帝帝不之知乃將酒

殺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

與曹兄弟坐于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

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噉帝將

為不利胃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

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曹瞋目憤氣扼

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曹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

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

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閣曹恐

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曹

就厨取飲曹不動會勝王適後至帝降階迎之曹

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焉復何能為

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焉復何能為

胃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胃不辭
死死何益邪復入坐胃間屋後有波甲聲遽請曰
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
將追帝胃以身蔽尸王不得出帝及門胃自後而
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
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

南唐書王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
而伏劍土室中刃彥能行酒以瓜語烈祖烈祖悟
即起去又嘗從知訓宴烈祖于山光寺復欲加害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弟知諫摘語烈祖烈祖即馳去

急就篇注云鉞大刀也刃端可以披決因取名云

玉海補注云方言鉞謂之鉞國語提鉞措鐸左

傳虞人以鉞盾夾之史記吳王僚左右皆持長鉞

功臣表張說以執鉞入漢

捫蝨談曰王僚被甲三重長戟列侍所以為光儀

者至矣何如不赴光之請為得也燕不疑人巢幕

自如凡張羅可待者未嘗不因疑而遺羅者之獲

奈何同姓懿親而橫生之疑也積疑成累雖備可

益若隋文不疑趙王之謀而卒亦全于楊胃之蔽
此自其有天華耳方胃之扣刀入衛其隋家之舞
陽乎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辛定

多方誤敵 昭公三十年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杜在二余知其可也

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林人謂今

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

任惠林言楚執政衆多而意向乖異若爲三師以肆

焉杜杜猶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

必道敝杜龍敝亟肆以罷之林亟數也數勞肆之

方以誤之林薛東擊西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杜爲定四年

左傳附注云釋文曰三師以肆一本作肆今案文

十二年河曲之戰云使輕者肆焉注謂肆暫往而

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

于義爲長

孫子曰佚而勞之

六韜太公曰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衝

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陣便

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

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急必勝乃已

唐太宗李衛公問答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

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李靖良久曰誠如聖語

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

碁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

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又李靖曰漢成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

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

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

方以誤之之術也

左氏集略卷之三十七

十

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

鬼神之無跡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

非所謀也

史記漢王出榮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

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

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

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

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

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

獻帝傳曰袁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也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一

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紹不從分監軍爲三都

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魏書初袁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

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

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

簡其精銳分爲奇兵衆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

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民不得安

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

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不如志悔無反也紹

不從故敗

載記禿髮烏孤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乞伏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曹氏假恩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與我鄰好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閑若天威臨之必應鋒刃解宜遣車騎鎮浩疊鎮北據廉川衆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慕容弘疲于奔命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一

人不得安其農業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之

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

宋書義熙九年高祖與朱齡石密謀進取曰劉劭

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

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

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

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

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

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城僖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繼繼是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說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石齡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此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敗

李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一

至日晏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說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

北史余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齊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

又魏中山王英攻縣欽剋之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則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易東關易攻宜

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仍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

隋書高祖嘗問高頴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

李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四

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

又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李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虞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而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此單雄信諸將輕世充皆請戰遂大敗

舊唐書契丹入抄營州隋煬帝詔常雲起護突厥
兵往討契丹部落啓人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
雲啓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
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
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
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
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
其界使突厥詠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
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五 三五五 畧

里詐引南度復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
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
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是役也
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帝甚嘉焉

又安祿山聞史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
陽賊亦隨至郭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
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李光弼
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
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

之斬馘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
髮跣足奔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
迎王師

又陸贄疏畧曰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
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
謀非百克不聞寇小至則張勢以遏其入寇大至
則謀大舉以邀其歸撫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
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
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以乘其弊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六 三五五 畧

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五代史周王朴獻平邊策畧曰攻取之道從易者
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
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則撓東彼
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
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
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歟
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
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有也

吳越備史云黃巢擁衆二十萬大掠州縣淮南節度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纔三百人王謂董氏曰黃巢以數萬之衆踰越山谷旗鼓相遠首尾不應宜以伏兵襲之或可少却耳巢前軍二千餘衆果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莽巢小將單騎先進王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兵遂起巢兵大潰王謂衆曰此術止可一舉耳大軍必至則衆寡莫敵矣宜乘勝張虛聲以懾之乃進屯八百里地名途次逆旅遇老嫗因誡曰後有兵至當言臨安兵屯八百里未幾巢兵果至具如所對賊衆相顧曰向止數騎尚不可當况八百里乎遂不犯境王又俟其後軍殺獲人馬而還

宋史胡世將問吳玠所以制勝者於吳璘璠曰璠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致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之士卒不及金人之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七

十七

三

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挺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間則璘有不能言者

歐陽文忠公集云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羊驪承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金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愈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七

十八

四

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
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
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
也而賊今方用之

又言西邊事宜狀云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
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
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
者又幾二百皆湏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
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七

十九

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
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
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
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
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
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
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巴
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其定出攻之
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七

二十

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挽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
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
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西鄙夫
分兵備寨守上我以逸待勞利常在彼所以往
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
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
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
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
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
盡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
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
隆平集太祖常問張永德以下并汾計對曰彼兵
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擾也姑以間謀離
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牆事俟其困弊乃可圖耳
鶴林玉露云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
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
敗心不安則遁
賢奕編云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

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藤人數千衣以甲冑
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
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
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
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俘為敗走敵棄勝
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
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
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
幟于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五十七

敵不覺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
傳以毒藥畧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
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素人羅列焜耀蠻見
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
擣其穴一戰而平

捫蝨談曰多方誤敵自子胥發之遂為兵家至要
蓋非我之誘不能成彼之誤非彼之誤不能致我
之勝不過呼吸間坐收奇績信如唐宗云千軍萬

句不出此一句也古之善師者以全取勝直是不
為人所誤耳彼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者夫誤
可使在我不在敵哉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五十七

吳犯歲星 昭公三十二年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杜自此之前雖彊事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杜存亡之數不過三紀

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杜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

孔疏云十一年傳稱莒弘對景王曰歲在承常言

十一年歲星在承常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

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

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二十五年

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

而此年數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

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歲星一

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

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刺得行天一周

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

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

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

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

李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

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從襄二十八

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千八百歲星年行一次年

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

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

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

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刺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

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

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由

餘分數滿刺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

五年歲在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

故此年在星紀也於十二次分野星紀是吳越之

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

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

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鄭玄云天文分野

斗主吳牽牛主越此是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舍之內更復分

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二十四

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初度乃為申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為妄之甚也

孝經鉤命訣曰歲星守心年穀登

尚書攷靈曜云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而歲退舍而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妖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從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為五步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子五

廣雅歲星謂之重星或謂之應星

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兗州冀州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箕主鬼柳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金主奎胃昂畢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

杜牧孫子註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于東

井秦政暴靈失歲星仁和之理遠歲星恭肅之道

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明年豐人安君尚暴靈令人不便則歲星失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閭閻興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英獻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英獻退移三舍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太

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

天元王曆祥異賦云歲星為福其占在春白無光風雨摠至赤有角早暖旱臻色黑有非時之冷色青為應侯之溫初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初出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為兵為饑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至之地為慶為樂得地之忻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為禍慶未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也所衡之方

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又曰東方歲星名曰木精蒼帝之子大而圓明所在分野莫與之爭觀象玩占石氏曰歲星順行列宿者喜也逆行有所凌犯皆為凶災又曰歲星順則兵宜進逆則兵宜退歲星逆行其國不可以戰又曰君令逆則歲星逆行逆行入陰內事逆逆行入陽外事逆逆行則五穀不登有逐臣却萌又曰歲星逆行當避而疾一次二次則主人驚走杜稷危天下兵起

玉海三禮義宗曰歲星為陽太歲為陰今曆太歲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二十廿 音平 地

不與歲星合辰大衍曆議曰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歲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建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事尚未差曆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循密於記注以推求平黃初間事遠者或差二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陳氏曰步五星之法莫難於火莫易於木雖見伏留行逆順遲速五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二十廿

者皆然而前後之數惟火為多端木謂之歲者以一暮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可定也夫以易推之星而見於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袁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溢於玄枵非梓氏之云乎辰而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歲而戊午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非裨竈之云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於袁之十八年丙午也釋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亥常承常者何亥之謂也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矣以次推之皆不同焉程氏曰按三統曆法歲星一年而行一次一次分為一百四十四分其實歲星一年而行四十五分然則每歲而剩一作一分一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十年而超

一次也

虎銚經五星統論云歲星之行也大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天也

史記陳餘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無可歸

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王又強立吾吾欲之

楚甘公曰

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

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

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強後必屬漢耳走

漢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七

二十九

魏志註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

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

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

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機負而至兆民欣戴咸

樂嘉慶又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

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

星行歷十一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

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

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

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初七年歲在大梁武皇始

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

元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

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

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

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于

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

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

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七

三十

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

載記石季龍將伐燕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

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

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慕容皝遣子恪師胡

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

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

又符堅欲有事于東南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

可伐也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

幽遠非汝所知弗從果敗

晉陽國志云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

南史沈攸之於廢帝之殞欲起兵問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卒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不從果敗

魏書世祖議擊蠕蠕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符堅不可苟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崔浩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曹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

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于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願陛下勿疑後破蠕蠕果如浩量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北齊書陳將吳明徹來寇帝敕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王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聞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車馬突圍僅而獲免隋書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調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于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

商封胡公滿于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
五及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
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
星右轉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偽虞運盡
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歲火德而王
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鴉火未為鴉
首申為鴉火酉為大泉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
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功以今量古陳滅不疑
舊唐書夏侯端知玄象說高祖曰金王休搖動此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帝座不安參彗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實沉之次高
祖果應之

又薛仁貴大非川之敗嘆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
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敗也

宋史張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邊兵
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
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及值歲星對逆兵家大
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眾始歎伏

附絕越外傳記軍氣篇云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

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十一
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
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
大歲上物卵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
也

舊唐書盧藏用著新滯論其畧曰昔者甲子興師
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脩何
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中
天道若兵強將智累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難關之祥多貽蟻
附之周故曰任賢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
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
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兩
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也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
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
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
沮壞下悲歌實隋利印若以並資嚴勝不事良圖
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難亦可常保是知

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遭小數

困學紀聞曰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非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又云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于地十二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

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子五

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一百二十餘年

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魏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

容齋三筆云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有畫忌火星夜忌土之語上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為災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丰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早金兵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于此不為

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單起大金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也連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邪

捫蝨談曰綜諸家之論觀之乃知相時伺察雖期萬全持危定傾祇在呼吸趨避何容拘焉如曰歲星所在必不可如吳之犯必當如周之避是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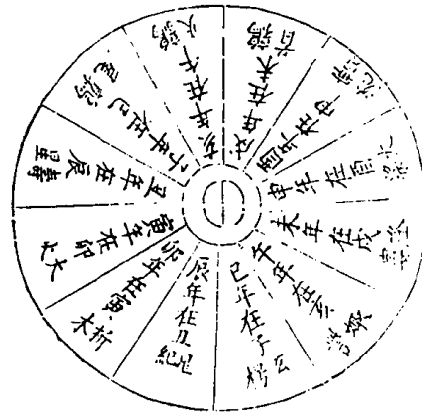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子六

隅之說非通論也

觀春秋傳凡言占候輒以歲所在為福所衝為殃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而吳不利歲在玄枵而宋鄭饑歲在星紀而周楚惡歲在承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以鳴列解亦云歲星之所居五教豐昌其對為御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然則轉移象緯亦顧主德何如耳

歲星之圖



左氏兵書卷之二十七

隱元年歲在承韋一名限營之口衆十八年天通多在西北

桓元年歲在玄枵昭十年歲在顯頤之虛

莊元年歲在鶉火二十三年超在實沈

閔元年歲在大梁

僖元年歲在鶉首

文元年歲在降婁

宣元年歲在壽星

成元年歲在降婁

襄元年歲在壽星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滿于玄枵三十一年歲在限營之口明年乃

子

左氏兵書卷之二十七

子

冬降

昭元年歲在大梁八年火越曰今在析木之半十五年有事于武功之歲合在鶉首而超居鶉火三十二年越得歲在星紀

定元年歲在玄枵

哀元年歲在大梁

請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林富辛石張皆周大夫請城成

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故王畏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杜伯使也

謂晉侯朝也伯父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

圖鄭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

無日忘之杜念諸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伯父若肆大惠

復二文之業施周室之憂杜肆展放也二文謂又侯

左氏兵界 卷之二十七

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林以固其宣昭令名則余一

人有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

德焉杜作成周遷故民以為京師今我欲徵福假靈

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

屏晉之力也杜登賊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

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杜微而伯父有榮施先王

庸之庸功也先王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

不如城之天子實云杜云欲罷雖有後事林謂城之

變異 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

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杜伯音

舒與音預舒音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

侯遲速杜差也序次於是焉在杜在周冬十

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舉盟且令城成周杜舉平魏子南面杜南面衛彪僕曰

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杜彪僕

犯君位以令成周之大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

天之渝不敢馳驅杜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

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彌牟

左氏兵界 卷之二十七

即上計夫款計所當成揣高卑林茂高曰揣度厚

薄杜物相也相取之量事期知事幾計徒庸知用幾

慮材用知費幾書餼糧知用幾以令役於諸侯林

諸侯使屬役賦丈杜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師林

夫而效諸劉子杜效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林

不信杜臨履其事以命諸侯所以不書魏舒

汲冢周書作維解云周公作大邑成周于上中城

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

于剡山以爲天下之大濬

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之中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

帝王世紀云初晉合諸侯之大夫子狄泉以成周小不啻王都故壞狄泉而廣之

又曰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余城中有殷王冢是也

後漢書雒陽城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東城門名曰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門北城門名乾祭

輿地志成周在城東故曰東周

晉太康地道記曰王城去洛城四十里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一十二

畝三十六步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華延雒陽記曰陸機所謂洛陽城即成周也後漢魏隋並都于此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俗傳亦

二曰九六城

王海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

東周者果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左氏第

言子朝既遂王入於成周故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

之總名

春秋圖說云王城有二河南故周都謂之王城僖十五年晉陰飴生會秦伯盟于王城秦地也在今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同州

三輔黃圖云漢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長安宮城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初置長安城本依

小至惠帝更築之按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城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三

十日罷城高三丈五尺下濶一丈五尺六月發徒隸二萬人常役至五年復發至四萬五千人三十

日乃罷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濶一丈五尺上闊九尺雉高三版周四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

此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斗城是也

漢舊儀曰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壤令赤如火堅如石父老傳云盡鑿龍首山土為城水泉深二十餘丈樹宜槐與榆松柏茂盛地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

杜氏通典凡築城下濶與高倍上濶與下倍城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高下濶

在氏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三

狹以此為準料功上濶下加濶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濶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七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也負僅並計之大功之內

宋熙寧八年九月癸酉敕脩都城元豐元年十月丁未告畢詔知制誥李清臣記之曰以三歲之績

易數百年因循之陋崇墉迄然周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橫度之基五丈九尺高度之四丈而堦堦七尺堅若埏埴直若引繩惟我汴京氣象宏偉平廣四達岡阜繚轉隱隱地中若龍盤虎伏晚而四擬霏烟屯雲映帶門闕望之者知其為天子之宅周世宗廣而新之逮此百二十有五年聖主營於無為圖於弗用吸羨卒共其力兵不喻一萬分部者六板幹遞遷畚鍤貫序創機輪以登土為鐵疏以固溝塹於丙方環於四決人不及計士不及議而城以全新奏矣

在氏集卷之二十七

四十四

龍川別志云元昊末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為憂乞城京城以備狄衆惑其說惟呂許公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奈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因脩其城池增置守備識者題之留青日札云漢高祖以戊卒妻敬之言都長安既十二年尚不城至孝惠元年春正月乃城長安三年春發長安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

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連罷六月又發徒隸二萬人
咸長安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男女十四萬五千
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長安城成是帝王之都
十二年無城始終五年而城成

惲彛談曰洛邑之作周召所相度而經營者豈不
屹然為帝王萬世業而敬王之請彌牟之營何為
者也以惡黨在王城輒思棄王城避之藉成周城
矣更有稱亂如子朝者又將何地 城乎吞舟之
魚蕩而失水螻蟻得志焉失所據也周之東遷宋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之南渡並以路敝不振吁可鑒哉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巡檢四川監家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
宛陵徐騰芳雲卿

吳子誘楚 定公二年

桐叛楚杜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

鳩楚曰以師臨我舒鳩誘楚我伐桐為我使之無

忘以取桐也傷若吳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秋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從舒吳人見舟於豫章

伐而潛師於曹杜曹楚冬十月吳攻楚師於豫章敗

之豫章楚不杜吳出師以擊楚師手遠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杜繁守

史記齊趙魏及漢與楚和漢王使酈生說魏王豹

豹不下以韓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阪塞

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此、度臨晉而伏兵從夏

陽以木罌銚渡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

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後漢書賊帥韓忠攄宛拒朱雋雋兵少不敵乃張
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
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
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又馬耆國有葦橋之險王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
入國班超更從它道屬度由葦以上爲屬由膝七
以下爲據見爾雅七
月晦到馬耆去城二十里正正當營大澤中廣出
不意大恐

魏志青龍中吳園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

李氏果表卷之二十一

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湏集擊之劉
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賊其
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
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單前發揚聲進道
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騎鼓曜兵城
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
斷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夫帝從之兵比至
合肥賊果退還

又胡人追田豫到馬城圍之十二里豫密嚴使司

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
往赴之豫將精卒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
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
里僵死蔽地

晉書公孫文德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
北六七十里以拒宣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
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地與賊營相逼
沉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

李氏果表卷之二十一

主

周書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楊樹
將謀取之先遣奇兵急攻汾陽橋榮祖果盡出城
中戰士于汾陽橋拒守其夜樹率步騎三千從他
道濟遂襲克之

捫子蟬談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漢淮陰陳
船臨晉伏兵夏陽與吳人見舟豫章潛師圍襲後
先如一轍昔人云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淮陰豈
徒拳勇者流哉即謂之善用左氏也亦宜

楚

伍負謀楚定公四年

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死也杜在昭二十七年

云伯氏之族出杜伯氏伯州犂之孫詬為吳太宰以謀

楚楚自昭王即位林在魯昭公二十六年無歲不有吳師林白

於吳冬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舍升於淮杜吳乘舟從淮來遇蔡而舍之自豫章

與楚夾漢林豫章漢江北地名吳自左司馬成謂子

常曰子治漢而與之上下杜公綠也我悉方城

李氏兵書卷之十八

外以毀其舟杜以方城外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杜

者漢東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

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杜黑楚武曰吳用木也我用革

也不可久也林吳用木為兵推鈍我用革不如速戰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杜史皇楚大夫若

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杜城口三隘是獨克

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

大別杜賈漢水至大別南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

奔杜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杜

齊漢而陳

楚先不仁

於柏舉杜經所以書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无不仁杜楚无其臣莫有死志杜君之視臣

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

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林言古書所謂人臣之

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李氏兵書卷之十八

以其乘廣死杜以吳從楚師及清發杜清發將擊之

夫槩王曰因獸猶聞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闕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

從之敗諸壘五戰及郢杜林楚師將為食吳人追而

妹季芊芊我以出杜林世族諸季芊芊我皆平王女也

反楚姓涉雎杜雎水出新城昌縣東南鉞尹固與

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楚大燧燧象也

國安寧則求知其政事有難則逃避以子必死之初

罪必盡說杜林言致死以克吳可十一月庚午二師陳

於柏舉杜經所以書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无不仁杜楚无其臣莫有死志杜君之視臣

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

謀

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杜以尊卑班次子山處令尹之

宮杜子山夫槩王欲攻之林夫槩王欲攻之懼而

去之夫槩王入之杜入令尹宮也言吳左司馬戌及

息而還杜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

穀梁傳云子胥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闥廬

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

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

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

於楚有美采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乃用事乎漢曰苟

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

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

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為是興師而伐楚

越絕書剡平王內傳云子胥行至吳徒跣被髮乞

於吳市三曰市正捷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

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曰矣闔廬曰吾聞荆

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

吳

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

胥入吳王下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

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

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

骨者唯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

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

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

三年大得吳眾闔廬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

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

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撻管平王之

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

子也

王海括地志石城山在申州今信陽軍鍾山縣東南二

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

此其一也左傳定四年楚左司馬戌曰還塞大隧

直轅冥阨春申君傳秦踰郢隨之塞而攻楚楚世

家楚人對頃襄王曰涉鄢郢而待秦之倦也戰國

策莊辛曰穰侯受命乎秦王填毘塞之內而投已
 乎毘塞之外蘇代曰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
 于楚殘均陵今均州塞毘阨徐廣注云或謂冥今江
 夏鄆縣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有平靖關蓋
 古鄆縣之阨塞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名計討山賊賊中有善禁
 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投弓弩射矢皆還自
 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
 者可禁蠱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蠱則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三百四十一

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
 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
 盡捉楮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
 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魏書余朱天光率諸軍入隴至賊帥王慶雲所居
 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并趨西城城中無水眾聚
 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及万侯道洛欲突出死戰
 天光恐失賊帥燼爨未已及遣謂慶雲曰力屈如
 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辰

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
 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遲任取河
 飲賊眾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
 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周匝
 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
 長梯于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
 不覺至槍所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眾
 皆出城南還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
 窮乞降至明盡收其眾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三百四十二

舊唐書李嗣業從高仙芝深入吳地路隘人馬魚
 貫而奔會跋汗那兵眾先奔人及馳馬塞路不克
 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又安祿
 山反肅宗詔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為
 先鋒以巨楫首闢賊值必崩潰
 荀子云魯人以塘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
 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

用革

漢四陳

孔疏禹貢云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
 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三澨水

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迺南入江如彼文大別在江北小別當近之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也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土地名大別小別皆闕不知所在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傳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也五戰謂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澁則為六矣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

左氏兵中

卷之二十八

十

三

不暇為陳故不數也

楚凡不仁

行不待命

晉書王敦反兵至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札少恩兵不為之用必敗札敗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真將軍也吳伐楚夫渠王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

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候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何氏曰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燬燬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室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與韓廬而求獲狡兔者何異焉劉寅曰大將有能而國君不制御者勝如夏侯惇有大帥之畧而曹操假以節度便宜從事是也若夫將帥不能人君必當按

左氏兵中

卷之二十八

十

三

以成算如後魏大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致勝違命者率多致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是將不能而君能又安得不御之

尉繚子曰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

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已授斧越越與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越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十二

三百四十二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事斧越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闘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于外功立于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燕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十三

三百七十五

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易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奔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白虎通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盡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唐子云將者專命千里總帥六師攻如電騁如如

風行

史記周亞夫為太尉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
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
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從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
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
太尉終卧不出吳兵乃引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
破之

漢書馮唐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十四

三百七

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
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
念監所說李
奔在鉅
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
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
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
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
師古曰說讀口
悅聞頗牧之
善帝意大悅廼拊脾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
懼之言陛下雖有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曰公衆辱我獨亡問處乎師古曰何不問唐謝曰

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

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

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

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十五

三百七

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殺騎萬三千匹百
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
直百金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
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
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今頗聚
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
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服虔曰
私養錢
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前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
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
籍所以書

軍令伍符軍士五
五相保之符信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

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吏奉法必

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

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

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

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
戰之士也

又馮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十六

首詣長安諸國悉平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異于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

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

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

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

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

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

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

尉

又趙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初畧者解散

虜謀微極廼擊之天子以書勅諫充國充國既得

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

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

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

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羨陛

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官天子至德罕

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寇楊王此羌之首帥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十七

名上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

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

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

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

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連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

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

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

魏志太祖擊袁譚袁尚于黎陽使李典與程昱等

以舡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
絕水道太相勅典昱若舡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
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
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
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又文王使監軍衛瓘喻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
艾重言曰衛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伏至于
承制拜候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
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八

十八

三十四

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
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
節終不自嫌以損國也鍾會吳烈師纂等皆白艾
所作悖逆變象已結詔書檻車徵艾

魏書時母丘儉文欽作亂王基欲進據南頓言于
景王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方今外有強寇內有
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
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

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守壁壘以
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
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
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
晉書武帝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羗虜通涼州
者乎朝臣莫對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
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
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八

十九

三十五

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
必當遠遁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
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
也遂間道行至大毋橋募利延衆驚奔白蘭募利
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

魏書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為先詔辛雄
為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趣葉城別將裴
衍西通鴟路衍稽留未進或師已汝爾北溝水
故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衍曰裴衍未至王

士衆已集蠻左右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杜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衆彼離心無往不破遂傳或軍令遠赴擊賊賊聞之果自走陸宣公奏議曰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于紀律制勝在于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奉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而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易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慮然後可以扞寇讐護昨庶蕃畜牧開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

宋史李繼隆爲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瀟城至唐河護軍表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冠萊公遺事云公在軍中詔令多有所不從及平謝日奏曰使臣盡用詔令安得事成之速哉上笑曰卿頗爲誰其君臣相得如此何太復論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率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捷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驎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騏驎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成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驎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驎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

孫子曰窮寇勿追 劉賓曰窮急之寇不可迫之迫之反為彼所敗若夫驛王謂困獸猶聞不容閭閻迫楚師趙充國遇先零棄輜重欲渡湟水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果赴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魏志劉表遣兵救張繡以絕軍後曹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我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眾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二十二

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首或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過吾崑師而敗我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晉書劉曜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徂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鄒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索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聞况于國乎染曰以司馬換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

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要禽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

魏書封敕文謂果會謀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于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陳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于塹外拒關從夜至旦敕文謀于眾曰因獸猶聞而况于人賊眾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眾未易可平若問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眾咸以為然

北齊書斛律羨舉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議進取之計羌舉曰黑獺聚兇黨強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因獸若不與其戰而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于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于渭曲大軍敗績

周書赫連達從大將軍奚達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周府賀蘭頤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

極武仁者不為且觀其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聞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武曰公言是也

舊唐書張孝忠與朱滔合兵破李惟岳惟岳遁歸

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忠薨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

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子朱司徒相信至

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諭孝忠曰本來

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因獸猶

開緩之則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朱滔屯

束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

忠孝所料

左傳附註云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亦非皆陳

而戰矣何得數之為五也蓋自小別至大別三戰

自栢舉至此又五戰則難滋亦在其數但傳文高

簡舉其大畧耳

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令半濟而擊

之利何氏曰如春秋時夫驪王曰半濟而後可

擊是也

吳子曰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旁登高曰望必得

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

絕水半渡而薄之

蜀諸葛亮曰水上之戰不逆其流此兵之利也

史記高祖本紀項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

守成皐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

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

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怒長史欣皆自剄沉

水上

又楚將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

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

還走龍且喜逐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後漢書公孫伯珪擊黃巾奔走廣河伯珪因其半

渡薄之賊徒死者大半

魏志郭淮在漢中蜀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昔箕也不如速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隋書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率九軍三十萬五千人至鴨綠水會乙支文德僞降述見士疲地險因其詐而還半濟鴨綠水賊擊後軍于是大潰不可禁止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舊唐書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公孫武建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稍却急攻之遂大潰擄之于張掖河又命軍士于上流以楸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累盡

又太宗討劉黑闥阻洛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涉戰預擁洛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

衆人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又李密之叛將出山南盛彥師請以數千之衆邀之遂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至令弓擊者狹路乘高刀楯者伏于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子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兵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唐書薛萬均與羅藝守幽州寶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范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敵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于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又回鶻入寇郭子儀遣子晞以五千人襲之晞以

兵少須暮俟賊半濟乃擊斬五千級

附魏書車駕南征至鍾離師回詔楊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陣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于是圍播乃為圍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北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二十八

水經注鄢城西南有赤坂置下有漬水東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潰蓋吳師入鄢所開也

孔疏賈逵云燧火燧也禮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物故以燧名火也說文云衆長牙鼻南越之大獸也南州異物志云衆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其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衆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衆衆以戰是衆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衆王將涉睢吳師來倡故使以火擊衆尾令突吳師使驚馬却

之執燧衆者既繫火于尾執而率向吳師乃放之史記燕將攻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緇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所觸盡死傷

後漢書皇甫嵩朱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嵩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二十八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葦束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

又楊琰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獮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琰力弱吏人憂恐琰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鼓子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之

因使後車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
逐斬傷無數象其渠帥郡境以清

吳志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諸將皆以相持久擊
之必無利陸遜曰備是猾虜更事多其軍始集
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
沮計不復生倚扇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
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
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遂率諸軍
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
軍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四十餘營備將杜叅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
山陳兵自統還督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
萬數備因夜遁解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
帝城

江表傳赤壁之戰黃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灰
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于
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盡
舉火曰諸校使吏兵齊聲大呼曰降焉曹操軍人
皆出營立觀去此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

往舡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舡延及岸邊營柴周
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
退走

晉江道擊姚襄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
不精而衆少于羗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
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鵝以長繩連之繫火于足群
鵝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
遂敗

北齊書王琳兵東下陳遣侯安都等拒之侯瑛等
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
謂得天道將直取楊州侯瑛等徐出蕪湖礮其後
比及兵交西南風驟為瑛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舡
者皆反燒其舡琳舡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
其餘皆棄舡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通典云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
繩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
靜而不亂捨而勿攻火獸以艾燭火置瓢中瓢
開四孔繫瓢于野狗麋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

縱之奔走入草獸敗火發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鷄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烈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劉寅曰論者謂火攻為下策然自戰國以來詭詐相尚而用之者多矣陸遜火其營黃蓋火其舟江連繫火鷄足以燒羗衆田單繫火牛尾以焚騎劫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後周時段韶火弩攻破柏谷後漢時皇甫嵩縱火攻破黃巾此皆以火而取勝者也

中興戰功錄云紹興三十一年逆亮欲泛海襲浙江上曰李寶循海道來歸必能辦事令督護平江海航寶請徙守江陰從之虜已圍海州寶麾兵奮擊虜引去招納降附聲振山東乙丑至膠西虜已泊舟唐島明日過山薄虜虜驚迫失措命熾火箭環射之箭之所至煙焰隨發延燒數百倖大漢軍三千餘

附北史魏于謹伐江陵隋皇考為前軍屯江津過其走路梁人來刃于象鼻以戰皇考射之二象反走江陵平

隋書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對方擊走之師次闌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于柵因攻破之

宋史文彥博之征王則也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

又王德興秀州水賊邵青戰崇明沙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可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逐奔賊衆殲焉
們盛談曰孫子有言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夫擊王所謂行不待命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夫擊王所謂困獸猶聞是也章子亦

謂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蓋皆以能將而操不御之權者將誠以此道將兵君能以此道將將其何戰不克哉晚世以文法御將動見掣肘蓋以不如是則君權不一而於以責奇功於九塞不幾矣

燧象大牛火鷄如也顧田單以火牛取勝而後

人效之者卒以奴誰謂古法可盡泥哉孫子火

攻篇娓娓著戒而篇末復云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蓋示以不得不用而非所恃以常用之具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三十四

乞師救楚定公四年

初伍負與申包胥友杜包胥楚大夫其亡也林伍負出奔吳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杜復申包胥曰勉之子能

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承長蛇以荐食上國杜岸數也言吳貪管如蛇承虐始于

楚寡君失守越在章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

鄰于君疆場之患也林吳有楚則與秦鄰遠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焉杜與吳共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杜撫存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于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三十五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卓奔未獲所伏杜伏

猶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杜詩秦風取

倚吾戈矛與子同仇九頃首而坐杜無衣三章秦師

乃出杜為明年包胥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

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杜五百乘三萬子蒲曰吾

未知吳道林道猶法術也言我使楚人先與吳人戰

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梁王于沂杜稷沂吳人獲遠射

于柏舉杜遠射其子帥奔楚杜楚以從子西敗吳師

千軍祥也杜從吳 九月夫
栗三婦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杜自立為吳 奔楚為
堂谿氏杜傳於吳 師敗楚師于涇澨秦師又敗吳師
吳師居麋杜麋地居 期將焚之杜楚子期將 子西曰父
兄親暴骨焉不能収又焚之不可杜前年楚人與吳
可并杜吳復楚則 豈憚焚之而又戰于公婿之谿杜
楚不廢杜吳復楚則 豈憚焚之而又戰于公婿之谿杜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闔閭與罷請先遂逃
歸杜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
吳得楚一大天復失之所以不克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
戰國策莫敖子羊對威王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
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蔡冒勃
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
奔諸侯于是羸婁杜潛行上岵山踰深溪蹶穿膝秦
七日而薄秦王之朝杜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
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杜問旌不知人秦王聞而
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
秦王身問之杜孰也 蔡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
使新造整杜楚官蔡冒 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

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
亡且求救秦王杜今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
罪一士杜穰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車千乘卒
萬人屬之子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
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滿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
社稷者蔡冒勃蘇是也
史記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
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于春求昭
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
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于胥曰子之報讐其
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
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僂死人此豈
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吾謝申包胥曰吾
日墓塗遠吾故創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
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
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
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
吳兵于穰

吳越春秋申包胥亡在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僕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蒙膝鵠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柏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柏公誤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大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个

三十八

言

漢書刑法志云楚昭王遭閭廬之禍國絕出亡白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淮濟江入于雲中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秦人憐之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滿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二國併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劉向新序吳敗楚兵于柏舉遂入郢申包胥赴秦乞師倚于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夜秦哀公乃出車五百乘大敗吳師昭王復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个

三十九

言

國而賞始于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幽通賦云申重繭以存荆

晉書劉胤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眾寡弱謀降于石勒胤言于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眾

於分勝之滅而欲記恨醜類無乃殆哉

又溫嶠鎮武昌未幾蘇峻反嶠屯尋陽嶠奉陶侃為盟主于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麗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宜增軍討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昔包胥重趺致誠蘭相如索劍秦庭滅洪登壇歃血況今居台鼎據方州者哉

南史隋師濟江樊猛督所部赴援閭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不食嘆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个

四十

兵緣江拒守

潛菴子曰申包胥本楚王之孫與國存亡固其分也痛社稷丘墟又越在草莽倚秦庭而哭者七日哀公念其忠憤為之出師然猶未已也因走越說勾踐竟滅吳未幾楚寧而逆賞君子比諸魯仲連陶朱公云

困學紀聞云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中也有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其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韓王或

之仇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

軍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歷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仲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綝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所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八

四十一

云蔡昌勃蘇即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南脩務訓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戌也戌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于葉其間包胥之風而師法之歟

捫蝨談曰傳云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信哉楚自莊王狎主齊盟稱強已非一日而伍胥覆之包胥興之平生之言特若左券蓋各行其志而以楚國弄之股掌間也士誠足畏矣第倒行逆施者泄然

毒之私痛哭秦庭者出忠憤之激其既也一辭賞以全高一被託以殞命夫亦各成其是乎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甲十一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令尹喜敗定公六年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縈敗楚舟師杜終縈闔廬子大

獲潘子臣小惟子師之師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

懼亡于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楊杜陵師陸軍林以上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別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于是乎遷

郢于郢林改郢為郢故曰遷而改紀其政林改其政

其政而以定楚國傳言楚賴

越絕書闔廬見子胥曰收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

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舡橋舡今傳軍之教比陵

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

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舡者當

陵軍之行樓車也樓舡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

比史崔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

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
 破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
 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
 天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具下往復不
 延伯曰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
 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
 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
 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救如請

魏志曹公與張繡戰軍敗公謂諸將曰吾知所以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九

三百四十四

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

又曹純督虎豹騎從太祖圍南皮表譚出戰士卒
 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
 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
 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
 隋書周武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爲賊所窘左右
 皆戮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宇文忻勃然而
 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棄勝逐北以至于此
 致令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

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
 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
 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
 捫聶談曰勝敗兵家之常也人情誰不喜勝顧有
 憂勝者亦誰不憂敗顧有喜敗者彼其識量超軼
 固未易測也藉能以喜敗之心轉敗爲功復以憂
 勝之心持之則庶幾哉常勝之家矣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九

三

墮伏待魯見公七年

齊國要伐我

杜預注齊國要伐我

陽虎御李桓子公欲處父御孟

懿子

杜預注懿子

將宵軍齊師林將乘

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

林言陽虎決不圖度禍難以苦

曰房不圖禍而必死

林言陽虎決不圖度禍難以苦

夷曰虎陷二子於難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殺之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制李孟不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鬼谷子云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為熊之擊搏先伏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四

後動驚啄則經雁鷹捕角彌藏殺機也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北史魏費穆討蠕蠕遁走穆乃簡練精騎伏于山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谷使羸劣之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見俄而競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至伏兵奔擊大破之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魏書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渡渭水攻圍趣柵余朱天光遣賀拔岳率騎千餘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馳往赴救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五十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以為一所隨地形便絡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

杜預注夷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

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走遁賊謂岳

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

休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縱

至半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

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

悉投馬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

五代史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

餘里德光先遣人告石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

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

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張敬達陣于西山

契丹以羸騎三千韋韃木輜人馬皆不甲冑以趨

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陽伏發斷唐

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

晉安契丹圍之

又譚全播遣盧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

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

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

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嚴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教萬攻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處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嚴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于城南告嚴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嚴急追之伏兵發嚴遂大敗

又唐任園討李紹琛于漢州張礪請伏精兵于後以羸兵誘之紹琛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發大破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九

六

三

左

宋史韓絳將取囉兀城命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興既而新路援兵遇伏又紹興間京師總管李忠反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王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破之伏起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

捫輿談曰墮伏之計試而輒驗者什居八九或試而不驗惟是敵人先覺不至投甕中耳處父苦夷則皆先覺齊謀僅而獲免者也藉令二子力不制虎必且往遺之禽矣故善師者必以虎之不圖爲戒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九

七

八十七

魯無軍政 定公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杜其門攻士皆坐列 杜言無

曰顏高之弓六鈞杜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皆

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

之與一人俱斃杜于鉏齊人斃也 偃且射于鉏林顏高雖為

射杜在地 中頗殪杜于鉏死林見 顏息射人中肩杜

人杜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林言志射其目乃誤

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杜往魯人 其兄會乃呼曰猛

也杜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舊唐書實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饑倦皆坐列

又爭飲水遂巡欲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

而誘之衆繼至建德巡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

登擊之所向皆靡

玉海云涿州之戰陣場既布或取索兵仗或遷移

部隊萬口傳叫聲沸騰乃至輒亂塵驚莫知攸

往矢石未交奇正先亂嗚呼軍政如此孰救敗

孔疏云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為二千八百八

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

未為強矣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為古稱重故

以為異強 釋言謂斃仆也孫炎曰前獲曰仆吳

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

則仆仆是前獲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

而仰且射于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

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

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

也者以為受霜露也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

者三謂之九和註有三讀為又參量其力又參均

被筋而勝三石引註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

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緩緩探之每加物一石則引

一尺故書勝或作註謂不勝無負也 九和之云

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鈐絲三即漆三麋上工以右

餘下工以不足註三倅平也倅猶等也角幹既平筋

輕重為天子之子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子合七

而成規大夫之子合五而成規士之子合三而成

規註材良則 子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士服

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為良

弓

說文弓以近窮遠象形古作揮作弓周禮六弓王

弓弧弓以射華樞實夾弓庾弓以射紆疾鳥獸

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武經總要教弓法云昔唐王瑊教射二篇多言射

之容止非戰陣所急今掇其切要可施于兵家者

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體

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軟服

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
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註人各以其形凡為弓各
因其君之筋志筋志血氣之隨其豐肉而短寬緩
以茶若若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

忽孰以幸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註言

濟不足者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教茶其人安其弓

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註故書速或作

從速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其人危其弓危其矢

危則莫能以愿中註愿怒也三疾不能殺而

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數卿同農云字

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

當自遠莫患力贏常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

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必先學持滿須自制其弓

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于一丈百發百中

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術成矣或

界之于高山或置之于深谷或曳或擲使其的縱

橫前却不失所準乃可以射禽與敵凡弓惡左傾

箭惡左偏願惡傍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

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疎為猛虎方騰額前

臨為封兒欲開出弓為懷中吐月平箭為弦上懸

術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術無名指疊小

指食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立中國之法也屈大

指以頭指壓勾之此北胡之法也胡法力少利于

馬上漢法力多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頭指間世

人皆以其指末齧絃則置箭曲又傷其羽但令指

面隨絃直立即脫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

古人以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

妙耳其執弓欲使弛前入腕弛後當四指本節平

其大指使承絃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且有聲

而駛矣

抱朴子自叙卷云少嘗學射但少不能挽強若
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
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倒
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
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
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
前矣晚又學七尺挾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
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十二

吳淑子賦云六材七幹之妙參鈞九和之美繡質
良材烏號徑理晉平七札顏高六鈞麟膠棘竹燕
角楚筋

李充良子銘力稱顏高巧發由基

東觀漢記蓋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又祭彤有
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張璠漢記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朱生等反球守
城弦大木爲弓羽牙爲矢機發遠射殺千餘人
斬朱蓋等

南史齊魚腹侯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
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又董僧慧甚驍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
有能者

又梁蔡道恭爲司州刺史魏乃大造梯衝攻圍司
州日急道恭發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
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

梁書羊侃少而雄勇膂力絕人所用于至十餘石
嘗于交州充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十三

又杜巖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之中戰七八合
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
號爲杜彪

北史奚康生少驍勇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
所服嘗射齊將張伏護望樓射牕扉開即入應箭
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梁聞康生能引強弓
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囊
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
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

又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基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韃左右馳射枝挽彊弓衆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衆人嗟服隋書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斛斯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半地引彊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

五代史晉景延廣父達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九

十四

百十四

酉陽雜俎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者彎弓數百

斤

隆平集范恪驍勇善射有弓勝二石一抖其箭鏤如鐔臨陣必中聞有一矢貫二人者虜畏之從奮

蒿穢寒歸恪殿後虜以數千騎來襲恪止有二鐔箭引滿不發賊欲相及輒復避去終莫能近

夢溪筆談予伯兄善射自能爲弓其弓有六善一

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

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

弓體性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濡濡而振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爲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節長則健而柱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絃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務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九

十五

百十五

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敗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困學紀聞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驥定八年傳顏高之方六鈞豈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

家云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

足怪也

宋史种朴爲羌所殺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壁述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備立敗軍

子 33-73

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杜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遇必敗

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杜復齊車五百乘齊侯

致糕媚杏於衛杜三邑皆齊西界以答齊侯賞犂彌

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杜犂彌暫懷而衣狸製杜暫白

上下相位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林夫

音榮人音責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林彼

書郭書賜子杜賜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林彼

彌杜言彼與我若賓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

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杜給其五家

乃得其尸公三禡之杜禡未也比禡三與之犀軒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十八 四句廿四句

與直蓋杜犀軒卿車而先歸之林先歸敵坐引者以

師哭之杜傳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親推之三杜齊

推喪車南史齊高帝遣軍主成買戌角城辭於王儉曰今

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

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

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璽世子則

門施丹楮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

之敕周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

駟之新

戰手所殺傷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

戰死百見斬循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

孔疏詩曰兩服齊首兩駟馬行鄭云兩服中央夾

轅者然則古人車用四馬夾轅二馬謂之服兩首

齊其外二馬謂之駟首差退說文云駟當膚也則

駟是當膚之皮也駟馬之首當服馬之肩胛上有

駟故云我之從子如駟馬當服馬之駟杜言駟車

中馬也言駟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駟表馬詩云

駟騶是中駟騶是駟是名服馬為中馬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十九

說文云卜灼剥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

從橫也

又曰龜舊也外骨肉者也从龜龜頭屯頭同天地

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屯為雄象足甲尾之

形

劉向說苑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卜而龜燬散

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

衆其所獨見者精也

論衡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燬占者曰凶太公曰為

撫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

東觀記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群

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大兵至戎妻兄辛

臣招戎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逝遂止不降

水經注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年非衛適晉之

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年此中年

不在趙之東也當在溫水之上矣按春秋衛侯過

中年服虔不列中年所在杜預曰今滎陽有中年

迴遠疑為非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兵車所指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年易魏故趙之南

界極于浮水匪直專漳也

能改齋漫錄云中年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

辨爾雅曰數中有圃田郭璞註云今滎陽中年縣

西圃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即位治中年漢書

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年縣趙獻侯自耿徙入在

此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年魏分也通典曰滎

陽郡中年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荊河州數也

趙襄子時佛野以中年叛即此也

有中年

有中年

年蓋春秋定公九年在傳曰晉車千乘在中年此

氏所謂非滎陽之中年甚明且晉世方分河南為

滎陽郡中年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

及三家分晉中年屬魏則非趙所得都蓋趙獻侯

治中年亦非河南之中年也考春秋哀五年趙鞅

伐衛圍別是一中年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

曰按河南中年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

晉則為魏之邦上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

秋衛侯如晉過中年此中年不在趙之東當在溫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水之上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馬使

後學不能不疑也

孔疏詩云楊且之皙皙是面白之名說文云齧齒

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又云製裁

也衣製謂著緹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月令

孟冬天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

而衣裘者衣二卜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扶戈文

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頒

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哲賢製製

哲賢製製

哲賢製製

爾雅翼狸者狐之類口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於豹故稱聖人虎變君子豹變辨人狸別山鬼乘赤豹從文狸也狸善搏者也為小步以擬度焉其祭必獲謂之狸步量侯道法之狸好伏故稱伏獸又鼈蜃之類謂之狸物廣蠱之類謂之狸中宇皆取於狸而晉為埋則狸亦埋藏之獸矣

南史沈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下五十六

孔疏說文云軒曲旃也謂軒車有藩蔽也下云齊侯欽諸大夫之軒郕意茲乘軒意茲非卿也傳稱曹朝乘軒者三百人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大夫亦乘軒矣指言卿車者言以貴者賞之也魚軒以魚皮為飾屏軒當以犀皮為飾也考工記車人為蓋不言有曲此云直蓋時或有曲直故云直蓋高蓋亦謂車蓋也

捫轡談曰犂彌與東郭書進則讓登何勇敢也退則讓功何不伐也雖鄭考叔晉士句蔑以加矣第

能自見于夷儀而不能救敗于中牟豈克城而驕不出褚師圃所料乎若敢無存之求死得死則無當于勝負之數直兵法所謂必死可殺者又惡足語勇

周卜龜醢而卒克殷紂衛卜龜焦而卒過中牟晉卜龜焦而卒勝鄭師獲齊粟由斯以觀龜從龜逆將無與于休咎之徵而卜果可廢乎曰卜胡可廢也大要先之人事人事定矣龜之從逆可勿問也說在箕疇之稽疑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下五十六

夾谷之會 宣公十年

其

兵部來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杜夾谷即孔丘相杜相

也杜彌言于齊侯林杜彌言于齊侯彌言于齊侯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杜萊人齊所齊侯

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杜萊人齊所齊侯

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杜萊人齊所齊侯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於神為不祥杜盟將告神於德為愆義于人為失

禮君必不然杜盟將告神齊侯聞之遷辟之杜辟去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四十八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五百

乘從我者杜三百乘二萬有如此盟杜如此盟孔丘

使茲無還揖對杜無還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

共命者亦如之杜汶陽田乃當共命是孔子以公

盟不繫故畧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

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杜故事既成矣杜會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犧象

享象也嘉樂鐘磬也林禮器用朝廷宗廟不可

出于國門禮樂設于朝廷宗廟不可合于原野

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秕稗

其

之似殺者言享不具禮儀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林若禮不

是辱而君也若禮成而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

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杜孔子知齊侯懷齊人

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杜陽虎九年以此奔

穀梁傳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

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

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

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

古入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

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

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

必有武備孔子于頰谷之會見之矣 何休曰齊

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

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

四邑諸皆還之 楊士勛疏一會之怒三軍自降

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腹矣敢直視齊侯行法殺戮故傳于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軌欽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抗楚王蘭子之脅秦王俱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

家語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于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于是斬侏儒

史記齊世家景公與魯定公好會頰谷犁鉏曰孔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

又孔子世家云魯定公會齊景公于頰谷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夷樂景公曰諾于是旌旄羽旄牙戟劍櫜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景公心怵乃

麾而去之

陸賈新語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馬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旌儻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馬首足異門而出于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四隣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而定公拘于三家陷于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獲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于三家邑土單于彊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水經注云游水北逕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

祝其

公會齊侯於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
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一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
亭縣之東有夾口浦

孔疏云宣六年齊侯滅萊萊東萊黃縣是也地在
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裔夷之俘言是遠夷
囚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齊不自使
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執兵則魯亦
陳兵當之無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
出其不意得伺間執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九

二十

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
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曰侏離持鉞助時殺
北夷曰禁持盾助時藏

漢書甘延壽陳湯上疏請印支首及名王以下宜
縣頭豪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遠
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
印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
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
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子誅之方盛

一受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
定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
中山簡王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焉上言辭
讓頭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
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姬前行效者楚
姬猶齊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
皆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
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
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
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

魏志高堂隆為薛悌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
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
趨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
失色

倡唐書則天末年年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

以觀之至是自番夏入朝又作此戲張說上疏諫
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教倡優
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
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惟曰夷狄不可輕易焉
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滌寒胡未聞典故
踈體跳走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
禮嫌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
自是此戲乃絕

又李希烈大宴逆黨召顏真卿坐使視倡優斥黷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三十

三十四

朝政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
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

孔䟽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既令魯以三百
乘從魯不可既拒故須齊歸汶陽之田乃當共齊

聖書

三百乘之命則得汶陽之田足當三百乘也賈逵
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其意以宣七年盟

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

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不書盟諱之

也緣彼有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

汶陽田

禮記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三十

三十四

田以共齊命孔丘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從
之為相當矣于魯不為負何以諱其盟即以三邑
田少不足以當三百乘孔子不應唯令反此而已
今令反此共命必其足以相當何以諱其從齊也
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為相義不能拒則
孔丘為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為于是孔
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畧不書釋例
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
將盟又使茲無還責侵田拒齊之享屈疆國正典

儀象

禮記云山雷夏后之尊也犧象周尊也

孔䟽周禮司尊彝云春祀夏禴禘用鷄彝鳥彝其
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衆曰獻讀為

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阮諶三禮圖犧

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

形王肅以為皆上負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齊人

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周禮大司樂云雲門之舞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秦之咸池之舞夏至日于澤中之方丘秦之圜丘方丘皆是野澤二者並是大祭必當備設尊俎而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者彼是禮之大者自可依禮而行事得出門樂得野合此言不出門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于宮內不得違禮而行妄作于野耳非謂祭祀之大禮也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于野僖二十八年晉侯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晉侯

朝王于踐土王享醴命之宥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如此之類春秋多矣或特賞殊功或威敬大國皆權時之事非正禮也此時齊魯敵國釋怨和平未有殊異之歡無假非常之事孔子知齊懷詐慮其掩襲託正禮以拒之故言不野合

又八年陽虎入于謹陽闢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謹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爲齊所

取至今始歸之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大側者傳次魯事進此歸田於上今與盟事相接故也

水經注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歸田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濟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

揚子云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子周而四海皇皇莫就于京孔子用于魯魯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魯侯

儒無敵于天下安得削

附左傳補註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畧同此非聖人所為好事者為之也方陽虎請師以伐齊且不乘亂以求得志于魯何有一犁彌之言遽求劫我于倉卒乎左傳謂孔子歷階而上不畫一等而視歸手齊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類沫劫齊侯反其侵地學者固知非實今又緣沫事謂孔子求汶陽之田可乎

們孫談曰孔子嘗自謂閑俎豆不學軍旅乃夾谷



之會却萊兵正典儀伐齊校謀反魯侵地當其時
折衝樽俎間豈僅僅與曹沫相如輩以意氣用事
者同乎哉固知俎豆軍旅應不分途乃武乃文聖
神妙用蓋難言之矣

將墮三都定公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

杜仲由

將墮三都

杜三都費邾成也

仲由欲

於是叔孫氏隨邾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杜不狃費宰也輒

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費克入及公側

杜至

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

杜二子魯大夫仲

音劬頌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杜不

遂隨費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

至于北門

杜成在魯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三十五

孟氏也子偽不知

杜佯

吾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

弗克

公羊傳云曷為帥師墮帥師墮費孔子行平季

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

師墮帥師墮費何休註曰邾叔孫氏所食邑

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采吏數叛惠之以問孔子

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

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書者

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

墮城爲重

左傳補註釋例曰三都強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也孔疏曰左氏不言孔氏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

群書考索曰蓋田氏六卿不復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是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禍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三十六

三十一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孔子以羈旅之臣爲政菴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信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爲無疑矣嬰之用子齊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

捫蝨談曰語云木實繁者披其枝大其都者流其

國故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魯是時私門張公室替大非強幹弱枝之義矣墮三都其抑三家之漸乎聖賢規爲大畧即此可觀焉不徂叔孫輒所不克於費者公歛處父獨能留之于成一都完而三家之勢彌熾已嗚呼聖人有所不能則吾必歸之天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三十七

三十一

越乘吳亂定公十四年

吳伐越杜報五年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杜勾踐

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杜使死士

亂取之而吳不動杜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而辭曰二軍有治杜治臣奸旗鼓杜治不敏於君之

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杜治不敏於君之

遂自頸也師屬之目杜治不敏於君之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杜治

傷將指取其履杜治還卒于陘去檣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李七里杜釋經所以不夫差使人立于庭杜大差闔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杜治

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而報越杜治

史記越世家名常之時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名常

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名常死

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

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于檣李射

傷吳王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

淮南兵畧訓云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我應獨

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恃後節與之推移

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破敵潰而

走後必有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電

霆斬之如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

鎗喧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若羊角人雖衆多

勢莫敢格

八云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襲堂堂之

寇不擊填填之旗杜治容未可見以數相持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彼其死形因而制之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

動不離罟罟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鱉不動不攔

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

周書陵州木龍徠恃險巖嶺每行抄劫詔陸騰討

之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于城下多設

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

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

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舊唐書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太宗命柴紹討

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
胡琵琶二女子對舞屬異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
見虜陳不整眾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
百餘級

捫蝨談曰雞父之役吳之罪人三千或奔或止致
三國亂而吳棄之擒李之役越之罪人三行自到
行前致吳師亂而越棄之皆所謂亂而取之之術
也蓋兩雄相當以整對整必不相下以整棄亂則
勝負立決矣然吳以此術敗楚而越亦卒以此敗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吳張機中機未之或矣

四十

百七十五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吳許越成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杜撰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

西南太湖中檇山林所謂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

保于會稽林上會稽山也在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以行成林語故楚臣奔吳為太宰吳子將許之伍員

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林言樹立

滋長除去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子封於過

疾必使淨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威夏后相

者二斟夏同姓諸侯棄四年傳曰澆用師威夏后相

滅斟灌澆五時反又五報反鄩音尋威夏后相

杜夏后相敗孫也后相失后紂方娠逃出自竇杜后

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紂方娠逃出自竇杜后

妻娠懷介也亡歸于有仍杜后紂有少康焉

中反娠杜又音負歸于有仍杜后紂有少康焉

為仍牧正杜牧官恭澆能滅之林恭毒也成備也澆

使椒求之少康欲殺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

其害杜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廬有虞思於是妻

過澆

之以二姚杜思有虞君也虞思姓白而邑諸綸林綸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杜方十里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

謀杜兆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杜兆使季杼誘殪杜兆

少康杜少康使文艾謀洸杜艾少康使季杼誘殪杜兆

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杜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

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杜言與越成是使杜言

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杜言賜不棄勞杜言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二 四百四十

又存之遠天而長冠杜言後雖悔之不可食

已杜言姬之衰也日可俟也杜言可計日而待杜言

變夷而長冠杜言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

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杜言二十年之

外吳其為沼乎杜言三月越及

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杜言

轉發

孫子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李鑒曰

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越於會稽終為越所

敗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強也

戰國策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

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

於越此除疾不盡也

越絕內傳云吳將許越成申胥諫不可吳王曰越

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

敢以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

為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為吾蒲伏約辭服

為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三

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

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

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

為先王之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伐紂也今

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

莊子云句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唯種也能知

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呂氏春秋曰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

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耳不聽鐘聲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群臣
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
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
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
老弱之漬病困窮顏色憔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
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徵天之衷今
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
與吳王接頸交臂而憤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
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四

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
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
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
之志必將出焉於是吳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
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
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

史記越世家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
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
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

既放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
卧即仰膳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身
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
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

晉書蔡謏曰漢高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夫
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
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
瑯吳

述異記云吳既滅越樓句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五

里句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
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交州麻
林一名紆林句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康頭山句
踐貯米于其上春積糠為山會稽有越王鑄劍湖
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蓋古制也

水經注浙江之上有大吳王村小吳王村蓋是閭
閻夫差伐越所舍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目昔
越王為吳所敗以五千餘衆栖于稽山卑身待士
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棲于會稽也有酒

過洗

扶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即浙江也

楚辭天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

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吳止何顛易厥首而親

以逢始流浞之子也舊說澆無義淫法其嫂仲至

放犬逐獸澆所求也與澆亂其少康逐犬而顛

流浞也女岐與澆淫浞為之婦浞于其舍而

流浞也女岐與澆淫浞為之婦浞于其舍而

易施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覆舟言要后

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

左氏兵略卷之三十

稽而越終斃吳于干隱楚逸漢于霸上而漢卒嘗

楚于垓下此皆以不斷失之者也雖然吳楚之計

左矣越漢亦忍矣哉

吳先自敗 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杜平地作室器不彤鏤杜彤丹也宮室不觀

杜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杜選取

尚杜在國天有菑厲杜疾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

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杜必須軍士皆分熟食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杜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

左氏兵略卷之三十

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杜知身死吾先大夫子

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杜易猶今聞夫差次有臺榭

池焉杜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有妃嬪嬪

御焉杜妃嬪嬪者嬪御賤者皆內一日之行杜一日

地所歆必成玩好必從珎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

讎而用之日新杜林用之爭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

我杜為二十二年越威吳起本

六韜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

繡文綺不衣奇怪珎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

熟食不先

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聖堯桷椽櫨不斷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後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孔疏云孫武兵書謂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饑故閭閻在軍如良將之法必須軍士皆分熟食然後敢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其

左氏兵要卷之三十一

八

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醢醢注流也杜以分王半食不得徧及軍人且所嘗珍異乃得卒乘與焉王所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頭而異之分猶徧也待徧熟食王乃自食也

上畧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驪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呂氏春秋曰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鍾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

天膳壯狡沈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畢之固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

北史高敞為定州刺史詔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獻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人先常載水長史宋欽道以鼓冒熱遣倍道送水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獻對之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水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咸悅

金史李成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

左氏兵要卷之三十一

九

者親視之不持兩蓋雖沾濕自如也

左氏附註次有臺榭陂池杜云再宿曰次誤矣孔謂所停三日則役民為此亦未必在此直言其所次止之處則有觀游之樂耳

捫蝨談曰興創之主未有不後已先民者迨其季也竭民奉已而不足蓋人情自約之侈辟之下阪走九勢所趨也乃國亦隨之矣子西知吳自敗而不能使楚不為吳則其釋諸大夫之懼者母乃於遺其憂哉

次有臺榭陂池

趙鞅克鄭 哀公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林范氏父居朝歌糧食鄭子

姚子般送之杜子姚罕達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

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馬兵車先陳

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杜晉人先陳鄭人隨也不於

是乎會之杜會必大敗之從之戰龜焦杜樂丁

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杜樂丁晉大夫詩大謀

協以故兆詢可也杜詢諸詢也故兆始納衛太子卜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謀協以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林反易

德不辜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

保焉林晉國恃鄭以保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

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林經其助除詬耻在此

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周書作

縣有士田十萬杜十萬庶人工商遂杜得遂人臣

圍免杜去志父無罪君實圖之杜志父趙簡子之一

後得歸改名杜父春秋仍舊簡書趙鞅若有其

絞縊以戮杜絞所以桐棺三寸不設屬杜辛

子

屬晉素車提馬杜無入于兆城下卿之罰也

所以能虎敵杜甲戌特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

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杜林子良而乘之曰婦人也杜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

於牖下杜力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

冠杜言繁羽趙羅宋勇為右杜三子羅無夏慶之

伏杜言趙羅宋勇為右史詰之御對曰莊作而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皇祖文王杜周文王烈祖康叔杜烈文祖棄公杜繼

之故曰文杜和鄭勝亂從杜勝鄭聲公名釋晉午在

難杜林午晉定公名國不能治亂使鞅討之杜鞅簡

賁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杜戈右敢告無絕筋無折骨

無而傷以集大事無什三杜差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愛杜不致愛鄭人營杜簡子中肩覽於車中杜覽復

其杜簡子之太子欽之以杜林制簡子右鄭師

北復溫大夫趙羅杜羅無勇故鄭太子復伐之鄭師

大敗獲齊車千車趙孟喜曰可矣杜趙孟簡子也杜

傳便曰維克鄭猶有知在愛未艾也

杜傳便簡子屬也言如氏將為

晉陽之惠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危殺焉

杜龍范氏

與田之戰趙氏得而獻之林趙氏之衆得而更請殺

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林還其及鐵

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獲旗於子姚之幕下

林取鄭師所獲之幕旗

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

公孫林駁而射前列多死

林晉趙孟曰國無小

國備有既戰簡子曰吾伏蹠嘔血

杜鼓音不

衰今日我上也

杜功

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

左氏集卷之三十

我右之上也

鄭良曰我兩刺將絕吾能止之

林在胃

絕吾能止使不絕

我御之上也

駕而乘材而刺皆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木使簡子觀之兩刺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

功傳言簡子

不讓下自伐

左傳附注云杪注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

車以示衆此解未暢案襄十八年晉人伐齊斤山

澤之險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

今以兵車之旆亦此意蓋設旆于車盛為軍容與

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結陣罕駟自後至見之必

懼其衆也

水經云河水東逕鐵丘南

注云春秋左傳衛太

子登鐵丘望見鄭師自投車下即此處也

孔疏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綏者挽以上

車之索故授之使升也少儀曰僕其右帶劔負良

綏申之面施諸辟鄭玄云面前也帶覆膝也良綏

若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膝

上也

南史陳元凶劼弒逆宋孝武遣沈慶之引諸軍壓

左氏集卷之三十

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也不足數其餘將帥並

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

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若

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

豫最大三軍之失生於狐疑

南史王景文求詳楊州武帝詔答曰張單雙災木

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晉將畢萬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并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

周書田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

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累遷總管郢昌豐唐蔡

六州諸軍事兼州刺史薨于州

太平廣記云燕之舊將周歸祐薨門更變之際以

劍柱心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為騎將之先鋒

焉十五年大河百戰通中之瘡徃徃過之後唐莊

宗入洛為仇者與獵場席地俾坐滿挽而射貫掖

而出創愈無恙仕致郡牧節度雷後竟死于牖下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一

十四

廣雅疴瘵也

東觀記景丹從上至懷病瘵見上在前瘵發寒慄

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瘵今漢大將軍反病瘵邪使

小黃門扶起賜醫藥

附晉書桓石虔矯捷絕倫威震敵人時有患瘵者

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立愈

南史江南人畏桓康病瘵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

立愈

漢書郊祀志元鼎五年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

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三星為泰一
縫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大史奉以指所伐國春
臧南越

次子秋之以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

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

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章被獲頭相攻半

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三日往出戶問消息

至四日乃更負楯親閉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國語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瑛鋒血鼓

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

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鄭無上御

曰吾兩轂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

駕而乘材兩轂皆絕

後漢書吳漢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

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

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

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暴創而

起選精兵及烏桓突騎齊鼓而進連軍大潰

又銚期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然
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擗憤復戰遂大破
之

謝承後漢書李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痍
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晉書張彥陷豫章周訪率帳下將李千等追彥破
之臨陣斬彥時訪為流矢所中折肱兩齒形色不
變

北史沙苑之戰耿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

左氏兵書卷之三十

十六

文獻曰今責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
不煩更論級數也

又張定和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剽
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
上聞而壯之

又彭樂從齊神武西討與周文相距神武欲緩持
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
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深入被剽腸出內之不盡
截去復戰

舊唐書高祖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王目皆
出血王君廓往擊實德將出戰李靖過之君廓
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
人

又李靖將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
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
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
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
軍

左氏兵書卷之三十

十七

唐語林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
戎馬經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
乎

史記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與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
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

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
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
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
上也

南史宋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
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
杜公志大而識暗狎于下而驕于尊矜其功不收
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
不設侯即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

左氏集卷之三十一

太

道卒皆如言

周書李穆蔡祐初與耿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
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外聞物議謂豪勝李穆蔡
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
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為勝也
南唐書元宗取建州王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
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徽洙功最諸將建封怒
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
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

荆靈談曰太子怯如婦人耳而卒能救簡子歟鄭
師獲齊粟又何壯也謂勇可習信矣繇斯以觀何
羸卒不可為勝兵哉亦顧倡勇敢者何如

左氏集卷之三十一

太

誘俘蠻子哀公四年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

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蔡三子楚大夫也此

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取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普阪反又四好反葉始涉反

之期襲梁及霍林一昔一夜也杜偽辭當備吳夜結

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杜

折與狄戎杜楚司馬販也折縣屬南鄉郡折南以臨

左氏其書卷之三十一

上維左師軍于苑和杜苑和山在上維右師軍于倉

野杜倉野在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則命大夫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蒙君之願也杜然將

通於少習以聽命杜以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士蔑

請諸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遠與之杜未

有范中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杜九州戎在晉將裂田

以與蠻子而城之杜詐將為且將為之卜杜卜城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杜

丹水縣北三戶亭杜此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

民杜楚復詐為蠻子而盡俘以歸

史記公子邲為魏將秦孝公使衛鞅伐魏鞅遺公

子邲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公子邲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

公子邲因攻其軍盡破之

後漢書焉耆國有蒲橋之險其王廣絕橋不欲令

漢軍入國班超更從他道隔度到焉耆去城二十

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

左氏其書卷之三十一

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嘗實京師寇遣使以事

告班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

揚聲當重加賞賜于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

鞬文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父等十七人

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

曰危須王何故不致腹父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

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

留焉耆耆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

質內屬焉

魏畧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冀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梁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畧于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廷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胆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子二

三百四十三

蜀志先主在葭萌龐統言于先主曰楊懷高沛劉璋之名將數諫璋使公還荊州公遣使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求見因此執之并起兵取成都備然之斬懷沛

舊唐書儀鳳二年十姓可沛阿史那匄延都支及李遮旬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討之裴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發去審禮失律從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

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為安撫人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子三

三百五十三

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獲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畋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旬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旬途中果獲都支還使

與遮旬使同來行儉釋遮旬行人令先往曉喻其
主兼述都支已擒遮旬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
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旬而還

又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儒所沮終失維
州李德裕奏論之畧曰臣受降之時指天為誓寧
忍將二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
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舁于竹舂
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
者便遭舊帥譏請曰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
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
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况乎太國負此異類
絕忠款之路快兇害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
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
特加褒贈武宗意傷之

附後漢書南蠻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夏商之時漸為遠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
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

又曰秦繆荊蠻大邦為讎明其黨衆繁多足以
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
乃率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
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為所寇
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于楚鄢陵之役蠻
與秦王合兵擊晉

又西羌傳或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
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
渾蠻氏戎稱于戰國勢大蒞義渠稱王及其衰亡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餘衆皆反舊為首濠云

說文云南蠻蛇種

捫蝨談曰古之伐國者誅君吊民已耳乃楚之執
蠻子也并遺民俘焉其君何罪其民亦何罪况鄢
陵之役蠻與共王嘗合擊晉則蠻且有功于楚曷
為執之執其君也以誘俘其民也亦以誘楚靈直
純乎戎狄者矣李唐悉怛之誅與楚靈復何異哉
每讀唐書輒于大牢公有深恨云

吳人伐魯 哀公八年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杜問可伐否叔孫輒

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杜有大國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

告公山不狃杜不狃亦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讎國杜違奔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杜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所託也則隱託則為之

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罪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杜不以其私怨惡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杜微魯公族若

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杜謂之宗國若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子木

王問於子洩杜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無能自立

有與斃杜急則人人知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杜與魯夫魯齊晉之唇唇

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杜魯居齊晉之東三月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杜林故由陰道欲使會

故道險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杜魯田拘鄆

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魯人亦僑田吳滋

之以伐武城克之杜魯人教王祀嘗為之宰澹臺子

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杜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

子也其父與王犯和懿子謂景伯若之何杜問吳來

之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杜言犯盟伐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

舍於欒室杜三邑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

子與析朱鉏杜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獻於王王

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杜同車能俱死是國

明日舍于庚宗杜行速而疾遂次於泗上微虎欲

宵攻王舍杜微虎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子木

設格令亡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卒林也終得三

子與在及稷門之內杜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

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

夕三遷杜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杜求與將盟景伯曰

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杜在宣猶無城下之

盟我未及杜林雖被吳師而於十五年循無城下之

國也吳輕而遠杜林吳師輕窺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

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杜以言不見從故乃請

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于姑曹當之而後止

違不違

林于服何即子服景伯杜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子
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
以交質吳人不欲吳人盟而還杜不書盟

孔疏云有故而去者本國於已無大讐怨已無報
怨之心則違而不適讐國若父本無罪而枉被誅
殺如伍員之徒志在復讐適讐亦可矣不得以此
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者如闕辛之徒本自
不合怨君故辛亦不敢怨也 既臣之後則身是
新君之臣性命非復已有故不復得為舊君死節
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不還奔舊君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一

二十人

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
亦不當還

後漢書臧洪荅袁紹書畧曰昔張景明登壇歃血
奉辭奔走卒使韓敗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
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親過之貸而受夷滅之
禍呂奉先討董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
斫刺劉子瓚奉使踰時辭不受命畏君懷親以詐
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
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

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
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

又劉表以書諫袁譚畧曰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
句卒苟偃之事是時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
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怨于曹也宣子之臣
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違讐國
交絕不出惡聲況亡先人之讐業親戚之好而違
萬世之成遺同盟之耻哉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東觀漢記載田邑勸鮑永降漢書曰吾聞丈夫不
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生敗
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
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叛攻取
湟城破君長之國懷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兵
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

柏者專吳

孔疏杜意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
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為武城之宰與
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
為吳內應劉炫以為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

始云王犯嘗為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鄆人教吳之語劉以為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為之宰又繼武城之下是為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為武城內應傳載漚督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妄生異見而規枉非也

左氏兵略卷之三十

子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何氏曰鄉導者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譯所絕深入其阻不亦難哉我孤軍以往彼嚴密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况其事任詭譎

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晝行則有暴來之闕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常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

左氏兵略卷之三十

子

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為反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周書郭彥以南安無備引軍掩襲齊南安城主馮顯外兵參軍鄒紹為彥所獲因請為鄉導彥遂夜

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

尉繚子曰古者士有什五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世將不能禁

春秋鐫曰不狙出亡而能念其宗國亦賢矣王使之帥蓋卒辭焉而道險以誤吳師是二心也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僕伐鄭請無與圍而待命于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三十五

子路

東亡臣之自處當如此又曰是役也吳以城下之盟而還魯人病之一日三遷之云以為國教耶耳非其實也其為孔氏之徒與于三踊之列者亦不足辨矣

荆轲談曰褚師圃

褚師圃脫衛侯中牟之阨公山不

狙拒叔孫伐魯之謀君子並有取焉以其不忘舊君志存宗國也其曰君子違不適讐國又曰不以所惡廢鄉皆可謂長者之言

鶴林玉露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

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陷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誠因是而死得死於此豈不賢于子路之死乎水心以劫寨病之過矣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三十五

趙歡不卜哀公十年

夏趙鞅帥師伐齊杜經書侵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

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事不再令再令卜

不襲吉林襲重也卜不重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林

一名陽濟南有陰陰縣視阿縣西有陰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唐太宗李衡公荅問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

太公焚茅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李靖曰机一

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

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

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開神焉太公以為腐

草枯骨無足問且以匡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

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

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

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

大寒早興露遷則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

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于取遠三曰師既濟久

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

資既竭新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

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六曰道遠日

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

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陣而未定舍

而未畢行既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王弼注筮者決疑

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心也決之不一

不知所從則後惑也故初筮則告再三則瀆

毛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歎鄭玄注卜筮數而瀆

龜龍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言雖得兆

錄不中也

唐書張公瑾為右武侯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

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

之公瑾自外至授龜于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

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

善

捫龜談曰不疑何卜當成師以出可耳攷之稽疑

之時謀及乃心謀及臣庶又必謀及卜筮固未嘗

不合人謀鬼謀而定計于先也戰伐自非小事蓋
可以忽乎哉猥以枯骨腐草為無用而万且投龜
焚著漫然推轂授鉞未有不以輕脫致敗者故君
子慎之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巡按四川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齊師及清哀公十一年

齊齊為鄆故杜即在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杜

縣東有清平盧季孫謂其宰冉求杜冉求魯人曰齊師

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林一子謂二子

從公德諸竟季孫曰不能杜自度力不能求曰居封

疆之間杜杜之季孫告二子杜二子二子不

可求曰若不可則君孫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杜林

帥魯師背城而戰杜出季孫自不屬者非魯人也杜

臣魯也言不魯之群室聚于齊之兵車杜群室都

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

氏林言二子憾季氏專政故不盡當子之身齊人伐

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

於朝杜使冉求隨俟於黨氏之溝杜黨氏溝朝中武

叔乎而問戰焉林武叔問叔孫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林小人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丈夫也杜知周未非已退而蒐乘杜蒐孟孺子洩
帥右師杜孺子孟懿子顏羽御洩為右杜二子用
求帥左師杜周文文御樊遲為右子樊遲魯人孔季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杜雖年少能用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杜步卒老
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杜南五日右師從之杜孟孺子
洩帥師杜五公叔務人為魯公見保者而泣
曰乃從言不欲戰杜公叔務人公曰見保者而泣
何者杜保者曰事充後頃政重杜賦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杜既言人不能死
及齊師戰于郊齊師旬杜旬曲師不踰溝樊遲
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杜信子請三刻
而踰之林與衆三如之衆從之杜如衆從之師入齊軍
而師杜師右師奔齊人從之杜師陳瑾陳莊涉泗杜陳莊
大夫涉泗水孟之側後入以為敗杜之側孟氏抽矢
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杜不林不拒之伍曰走乎杜不

其軍孔子曰義也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
後漢書御禹軍到桐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拘邑
不足守欲因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悍恣
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荀中
令各探之張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
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騎在營奈何不
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
橫行宗令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
留為後拒諸將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壁壁以

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于是諸將服其勇

又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隗囂將行巡

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

引兵下隴廷奔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

駭爲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東觀記曰彭東入

肉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牛陳兵畧卷之三十一

又馬武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

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披甲持戟

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

趙雲別傳諸葛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

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鄧芝答曰雲身自斷

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

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爲有賜其

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頃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北史周王雅從賊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

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北齊書薛斌延從高祖西伐至蒲津賢泰于河南

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下

五口

唐書稽胡五萬人掠宜春竇軌討之行至黃欽山

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

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勒兵復戰軌自率百騎

牛陳兵畧卷之三十一

殿于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

而鼓之士卒急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南唐書陳誨生數月趨健能馳走長事查文徽爲

戰掉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

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

後收棄金帛二十萬以歸

又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林仁肇率敢

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來

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譟來

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

附清溪暇筆云丁大川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參將乃以我軍列為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劉劉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劉劉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即此數也

獲甲首分

真珠船曰衛青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

左氏集卷之三十一

六

三百年事

霍去病五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一十一萬九千六

百餘級李靖襲突厥頡利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

蘇定方征賀魯斬首數萬級薛仁貴擊突厥斬首

萬級獲生口三萬段頗與羌虜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今邊將獲首虜才數百級輒動

色誇張以徵崇爵深可愧也

孔耽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得曰

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

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

下皆為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

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

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般人之

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

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于成人也

檀弓戰于郎公孫禹遇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

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

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隣重童汪錡往皆

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

左氏集卷之三十一

左氏集卷之三十一

七三九

千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吳志張昭弟季襲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

隲所薦昭不顧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于軍旅乎

奮對曰昔童汪錡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于年

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

晉書范甯陳時政略曰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若

小事便以補後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

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

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

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後也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脩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五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武帝善之

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鐔鐔入地也

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

又曰激矛激集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稍也仇矛

頭有三又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稍夷常也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晉書

其稍長丈六尺不言長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

亦車上所持也稍矛長九尺者也稍霍也所中

霍然中即破裂也父矛父除也長丈二尺而無

刃有所撞握于車上使殊離也

龍魚河圖云矛名天矢陰

太公兵法云矛之神名跌踰

魏志太祖討呂布于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

十五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

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擣戰自旦至日昧數十合相

持急太祖募陷陣典當先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

衣兩鎧棄盾但持長矛揅戰時西面又急韋進逼

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

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

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

應手倒者布眾退會曰暮太祖乃得引去

又公孫伯珪除遼東屬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

見鮮卑數百騎伯珪乃退入空庭中約其從騎曰

今不衝之則死盡矣伯珪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晉書

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

繼艾後不敢復入塞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

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

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

賊獨騎與虞翻相值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

行逐賊翻曰危事矣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警急

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

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荅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踰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晉書蘇峻之為逆也遣子碩與匡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趙白木陂牙門彭世季于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載記陳安攻劉曜安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仁中倫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鞭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追及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軀軀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驢驢父馬鐵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盞下決無前當戰始三交失

蛇矛棄我驢驢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于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舊唐書白孝德驍悍有膽力事李光弼為福祿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批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嫖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為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輒稍近將動孝德搖手視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囊焉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固睞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

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猶狗孝德發聲嘒嗽持矛躍馬而博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而歸

唐書安祿山反肅宗詔廣平王為元帥以僕固懷恩統回紇兵從王鎮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休營左懷恩馳掩之敵斬無遺者賊氣沮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會李嗣業鏖鬪尤力賊大崩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十一

夢溪筆談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擊刺嘗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死生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觀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從者汝敢與我尉馬前決死生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聞矛刃交接冠先含水滿口忽噴其面其人愕然刀已堪刃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

知嚙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易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容齋四筆云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魯微虎微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一嘯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此蓋後世斫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為之齊伐魯冉求師左師樊遲為右冉有用矛齊師故能入其軍二子皆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十一

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事後世豈復有之捫蝨談曰孔子乃心宗國故其一時高足弟子靡不以宗國之難為急爭致死力為上卒先清之役須之踰清也求之用才也蓋章縫而有介冑之勇焉即文事武備萃于孔門亦其誼存宗國師弟間唯一心也

按上六國春秋魯人有浮海至魯者見仲尼及七十子游海中令魯人亟歸告魯侯築城備齊寇及齊寇至竟不克而還以孔子在天之靈猶能陰

范宗國當年訪魯之類以獲金者又可想已

左氏兵略

卷之三十一

四

左氏

艾陵之戰哀公十一年

為却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杜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土

申至于贏杜博贏齊邑也中軍從王杜吳中軍晉門巢將

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杜三將齊國書

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

書爾死我必得志杜書事之也宗子陽與閭丘明

相厲也杜相勸厲致死桑掩胥御國子杜國子公孫

夏曰二子必死杜亦勸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

杜虞殞送葬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杜舍王亦示也

左氏兵略卷之三十一

死口行如字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杜約

又戶即反八尺為尋吳髮短杜約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杜約

戰夷儀五使問弦多以琴杜弦多齊人也六曰吾不

復見子矣杜言將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杜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開金言將甲戌戰于

艾陵展如敗高子杜齊上國子敗晉門巢杜吳上王

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

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杜公以兵後將

戰吳子呼叔孫杜叔孫武曰而事何也杜問對曰

戰于艾陵

問鼓不開金

司馬杜從吳司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

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杜賜子貢孔子弟曰州仇奉

甲從君而拜受杜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杜歸于

首也吳真之新杜蓋慰之以玄纁林駁薦也製薦其首

尉以加組帶焉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秉何以使

下國林表善也下國魯自稱即天而言故

孔疏云賈逵云虞殯遺殯歌詩杜云送殯歌曲並

不鮮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則下棺反日中而

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

左氏兵略卷之三十一

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

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撰

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

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曰君子作歌以

告哀葬之有歌不為害也復存之

困學紀聞云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

于田橫之客

南史侯景圍王僧辯于巴陵元帝乃令胡僧祐援

之僧祐將紫泣下謂其子曰汝可開朱白二門

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

之

南齊書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成

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成我兒當得一子或問

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

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

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數重買與虜拒戰手所傷

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

死

左氏兵略卷之三十一

隋書麥鐵杖驍勇有膂力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

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

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

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倚

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

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

跳上岸與賊戰死

舊唐書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攔

矢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驚亂

李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冀一生則我軍無才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于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

孔疏周禮大司馬教大閱之禮云中軍以擊金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鳴鼓且卻鄭註凡進軍退軍鼓鐸同其所異者廢鑼而鳴鼓耳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金鼓而

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傳云吾聞鼓而已不開金矣是欲退擊金矣

墨子古者吳閭閻教民七年素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徑戰于栢舉中楚國而朝宋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于汶上戰于艾陵大敗齊人而孫之太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孫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

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急于教遂築姑蘇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仇入北郭徙大內園王宮而吳國以亡

呂氏春秋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

若腹心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于吳也疥癬之疾也不若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狗雖勝之其後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圖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國夫差以為朕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

兩祛高蹶而出于廷曰嗟乎吳朝必生削棘矣夫
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
胥將死曰與我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
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挾其目著之東門
曰汝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
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為禽夫差將
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于地下乃
為幘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
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于子胥也不若勿知

韓非子越王入宦于吳而勸之伐齊以獎吳吳兵
既勝齊人于艾陵張之于江濟強之于黃池故可
制于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
固強之
吳越春秋吳王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駘為
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
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
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
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敵幸他

國猶治救癘疾而棄心腹之疾發當危矣癘疥皮
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越
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
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
敢不盡忠臣今幸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
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
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
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火
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
而臨辛功曹為大常而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
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
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使太宰嚭伐齊
齊與吳戰于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
行人成好遂盟而去
史記吳世家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
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
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
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

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于艾陵至
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
太宰嚭乃得止因留魯地于齊魯之南

附吳子曰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劉寅曰國

中自亂人民疲困又舉事動衆征伐不已是名曰
逆如夫差國已亂民已疲尚有事齊晉是也

司馬彪戰畧曰孫權死王和胡遵毋丘儉等表請

征吳朝廷以三將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

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一

子十三

閔辟土蕪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
不必善終古事之明効也

春秋鑄曰賢哉陳書也生逆亂之族而能捐軀死

國其晉棄鍼之倚乎夫死非人所樂其兄則安能

使之且僖子弑君盜政矣寧復待此而後得志哉

左氏為此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胡傳曾子曰出爾反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

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

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

齊師後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
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
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
子其言豈欺也哉

捫蝨談曰吳子馮戰勝之威以臨齊齊諸臣與戰

者人自分必死豈非積威約之漸哉抑兵志有之

戰勝易守勝難吳恃勝而不能守吳恃越兵入而

荆棘生朝已所謂五勝者禍豈吳謂邪

伍胥策艾陵之師小勝而大敗其說本之金匱野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一

子十三

云斗擊九醜余初不解也比見六千凶台門以天
罡加丑末為斗擊四辰連五日為九醜其為凶徵

與胥言正合豈太公金匱蕪該六壬而子胥即緯

蔡及之邪昔人淹博如是率第以勇智勝也

越子朝吳 吳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 越子率其眾以朝焉 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 唯子胥懼曰 是豢吳也 夫豢養也 若人

將殺 諫曰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壤地同而有欲于我

得志于齊 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 杜石田 越不為沼

吳其伐矣 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 者未之有也 盤

庚之誥曰 其有顛越 不共則剗殄 無遺育 無俾易種

于茲邑 剗也 剗也 剗也 剗也 剗也 剗也 剗也 剗也

左丘明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是商所以興也 今君易之 林言除惡去根 此商所

鮑氏為王孫氏 杜孫使人至齊 屬其子 改反役王聞

之使賜之屬饘以死 杜孫使人至齊 屬其子 改反役王聞

櫟可材也 吳其亡乎 三年其始弱矣 盈必毀天之道

也 杜越人朝之 伐齊勝之 盈也 杜越人朝之 伐齊勝之 盈也

孫子曰 卑而驕之 劉寅曰 卑辭厚賂 使彼至驕

則怠而不為備 故可襲而破之 如冒頓以千里馬

閼氏與東胡 東胡志驕 不為之備 又求地于冒頓

冒頓怒襲而滅之 越子率眾朝吳 列士皆有賂子

胥以為豢吳 後果為所滅 唐公李淵以書與李密

卑辭推獎 李密果驕而取敗 凡此皆是也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 文伐之法 奈何 太公曰 凡文

伐有十二節 一曰 因其所喜 以順其志 彼將生驕

必有好事 苟能因之 必能去之 二曰 親其所愛 以

分其威 一人兩心 其忠必衰 廷無忠臣 社稷必危

三曰 陰賂左右 得情甚深 身內情外國 將生害四

左丘明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委聽順命 而合彼將 不爭奸節 乃定五曰 嚴其忠

臣而薄其賂 稽留其使 勿聽其事 亟為置代 遣以

誠事 親而信之 其君將復合之 苟能嚴之 國乃可

謀 六曰 收其內間 其外才臣 外相敵國 內侵國 鮮

不亡 七曰 欲固其心 必厚賂之 收其左右 忠愛陰

示以利 令之輕榮 而蓄積空虛 八曰 賂以重寶 因

與之謀 謀而利之 利之必信 是謂重親 重親之積

必為我用 有國而外其地 必敗 九曰 尊之以名 無

難其身 示以大勢 從之必信 致其大尊 先為之榮

微歸聖人國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
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
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
惡災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
甚厚而外為之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
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
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
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
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
以上察天下察地微已見乃伐之越之泰吳
計多出此
國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
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
者我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
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
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牙爪之士不
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策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
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
踐曰苟得聞于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孰其平

之謀遂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
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王私于下執事曰寡
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
辱請句踐女女子于王大夫女女子于大夫士女于
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
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
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
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
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
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
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
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于是美負
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
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棄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
之吾能居其地吾能棄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
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歸美
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
于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語聞古之伐國也

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
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
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
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
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舅親為
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
至于郢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
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
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
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
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
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
壟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
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
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

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
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
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
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
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
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
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
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
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
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
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
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
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
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
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浚又却敗之
越絕內經九術篇云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文種

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種對曰伐吳有九術
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
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橐以空其邦四曰遺
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
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
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和家富而備器九曰堅
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
天下不難况于吳乎越王曰善于是作為策楯嬰
以白壁纓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
之于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
問于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財載拜
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
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知五穀不時天與之灾
和家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
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
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絕戶哭越乃飾美女西施
鄭旦使大夫種獻之于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
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濟下貧窮不敢當使下

臣種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
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繁
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
聞越王句踐盡書不倦悔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
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
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被
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利害胥聞賢士和
之寶也美女和之咎也夏亡于妹喜殷亡于妲己
周亡于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為不忠
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于秦餘杭山滅吳
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王于年拾遺記云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
味進于吳殺二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鑄
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為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
一名夷光一名西施鄭旦以貢于吳吳處以
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
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于珠幌之內竊窺者
莫不動心驚視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王

入國乃抱二女以赴吳苑越兵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地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鳥之異也

魏志廬江太守劉勲兵強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上國伐之上繚其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焉越喜悅外盡賀而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音三十一

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

太祖

宋史余端禮對孝宗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驚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候其機漢武乘匈奴困親征漠南無王庭驚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朕外謂盟

好內脩武滿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于齊晉數習之士益精而賦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伯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

附楊子云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籍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蠡不據諫而山棲俾其君出社稷之靈而重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即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

徐幹中論云夫言畫施于當時事效在于後日後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音三十一

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令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于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順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之所長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彘伍負屈卑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

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驗斯為甚矣

捫蝨談曰鷺鳥將擊必戢其羽欲掩雖必卑其體越之朝吳正謂沼吳計耳奈何饋賂入而王及列士甘為越餌殆猶之飲狂泉者君臣大小其狂若一子胥欲以一人之醒醒一國之狂其數固不勝矣徐偉長云二策並陳明君從致已之福者聞君從順已之欲者夫差從列士而違子胥之計利令智昏哉

左氏春秋卷三十三

越子伐吳 哀公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杜陸嚭無餘謳陽自南方杜一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杜觀越師彌庸見姑蔑之旗杜姑蔑東陽大曰吾父之旗也杜彌庸父為越所獲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杜為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嚭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杜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杜地守左氏春秋卷三十三 三十六 告敗 二隧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杜惡諸侯聞之自到七人於幕下杜以戰國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旅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吳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下父陵還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戚勝有日矣韓魏友之殺智

伯璠于鑿臺之上

呂氏春秋云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所以自殲于干隧也

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闢虛則走

左傳卷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

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

晉公擒之于黃池晉公侯也擒之謂平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

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悻悻遂過悻悻也不可

正喻大臣怒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

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

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

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

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傳云一勝國策淮南卷之二十一

干隧干隧疑二隧之誤或別有據

兵法云吳王夫差失越不取其後越王以三千兵擒之于干隧此因其虛乘其散也故因虛散之必敗猶天明之必冥也

張帝

孫子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張預曰兵已疲矣

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疲弊起兵以襲之

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

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

左傳卷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之使何能為善謀于後乎

越語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

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

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

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

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朕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

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

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

機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
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
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于
玄月仇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就飯不及
壺殄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
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
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
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
諫曰謀之廟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

左氏春秋

卷之三十

三十九

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
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
許范蠡曰臣聞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
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
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
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
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動先動也
用陽謂輕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
疾猛厲
屬辭以
先動者泰靜為陰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敵也先動者泰靜為陰

為陽用人無競往從其所所行軍用也無競無常所
察也
為制不豫謀也
故口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敵
以剛強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彼來從我固守勿與
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
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
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
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
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
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在陰為牝在陽為牡
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未也剛強而力疾王姑

左氏春秋

卷之三十

四十

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吳語云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給于歲乃起師北
征關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
會晉公午於黃池于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
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越
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
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遽遷乃至以越亂告吳
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
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雉曰

夫危事不齒也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

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

敗矣將夾清而廢旁擊曰廢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

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

湏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

而先之吳王昏乃令戒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

兵擐甲係馬舌出火龜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

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為一行行頭皆官帥繼鐸拱

稽稽稽也以爲稽計兵名稽也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

左氏未舉卷之五十一 四十二

文犀之渠謂橋也十行一壁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杓經

也書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杓日月為萬人

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秉甲白羽之矐望之如荼

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

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矐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

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矐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

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

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丁寧謂鉦也與鐸各異物軍行

鳴之與鉦相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譁鉦誰

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傍壘乃令董褐

請事董褐將還王禰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

五人坐于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

罪人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

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

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

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晉乃

令董褐復命曰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君若無早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

左氏未舉卷之五十一 四十二

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

亞之吳王既會越聞俞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

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

其北郊焉而過之

吳越春秋越王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諫者

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

湏明年之春朕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

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虛虛老弱在

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夫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

未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句踐復問范蠡
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君子六千
諸御千人史記俊七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
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
上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
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
范蠡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水師勝此所謂習
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
二千人幾

附戰國策或謂鄭王曰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
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
越戰越人大敗保于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樞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四十五

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于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
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
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謂男為臣
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
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

史記吳王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
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乎
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
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殺人

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
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
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
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
之願也遂問于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
堪國家散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
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吳
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
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

左氏春秋卷之十一

四十四

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
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
制其敝此城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
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
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
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
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
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
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有臣種敢脩下吏問于左

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疆敵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鉅屈廬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無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晉四十九

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上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鴟冠子云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

尹文子曰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鹽鐵論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于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于外政敗于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蘇氏曰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晉四十九

代之制至于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于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隱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故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于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微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唯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

子所以治齊之兵
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捫蝨談曰每謂吳許越成楚許漢約可謂不利人之危庶幾有厚道焉至越禽吳于干隧漢蹙項于垓下所謂寧我負人亦大不長者矣嗚呼越王長頸烏喙范子亦自謂吾猶禽獸其甘心啗吳豈朝夕故邪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二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叔儀乞糧哀公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杜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
曰佩玉榮兮余無所繫之杜榮無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
反又而水反吉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脫之一杜一盛也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一三六

脫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
得視不得飲○盛音成
林果精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林蓋有山氏美也
山律其呼則諾而與之也杜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廣西方主救於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

孔疏云酒盛于器故謂一器為一盛說文云脫邪視也詩云無水無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也言我與被褐之父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告已之乏飲也食以稻粱為貴故以梁表精若求

梁米之飯則無矣庵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呼
 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
 為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
 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餅并致飲也
 土地名首山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之方
 史記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
 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肉而士有饑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
 蹋鞠

舊唐書隋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煬帝令饑
 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時賑
 給死者日數萬人李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
 是為饑令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
 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倉恣
 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
 又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于
 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詔姚令言率
 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未望至

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
 王昶犒軍士唯攜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
 憤怒揚言曰吾輩喜父母妻子將死于難而食不
 得飽安能以草命捍白刃邪國家瓊林大盈寶貨
 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邪行次涇水乃逐戈大
 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東都有厚賞兒郎勿草
 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
 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絲二十車馳賜之
 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戰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
 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姜公輔
 往撫勞之諱出內門賊已斬關陳于丹鳳樓下是
 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窮力而止
 又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李絳于本道募兵千人
 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
 募卒悉令罷歸絳晨與視事召募卒以詔旨諭而
 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乃謀聚趨府劫庫
 兵以入使衛絳為亂兵所害
 附陸宣公請儲蓄軍糧事宜狀畧云軍志曰雖有

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羗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

宋史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

又穆衍從韓絳安撫陝西遇慶卒亂時諸郡捕賊

兵糧糈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乏不恤則吾兵將為慶卒矣

又宋琪議轉運曰臣每見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于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為國北門押藩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換糧之備入藩甸決軍糧自齎每人給麪斗餘盛之于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一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饑色

左氏女界卷之三十二

武經總要云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費師不宿飽况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于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之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廢全人力不至為賊困逼近代邊兵遠行則有糜餅餅餅乾一分使次切作卷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于雜餅餅乾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今可賣持及久

私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繁符不能明相去遙遠言語不通為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遠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入操一分相參而不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

捫蝨談曰食者上之所輕死者下之所重上不能
捐所輕以恤下而顧欲下之效所重于上必不幾
矣涇原之師召下糲食而獲林大盈為一空焉亦
激于勢所必至也嗚呼今九塞之卒能保無登首
山呼庚癸者哉是在主計者預為之防

諸梁嬰齊哀公十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杜在時十九年又辟華氏

之亂於鄭杜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馬鄭人復之如初杜初時建晉人使

謀於子冰請行而期馬杜請行襲鄭之期子冰即建也子木暴靈於

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子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

無乃害乎杜葉公子高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為不利杜不為害舍諸邊竟使衛蒧焉杜使蒧為蒧

公曰周仁之謂信杜周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

言杜言之所許必欲而求死士殆有私乎杜私謀復

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杜期子必悔之弗從君之使

處吳竟為白公杜白楚邑也汝陰襄信縣西南請伐

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杜言楚國新復政不然吾不忘

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誓不遠矣杜比子西於鄭人言我

在子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

公子結即曰勝以五聞不告女庸為丘乎將以殺爾

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郊余翼而長之

林言勝如鳥之

郊我如鳥獲之楚國第

杜用士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

誰勝聞之曰令尹之

杜用士

得死乃非我言

我必殺之若得自

杜用士

死我乃不復成人

與二卿士

杜用士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可得也

杜用士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

南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杜用士

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

言說告之故辭

杜用士

承之以劍不動

勝曰不為利誦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杜用士

請以戰備獻

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杜用士

于期曰

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

杜用士

終於所事扶豫章以

殺人而後死

杜用士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

濟

杜用士

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

無聚將何以守矣

杜用士

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

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杜用士

葉公在蔡

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

杜用士

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

幸者其求無繁偏重必離

杜用士

欲其其聽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杜用士

後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杜用士

聞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

室而後庇焉故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

杜用士

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

杜用士

府

杜用士

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焉益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

杜用士

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杜用士

也

杜用士

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

杜用士

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也

杜用士

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杜用士

遇歲尹固帥其

杜用士

與國人以攻白公

杜用士

與國人以攻白公

杜用士

之黨共屠其尸。與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杜長者謂白公也。白公不言。將烹乞曰：此事林白公黨國之事。免則為卿，不免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撫奔，顧黃氏。杜燕勝弟，顧黃氏也。齊沈諸梁兼二事。林沈諸梁即葉公子國寧，乃使寧高杜二事，令尹司馬。為令尹。林子西之子也。使寬為司馬。林子期之子也。而老於葉。杜傳之。

史記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詭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知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

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戰國策莫敖子牟對威王曰：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材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檢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
宋書謝晦表曰：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胃，惡人在朝，趙鞅入伐。
淮南子曰：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反，復讐罷朝而起兵，亂因思慮之罷朝而立到扶策，鍛針上貫頤，榮馬挫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到扶策，故鍛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

荀子三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與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仁義功名善于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

賈誼新書云白公勝祈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為發憤快志耳故欲匕首以衛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

在本末卷之三十二

十五

言序

已耳固非莫生也

其難也

呂氏春秋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于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尚若梟之愛其子也

史記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斬信使人間視知其

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又周亞夫至維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我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南史侯景遣儀同傅士哲呼羊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閑非不特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若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于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此

在本末卷之三十二

十三

言序

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

舊唐書薛仁貴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謂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

又迴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是時急召郭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維虜圍之數

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
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
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
也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
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
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迴紇皆曰懷恩
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
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
忘之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十四
主棄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
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
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
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
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乃
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
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平久同忠義何至
於是迴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
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

尉繚子曰兵有勝於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於市
井 劉寅曰兵有制勝於朝廷者如晏嬰破范昭
之謀而晉不敢加兵於齊是也有制勝於原野者
如韓信破趙取齊皆以野戰而勝是也有制勝於
市井者如葉公子高入楚遇箴尹固與國人攻白
公而敗之是也
附六朝事迹云勝處吳邑為白公金陵吳邑也恐
白之得名自此始
春秋鐫曰當是時令白公無殺管修子高能不入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十五
乎彼賊兩卿且劫其君矣何有于一士矧國之望
危僅在晷刻而以是區區者決進退也子高之見
固若是迂耶俾世有臨難奮縮而釋賊弗討者諺
曰吾有所待也則斯言赦之矣
捫蝨談曰楚人之思葉公也若望慈父母若望歲
情孔亟已迨其入也一胃一免俯順民情真若澍
甘露于稿苗快瞻依吾言豈近悅遠來葉政固
有素孚者邪不然何以得此于民也至國寧歸老
識高子西子期又相萬矣

三軍潛涉哀公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

杜句卒鈞伍相者別為左右也句古侯反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

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

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杜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

勝也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實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

目也 劉寅曰昔越為左 卒吳分兵禦之越

遂潛涉破吳陸遜攻費棧

牙幢分布鼓角夜

本兵未至卷之三十二

十六

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趙宋時張齊賢守

代契丹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出城南持幟然炬

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掩擊大破之

是變亂以火鼓也

又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

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以眾擊

寡則吾之所以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

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

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

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

又曰倍則分之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

一術為奇杜牧曰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之一或

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瀕

分滅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眾寡每

陣皆有奇正非待人眾然後能設奇項羽于烏江

二十八騎猶設奇正循環相救况于其他哉

六韜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

本兵未至卷之三十二

十七

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

者分為衝陣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

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陣備

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

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

眾其將可走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

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雙

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

遠來勅遣孔義為前鋒逆擊澹軍孔義退而澹來
追勅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
也古人如此者多

國語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
勾踐問馬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
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
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美以而可包胥辭
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
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

本氏兵事卷之三十二

十八

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
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
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覓刑施
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

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

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

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

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

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

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

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問戰美以而可大夫

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若

本氏兵事

卷之三十二

十九

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鍾進對
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
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
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仕
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
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
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
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
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戎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

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

左氏春秋

卷之三十二

子

三十三

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埽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

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餘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

左氏春秋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

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泝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命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地又郊敗之三戰三北師遂入吳吳越春秋云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兜甲調禮兜甲又令

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廬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于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眾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圍澤也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二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傳左京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為句踐二十二年京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為句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謀也

呂氏春秋曰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闕失微則勝顯失積則勝

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攪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于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淮南子兵畧訓曰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

史記大將軍衛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會日旦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蓋縱左右翼統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魏志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棄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晉書符堅 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
寇竟陵桓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陳淑水屯管城
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
城擒震

載記慕容恪追冉閔于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
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
無謀一夫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

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
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

左氏兵略

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

晉書

軍但厲卒從旁湏其戰合夾而擊之茂不尅也及
戰敗之遂擒閔

梁書陳霸先之破侯景也擢軍於張公洲景觀之

不悅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

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王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

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

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輜銳蹂其

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大潰棄石頭而遁

北史高智 慧據江南反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

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來護兒言于
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
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
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
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
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
一鼓破之

北齊書段韶值周軍于大和谷韶為左軍蘭陵王
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與周人相對周人以步人

左氏兵略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五

晉書

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

疲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

當者亦一時瓦解

舊唐書李希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

黃梅以絕江道伊慎兵七千過于永安戍慎列樹

三柵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聲鼓三柵悉兵

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

創業起居注帝率王威等討歷山飛賊遇于河西

雀鼠谷口賊衆二萬餘人帝時統步騎總五六千

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
群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圖力而取容
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
幸無憂也頃臾賊衆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
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
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又以
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為小陳軍中莫識
所為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陳居前旌旗從賊衆選
者謂為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重
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陳
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
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
宋史張威以意創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
衆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
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
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附五代史吳越世家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
鏐遣其弟鋹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

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
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
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
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

捫蝨談曰越為左右句卒而吳分師禦之是越幸
吳之散且離得成其積與擄之勢也夫吳為越所
誘而吳卒不覺竟以潛涉取勝越師可謂善托于
隱微者矣君子謂呂覽善于談兵越子善于用兵

楚取陳麥哀公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杜聚也楚既寧將

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

右領差車與左史老林二人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

陳其可使也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子高曰率賤

民慢之懼不用命焉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子穀曰觀丁父鄰

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是以克州蓼服隨唐

大格群蠻彭仲真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中息

申息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朝陳蔡封畛於汝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誨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令尹有

憾於陳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天若亡之其必令尹

之子是與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君盍舍焉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

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

師滅陳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及鵠火陳卒亡

汲冢周書曰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

其衣服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武之時也

賈誼新書曰安于治亂父齊攻魯父老曰麥已熟

矣民人出自艾侍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冠三

請弗聽俄而齊艾之季孫聞之怒以民勤苦弗得

食又告而弗聽安于雖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

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冠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

殫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

息季孫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安子哉

後漢書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

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

又曹操欲取徐州還定呂布荀彧諫曰宜急分計

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穡穀

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操於是大收熟麥復

與布戰布敗走

曹瞞傳太祖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

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

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

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

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魏書初諸葛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糧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焚上却左右生麥以奉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敕使

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

晉書宣帝進軍險諸葛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焚上却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焚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

載記晉末宋武帝討南蠻慕容超超將公孫五樓

本氏未卒卷之三十二

勸助據大峴曰焚除果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敵此中策也超曰青苗布野非可卒焚設使焚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卒敗滅又秦符健聞桓溫之來收麥清野以待之

陳書齊人米冠都邑搔擾四方墮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乃除孔奐為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勸敵忽至徵求無所高祖克口決戰乃今與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眾軍人且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

破賊

北史齊神武所至約束軍士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

北齊書高祖大舉西伐將度蒲津薛琠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啗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以圍陝城粟不得出置兵諸道勿欲野戰比及采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高祖不納遂有沙苑之敗

本氏未卒卷之三十二

舊唐書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眾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哥舒翰使王難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下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唐語林李郭為武寧軍節度使不治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知省麥熟而徐師果敗宋史東陽園解趙方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

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今清野以俟

捫蝨談曰夏取其麥稱武之時此後世鼠竊之餘謀也不宜自周書言之蓋書不出孔壁而出汲冢言不雅馴母惑矣不然曹瞞高歡特偏霸之雄也猶能以敗麥自刑至或步行麥地奈何王者之師而忍剝民間猶哉

本氏未冬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荀瑤圖鄭哀公二十七年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杜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杜

去也林早服而為之乃先保南里以待之杜保南里在鄭城南

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株之門鄭人俘鄭魁壘杜鄭魁壘在鄭城南

晉士曰桔株之門反然賂之以知政欲使反鄭閉其口而

死林晉魁壘將門鄭攻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

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

子故知伯言其無勇何止為子對曰以能忍耻

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甚知伯也杜

後其全反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杜

晉悼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杜

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杜

在春秋後

韓非子曰奚謂貪懷背者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

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

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

人也好利而騫懷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

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

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卑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詭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

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桮楚牆之有桮高至于丈君登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落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魏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

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驕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舉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張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恠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

本氏夫是米之三十二

五十六

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着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後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

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

本氏夫是米之三十二

五十七

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又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知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知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為智

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知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戰國策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却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甕生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何如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自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且今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辭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却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趙疾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墨子曰昔者晉有六將軍而知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以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申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知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知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水經注云昔知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踵其遺跡蓄以為沼分為三派此瀆即知伯故渠也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溉灌東南山城注於汾水漢安帝所脩溝渠即謂此捫蝨談曰韓之段規魏之趙葭趙之張孟談三子

為其主計得矣亦繇三主能用之故各以其國金
智氏非無謀臣也如知伯不信何哉鄉令智過之
言用則孟談之志矜行焉國策智過曰臣遇張孟
談于棘門之外其志矜
其行必見疑矣又令却疵之言用則二君之視端
超疾愈見疑矣何至肘足加于車上而智氏分
國策曰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如
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蓋利令智昏因貪
成悞不亡何待哉彼其一時謀臣並可謂先人奪
心者故頗采焉

左氏兵畧後序

春秋之有左傳其列國之文獻魯史之
武庫乎而於紀兵為獨詳兵家言自黃
帝司馬孫吳諸篇皆以法左以事而法
備焉法以統事事以徵法法以稽實事
以待虛綜百二十四國之戰陳攻守得
失成敗星列碁布兵志之大觀未有能
出其藩者也海虞陳錫玄先生官樞幕
方當拮据樞務倥傯簡書顧日携左傳
以鉛槧自隨採其志兵者而縱橫證之
傳以倫類參以紆錯秉以評隲雜以感
概比事屬詞則元凱遜其癖約言析理

則季野讓其裁勒成一書命曰左氏兵
畧於是二千載間戰陳攻守得失成敗
又畧見於陳氏之書矣出以眎客客讀
而嘆曰美哉淵乎廣而志贖而不嚴思
深哉其詩書禮樂之餘風乎是宜獻之
當宁以式韜鈴匪直藏之名山已也先生

卷八

後序

二

百八十八

曰否否夫兵難言矣竊言亡當馬謖之
師趙括也守文不變陳餘之祖宋襄也
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昔之深於古
氏者多矣而精忠大節智深勇沈莫如
關壯繆岳武穆二侯最著范文正以授
狄武襄卒為名臣為大將謂此物此志

也余不佞不能佐軍旅第治兵言兵其
敢不深惟職司而暇以詩書禮樂相剽
說也不佞暇矣客肅然而起曰至矣哉
其治兵言兵也蓋庶幾曠疎之懼哉詩
不云乎無恒安處靖恭爾位古人一心
營職弘濟世業者是書有焉而寧獨以

卷八

後序

三

一百八十九

左盡兵以兵畧盡職也

同郡友弟楊時偉撰

左氏兵畧後序

凡有生之類惣不能無爭爭則不能
無關人心之顧欲無窮而又將以智
識其爭尤大戈矛甲冑蓋所繇以起
也春秋以前萬國綦布疆場之際易
致紛拏不得不國設兵而人習戰故

左氏兵畧後序

甲

雖纓綬之士不耻佩決拾而講鷙鸇
魚麗之事用能免於儒懦之誚而小
人不得伐其技以馮之其勢然也故
近兵農判而公卿將帥截然為二途
士君子率鄙兵事為倉超然不屑至
戎馬生郊則惴惴無矣一切讓泉猛

雄鷙之士為政安得稱不器之君子

且令天下安所見司馬瀆之雍容乎

余友陳錫玄先生馳騁百氏於左氏

傳最深嘗謂昔人知左氏祇工

或稱以富艷或詆以浮誇而不知其

留意師律傳中所叙列國兵章之畧

左氏兵畧後序

壬

二百七十五

遑遑與孫吳兵瀆及後代良將之用
兵相通西標左氏之所叙而以相通
者附之又系以論斷或有所承稟
與闇合之不楊杞殆盡使素臣復生
寧不以錫玄為知己或謂是則然矣
抑夫子不食問陳也何居余以為狙

豆之有行列寔與置陣類故曰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試觀其合也蓋夫子
嘗曰也則克祭則受福其告子路
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非折衝
豆之本歟魯齊以好曾夾谷夫子
令備左右司馬以行卒使齊人不獲
逞志清之役賴冉有用矛於齊師以
致克捷問其兵澣之所繇聞曰聞
之夫子謂聖人不知兵而儒者
兵然也否耶左氏親及夫子之門
其知之矣嘗觀劉向別錄謂曾申以
左氏傳授吳起起以授其子期期授

楚椒鐸夫起為談兵之雄而嘗受左
傳則左氏非兢兢訓詁如後代之儒
非豎屬者可知而錫玄得其微於
千載之下而著言發明之可謂
之獨見也錫玄為吳中文獻家其考
莊靖公聚書與秘府敵錫玄沉涵其
間無少間日有德角持三寸弱翰戰
秋一時無復前鋒知其撥落濛以
供綴屬第為豪於楮穎間而已
其猶甲吟槁簡而所營良與衆異
藉令錫玄得伏漢節為
天子督饒虎士捍邊於雅歌校壺之祭遵

輕裘緩帶之羊祜與射不貫札羸不
及騎之韋叡寧渠遂出其下哉天下
之不以孟錫玄猶自昔文人不能知
左氏也錫玄於當世之務皆嘗

古而折衷之若戶口之登耗不樂之

河陰河渠之移徙通塞亡不考而試

左氏書後序

八

卷八

與之言即亡不繼繼若指掌而令聽
者若蒙錫玄故非逐其偏嗜而矜
一察以自炫世者比也顧以左氏之
用心晦於千載所當揚扞且以寄雄
心見雅志焉耳書成而命之曰左氏
兵畧為卷如干為言如干間出示相

知求觀者趾相錯恐鐵裹不足護門
限於是梓而公之余以同好知於錫
玄有所撰述必以寓目間以是證魚
魯為効是書之成俾叙簡末辭不獲
命雖於作者之志未必盡知而窺天
測海抑以盡管蠡之量云

左氏兵畧後序

九

卷九

布衣陳以敬仲孺撰

同刊兵畧人氏

叙州府知府李諫 格卿父

同知邵炯 晦仲父

通判徐養正 思聖父

推官董思泮 樂文父

馬湖府知府唐淑

同知楊如春 道發父

推官牛自然

東川府通判馬可教

左兵畧

烏蒙府通判徐文煒

瀘州知州岳具仰 仲賴父

宜賓縣王憲臣 司直父

慶符縣宋進儒

筠連縣汪化中 象先父

珙縣潘紹魁

長寧縣郭之桂

隆昌縣張廷珂

興文縣趙必遷 惟喬父

屏山縣張國元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有經籍異同已著錄是編乃其任兵部司務時所撰嘗疏進於朝其例取左傳之叙及兵事者以次排纂仍從十二公之序其事相類者則不拘時代類附於前又襍引子史證明之而斷以已意謂之捫蝨談非惟無關於春秋併無關於左傳特借以談兵而已考五代史敬翔傳曰梁太祖問翔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紀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云云是左氏兵法至五代已不可用而禹謨進疏乃請勅下該部將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是與北向誦孝經何異明季士大夫之迂謬至於如是欲不亡也得乎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十
八卷傳略一卷

〔明〕董承詔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董承

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類輯練兵
諸書十八卷》提要

序

肅廟之季東南倭變一時名將若俞肝江
若戚孟諸若劉草堂並駕以有聲當世然
李于鱗輩在草堂顧冲菴輩在肝江而汪
南溟王鳳洲輩則右孟諸夫三將軍戰功
次第一一在諸記間而議者軒之輕之遂
序一
爾紛紜而况隱鱗卜築欲崛起而登壇者
乎毋怪今日之嘆乏才也予嘗經薊鎮渡
廈門指點塞垣低徊戰地黃鵠白鳬猶稱
述戚將軍不置口當日原起非常工破歲
月且費金錢無算非有人大主持於上將
斷齟隨之亦烏能告成事也哉然卒以江

陵爲累讀武夷水光石上數語未嘗不壯
 之而悲其遇也大抵人臣爲國家功不必
 自己出戚將軍著書爲後武津梁南倭北
 虜剽其緒餘足以樹尺寸猶然生之年也
 登斤斤一封侯足多哉于鱗諸公恹一大
 將名目位置三將軍不相下以予詳閱諸
 序二

集卽推轂孟諸無愧也兵凶戰危趙括易
 談之爲若翁所黜予不幾以提鈞爲諸名
 碩所抑揄乎聊因俞戚有成書當彙而公
 諸韎韐以見作者自足千秋而戚行先之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目錄

卷一

奏疏

卷二

奏疏

卷三

條議

卷四

目錄

條議

卷五

將略

卷六

兵紀

卷七

賞罰

卷八

陣	卷九	營	卷十	戰	卷十一	操	卷十二	哨守	卷十三	長兵	卷十四	短兵	卷十五	聲類	卷十六
---	----	---	----	---	-----	---	-----	----	-----	----	-----	----	-----	----	-----

色類	卷十七	什器	卷十八	儀節	附	序	傳	跋	駁	駁	駁	駁	駁	駁	駁
----	-----	----	-----	----	---	---	---	---	---	---	---	---	---	---	---

長男浣字閔孝同叅訂

明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孟諸戚公誌

新安注道昆伯王甫撰

戚之先起定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運帥入坐神機營母閭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寧歸老孝廉乞終養

詔從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閏朔胄子生斯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

五年舉介子足當鴈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才人夢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榻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諸則余所易也幼而好夫押闔多權奇孝廉從方士受大還鋼鼎烹求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王尙少保進武火大烹尙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櫻九龍敗矣頃之覆鼎而出永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歎曰鼎實有非孺子

良惟予先世無罪實亡非先世咎惟予無良孝廉以水器貯硝樓上戒勿上少保私舉火爲戲氣燄薰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之則已然且燄燄而燔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矣始舞勺隆準方願穀而鷹揚英氣勃勃其中類晏平仲居然爲萬夫雄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氣心奉孝廉命上勲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闕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錢專征不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門家少保所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少保裝歸日服事分部內子主中饋相與食貧常市一魚三斬待饑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待問有餘曰亡矣則以臠在腹而陰自奉心嗽之暮以魚腹羞少保色沮子枵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內子謝曰妾伏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子方諸孟光庚戌待試武間匈奴大入部列城守

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常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任中軍從使者、使者起文學侍從、雙唱諸偏裨、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所部慈推輟、進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殘矣、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戰、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徙、遷陳兵入疆邑、人奮鈴棘禦之、

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空可渡、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徵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期以什伍起于兵乘、兵寓於農、第西北地夷、安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站驅、乃問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陣、惡川、鵝、爲、哉、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烏夷入台州、諸旌

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新兵若發矟、至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徵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已氏故脫督府、逝將擠而代之、陰揣東南、憤客、戍苦軍阻、則扇甘言爲簧鼓、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糧求糧、無庸征調、內應者、誰然爲口實、夫夫無負神、式師、及使者彈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已氏既失策、無敢食言、寇羣益張、兵食無措、徒負長技、復

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刃迫之、斷馬尾而免、寇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前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由寇陸梁、海寇盤踞、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無人、言者謂督府兼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往余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抵旅、余操壺漿迎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嗜利如蠅、旋撲旋

集。非一大創。瞬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閩烽舉矣。少保辟入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為券。寧惠什全。天意必欲完閩。幸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身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聊然一夫。願從公殉國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劍二分。佩之。誓而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

卷五

五

勅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余上書請部。願奉

詔。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聞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強。今且必往。傳達三宿。聞寇入莆城。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闔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冠豸飛將軍如虎。枕藉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綱脇從。視首功居多語。

具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卽位。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廷臣議

召譚司馬威。總兵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

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十部。東南虜馬積威劫

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案外舍兒。視

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為功。級既賸而賞有差

剗。潰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曰當戰。鮮不

擊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

略

六

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

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氏部。每

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

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

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亭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

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

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

庭。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散矣。如不入何。第捫勿談

舍性命、總戎自言世受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襄敏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大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寔矣、失言薊當有督、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官、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邊圯、通

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跨、皆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饌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虜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

里之役、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為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為植、少令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皆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緡、伍戌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引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

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人衛兵、策應、主兵戌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首、次首功、軍收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朝、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北、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系將

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中軍。署都督同知。克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秋如故。及江陵當國。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器械。器履諸開。監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闔閭。比還報。悉以次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勿荷。既而進修薊功。通進左都督其

加秩則少保。子少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保若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領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閩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公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驚而張。先後有子皆不祿。少保陰納陳姬。舉所國。安國。服國。沈姬。舉呂國。楊姬。舉輔國。薊人露諸姬多子狀。月操白。

亦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裹甲入寢門。號咷而慙。祖禰乃大慟。一品亦棄。乃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之。安國既受室而傷。一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者。惜日鷄三號。將星隕矣。祚國守增廣生。曲周公趙之入襲。少保先以閩功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胄子壽國。薊功論最。

上命任子執金吾。通計部功。即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核冊授記室。上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冊亡矣。乃僅襲祖。得指揮僉事。不追以貴。格問本兵以少保功高將請。

卹典既曲。周公就木。請姑有待。而後發喪。少保在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鑒鑒見諸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

諸職方既去，剽畱千金造卿相載歸，閭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非智者與？蓋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古今以少保當國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夫岳于不辜，華陽非

世祖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卒以牖下終焉，豈真天定乎哉？

戚大將軍孟諸公小傳

南蘭陵何言膽丈父譔

公諱繼光，字元敬，初號南塘，先世定遠人。

高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略地，以戰殤。子斌受職，有開國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僉登州衛指揮事，宣無嗣，有弟曰寧，襲之。寧生景通，即公。父孝廉將軍也。公隆準方頤，沉毅有度，具文武才，弱冠服官，累部良家子備胡，曉暢北邊利弊，有請纓之志，無地

也。尋以備倭擢都司。乙卯，參將事于浙，正巨寇徐海王直等勾倭內訌，變起倉卒，勅調諸省及土夷諸客兵，狼心難控，且肆剽掠，愆期以至。遇寇復遁，于是公有練土著之請，眾譁然。雖之，公因募丁烏傷，勦陣使習，名曰鴛鴦，取其短長兵，參差相衛也。節制一新，脆弱皆武。因而犄角，遇寇身先奮擊，台州花街、白水洋等處九戰皆捷。烏夷畏之如虎，江右山寇黎天明等，糾上杭邵武等賊七千餘眾，縱

橫鉛山貴溪間撫臣邀公分兵兩援之公曰非兵法也萬一風雨賊或變更則兵勢孤矣所謂分者祇于十里餘分而度其必合合而可使或分正如率然救首救尾乃爲得計既而諜報賊果焚巢移屯上坊然竟忤撫旨寇平賞卒不行迨壬戌閩以島夷猖獗當事謂公所部兵訓有成效亟請以援閩然閩且不保

詔下公總材官練卒以往公初啓撫道集注林部署

三大營機宜公進曰俞劉兩公拒賊數月今一旦掩而有之以何以堪願請身當敵衝兩公爲翼擊功賞共之不敢顧衆嘖嘖多公讓也公破橫嶼牛田後勢如破竹而兵以格江右之賞咸沮公曰兵者氣也不惟却陣挫氣不可用而戰後泄氣亦不可用必再盈而用之故其用不窮而氣常勝是以賞冲鋒者幾退縮者乃進時賊結隊攻仙遊製呂公車高城丈許三面蔽以竹木綿瑄綢繆數匝內層

梯布階匿賊百餘衆直通城堞車頂復駕飛橋度越女牆城中危且旦夕公大驅賊還遂以火攻巢車悉燬自此王倉蔡坡等處轉戰俱捷復圍陷城者七搗龍頭殲吳平山海戡安大定公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中軍署都督同知

上命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任子壽國丁卯秋東西分犯塞攻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

上趨召公旋以流言使殿京營公忠孝人也盤錯彌厲

乃商輔兵策歷陳自強狀如伏波聚米詳具全疏中私令當事開誠納之募三輔而張六師公得頗制惟所批導商車攻出沙漠焚老上封狼居胥此其時也部持兩端不可遂出爲總理薊昌三鎮練兵因上邊事復兼鎮守力請募南兵教車戰因塹堙建臺堞亘二千里屹然金湯臨敵聲援聚若淵魚奔若超忽小入大入戰卽創虜生俘渠酋長禿以歸諸部懾公威奉漢索惟謹薊功論最

天子勞苦公官任子執金吾先是趙高在事或蜚流言
不有江陵公幾殆江陵故習外事目屬公而心
多之公願得連十萬衆問罪何奴遣

中國數十百年之安江陵避公親若左右手寬中制
以待上功及江陵歿齟齬條起有喙三尺公竟量
移而賣志于牖下公春秋纔一甲子也初孝廉將
軍王白始舉公操之嚴公恭履過庭孝廉大詆曰
童子何知恭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

補

四

不爾歷爾將餐卒伍以自封難爲後矣竟裂之乃
謂知有私孝廉者曰何以遺後世孝廉呼公慰曰
吾遺爾不貲藏之

帝所富盛矣且不戒心于盜迫公入長安設祖郊外復
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母輕用之公蹠進曰見當哀
益何敢損以故四提將印佩玉三十餘年野無成
田囊無宿餼惟集書數千卷而已公著作甚盛垂
訓有家乘愚愚稿交游有箋牘詩文有橫槊稿簪

國有請兵辨食芹稿奏疏案牘治兵有紀效新書
練兵實紀儲練通論哨守條約諸集夫識時務者
號爲俊傑俊傑在識時務所極重者而亟返之不
然如腹笥如懸河亦安濟緩急乎哉使今日如公
以浙用浙在薊則願堂堂正正得一當虜何至以
客兵苦途而以徵調騷海內也公慷慨公忠嘔心
任事故隨地輟效至今功德猶在人心目間三十
餘稔薛伊竟無有爲公鳴諸

傳

五

天子今首揆特疏請之以慰拊憚以風後起且錄公後
公可以吐氣千秋矣公亦歟子公自謂出奇計始
得之丈夫子四長祚國以祖職起官次昌國執金
吾新晉二階次報國興國皆庠生

江陵公業

聖明已憐而胎雪矣如公勞苦功高乃忍終嘆公哉

然竟以此而身後贈諡之榮未有及也江王諸
名公亦不得爲公立傳刻成無以弁諸首聊綜
其略使觀者有端緒云戰功次第詳誌中

重訂批點練兵諸書卷一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奏疏一

○○議處兵馬錢糧款

臣所以歷年屢捷建功三省者皆士卒服習所致自今以往士愈悉知臣意臣亦愈識士情凡所施行日益安妥今蒙前命欲臣帶素練舊兵以往則四十一年闖功因總督去任功賞不行軍信久失

兼有分境之命徵調更以不便况前兵俱係故家大族卽調亦難久留若臣單身赴任則閩中素無一兵必待教練有成非三年不堪試川方今大厄在前勢如燃眉豈容一日有緩矧禦侮之策不過足食足兵而今日之閩又大非昔比其在編民絕無干擾且動稱激變况欲徵民稅以養兵其在兵伍稍嚴紀律卽甘犯不馴况欲盡軍法以從事今處閩之策須聚素練之精兵新舊相兼務足二萬

先量處未踐功賞三分之一仍備糧餉器械以十萬數仍加編齊訓一之功將大寇蕩平庶海寇知懼而戒其再犯之勢山寇斂跡而杜其作亂之源然後漸開征歛以儲養兵之蓄未爲晚也俟臣漸練土著有效然後撤浙境之兵安撫之大計莫踰于此伏望

命下部議臣素練之兵毋離其將閩省空匱作何處辦庶有裨益焉耳

一請兵二萬者臣先援閩率兵六千人自溫州入興化將二千里山深瘴重步涉勞瘁不服水土沿途病者已千人今以二萬計之甫到彼而病者姑約二千孤身客地每病兵留一壯兵調理計虛二千人臨陣每十人留一人守軍裝一人代炊爨兵共約又虛三千人由是計之則二萬之衆未交鋒而已虛六七千矣及既交鋒則得萬有二千此臣已試之明驗缺一不可也

一倭器精利、輕生善鬪、中國之兵、信非敵手、然臣每向輒勝之者、蓋臣以節制、當其利器、以分番當其勇悍、今興化島寇、將及萬餘、且山寇蜂起、亦以萬計、臣卽以二萬兵、除病者、守者、炊者、外、僅萬有二人、況客兵未諳地利、倭寇慣能分伏、必將抄伏之路、一一按堵、俱不使出臣之穀、以爲臣襲、方可進戰、以一枝爲正、卽得二三枝爲奇、又聞兵語言、與倭無異、多爲賊應、而浙兵難與合營、此臣所以必請兵二萬也、

一臣所請素練者、蓋因閩事急如燃眉、無暇熟練、今素練之兵、見有五千、每人聽其間帶子、姓生兵一名、卽可立得一萬、新舊相間、日月之間、俱爲有制之兵、如盡募生兵五千、非二年教練無成、是浙兵卽閩兵矣、臣亦無所施其救急之策也、

一臣所以計費十萬者、因用舊兵同往、須無失信、如去歲援閩、江西身經數戰、斬首三千、官兵白

衣在行間者、日夜望一介之命、今尚未蒙勅覆、況浙江原認福建功賞八萬兩、旋以總督被逮、已解中途而輒還、士心寧無失望乎、且兵士俱係名門大族、各有身家之累、今遠戍福建、必優恤安家、以二萬兵計之、共得六萬兩、再量給舊功、約四萬兩、此所以請十萬之數也、今閩倭寇往來無時、登犯莫測、防禦之兵、必二萬預備之糧、須兩年而閩上無庫藏、下乏徵輸、倉忙空匱之際、將士枵腹以執銳、此勢之必不能者也、

一伏觀

祖宗建設、以將領司統馭、藩牧司軍餉、憲臣司糾察、撫臣兵備、專司調度、一代之制、誠爲盡善、但職業既分、而協恭者少、兵戎以鼓舞爲先、臣不過司統馭之職、而于兵食餽餉鼓舞之具、不能兼運、况臨敵機宜、在于頃臾、而有司乖和、兵氣所繫、至調度之官、處臣輕重、又有司觀望所在也、臣連年歷收徵

效者乃總督信任之專假以便空而弗遂制其機以故有司信從協心共濟兵民合一之所致也今閩浙各設提督而兩省事權已分其運籌大臣既已各司一方而臣以武弁職在身先士卒乃兼任兩省欲臣之無掣肘難矣况兵出于浙而遠事于閩豈爲長久之便伏望

皇上憐將權之日輕機宜之掣肘兵食之不相爲謀

勅下廷議亦如往年浙直事例使浙閩兵食事體處處

類

卷一

五

歸一母顧此失彼因遠遺近方能犄角成功不致

延蔓貽害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請重將權益客兵以援閩疏

嘉靖癸亥

竊念臣一介武夫節因軍功謬叨

聖寵寄以一面每切感恩思報之誠勉竭駑駘奔馳之力但照倭奴驚悍技精須用素練節制勁兵以五

當一始爲萬全其連年調勦隨向克捷者良由軍門嘗付臣以萬餘教練所致至於統督經過秋毫

不犯旗鼓一臨衆莫敢後雖由恩威並濟而其畏威不怨者又由臣任浙江台金嚴將領與兵備道協同地方親入衆兵之籍一切頑梗奸宄之徒逃匿之弊皆得併其妻孥制其死命故能得其死力今春因破府衛巨寇奉

欽依新舊增募一萬餘名赴閩仰仗

天威克收全捷亦臣初出浙江人心尚屬維繫今任福

建與浙江勢不相屬而見在兵士不過上畏

類

卷一

六

國法及念舊義而已夫以不相聯屬之勢而加之以

違土思歸之情兼閩中兵餉計日可乏遂將部兵

議分二班止留六千防守秋汛是亦不得已之計

奈何閩地三面濱海前兵分布三路愈見單弱近

十月內節據福清泉州漳興寧等處報稱陸續登犯雙桅倭船共大小六十八隻前後倭寇二萬有餘

緣臣部兵既勢單於分戍又病傷于久勞十人之中瘡痍過半軍門調度宣布

大威鼓舞再奮，于是水陸已經共奏一十二捷，擒斬焚溺已及三千余徒，兵士勞病戰傷，又去其半，前項警報捷文俱附在卷案可証，奈何賊日奔至，兵力有限，今戰剿不盡之倭，尚有萬餘，見攻仙遊縣城，臣以疲兵再加選料，兵雖至愚，亦知衆寡莫敵，其應踐班浙兵又皆爲所隸已殆，百計阻撓，而沿途設禁，不容入閩，無怪乎兵懷故土，如驕子而不可用也。今臣仍一面督整疲兵，聽奉軍門親行調度，相機剿剿，恐終不能一鼓即收全功，縱使身殉馬革，何補于閩？計今見在賊數，非精兵三四萬，不克蕩平，欲行赴浙調募，既明禁於官府，又暗制於有司，臣以不能制其死命之權，而川思土喪戍之士，求必得其死力，誠未見其能濟也。設使奉旨召集，亦須用舊頭目，恩重法輕，情義聯束，而閩浙山川險阻，又二千餘里，兵衆日行，僅可二舍，亦恐遠不及事，而況有此分限之艱難乎？殊不思八閩萬

一不保，亦不免賴浙江江西廣東三省之精兵，以圖恢復，與其收功于焦頭爛額之秋，豈如早爲曲突徙薪之計，其間難易輕重，不待智者而知也。又查閩中倭寇，於上年攻破興平府衛之徒，僅五六千之數，今年入犯，則二萬有餘，設使倭再獲利而歸，必空國入寇，夫八閩之禍，不在倭夷而在山寇，與心腹之間，其山賊之消長，迺係於倭寇之有無，苟兵力不濟，威名少挫，倭夷空國而寇於外，山寇乘隙而生於內，八閩立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又據獲到城中被擄人林三供稱，今年倭賊共有二萬七千，先來明春尚欲大舉，今秋所登之數，及在海未登節報船隻，其言頗驗，則明春之說爲可信也，爲今之計，伏望皇上軫念八閩，爲江浙唇齒財賦相隣之地，處臣以統一浙福之責，重以節制調度之權，太阿之柄，務歸將領，庶法重而心齊，威尊而令舉，又通以游援之

法順其重土之情。斯人人樂爲效用。可以解目前之危急。待來春之劇寇。庶幾其有濟也。若仍以臣匏繫閩地。羈縻久客孤兵。冀出死力。汎掃強奴。所謂置飛翼於叢林。驅虎豹於江濤。實非臣所能。

○○經略廣事條陳戡定機宜疏

嘉靖丙寅

竊念臣本駑駘。世受豢養。惟所任使。務在捐糜。邇蒙

皇上置臣八閩。授臣專閫。功微賞溢。力薄任難。夙夜皇

頃輯

卷一

九

皇惟不能仰酌萬一是懼。近奉

明旨。兼管惠潮地方。及伸威營務。蓋畀之至重。授之至艱。臣自知其不勝任矣。顧惟武臣以滅賊爲義。以

狗國爲忠。臣受

殊恩。敢不慕義竭忠。以圖報稱。竊見各省軍務。並設鎮巡。然皆撫臣效謀。鎮臣效力。猶之股肱心膂。相須而後成功。故凡一切軍情。悉由撫臣建白。而後折衷於兵部。取裁於

廟謨。指示發縱。勝算具在。武臣猶走狗也。驅之則前耳。

乃今臣在福建。而惠潮則隸廣東。伸威營則隸南贛。各該撫臣。厥有分土。事非畫一。謀豈僉同。揣臣以一身周旋各省。三軍門之間。身難分投。才乏合從。聯遠爲近。幹異爲同。委非所能。亦非所職也。若臣復拘常調。不盡直言。或情狀未悉。

上聞。而許謨亦難遙度。必俟論定。而後從事。其如曠時

廢事。何哉。臣竊以今日之廣東。猶五年前之福建。

閩

卷一

十

福建外患雖重。腹心受傷猶輕。廣東外患雖輕。腹心受傷最重。受傷之說甚長。臣不敢引遠。請借福建爲喻。福建嘗苦倭寇。不啻十年。亦嘗設鎮巡。計兵食。日不暇給。而卒無尺寸之効。亦以實情未盡。上達而處置未盡得宜也。至都御史游震得。譚綸。據實上

請。乃發

內帑先後共五十萬金。許募臣素練之兵二萬餘衆。

鼓行入境，戒心已寒，易若倭蒙順如破竹，海倭山寇，以大蕩平，繼而都御史汪道昆與巡按御史陳萬言協謀調度會計軍儲，易置將領，至此三更方略，然後閩事粗定，大病始除，此已然之效也。臣於上年追剿吳平殘黨，深入潮州地方，則見編戶逃亡，賊巢聯絡，臣詢其故，厥有由來，蓋潮惠去兩廣軍門遠在數千里之外，此中脫有嘯聚，官司多不實聞，率以招撫爲善謀，以羈縻爲完策，既入其笠，

卷一

十一

或又聽地方報仇，或自復誘致要賞，上既無信，下自多疑，以故招而屢叛，叛而復招，遠近效尤，其不爲盜者幾希矣。兼之責任未明，章程無定，兵食誦乏，郡縣恣睢，卽能如救閭者救之，猶懼未易爲力，故臣不敢以出位爲嫌，條陳十事，倘蒙

采納，見之施行，使臣有展布之期，或可收實用之績也。
伏乞

勅下兵部，速賜議行，則百粵底寧，而八閩愈固矣。一定

廟算，臣聞未戰而廟算勝者，多算也，多算固用兵之所貴矣。然必先知彼而後可以語算，賊情不察，廟算何由定哉？惠潮之間，盜賊充斥，非其性殊也，盜賊初起，若火之始燃，有司能預戒而撲滅之，易耳。顧任茲土者，隱忍而待之，致釀其頭角已成，羽翼增衆，却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又或賊巧布私賄，以堅招撫之議，甚者損民產以授賊業，遣賊官以贖賊巢，惟圖苟免，一時不顧遺患四境，此直司因循之弊也。及其計難掩覆，或又重購募賊，輕調鄉兵，紀律不明，機空不審，驅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爲奇功，稱寧謐以掩罪，任其鋪張，莫之究詰，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爲之辭，不曰激變，則曰仇殺最甚者，劫虜命吏，攻襲城池，只令縛獻，麼麼便可塞責，大愆首惡，猶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及或有實心聽撫之賊，捨戈戟以事耕樵，官府明與要盟，給牌票以爲執照矣，而又爲

附近寨堡之民。乘其稱撫無備。截路擒殺。不容到官。而撫賊以情告官。告吏。又畏庇賊之嫌。置於不問。且有一等有司兵將。欺其聽撫解嚴。復掩襲以爲贖罪立功。遷轉之資。于是撫賊不得不又稱變。是其始爲賊也。雖習染之非。而使其終絕自新之路。卒老死于賊者。亦誰之罪哉。此盜賊怙終之情也。夫既有招撫信照。而又貪功報私。激之使變。孰若不先招撫之爲愈。與其賊勢方張。而乃屈已求賊。免懇就撫。孰若不激怙終之爲得哉。且臣聞招撫者。亦以赤子無知。脂

卷一

十三

朝廷好生之德。許其革心改慮。咸未聞大懲首惡。亦德而撫之。撫而復叛。又德而撫之也。夫盜賊于紀典刑具存。乃今知有招撫。而不知有典刑。是餌民爲賊耳。卽如臣所親歷揭陽海豐二縣。爲大巢者三。皆爲惠潮亡命所據。綿羊地方五十里之內。爲大寨者不下什數。皆咸稱撫民。其實江

卷一

十四

閭亡命。據良民之田廬。據良民之妻子。安然坐享。莫敢誰何。揆厥所由。寔有司以此委之耳。夫有司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爲良民則有屈莫伸。爲盜賊則無求不遂。彼何憚而不爲也。始而一鄉漸至一縣。始而一縣漸至一州。趨利如流。勢必所至。民間生業日荒。正歛日急。方諸盜賊。苦樂懸殊。兼以劫於盜賊之積威。諉於官司之無恃。知不從賊。將不免於死亡。於是去而從賊者日益多。而賊黨日益盛矣。卽不從賊。亦皆不納糧差。不服分攝。以爲故智。有司將計食。則一城之外。無供輸者矣。將舉兵。則四境之內。無可信者矣。夫誰患若此之久。失事若此之頻。使在近地通都。不能無煩宵旰。徒以孤懸僻遠。迄今始聞皇上不以臣爲不才。使得當事。臣安敢因循蒙蔽。復蹈故轍乎哉。或以臣擁虛名。可以遙制。臣自料權力不能加於兩廣軍門。兩廣軍門具文武之材。負當

世之望獨以地理爲遠未易奏功使臣徒恃虛聲不求實用鮮克有濟或謂臣有偏裨可以分遣鎮閩中官兵一一乞假於鄰國且各有信地難以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或謂廣中久恃狼兵可以調用兩廣用兵故事賊之初起恒以地遠不聞事聞而後計兵食兵食備而後調狼兵遷延半年狼兵未至賊已稠載歸矣狼兵跋扈不馴行止自便未及旋踵賊復出巢此往事之可鑒者也故臣

願

卷一

十五

請先定廟算有二策焉其一先驅有名大將計若干處倡亂首惡計若干人臣舉銳師連破數巢軍聲已振仍還福建日後賊起又復起兵即是廣東大征之例亦一道也但兵微則賊復起譬之春草旋燒旋生惟或臣於未入境之時而條議奉有欽依之日先行有司區別各縣某都某圖爲賊某都某圖爲民某某赴縣糧差某某負固不服容臣會同撫按宣布

朝廷威德播爲告辭務盡下情昭明信義徧揭境內曉諭通知自臣未入境以前不論爲賊爲民已撫未撫有罪無罪悉與煎除然後臣提重兵駐潮州府先令近縣鄉村樓寨俱着的名寨長開具本寨戶口若而人事產若而人縣官赴鎮巡衙門親遞執結田土作何開種里甲作何應役糧差作何徵利定籍在官寨長每月赴縣遞結果能一一遵守卽爲良民如或抗違卽係賊黨仍再差人曉諭不

願

卷一

十六

服然後發兵加誅既已復役在官如有仇民稱兵阻殺比照邊方誘殺撲殺勾惹逆黨之例一體處治凡此復業之家暫免賦稅一面擇任良有司勸課耕種使一二年後漸有收穫方議輸納以漸而供軍儲一面分布將領選練丁壯充爲土兵以漸而減客戍此則一勞永逸可爲千百年休養之圖矣

一專責成臣聞兵貴神速不聞巧遲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惠潮故稱盜藪、軍門遠隔蒼梧、軍書往來、不啻兩月、移檄甫至、機事屢更、臣前已言其不便矣、不特此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而將士待哺、于兩月之外、以故水陸悍卒、或致脫巾、未必皆悍卒之罪也、古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於呼吸之間、而侯賞於兩月之外、人必不勸、未必皆將兵者之責也、軍機所乘、迅雷不及掩耳、而責成于兩月之外、師出無功、亦未必皆不善戰者之過也、故居蒼梧而笑惠潮、猶之汲遠水以沃近火、斷斷乎其難濟矣、近如福建、臣駐省城、日與軍門監司、朝夕謀議、卽有緩急、聞警輒行、一切軍需、無不具備、軍門居中、則監軍代將、監軍處守、則軍門視師、分任各道、責成有司、機宜何如其速、操切何如其密、吏民則又以臣任事日久、頗効微勞、執禮輸誠、曾無齟齬、是以上下一體、血氣周流、文武一心、臂指相運、兵威感奮、由必成功、良有以也、夫臣之愿

竭忠于

皇上者、非有擇于閩與廣、則

皇上之所以用臣者、亦以視閩者視廣、而後臣之收功于閩者、不至致罪于廣耳、乃今役臣於境外、而無所附麗於軍門、臣一武夫、何益於事、縱蒙特出簡命、假臣便宜、惟有罰逗遛、禁騷擾、則臣所可自盡耳、然必信賞而後罰、可必亦必足食而後禁、可行至於節制有司、調度錢糧、雖兵備海防、使非素有風力、實心任事、亦多掣肘、況臣名位徒重、事權本輕、又安能爲有無也、以今益臣信地、乃在三軍門之間、將以專責屬之南贛軍門、疆域不更、調度不便似矣、而錢糧仰給於廣省、必不能舉全省之力、以應之、未可也、將以兩廣軍門爲遠、暫時移惠潮、竊恐舍堂與而出戶庭、不能無却顧之患、未可也、將謂暫以惠潮屬之福建、則福建軍儲、不能自供、客兵皆出召募、爲已猶或不足、兼濟必非有餘、未可也

也。或謂改設總督于南贛以專之、或謂暫付福建軍門而歲議兵糧助之、或謂廣東暫設軍門、事寧別議、事干大計、非臣所敢妄言、但臣之責任、分于各省、徒依阿于未任之時、不責定于既任之後、則每事掣肘、動輒得咎、臣固不敢目蹈前車之覆、激而進之、亦不過挺身行陣、而決一死以塞責耳、夫何益成敗之數哉、如蒙

勅下該部、先議惠潮、及伸威營務、應屬何處軍門、庶使

聖鑒

卷一

十九

撫臣得畫地以協謀、而臣亦得因人以成事矣。

一設監軍、照得福建用兵、調度則在軍門、紀察則在巡按、統兵則在將領、處置軍需、稽察奸弊、則在監軍、各任其職、戮力同心、始克底績、惠潮去兩廣軍門既遠、去廣東省會亦遠、有事調發、則錢糧器械、不免取辦于有司、苟無專道監軍、必至玩愒悞事、乞照福建事例、設立監軍一員、臣在閩則福建監軍同事、臣入廣則廣東監軍同事、居常則料理

錢糧、繕治器械、遇警則隨營督察、轉運供需、然軍旅之才、與俎豆之習、稍異、應變之具、與守常之士、不同、必得其人、乃為共濟乞

勅下該部、務選見任閩廣中、素有風裁、練習軍事、經歷戎行之人、以克其位。

一置將領、臣叨主將之任、領兼攝之司、必居形便、而後可以握機、必擇材官、而後可以分職、自今籌之、臣居閩、則廣事難於遙制、居廣、則閩事不無後

聖鑒

卷一

二十

憂竊計春夏急在備倭、空居閩省、秋冬利於剿賊、空住潮州、若非分任、得人未免顧此失彼、即今任將之善、空莫如閩、三路五寨、各有司存、行都二司、互為出入、鎮巡標下、並列將材、然皆兵部詢謀僉同、選擇而使、今之在事者、又皆臣與原任巡撫羅御史譚綸、在浙儲養之士、及今撫按交章薦舉之材、故足賴也、潮惠及伸威營、視閩信地更廣、積寇倍多、任用將官、恐可不慎、乃今惠潮則有守備、潮

惠則有叅將、伸威營則有叅將、有總兵、無食、無兵、徒擁虛號、故無成效。况臣通計信地、不下數千里、而責成一人、使非知人而善任之、孤立何濟。臣請惠潮各設守備一員、伸威營叅將照舊添設分守、惠潮伸威營副總兵官一員、駐劄潮州、各該守備叅將一聽副總兵官節制、副總兵官仍聽臣節制、其各部兵馬、聽臣分撥、大略皆照閩中事規、各官皆以浙閩歷戰有功者、克之兄在人員、另議別用。

卷

三

如此則將領皆一時之選、而閩廣如一人之身、即臣居廣居閩、惟其所在、小警則隨地剿捕、如遇廣警勢大、則臣盡移閩戍、併以應之。臣恐不援、動舉全力、篋不濟矣。閩兵入廣、則工食錢糧取給于廣、廣兵入閩、則工食錢糧取給于閩、唇齒之邦、互相係附、計之便也。一用部兵、近該臣入潮惠、未見彼中一兵、詢之民間、則畏廣兵甚於畏賊、謠言賊猶梳也、所過猶有所道、兵猶篋也、過則無遺矣。廣兵

有四、或鄉兵、或募兵、或賊兵、或狼兵、未練鄉兵、遇民則行劫、遇賊則先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諜、參半其間、彼中謂在昔將官、往往引狼入室、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矣。賊兵則以賊攻賊、古之人皆用之、然必元氣盛、然後可以張吾之積威、積威張、然後可以制彼之死命、何謂元氣、親兵是也。彼知吾能使之生、能使之死、於是莫不洗濯以迨死、而黽勉以求生、此而用之、誰曰不可。顧親兵一無足恃、赤手而用賊兵、股大如腰、必至不掉、變生肘腋、流禍無窮、其不可也必矣。狼兵玩事日久、觀習日非、調發愆期、去番由已、所過虜掠、慘不忍言。曾未聞軍法一行於彼也。兵驕如此、將安用之。誠知兩廣必不可廢狼兵、要未可恃於今日耳。昔廉頗爲將、必用趙人、今必用臣、非用素練之兵、不可。但閩募兵於浙、浙人猶多阻撓、將欲移兵於閩、閩地孰與防守、乞

勅該部申諭浙江軍門開募兵之禁俟廣東錢糧到日

容臣親詣金衢溫處等府選募節年經臣訓習會

克兵者子弟三萬每名各給安家銀三兩約以三

年爲限方許下班舊部材官除各衛所見推管事

外其餘閑住及空閑者容臣取用領兵緣臣居浙

七年儲養亦多壯士與其棄之無用孰若相濟成

功是卽謂必用趙人而不難於責效矣然徵兵於

浙又必取道於閩蓋江西素未調兵難與慮始閩

卷一

三

中自昔多事安不忘危大兵經行亦足彈壓萬一

警急又得借而用之是爲廣亦爲閩也且在閩則

春汛重而秋汛輕在廣則春瘴不可入山而秋冬

方解如遇廣事重大容臣知會福建軍門候防秋

汛無虞亦可借調入廣卽以閩省監軍督往至冬

畢徹兵還閩是則廣於有事之日可以借力於閩

閩於無事之時可以資餉於廣相濟而非相屬矣

一復舟師臣惟芟草必除其根治水當從其源漢

臣諸葛亮先定南中而後北向用是道也故欲求

內治之安必先除海上之盜循蜀之南中水草之

根源矣廣東舊設水寨沿海衛所官軍坐駕鷹船

備非不周法非不善邇因柘林水兵之變遂議罷

之是因噎而廢食也或調選緇海上商漁船隻分

爲二班一班殺賊一班生理不爲無見但此船自

駕必挾已貲遇賊則利害切身人各爲戰故戰無

不利一屬于官於已無復利害兼之粵中調用水

類

卷一

三

陸兵則功既不賞敗亦無罰皆由官司無有主兵

勢不可行相沿已久倣效日甚惟張虛聲以費官

帑誰肯捐軀不測以圖實效哉欲用此輩必須設

有巨艦握有重兵必得質直有幹廉靜無求者駕

馭之然後彼爲我用假令孤立無威而盡置反側

于左右驅之蹈重淵臨鋒鏑雖馭不失其道食不

違其時抑且不能矣况未必然耶又照烏尾船雖

大外少牆壁內多棚蓋櫓人難立火攻易燃必須

用福建白艚，相兼互進，此南灣已試之明効也。爲今之計，相應亟爲南澳善後之謀。福建設水兵把總一員，克爲南灣東路、廣東設把總一員，克爲南灣西路，仍以叅將一員統領，駐劄大城，其叅將把總，必須會于閩浙習服舟師條約，實心已試之人。每寨各造大小船隻六十號，各用水兵二千五百人，造船置器募兵支糧，在閩屬之巡海道，在廣屬之海防道，西路卽坐潮州橋稅，先儘水兵工食，船

卷一

五

隻器具，每年額費之數支給，其支糧規則以照閩例，如遇賊衆船少，在閩則調刷月港等處船以益之，在廣則調刷烏汀等處船以益之，事畢卽散，如此則我之節制舟師，居什之七，借用船隻，居什之三，我重彼輕，然後可責其用命，仍定信地，在閩則舟駐玄鍾，北至浯與爲界，在廣則舟駐柘林，上至惠州盤園港爲界，廣東南頭船隻，仍舊專備省城，東接盤園港，西量移上西海地方，如此則海防豫

修而疆事克舉矣。

一議軍儲，臣計潮惠地方，萬山接聯，皆烏道叢林，而兵生賊熟，以攻圍之略言之，堂堂交鋒之隊，雖有限諸路把截之用，則尤多。正陣之外，必設奇陣，之備，庶敢深入而不爲奸賊掩伏，所中故戰無不捷矣。除把截則臨時酌量山川形勢，賊情衆寡，措調鄉兵外，其節制之兵，約非三萬，不足以成功，每歲糧食功賞軍火器械，非銀三十餘萬，不足以供

卷一

五

應，臣聞廣東養兵之格，日給口糧二分，行糧幾釐，蓋彼中常調狼兵，每以五百爲千，五千爲萬，自號虛數，不服點查，官司雖減其口糧，而彼以二人之養養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行糧皆入頭目之手，而各兵分行劫掠，以給饔飧，官司雖減其行糧，而彼侵收於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臣在浙福，每兵日給口糧三分三釐，行糧一分二釐，徧查事情，猶若不贖，蓋臣兵列處，先聽監司查點，一名不虛，經過地

方秋毫無犯故與廣東所處不同今臣入潮惠各兵口糧行糧應照浙福事仍必處三年之食使無卻顧之憂然後臣可一意用兵如前所陳末議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及境內事定亦如福建故事選練土著漸減客兵蓋師行糧從今日第一義也乞初該部從長議處預待支給臣若冒破官帑而無成效臣之罪也

一議賞格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廣東賞格賊

類

卷一

五

首一顆賞銀一兩此所以待賊兵待狼兵而非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今募浙兵依臣紀律在伍必稽其實數沿途必禁其騷擾臨陣必責其成功兼之不計奇零不殺被擄不蹈妄冒諸弊得級一顆止賞銀一兩安能致其死力哉查得浙江倭功每顆給銀三十兩從賊十五兩今止見給五兩上班下班則十兩從賊雖十五兩今止見給五兩上班下班則省城有擒過州府則有司有擒衝鋒則有懸賞陣

亡則有衣棺戰傷則有藥資病故則有優恤此又閩中之加厚客兵而用為鼓舞者也今調入潮惠視閩又遠千里賞格縱不加厚亦不空反薄於閩臣謂廣中所用之兵空分三等如用賊兵則給行糧而無工食功級准與贖罪而量賞花紅如用狼兵仍照狼兵之功賞糧餉若彼能聽臣選閱受臣約束亦以浙兵之例待之但所調浙兵一切功賞優恤必如閩中事例如此則兵心感悅而無不用

則

卷一

五

命者矣

一正體統竊惟統萬眾如驅一人必以刑名分數為務今之用兵統督征勦固在將領分任責成猶賴有司必須文武協和方能濟事臣在福建幸而撫按同心無少扞格有司觀感相與共成凡茲尺寸之功誠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今兼潮惠其事猶難蓋倭患來往有時一經蕩平其禍遂寢似無事于有司矣山寇出則為賊退則為民必撫剿互施

相機而動其安集撫循轉輸策應皆屬有司假令偏拘阻撓鮮不敗事伏乞

勅下該部議定文武相承體統武職自副參遊福廣三都司文職自知府以下如何節制凡臣所行係干軍務有司務要着實奉行府佐縣正等官聽臣從空委用如有抗違阻撓及違誤軍需隱蔽賊情者容臣提送軍門施行必與臣處斷該管上司勿得偏護撓臣行事又照臣叨十五府三州地方之寄

與各邊盡守數百里之總兵不同臣從事於三軍門之間與一撫一鎮事體歸一者不同今

皇上既以出格責任付臣亦乞以破格事權處臣伏乞
另降

勅諭一道

天語叮嚀嚴重務要文武官司從實遵守庶使臣得以展布如此而不效者臣之罪也

一假使空竊照山寇之起伏無常軍中之機空貴

速因敵轉化其形莫窺或撫而示之剿以奪其心或剿而示之撫以緩其計或致賊于榻下而與之共卧或餌賊以餽遺而離其腹心或特懸轉化之權或徯責有司之失凡諸間諜不避嫌疑伏乞大語開示同事大小諸臣容臣得以便宜從事倘機事方密功用垂成母倡流言以報私怨使臣無所顧忌庶能勇往成功也

○上應詔陳言乞普恩賞疏 隆慶丁卯

伏覲

詔書內一欵各邊將士立有戰功往往勘覆稽遲賞不足勘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限三箇月以裏勘覆如有遲緩卽行叅論欽此欽遵近該使臣捧到恭行間讀萬姓歡呼三軍鼓舞仰惟皇上龍飛初政首念邊陲鋒鏑微勞致勤勘覆申勵臣節博詢直言內外臣工仰承

詔旨莫不傾心陳力而廝卒之微咸思奮効于邊疆臣竊一方將領

恩養有年敢不奉揚

德意以圖報答乎臣自伏觀

明詔之後蚤夜焦思欲獻一言而再三緘默今已數月至忘寢食然而未敢有言者以爲方今

聖明御極俊傑在位寅亮忠勤曷可勝數凡于生民利弊莫不條分縷析固無待于臣之狂贊矣然臣于

新

卷一

三

冒出位之罪不避斧鉞猶欲效忠于明主之前者誠思位有文武報

主則一兄邊陲軍旅之事臣身所履歷目所親記及有

臣所未安于心雖可彌縫于天下耳目而不能自欺于方寸之間者恐一旦身膏草野無由上達故寧冒死以罄血忱不忍不言以欺

明主請以臣苦切欲言之事爲

皇上陳之恭惟

皇上深念有功將士勸覆稽遲以爲賞不足勸矣然勸限雖嚴南陲萬里日月有明覆盆難照惟勢懸于萬里故容有未賞之功惟照遺于覆盆故或有不均之賞臣每念及此忽然忘生掩功冒賞臣罪實重何者臣本愚昧武夫世叨養養嚮使倭變以來兵食調度戰剿機宜盡出臣身無與于人猶不足以報

聖朝萬一兄

新

卷一

三

祖宗制典昭昭具在錢糧辦于有司協力由于各道調度有軍門激揚有巡按運籌屬之本兵綱維存乎元宰而天威則藉于

朝廷由是諸將效勞士卒用命臣惟職司鼓旗初無遠略終鮮奇謀徒以謹守節制訓練成功第當時調度協力之臣至今未沐甄收陣亡汗血之士至今尚缺恤錄故未賞之功與不均之賞皆由一人掩冒所致夫冒朝廷之賞而逾其分臣之所大懼

也。淹衆人之功以爲已有，臣之所不爲也。故日夜憂惶，良心發見，不能自己。臣謹先以未賞之功言之。浙江爲東南財賦之區，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項綠奸藹勾引倭奴犯順，自嘉靖三十三四等年，變起倉卒，所至皆靡。府縣乏計謀之長，衛所缺訓練之兵，一時當事之臣悉從權宜之計，遠調湖廣山東河南等處狼兵土目，雖亦節有成功，而狼子野心終難控馭，沿途剽掠，甚於盜賊，萬里愆期，冠去

卷一

三

兵至師無紀律，緩急不濟，繩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寵之以恩，則玩而殃民。且使蠻夷習知中國之勢，或生窺伺之心。此臣之所以深思遠慮於原任浙江叅將之時，而有創練土兵之說也。夫客寓之兵，既不足恃，而燃眉之急，又不容緩，於是具呈督臣胡宗憲，撫臣阮一鶚，以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官，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歲費數倍。二臣深然，臣

續編

卷一

三

計，俾臣訓練土兵，未及一週，而舟山已告急矣。然驅福廣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流奇之雜卒而責其卽戎，且號令未明，士心未附，雖韓白爲將，有不能成功者。如臣鴛鴦，安望其能克捷哉！然能因敗爲功，而練兵之說已有端倪矣。故於創艾之餘，深求古法，再加練習，以圖後功。三十八年，倭寇數千突犯台州沿海地方，上下五六百里間，烽烟連亘。臣前後三戰，斬獲首級八百餘名，顆地方底寧。此皆臣與前任浙江海道副使、今陞兩廣總督譚綸所練浙兵，並無一客兵預之。其初戰章安也，則有首功盧琦等；陣亡吳元倫等；再戰葛埠，則有首功婁楠等；陣亡楊貴等；三戰南灣，則有首功胡良璠等；陣亡者無。督臣奏捷，臣與譚綸俱各叨賞，自備裨而下。至於陣亡之士，未蒙勛覆優恤，臣於此時已負愧無地矣。是年秋，罷臣舊兵，使往義烏會同今陞僉事，被論回籍，知縣趙大河召募選練大河

在任忠誠義氣正而不迂廉潔厚重仁而有勇民心風偃義士雲集卽呈蒙軍門准將大河監軍協臣教練以故臣得展盡底蘊法立令行力齊心一皆大河聯屬指示之功也教練二年臣陞台金嚴叅將駐劄台州與今回籍原任台金嚴兵備僉事唐堯臣共事仍以大河監軍四十年倭寇大至該堯臣調度機如轉環策無畱畧分投剿寇親自當鋒比被倭賊預布奸黨于台州府城內約以入城後脯炊城中不知也臣已督兵徑剿寧海縣之倭宿梁王舖聞台州告急星馳一百五十里枵腹展救卒遇城下一鼓盡滅于是有花街之捷城中炊餉未熟而賊已授首矣比時首功者朱珏等陣亡哨長陳文清等也五月初五日白水洋倭衆二千臣將兵止有一千三百大呼奮擊焚斬殆盡于是有白水洋之捷比時當鋒首功者楊世潮等陣亡者陳四等也五月十五日藤嶺之寇二千有餘據

船依山未易遽勝臣率衆誓天願救回被虜男女不重斬級衆皆感泣一鼓滅賊救回被虜一千有奇于是有藤嶺之捷其餘小捷凡賊不滿數百功不及數十者臣不敢瑣瑣贅聞供該總督軍門題報訖惟以臣不通權臣嚴世蕃之故遂使士卒之功未蒙勸覆已而江西被廣東南贛山賊流突動經數萬該總督軍門調臣督原兵往援四十年十月十七日到弋陽賊去縣一十里而壁臣兵夜發一鼓馘其頭目賊大敗遁走又追至新城胡坊各賊俱遁回廣東江西悉寧臣方班師比時首功者陳大成等陣亡者文忠等也亦以臣熟論軍機與江西巡撫胡松不合遂不錄士卒之功不與首級之賞該領兵等官具奏奉聖旨該部行催未理四十一年臣回原任五月二十五日倭犯水桶澳臣復督前兵不崇朝而滅之比時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該總督軍門題訖嚴

世蕃亦以前嫌未蒙覆勘本年福建倭賊屢破縣城該總督軍門遣臣統領原兵入援以副使王春澤監軍七月三十日行至福寧州該福建監軍副使汪道昆邀臣于境上是時倭賊土寇北自福建福寧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為賊窟附近居民反為賊間始雖畏威而脇從終則貪利而導引彌漫盤據閩事已將不可為矣其原破寧德縣倭賊結果寧德縣海中懸山名橫嶼者數千居民亦

刻

卷一

三十七

為之向導據是島者已三年矣臣率各兵剪披荆棘觸冒毒露進至寧德廢城對天誓滅巨犬馬年以先撫脇從之人緣橫嶼在海中去岸五里潮來成海潮退為泥尚隔深港五道各兵涉泥匍匐而進一鼓而滅克復寧德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陳文彪等也各兵役久因見福建山溪險惡烏道攀援欲遵軍門原示急于告歸緣監軍王春澤閩人也汪道昆原任義烏縣知縣各兵舊父母

刻

卷一

三十八

官也互相獎掖激勵誓與臣等共滅此賊臣感二人之義又督至福清八月二十九日到縣該日倭山二寇數萬逼城壁于牛田臣即于九月初二日出師各兵奮勇斬首六百七十二顆焚溺不計賊遂敗遁比時當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前賊再結果于興化林墩地方彼地四面皆水中惟石橋可渡臣督兵十三日到興化本夜出兵倭寇悉眾據橋臣力督官兵戰奪此橋臣兵一哨三十六人爭橋盡皆戰死一哨再進戰亡一半兵眾少却臣首功哨長劉武九十二各兵復進遂奪橋而過賊大敗溺水者萬餘人斬首二千二十三顆又追至窩頭一鼓盡滅于是八閩之寇俱平矣臣回兵至福清縣又遇新倭雙劍潭者率倭萬眾先領親倭三百餘徒初五到牛田以待後倭齊而深入臣又獎率疲卒復戰倭猛器精六戰而後敗之登時盡滅比時當鋒首功者陳子鑒等陣亡者傅昂等也

隨有倭寇萬餘齊至，汪道昆深以爲憂。臣謂浙江總督江道昆，鄉人也，素重汪道昆才望，如能往浙乞師，至不惜死當復入閩中，必期盡掃此奴。汪道昆毅然請行，相期以死報國。比至浙江，胡軍門已被論逮京，該接管巡撫都御史趙炳然改爲提督，未肯遣援。賴趙大河曲處以行，軍至福建建陽縣水吉地方，首有山賊八十餘徒，該汪道昆駐軍于彼。俟臣到議曰：大軍如不滅此而行，山寇將謂我

類

卷一

三

專剿倭，過後當大肆逞兇，各巢倭效益滋蔓矣。乃願自將，邀臣同擊。卽于二十三日未時發兵，一鼓殲之。比時衝鋒首功者丁茂等，陣亡者朱云三等也。已經題捷，未蒙勅覆陞賞。臣未至閩之先，中路倭寇既陷政和壽寧二縣，各據海濱，以爲歸計。臣督兵至省，會新任提督軍門右僉都御史譚綸入營分布。二十一日大戰，滅賊通共斬首二千四百有奇。比時衝鋒者姜子和等，陣亡者金距等也。原

破政和壽寧二縣之倭，移屯連江縣馬鼻地方。臣等又移軍向彼。六月初二日到縣，初三日馳六十里至彼，殺溺無算。衝鋒者陳祿等，陣亡者陳遠等也。其遁至寧德縣肖石嶺者，臣復力疾督兵出入茅谷之中，蹶石踰險，登時盡收。衝鋒者徐壽等，陣亡者陳忠孫等也。于是恢復一府二縣，而八閩倒懸解矣。入冬倭寇復至，幾二萬，徑困仙遊，勢在必取。該臣等請兵于浙江軍門，至十二月乃得兵二

類

卷一

四

十六日一鼓而劇寇大敗，城圍遂解。通連上邇等處斬首一千有餘。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何常等也。倭至同安縣王倉坪，又該臣于曠野之地，日午列陣大戰。比時衝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時尚有倭七八千遁至漳浦縣，因有內應，期襲縣城。于旦夕間，該臣十五日督兵至彼。次日卽與賊戰，蔡陂嶺、蔗普萬頃，倭伏于內。兵法所謂兩鼠鬬于穴中，三鼓而後勝之。臣斬不用命者三人，乃

收全功比時血戰者張元勳等陣亡者李加珍等也自後倭寇脫歸者始知犯華不利狀於是乎倭寇不敢復窺八閩矣又山寇吳平侵亂地方該臣督兵于南灣勦滅南灣者閩廣之交海中山也越海而用陸兵沉船而出死計對賊爲營旬日三戰殲賊幾盡廣兵少懈吳平竟以長舳遠遞交趾臣又督兵入廣盡殲其在山賊黨比時血戰者李超等陣亡者吳六八等也以倭之犯東張大石鈞

類編

卷一

四

澳泉寧皆勢小易剿俱一鼓全殲不敢瑣陳于是八閩萬姓始有帖席之日無不舉手加額共祝

聖明軫念生靈命將出師掃除劇寇天威遠播地方寧謐臣等亦得藉口而逭罪矣今查前項諸臣王如龍胡守仁以功陞叅將李超張元功以功陞遊擊陳濠楊文傳應嘉金科陳大成以功陞都司朱珏曹南金以功陞守備內除福建先後功俱以勘報兵士亦各有陞賞雖輕重不齊比緣各兵不知邦

政事例報不合例無敢他望而在臣實冒濫殊甚也所有死事之兵與應襲子弟俱未蒙恩而死事者于所効勞地方未有祀典所謂不均之賞是也其浙江自嘉靖三十六等年大小捷臣亦叨自祖職上陞至都指揮使譚綸亦陞至叅政唐堯臣陞俸一級內唐堯臣與趙大河皆先後以被論回籍大小將士願賞首級止各得十兩紀錄首級雖奉有

類編

卷一

四

明旨並未勘覈此所謂不賞之功是也爲照臣部下訓練兵士原係義烏縣民人閭閻突起之徒非受

朝廷升斗之祿非臣世蒙

國恩者比徒以臣與趙大河等論以

君父水土之恩更相勸誘訓集訓練誓同生死數年之後思洽義孚近討遠援故每戰輒勝如臂使指原彼初心豈直爲日給三分之圖乃爾蹈凶犯危自投必死之役以求萬一之功乎亦豈人皆忠義無

所爲而爲者哉。惟望立功之後蒙

朝廷紀錄其勞。俾各有微職。遺子孫升斗祿以榮妻
子。至于死事之徒。明知身喪他鄉。孤兒寡婦有所
不顧者亦望

朝廷恤其後人。故棄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又或一
等臨陣犯千軍令者。臣立誅而肅然。亦豈臣之力
能制其死命耶。良以

朝廷威令及臣。平居諄諄功賞之言。有以信而激之

御

卷一

四三

耳。故父子兄弟株連蔓引。令重而身輕。勇奮而命
賤。否則各守家門。不願赴募。臣以戎官。豈能人人
驅而致之行伍之列哉。今浙功七年不勘。而閩賞
又獨厚于臣人。將謂臣何。又使共事者悉不見錄。
而有功者逾七年而不課。臣恐自茲以往。無復有
樂與臣共事者。臣懼覆敗之立見矣。矧浙閩雖暫
告寧。而兩粵見稱多事。臣若不從實陳奏。乞

賜明正功賞。以鼓舞人心。而使生者含冤。死者暴露。三

軍之士將聞而怨悔。臣亦何能撫而用之。必待他
日償事而後言。臣固難辭三尺法。其如邊計何哉。
此區區犬馬之情。所以不安於心者有四焉。夫南
方風氣柔弱。倭寇已十餘年。一旦收烏合之民。而
率成底定之績。此非人力實仗

天威。臣乃安享其功伐。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一也。義烏
練兵首事。如監軍趙大河。汪道昆。同事如唐堯臣。
其人材勞績。臣已言之于前。要之均爲有功於閩。

御

卷一

四

者也。彼皆先後去官。而臣獨濫職如此。所以不安
於心者二也。浙功不堪。與閩賞不調。其勞者尚多。
死事者未得恤錄。則雖盡奪臣之爵賞。以獎恤忠
魂。猶爲負之于冥冥之中。臣尚得躍馬食肉。而將
士膏塗之芽。將成拱把。此所以不安于心者三也。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

國家養養武弁。正爲有事需其死力耳。况賸劣如臣。
幸而因人集事。得保其職。免於戮辱足矣。且每戰

輕袍指揮未嘗一馳汗馬、乃濫冒將帥階列一品、掠羣力之勞、私于一身、擁

朝廷之大惠、而使士卒有不賞不均之嘆、臣却又儼然受之而不辭、此所以不安于心者四也、臣蓄此四不安于心、尚欲領疆場之任、爲

朝廷宣力扞禦、且冀士卒之出力用命、則將士必將

曰、吾徒捐生拚死、悉爲主帥立功名而已、吾何利

焉、他日邊圉有事、而士卒恐解體矣、再照臣本以

臣

四

弁戎受恩深重、分當守不伐之戒、豈空爲將士陳

功、自冒干譽之嫌、但念漢臣趙充國破羌而還、人

有教其歸功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

一時、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世法、老

臣不爲主上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臣聞貪

人之功不義、掩下之勞不仁、失士心而值邊事于

他日不忠、臣何人斯、敢避矜伐之小嫌、而蹈不仁

不義不忠之大罪乎、軍志有曰、該賞而請不賞者

誅。該罰而請不罰者誅。今將士當賞而臣當罰。使臣不以實請。將何以逃。夫公議伏乞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心、憐將士鋒鏑之苦、

勅下該部、將臣追奪職級、以爲久冒邊功之戒、通行浙

江、速爲查勘、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唐克臣、趙大河、

汪道昆、一體查功錄用、有功將士、早賜勅覆、以憑

陞級、再乞通行閩浙、將先後有功及死事者、于孫、

應承襲者、仍從原營起送、各立功者、分轉送赴部、

臣

卷一

照原發功冊、敘次擬陞、一面照各邊陣亡事例、於

各戰捷地方、立興祠祀、庶幾遊魂有歸、而免爲中

野之號、俾災青不作、而永爲捍禦之屬也、已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二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奏疏二

立言易當局難旁觀而翻案易言出而考成難故
宜允任煩者遇文法稍寬無不奏効迨以事關民
社身係安危則耳目既多持行易掣于是無才無
有才窘僞亦遂決裂而不可收拾今條陳克棟得
失分擊即實實可見之行事而明目張膽者少遂

類輯

卷二

致時移局變有不及措手矣如今中外分過更可
嘆也孟諸入告尚多吾取其切中時弊聊揭以示
任事者孟諸當

主少相幼之後不得竟其用即有能用其未竟之用
者若淮陰無鄭廣并孟諸無下手處矣

孟諸請兵首策用之此其時矣但東南若効如孟
諸而當事尚憂憂難之以守守懷國良可惋惜予
固謂操塋不如謀亦循資不如小試凡有尺寸見

効者即為甄錄若破格兩字雖可以獎豪傑而僅
以開俸門不如其已也故今彙策士之言多吾尤
恨孟諸之言少

○請兵破虜疏 隆慶戊辰

頃歲島夷犯順臣待罪行間幸賴廟謨制勝閩浙
底寧而以西北有警召臣還京聽用正臣立功報
主之日也臣束髮從征三歷邊境其情狀可略而
言昔人云中國長技有五今乃一無足恃以故魏

類輯

卷二

二

虜憑陵所至無敢當其鋒昔

先帝馭將非不嚴綜理非不密而卒無裨益者以因循
久而憚于更張即有奇謀不無顧忌一也兵食兩
乏掣肘多而便宜難議論多而責效速二也臣謹
以兵食器用賞罰大計條為四事為

皇上陳之如言果不謬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宜方
其始集則寓兵于農敵而邊鄙莫窺其形取給于
公家而齊民不病其擾其合也迨途杜驛騷之害

入陣成節制之師。驅之爲戰。則勝算在我。而無失律之虞。及其成功。則張弛自如。而無不掉之患。斯土氣日張。而虜氣日奪。然後分此十萬之衆。以訓九邊。九邊之兵強矣。舉此以訓京營。京營之兵強矣。卽布昭

神武。問罪匈奴。無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邊之費。以資供需。撤戍邊之兵。以資訓練。而買馬之費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強兵。亦以富國。

一勞永佚之上計也。次者與臣五萬。使得一當匈奴。令其不敢南牧。遺中國十數年之安。計之次也。不得已與臣三萬。非敢必有功。完繕收保。以待虜來。伺有可乘。因而擊之。計之下也。如以臣言紕謬。令臣沿襲故事。所將不踰萬人。而緩急無益于事。臣卽不自愛。謂

國威何惟乞

聖明矜察施行。邊方幸甚。臣愚幸甚。一練兵。今之兵外

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衛民兵。內則三大營軍。與四省班軍也。民兵改而徵銀。班軍克乎工作。其邊兵則擺守邊牆。夫擺邊之說。須駐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乘邊牆以防其出沒。方爲完策。乃今守要旣無重兵。其界惟恃一牆。相去數丈。僅列一卒。虜卽輕騎入犯。猶不可支。況大舉乎。第相沿日久。如遽撤之。而虜猝來。誰任其咎。況邊兵志氣銷沮。殫殫潰滅。終不可化。責以成效。不亦難乎。其京兵則

侍承平日久。竄身豪門。本業久廢。非若

國初百戰精銳之士。不惟淪浹難變。抑且沮格不行。外此惟召募一途。而有家者多不應募。其應者皆無籍之徒。不嚴則不可用。嚴則苦其不堪。相引而去。未見其便也。求其可語節制者。莫如父子兵。可與共任者。惟良有司。夫有司分土分民。親則父子。尊則師帥。丘廬墳墓。悉入版圖。兵甲錢糧。皆可取給。蓋能制其死命。而後可得其死力也。倘不以臣

爲過計。客臣會同譚侍郎、通將強勁，堪出兵邑。分若干處，備查才堪牧御，不拘科甲，與見任廢棄，相應邑令者，若而人。及臣舊部將與新訪堪任將領者，若而人。列名奏取赴京，與臣等歆盟，同心共濟。其各縣令訪求境內豪傑義勇，預加優恤，仍先調原練烏台兵一萬，授以戰陣幾空，期以半年入穀。比時各縣政化洽而民心歸，乃分投各將領赴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卽以縣令監督，以將領統之。就彼依法訓練，通俟一年，各有成驗，乃調近京地方合練之。由是分訓邊兵，九邊之兵精矣。由是間置京兵，與之習效，京營之兵精矣。知或不效，臣甘欺罔之誅。况縣令監兵，尤有便益。卽有逃避，在伍可以究其父兄在籍，可以係其妻子，召之集，則不敢後期。率之歸，則不敢生擾。往臣練義烏兵，卽與該縣趙大河同事，及赴台亦以大河監督，故軍法雖嚴，不敢逃避，士心咸服，而無怨恣，此已試之明

效也。其各縣官不必作缺，另委署事。回軍之日，照舊供職，論功敘遷。庶責成有定，分無所逃，而統體相維，心亦無解也。如以責專城社，難以監征，或每府以府佐一員總其縣兵，或每省以兵備一員監其募練，而仍嚴責縣官，同心共濟，爲初集之計。撫循室家，于調後之時，亦一策也。一議食。今臣以十萬請，幸而聽臣，所費不貲，欲取辦于度支與內帑，必不能給。空于練兵該省，應解錢糧，各給其半，俟調集之日，通計該省兵若干，預備二年之食，于解京銀徵足，奏委二司官一員收押，隨兵支給，又將支過若干報部。聽令處補，既免空虛之患，亦無轉運之難。庶爲兩便。一制器。夫虜之長技在衝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車。然行之不效者，制度不合，輕重失宜。或載兵仗而不利，長驅或駕以牛馬而不能當鐵騎。况無數萬之衆而輒用車，是自弊也。若臣所利用者，首則戰車，烏銃百子銃，次則火箭，珠

筒、次則藤牌長刀、各負鐵背、次則闊棍、各帶鐵胸、其製造不必仰給工部、惟分行各省、廣東出藤牌、則造牌、福建出刀、則造刀、浙江精烏銃、則造烏銃、戰車百子銃、就近山東、西河南造之、即將各省歲造盛甲弓箭等停止、改造前器、一年之數不足、預借二年三年、或借布政司銀、與撫按贓罰、仍聽臣取舊用、諳熟實心做事之人、到京、授以方略、分投委發、以彼省監司一人、管錢糧、都司一人、管造扇。

卷二

七

如無堪任另選諸習者任之。造完即令押解赴營。或不堪用。各官盡產賠償。必不假貸。則器皆可用。而動有成功也。一均賞罰。夫制勝既需羣策。而功賞當及勞臣。功成之日。監督二司。及監造都司。與監兵知縣。各照所管。分別輕重。不次超擢。非大故不得指摘瑕疵。致仕之日。功陞級俸。支與終身。仍錄其子姓。其各省巡撫。并各該守巡及府縣佐貳。一體論功。以爲共事之勸。此賞格也。至于責成委

任更乞

勅諭吏部都察院通行各官。務同心奉國。毋持異見。毋敗本謀。或姑息小民。視邊事如秦越。或士旣成列。假勾攝以亂其行。或官能任事。倡流言以孽其短。有一于斯。即行參究。或私受風旨。故爲阻撓。給餉不時。訓練無效。隨亦坐罪不貸。其各縣既有責成。即有人言。暫免論劾。俟有成績。然後殿最之。蓋事于多官。本難齊一。故臣不患禦虜之難。而患聯

卷二

八

合協濟之不易也。則不憚于喋喋者。凡以是耳。

○定 廟謨以圖安懷疏 隆慶戊辰

前條奏請兵疏內。臣已將兵食等務。列爲四事。上陳。比因衆見不協。該總督譚侍郎。已厘二策。上策請兵三萬。中策加臣總理。訓練薊鎮。見在之兵十枝。分屯密雲。遵化三屯。中營屬之總兵。左右以叅遊領之。仍召募浙之烏銃三千人。以爲倡。臣愚以爲今之稱上策者。亦權爲遷合匱乏之計耳。他日

所就僅歸中策。倘就以中策施行，不過因食料人，補偏救弊。他日所就，又爲末策矣。況承平二百年來，虜之齒日繁，而情日驕。中國之兵久弱，且政弊多端，若復循成套，苟安目前，惟恃邊牆擺守之計，使將官得以衆寡爲口實，剿零爲盡職，而

廟堂以兵食難處，所望于將領者，亦止于此。此則當今邊將之所能，而非臣之所長也。蓋此弊之難破者，由戰守之論不明。堂堂之法未講，虜焰之聞太

朝鮮

卷二

九

張兵食之處無策，未喻之謀難解也。今欲使虜一戰而心寒胆裂，湏伐其所長，彼之長在甲騎數萬，突衝之勢。若山崩河決，而我亦湏數萬之衆，堂堂正正，短器相接，血戰以挫其鋒，則就中非車步騎合用，不可。臣愚過計，猶望從譚綸上策之請，以爲一勞永佚之計，惟

聖明察臣孤赤，俯賜施行，幸甚。一總督欲于薊鎮見在標兵遊兵民兵達舍之內，選足十枝，付臣訓練，分

朝鮮

卷二

十

駐密雲遵化三屯等處，專備截戰，亦以資糧匱乏，募兵費廣，不得已爲此。以舒目前之計耳。但內有巡撫標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總兵標兵二枝，雖可暫時聚練，萬一地方有事，及春秋兩防之期，督臣撫臣不能共聚，而四兵仍不免于向往，則聚而一戰，竟不可得。若謂臨時聚合，而虜勢風雨倏忽，如或不犯諸路，安能棄彼就此，以圖合戰哉？況臣訓練于四鎮之間，非重兵彈壓，無以示威，非練成教師，無以分習。臣既請重兵，若取盈于一鎮，萬不能空邊，而付臣聚練也。惟集衆于寡，以分爲聚，于九邊中各抽一枝二枝，每枝務足三千，其見在薊入衛之兵，卽以改克聽薊鎮召補，以克守計，可得三萬，仍于山東河南北直召募，及京操軍內選取步卒三萬，練成車步，臨時設變，又于用兵處所，分置應援馬軍，內調令合營，南兵除請募三千烏銃外，再募取臣舊練經歷戰陣者七千，共合一萬，專

屬于臣居中團練而後乃可以常驅十萬之衆、無論宣大薊遼隨賊向往、是每鎮有十萬之衆矣、此上策也、萬不得已於各鎮入衛兵內、選取一萬五千爲奇兵、于班軍及山東河南直隸募兵一萬五千爲車兵、共成三萬、南兵加爲六千、克教師奇兵俱屬專統、又如今議總督標下兵爲一枝、總兵標下兵爲一枝、巡撫標下兵爲一枝、另爲三營、兼行教練、調合則有五萬、即使臨時分出鎮巡等兵、而

臣與總督一營、常合不離、可爲二大營分駐于東西、臣駐適中之所、如遇虜寇、臣等外乘邊牆、內恃車壁、必使不入、萬一邊牆失守、致虜內犯、臣西發可合總督大營、東發可合巡撫大營、首尾相聯、指臂相運、賊勢相當、可決一戰矣、夫增募南兵一萬、歲費約十八萬、而外衛班軍十不存三、合無以其實存者照舊更番、凡虛名、每名一年、以兩月之糧抵凶荒難徵之數、而解十月之糧赴京、南北計之、

豈五十八萬已耶、況大營教成、諸戍可革而所費者又有所償也、今自十萬之議難行、減而爲五萬、五萬之議弗協、減而爲三萬、三萬之募弗協、始有今議、亦不得已而遷就者耳、若虜逾數萬、臣又不敢輕言正戰矣、惟望許臣十萬計與今中策之費、不增半而功實倍焉、誠計之上者也、一總督欲將中軍、屬之總兵、左右二營、仍用叅遊各一員統領一節、誠爲有見、但叅遊官職與各營分管之叅遊

勢位均敵、若令額額則事滯而難行、若令節制則官同而不屬、臣查薊鎮舊規、總兵外原有副將二員、分扎建昌密雲東西、總兵居三屯就中調度、合無將左右二營加副將職銜、以便分任責成、庶血脉通而臂指應、俟練成後、再擬實守地方可也、一總督欲差官往浙召募銃手三千、如蒙

允請、再增募殺手七千、于義烏等縣募、臣原教用父子兄弟彙征之徒、與銃手一體給發、而以浙之抗嘉

叅將胡守仁、福之南路叅將王如龍爲事叅將李超各領一枝，仍以坐營都司金科、福中路守備朱珏坐營把總隊長聽胡守仁等于舊各總哨隊長內委用，非臣忘闕而重此輕彼也。去歲奉旨容臣帶募兵一千赴京，臣恐一旦搖動有妨閫事，俟到京奉有

廟議另行奏取。王如龍等皆臣昔所練習，深知坐作膽勇俱足，且臣用之則立功，他屬之則督過，蓋亦

江南之精。江北之根，而所謂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者，況閫中客兵日少，頭目尤多，與閫之行伍無所關碍。乞取付臣，隨才督使，如准募兵臣另開條約以便遵守，一各兵初募之日將領嚴與訂諭，立以信誓，三年方得踐更休息，其行糧船隻夫馬廩給等項乞嚴

諭浙江并沿途經過衙門同心合濟，俾兵民相安。如有阻撓遲悞，主客互兢者一體責成，罪罰均及，一新

衛所以求實用，伏思

國家養衛所者，備有事之用也。自軍政久廢，始有民兵之設，若以此輩不堪振作，卽當散其伍于民間，而另圖兵農之長策。如今之召募與民壯未始不可，如既不能用，又不能散，而餽餉如故，民何以堪？爲今之計，凡衛所官軍武生舍餘人等有能悉知弊端，暢曉時務者，先陳本衛之弊，如何足伍，如何足食，如何可用，及何器械爲便，人不必同而該衛印官取到，亦具條陳一冊，將數冊類于其後，送本府。本府將所轄各衛所取完，共爲一冊，仍具本府條議一本呈守巡道。守巡道將冊逐一校閱，某可行，某不可行，某言甚切而格于時勢難行，某言易行而不切利弊，另出已見類成一冊，上之撫按。撫按又將本省有名武弁及留心地方經濟文臣各取條議一二冊聽撫按再摠已見開之于前，仍附原冊類奏下兵部，而部行總副叅遊守備等官

習知邊事、抱負才猷者、亦俱各屬見任、并原籍衛所利弊一冊、候天下之議具至、請

旨本部會同文武大臣九卿科道諸練總兵官數人集議、各省衛不必同例、而各以便空議爲定例通行、着實修舉、三年之內、某言不効、出自某人、如何責成、某言効、出自某人、如何賞勸、其一切兵備參遊都司衛所印官舉有成効者、卽于本地陞遷、仍兼前務、一重武科以植真才、夫

國家武科之設、網羅將才之淵藪也、雖求之之意甚善、而實收之太狹、視之太輕、用之有未當耳、所謂收之狹者、古昔文武不分、隨空而用、自文武分、而近有監生生員不許應武試之禁、其應者非無知之農夫、卽勇悍之武弁、不知文事武備、原自相資、如孫吳李靖之類、著法立言垂訓後世、而張李劉趙、又皆文臣也、卽出身行伍、貧如韓信、富如裴慶足、尚卽有宋之時、尚通融不限資格、惟今時

武不兼文、銜文不兼武、任而將才口乏、軍事日謬、而不可爲矣、夫勇捍之夫鼓舞之而聽指揮可也、若夫調三軍而障一面、豈徒勇所能辦哉、且天下武弁子孫除不知書及老幼優給之外、堪入試者不過千餘、而庠序所遺、又復有幾、卽勇者亦鮮其人、而兩都各省所舉才數百人、豈能人人皆才勇哉、

國初舊制太學生讀講之暇、令習演拳棍、無非求真

才實効、爲捍患保民之計、臣乞請開生員監生之禁、有愿應武試者一體考選赴試、但弓馬之技不足盡其長、而制變長才以耦射限者有之、策論之辭、益恣其虛論、而舉旗之猛、又以操觚限者有之、無惑乎視之輕而人不之重也、夫天下未嘗無才、在作養何如耳、臣愚請自南京武學外、每府學教官裁二員、縣學教官裁一員、選三次武舉充補、而習武生員俱付分科習讀、各闢射圃以習武藝、除

射外學短技三件以上始收錄立爲章程照民生
由縣府送提學考收作養每省僉書都司內陞以
中武榜而有文武才者一人專

勅董其事每年出巡各地同本道閱視該科之年會同
學道如法通考類送察院聽候開科其三試之例
于入場前提學與都司先將赴試之人考爲三等
有文諳韜鈴武通百藝者爲上有真能多藝狀貌
異常而少通文字者爲二等其真抱韜鈴熟諳經

卷二

七

書隨機應變能言時務不習弓馬者爲三等場試
之法第一場第一日試騎射第二日仍令各騎馳
一解爲合式多及能險解者爲前列休息二日試
步射合試者于再日各試矛劍盾戟棍棒等技多
者爲上等如諸藝果熟卽射不中式亦准收錄之
列其比較先自舞次對較凡藝合式而不能文者
不必入三場令候榜收錄其三等有文無藝考在
入彀者只候三場入試一二場免進三場試題須

以本省邊兵暨時務兵法將略命之對策不許用
繁文不循對偶但看其處置畫策何如而所重在
時務邊兵二篇餘策不必拘其完場有博知兵法
諳習邊政而又多武藝者列爲通才則寬取之其
僅能敷衍本地時務者照常擬取或能武無文及
有文無武者俱嚴取之准爲鄉試刻錄進呈其總
數准南北邊腹分多寡如會試不中式曾三中鄉
試者徑收選教官分任邊腹而計歲以考其成焉

卷二

六

所謂用之未當者或三中式而無所事事或中會
試散歸而竟成棄廢或發赴邊方不議責任名爲
贊畫而束手坐食亦何取于科名爲也合無定擬
選法于會試中分爲三甲一甲三名徑陞遊擊都
司先與緩邊試之三年有薦則改衝邊有功不次
擢用二甲文武全才者發各省軍門克中軍千把
總之委不許空開其有藝無文者發克領把哨百
總其文優藝少與中三科年少者選巡檢與管操

之委夫巡檢職雖九品章則方印弓兵百餘爲百夫之長而國初之寄欲伺制衝所地方之變徑達京師其寄甚重以重任而委之老弱吏書誠空通變如改任武舉彼既負科名又值少年而筮仕必不苟且自畫入仕後能教習弓兵百人有功効者巡按保舉六年徑推把總守提臣又查武舉選巡檢原係舊制因分甲始擬爲所鎮撫今當以鎮撫爲實職以巡檢爲見官准與縣官表裏聽府節制

其任內所轄一方地方保甲練兵之事責之本官仍照武職考滿之例巡按覆

命薦舉而純袴世官不經科目者果有奇能異行方薦錄叙用疆場之責三軍司命之寄而可以賄賂進純袴子任之乎

○練兵條議疏 隆慶戊辰

邇以北虜跳梁言官建議荷蒙

聖恩召臣而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膺此希世之遇不

揣妄謬恭懷短疏竊欲

請兵十萬練成節制之師問罪虜庭一伸中國之威爲

國家一勞永逸之上計也尋該總督侍郎譚綸上言邊事以臣爲總理輒蒙

俞允責以訓練置之邊郵臣于是單騎赴任由夏及冬

黽勉視事已幾八月其所以仰紓

皇上宵旰之憂副有司期望之厚申共事者驅馳之義

此其時矣復何忍爽其心志寄漏舟而胥溺巢炎

棟而待焚哉特僭以軍務之狀別爲數端雖多亦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

而繼以邊事可憂之勢因形戰守之宜敬爲

皇上陳之何謂雖多亦少夫今之憂蓐事者不過曰兵

不足食不足耳以臣計之見今薊之主客兵將及

十五萬除客兵數分之一乃不爲戎而爲匠且盡

廝役供辦等項而荷戈者纔十之四五有時點閱

暫執軍器以應名平居練習悉恃將領以偷安惟

老弱之卒赴邊其冒名頂替肢體肥已者又不知幾何所謂雖多亦少者一也緣邊鮮郡邑驛遞而經由者莫不資其夫馬卽查盤查邊督工差委絡繹不絕則營堡關塞儼一驛遞傳舍也至如架砲守墩失夜守梁應援等兵一遇諸司並臨撥克夫馬猶且不足所謂雖多亦少者二也各關寨相去有百里二三百里者遇賊入寇上司調遣不計遠近不約程限將領畏恐督責捲甲疾馳瘠人瘦馬喘息無暇豈能禦虜况一時不能遠集所謂雖多亦少者三也各省班軍四萬有奇到邊則分守于各區將領留于鎮城回則聽其散漫惟入邊始一識軍面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張空拳而無裨實用所謂雖多亦少者四也步兵不能趨急馬兵臨陣皆舍馬藏于林藪卽人控三馬亦占軍一千不得向敵况又多不在軍者所謂雖多亦少者五也厚養家丁而以營軍克其役馳其馬且聽其騷擾肢

軍食而供之家丁盛則軍心離矣苟能使軍爲家丁其力熱衆所謂雖多亦少者六也薊十區延袤二千餘里每一梁二三軍守之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險不能犯處止需墩哨守望而併軍于衝所則何患其寡哉所謂雖多亦少者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賊至牆必肆攻打我兵亦乘牆角力而後能守非平日熟練嚴明孰肯用命不惟戰需練亦必練而後能守此不練之失一也守險全恃火器乃悉皆掩臥塵土間叩之則云俟報警方給問其用咸曰不能此不練之失二也十萬軍皆土著取而練之誰爲守哨素此不講遠求各省竭力入衛之兵此不練之失三也入衛之兵前日久該省旣無暇于教練而戍地復無器械手足精強而器具不精號令不習此不練之失四也順天八府班軍民兵于薊皆土著之選教之未必無用乃以四萬衆而委之于不教此不練之失五也練兵

者將也。今日用將以勇爲上。夫勇一人敵耳。未可與言練兵也。此不練之失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以火器言之。一銳數子。脚踏銳而發。惟求分數。不念臨陣之空否。甚而一營之軍。以十分之七克銳手。不知五兵以長衛短。以短救長。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一也。三軍之事。鎗刀鈎棒。皆有用法。他如司金鼓者。亦有起止緩急之節。今皆置之不問。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二也。今之攝虜者。火器耳。然惟邊鏡

快鎗二者。且製造不精。放演無法。外此則弓矢耳。夫弓矢不强于虜。且虜堅甲兜鍪。矢不能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湏求經練之人。始有實用。苟或用私智以取予。任喜怒以高下。皆虛應故事耳。所謂雖練無益之弊四也。何謂邊勢之可憂。夫薊邊天險。所貴在守。而有不能者。區軍不練。邊軍多逃。入衛客軍牽制于馬。在彼窺間無時。在我乘機有限。萬一虜中有謀。如譚侍

郎所云深入而久住。禦之不能驅之無術。此皆我坐積弱。彼成積威。及今不大爲之計。將來之變有不可知者。何謂因形戰守之空。薊鎮之地有三等。平易交衝腹裏。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蒼鬱。邊外迤北之形也。形勢既殊。而因形措勝之法。亦必各異。况虜馬入內地。聲勢聯絡。志氣精專。角力平原。固未逆觀。而兵法有云。未定可擊。又云出其不意。每胡騎初臨我邊。山谷崎嶇。騎不成列。首尾不顧。此非未定可擊之時乎。及入犯內地。搶掠已厭。滿載而歸。無復部伍。此非出其不意之時乎。當此果有練成步兵萬數。乘之蔑有不勝者。而虜入平原。莫過車戰。在近邊莫過騎戰。在邊外莫過步戰。三者俱備。迭相爲用。然三者中。又惟未定與不意爲可勝。而西北邊素習于馬。未開山谷與林戰之法。臣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疊險。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闚。

無有不勝此臣躬試非臆說也。即使其乘牆而守。亦惟浙兵而守可固。何則。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數尺。復無墩塹偏坡之險。賊動以萬數圍之。且鳥銃發無不中。呂公車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邊牆既高。臨下復有偏坡。雜以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至于鳥銃已調到三千。分發防秋。伏望

勅下廷臣博議。再于浙兵內取殺手三千。鳥銃三千。或

檄

卷二

三五

于西北招募新兵。或就薊鎮摘取見兵。卽不十萬。亦須馬足五枝。步足十枝。專聽臣統練。與薊防無碍。俟合練成。凡遇春秋兩防。臣將二萬分布相近。乘守萬一疎虞。致彼突入。臣卽通行聚合。截殺不惟薊省入衛之費。而各邊亦免空虛之憂。斯戰守咸備。一舉而四利矣。其應用犒賞。并修整兵車火器。議于何項措處。聽臣取用。乞仍將臣前開七原六失四弊。逐款作何改圖。嚴督文武邊吏。分任責

成。戰守並舉。庶練兵之寄。不爲虛文。臣又竊惟邊事。本有可爲之勢。但其機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蓋薊鎮竊近京都。法令久弛。弊端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混淆。

朝議紛拏。故應區處振飭者。畏衆議而逡巡齟齬。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顧忌。實難展布。易起嫌疑。如蒙

皇上允行臣策。受成鼓舞。在于總督。再乞監軍科道。

檄

卷二

三六

員常川監督。容臣教練。及期而用之。未有不效者。如以臣言紕繆。且力誑舉羸。竟從沮格。乃徒使臣沿襲故事。乾沒時流。虜至則踉蹌而避死。虜歸則捕拾以爲功。臣直慙無知。誠不能也。

、請建空心臺疏

禦戎之策。惟戰守二端。除戰勝之事。別有成議外。以守言之。東起山海。西止鎮邊地方。綿亘二千餘里。擺守單薄。宜將塞垣稍爲加厚。二面皆設梁口。

計七八十梁之間，下穿小門，曲突而上，又于緩者百步，衝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騎牆築一臺，如民間看家樓，高五丈，四面廣十二丈，虛中爲三層，可住百夫器械餽糧，設備具足，中爲疏戶以居，上爲雉堞，可以用武虜至，即舉火出臺上，瞰虜方向高下，而皆以兵當埤，其臺之位置，視山之形勢，參錯委曲，務處臺于牆之突，收牆于臺之曲，突者受敵而戰，曲者退步而守，所謂以守而無不固者也。以

類編

卷二

三

臺數計之，每路約三百座，薊昌十二路，共三千座，每臺給銀五十兩，通計十五萬兩，每歲解發五萬，完臺一千三年通畢，如此則邊關有磐石之固。

陛下無北顧之憂矣。

、○請申軍令以壹士心疏

邇以秋防戒嚴之月，節據喜峰等哨夜報稱東西二虜合謀，徑犯薊鎮，東虜土蠻會同北邊，從無看見邊牆的生夷割灤等部調到正北地名打卜酥。

卽是蓋廠地方，土蠻住牧處所，聚兵俱齊，西虜安灘黃把諸酋聚兵亦齊，見今起身東行，內東虜犯喜峰口，迤東太平燕臺石門等路，西虜各分爲三大枝，分犯古北曹牆馬蘭等路，旦夕有事，除臣嚴爲分布固守，及秣馬待戰外，看得薊鎮自庚戌以來，止是一路人犯，以全鎮之力調集二三路之間，幸曾守固一二次，今報東西並犯，已分道矣，而西虜之中分而又分，緣其部落衆多，雖分亦有餘力。

類編

卷二

天

在我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勢必難支，仰仗

皇威十一路之中，兵賊相值，攻守兼營，必期宿回實爲不戰而屈人兵，策之上也，但邊長力薄，萬一致有一處潰牆而入，則十路皆有全功，當以血戰爲主，查得先該軍門議主條約，責臣行各統領援兵將領偏裨自上而下，各取保結，並無臨陣退縮不堪之人，固已敎之首尾聯屬之義，近又復行，自下而上，歃血誓神，每兵九名保一隊總，隊總三名保本

旗總、旗總三名、保本百總、百總三名、保本把總、把總二員、保本千總、中軍千總、中軍保本將領、將領保臣、臣保督撫、兵備若有失陷者、各甘抵命、是又責以親上死長之道、此節節而制之之術、卽血戰之法也、然血戰之勢、在度虜形、彼旣數十萬衆、我軍最少、亦須數萬、方可對壘、今查全鎮擬定主客標路戰兵馬步、不下五六萬、比之虜勢衆寡、雖有不同、氣勢足克一陣、但以寡禦衆之道、須聯數萬

卷二

三九

人之心爲一心、合數萬人之力爲一體、則勢齊力倍、勇氣自增、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機也、第恐號令之傳宣、雖一新于耳目、而沉痾之積染、未痛改于身心、往日薊鎮之弊、其叅遊之視督撫、總兵與中軍千把總之視叅遊、軍士之視中軍千把總、平日禮文尚有可觀、一臨壘之時、將領並不聽受主將約束、雖督撫亦不之畏矣、其心以爲虜旣潰入、旣已破矣、彼爲主將者、非遭鋒鏑之殘、卽有

桎梏之速、泄泄然伺虜之出、望望然知將之去、終不能奈我何也、且失事者以斧鉞在前、不服督入之過、卽鳴之縲絏之中、誰復爲地方之計、而繼厥任者始固昧于不知其詳、中則諉爲不切于已、終則責以報効于後、不惟不加之罪、而且復施之恩、至有僨事于此、而允其報効于彼、朝以失陷主將、而暮由保薦拜官、甚至一陣之間、有目擊主將之喪亡而不救、身猶冒功以陞擢者、人亦何苦而必與主將同死耶、此一陣之間、萬人爲心、如之何能破虜成功、以伸

卷二

三九

皇上之天威哉、臣因痛偏裨士卒之未必同心、誓死決戰、故敢臆言于未死之前、以爲求死報、不如功報之爲愈也、竊計虜犯之時、臣必首率驍健、登壇拒敵、賊若先以步虜乘險而登、臣當其騎牆欲潰之際、卽督南兵殺手數千名、仰而攻之、決期堵回、但恐不在臣駐之左右、而遠隔數十里之外、步兵馳

救不及賊必大入臣卽一面以部士抵當一面調集各路援兵及請督撫各標兵或堵於所犯之途或邀於情歸之際酌量機宜誓決一戰務必大挫虜鋒使之狼顧奔北雖不能救東隅之失亦可收桑榆之功所可慮者兵機變於呼吸之間人心動于死生之路臣雖一人當先不過一人之力所殺幾何必臣倡之大小將領從而和之同心協力一鼓而前庶可成血戰之功然必仰藉

皇上威靈叮嚀諄示庶幾人心齊一令於決戰之時敢有偷生之徒違臣號令者除頭目以下欽遵近例都許軍法行事其叅遊而上恐臨時無暇行法容臣卽時綁送軍門照武官都指揮例當陣以軍法示衆至若衆將棄臣奔北臣果力戰殞身均乞

皇上渙頒

明旨必寘之法典既不使巧詞漏網亦不使倖計夤求若諸將爭先奮殺不退臣有死傷亦不相累至于

失陷將領之中軍千總失陷中軍千總之把總百總失陷把百總之旗隊總失陷旗隊總之兵士一聽撫按一體查明處以死罪毋使苟免臣雖一死而後之士卒皆知法無所避將領得藉偏裨之力偏裨得藉士卒之力夫豈不由于此也或議數萬之衆難以加罪殊不知所罪者乃首先奔北失陷頭日本部曲凡下一等之人譬如失一叅遊所誅不過中軍千總三四人耳以下則勿問矣失一十

總所誅不過把總二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把總所誅不過百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百總所誅不過旗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旗總所誅不過隊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隊總所誅不過步兵九人其他則勿問矣究竟不過誅數十人而止若果我兵全勝虜衆大敗勿問陣亡何項將領不係奔北失陷者皆不連坐如此則血脈貫通氣勢聯絡法未嘗不和而畏法者衆罪不必加衆

而及之者均。雖欲不一心。自不敢也。所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此耳。臣復慮首功所斬有數。前進原非一軍。奔北亦非一騎。退却不止失陷頭目之輩。尤當別立一法。以輔勸懲之所不逮。合無將用命之士。齊心向前。果有首功者。照例紀錄。其附和之衆。當以加糧爲賞。逐次漸加。使之終身得支。以爲衆望。設或逡巡畏縮。望風潰亂者。亦當槩減其糧。以示懲戒。以其所減。益於所加。必待再有功勞。

類編

卷二

三

方准議復。如此則人心齊肅。賞罰加明。我兵雖少。亦可成一戰之功。以寡敵衆之計。無出于此者矣。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

特賜施行。則人心可一。

國法益彰。愚臣誓死之志。或可少盡。而籌邊之策。未必無小補也。再照兵機。必以耳目分明爲先。薊鎮耳目不明。奸猾得計。此不用命之要領也。往日各

該大小將領。但遇虜勢臨邊。先行分布心腹人役。入京。臨時亂行。差人徑報閫部。甚至布滿密要。虛傳功伐。忌害阻陷。駕罪攘勞。無所不至。夫其人專一用心於此。又肯臨時用命哉。爲今之計。伏乞

勅下兵部。一行督撫臣等。今後叅遊守提等官。凡遇大小事情。止許差人飛報督撫。按道鎮協衙門酌量事體。輕重緩急。或通行隄備。或轉報部科。一行五城兵馬司。但有叅遊以下。布設腹心於京都內外。

類編

卷二

三

者。出示地方。報官拏問。其濫報違禁者。許兵部就行解發軍行。兼其將領拏究。至于臣雖一鎮統兵主將。但獲功則當不伐。有罪則當順受。凡涉功罪之際。亦止徑報督撫。巡按轉奏。亦不敢肆行濫報。至于將領生奸誤事者。容臣徑奏。或徑以軍法處治。庶功罪之核。不眩于耳目。而弊絕心齊。自圖實効矣。

請增中路協守疏

薊鎮所控地方西自石塘、東自山海、二千里分區
列守各有專責。先年因練兵不便，置二協分練總
兵居中調度。數年以來，頗收節制之効。但中間山
川阻隔，道路迂遠，居中摘練不便。遇警馳援難及。
況薊州一路所屬營路于東西兩協之間，兵馬錢
穀諸務瑣事體不一，滯礙難行。合無改添中路
協守，詢謀咨衆，深有裨益。況以見官改協守，不必
添官，一便也。以見兵隸中協，不必增兵，二便也。以

前作

卷二

三十五

供億不必別派，三便也。以操練就近不必遠出，四
便也。以卒然之警臨之，可朝發而夕成功，五便也。
三協各守信地，代出大將督兵，六便也。三道會同，
三協事無肘掣，七便也。一轉移之間，兵政邊紀煥
然改觀，提綱絜領，諸務立就。此益節制通臂指，便
考成之第一上計也。但事關興革，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部議。如果有益邊方，將三屯右營左衛副總兵羅

瑞改克中路協守，分理馬松喜、太四路練兵事務。
就將見管右營標兵照舊統領。原配河南車營一
枝亦聽合營并總兵標下左營與保河輜重二營
悉聽節制。西路協守副總兵張臣分理石古曹牆
四路練兵事務。將石匣車營一枝與密雲左營叅
將陶世臣統領馬兵一枝聽張臣統領合營。俱于
石匣駐劄。仍有密雲右營一枝、振武營一枝、輜重
奇兵二營與總督標兵亦俱聽張臣節制。東路協

前作

卷二

三十五

守副總兵史宸分理燕臺石山四路練兵事務。仍
駐建昌兼管遵化標兵一應客兵。分布各協地方
者一體遵聽節制。無事操練兵馬修理邊牆營繕
器械撫處屬夷遇警悉聽臣調度。仍乞改撰
勅書三道并請給三協關防并各官欽遵行事。庶總
練分練各有責成。薊東薊西免于顧此失彼矣。
上大兵援遼議疏

國家建都于燕比時屬夷爲我藩籬守在舊大寧之

地去寨猶數百里。門庭內固。自夫大寧昇虜始爲
 薊鎮內邊。遂爲外邊。肘腋始重。一牆之外。卽爲虜
 巢。而使夫心近于膚。又自朵顏與東西黃虜爲姻
 聯。遂爲之勾引前驅。大舉入寇。薊門誠爲京師之
 肘腋。天下之腹心頭目矣。右有宣大。左有遼東。俱
 爲隣封四肢手足也。今以各邊應援。薊鎮固手足
 之捍頭目。而手足有恙。亦頭目痛痒所關。則京師
 之鞏固。雖重在薊鎮。而遼東若在關外。均爲國家
 人民土地也。遼歲被大侵。欲守而險隘未完。欲戰
 而兵分力詘。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乃猶欲視遼爲
 遠地。謂不必煩他鎮之力。以事一隅。且遼東近日
 朝廷任將得人。戰守得策。若爲可與日前者。不思
 手足多恙。不急爲療治。必至損壞。手足既壞。亦尋
 至有輦矣。是可不急圖而加之意乎。又照薊疆一
 潰。可朝發而夕駕都城。是頭目腹心。立受重病。若
 與虜歲時較未定之勝負。必非完計。宣大久款無

用武之地。幸有遼東。功罪可問。隣急可恤。練兵可
 試。欲爲遼薊百年之安。不當憚國家一歲之力。而
 姑置遼左於度外也。謹以援遼事。列上請伏
 乞
 該部覆議施行。疆場不勝幸甚。一籌實濟。夫虜之
 入遼。零騎之出沒。迅速。大舉之地。理遙遠。薊兵出
 近地。以勦零。則勢必不可及。出偏師以禦衆。則勢
 必不相當。皆無實濟。若待虜勢苗頭已向遼。則彼
 近我遠。乃師至而虜退。故宜用重兵遠出。以援大
 舉。偵虜結聚是的。卽主將親率五萬之師。出關徐
 行。以至寧遠。廣寧錦義之間。收兵入城。養銳待戰。
 與遼兵各分一面。務大挫虜鋒。使一蹶而不敢復
 入。則不惟東虜喪膽。西虜亦當奪氣。且收功一歲
 以後。不必再援。以省勞費。一利也。遼無邊患。卽可
 城塞修堡。開荒積儲。以固根本。二利也。大虜既創。
 不獨畏威而不犯遼。尤不敢犯薊。屬夷自當懾服。

以固藩籬此後薊鎮亦可漸省衛兵三利也手足既強腹心自固爲京師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四利也然則大援遠援一而不再較之歲時出援徒勞無益者功相倍蓰矣一籌行餉薊師出關應因餉于遠乃遠之歲額僅足以供本鎮之用若出師援遠而不預計芻糧欲資遠于歲額之外遠將先憚薊師之費事未舉而議當先分矣薊師五萬之內除一半素有行糧自行齎裹外其一半應增

給者卽于薊鎮歲省積剩之內動支先行解發遠鎮買補如數外多支另爲解補庶遠鎮無因糧之費薊鎮不必于歲額之加因計無虧而人情咸便矣一籌備薊夫遠薊內雖相隔外形相通曩之患在于薊則以遠援薊今急在于遠則以薊援遠此事理之甚明而易曉者額執論未定則以薊爲陵京根本之地關係更重况虜衆結聚常在薊遠相半之間東可犯遼南可犯薊故逡巡猶豫而莫知所

從耳乃東虜與西虜素不相容大寧諸夷多服屬于西虜昔之大舉犯薊者皆西虜而東虜不敢合兵則懼爲西虜所乘也惟隆慶元年土蠻獨犯灤東則以西虜遠犯石州乘隙而始入耳今西虜歸款則東虜且不敢犯薊况薊之邊險年來修築頗固知東虜之不敢憑陵而入以蹈棒槌崖之覆轍也然料計當審而防禦貴周若大衆出關薊將空國而行矣所揀存者強弱相資虜中奸宄乘機牽制戒備尤當不厭詳慎合無另調客兵以固根本查得真保撫鎮標下有兵六枝共一萬五千每歲入衛者春秋兩防止各一枝尚有萬人在鎮紫荆側馬各關口有兵四枝共一萬六千則向非入衛者今西虜歸款宜大爲緩真保尤其緩者以真保定二萬五千之內量調一萬五千再于宣府調一萬大同調五千以入備薊鎮聽其先行整束俟虜有結聚聲息方調崇薊鎮以昌平總兵移駐密雲

防西協四路而兼顧

陵寢真保定一萬五千防中協四路宜大一萬五千防東協四路以周意外之圖真保宣府路不甚遠大同在昔年原有應調入衛兵馬一枝止多一枝且調集止于一月俟蘇兵入關即可散歸各鎮行糧亦可取給于積剩不至勞師費餉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三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條議一

練浙兵議

時東南泰階久平沿海衛所軍政不舉武備盡弛海禁亦懈奸商猾民因而勾引番船剽掠海中成托官豪庇蔭有司莫敢誰何遂乘間節破黃岩崇德桐鄉乍浦昌國臨山慈谿等城十餘處尋引舟南犯淮揚吳淞諸郡焚燬廬舍擄子女財帛數千萬兵士吏民戰沒逃亡不下數十萬攻陷郡邑爭以檄背世宗震怒推刃大臣乃以御史胡宗憲為都御史總督浙直戎務勅東南帑藏悉從調取天下兵募便宜徵用於是南調湖廣十兵廣東徭兵廣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賴兵崇明沙兵邵林僧兵北調山東餘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氏非邊騎兵北平射手凡稱勝兵者輒致之然皆臨敵馳激

遠者萬里，近亦數千里，至必經年，而賊揚帆去矣。卽或間至一戰，終不能一當賊，輒敗去，使擾掠爲害耳。東南苦之，故諺云：賊爲梳，兵爲篦，土官咸利。其廉價賞發，舉乾沒而潤橐中，竟無分毫轉給。又不約以紀律，任其搶奪而莫之禁焉。東南體質始塗於寇，終竭於兵，後以練兵克敵制勝者，有成功，遂罷所調兵云。

守不忘戰，將之任也。訓練有備，兵之事也。乃今軍書警

報將士憂惶，徒將流竒，礪兵應敵，更取福廣舟師，驅而陸戰，兵無節制，卒鮮經練，士心不附，軍令不知，况又赤體赴敵，身無甲冑之蔽，而當慣戰必死之寇，手無素習之藝，而較精銛巧熟之技，且行無資裝，食無炊爨，戰無號令，守無管壁，其何以戰？爲今之計，必器壘具而進，可相持，餼糧備而退，有宿飽，此所謂蓄艾于預，而後無患于病者也。至于身先士卒，援袍忘身，是職少所素講，乃若臨敵制變，防險設奇，是又在職

自出，難以逆計。惟茲蘭戎，兵詰器具，明部伍，肅營陣，教藝有成，而能隨其指示，發縱者，則一得之愚，殉國之誠也。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勇，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歲費數倍矣。

練烏傷兵議

前練臨觀之兵，今已二年，頗入毅率，軍容咸整，然終怯于短刃相接，雖其居習使然，亦緣兵皆市井之徒，性殊狡猾，猶如塾師發蒙，性近者稍約束，便成習，遠者日程督無益也。會稽之卒，非性與習遠乎？于是上練兵議。

兵而議戰，亦猶無臂指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遁，陳兵于疆邑，人奮荆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標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練，卽一旅可當三軍，何患無兵也。

時有陳大成者著名里中、孟諸善之、而不謂能戎
事也、會金華守出示、梗其應募、咸謂必先得成、始
有應徵者、乃謀之令尹、以驥幣往、成慨然出、願屬
孟諸部、于是子弟雲集、一日方草檄募士、而架閣
佩劍鳴于几案間者、逾時、幕屬駭然異之、有王如
龍者、爲括徙中雄長、聞檄而率子弟出山、然鄙野
不識官府、多跋扈狀、公知尹趙公大河、素得民心、
且尺籍在握、逃則易緝、梗則易治、乃請于制府、借

脚牌

卷三

四

尹監軍、仍理縣事、其選編之法、凡城居者不用、嘗
敗于敵者不用、服從官府者不用、得四千餘人、其
前紹兵弊習、一切反之、遂以成軍、終之期月、皆入
鼓、再易月而備、中法無不調、真可以一當百矣
定伏路條約

竊惟斥候瞭望、兵政所先、衛所軍城、設濱海際、而夷情
謫詐、覆輒可徵、往往海洋、捉獲漁熊船隻、就用被擄
之人、駕船而伏賊其中、突然登岸扣關、出我不意、及

夫巢屯昏夜之時、密置雲梯、窺伺守埤、倦怠城瞭不
明、輒行掩襲、且各處烽埃、有置在山頭、止堪瞭遠、而
海洋廣港、勢脉繁迴、目力未能徧悉、不無意外之虞、
則於各該衛所、設有伏路官軍、而又廣之以數額者、
正爲此也、今將陸路哨守號令軍法、合行給發、遵守
備習、如有警、不分晝夜、責其照依舉號、走報賊情、務
使表裏兼制、內外咸備、令賊無隙可乘、自足以消奸
宄之念、而保金湯之固矣、

脚牌

卷三

五

清理軍丁戶籍議

本職於三十九年、條請專任所屬沿海衛所、事宜緣由、
蒙巡按御史周批、所議有見、且中時弊、因以見本、參
據忠殫慮、與碌碌者不侔、但更張有漸、上下乃孚、若
外至之言、決不能損真、亦不必過防之也、又蒙總督
軍門胡批、據條陳數款、深爲有見、且切中時弊、本官
爲一方大將、旣肯挺身任一方軍務、悉以委托、許便
宜施行、若事體重大、必須公議、亦聽會同兵巡道、斟

酌計議而行，具由詳報案照。先該本職查得所屬境內舊係寧紹台叅將遙制，整飭兵備，亦係兵巡道兼攝，而又更換不常，是以自三十一年有倭患以來，無次不犯台州地方，且沿海一帶上接吳越，下連甌閩，為賊盜淵藪之鄉，出沒經由之路，往年坐此疎虞，近奉部院特為題設兵備，叅將遂將本職誤克任使以來，猥見衛所狼狽，行伍煎銷，不揣駑駘，志大才小，力綿任重，欲期一旦創起二百年積蠱之廢除，逐一施行，有漸次第修舉，隨機鼓舞，因事用權，多方比併，招撫逃丁，招徠缺伍，軍士秋冬之間，松新楚隘，一衛三所，招回別省投兵，貧流出外官豪占役等項，軍舍餘丁已經千有餘人，克補行伍，訖十一月親臨海門衛查點旗軍，左等四衛原設官軍六千五百二十八員，名今見存官軍止一千一百八十三員，名況十無五六精壯，又如中所百戶伍內原額一百一十三戶，今有者止老軍二戶，則沿海衛所是獨海門行伍空虛。

為極。又以其險要言之，則海口橫瀾十里，港流巨浸，直至內地二十里，分流一脈，徑抵台州府城下一脈，徑抵黃岩縣城下，港外乘風，一潮可到，則沿海之勢是獨海門港為衝，以城垣形勢言之，北枕大港，東近海潮，西控巨村，賊舟可泊，南面郡山，駢肩內視，南城俯窺山麓，天石自上而下，規模險陋，皆無足恃，則沿海之賊是獨海門城守為難，以城中武備言之，其沿海地處衛所軍容雖廢，而官法尚行一二，惟該衛軍豪官弱，專寄乏人，號令寸步難行，則沿海之武備是獨海門廢弛為甚，以官軍言之，諸衛所官軍貧富相等，禮義可興，恒心可作，尚知顧戀信義，惟該衛官少軍貧，室廬不蔽風雨，人心無恒，則沿海官軍是獨海門振作為艱，况海門係台黃門戶，腹裏藩籬，且通大海之洋，賊舟時刻可到，城大人寡，兵家所忌，本職部下雖有陸兵一枝，原該隨賊向往攻剿，似難飽繫城守，究原其故，蓋以該衛所旗軍多係台溫寧紹四府

之人去籍最近，既得以遂歸往之志，而餘丁近家，復可資兩隱之計，且管軍千百戶等官，利其籍近，徑至各軍之家，更易行伍，顛倒籍社，埋沒之奸，無所不施，故行伍空虛至此者，由其原籍近也。而爲今日足軍之望者，則又有賴於原籍之近焉。蓋惟籍之近，故所伍尤能知因原籍難，以展轉。且所幸台溫寧紹，皆同省接境，兵備府縣，又皆本部院親臨，卽台州一府之籍，皆本管兵巡道所自駐之地，設若嚴督各所伍官，着實開具真正行伍籍貫，就聽兵巡道嚴督府縣清軍官，逐一清解，則一府期月，可得千餘，況兵巡道爲切己之憂，當盡其督程之法，其府縣奉本管巡道之令，不敢視爲不急之務，其台溫寧紹隣境之地，皆爲同省管轄，就以本道督之，亦孰不奉令惟謹，設行各本管兵巡等道，必以同隣相體，亦可得十分之半。夫軍城之空虛者，因莫憑於海門衛，而軍戶之在籍，易於清查勾補，克寔行伍者，亦莫易於海門衛，除本職

一面嚴督該衛所官役，嚴限多方，先行勒令將隱徭旗軍，凡軍官可以自爲者，定爲三限，清招外，其果是逃埋，在籍事屬有司，非武官才力職守堪爲者，備造缺伍文冊，每府一帙，合無將前項文冊，批行各兵巡道轉行各府縣清軍官，着寔挨查，務在夏秋之間，立爲分數，勒限清解，衛所官取印信及發編操伍緣由繳報，務裨有益於戰守，則孤城有備，永保無虞，而藩籬既固，則堂室自安矣。

營壘解

大槩以二分爲外壘，一分爲子壁。虛其中爲中軍，如一司五哨，以鳥銃一哨爲子層，四哨爲外壘，每面一哨。如二司以六哨爲外壘，以四哨爲子壁，如三司以二司爲外壘，以一司爲子壁，如四司各爲一面，各撥二哨爲子壁，如五司以四司爲外壘，一司爲子壁，各鳥銃一哨亦爲子壁，六司以四司爲外壘，以二司爲子壁，由此而擴充之，愈多愈善，惟鴛鴦陣必不可變耳。

兵德

兵德有五。不顧首級。直殺無前。以求全勝。一也。揮金不顧。賊不能餌。二也。俘係之人。揮之使去。聽其自散。三也。圍焚力戰。無一兵貪取財級。聽其然燬。四也。三軍一心。不爽軍令。五也。

兵機十事

茲蒙調勦江西流寇。鞠躬殫瘁。分所自盡。但維揚維荆山河之形勢既殊。而山寇海寇。攻取之方略亦異。此

類輯

卷三

十

行務求成功。難以草率就事。所有十議。關係軍機。利鈍必和于國。然後可以出軍。必和乎軍。然後可以出戰。否則寧甘轅門之誅。必不致無成。而有負重委也。一謀必勝。夫江西首相桑梓之地。其寇乃福廣江贛四院所勦之寇。有功易以上達。無功易以取戾。今遣兵往援。必秋毫無犯。而功超四省。乃可以塞責。故兵務足數。謀貴專一。生兵既不可用。而雜兵亦不可遣。寧遲延而不得草率。苟或奉命倉皇。胸中無一定之

見。一旦直指客地。主賓懷矛盾之心。吾恐着無先後。終非萬全之謀。議握參商。難免衆楚之咻。

聖天子所以託重者。謂何本部院所以專任者。謂何。此謀之不可不定也。二請監軍。夫烏傷士卒。所以頗收實效者。由連年平定。烏夷盡得夷技。長短之弊。而若思權宜之方。乃爲之創鴛鴦陣。器械長短相參。各有所制。故能每戰必克。我兵無損。且熟諳浙中地形。而分合向往。又盡得其情狀。故也。今山寇性技大與倭異。又當得其情形。審其名實。知其所短。思其所長。如我某器可當賊某器。如賊某器甚利。我謀器可制之。及戰鬪陣勢。或厚薄緩急不同。我更以何等陣法號令。乃能取勝。則先定法制。而後權敵舉兵者。誠當務之急也。此須到彼方得其情。所以必當借重彼地有司。今既不知彼矣。而在我之士情器習。可以知者也。又當議擬不可犯。不知已之戒。故職謂難收近效也。又況置兵客地。期功于旦夕之間。而進退機宜。必陳

兩院督調糧餉盡屬有司豈參將官之所能爲乎卽知彼知已恐亦不能百戰百勝矣爲今之計必得浙二司一員監之仍乞移文嚴責彼處兵備一心協力然後責有所歸官無僨事之虞食有所出兵免患歸之念若執烏傷累勝之兵而曰殺伐之術無分異地卽此徑往有所不能也三明調度夫職參將也所征之寇四院之任也若使職無所統轄犄角于四院之間獨往獨來以期成功于客地恐成本部院之專功

卷三
十二

而彼四院之失彰矣豈能容之哉必將職托于一院專責調度成則同功敗則同咎庶利害攸關而無牽制之失矣四鼓募兵夫義烏土著殺賊于台守家之役耳父往子來親戚相助其氣嘗壯一聞遠調江西半有不願行者蓋因有身家者多皆有門戶之累若不重慰其心奚以釋鄉思而作敵愾也故門庭之兵惟恐無根籍之係而臨事逃避可虞遠戍之卒又恐有根籍之累而氣便消索不奮乞將七八九月工食

借解義烏克散安家之用其新募之兵亦盡照兵均給安家方得猛士齋募到省須合營訓練旬日悉知號令方可同發庶士心豫附而令出惟行兵情服習而軍威自肅不然經過騷擾怨聲滿道甚而大村強姓因而聚黨拒行者有之其時寸功未見而物議先騰咎將誰諉也五議兵數夫用兵最忌紛雜而山賊倭寇情狀不同且智力兩均奸巧百出空無所不備也故兵非素用而不可委心况幽徑僻路我兵非由調度不敢直入今除官生雜役旗鼓親兵外新舊實收戰兵非五千不可六明賞罰夫用兵者氣也鼓氣者賞罰也每臨敵奮氣輕生以奉令者亦與萬一之生希僥倖之利耳豈人人皆忠肝義胆輕生樂死者哉今江西變起倉卒軍務俱無定格其冲鋒斬賊之賞不有額數何以作士氣耶合無量賜成議或出于江西或出于浙江或論首功或論戰次况山城與民同類何所取信尤易生忌謗則士卒之氣隨而怨且

卷三
十三

最矣。又安望其後功耶。計今合當止以戰次爲額。如某處賊約若干。但能全勝。則約以懸賞若干。而不必論其首功。庶兵刃不及無辜。而天地之和。不干忌諱之口。自杜矣。七代信地。夫赴援千里之外。起發之途。已久。既而到彼。偵邏敵情。審察形勢。或操易器械。方得決戰。况山賊有巢可恃。出沒不常。飢旋難擬。倘信地有警。進退兩難。咎將誰屬。縱一往成功。疲勞已甚。卽春汛得歸。非有數日休養。未可復用。乞別委兵將一歧。代職分任之責。庶士心一其向往。而地方自有專司矣。八議主兵。夫客兵遠臨。必借向導。本職部伍。並無江西土著。其岐徑隘口。必得土兵導引。若不與職利害相聯。孰肯爲職用命。乞行彼處衙門。凡本職兵到各衙門主兵。俱聽選充嚮道。不許阻撓。其衛所武官軍兵。亦聽酌量取用。而全勝之算。我握矣。九議進止。夫山賊奸猾。貌難別識。除札營對壘之外。必居城郭。以休士氣。以叻不測。一也。其對敵之際。若賊敗

奔村落人家。必用火攻。或准火攻。務殲賊而不計居民。或禁焚燬。務全居民。而寧逸賊徒。二也。江西地方之事。職亦略聞。若不素定明議。預請給照。將來之禍。有出于擊賊之外者。乞行彼處兵道。一一議定。以免臨機候事耳。十期調發。夫前議既定。一面乞將所募新兵銀兩。交付通判吳成器。速往義烏募兵。舊兵月糧。一面解赴義烏縣貯庫。聽我到彼給發。職先赴台州。選發器械。而後順道義烏。以便催兵赴省。庶先計後戰。不難捲甲而趨。卽後發迂途。亦自先人而致也。

上游中丞書

當烏陽初發時。首遣胡守仁等兵六校。先行至福甯中丞游公急于建功。遽促守仁進戰。守仁以未奉將令。不聽命。游公以厲語激之。終不從。守仁馳報。乃上書解之。

守仁等兵先期而發。方命于公。非抗違也。嘗讀兵法曰。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又曰。不知三軍之不可進而與

之進是謂縻軍。又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又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又曰器械不利卒不服習以其卒予敵也。本職叨司將領統兵有年茲者選募而來知已頗真即今在平海者萬餘新冠在連江福清者亦不下數千。在閩兵將雖有俞總戎新收漳賊六千以無節制而不能交刃。劉總戎所部屢戰屢挫所恃爲一方性命以悍禦巨寇者惟此新募萬兵爲遠近內外之孤注耳。今旣掣肘其將之能又復不知

卷三

十七

其不可進而強進之且利器未頒而未服習敵情士氣如處暗室乃欲以二千兵而禦新來之寇衆寡之不敵也明矣。况復跋涉千里士卒飢願其勞逸之不相侔又不止百里趨利之戒也。犯兵忌而希成功其曷能濟。僕故不敢以將在軍之體自專亦不敢效順承以致敗衄且守仁等兵係萬衆之前鋒縱倖而獲捷亦不免損傷使大衆失前鋒之恃或稍有挫折則敵愾之氣奪而萬人爲之解體且山寇視其成敗以

爲從違叛服之計。倭賊視其成敗以爲消長聚散之分。兩浙視此爲神氣之壯弱。八閩視此爲萬姓之存亡。于係國事匪輕鮮也。推原其故夷寇聚劫日久其在官司左右不無布有奸宄促之速戰又用以寡實爲內應之謀失此不言噬臍將何及也。

請譚中丞揭

本職今已馳至福清必本院親臨方敢趨平海合營緣二總兵在彼職兵一到彼必趨戰抗之則非體聽之

卷三

十七

則掣肘進止不一散亂無紀。三家之兵旣雜則互推之際可乘萬一少挫全師奪氣大事去矣。卽或倖勝而利之所在爭殺競財棄賊而自鬪者有之必候本院親集三營將士插血立盟分定道路約以機宜而進有後先專責銜銓懸以重賞爭殺搶財者立以重禁斯可以萬全而無害也。

水陸備禦機宜上譚中丞

水營五寨當以烽火南日浯嶼三嶓爲正兵銅山小埕

三綜爲遊兵、分信地、明斥候、嚴會哨、賊寡則令各自爲戰、賊衆則合力併攻、以扼之于外洋、然以擊來賊之功爲最、擊去賊之功次之、若失賊弗擊、與坐視登岸、查照信地論罪、况五寨之形勝有緩急、而多人之才、語有大小、又當因才而器使之、五寨中惟小埕爲省會之門戶、非應嘉不克肩、次則烽門、魏宗瀚可用也、又次銅山、則鄧銓宜之、又次浯嶼、則秦經國宜之、又次南日、則羅繼祖宜之、若陸路三路、原額設參將、與本職銜不甚遠、雖勅准節制、而終屬尾大不掉、何如改設守備、卽部中選其才優功高者克之、庶臂指相使、而無掣肘之患、惟王如龍才堪北路、胡守仁才堪中路、耿宗元才宜南路、于閣縣南臺、當開設鎮守武場、及監軍公署、公同調集、合營訓練、風汛之日、乃分布四出、水陸防守、聽各該道監督、汛無警、而合營團操、號令出于一人、臨機有事、而畫地分守、則同仁庶有專責、職亦得指揮如意、而智力可盡展矣、

○和議

仙遊圖急、城中有以和議者、公報軍門云、誘和以緩攻、羈縻以待勅、誠爲一策、但從來以和爲議者、率皆借和以緩之、實則乘其暇以周悉謀慮、治備戰守之具耳、當急行該縣、一面以和誘敵、一面速治禦具、嚴爲守備、以待班兵、庶不爲所悞耳、

登龍眼沙號令

今水陸大舉夾剿、刺賊、初七日爲始、陸續俱到、玄鍾渡而一應後開方畧、務嚴諭所部、依期奮攻、水陸同體一心、惟念受國厚恩、共期滅賊、以圖補報、水兵必期截賊入澳、把守無缺、勿使賊有一舟之出入、陸兵方可効力、其擒獲吳賊、如係陸兵、亦必與傳都司共之、卽陸有斬獲、亦量行分級、以酬風波之苦、毋得畏避愆期、違慢條約、致賊得以併力伺陸、今該本鎮會同巡海道監督陸兵副使周、議得舟師圍困已久、陸兵又齊、相應部分整肅、以便奇正迭出、務要遵照號令、

奮勇當先，必使賊徒一覩不留，方爲奇功。或退縮觀望，進止不齊，定以軍法從事。凡臨陣棄刃哀祈者，不許混殺。既圍之後，被虜不戰者，不許妄殺。各存天理，以明仁者之師。各積陰陽，以爲子孫之計。今將會定方畧，合行開示。仰各偏將通行把哨人等一體曉諭。敢有違令悞事者，偏將以下俱以軍法示衆，決不輕貸。

一 偏將專司號令，催第一層兵向前當鋒。義總專領本部兵當前哨官各領本哨向前衝殺。

一 令以義總方伯朱九龍、戚子明俱屬偏將。曹南、金統督爲中路，內方伯朱九龍爲衝鋒正兵，戚子明爲中路衝鋒策應奇兵。

一 以義總金示岳、馮煥、金守常、陳泰俱屬偏將。金科統督爲左路，內金宗岳、馮煥、金守常爲衝鋒正兵，陳泰爲左路衝鋒策應奇兵。

一 以義總鮑文龍、胡世徐全俱屬偏將。張邁統督爲右

路，內鮑文龍、胡世爲衝鋒正兵，徐全爲右路衝鋒策應奇兵。

一 三路策應奇兵俱屬李參將統督。

義總胡仲膏、石成、紹陳祿俱屬偏將。吳京統督爲老

營。

一 俱照畧列陣令，每總各給一張。

先本鎮擇日于教場內合營教練熟習。臨陣卽如教場內一般號令，一般進止。違者斬首。號令不明，偏將

處以軍法。前鋒退避，義總與先退之哨及退哨隊兵

斬首策應兵卽當衝上。若策應兵一體後却，李參將

與先退總哨隊兵一體處以軍法。

一 各臨行之時，聽本鎮示期約軍令到營，整備船隻，行

李登舟肅聽本鎮到營升銳行旗，各船先開中路，次

開左路，次開右路，次開策應兵，次開老營。每一路舟

在一艖，每一總又爲一艖，務相連屬。此項各偏將義

總預與哨隊長說明各船戶拘在一處，再三再四叮

寧明白船戶不省官話可覓一能官話又能鄉談者字字傳說務要通知只各要認桅上旗爲號

一行船船戶只聽各船內官哨隊指點何往進止若違令及臨山不肯停船近岸者該船哨隊長即將船戶割耳甚者送鎮斬首須將此條臨發時寫出貼在船桅上解說與船戶明白

一四路兵恐船上混雜一時船家不能認鯨取齊未免官兵喊叫有違軍令且滿海是蓬官兵亦難辨認今

類報

卷三

二十二

定號旗每船一面懸于桅頭晝夜不得放落中路俱用紅布旗左路俱用藍布旗右路俱用白布旗老營俱用黃布旗每旗一面布方三幅偏將旗上色同加以畫彩義總旗上加號帶一根哨官旗上加別色團月一箇徑二尺

一各船到彼岸時不可徑過岸邊須于一箭之外銃不及處少待各營各總船齊務要肅靜無譁各聽李叅將中軍船發砲三聲各船一齊駕近岸邊一齊吶喊

徑奔上岸遇賊便殺上岸不許過一里便扎營賊走不許追過三十步過者雖勝亦斬其總哨官與在先一人

一追賊去卽速整隊伍一字向前路扎定坐待本鎮到拈揮或建木城或奪許朝光舊棄城爲老營扎在船邊

一是日先扎營定卽直取許朝光舊城取畢卽聽傳令先放老營回船取竹木卽于土堡邊或船邊相地建

類報

卷三

三

監木城限一時卽完居守肅靜夜晚中左路收入土城老營收入木城右路收入船上四更聽棒鉦嚮造飯五更食畢聽令登山或徑進巢或候建木城

一次日如建木城卽以右路兵帶竹木上岸去土城前三三里高山頭占據形勢建監木城以中路左路各扎成陣勢于木城前一帶候賊來卽戰以後聽臨時號令

一建監木城之時若賊候來索戰候賊到五里內卽將

木城暫止其建木城之兵卽照原分路向前列陣同三路取齊少坐一刻聽令徑衝前去不可待他衝來一殺賊大敗只至險阻處便止不許徑追進巢有令催進方許徑上

一策應奇兵在左路者專以一總在海邊搜尋石岩而進以防沿海之伏如有伏兵闖出皆此總之責在右路者專以一總在高山頂上瞭防山頂右畔伏兵及搜山頂林木草叢埋伏如有伏兵闖出皆此路之責

類輯

卷三

三十四

一各兵到彼之際每日携空草鞋一雙于腰間先用木底草鞋登山若無竹籤卽換空鞋遇竹籤又穿木底鞋但釘籤埋在草中未易尋覓不可輕易便不用木底鞋也一每日登山炊飯時必各留飯一團費帶腰間以備午食火兵止備熱湯伏時供用

一衝鋒不許取首級及搜賊身財物以致悞事今每營真正衝鋒兵懸賞銀每名十兩通營懸賞銀二萬兩右衝鋒兵不專殺賊或取首級或貪財物致隊伍錯

亂悞事但有一兵負衣物銀兩者卽將全營衝鋒銀入官不給正犯以軍法斬首

一此賊積蓄數年雖有銀兩衣帛之富多是賊匿各處未必都在巢中船中賊兵雖敗必是整衆伏竄別山我兵殺到不許先捨入巢取財必須先燒巢房圍攻船隻已盡山上土堡內無賊仍將三路兵分三處徑往各山搜賊賊盡方可尋取貨物獲得真賊從容拷問他自是指出埋藏銀物之處若賊巢初燒賊尚在

類輯

卷三

三十五

船及未搜山縱兵四散亂取財物者但背負衣包便行追焚兵犯一面割耳一面送鎮斬首

一自來賊計多以首級財物愚我兵心故意佯敗將敵衣虛包砂石擺棄空巢使我兵爭取因而行伍散亂賊却伏在山中船上窺看一中其計遂齊擁出彼整而有心我亂而不防轉身迎戰不及竟爾奔走屢被冲散萬勿墮此計中進巢之際老營與策應兵各整隊札定以待衝鋒攻戰大捷班師衝鋒銀兩一體平

分首級男婦以十名十顆爲率。衝鋒兵六分、老營策應共四分。若老營策應兵但有一人向前混取財物者、衝鋒銀兩都給衝鋒兵、老營策應不給、仍罪其首犯以軍法。

○議虜

隆慶丁卯、東西虜入犯西北邊、陷石州、昌黎、幾不保。

帝集廷議召公、公曰：

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其

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

顧

卷三

三

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闕在五步之內、匈奴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島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去譬之射隼、亡能出吾彀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肅遠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吭背、或在肘腋、以致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啻

秦越、號令不一、烽埃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况五者乎、五者之難亡論已、今卽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募召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成則坐餓、弊殆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簡裨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爲一旅、將以裨將、縣令爲監、兵甲餼糧各以縣給、爲之部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爲一部、將以偏將、執憲爲監、合十部爲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府、視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敵、以步應敵、敵少却、則以騎馳之、俟虜有可乘、然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奮一擊、以張我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爲正、以衆乘寡、以實擣虛、法也。顧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卽失利、庶几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詢詢然羣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

加已從吏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鉞而行此之爲難難可知已在易之師二多警四多惧遠近異也近則瑕疵易生故必以退爲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

議京營

大事有不可期之遇而循有不可變之法遂致有不可化之人今

類編

卷三

三

聖天子維新化理合武勸功千載一時不可謂非遇也然京營之制設自國初爲五軍營後分三大營再後或爲十營或爲十二團營最後復爲三大營其營制各不相攝且二三其將實自有深意存焉而未能以遽變也今京軍大半影射而且半多額覓卽有應標在營者不過一時虛充營伍而已但知襲行陣之故套而不遵申令之所諭也安望其諸吾訓練而入吾設備矣乎此錮弊不除而軍政終不張者蓋有以

也然成天下之奇績者其機在任事專而權不分也倘能重其事而一其權焉則漸洗其故習而更新之自能奮敵愾而勝驅馳矣又何約束之不可就而法令之不可行也哉

○辯請兵

今以數萬之衆馳突于原野如風雨驟集山崩河決一擁而至此胡虜之常而中國以爲必不可禦之勢也是乘牆列守以爲萬全之策奈邇來邊形齒齒軍士煎銷勢分力弱守愈不足乃就中掄各部曲之壯者不滿數千隸于總督巡撫總兵標下謂之標兵用以備戰是每鎮所恃以爲戰陣之具者數千輩而已故方賊之張也或守城廓或據形險或追送百里之後或出沒爲趨避之圖待其星散劫掠之時或當滿載情歸之際得便則鵬剿零騎不便則有不明之功以爲贖罪之地此將領不得已之謀耳欲使胡虜胆寒心破一勞永佚在我亦當以數萬之衆堂堂正正

類編

卷三

三

平原曠野。青天白日之下。彼以此來。我以此往。短兵相接。使虜大勢敗衄。我則以精騎蹂之。如此一番。胡虜喪魄。由此而罷入衛。開屯田。汰老弱。卽乘隙塞上頭頭是計矣。然則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不可。十萬歲費百餘萬金。恐不能從也。然則五萬何如。曰。此亦小成而已。必如撼山易。撼岳家兵難。乃可當虜之衝突。此則教練之功。不敢諉諸人也。然目今足爲天下緩急集事者。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而父子兄

卷三

三十一

弟之兵。惟守令可以籍召爲今之計。應于河南之嵩縣等處募足一萬。真保河薊一萬。宣大廣寧等處五千餘。山東罷見戍驕兵。另募田夫五千餘。浙江舊兵一萬餘。以充教練可也。然則募北兵是矣。南兵恐不空北用也。有慮其不耐。互寒者。有慮其魚米湧貴。日給不足者。有慮其不便。于風沙。與後日之難散者。曰。請言欲取南兵之詳可乎。比年倭犯東南。浙江軍門于數千里外。調四方兵以殺倭。浙人不堪爲兵。卽有

之輟廢于倭。自某與今軍門譚公。昔守台州。共倡練浙兵。請以三年爲期。賴總督不奪。千方教之。日以別兵殺賊。而需其成。至朔具呈請戰。遂從此一無敗挫。凡四方所調之兵。盡罷之。故某旌旗所至。悉此輩收功。某馭此輩十三年矣。且此輩皆良家子弟。俱有身家。可聚可散。惟恐其不留。毋虞其難散。況今料集大兵。北人爲多。而北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集之衆。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爪牙。以彈壓羣情。此

卷三

三十一

南兵之取。不可已也。况教練生兵。必用條約告示兵。愚卒也。目不知書。而告示條約。不得人人盡習。卽主將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惟此輩與之共伍。中日夕言之。曰。吾主將昔在吾土。所以練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錢糧如何得實惠。號令如何可信。戰陣如何萬全。賞如何而明。罰如何而嚴。人心轉移。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條約告示。加十倍矣。且鳥銃一枝。乃戰虜長器。北人不習。北匠造亦不

如法此爲南兵慣熟尤不可已者如得舊練南兵萬數先教成一營以爲師範分發舊日穀中材官以練北兵功省而効倍矣此論用兵與虜形如此然必得數萬之衆而後能禦衝突之虜于原野之間也乃若營陣器械各有制勝之法大都車步騎三者俱備而相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而車以步卒爲用步卒以車爲強騎爲奇兵隨時指麾無定形也除車之制度火器等項不贅論其戰法將車上爲女牆揮矢石且取輕便下有活裙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我則不應或虜勢大至五十步時火器齊舉虜近車丈餘步卒于車下出戰第一行卒持長刀用平日習法伏地向前三遠不離車五步車即隨步卒緩進而步兵齊砍馬足二行木棍打仆馬之賊只在仆時乘其跌落身體仰覆屈伸未得乃可着力三四行鉞鎗雜上以打戳之如或力倦退保車內又用火器衝放一次將本營別設真正勇將精兵平日主將馭之

如子者三千更番乘勢如環無端至于制營法操號令備器械此將事無論也然則目今在營之車亦可用乎曰近日用車者往往犯六敗之道某之所恃在能反之耳何謂六敗平日教場操演乃無利害之地從容中節便可爲用若臨陣生死目前心忙手亂每致火藥自焚一也今以瓶置火藥于別車平日習熟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守遇虜下營車釘于土不復移動以車爲城人避于中不敢出戰夫城之無人陷者多矣況平原車壁虜得聚攻集薪蹈犯燃火焚燎二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蔽伍戰則不能飛衝三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衛士馬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聚薪則不及焚蹈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之用車兵不逾萬車不過二百輛每車地一丈每面不過五十丈以五十丈之陣而

當數萬之虜、四面環攻、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四也。若兵止萬數、用車不如用騎、可戰可退之爲得也。今用車必以十萬、或五萬、或數車爲一營、圓如小堡、或數十車爲一營、圓如一大堡、或數百車爲一營、分而不離、合而不襍、各開馳道、星綦錯綜、高下原阻、佔地十餘里、如虜稱十萬、其實不過五六萬、四面分攻、每面不過數千、彼分而弱、矢石不能逾一面之車、以及對過之背、我面面足以制之、如聚攻一面、則諸營各以其便、舉車而前、卽一營有失、諸營可勝、此則平日聚練一隅、朝夕撫摩、嚴刑聯束、血脉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或謂車戰宜平原、薊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執方而用藥者、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古法云、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若使車軌不可方、而騎列不能成、此取敗之道矣。但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塞險、尤爲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

則百車一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爲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難于險、而爲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明、畏敵而不畏將、只靠一車之用、使羸兵而恃車用命、乃必敗之道。六也。今練使合兵、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真有短刀地鬪必死之心、敵愾之氣、但恐虜騎衝突、勢不可前、藉車導引以前耳。是旣稱爲戰車、必用之而戰。此六變也。或謂戰守當併論、今薊山川險阻、能守而使之不入、不更愈于戰乎。曰、兵法全國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薊莫善于守、但邊地崇遠、偏裨而下、分守一區、咸百數里、未必人人皆才、且數丈一人、卽岳家軍亦不足當、萬衆聚攻之虜、而大將一身、不能遍及、總隊威輕、何以制命、所以教練車兵、正爲固守之計也。聲息未至、則移車近地、移兵乘牆、據邊而守、萬一守不足恃、而復無重兵備戰、將任其衝突而無策矣。況今履霜之形、衣御之戒、薊邊守

在腹心宜大之虜住牧境內山西稱弱陝斷懸城遼當凶歲之後行伍未復虜當二百年生長之盛勢必爲患于中國可無練成節制重兵一技以爲緩急之備哉今以大議未決乃不得已遂以募兵一節厘爲上策而又出中策欲其節制四鎮而仍聽命于制府就邊鄙之見伍入衛之戍卒從宜教練轉弱爲強嗚呼上策必以十萬訓練爲遊兵隨賊向往三萬之議計效竟得中策如就中補偏救弊恐終落舊套矣豈知練兵數萬充遊兵破強虜逆視之誠難但虜之強固自若而我以因循積怯素未講戰自護于不可爲此其所以竊敢有請也倘蒙軫念邊事大賜振刷欲聚兵則不知有掇而無意外之慮擊兵則循軌返籍而無難散之憂堂堂正正所向無前事易而功倍之爲國遠謀一勞永佚若竟求上策則恩疏十萬之圖乞留意焉

○議分薊區爲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其路建製

車營配以馬步兵而合練之

初薊鎮舊疆止有東西二區分爲左右二偏後因虜犯多事始增爲十區既又減爲九區復裁爲七區又立爲十一路沿革靡常今乃度邊隘衝綬道理遠近分爲十二路時松棚喜峯山海臺頭四路皆提戎任事未設路將乃以建昌營遊擊改協守東路副總兵分理松棚太平燕河臺頭石門山海等處而以巡撫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以一營

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鎮營大則西協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以石匣營遊擊改協守西路副總兵分理馬蘭牆子嶺曹家寨古北石塘等路而以總督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備牆古石三路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平次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其本鎮營標兵則駐練三屯當兩防之際俱在鎮以

備馬松太三路之警。先期馳赴截擊。在東則東協。在西則西協。各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仍每路設一將領。各統兵三千餘人。舊兵不足。益以新兵。犬牙相制。以爲犄角之勢。凡遇調遣。每營路各以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拒截。以待接戰。其各路策應。於各鎮入衛之軍。次第前進。皆以調兵文到爲始。逾期者以逗遛論。其器械舊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設之。原有者

卷三

三十八

創造之。若藤牌、長刀、鳥銃、神鎗、火箭、佛郎機、虎蹲砲、六合銃、百子銃等器。皆禦虜利器。仍遣教師。于各路訓練。設專官督之。又立車營七座。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石匣密雲。薊鎮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凡攻戰用之環衛。一則可以束部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遏。我得以展其所長。實爲禦虜之長

策。此車之堪用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以車爲正。以馬爲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此車之堪用二也。車不費芻糧。兵不用甲冑。省費不貲。而車中馬步。以車爲蔽。此車之堪用三也。往虜入內地。四散標掠。莫之誰何。今車兵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此車之堪用四也。薊昌地勢險阻。車利扼塞邀截。使虜失利。當有終身之創。此車之堪用五也。今議每營重車一百二十八輛。輕車二百一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一十六匹。馳不芻之飛騎。運有足之長城。且馬有從容飲秣之便。而人無挑濠決壘之勞。步騎迭用。而出奇無窮。且戰且前。而虜自不支矣。

卷三

三十九

議車營增鹿角

先時邊兵不以紀律。營陣未有畫一。乃建偏廂鹿角戰車。每營以十六車爲一司。四司六十四車爲一部。兩部爲一營。若添殺手。似尚擠雜。行多稀密擁斷。蓋其

勢也。且推車與火器之兵，已將地步佔盡。今議欲于每車兩合之間，加鹿角拒馬一架，止則架之兩空。行則聯之車箱，不惟輕便可移，且使稀密得宜。前後不致擁斷，高下轉折，皆不相碍。而人行其中，如在夾牆內，更無隙可乘。此下專爲殺手進戰退守之所。是增車不用增兵，卽增拒馬之空。而容兵出戰，其勢尤便矣。若車馬合操，計振武一營之車，得空地僅足容馬一千，欲馬兵六千，俱在一營，須二百輛以外分列爲四面，而空其中，乃可相容耳。如兩車之間無鹿角，僅足容步兵，而馬兵以二部布之於車後，不惟擠密不可轉行，竒正俱難設施。而兵且身擡甲冑，俯出車底爲難。蓋馬兵本以獨操爲分數，而附之車，則車中不復設戰兵，卽以馬兵充之矣。然車制偏廂陰陽合德，二車一局，已屬難同。今每四車爲一局，而使之陰陽相合，分數得清，行止得勢，而一哨之車，卽可容一哨之馬，非用鹿角而不能兩宜也。

上政府言兼攝事權

竊念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任蒞事者有三：以鈞臺破格知遇于上，總督爲知己，憂焦于外，撫院幸同鄉，心無猜嫌，以此不忤十五萬之衆，百萬之食，二千里天造地設之險，日覩龔弊，致悞國家付托一也。職所以請衆兵者，緣料天下邊腹情狀，竟不免職等當事，故預爲收拾，籍薊鎮之名，以爲報國之地。二也。職叨事東南，幸成微績，且謬譚口耳之學，每恨人無實心，茲來乃結局之地，故忘身忘家，殫智極力，以圖一展三也。但入京之初，總督軍門志氣甚銳，近爲紛紛掣肘，精神已減，至於病作，職甚憂之。然使薊鎮之數不當振作，不應職愚遭際，鈞臺之知，而二三同志偶集於一隅，將謂數當一振，但每舉事即去，夏及今無事不然，職亦恐且餒矣。如命職兼拜，須先籌其偷玩襲套，將官副叅而下，經行叅治一二以立威。凡所用將領，容職密具職名，或徑報部，或送總督查報，則

部體正而所用得人足以集事其無告之軍容職更張一二事以收下心夫偏裨畏而士卒懷前陳薊鎮之事有可爲者此耳此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任其事也但得展則兼攝有益于地方不得展不如仍舊之爲得也

覆本兵請兵事宜

竊照馬兵薊鎮所有而入衛者所尤長也惟用申明號令嚴飭伍法更處器械此皆職等才力所能爲者故

卷三

四十二

遂不講非遺之也車步之說薊鎮從所未有亦所未講故討論喋喋今之用車正爲送馬兵與虜見面耳馬兵得車方敢出入伸縮以圖一逞今車營每一百二十八輛鹿角六十四架用步三千五百人皆附車中除有空地方可一里正爲容列馬兵三千于內蒙示馳騁之諭正今日此中急務也近日榆木嶺之警車營適中漸進馬兵馳榆木乘牆急當其鋒緩而車亦尾之前所謂練成者今成堵截之功矣職疏請兵

而因及以七原六失四弊者何也夫薊鎮之事請兵尚爲第二義其七原六失四弊若于此中得一二反其道而改舊圖新可不戰而屈人兵卽守亦無不固矣

選編車營馬兵

夫壁壘之間馬兵雖恃車爲固而緩急之際車兵必倚馬爲鋒凡遇過險及卒然伏起須先以驍將領精健

卷三

四十三

膽勇馬兵五百餘名出前列陣以遏遊伏之賊以便車兵扎營而後更將兵馬通融挑選五百四十以充中部三司每司旗下量選次等一隊以充火器其左右二部亦須精健列隊俱爲臨時出奇之用若全勝則車營必不分其功或偶退却兵賊混淆兩馬追逐之時決難接營開車致使兵賊相亂所關不小應併行定議以免臨時有悞

禁約樵採

夫沿邊軍士既有採柴撫夷之欲又有買馬朋銀之攤

竟歲修工。月糧不給。以時百里負米。粗糲不蒙實惠。勞苦殊已不堪。言之可爲泣下。然而猶止需彼出力。採辦柴炭。供我炊爨。爲勞更劇。此心何忍。合行痛革。以後不許採辦。如仍前指稱。定行重治不貸。

築臺規則

相基之法。要在內外合一。山平墻低。坡小勢衝之處。則密之高坡陡墻之處。則疎之。固爲一定之勢。但就其灣環遠對之狀。各有相宜之勢。當必建。不可已之處。

卷三

四十四

卽不合丈尺。亦當建築。不可移之。而必就于合式之地。又有內山雖不甚高。看之似衝。而口外橫山遠峙。只有易道。僅通屬夷。其餘通馬處所。相隔千峯萬障。似衝而緩者。又有山高萬仞。其外梁頗平。雖有墻坡險處。而直對大舉正路。似緩而衝者。于此酌處。又難一律也。

一定臺基以十三丈。收頂以十丈爲則。二百四五十人可完一座。每年可完臺七十座。此其大較也。一臺制

尤當隨地置形。如墻外地寬。則臺當多出。如地狹。則臺當少出。如春尖削。內外俱狹。則當稍闊。其兩面險。其兩傍。以無失周圍十二丈之意。則制度如指諸掌矣。

一、邊墻多就外險。故外下而內高。其上當以外面臨處。計高三丈。內面但隨山勢。不必拘于三丈。其外既險。又係低下。則臺不必出。止就高處起臺。不復拘以低處。而臺在墻之外。況山勢迂迴。自有灣突處。是又

卷三

四十五

在相基者有活法耳。

一、臺基用石矣。但方石恐難猝得。碎石勢必不固。如石便用石。不便則用磚。有膠粘好土。則以三合土爲之。各從便求堅。但三合土須厚至頂。亦得二尺乃堅也。一、臺下暗門。未免稍虛。其中而邊匠率愚拙。弗省。恐造不如法。及不堅固。意臺下築實。臺門移而上。外置一梯。虜至則抽去其梯。似亦穩便。然臺用跨墻。則下層止用實築。至第二層。則從城墻開門而上。卽便矣。不

必如前式、拘定在臺之中也、

加哨探賞罰

古今名將、稱善守邊者、不過謹烽火、遠斥堠、明哨探而已。況今薊鎮、有牆有坡、足以固守、惟苦地方寬遠、偵探不明、若早得真正消息、兵馬以漸移厚、自成堵截之功、其爲尖哨夜不收責、亦重且艱矣。一向因循賞格不舉、以致罰之不行、而人心日以玩愒、虜人所損、豈止一尖夜之賞哉。所爲捨大惜小、以牛易羊、誠不

卷三

四十六

知其何計也。今後守區叅提、以遠哨外夷爲第一等、墩烽得報爲第二等、尖夜哨報失候、卽以軍法從事、哨報傳實之人、每次賞銀一百兩、陞二級、如致堵截無虞、該區將領提調論功外、加陞一級、如哨探失候、致賊卒然臨牆、卽有堵截之功、該區將領提調論功從減、如此庶賞罰明、而人心思奮、傳報真而分布適宜、防守應援、皆有賴矣。

陳夷情

薊鎮屬夷、比他鎮不同、處之得其道、真可爲我嚮導、哨報能尊、中國而安邊徼也。近日邊關、撫賞太濫、深損國威、積薪厝火之上、惟此一事、爲隱禍焉。夫邊

將差尖夜出口、哨探夷情、遠出數百里、近亦數十里、此必不可已者。口外孤身跋涉、非夷虜敵明矣。將領頭目、嚴守邊關、必不能隨尖哨出口、亦明矣。口外少夜、逶迤匍伏、深山窮谷之間、千叢萬林之內、虜騎不時、豈能逃避、萬一被傷、非將官智力所能防範者。近

卷二

四十七

年并將口外尖哨被虜者、一槩因他事遷怒、悉歸

將領而奸猾屬夷、聞知此風、不論應賞與不應賞、關口悉恣要索、不應卽以捉拿尖夜爲名、云我拿尖夜殺了、敎你就有禍到、你還得在此阻我否。故將官無不曲從之也。相沿之弊、遂被屬夷明白殺我軍、卽奉有明旨處寃、裁革貢賞者、各官恐其捕捉尖夜爲累、俱千方百法設辭欺

朝廷、欺上司、卽不明白賞待、而暗亦賞之、以此犬羊之

性愈縱邊關賞額日增。巧立採柴之名科歛軍士月糧以致貧軍逃竄只此一法失中遂遺無窮之害邊塞空虛全坐于此。今該職行邊間但見每處俱稱革實夷人某處潛伏要行拿尖哨挾賞夫賞謂之挾

朝廷之威掃地矣。況今建空心臺每日皆出關採辦兵馬有限防備無時。顧此踈彼竟當有失。今查得一二起夷人久作逆叛擄殺官軍已蒙革賞多係欽捕之徒近復導虜窺犯見在邊方日伏夜行計欲挈襲採辦空心臺科官軍此徒不振之以威明正典刑終無已時若得一舉之後諸夷振肅感畏兼行庶可無虞也。

建輜重營

議得師行糧從古今通議。惟蘇後嬰師不宿飽蒭鎮每遇虜入軍人騎一馬卽盈甲什物已極力難前別無馱載馬騾往往捫腹數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望慶戰如四十二年雖以宣大軍門之尊亦不免與士

卒同餓山頂視賊出入而不能誰何其經過城堡卽有本色草料積貯彼時追賊之機毫不容髮數萬之衆若候總入一倉支放亦得一二日乃完不知馳騁之虜行百里矣。故虜入內必變客爲主我軍常以主爲客職此之由也。合無于密雲遵化建昌設輜重車三營每營一百二十輛附以火器用騾十頭養騾軍十名給與軍器題請欽依叅遊一員統領將各色煤炒乾糧馬料預先發各衙門收貯內料豆各倉口預給無事則牧放騾頭操練火器晒曝輜重有事則隨營而進發糧盡則就近而運取遇虜卽依大軍爲勢以車爲營此項須緊急缺乏方用以軍中所必用而不可缺者也。

蒭鎮急務

蒭鎮急務惟有四事曰建臺曰練戰曰營田曰種樹使其人各一役相濟而不相妨可也。但至客邊軍有額數日漸消滅未見增益四事何以並舉然職之專責

務之嚴急者其惟戰與守乎。夫守固以築臺爲策。而戰必以練兵爲先。今若專言戰。勢必不妨修工。如執于築臺。勢必不得教練。查得每區每校尚有主客援兵。今亦俱派臺工。合無于內量爲抽編行伍。逐區容職酌量。多寡強弱。于有馬之內。定擬數目。每月操三日。每操一日。前容免修工。一月之內。歇工三日。只是實編入援見伍者。其餘馬步照舊做工。如此修中有練。其實練少爲多。視之往年薊鎮兵馬。遇有虜入。未

卷三

五十

嘗不早應援兵。未嘗不集聽調度。但因平日教練無紀。約束未行。以致臨時對壘。風塵昏慘之際。不復能辨某枝某營。倉卒撲擠一團。爭安避險。焚如亂絲。所謂雖多亦少。蓋坐此弊也。今擬自三屯營爲中。以東路五區爲一大營。西路五區爲一大營。各配成五方。每區爲一色。給與號令操法。發與器械式樣。做工之日。照前聽各區主客將官。各將主客援兵。一月抽操三次。本職到處不拘日期。調操教練。斯戰守有裨實。

用矣。至于栽樹遮虜。今已爲奇策焉。不知木多生險。難跡稀之處。牛羊踐踏之所。未有易生者。若沙河石岸。又用何法栽種。見今口外林樹如織。未見止却虜馬。北方風寒土燥。雖有樹木。竟是稀疎。不比南方土濕雨多。藤木糾纏。猿猱莫扳。此其一也。况惟柳榆易栽。而山險之地。栽難必茂。此其二也。近日又撥軍屯田。遠在百餘里外。凡耕種收穫之時。正春秋兩防之日。擺邊修工。尚且不足。何乃棄營數百餘里。務農聚

卷三

五十一

兵教戰。此惟行之標兵何辭。若責之區軍入衛者。誠難。則以盡數派築空臺。每防止起二三十座。若分一班種田。又分一班操練。又分一班築臺。又責一班種木。是一歲之間。一防之內。僅可得臺十座。猶是石塘古北。墻子三路能之。蓋彼三路墻坡已完。關營俱竣。得以專力故耳。若松太燕臺石五區。邊墻未有者。十尚二三。灰水粉飾。一截可頽者。連數百里皆然。築臺則墻工必廢。修墻則不能築臺。實爲兩難。卽臺工

姑約以三年未必能畢則邊牆偏坡又當坍塌過半
工役相尋尚無已時今必欲一面築壘一面種田一
面種木一面教戰四事並舉須得如此三四項入始
可辦之恐竭國之力亦有所不能也夫古人屯田謂
彼處拋荒俱在目前客軍適居其地列屯坐食不如
務耕人自用力故其法行而軍便之今皆強其勢所
不便力所不能是以難易分焉而栽木營田兩者誠
未見其可也

卷三

五十三

上軍政事宜

職自承乏薊鎮已數月矣其于人情隱伏行伍習套似
若明見肺腑敢不披瀝言之大都自將領以及軍士
皆以阿諛奉承爲念只顧眼前再不慮後事何如也
嘗聞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夫所謂廟筭勝者
非必廟堂之筭蓋凡未出軍之前預籌于轅門者
皆筭也亦嘗聚將士羣坐而籌之曰今日與衆人共
計卽是廟算試屈指而籌夫虜技以寸矢爲第一我

亦弓矢應之弓不如虜勁矢不如虜利射不如虜近
是弓矢之筭弗如虜也虜近身則以短刀刀長三尺
肱長二尺五尺之間可以殺人今我軍弓矢之外近
身亦有短刀刀不如虜之利膽不如虜之壯是刀之
筭不如虜也虜以馬馳逐我亦馬應之虜皆二三其
馬且膽壯而慣習之我軍一馬又皆羸弱是馬之筭
弗如虜也虜以馬衝我以步應之挑濠則爲自守計
非却虜也若出步戰必不能當羣馬之衝突卽拚命
立定則盔甲破碎礮薄不如虜而無可當虜者是地
闊之筭弗如虜也外此惟有火器奈何快鎗之制手
執柄後藥發手前兩手不能持貫氣力拘斂何以命
中况鉛子不圓火藥不速卽以一營之軍三千俱爲
火器一字列之前行發鎗後行不得復舉又恐一放
而盡也必須分爲八九班是三千之火器八九班輪
之每次僅得三四百而臨時心忙手顫其不如法點
滅火門者又數百不過二百餘發而二百餘肉又

卷三

五十三

不過數十命中，命中又不能透甲，是大隊之虜，非快鎗能勝矣。快鎗外復有大砲，似可當虜聚冲，但大砲必防躍退，須去營二三十步，而往點艱難，又加重滯，馱運不多，再若分番其勢愈寡。是我在軍之衆不必出陣原野而閉門筭計，已件件遜虜，着着輸虜矣。况虜衆數萬一心，心齊力一，較我渙散無紀之衆，又何如也。若使憤贖而往，僥倖而圖，此職所不敢也。乃再三戒諭兵家之事，短不接長，必須每事長他一分，如他有弓矢之利，我以何物勝其弓矢；他有短刀之利，我以何物勝其短刀；他有萬馬衝突，我以何物當他衝突，使他件件不及我，般般短于我，如此筭定出門。臨時慌忙，還有錯誤，而况于安心故套，覬憑天幸耶。然士之情，所以寧阿諛僥倖，不思對壘之計，而惟算勝之圖者，皆因此來。朝廷法令，止行于督撫鎮守及與虜出入之一二偏裨耳。哨將而下以及士卒，軍法罔及，且賊未出邊，而錦衣官校已踵其後，總兵官

或陣亡，或被逮，而督撫亦罕入京，其候事者，詎暇以退縮軍法治之耶。以此人皆玩習爲常，又聞往日督撫總兵無敵之時，明受其阿奉而徇于太平，不好過求，及至臨時，自知禍已不遠，每每益從寬馭，與其用力，軍法絕然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無事之時，尚皆謹慎遵奉命令，有事之日，與對壘之時，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挨便挨，其應對之辭，放肆恣縱，無復名分，甚至剛腹抗傲，不用號令，自爲一夥，或以剛惡跋扈，或以柔奸媚免，有何干繫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換，便日日操時時練，長鎗大棒，堅車壯馬，徒勞心力，徒費帑藏，亦何益于成敗之算哉。今職或于言之而不從者，固奉而背違者，稍振之以法示之以威，便互相黨聚，或爲飛語，或粘匿帖，或布流言，或伺上意，無所不用其心，以爲阻撓害成之計。嗟乎，欲求今日之言信令行，而使將領軍士一改前項之念，必須將舊日從賊入牆，陷逮原主者，查治以法，庶

幾少德其大者更須疏請於朝明立章程自後有事之日在朝廷拿治督撫鎮巡追卹陣亡總叅遊守等官外其標部將領中軍千把總等項聽接管督撫鎮巡衙門挨次連坐逐項究拿治以軍法如隊長不能用命或失事而隊下之軍一體照隊長之罪其自隊長而上以至督撫一體皆然如督撫總兵失事被逮或陣亡則部下中軍叅遊一體以督撫總兵之罪罪之下至士卒一體皆然必期轉移卽有流言計阻並不爲其所奪然須積以歲月而盡其淪浹之功庶可收齊一之効也

○陳邊情及守操戰車

竊以邊人大都五分類夷五分有京師氣習其轉移非嚴不克若任真到底久亦自厭他日濟事者此也否則無事之時布言感恩有事之際仍襲玩套送上司入朝廷斧鉞中則餘皆束手高譚倖倖得計其接任者又復姑息從未把前任誤事偏裨查究以此人人

類輯

卷三

五十六

得慣一也夫南兵南將凡有條約上下誦讀信而畏之此間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辦魯魚復有自己勅諭不曾記得一字如練兵條約連坐保結節制甚明其戍邊之吏士不識字者固非得已識字者且效白丁之習二也職又細詢邊情皆云某年賊到乃不信哨報之失某年賊到乃哨報遲悞之失某年賊到乃一時邊牆無人之失又云若有兵到無不阻截成功然皆面言欺人多飾妄說凡大賊臨邊幾曾不預得哨探幾曾不分布兵馬幾曾兵馬不到地方緣東來山雖高聳外面山梁延長高下不峻林石無碍俱可馳馬經至牆下或外面山梁十餘道而內之縈迴則數十里者守兵數聚一人援兵馳集不及卽有一二枝到若照守邊之卒疎布則無濟于事必須密密布之又要設疑高處三千一枝卽分不過數里虜騎數萬首尾橫布百數里分投亂攻必有一處疎虞此所以千方百計爲守禦計而攻無不入者也至于戰

類輯

卷三

五十七

陣一節、詢之舊格、凡諸軍教場、操習、以爲觀美之具、
臨時一毫無用、惟挑濠固守者、便爲上軍良將、斷斷
然無闕志也、職謂卽今所操、便爲戰、虜實事、彼尤謂
面前套數、且以面前套數、應之、臨陣時、謂不得不由
他耳、又戰車爲萬全之策、人人知之矣、但彼虜傍山
沿壑、拾營移走、非車所及、此節終不可免、亦須爲之
再計、近造小車一輛、樣如原車、而輕且便利也、以上
三項等情、乞亮職言不虛、留心區畫、而邊事庶或有
濟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四

東牟成繼光元敬父著

條議二

救粟珍錯皆供具也、食救粟者以珍錯爲奇、夫武
事與文德等、而古人用兵悉秘之、或托於陰陽神
鬼高其說、而世卒無傳、所傳者太公孫吳以下諸
書而已、大抵古人文字不廣、謂趙括能讀父書、則
善用兵者、未常不家自有書、而秘不肯傳、亦恐泥
法而害成、如趙括耳、況兵凶戰危、世雖藉以爲衛
而不敢侈談、以啓好殺之心、則千古聖賢之弘慈
也、然今共借變化生心之說、而法無成案、益足張
其顛倒、至統緒及饋餉、有登壇而不知管陣器械
爲何如者、則條議不可少明矣、吾固詳之不憚繁、
查恤馬軍事宜

各營開稱戰馬、每每倒損、由于天災者固多、而各軍不
行用心、喂養所致者不少、勒限買補、法有常例、况銀

兩出于公朋。每軍所添補者，不過二三兩，情非難措。但各軍內有極貧者，若以一馬之故，而使其鬻妻賣子，似又非本府與士卒同甘共苦之本心也。各該將領先將馬軍逐名審定等第，凡有戶丁及頗有產業者，爲上等。每馬倒死，除朋銀外，幫銀五兩，買補好馬。騎征其家道頗殷而無戶丁，與家道稍乏而有戶丁者，爲二等。于朋銀之外，幫銀三兩。如家業既無，戶丁又少者，爲三等。朋銀之外，量行幫買，其有極貧衣食不足，朝無夕炊者，另行議處。各將領宜至公至明，體上體下，毋得以富爲貧，將無作有，致乖人情，有失本府體悉之意。

○覆關院條陳四事

撫賞得其要，則財省而夷情歡悅，能爲我用。失其道，則財費而夷情不悅，反爲我敵。何則？夷情譬如禽獸，畏威而不懷德。數十年前，屬夷未有西虜之時，聽我指揮，故撫賞既省，驅之所向，無不如意。卽定期以行。

賞可也，分關以伺賞亦可也。自與西虜結親之後，屢導入犯，在我兵威日鈍，未能挫虜。在彼奸心日熾，陽順陰逆。夫所以陽順者，謂有西虜利吾撫賞之物，而勢不得不留屬夷，以爲轉運之謀也。名雖順于我，實則叛于我。名雖合于西虜，而實則降于西虜。又兼近來將領務增額賞，以各顧自己地方無事，卽拿入隣境。若周聞知，此皆弊源也。今欲撫賞必如所議，國威必申，無阻須當行之。有漸合無先練強兵，或虜至攻墻戰退，一二次使不得入，或于口外決戰，或入犯大戰一次，必我得全勝，北虜膽奪，屬夷失怙，然後任我撫賞，無有不利矣。必不得已，先于喜峰口定擬地方分派各關，置立信牌，于進貢之日，分給各夷收存。凡到各口照牌驗賞，收牌存驗，此亦一策。先後時日，似難槩拘，須是將官親自臨賞，督府總兵揚兵要地，此已見行，無容復議。

一墩臺、薊鎮雖以守爲上策，而內地之守，制虜之策，清

野之法築堡爲第一議也。況各邊俱收築臺之効，但愚民不能明炳幾先，惟待禍至而始爲之防，則已晚矣。平時一金之惜，至與命爲伍，誰肯合演散不一之心，而捐貲以爲預全之謀耶？且磚石工匠所費不貲，惟有三合土一築，功省而易成，速完而持久，所當急圖。第係內地，廼有司民社之責，本院各道之任，一切經理措置事宜，難以出位妄答。

一貢夷侵暴，緣乏兵監其護送人員，因而得以唆使爲

類

卷四

四

患合無出京之日，卽令京營撥兵一枝沿途列爲左右翼，擡營而行，張旗鳴鼓，使屬夷車輛不先不後，行于其中，每至宿歇之處，將官駐紮近門外地方，分兵馬一枝護其四圍，沿街列隊，如有沿途買賣，聽通使人役領于將官處給票掛號，事畢回銷，大夥作踐衙門，則係監押官之罪，送至通州，通州務要整棚好兵一枝，盛甲鮮明，照京兵出行例，送至三河，密雲標兵一枝，照例迺自三河送至石門驛，遵化標兵一枝，照

例迺至石門，送至三屯，三屯標兵一枝，送至喜峯口，其係往遼東一路，亦應議兵一體照前護送，遼東亦應一體照例舉行，再照夷性本如犬羊，未能恪守成諾，近來驛遞應付，迺不如禮，有司亦不稽查，視此爲末務，甚失遠人之心，以故始有驛騷之變，合無嚴飭有司，每于夷人將至三日前，親詣驛遞，整點夫馬，照管床席，稽查廩餼，務要豐潔，務足原擬數目，必有貢至如歸氣象，不可靠之驛遞官吏，若有廩餼不備，散

類

卷四

五

卧無所，亦聽護押將官指名參報，合于上司，當該官吏量示以罰。

一入衛官軍，調取初意，本爲馳突郊野，衝鋒破敵之用，往年餉待既優，而士馬亦自精銳，但因薊鎮山牆險阻，虜入有時，而列陣乘塞，以守爲策，遂將入衛官兵一體派垛後，因創議不修之修，又一體派工，因循之後，勞苦日增，敵餉日少，責成之例，不及彼中克數之遣，遂延戍土，若能保得年年虜必不入，只是牆上拒

禦無馬可也。即使禦於牆下，必設援兵，凡賊聚攻勢厚之處，必要着甲馳援。外川截直內山，縈隔非騎不前，亦難廢馬。況入衛之兵，本係戰卒，西北虜野以馬爲尚，萬一守之不固，虜入中原，必須隨賊向往，向往之時，必用盛甲而盛甲在身，難以步步，必用騎乘，雖臨陣各下馬地鬪，而風雨之勢，倏忽追逐，趨利設伏，着甲徒趨，必無此理。今當急將入衛者，量免修工，揀選操練，以爲戰禦實用，庶致有用軍馬，免爲無用損傷，是其策耳。

額駙

卷四

六

○覆部議入衛兵馬

調取邊兵入衛，初因薊兵少，習虜情，邊兵慣經戰陣，欲資爲原野交鋒之用也。然薊兵之所以少，習虜情者，蓋以薊鎮山障墻坡有險可據，重在千守，虜非三四年間，東西合勢，不得輒入，爲其見敵者少也。邊兵所以慣經戰陣者，蓋以各邊平原易犯，零虜時入，爲其經戰者多也。緣自調取入衛以來，邊兵久不見賊，遂

亦因而懈弛，乃致彼鎮行伍，稱爲煎銷，而視此鎮邊防，若爲故事耳。今欲入衛兵馬，每營量減一千，或五百，選摘土兵補入，邊兵同練，似矣。但所以必用邊兵者，爲夾持于對壘之時，帥練于臨敵之秋，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一也。又况薊昌二鎮，邊情以守爲先，守而不失，然後求戰。邊牆逶迤二千四百餘里，計地料人，雖逾二三十萬，亦且不足，而我守堞則勢分，虜聚攻則勢重，數里之間，又須墻下分設馳援兵馬，隨警策應，今併主客合守，每每猶稱單弱，若擬減兵，則邊墻堞口數目不能縮少，是減一名，必得一名以補其缺，此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二也。但陝西入衛官軍道路既遠，更代復頻，該班者甫來而踐更者又當遣發，彼處懸邊孤塞，兵力有限，均爲

額駙

卷四

七

朝廷地方所謂無尺寸之膚不愛，宜無尺寸之膚不養，合無以二年爲期，仍以五枝分番，但每枝減去五百，行彼督撫鎮守，須知減去兵數，無非體恤彼中之難，

亦以見薊鎮求精不求多之意。以後遣兵入衛，務選慣戰壯軍，膽健好馬，精利器械，驍勇將領，到薊之後，如有成功，一體論賞。若果不堪，怯于戰鬪，部來將領，從重處治。閱發衙門，一體論及，庶痛痒相關，俾得實用。及照土兵以漸而練一節，職等叨受地方重寄，敢不殫力極慮，而歲歲仰藉于人，豈無厚顏于已。但補練之事，經今已十餘年，而又專責憲臣協力督撫，其期不可謂不久，其責不可謂不嚴，其任事不可謂不

類輯

卷四

八

得其人，夫賢才之選，至督撫極矣。任法之嚴，至憲臺極矣。寬假之恩，至十年極矣。而尚未得効者，實薊鎮無人可補，無中肯綮之練也。況今督撫受任未及年餘，本職領鎮方數閱月，輒謂額缺補克，教練成効，誠不能一掘九仞，而反十年不可醫之疾也。爲今之計，第一當急求精兵數萬，培植京師根本之地。次及薊昌、次及各邊次及腹裏，但僉派民壯，方今民窮財盡，應命艱難，若抽選見役之徒，則府州縣城池

國初賴于軍衛以制禦者，今皆無足恃，而獨恃于此，且有司又用之爲送迎之具，牢不可破，而素無厚養，豈能戍邊合無通行兩直隸河南浙江湖廣江西山陝等處軍衛有司，比照貢士之法，而以巡按摠其事，酌量州縣大小里戶多寡，選舉驍勇之士，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相貌雄偉，力舉三百斤以上者，州縣大者歲選五名，州縣小者歲選三名，每衛內有五所以外者，選二名，五所以內者選一名，分別地理遠近起送

類輯

卷四

九

赴京，名爲貢義士，每年不拘地，里遠近，俱限五月中到部，本部預鑄三百斤鐵人一箇，令其肩負往來行一里爲合式，夫貢選勇士，專于力者，緣武藝器技之習，歲月可能，一教習之勞耳。至于膽力天賦，非人力可成者，既有大力以爲之本，再習精諸技，一可當十。選中送隸戎政衙門，擇一善練謀勇戰將統之，以七月爲始，發于薊鎮標下，編伍教練，兼以防邊，不許分調零散，擺邊做工十二月，送回京師大營，隨撥休息。

至次年七月亦如之。但千里之足既至而撫贍不可不厚。名色既殊。他軍自難比例。以一田夫而蒙此優養。自然比之卒伍。愈當竭力報主。其給糧之則。每名每月。家小在京倉支糧一石。本身日給工食銀一錢。各騎戰馬。京邊支草料軍火器械。卽于自工食內聽練兵將官發式自造。使用各役名爲義兵。不作軍數。是養之既厚。諭之既明。則人自肯來。民又不擾。通一歲計。可得三千有零。十年可得三萬有零。且天下驍健之選。如得名將教以實練。真正法眼。不爲虛套所誤。申明嚴令。必信必行。是三萬之義旅。卽可當十萬之邊軍。以後日積月累。合天下之力。以實京師。以強根本。莅中國而撫四夷。無有不克者矣。如慮錢糧過多。處辦不給。見今京軍逃亡者。不知其幾。當將開銷過錢糧。總積在倉。并國初原額三十二萬。見今所缺錢糧。務要一體解足。存貯倉內。如此則京師之軍。見在九萬名。一查之間。一年之內。可減二三萬。足養

若干三十二萬原額之內。除去見撥九萬。尚有十數萬。清出一半。所得工食。可養若干。及查東南如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省。各衛所原額官軍。十不存三。而額徵倉糧足支之外。尚餘半倍。合無于內查照額數。缺軍米石。照數解京。不下數十萬。又可養若干。以三萬爲率。則清查舊糧。通額便足供之。何慮錢糧之不給哉。夫京師有此三萬。再加額軍四五萬。務不減十萬之數。則戰必勝。守必固。內順治。外威嚴。根本固而發源深。億萬年靈長之祚。此其一助矣。

○陳主將機宜

近於沿邊新築敵臺。遠望之。則巍然雲表。足以莊觀。登覽之。則鞏固高濶。足以壯志。內地軍民。恃以爲固。有警之秋。咸應樂賊奔臺。以爲命。如寬佃等處。父老告乞先及。可以觀人情矣。每到一臺。跨據得勢。築造通完。可收不戰之全功。但臺勢濶大。工役非輕。惟恐人力不繼。卽繼而難久。此所當爲調停。務使不忘其勞。

久勞不怨。五六年內，厥績成矣。至若戰守機括，職近始得其情。真有可憂而可惜者。大端數百年來，自將士以至士卒，外而軍舍內及婦女，惟知有關按之威。次方知部院。次則有司。再次則撫院兵道。絕不知有主將。且主將威令久不行。即欲行而勢有所不能。不知一報警到，馳牆拒堵。臨時運變。此時抑責之主將乎。抑責之運籌調度之各有司乎。陳平原野機曾斯須，指揮三軍，欲萬人同心，有進無退，抑主將之責乎。

抑關按之責乎。夫平日主將如無事人，而其一切威令賞罰咸歸于常路之文臣。分局于有司之專奪。一旦臨事，責望平日不知有之主將，俾使心齊力一，用命無二。是豈一朝夕之能致哉。此今日邊方之要務也。乃今車來制矣。標兵增矣。諸路援兵選而練矣。敵臺築而成矣。前項機括若不少轉，則凡一切苦心皆當置之徒勞之地。伏望曲賜留神，但得少轉一分，必有一分之効矣。

○定隨車營馬兵

前議將標兵四營，一屯古北，一屯曹家，一駐石塘，一駐石匣，而車營步軍亦笑隊分布，以爲一路之防。無非周備之慮也。但馬兵掣出，車營必難自固。臨時須先擇總路一城，以車圍在城下。城恃車之火器，車恃城之藩籬。互相保守，無虞。方待馬兵趨赴，車中惟有隨車烏銃可發牆上。其佛郎機斷不可以離車。萬不得已，必畱一架隨車軍兵，必每車留數名。車正等役須留車中。若盡將車軍掣邊，其車須入一城內，倚虜馬潰城入犯。先保車乘無虞。馬兵方有歸着。斯勝策也。

○上政府禦虜五策

薊鎮雖列九邊之數，其虜情軍情守勢戰勢種種不同。今虜西犯，則古北、牆子嶺、馬蘭谷皆其必攻必由者。言古北則曹家寨一路在其中矣。言馬蘭則松棚一路在其中矣。二路從曹馬分出，計其最要者五路。惟石塘一路稍緩。東犯臺頭、燕河、太平、東半、石門、西半。

皆當其衝。而石門之東、太平之西、雖稍次于燕臺、亦非不戒嚴之地。計其最要者四路。是全鎮長短十一路間、無所不當備矣。若必欲無所不備、量地計軍、僅三分之一、衝處尚須一垛五六軍、更急處十餘軍、其內地撥馬、隨警援兵、守關寨城池、與老弱幼小、不及計也。惟聚犯則守兵勢厚、分犯則路路可以聚攻。今乃酌量緩急、以爲偏僻、不應守者、或只存瞻望之役。所當備者、乃聚全標之師。軍門督一副二標、專分西四路、本職督二標、專分中三路、撫院一副二標、專分東三路、而隨時緩急、又不論信地、相機奔馳以應之。連標兵援兵主客、每路僅萬人耳。而牆子嶺尚少援兵一枝、松棚尚少勁兵二枝、太平尚少協兵一枝、石門寨尚少勁兵一枝、山海關路險固、責以自守、通計還得勁兵五枝、歲乎無所不備、無所不密矣。然議減罷者、尚未停筆。今惟計虜若東行已深、勢必難復西向、聽軍門調昌鎮守邊客兵、就近互移、以補東方之

缺而已。賊如合夥、或東或西、專攻一二路、聞報調塞軍馬以併力。職等保爲守固必收乎全國之効。若東則極東、西則極西、二路分犯、而西虜勢衆、于一路之內、又分攻古曹牆馬松之間、勢必不能萬全。萬有一處疎虞、不惟兵馬勢分、職等一策應有限也。豈能分身處處有一督撫總兵乎。於此若堵得一路回、職集全鎮之兵、堂堂一戰、卽收奇功、未可預料。但恐二處俱入、則兵馬爲所分隔、須各照地方分應、勢孤力寡、是所可憂。姑以兵馬得聚、及預笑數着而籌之。其未入也、設機于要路、特以疑之。卽不能皆中、彼可疑而退、或因搜山探路、遲遲及牆、我可調度援兵、一也。牆臺之上、竭力守禦、二也。卽有數百先登之賊、可以南兵仰逐出之、只恐不得遇、不慮不得勝、三也。萬一潰入、調集重兵、以車營追截、決一大戰、或可擊逐使傷、使亂而首功難多、馬兵未可輕縱、以後相機出奇、皆難預擬、四也。及其情歸、沿邊布諸路步卒于險、職等

棄車在後。各將馬兵。每將官爲一股。職當其中堅。一二十股各拚一死。一齊砍殺。務獲奇功。以舒數年神人之憤。卽有矢石之危。盡吾致身之分。如功不滿志。俟其出口。職等親帶精兵。乘懈夜出。追砍其營。必獲功如願而後返。否則決不生還。以負明時養。五也。此五者皆守戰之策。乃若分布不足一節。非職預爲已地。非諉之兵少。亦非敢分咎于減兵。但爲邊方大計。欲望臺下知邊事真情真狀。免爲紛沓不一之議。

擬

卷四

十六

播惑于胸中耳。

○設備附臺軍營

沿邊修建敵臺。卽爲擺守官軍之家。當使之臨敵不走。見今敵臺修建未多。紛紛報警。有敵臺處。卽爲有家可據。但敵臺止可安人。無處牧馬。將馬散在牆下。亦非長策。其各該客兵將領。須將各擺守官軍照各分信地。相去四五十里。卽共劄一營。以爲家有敵臺去處。卽就臺爲營。敵臺內一面。仍用亂石疊砌。五六尺。

高小牆十餘丈。如月城樣。以便安馬。無敵臺處。卽據舊臺。或護牆臺。扎一營。以爲家。墩下內面。亦以石疊成牆。無舊墩臺處。卽據牆上。以山險爲之。但周圍俱要疊成院牆。或以木柵圍轉。亦可遇警之時。照舊擺列信地。奮勇拒堵。至十分危急。或賊從他處潰入。卽將各軍收人臺墩之內。併力截禦。並不得以往年見賊輒走。但有一人潰散。本管千百旗總。許登時將本軍斬首示衆。故縱者同罪。其牆內之寬窄。則視兵之多少爲之。如此。則我常立于不敗之地。決無不可固守之理。其各該標兵援兵一體。各就臺就墩就險。各下一老營。以爲家有行營。牌者。卽用牌劄。無行營牌者。亦用石疊。各先將馬匹收在老營之內。一遇事勢緊急。擺牆之兵。皆歸老營。據營以守。標兵。又將重車併列一營。在總括路口。輕車移就邊上。適中去處。劄下一營。或二營。聽候聚兵決戰。虜卽入邊。當其初入。見我兵在營不動。又有車營在彼。決不敢放手拆牆。

擬

卷四

十七

我兵聚齊與戰。決可驅之退走。萬一不然。亦收入大車。與之大決一戰。定不許深入內地。各該在邊將官。務要先時料理。各該標兵。亦要先期計定。免至臨時。愴惶誤事。

呈練選保河民兵

保河民兵保奉

欽依原選入衛之數。人馬頗稱精壯。真有燕趙豪傑之風。今將二十年。法久弊滋。其戍邊既非正身好漢。又

卷四

六

以隔涉勞苦。因而或生事端。即便逃走。雖節行各道。提解緣有司偏愛。而吏書夤緣為奸。不行管解。正身戶丁。多以別丁補役。動稱正身無獲。殊不知集烏合之衆。而甘蹈白刃。莫敢推諉者。緣其身家墳墓。維繫于有司之故也。今若聽其縱放正身。百不獲一。而戶丁補解。例難加以逃丁之法。彼將何所畏懼。而不逃。又何所顧忌。而戍邊耶。此類轉相効尤。將來莫可究詰。既係屬練戰之兵。萬一臨陣畏避。逃走誤事。責將

教練可賴也

○給示哨報賞罰

誰諉。越今兵回之際。令無行天津易州二道。轉行各該府州縣正官。同領兵官。通將各兵逐一遴選。務查精壯有身家者。克補。老弱者退出。先編停妥。造冊稽查。候春防過堂之日。驗有不堪者。領兵官以軍法重治。其不堪民兵。分別州縣開報。并查某州縣解到正身若干。某州縣補解戶丁若干。某州縣並無補解。通乞定擬分數。參究捕獲正身者。緝補之人。照例給賞。有司註以賢能獎勵。如此庶兵籍有定。人心知警。而教練可賴也。

該鎮各路及本鎮標下。設有尖哨。夜不收。家丁等役。專為出口遠近不等。偵哨。虜情。以便調度。但各役中間。有等拚命拾生。用計用財。探得真情者。每每無復分別賞勸。有等望風捕影。虛得謊報。警動內地。勞擾兵馬。事後又。允治。更有等索虜之財。與虜同心。却將我消息透漏。而復不得虜情者。每每失于查究。

見今秋防已畢，所有本年兩防入虜尖哨，若不甄別勤惰，以示勸懲，則奸頑者慣習得計，日相効尤，而勤勞探實者，無以激勵，必至懈心。又該本府見得石塘古北曹家寨，專重于西虜，報東虜不真者，量寬從輕，或免究，報西虜不真者，重治。石門臺頭燕河太平，專重于東虜，報西虜不真者，量寬從輕，或免究，報東虜不真者，重治。凡西報得東虜真情，東報得西虜真情者，俱破格重賞。喜峯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究。松棚

卷四

二十

馬蘭次之。其報虜聚兵于犯本鎮地方得實者，呈乞事例賞銀一百兩，保奏陞級。若報大虜動靜的實，而屢報得真，並無一虛者，擬賞從重。報賊幾事得實，幾事成虛者，酌量事體輕重。重者一事報實，輕事報虛，悉行免究。仍量議以賞重事報虛，輕事報實，仍以虛報重治。事等者以二實抵一虛贖罪。凡探報前後皆虛，屢次不真者，分別輕重處治。係本鎮入犯者，軍法從事。係犯別地方者，減治。但各役深入虎穴，出九死

于一生，而偵探虜中動靜，使邊備視以為緩急調度。或方工作之時，得一報而置守，或方戒嚴之際，得一報而興工，所賴不淺，均為有濟。似難有罰無賞，其有功哨夜，并該管夜不收官一體以哨夜功罪分行賞罰。今仰本官將開去應賞尖夜姓名，并見今發來銀兩照等稿賞，取具結狀繳報。如有事故差違等項，照名扣回，不許冒領。仍將應賞哨夜姓名，并賞過數目，與法應罰尖夜花名及發落過緣由，出給告示，通行曉諭知悉。

卷四

二十一

○條陳尖哨事宜

一尖哨深入虜營，無非欲得虜之消息，而時日久近，以虜情為遲速，務在預偵的當。馳報須先虜數日，入口後以軍法重究，其未及哨所，或為虜縛，亦不能無如今春所探，本為辛愛聞，各役徑入辛愛營，與彼面見，即取其辭，以為情實，萬一執留，或因而殺之，在我安心待報，在彼突然而來，不可不慮也。惟有多差廣

探卽被執之人。我無不知。各役須當散處。凡遇變知風。卽便騰山傳報。有失亦必有得也。但暗哨之人。不許與明哨。約使各自爲哨。在內則多方設備。如虜在前。不可恃有哨。探于防守。則萬無一失矣。

一選尖哨。必其慣習虜情。能夷言而熟識夷人者。如積年能事之徒。卽無身家。不得遺棄。大約嚴加精選。取其連名結狀。不堪者連及將官。

一哨夜出口。必費賞物。兩無對証。其侵漁之弊。或不能

額解

卷四

三十二

免。惟事期其濟。勿問出入可也。尖夜銀每路已發到百兩。先以其半買物。聽軍門撫院本鎮。緊急差人出口之用。其可以從容備者。不許樂用。以致臨時缺乏。稽遲出口者。罪坐本提。

一薊之積弊。急則懸萬金之賞。而不吝。功成則百方媒孽之。有吝賞之意。遂使掩功爲罪。不止騙誘屬夷。無信已也。昔年把都兒議何坊伯彥得信。冒雨入報。始得堵退。及事寧。止賞銀五兩。曲突徙薪。恩澤何在。爲

今之計。不可恃有此輩。遂緩我備。亦不可恃我有備。而遂疎此輩。有備無患。事權在我。不過假此添一層藩籬耳。近聞撫賞濫惡。未免怨咨。以後屬夷報信成功。一體陞賞。并人叙功。疏內其各夷行喜峯大關。差人喚集受賞。仍行各叅提。照常夷數准賞。不許增加一名。其實物不堪。將官之罪。

一各路尖夜五千有奇。率皆壯健。倍食于軍。相應通行編伍操練。該路甚少者。量行增添。每路分春秋兩班。

額解

卷四

三十三

春防以秋班操練。春班者出口明哨。暗哨架砲。秋防互換。每防三月。仍聽本鎮差官。同該路操練。遇警先守本路。聽叅遊提調。如賊團聚沿邊追賊而來。聽本鎮調用。

重哨報屬夷

薊鎮之防守。哨報爲真。寄耳目于屬夷。委腹心于偵探。蓋緣點虜之舉動。必屬夷之交構。始得其情。偵探之消息。以屬夷之向背分真偽。而所以激賞統領官員。

者。欲其鼓舞哨役。激賞哨役者。欲其結納屬夷。况犬羊之性。惟利是圖。必啖以悅心之餌。方効其搖尾之誠。則屬夷賞罰。應照失夜等第。分別犒賞。行喜峰關。過本夷叩關之日。曉諭錄其傳報送哨之功。聽于額外。請定資格分別。仍設法譯諭。使皆慕義効順。輸誠則動靜先知。亦代書之一策也。

○覆兵部條議八事

一議封職以臣服夷酋。議者咸為名器。國家所重。蓋古

卷四

子四

人惜繁縷。施之中華禮樂之邦可也。若夫懷柔夷狄。又未可以是槩論。今俺酋獨雄徼外。我印各之。能禁彼之自王乎。不如因其請而授之。不割土地。不分人民。適成中國之大。即使虜酋狡猾背盟。而名義昭然。其直在我。為今之計。惟當堅其始盟。要其誓信。先遣才猷素著。機議風生。使臣二員。到彼面諭。令其通集大小頭目。各傾心望闕叩首。有我臣妾之儀。禮文尊崇。儀度恭肅。一面鑄造冊印。同時速遣。其大小頭目。

照三衛例各給以

勅書

一定貢額以均賞賚。夷狄之性。惟利是圖。各夷名位。雖有高下。賞例。不啻大懸。仍將賞物。明坐本家頭目名下。以免他日虜酋併吞。誤我邊事。各夷應賞數目。喜峰口原有定例。可稽。冊內所開貢夷四十七枝。每次止許貢馬三百。或五百。此弘治間西虜貢例。自當照行。喜峰見賞事例。如某枝係都督。或都指揮頭目。每起該進馬幾匹。內將馬一匹。坐註某頭目某進馬一匹。餘俱坐本家頭目。或指揮等項名字。期與賞例相同。可免夷人爭擾。及查禮部賞例。指揮千百戶頭目。皆五表裏。都指揮六表裏。若都督親到京七表裏。此三衛定例。不宜軒輊。致起紛紜。但王者之封賞錫之典。未之前聞。自當從厚。不敢妄議。進京之數。以少為上。餘夷為守邊關。其還巢賞賜。不拘進京留邊馬匹。只照原進數目。一例給賞。

卷四

二十五

一議貢期貢道以便防範冊開貢期以正月

聖節爲限斯固草枯馬弱之候易爲防範然每年貢一

次由居庸以達

京師此弘治年西虜貢道無容別議其夷使之押送途

驛之廩餼亦頗詳悉至入關之頃播揚

天威震疊異類當熙寧事例舉行但夷使到

京當新置一館另行安插不可與三衛之夷同處其朝

宴之時亦各派日期務令不相見面以杜釁端

類

卷四

二十七

本若將本虜貢期改議于三衛出

京之後俾其東西卯酉尤爲上策也

一議互市以利華夷夫夷乃不毛之地無耕無織其所

以仰慕中華者以其日用皆中華之物如布帛鍋鐵

針線暨簪珥脂粉之屬不能一日不資於中國而互

市之利實羣夷至愿使此利人人沾被逾于搶掠之

得彼亦何苦不安于市而必欲捨生以圖侵犯哉蓋

羣虜虜情可以長久者正市之謂也但須處商民而

號召有方務使各得其利內外同欲市方可繼彼時
議抽課稅似爲長策夫抽稅撫賞乃因其利而利之
自不容已者也

一議撫賞以求可繼夫貢市通行豈無數年之安而目
前軍費似有可省者然安不妄危治不妄戰况貢市
供用驛應犒宴諸費叢出一方之力必不能辦須戶
部給發銀若干乃克有濟今欲于各邊減哨減守以
克其用夫各邊自有各邊撫賞哨探豈可因西虜之

類

卷四

二十七

封貢而遂弛耶剌心肉以醫眼前萬萬不可惟于宣
大西首貢市之處聽彼督撫減以馭夷或可從之

一議歸降以杜啓釁封貢既成疆界自辨冊封之後自

當恪守大邊不可不復夷種不可誘收中地被擄之

人隻身來歸者應聽投納夷婦夷器馬匹盡付虜中

邏卒以還須與夷酋訂約載于番文冊

勅之內不許借此叛盟

一審經久以嚴邊備卽科之議必欲要其後之不變嚴

其始之峻防、令一遵法制、永絕背逆、固守邊之經也。若款所稱邊境有數十年之安、則宜大陝西、殘破之城堡、可以漸克實、荒蕪之屯田、可以漸耕開。河西延寧之大邊、可以數報完。乘其無事、務急自治。數年後、兵氣振而邊備整、縱有反側、我得以蓄練之精力、守可以固、戰可以勝。夫

朝廷不惜王爵之封、萬金之賞、授之異類、不圖數年之安、與前數者之自治、抑何爲也。夫事急則理緩、則忽

卷四

二十八

時嚴則慎、安則忘。此人情也。卽今封貢數年之安、諒可券取、但不知前數者自治之策、果作何計、較作爲以爲審處之圖也。第恐文武官僚、循資遷轉、後先迭繼、意見參商、訓作之法未成、移官之機頃至、此去彼來、又是一番作用。爲今之計、須隆其委任、厚懸恩格、不拘大小官員、堅執久任之議、果能處置得宜、久安長治、十年不移、卽加以不次之擢、何也。夫法之必行、惟立法者能之、而非非常之作用、必非常人能任之一

俾匪人立見敗壞、則久任責成之說、尤封貢之先着也。

一戒狡飾以訓將畧、夫制馭之權、當悉歸督撫、不許將領撓沮、傾忌違者、悉聽便宜行事、其間情苦者、奏請改之、情重者、拏問處治、見不侔者、論罷、卽日薦同心同德、同識同見之人、秉事地方、以終王事、他日誤事、與督撫同譴、不惟可以杜異議之嫌、亦可免掣肘之患矣。蓋原議欲行九鎮將領、務實心報

額爾

卷四

二十九

國奮勇練兵、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糜虜之暇、修戰具、蓄精銳、不致廢時失事、誠爲至計。但武弁不學無術、晏安易卽、傲戒惟艱、卽今地方多事、明法赫然、猶且偷安怠惰、提命不省者、比比皆然。若息肩承平之後、必將解體、求其終日乾乾者、不惟武弁鮮其人、卽縉紳亦不多得也。然操縱之機、在上而不在下、倘封貢既成、遂生玩愒、縉紳恬嬉、以待遷、將領偷惰、以卒歲轉相効尤、雖智者莫爲之計也矣。抑又慮

廟堂之上廢華繁典。議論之司意見自出。減兵減將。革餉革防。一切未然之圖。桑土之戒。視為過計。豈獨邊防弛懈。武弁之玩愒已哉。凡此尤當深長慮也。

○覆政府議軍糧收拆

夫收拆一事。有四便焉。革倉弊一也。蘇商累二也。濟軍困三也。免諸項使費以歸軍而股餘又可以益官四也。不意大司徒約分司酌議。遂將四便之圖。改為節省之計。果如所議。軍益被其朘刻。而怨之所叢。必有

題詞

七四

三十

當之者矣。謹據實再申言之。四年春。因道嚴華倉弊。攬頭束手。以致差軍領米太多。而無入收買。城鄉士民。但糴新穀食用。誰復以有用之銀。而買不可炊之粟乎。以此堆積旬日。無可為計。兵備道仍復又喚各攬頭。准買攬頭復明白。要許上倉方買。每石只得價銀四錢有零。極貴之時。不過五六錢。人以銀給商。是何數日。上倉使費。如何領出狼籍。如何不得歸軍。賤賣又復上倉。新陳相攙。朽腐如何故

題詞

卷四

三十一

不若省出此項數番之費。折與軍士。頗為實惠。又召商一節。各分司不同。有召商兼買主軍糧者。有召商止買客兵糧者。其召商之弊。上司吏書官攬等役。均利其賄。米石粗少。固不待言。往日聽其情願為商。故名為召也。近年強派于民間富室。猶之可也。邇日又將邊衛軍舍餘丁家無百金之產者。亦盡數徑行拘拿。幫貼商人。或因民商指名告幫。或因互相計討。邊寨營城。稍有家室之念者。不下數年。而逃竄一空矣。為今之計。除近倉百里以內。照舊給本色。不可改折。離倉百里以外者。改給折色。計以六箇月。以六箇月本色而改之。却將主兵本色米。兌與往來客兵支放。將客兵召商收買銀兩。兌與主軍折支。免其召商耳。或謂某分司商銀少。而主兵米少。則何如。但百里以內。仍舊支本色。其百里以外。六箇月本色。改從折支。以客兵召商銀給支。無有不足。如仍短少。可止改四五箇月。仍給一月本色。亦可。如此既省召商。以蘇邊

因殘民貧卒。又免倉弊。又免商漁。其給支折銀之數。當以商價低昂爲准。蓋所奪以歸軍者。原是各司給商之價。且如米價時值每一石用銀八錢。戶部給商必不能少八錢之下。時值一兩二三錢。給商必不能少一兩。或一兩二三錢之下。彼時每石以一錢歸官。譬如給商八錢。則以七錢給軍。以一錢入官。一兩給商。以九錢給軍。一錢入官。若時值一兩。設使官司如能止于八錢給商。則軍士孰敢逾商之外而厚望乎。

卷四

三十三

此原揭之意也。今大司徒准分司會計。要將不拘離倉遠近軍士。盡將本色改折。通留一二箇月折銀。不照商價低昂。只照已定開支折色之數。每春夏止于一體六錢五分。秋冬止于一體四錢五分。誠如此議。則彼卽支本色。而復賣與攬頭。倉賤時固四五錢。貴時亦有得六七錢之日。何利而肯又聽其剝削哉。此雖遠者亦不樂從。况近倉百里以內支糧一石。不過旦夕之路。卽無力必得八九斗到家。就值七八錢。

如何無故就削而援折支例哉。又如近倉同城之軍。間支折色。已爲苦困。尚有六箇月本色。又復減折。誰肯從乎。不激之脫巾。則逼之逃亡而已。乞望除住在本倉口城內及至百里以內者。斷然照舊本折間支。本色一石折色春夏照例六錢五分。秋冬照例四錢五分。不必再行更張。亦不必置之議擬間也。其係去倉口百里以外者。將應支本色米。兌運各邊爲客兵支費。蓋屯鹽米不拘何倉。隨處可上也。將商人應買

卷四

三十三

價銀。一照時價低昂。每石內以一錢歸官。其餘盡作折色給軍。其事簡明易見。但大司徒又謂依時價低昂。可以作弊。此殊不然。商人領價歲從豐歉。軍士照商價而又減一錢。何以爲弊。如謂低昂有弊。則商人低價獨無弊乎。大司徒又爲價直不定。或米賤要價。米貴要米。如何處之。此更不然。軍士之心。惟于便益處指望。米貴時價高。給商亦高。米賤時價少。給商亦少。是軍士不論米貴賤。皆得實價。又何必支米而狼

戾于中途乎大都部中通議只是因此便軍之情而必欲爲節省之計不欲奪商之漁以歸軍而並奪其軍商之利以歸官此外再無他意嗟乎今日之軍以本色言之斗斛既少米豆粗惡朽腐相半只討得好米五六斗之數以折價言之春止六錢五分秋止四錢五分料豆止二錢五分亦只得五斗之實只以一石爲名色耳

一石爲名色耳

營路有差使當月之歛有

上司吏書之歛有陪馬之朋有撫夷柴價之費更有

不貲

卷四

三十四

一月之銀僅得一二錢銀到手一月之米僅得

一二斗以食妻孥以職愚昧千方百計干不得已中

思得商人一線之利可以稍濟干辦攢身之軍今又

爲節省所奪誠恐如前言非致脫巾之虞必益逃竄

之路夫大司徒梓里所在似非軫念邊隱之善策也

職極知觸冒忌諱然此實當以死爭者故越分具陳

○覆科議減免入衛之兵

固守之術因地稱人因人稱食如不論地之長短緩急

惟以食之不足去兵以就食將以何爲守也且謂邊臣不練上者希留入衛精強若將以主兵既強則入衛之兵可掣而實未究其故耳薊之留客兵爲邊牆

綏長二千里內除山岩絕險不必守者其中斷續不

一有水口可通零賊之處其墩臺瞭望勢不可無尚

有六七百里通單人單馬者雖不必特設重兵亦須

列梁乘城以防衝突通計沿邊險隘約梁二三十萬

軍數不足不得已而借留衛兵况虜聚而攻之一山

卷四

三十五

三十五

梁之間集衆萬餘豈一梁軍之力所能禦哉即軍足

梁數尚分而寡况今十不足一耶昔庚戌入衛軍三

十餘枝計十餘萬尚不能阻其不入今減去十之八

止存二萬餘見今衛處三四梁一軍緩處五六梁一

軍而自庚戌以來主兵誰練衛兵之費實爲不貲近

日元年以來新舊三標計軍六枝新造戰車八百餘

輛步軍六枝教之三年其精銳藝勇視衛兵不啻什

百矧衛軍工作勞苦馳驅道路而彼中復以秦越相

視人馬狼狽器技虛文未敢與土兵爭顏面也亦何
覲而難罷耶誠以邊長人少惟冀克數擺守而已或
謂標兵既增則宜掣夫標兵之增乃于各路調集操
練卽是增來守邊之人于行伍之數未嘗增也又有
謂老弱宜汰與班軍赤手不堪者夫薊之入衛邊兵
二萬耳班軍每防不足三萬主兵五萬有奇通計之
不足十萬至于運石裹糧守器械騎卽老弱亦不能
棄無非數之不足其何以爲掣衛之計乎若以戰論

類輯

卷四

三十六

在于較量敵情因而制變况宣大之虜數百故
將官侍家丁爲羽翼遇小隊則角之遇大舉輒
束手坐視而薊虜之犯動以數萬計言爲孫吳豈
能次次用寡而勝耶而今之責將者則欲人皆孫吳
戰皆用寡仍欲其百戰而百勝夫何不計而所望之
奢也至若以撤衛兵添土募而節省又有大不然者
蓋衛兵糧餉皆在彼中而薊止供行糧若募本土每
名甲仗馬匹行糧約二十餘金作何區處且屢經殺

類輯

卷四

三十七

擄生齒稀疎此不能募者一也往年銀五兩募兵一
名尋以事故勾其親族克之是五兩銀而得永遠軍
故人爭避之此不能募者二也窮邊軍苦所存十金
之家無幾近日有司又將軍餘混板克商致累而逃
處處空虛此不能募者三也每軍月糧止一石而自
賠草料養馬且支于二三十里之外既歸纔得其半
而科費百端人之畏軍甚如出陣此不能募者四也
凡差委到邊人夫役使苛責杖刑畧無怜念什九瘡
痍卽將領亦奴顏婢膝俛首無氣此不能募者五也
逃軍之在鄉者緝捕者固多生事而捉獲者多被蒙
民打奪及關行有司又以偏愛爲惠逃者公行無狀
邊關莫敢誰何此不能募者六也清勾之軍久無成
憲十不得一而隨解隨逃雖各省有清軍之官上司
不以此爲責成本官亦不以此而盡職此不能募者
七也倘因必不可足之軍而免其固守之責只以殺
賊爲功則本鎮見已練成三標與南兵幾二萬各路

又練成主客援兵三萬、三標戰車步卒一萬五千、各路練成尖夜步軍一萬、大約馬步七萬以上、雖不能抵賊數十萬、若十萬以下、必可犄角一戰、即將餘兵盡汰亦可、無奈本鎮外有屬夷住牧、窺伺不常、邊山險夷相維、守塞有基、恐固守之議、竟不可捨、則減免入衛終屬不能、惟有汰老弱、清冒濫、稽虛名一節、該督撫責成各道、着實嚴行、而其所節亦不多、本職之見如此、仰祈酌議、裁擇遵行、

卷四

三六

議臺官習藝

軍中所重、惟戰守二事、而戰守之實、以擊刺爲先、今之車營戰中之守也、沿邊臺垣守中之戰也、二者相需、不悖、各守臺千把百總、戰守相兼、習藝並用、固不得右領兵而左守臺也、夫何自視爲輕、不習武藝、萬一虜酋攻入、憑何捍禦、在平時責任、固有輕重之分、而有事之際、俱係調征人數、豈容有所軒輊哉、即今各該守臺千把百總、仰各自置隨身器械一件、不拘鎗

鎗刀棍、夜則在臺巡守、晝則就近臺處所、督同在點南兵、一體演習、聽本協及本管南將、不時臨邊、或一二十臺、或三五臺、就便調比、准支本營小賞小罰、仍將賞罰過武藝等第報查、每年調集三屯考較之日、先以武藝爲主、次考行檢、行劣藝精者、姑與進一等、行優者又加一等、一體激勸、若藝生行優者、姑降一等、行劣者又降一等、重罰治、全不知藝者、雖行檢無議、亦以軍法責治降革、如此則守不忘戰、而擊刺

卷四

三七

日見精強、戰熟于守、而臨高不難拒敵矣、

○議買馬

軍政莫急于馬、而今之馬政、莫病于買補、蓋節年建議、如追椿朋、立勘合、給椿單、時印烙、置循環、定查叅、無非重軍政、而責戰守之實効、迥因官軍畏懼叅罰、每遇倒馬、逼勒軍人私自攤補、而領馬之軍、亦懼責比、往往變產鬻妻、徑自賠償、故買一馬、則傾一家、死一馬、則逃一軍、甚爲急切之害、今議定各營一體俱用

官朋之名而行私朋之術。每二月之間。通計死馬之數。每匹朋銀十兩。在各路標兵。則通計一營。在各提。則通計本提馬軍。在標下。則通計各部千總。養馬者。均勻公朋。委官買補。不必按季納銀。亦不必一槩三錢。有死馬者。則補無死馬者。則已。如或不足。以原軍椿銀加添。以示倒馬之罰。則區別當而勸懲不愚。可免偏累不平之弊矣。然各營路馬匹。齒有老壯。歲有久近。養有肥瘠。其倒死者。不責之債。則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獎責之債。則軍之月糧有限。馬之倒死無窮。買補愈頻。負累愈甚。合無將營路馬匹。先查馬補。近遠并年齒老壯。再驗臄之肥瘠。分別等第。定立規則。填造簿籍。如買補係十年以上。齒老臄薄。及對敵陣亡。追賊走傷。出哨倒死。或臄分本壯。忽生暴症。醫救不及者。預行告明查實。止追肉臄。并椿銀一兩五錢。其五年以上。齒壯臄實。喂養不善。馴至瘦損死者。除肉臄外。仍追椿銀二兩五錢。五年以下死者。除肉

卷四

四十一

臄外。追椿銀三兩。以示不用心喂養之罰。庶軍得實惠。官無私歛。公朋之法。莫此爲便。

○議撫賞

薊鎮之有屬夷。

國初時爲藩籬。今仍藉爲耳目。故歲有賞。予以示勸。然撫賞之錢糧有限。犬羊之請乞無窮。部落日增。歲費日廣。于是帑銀不足。則扣其月糧。月糧不足。則繼以樵採。甚至正軍不足。連及餘丁。餘丁不足。編及妻

卷四

四十二

室。計日收柴。計丁納銀。剝肉補瘡。剥骨見髓。則軍不勝苦。而逃斃愈繁矣。推原其弊。大端有七。將官不親撫賞。委之管墩夜人員。彼秩微力薄。曷能彈壓隨其索求。信口聽許。弊一。守提而下。左右廝役。率以爲利。任意侵尅。供撫夷者。什三克私。囊者。什七。弊二。錢糧給發。每至後期。萬夷叩關。急如星火。不免揭貸出息。或增價買物。耗費不貲。弊三。居常有坐門之夷。臨時有後賞之夷。日日宴賞。動輒百金。不作正數。弊四。賊

夷稍不遂意輒作反撲人該開具罪忤行科派甚至千金贖人以自免斂五或因錢糧不敷支吾無計則權與賞票以自寬目前他日夷人持票而至信如左券數且加倍以爲例弊六屬夷到開不問人數不責非時不論非額一槩濫與此關與之彼開相援弊七如此則竭軍之力無以厭夷之欲有增無已將何底極該當各路將官極力擔當破格區處先查某開舊額應賞某夷部落若干原人數若干給賞若干今增添部落人數各若干給賞若干應准增若干量裁若干每年定擬賞額若干本關額發錢糧若干商稅等項若干如不足應採辦易價若干計處停當呈詳定議施行候放貢之期宣諭夷人知會令各輸服每遇屬夷扣關卽飛報本管將領親詣地方盛陳兵威以示彈壓應賞之外不許濫用一錢一物該道置立循環呈請督撫印鈐轉發各路每季終將用過錢糧採過柴木賞過夷人數目并將官臨邊時刻一併填註

例換其應發銀兩每于春季以上年十二月給發秋季五月給發預辦賞物以備倉卒其軍人採辦柴木半歸官半歸軍免生嗟念如有將官不親撫賞者以怯懦不才叅究守提以下或扣軍糧匿採辦并濫賞非夷預出賞票等弊定行拿問照沿邊錢糧坐贓重究仍于本官名下追償所費其有夷人作反撲人追究原係某夷先革撫賞設法追捕捕獲仍以功論不許科衆取贖自干重典此欸開係軍機安危夷情向背爲今日邊關第一急務計處毋忽

○條呈大閱事宜 上汪左司馬

內閣原題八事內積錢糧等五事兵部原題六事內定戰守等三事俱係境內事情責任所關已經節次遵奉修舉大率隨事勦力以求實効因事竭忠以求成功而已至于轉移之機則又以挽回人心爲本振去病根爲難除將本鎮節奉督撫申明及道司議擬本鎮謬舉見之施行者逐一查覈以類附備載文冊外

所據事蹟數目具冊呈覽伏惟照裁幸甚

一定戰守查得薊鎮之守以險而其險隘之設以形今將隆慶三年三月本職兼任鎮守以來節該督撫會議題奉

欽依酌量衝緩建築空心敵臺除昌鎮外薊鎮共計九百二十餘座六年春防臺工甫竣復令主客官軍修創偏坡無非以守爲上策也守而必固則不戰而屈入之兵何必兵刃交接而後謂之戰乎謹將本鎮守

題

卷四

四十四

臺事宜并砲哨烽火等項已經修舉堪爲憑恃與向該議處者通行開具詳請候裁施行

一論屬夷查得三衛屬夷陽順陰逆外則挾二虜之疆梁以要我撫賞內則探諸邊之際漏以逞彼逆謀勾引泄露無所不至近奉本兵許謀

廟堂謨畧備行喜峯口關于放貢之時通集三衛頭目嚴加曉諭播揚

天威震聳夷類靡不俛首嚙指誓無他志且經督撫節

諭守邊壯士凡屬夷扣關意氣輸服真實者厚爲犒賞如有狡詐妄求拿人挾賞等事卽行督兵捕勦以遏邪謀通者馬蘭谷石門等處擦崖義院等關稍有微露輒就率兵追捕盡行奪回此其明驗也所據甄別屬夷傳報虛實必審說信夷人姓名及收養被虜爲諭夷之策合併開悉

修內治夫內治之修有二有心腹之內治在于

廟堂四肢之內治在于各省俱非本職所得與聞其邊

題

卷四

四十五

方之內治則自邊牆以裏選將練兵于平時無事之際節財省費及教練與修守鼓舞倡率興利革弊等事而已夫攘外必先于安內修己乃可以治人元氣旣克則百骸自壯邪不得而入也且惜軍之典選將爲先往年官以倖進事以苟行賢愚之辯畧無勸懲是以上因循而下苟且也今年考察之典先于將領次及頭目不才官員汰斥殆盡除已經遵行外其守邊則以足兵爲先而足兵尤以清源爲要欲國寨之

足守而不稽之術所是猶緣木而求魚不可得也已
經節奉督撫方畧稽考軍伍緝捕逃亡至于內地之
城守邊關之樹藝皆內治之餘事而科歛打點等弊
悉爲內蠹不可不釐也蓋私歛必起于公歛公行而
私乘之也本職任事以來遇有公務費用果有不可
已卽官爲處給差委文武官員公同幹辦不復科歛
于下庶人無竊取而軍受實惠夫事有因革政宜損
益本職畏以愚庸力爲擔負凡有措置已見施行者

行一併開報

查照各款附錄外所有議而未行事宜未敢遽已合
積錢糧查得師行糧從勢所難免如不參酌虜情無
故空行不惟錢糧有糜費之繁抑且士馬受奔馳之
苦委非計之得也鎮以守爲主邊長人少屬夷近
逼城外故無論四時俱不能十日缺人乘守十一路
主兵各照信地止支月糧原無行糧料草並非變主
爲客伍標標兵無事各駐軍門撫院總兵二副所居

城內並無差遣支費行糧春秋兩防客兵到邊各照
信地俱係百里之外行糧草料自有常規其本鎮自
三年三月到任以來節次開過逃月糧市花減過
入衛官軍省有錢糧逐開于後惟
餘名月餉派于各項節省內支給
舊分布隨警摘調以省行糧事宜
修險隘薊鎮倚山爲險就山築牆
不險也第單牆一線界限華夷水口
夷竣相雜形孤勢格官少而約束似稀間絕而號令
不聯賞罰未及是以人不知畏且牆身低薄山梁修
竣夷虜以聚攻一面而專我以無所不備而寡委當
早爲綢繆之計其臨邊腹裏村寨係于民社墩院土
堡責任有司今蒙兵部具題之意大率以本鎮之險
未完故有此議然薊鎮自隆慶二年以來節蒙督撫
方畧司部議擬題奉

欽依新建空心敵臺兼顧偏坡功已九仞似有屹然可

付之狀誠爲先處戰地以待敵者也。謹將脩過臺座數目并偏坡丈尺。凡事干設險者及已未完事理合併開悉。

一練兵馬。看得沿邊兵馬自昔不惟不練。然亦不敢練。不惟不敢練。然亦無兵可練。有一二操演之法。又皆徒爲文具。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其于戰守何益。堂堂之計。絕口不談。以合衆爲迂謀。以短戰爲浪說。人心膠固。習于雕零。自保久矣。若不堂堂一戰。即多

卷四

卷四

卷四

方設敵。便得一勝。點虜以爲誤中。非真勢力。不敢必。不革心。歛畏。自職任事以來。始講堂堂實戰之策。授以戰兵。搏聞之具。不惟士大夫之議不合。即將士亦多腹誹之。而不以爲然也。自以臺工方興。主客官軍無暇及練。雖並行不悖。實一暴十寒。今秋罷工以來。始得通行教習。必求堂堂一舉之後。庶可爲數十年幸安之圖。所擬行過訓練行伍。分定援兵。擬擬賞罰等事。均與練兵事體相關。合行一併開悉。

一整器械。看得薊鎮自隆慶二年以來。緣以創造戰車。請發官銀四萬餘兩。共建大小車計六營共一千一百九輛。軸輻相望。輪與比肩。眞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餉之馬。無往而不利者也。至于隨車佛郎機大砲等器。禦虜虎蹲砲大將軍等項。威力頗雄。比昔拒虜之器。止于弓矢鎗刀等器。大不相同。其十一路各標軍士。執把軍火等器。俱經逐件更造新堅鋒利。每一火器。配有各色什伍。分別簡征操演等項。又較虜人所。所用器具。長短遲疾。而爲之稱。于比戈務求先發制人。而不制于人之筭。通行給用。各有領狀附卷外。且內多舊器改發。不煩官帑。所謂化無用爲有用。費省而功倍者也。所擬車輛器具等項。合行一併開悉。

○練全鎮兵馬實守實戰條畧

竊照教練之方。技藝易熟。而難精。人心難轉。而易惑。今練習技藝之術。不過歲餘收効。何待數年有成。但薊鎮以守爲主。而邊牆守具疎簡。脩守事繁。版鍾爲急。

故自職任事至今節該督撫題奉

欽依築臺脩邊剗坡繕城加以邊軍原有撫賞撫辦之責是以未得盡練先將設立五標練爲車騎馬步等管以爲東西應援隨賊向往之用近于隆慶五年始蒙議允稍減工作兩防月練三日而十一路精健馬步俱亦頗就行伍但標路主客爲營計三十有奇而將領之數亦如之其分合之法趁援之方守臺守牆賊攻我禦之畧及一應執把擊刺軍器之具固雖一

卷四

五

一授成件件給備各軍皆已習用緣向日止是小操分操俾先各諳其業而塲肆之聲容每紊亂于臨敵分教之縷析常綵禁于合營又以衆寡不同而合教之道未舉是以從來操演官軍每不効于出陣蓋以既未試于真境抑且人心難轉徒飾貌觀故力奮而不齊勢分而不屬職此故也况薊門二千里之邊十餘萬之衆邊長兵寡無所不備五標十一路兵馬分置擺守相去頗遠必須實如賊至試真守真戰于臺

牆之上必士卒真有能戰之勢而後可期固守之安

則合戰之教又所難遺否則主客將領三十餘枝衆則何所次第行則何所後先車騎步三者何從而更番迭出地方長短廣狹險易倉皇何辨皆當預試俾其習熟然後可用苟爲不然職恐數年之功竟作虛幻杳冥而臨時之際仍前張皇錯舛無所措手足矣今仗本部院惟算之下稍已成格相應真實試演以牧實効夫職方寸報主之誠固盡心盡力願殫竭圖

卷四

又

爲以奏膚功而彰明効矣第事體重大非仰仗

明威指授何由得圖萬全職復應督撫移鎮于臨邊兵馬列守于營寨牆臺烽火之舉動調度合戰之聚散萬一訛傳之言布滿道路流播都城不無生擾仍乞預爲

題奏通行曉諭以免阻撓邊方之大幸也除通閱戰守調度防範各項數目另行開揭呈詳外所據校閱緣由合行具呈伏乞一面

題奏一面乞將揭內條目特賜裁酌早為頒示以便刑
布通行令各該標路主客將領及各該守戰人入一
體遵照曉諭各軍兵遵守施行

合練約法

一馬蘭谷副總兵楊鯉宜府入衛遊擊楊振克塘馬官
專管粧賊塘馬其塘馬卽以楊鯉下援兵楊振下入
衛兵盡數克之而副總兵司其號令調度進止衝戰
時躬自領來敵陣

附編

卷四

五上

一管南兵將官西路附密雲車營而行東路附建昌車
營而行

一應調東路只行文史綱應調西路只行文張臣而二
協速調所屬向往差遲號令則二協之責諸臣不遵
二協者罪在諸將

一凡調車營卽原配車內馬兵同行並不又開馬兵等
字各路原不在車人馬不必動

一調路營則只各路主客赴調車營及車內馬兵不必

動

一調標路軍馬則車營及各路馬營盡數以行

一密雲左右石匣振武四營總稱密雲標營四字則四
營俱依令行並不分書

一遵化左右建昌車馬四營總稱遵化標營四字則四
營俱依令行並不分書

一凡各路援兵只稱路營主客俱在內並不分主客字
一凡各標只稱標營車馬在內並不分車馬字

附編

卷四

五上

一稱西四路則石塘古北曹家牆子也

一稱五路則馬蘭在內

一稱東六路則山海石門燕河臺頭太平松棚也

一稱塘馬則楊鯉楊振俱在其內

一稱標路二字是舉一鎮車馬標路主客俱在其中矣

四路主客援兵地平爲一大營乃四營也如不足四

營則三營二營皆可合爲一營東路亦然占險每三

部爲一營

一四營合各以左右二部為外層。中部為子層。外層主容將官分主之。子層各中軍主之。每營為一面。

一三營合以二營自前門居中分。以一營在左。左部自前門居中分在左。至左前角止。中部為左牆。右部為後牆。至後門左止。以一營在右。右部自前門居中分在右。至右前角止。中部為右牆。右部為後牆。至後門右止。為子層為區。營又以一營居中。以左部在前一面。右部在後一面。中部一司在左。一司在右。為子層。

頭陣

卷四

五三

亦圖其各雜流為中軍。將官各照本營主客分認一面。一二營合。每營以一部當一面。俱自中門分。以各中部合為子層。

合練申令

一應出口哨夜。照舊出口架砲。

一墩烽官軍上墩。聽候傳報烽火。

一十一路粧賊塘馬。且于各家丁援兵內。照先操臺塘之法。撥出口聽候。惟馬蘭路援兵一部家丁等項。盡

數出口聚攻平山頂東西牆。鮑魚石開一帶。

一二十二日寅時。自平山頂烽候起。左右分傳烽火。一次。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應援馬軍。及在彼應援標兵。俱見傳烽至。便由大路先赴太堡莊地方等處。向馬蘭口路分。札營聽候。又不可東下太遠。恐牆曹有事。返應不及。湏在牆子嶺順路之口。若離東來路頭稍遠。又恐賊入時。馳援不及。此當活便。一面差人于鎮虜營邊上。擺設三星一撥。探瞭烽火。其牆子嶺與

細陣

卷四

五十四

窄道共路。且嚴加乘守。

一山海石門臺頭。燕河與遵化。建昌各標兵。但見傳烽過。與東路相連。就起營到建昌等候。差人于冷口瞭看烽火。

一惟馬蘭谷傳烽火起。各路烽火通照馬蘭谷所傳。候接傳去。只傳一次。乃賊初到邊下也。各路將傳烽火時日。或晝或夜。旗火數日。聽本路主將提調。通報督撫鎮道副總各衙門知會。報內不許差了烽火旗號。

時刻數目誣枉不小各官務要仔細看過或寫字誤書拿來以軍法從事遠者發撥馬飛傳將兵皆知馬蘭緊急且不可動照舊各于信地牆頭上守戰

二十四日早塘馬攻戰一次于鮎字西四號臺空作登牆狀本鎮統領南兵爲前列家丁在中左右營馬軍在後假如原駐正關不意賊登前處乃部前兵馳至山下仰攻賊敗出牆兵收且守牆上俟賊遠退復收軍向下行器向後刺至山下馳平地合方營查功

卷四

五五

一本日申時攻打平山頂西空做賊入狀本處東西烽火墩連扯旗傳烽火二次東西各標路車馬援兵探得連傳或旗或火二次盡數馳赴信地西係馬蘭東係湯泉

一西四路營馬援赴石門驛東六路營馬援赴太安營似照欽限一百五十里

一西五路尖夜貼練步軍照原定營伍由邊趨馬蘭營關一帶暫住

一東六路尖夜貼練步軍由邊至冷嘴頭沙坡谷一帶各城內暫住

一二十六日東西路南兵副將遊擊各統南兵李超則馳赴馬蘭路合調到西四路尖夜并貼尖步軍聽令楊文則馳赴冷嘴頭合調到東六路尖夜并貼尖步軍聽令

一所在尖夜步軍俱聽東西路領南兵副將遊擊統督提調守備一體遵奉調度進止違者以軍法從事

卷四

五五

一二十七日平明賊開營南搶移割湯河我兵車馬盡數黎明起營移到魏家庄西南全鎮會齊

一割營進兵皆以三屯標下兩營分左右總鎮統之以克中路當鋒

一密雲兩營車行平列爲兩路行營到時居總鎮之右地勢隨便相去一鏡所不到之地地狹稍近地濶稍遠

一遵化建昌車各爲一行營兩營平列同行到時居總

鎮之左相地勢何如。照密雲兩營列行。

一路營援兵。每到應該割營處。卽挑壕。

一西五路主客兵。到合營地方。有四路。則牆子嶺爲前面。曹家寨爲左面。古北爲右面。石塘嶺爲後面。三營則在前兩營爲外面。末後一營爲子層。共合一大營。若未到齊之時。各自爲一營。

一東六路主客兵。到合營地方。亦如前法。

一各營號令。無賊時。起止向往。下營列陣。晝夜守禦。聽

總

卷四

五十七

在前之營。爲主。在後之營。一依號令而行。賊至各聽各面將官號令。攻打。卒然遇賊。以有賊相近之營。主號令。各面各將亦有賊犯。則一令而行。無賊所犯者。不必舉動。以耗人力火力也。

一塘馬到湯河。作劉老營狀。標營三標六頭并列。輜重營在後。卽時追至湯河大戰。

一塘馬于湯河戰畢。分爲三枝。一枝伏石門南山。一枝伏李官屯。一枝南至小喜峰口。俟我兵追戰過湯河。

南一半路。伏起衝戰。

一戰畢。下方營。掌號笛。發放。而賊又自山外衝入。我先發南兵。伏在營外夾道。俟賊到車前酣戰。時南兵伏起交鋒。塘馬作敗狀。退出口子。再不復回。

一本日晚。車營劉小喜峰口。各照地方。西路馬兵移到石門。東路馬兵移到湯河。照地方。各哨自爲一營。互相犄角。

一本日去賊十里之內。塘馬發一千名。前來遶軍左右。

總

卷四

五十八

前後索戰。車營緩行。賊遠一里餘。我兵不應。只管行。如至五六十步。一面行。一面發號。待我兵行至賊大營一里之內。賊來急攻。照常保大戰。賊退稍息。將行營下。定只是燃鏡放火箭。攻逼之。粧塘馬做敵我不過之狀。又做人衆緩行之勢。車營亦行待行數里外。遇小喜峰口相近。賊馬做過不及之狀。車營三標齊列。通戰不止。塘馬作四散奔山逃命之勢。車兵各擇地。下方營大約每營相去一鏡不到之地。

二十八日早，塘馬由水門口進入割營整衆，我早報賊由水門口入，苗頭向大安口出，各營將領俱赴總鎮營中會計畢，追賊是日三屯爲前鋒，二車營並行，遵化次之，二車營並行，密雲又次之，二車營並行，西路馬隨後，東路馬又隨後，輜重營在馬後，其馬兵行營每一營三部，卽爲三頭，西路不拘幾營，俱營頭平列，東路行在西路之後，路頭俱同。

卷四

辛九

一步兵沿邊牆來，此大約也，若遇陡山斷崖，灣環路遠之處，不妨下山離牆，取捷馳應，但遇見賊馬，便登山傍牆臺，依險前進，未見賊時，不必拘泥。

西山四路南兵步練，失夜無馬之軍，俱以南兵爲首，次馬蘭，次崞子，次曹家，次古北，次石塘，東五路南兵爲首，次松棚，次太平，次燕河，次臺頭，次石門，不拘軍之多寡，每路失步爲一段行，戰爲一陣列，或本路軍約其多寡，司局不同，自爲三頭平行，務相連接，東由冷嘴頭登山，西由大毛山登山，俱依附牆臺，隱伏旗

號，向賊所出大安口來近口，各割于臺內，并牆上，偃旗息鼓，坐待虜拆牆出口一半，望見自南來大兵俱至，卽于臺上大張聲勢，吶喊放銃，截拒不許再放賊馬過口。

卷四

辛十

一車騎主客各營，二十八日早，追賊向大安口行，至大安口營城，車止，照行營三節列之，居督撫其中，爲老營，南兵步行，標路北行，仍騎馬，聽放砲，吹罷隊伍，喇叭點鼓，車內馬軍各爲一路而出，東西路馬兵盡數急馳，俱到大安營城北，一字列陣。

一列陣，總鎮領三屯南北標營居中，遵化標營居東，密雲標營居西，哨路營每一營主客將官爲一頭，立爲一路，各營家丁護將官爲一族，當頭領鋒，西四路營列于西，東六路營列于東，南兵爲前鋒，各營俱去兩兵十步，每營左部在前，中部在中，向前策應，右部在後，專備後邊之賊，凡陣一字列，一營盡，又平接一營，仍俱騎馬，點鼓緩行，中部去左部二十小步，右步

去中步三十小步。

一約可下馬時聽中軍放炮三箇我兵下馬塲馬吹喇咧回頭凡我馬軍前層中層馬俱牽在中層之後後層馬牽在後層之前每火兵及第三伍一名拿馬每人拿馬五匹立定不必前去每馬一隊直甯一空待後層兵穿過

一虎蹲炮大將軍火箭車俱出南兵之前緊緊相聯擺下。

一賊衝來先小銳次虎蹲次大將軍火箭俱聽號銳舉放

一賊敗各軍步追一字向前追至大安口關相去一里之地虜馬盡數返戈死戰我軍盡力作殺砍狀賊做收盡我軍俱追至塲上聽鳴金收隊伍

一收隊伍除南兵外北軍仍爲三層聽轉身喇咧收至馬邊各軍聽吹唢囉上馬大吹打各軍歸原營

一操演之時十一路內倘或真有賊警竊于別路乘虛

而入但百名以上卽舉旗火左右挨傳合馬蘭分數者爲習操但係別路分數卽爲真警盡馬蘭兵馬見在地方必無他虞惟各路兵馬調來空虛其墩烽當以此辨之

一諸路官兵赴聞之時各路不無空虛誠恐奸細預將日期漏洩臨時或有意外之虞卒然竊發兵力不支拒堵無及不可不慮合無先飭各路將領各營官軍除應援兵外其餘不拘馬步盡數上邊分投擺守在

臺者不係應調之數不許下臺甯守將領用心督備以防不測仍行各路將官嚴諭晝夜不許泄露聞期其該防晝夜內多選老實之人先十日遠出往哨只待聞單仍回各路方許進口

一各軍自奉調之日俱要將軍宿野其炊煮熬汲之具雨夜之備俱令預行辦足臨時缺乏查照所欠自將官已下挨次連坐

合操營陣說

一馬營衝戰，總計六標，東西各路，共為哨十三。初一日早，各車營俱掣南山下，仍照教場割管訖，馬兵盡出車。三屯左右遵建太馬石七營，列于教場東前一行。三左、二行、三右、三行遵、四行建、五行太、六行馬、七行石密，左右牆石古壘六馬營，列于教場西前一行。密左、二行密右、三行牆、四行石、五行古、六行臺。一操馬兵自南向北看，先三屯左居左之西，三屯右居三左之右，遵居三右之右，建居遵之右，四營每部一

卷四

左三

頭共十二頭平行為第一段，行盡馬蘭三部，每司為一頭。六頭並行，石塘居馬蘭之左，古北在石塘之後，燕太在馬蘭之右，臺頭接燕太之後，每部為一頭。與馬蘭六頭亦共合十二頭平行為第二段，西列西營，轉頭向南，過中道來接，轉頭向北，密左居左之西，密右居密右之右，密子居密右之右，石門居密子之右，每一部為一頭，共十二頭行為第三段。一行向北，遠教場後山一過，由教場西河邊直到南山

下前十二頭轉身向北，正對教場大臺，馬躍坐，俟塵息，聽吹唢囉起身，塘馬報廣賊不知其數，正衝我兵而來，急照圖繪方營，每營左右各為外層，中部各為子層，左右遵建為向北四營平列，各為方營，石塘為左面，北接三左，古北為左面，北接石塘，燕太為右面，北接建昌，臺頭為右面，北接燕太，各以左右部為外層，中部為子層，馬蘭為中營，六司俱為一層，密雲左右牆石為後層，在南四營平列，左右部各為外層，中部各為子層，管定賊預伏四面齊衝，我軍鎗炮輪放，次火箭，次虎蹲完，即出殺手，照常操列殺手步戰，完即由子層馬兵追戰，完收畢，各聽坐息。一請令列三疊大陣血戰，十三營各將標子先隨本府南去，各占地方立定，從南頭各營分搶地方，向上列為三層，照大安口列行戰同，只一二層追戰如令。第三層不動，前面正戰將畢之時，賊馬由後面發衝我。第三層兵就向衝之，十二營中部兵，即返身向後應。

援前後賊敗收隊大吹打收營仍為三層再聽令點鼓徑歸御營地方

操南兵迎敵

一行營十二頭行列三疊陣以二部鳥銃為第一層又以三部鳥銃為第二層又以殺手三部為第三層又以殺手二部為第四層照常衝戰衝戰畢請下方營一方營八部為外層每層二部中門分起角上止第二子層每一部為一面兩把總分門起第三子層每一

卷四

六十五

把總為一面下方營畢樵採發放俱如例

總車行營衝陣地方

左營西轉向上西面臨中軍東界

遵標西轉向上

建標西轉向上遵輜不動

右營東轉向上東面臨中軍西界

密標東轉向上

石標東轉向上三輜不動

布置方營地方

三左營當中軍東分共二十四丈

遵營在東西面去左營東面十二丈

密雲在西東面去左營西面十二丈

三右營南面之中對左營南北相去十二丈

建營南面之左對遵營相去十二丈

石營南面之右對振營相去十二丈

南兵營入中軍北對左營南對右營東對遵輜西對

卷四

六十六

三輜

遵輜左中南對建營北對遵營西對南兵營

三輜右中南對石營北對振營東對南兵營

石營相去十二丈三輜相去十二丈

密雲

三右相去十二丈南兵相去十二丈

三左

三右相去十二丈南兵相去十二丈

三左

三右相去十二丈南兵相去十二丈

三左

三右相去十二丈南兵相去十二丈

三左

標車合營式

建營相去十二丈遵輜相去十二丈

遵營

每營各相去十二丈如營有大小地有險阻卽多數
又少數丈亦不妨但要外面四方取齊或隨地形
亦聽其便

計車營一

一戰車分爲中後二大營

中營用輕車四營每營二百五十六輛共一千二十四
輛運糧小車一千輛

後營用大車三營每營一百四十四輛三營共四百三
十二輛運糧小車五百輛

以上大槩如此臨時車之多寡管之大小隨兵力輕重
不出此數而已

計兵卒二

一前鋒營南北軍兵一萬蓋全鎮只有衝鋒十營每營
軍兵二千一百餘并雜流家丁通以二千五百計臨
時疾病逃亡大約必不出此之上各營選鋒共計得
七千南兵三千共一萬則極盡一鎮之選矣必不能

多加一名馱拒馬騾軍三百二十四名又馱神器騾
軍二百七十名馱大砲并火藥騾軍三千名
以上共軍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名

一中大營車馬營各四枝共車兵一萬二千名不足者
補之馬兵一萬名南兵三千名幫運戰車班軍六千
名總兵下中營二千名馱神器騾軍三百六十名馱
拒馬騾軍四百三十二名又馱大砲并火藥騾軍三
千名小車軍四千名牛車軍一千名

以上共軍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名

一後大營車馬營各三枝共車兵九千名不足者補之
馬兵八千名幫運戰車班軍九千名軍門標下二千
名馱神器騾軍二百七十名馱拒馬騾軍三百二十
四名又馱大砲火藥騾軍三千名小車軍二千名牛
車軍五百名

以上共軍三萬四千九十四名

計馬騾三

一前鋒大營該正馬七千匹、馱馬七千匹、南兵三千名、每二名給馬一匹、共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百七十頭、馱拒馬騾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砲并火藥騾三千頭、

以上共馬騾一萬九千九十四匹頭、

一中營正馬一萬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共該給馱馬二千匹、南兵三千名、每二名給馬一匹、共一千五百匹、

馱神器騾三百六十頭、馱拒馬騾四百三十二頭、

卷四

六十九

又馱大砲并火藥騾三千頭、牛一千五百隻、總兵標下馬二千匹、

以上共馬騾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二匹頭、牛一千五百隻、

一後營正馬七千五百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共該給

馱馬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百七十頭、馱拒馬騾

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砲并火藥騾三千頭、牛五百

隻、小車騾五百頭、軍門標下馬二千匹、

以上通馬騾一萬五千九十四匹頭、牛五百隻、

計餉食四

一前中後三營共軍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名、每日每人給米一升、每日該米八百九十四石八斗、前半月共該米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二石、除馬軍并軍門本鎮標兵共二萬八千五百名、各有馱馬應自備煤炒一斗五升、可足十五日之用、外車步南北軍兵六萬八千九百八十名、每日每人該米一升、每日該米六百

卷四

三

八十石八斗、前半月該米一萬三百四十七石、一前中後三營共馬騾五萬三千四百八十四匹頭、除草隨地取用外、每日每馬給豆二升、每日該一千六百九石六斗、計半月共該豆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四石、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五

東牟威繼光元敬父著

將畧

主將非大將之謂也。一營之中，第一大者是。如一哨卽哨長爲主將。一隊卽隊長爲主將。

將權獨當一面，勢甚可爲。但世情狃于四事，虛文誤日

一也。間有任事者而不得弊源肯綮。二也。或見今軍

疲憊懦弱，畧似人形。遂謂必不可振。因噎廢食者。三

卷五

也。甚至以軍爲額設，恐整用殺賊，致有損軍之罪。四

也。但幹蠱之事，如創始相似，苟存其成法之體，而少

變其意，以抹其弊，庶成法亦不至廢合，無假一方便

宜之權。凡利有所當與，弊有所當革，悉容隨時制宜。

次第脩舉，一應管事軍官，皆因才授任，務在得人。一

切不拘文法，便宜責效。至于追攝出外，限官清查影

射役占，操練鼓舞，身先教習，凡可以克實行伍，激發

士氣者，悉聽隨機轉旋，不必擬定常格，多方振飭，庶

能堂堂一戰耳

有將材而無將心，具將也。無將心，斯無將德。將德靡而

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驕將。有逆臣，有矜忌之行，有

盈滿之禍，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衛國保家，爲

始終完器。今日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

貪使詐，使愚蓋由養之不素，取之失宜，習之壞者久

且痼耳。

教養則理明，理明而後識定，識定而後利害不撓，斯膽

卷五

無不壯矣。

將無論南北，但于用兵地方，將所儲諸士輩，分置行間，

出戰則置之戰陣，實境以試之。試之既真，且小委以

嘗之，嘗之無疑，然後可用。

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行以

其積氣太浮，畏心漸掩，不輕視其號令，必墮賊計中。

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盛，亦不可

用，則知者鮮矣。善將者宜何如練，亦不外身率之而

已倡忠義而身先之。以誠感誠。凡飲食疾病患難甘苦如嬰兒不能自通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爲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爲之謀。使之習服忠義。人心觀感積久。則不忍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爲一。力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後謂之操。善操者使其性氣活潑。又必使其秉心兢業。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又有操之似者。最爲害事。謹謹散野。似氣性活潑。懈怠不振。似心有兢業。爲將者辨此尤急。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存乎。其間衆人悉之。而輕其死以倖其生。非果于惡生而必死也。束伍爲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勿謂行伍愚卒不可感通。恃勇倖中。

國家南北取將好異。而習不同。最重莫西北。若屈體無骨。大言不慙。陽賣奮殺。陰爲夤緣。其實廢三千之營。

而供百餘之家。丁鼠竊狗偷。餓零虜而張大其說。以爲功伐。雖大將亦由此立躋。至寄取將之耳目者。又皆未經事。少年識見不同。好尚情殊。所謂不知三軍之事。而司三軍之任者也。況將之用。以氣。氣之發。未免有過中之差。使其一不投好才。如孫吳。皆加以不遵之名。立賈奇禍。卽用兵之地。多事之秋。乏材之時。或用其一長。或恕其任怨。稍稍聽其展布。一事甫竣。前勞盡忘。舊怨早起。督過者紛紛脩復。日前之恨。或謂不合時格。或謂今得反之。惟恐棄之不速。爲吾組豆之耻。嗚呼。是則不在將而在將將者之責。

軍旅之事。雖責諸武弁。亦要吾輩自任。陽明先生許多武功。若打開不得。俗套不能如此。

凡真正豪傑。開口便能見肺肝。方可與共事。

選士惟取精神筋力。不必論其形體。今談兵專尚術數。如遁甲演禽之類。此皆虛遠。請以奕譬。以不善奕者。居休生門。善奕者坐外門。畢竟是高者勝。但此法不

可不知。

凡大小將領，要經得頓挫之人，方可用。一人如不得已，方有益。

承平之久，非惟人不知兵，且兵不習令。一旦欲轉弱爲強，自非嚴刑峻法，則事不可成。任眞爲之，又怨謗易起。當事須硬着脊梁，聾着兩耳，任怨任勞，乃克有濟。東伍號令鼓舞賞罰等法，并節制分數形名，不惟無南北水陸更無古今。

卷五

五

天下事犯手做，乃有成。不犯手做，便非自任之重。孔明社稷自任，不復爲一身計。

世胄及崛起布衣者，以職事言，分當捨身以國法言，勢當捨身。且武職兩手握，着便益，成功則顯親揚名，加官進祿。陣亡則廕子立嗣，血食百世。是兩手握，着便益也。但武職畢竟餉食者少，下獄者多，只是怕死。

臨陣殺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倉皇之際，也殺不得許多。平日操練時，軍士不如法，就是殺。參遊不如法，就

是細人便曉得怕。

舊套用不得，軍法夾到身上，無處推奸躲死。肯將實心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陣的心，將此性命捨着出來，用心竭力，愛惜光陰，忙忙整飭行伍。諸將惟以此諄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諄告士卒，使上下同心，人人知此，數萬人聯異爲同，聚少成多，方爲勝美。

兵初集時，用破格之號令，施極重之賞罰，嚴如霜雪，以

卷五

六

立威信，或教場中行臨陣事，或談笑間陳刀斧威，其所以佐威信必行，而無他虞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共跋涉，或夜竊隊伍之中，或出私積之物，雖士卒習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之爲諸士倡，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怠。雖累勝之卒，而駕馭更倍于未勝之前，是故世無百戰百勝之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及于用兵臨敵，則去戰期二三日，前，先以塘報約之，重刑厚賞，

凡賊一舉動必有報。凡踰一時必有報。又至舉戰一日前則所部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布賊左右及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往進兵路徑舉皆洞得情形。然後刻期分路以進。未陣而恐其進。及陣而恐其瑕。交陣而恐其誘。既勝而恐其驕。精神心意無不流通于士卒。敵人聞而凱還之餘。又復解衣以收亡骸。出帑以恤孤嫠。賞鋒鏑而明連坐。雖大敗中亦有必賞之士。大勝中不無行

卷五

七

刑之入器械行伍。一戰如故。則不更兩戰之後。雖全師如故。而士卒輕傷。器械損折亦多。斷然星夜擇中軍一哨。或頭目有事故者。伍下之人分頭補足。以中軍所蓄器械那移貸之。務使戰營行伍一卒不缺。一器不欠。然後可爲再出之舉。八陣所謂遊兵二十四隊。防備設疑補缺之用。正謂此也。是以各營時時有常足之額。士卒有常盈之氣。此在主將決當備數百人親養練于中軍。臨時方得如此設施。若平日無備

一時豈能呼召也哉。至于因敵轉化。因變用權。因人異施。因情措法。又非筆舌所能告也。

止心術。將有本心術是也。以實心行實事。任難上做去。盡其在我。不以死生患難易其念。

立志向

國家賢臣良將。戡難立功。垂名竹帛。皆此志。

定條理做出。無不收効。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不得亨達者。有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

業

卷五

八

明必生。凡有血氣。莫不愛生。畏死。但死生有數。豈水火兵戈獨能天死人哉。必待上陣才死。天下無有將與卒矣。爾將士臨陣。只思退縮。乃是見陣上殺傷。指望退縮的必生。殊不思一動了脚。箇箇都死。若同心力戰。我勝過他。務使他退縮。我如何得死。

辨利害

平日習美虛套。把軍務廢墜。遇賊失守。又不能

戰。莫說平日奉承上官。便父爲上官。子爲將官。亦免不得參究。亦逃不得公論正法。亦遂不得私恩宿好。

俗品格。爲將者或立功而不蒙酬錄或行芳而人不見知或有守而人誣以貪或用心職務而暫被斥逐或任怨而被譏或向上而不達便怨尤改節殊不知好官易做好人難節壞却一生卽晚年再要立德嘗議在人人不相信

堅。將官娶軍士用命立功揚名保位免禍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內所該只一不科斂剝削人人感若父母卽嚴刑重法受之而不怨夫以軍士應得之財以將領分內之守而得軍士感服之心死報之力何憚而不爲

寬。事無大小以量爲主一切非禮之來必當報復者或他人真是而我性識稍偏者再查再省但先讓一着與人自然行之不錯庶免後悔將道貴嚴國是當守上司雖尊事有必爭不爭則不利于下條案雖親法必當執不執則被撓于中若一緊以寬容含忍處之所謂委靡所謂罷軟

屏聲色。淫聲美色易以動人人之精神有限一着念于此卽責任利害士伍甘苦百事無心一片暮氣夫三軍恃我爲強弱豈可以暮氣臨之

遠貨利。將軍之富何來不是軍身膏血必是朝廷幣藏巧立名目斂千萬貧乏之資而歸一人身家之奉失士卒心敗疆場事是故不惜死由不愛錢中生來不愛錢由無慾而克之

化剛復。恃強而自用不同謂之愎愎剛德之賊也人患

不剛固矣剛而愎又不如不剛之爲愈也故爲將者于古今名將成敗之政一時山川形勢之殊敵情我軍微隱之變必廣詢傳訪集衆思屈羣策雖不撓于非禮而轉環于聽納通下情知敵變來衆善成功業轉凶爲福矣

耻。將者死官也兵者危事也一有處置不宜安危存亡所係當道諮詢必須是曰是非曰非某事不宜行卽曰不宜某事力不能奉行卽曰力不能直以告

之雖一時有拂上官終必無失于已

將官先以捨生爲本生既可捨復有何事更重
于此而故爲委靡之態委靡則號令不行雖賞罰三
軍且不感不畏

善功名夫功名有分使我實盡此力實事有十分而功
名至七八分則享之不爲侈若只管多方做虛套求
益功名專事粉飾而實事不繼實苦不受一旦敗露
鬼神視之矣

卷五

五

上

尚謙德有勞不伐謂之謙取人爲善收服人心謂之虛
立功建業視爲職分所該辛勤勞苦須知臣子當然
卽萬一疆場之累人將憐之占之大將惟謙善終此
之謂也

惜官箴箴者規戒也將者三軍司命表率數千萬人而
欲使之盡力于我恪守正道立身行己凡百點檢可
爲法程視効不然則人心解體萬法叢挫不職之罰
斧鉞在前矣

勤職業

兵中事件一預先勤苦教練見見成成只是

等候待用還恐備久則損氣久則暮否則守固戰勝
難矣爲將者須把所守疆域時時放在心上軍士有
疾病患難時時訪詢卽時處之軍器時時辦驗一有
不堪卽便修之行伍時時點檢一有紊亂卽清編之
烽火哨報城池墻垣稍暇卽一巡行隨目所見卽爲
脩繕文移案牘時時檢行如一事未完卽勉忍饑勞
務必終之必不使軍機文案姑待來日如此精粗巨
細無不畢舉自然有備無患

勤職

卷五

十

辯効法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則無足術
況兵事須求于實際之間而可無効法之辯乎爲將
者何所取材史冊凡存心立行絕不二者我師其
德長于兵而短于行我其長其將敗壞屬之自
取我則鑒而戒之某將忠廉智勇無妄得禍我悲
其遇而弔之一切居功恬退真心師向自然完名全
節成古人之事業而無古人之禍難

習兵法。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故敏
智者自然師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未有不
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闢變化。運用
無窮者。即有之。亦料實實陣上。經歷聞見。日久乃知。
否則吾料其斷不能也。

習武藝。五兵制器。尚象自有用使之法。法即教也。在藝
中得法者。謂之入彀。士卒全以器械為爪牙。大陣之
中。稍有失誤。或進退轉跳間。前行未動。後行先誤。至
以少擊衆。人疎分擊。尤貴于藝精。為將者。已不先學。
何以倡人。已不知花法實法之辯。何以辯別士卒所
習之高下。如憑教師而高下之人不服矣。

愛士卒。十萬之衆。非一人可當。必賴士卒誓同生死。奮
勇衝鋒。兵法愛之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古人吮
士疽。殺妾以饗。投繆共味。此何等作為。如今將領不
惟不推恩。而且官使之。不可枚舉。誰與共性命哉。夫
士卒雖愚。最易感動。死生雖大。有因一言一縷之恩。

而甘死不辭者。惟我真能愛士。自然觀感。固不必其
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而後謂之愛。而後得其
感耳。

明恩威。烏合之衆。上下不親。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為
將。夫賞不專在金帛。罰不專在斧鉞。有賞千金而不
勸者。有不費數錢而感深挾纊者。有賞一人而萬人
喜者。有斬首于前而橫決于後者。有言語而畏如刀
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何也。情通于理。賞之以
衆情所喜。罰之以衆情所惡。或申明曉諭。耳提面命。
務俾人人知所以賞罰之故。感心發則翫心消。畏心
生。則怨心止。

嚴節制。兵有兩用。數十百人隨意野戰。風雨之勢。非罰
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語傳呼而止。無節制可也。雖
然。此即節制也。若用數萬衆。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
審動止。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令節
制。必不能軍。夫節制工夫。始于什伍。以至隊哨。隊哨

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恪守視死爲易。視令爲尊。如此百戰百勝。

明保障。治世之具。惟文與武。承平以來。文法日密。惟馭衆臨壘。爲將士責。而糧餉賞罰。操縱予奪。纖細之事。悉在有司。卽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縉紳預其章程。復不關利害。故文武勢分。情格而名實墮矣。平日凡

劉

卷五

十五

軍伍氣勢。摧抑已盡。將官事權。掣肘莫展。臨時又不相濟。復加以未諳兵機之人。硬強調度。豈能殺賊爲將者。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馴之。必以嚴節制爲務。欲嚴節制。必先明恩威。明而教不行。士何由措。故先教士卒。

古云。有名之將。不可用。先債師。而當量盈者乎。唐安史之變。功不出哥舒翰等。而出一武舉之子儀。部曲之光。大。可思矣。羊九牧。從來所戒。今階

平既夷。武弁而槍。換役增充。臣等肘可勝道哉。泌將荀林父。而令出先穀。河西將趙盾。而令出趙鞅。所爲敗也。計惟擇一大將。而以穆淺志遠之偏裨。喝躍以漸。未有不濟者。卽孟諸而在。能以輿瓢而奏功。得手不增官。而擇人是在將將者。若彭時王。璉亦知一項忠王守仁而已矣。

劉

卷五

十六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六

兵紀

東牟成繼光元敬甫著

選法草昧與承平異。草昧勢在廣。分。揀。等。率。均。有。所。用。承平邊腹之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必。在。精。最。可。用。者。鄉。野。朴。實。之。人。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畏。官。府。畏。法。度。不。能。測。我。顛。倒。而。誠。信。易。於。感。孚。凡。振。作。者。先。以。非。常。之。威。

卷六

震之。使就我殼中而後繼之。重恩以收其心。則爲我用。命無疑。若愛先玩于前。迫鎮之以威。將怨叢而恩不感矣。

選兵。必以膽爲主。豐偉而膽不克。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克。則臨事怕死。手足含卒。至有倒執天戈。盡失故態。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克。凡事愛擇便宜。臨陣預思。自全。除已欲先奔。猶可也。又復以。

利害煽人同犯。爲已避二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克。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惟有膽者。更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諺云。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壯有膽之人。非素懦弱者。苟熟一枝。而卽膽大也。

入之精神。露于外。選當兼用。相法忌凶死。重福相。

兵固要練。將亦要練。今人止要用見成。故將驕難制。兵驕難制。若自我練而用之。則皆能制其命。自能得。

類輯

卷六

其效力。身使臂。臂使指。有不如意者乎。用兵之才。如金。見火。一毫假不得。

節制。節字卽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能使千萬人爲一人。故明者可以禦衆。可以定亂。

練兵在于練膽。其次練藝。其次練陣法。自非信賞必罰。罔有成功。蓋練之義。從金剛鍊鐵成鋼。從綠則練生至熟。非如點卯。僅應故事。須選各武藝精熟教師。教演。庶幾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有裨實用。

人生血氣運用則堅怠惰則脆但不宜過苦是謂鍊氣力、

凡兵尋常所用器械分兩當重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爲器所欺矣是謂練手力、

平日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纔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久之去沙便覺輕便是謂練足力、

豫先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戰身輕

卷六

三

進退自速是訓練身力、

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如一把總平日優禮頭目而嚴察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輕處思必通及有當治以法者必多責成頭目如一把總平日寬愛兵卒而操切頭目凡是營之兵犯必重處威必全加及有當重坐以法者必量貸之其有優于調度而短于銜銓者委司策應必佐之以強兵勇士其有優于膽勇而短于調度者委司

前行必付以伶俐之佐授以不移之令是皆因材加造就無分智勇盡可收功至隊長亦當因平素十人性稟何如人人異應如勇者勸之合十人以爲勇不可獨恃其勇務使十人各奮其所長而改其所短破其所短此知方之教也、

師教行習服速矣但教師之類皆血氣小人一技在身如藏至寶便不肯盡其法以誨人且或需索供養以厚薄爲是非如此卒心不服習藝復爲虛文故不假

龍圖

卷六

四

之師權則教習不行若假之師權則分外生事在吾善操其駕馭之柄而已

定軍禮節制之道居十分之一次第連坐之法居十分之一賞罰而當居十分之一月糧得實惠明號令居十分之一利軍火等器居十分之一營陣得法居十分之一將勇兵精居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一節也仍有三分則在使站得脚根定耳第一着在將實心任事至誠馭下同甘苦恤患難以感召爲工夫使三軍

心服。恩威信于平日。兵法所云令民與上同意。其庶幾矣乎。

武藝務習實敵。本事真可對搏打者。不許仍學習花鎗等法。各總哨隊伍官長。俱以分數施行賞罰。一分以上。責成各伍長。二分以上。責成各教師隊長。三分以上。責成哨官。四分以上。責成把總。各兵須主將親選。與親爲練。訓則情意自孚。賞罰時行。則恩威自積。馭衆不可無恩。而用法不可不嚴。

原輯

卷六

五

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蓋新集鄉民。不知法度。偶起投兵之思。一時恨不入選。及威嚴臨之。或有駭以禍福。旋生退悔。此時未受約束。未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進日更。無時可定矣。

舊法用六號白牌。分爲六處。一籍營伍。二記縣分。都圖。三記年貌疤記。四記尺寸。五記居住地。

名填年月。六登錄文冊。頗爲瑣碎。不若每名投充者。各執稿紙二張。照依腰牌內開行款。選中者。一紙留點名。聽主將授器。一紙竟發書手。十二名。卽刻齊填入冊。更爲捷徑。

浙江鄉兵。稱可用者。初惟處州。繼而紹興。繼而義烏。繼而台州。溫州。是有故焉。處州山嶺之夫。素習爭鬪。遂以著名。及其殺倭。不過僅一二勝而已。以後遇寇輒敗。何也。蓋處兵性悍。生產山中。尚守信義。如欲明日

原輯

卷六

六

出戰。先詢之以意。苟力不能敵。卽直告曰不能。如許我以必戰。至期必不爽約。或勝或負。定與寇接刃。但性情不久持勝。負惟有一戰。再用之疲矣。氣勇而不堅者。是後方有紹興之名。蓋紹興皆出于嵊縣諸暨。蕭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雖畏怯。而門面可觀。不分難易。無不領命。嘗之。然驅之則前。見敵輒走。敵回又追。敵反又走。至于誘賊守城。劄營辛苦之役。則能不避。馭之以寬亦馴。馭之以猛亦馴。易治而不可

置之衝鋒者也。此後方有台兵之名。蓋台兵以譚太守初集。卽有以攝其心。故用之。而著績。他人則否。其人性與温州相類。在虛實間。鼓舞之亦可用。已未以義烏趙尹集兵于奉命會選。而教練爲部伍。于是而始有義烏之名。義烏人性雜于機詐。勇銳間尤事血氣。督之衝鋒。尙有懼心。在處兵之下。然一戰之外。尤能再奮。一陣之間。尤能反戈。但不聽號令。勝則直前。不顧終爲所詐等。而剗之。畢竟處州爲第一。義烏次之。台溫又次之。紹興又次之。

卷六

七

今後各官所部兵馬。但遇調遣。不必分其強弱。止將所部官職名書牌調發。彼旣任教練之責。于平時而臨敵失律。必無詞以他諉。且知其終于自任。而亦皆殫心力于教練鼓舞之日也。况選鋒之說。蓋選于無警之日。非選于對壘之秋。一營內未嘗盡強。而無弱兵家亦未嘗棄弱而不用。

家丁之召。本爲軍士氣弱。散守地方。倏然零賊入犯。一

時軍士呼集不前。而將官當鋒。必得親養恩深之人。力相救護。今諸將每人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將教練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厚養以充先鋒。今却顧此遺彼。愛小失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作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盡失部下二三千軍之心。且以有用置不用。或費。

卷六

八

朝廷二三千軍糧餉。而未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爲求精適致。冗費本爲求多。反以致寡。旣視二三十爲冗數。又視爲必不可練用。諸將又且利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爲制夷之長策。及至大舉而入。便謂虜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此牢不可破之習也。行伍每十人爲一小隊。卽伍也。置立木腰牌各一面。每官方色腰旗一面。各內應開姓名。另圖牌式于前。仍查軍律。參酌人情。定立軍法。若干款緊要者。印油于牌陰。稍緩者。并前令。通刊爲一部。如一隊之長。須知

十人內貧富強弱。去住一呼。一名不遺。一旦逐名俱識。大而偏裨大將。各上下情通。方可望同心戮力。編行伍後。往往寄名在操。而又營撥各衙門聽差。及徒步等役。因致行伍空虛。不便教演。今後務將各衙門撥用人役。明白開註。不必編入行伍。其該司道出巡。合用披執軍器人役。俱于附近衛所。取用食糧旗軍。不許多用民壯。

選兵有法。市井遊滑之人不可用。花錦花刀之藝不可

用。年踰四十不可用。偏袒之人不可用。好為高論之人不可用。面白膽小之人不可用。衙門積年放刁玩法之人不可用。止當取膂力強壯。肉實筋粗。眼有精神。貌類朴實。身體便捷。手足舒長。知畏官府。稍有福氣。而年又在三十以下。皆可用。至于武藝。則可學而成。之臨選之時。不可以此拘也。

大將旗鼓行軍。擺列清道。臨時變戰營。凡有職人員俱全裝披執軍器。軍令牌四面。用四人。大門旗十面。用

二十人。五方旗十五面。內神旗飛虎旗五方旗各五

面。用十五人。角旗十面。用十人。坐纛一面。用五人。纛

纛親兵二十五名。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營內主督察

監軍。用二十四人。令旗四面。用四人。全鼓二副。鉦

二。梓銀二。吟囉四。喇叭四。鼓十二。笛二。板二。細樂八

用三十八人。五方旗高招。正副各十面。用二十人。每

面護旗各精兵五名。共十層。用兵五十名。主將馬前

令牌三副。官三員。長短兵每排五名。共五層。通一隊

二十五名。馬後令字小旗牌。皆招一十二面。用馬十

二匹。親信膽勇員役。執之。專聽督遣。密令。每四人一

層。分三層。用十二人。押後兵各用長短器。二十五名

路細近如線。則每五人。以中一人前後四人。分二

層。各去一步。使不渾別層之意。前後層各十步

路寬遠。則每層照單擺列。每前後各去十五步

遇賊報正行間。中軍聞報。放起火一仗。炮响一聲

五方大旗內黃旗。即隨主將。踏定戰地。豎起前

後旗號俱攢來黃旗下。四方分出立表。每方門旗以下。旗招護兵等役俱隨各旗列方。其本方旗居門旗之中。招居方旗之後。招高千方旗。方旗高于門旗。金甲旗并金鼓旗。領金鼓。居將之左右列。前兵一隊居將前。令字招旗居將後。專聽指揮。督兵戰殺。後親兵一隊。兩分列于金鼓之外。

馬兵 每隊十二名

卷六

十一

隊總一名。以有力伶俐者。烏銃手二名。兼習雙手刀。為短兵。快鎗手二名。近賊用。活代棍為短兵。銃鈹手二名。兼火箭為長兵。便手駕放。刀棍手二名。兼

弓箭為長兵。火兵一名。神器馬騾九十四頭。

此馬營左右二部也。中部輕騎。每司第一局。俱銃手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鈹手兼火箭為第九十二局。三局俱殺手。第一二三四俱弓矢。腰刀第五六七八俱弓矢鈞鎗。第九十俱鈹並

火箭以上俱聽隊總管束。

點名隨卽均給馬匹。凡戰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使。不屬前鋒者。與第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每營三部雖同一體。而馳健伶俐好漢。須多歸各頭目。卽暗寓選鋒法矣。

馬步官兵。規制悉同。但三局四局為一司。稍異耳。如軍出三千之外。另為大營。每一把總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

卷六

十二

十八名。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員名。

騎旗鼓每營。旗牌六名。號銃手三名。大銃手一

隊三十名。門旗二名。金鼓旗二名。執五方旗

五名。執號帶五名。角旗四名。認旗二名。

巡視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中軍臺上下營

三十八名。夜不收五十名。火藥匠二名。或十名

又線匠一名。鐵錐匠二名。弓箭匠二名。或七名

醫士一名。家丁一名。或二名。醫獸一名。家丁一名

木匠一名、裁縫二名

騎維流每營將官下、識字三名、家丁不拘數聽

自設法募養、伴當八名、軍牢二十四名、厨

役二名、俱馬軍、軍伴十八名、養馬三名、薪水

三名、俱步軍

中軍官每員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俱馬軍

伴四名、俱步軍

千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六名、俱馬軍、軍伴

卷六

四名、俱步軍

把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俱馬軍、軍伴

四名、俱步軍

百總每名下、旗丁馬軍一名、

步兵、每隊十二名

隊長一名、長旗餘一桿、腰刀弓箭、圓長牌手二名、腰

刀各一把、長牌無甚花法、只年力壯大有膽有力

賴之蔽護後兵前進耳、年少便捷手足未便一名

為藤牌、狼筈手二名、狼筈枝幹繁重、足以蔽身而

壯膽、故用法明直易習、便於老成手足已便之人

長鎗手二名、兼弓箭、銳鈚手二名、兼火箭、大朴手

二名、兼弓箭、有殺氣、有精神、三十上下、長健好漢

四人、為長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為短兵、長鎗

用法在學、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主

于刺、故選投貴精、火兵一名、鐵尖扁擔一根、老實

有力、能肩負甘為人下者克之

卷七

每步軍十二名為一隊、三隊為一旗、旗總一名、三旗

為一局、百總一名、三月內馬鎗一局、殺手三局、三

局為一司、把總一員、二司為一部、馬鎗四局、殺手

四局、千總一員、三千總為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

員

以上為一中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

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

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內銳手一千八十名、殺手

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計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步旗鼓與騎兵同，無馬者聽。

步雜流俱與騎兵營同，但無器獸。

步隊牌俱同騎兵冊，只三層用藤牌，四層狼筈，五層

銳鉞之異耳。

步旗號同騎兵例。

凡十名俱橫列爲偶，一伍者即在左之伍也，所管者

凡十名

凡十名

凡十名

三五七九四名，二伍者即在右之伍也，所管者四

六八十四名，火兵總隊長管束列陣照此，凡出戰

于銃鎗火箭放過之後，牌爲一層，筈爲二層，鉞爲

三層，長刀爲四層，鎗棍爲五層。

戰車，每一輛派軍二十名，分正奇二隊。

正兵，一隊共十名。

車正一名，即隊長，執旗司進止，伶俐知事，有主張者。

佛狼機手六名，凡二架，各三名，兼有刃大棒各一。

根，火箭手二名，兼鉞一柄，舵工一名，即火兵主運車有力而稍伶俐者。

奇兵。

隊長一名，有膽者，鳥銃手四名，兼長倭刀、年壯伶俐。

有力者，藤牌手二名，年少骨軟者，兼火箭石塊、銳

鉞手二名，兼火箭有殺氣者，火兵一名，司炊。

奇兵人數無拘多寡，有大營小營，可以從權，此以車

爲定額，每營一百二十八乘，方足外圍，馬步入

凡十名

凡十名

營，不疎不密，中軍望竿車一乘，將臺卓一乘，鼓車

二乘，座車一乘，大將軍車四乘，子藥什物車四乘，

火箭車四乘，共一十六乘，除望竿車在營操壯觀

出征不用，餘俱從征，其編派行伍，若足一車之用

須用四大隊，每隊十二名，共四十八名，今因額定

每營軍不過三千，除雜流外，止得二千七百之數。

車人兩爲所局，勢莫由我，姑以二十四名爲一車。

分奇正二隊。

每車正通管一車，凡正隊奇隊舵工等兵，俱聽管束。其正兵隊內，機手舵工、火箭等，尤爲專管。又奇兵隊長，只管本隊出戰兵，車兵不相干預。車正與舵工不出車，而專在內管車，恐有傾覆，佛狼機手六名，專備狼機、銳鉞、藤牌手，專放火箭。鳥銳手專打銳火兵，專備炊防火之用。

將正奇二隊分爲二班，每班一隊輪流拽車。單日奇兵隊，雙日正兵隊，每五里一換，遇有泥水及上坡。

全隊合力，不許論班。

每車設有騾頭，緣車重運拽不前，近因車兵遂盡倚于騾，以致騾力疲竭，行不聯束，須是車兵分班輪推，與騾同力，不然，既有騾拽，又用車兵，何爲。

論戰車，本不當用騾，近加騾者，爲長途蘇軍之力耳。

至于臨賊十里內，雖日操軍士，尚且倉皇失錯，差

了號令，無知牲畜，安能周旋中我規矩，臨賊必去。

騾只可用馱軍士行李，軍士二班合力挽運，庶前

後各車頭尾相聯，稀不致斷，密不致擠，方合號令。乃保萬全。

造完車，乘派到營內，取各千把百總車正各管御，不致損壞，收管繳報，一面將車上各兵勇，每日每車輪撥一名守車，每日輪把總一員，車正每一總一名，巡邏過夜，至次日平明，交代與換班之人，赴主將處回話，稱云巡車無事，如有什物釘鐵之類，損失一件，俱該日把總之事，除細打外，仍責巡風總。

正車兵賠償，交代時，接班官兵務要將車細看，如有前項損失，卽扭前班之人，赴該營查究，如容隱不舉，及已代替，而方覺舉者，只坐見班之罪，仍將此項每一總刊寫輪班水牌二面，撥兵填牌，發與遵守，牌到而赴代遲悞者，軍法重治，此係與軍器通寫在牌上。

輜車

正兵，以八名，主喂養領拽。

車正一名、佛狼機手六名、二架、大棒手二名、臨陣

專管驛頭、舵工一名、二人專管車驛、

奇兵、通隊專備護車、

隊長一名、鳥銃手八名、四名兼習長刀、次二名兼

習藤牌短刀、仍懷水、光石三塊、次二名兼習銳鉞、

火兵一名、

計輜重車八十乘、每乘驛十頭、鼓車二乘、元戎車一

乘、各驛四頭、

新陣

卷六

十九

此車不用正箱、不用門車、俱是左右偏廂、開營兩路

而行、遇賊合爲方營待戰、並不移動、

輜旗鼓、輜雜流、輜兵牌、俱同車營例、

輜重營、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驛八頭、車上用偏廂

牌、遠視如城、到處下四面營、

每車應載煤炒二石五斗、米三石七斗五升、豆六石

二斗五升、共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

三日食用、各于出門、再自帶乾糧二三日、故師行

常飽而敵愾不銷、

輜乘、卽民間大車、每車上加板、平分爲左右廂、

輜戰隊責成巡車營同車營例、

凡征行軍兵、各執各藝、遇有坑坎水泥、通爲合力推

車、以助驛力、速拔出險、

每營計該煤炒二百石、米三百石、黑豆五百石、平日

于駐劄處所、建立倉廩一所、該衙門倉廩領出、俱

用布袋裝盛、蓋恐一時有事裝運不及也、每于夏

新陣

卷六

二十

天晒場一次、過三年、聽給軍支用、卽將各軍應得

行糧、就于該倉總領委官裝備、或收折色糴買、以

抵輜重、

衝車、每管單輪小戰車數十輛、平分于前後、行則備

補空缺、止則立于車城內、爲子管、以衛中軍、賊至

則馳出車城外、專備衝鋒、

元戎鼓車計三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

中軍元戎鼓車計三輛、各驛二頭、中軍帶管、

火箭車計四輛每輛十名

大將軍車計八輛每車二十名

座車計三輛各車正一名舵工一名

戰車二十四人爲一車、輜二十人、一車爲一宗、輜風

二車爲一聯、四車爲一局、輜五宗、立一百總、十六

車爲一司、輜四車、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爲一部、輜

二把總、立一千總、二十總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

一員

卷六

三十一

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

輜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三十四名、輜一十六名

各管五名、車正一百二十八名、輜八十名、舵工一

百二十八名、輜八十名、郎機手七百六十八名、輜

騾夫六百四十六名、大棒手一百五十六名、運大

將軍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三十四名、騎兵隊長、

一百二十八名、輜八十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輜

八十名、鳥銃手五百一十二名、輜六百四十名、藤

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銃鉅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

瓜揆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

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九員名、輜一千一百七十

四員名

車旗鼓雜流俱與騎兵營同、但少夜不收五十名、弓

箭匠二名、多木匠五名、鐵匠三名、千總多識字一

名

舟兵

卷六

三十二

大船二隻、每船分五甲、每甲十一名、計五十五名

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板招一名

上斗一名、板手二名、甲長五名、賊近管放

火礮煙雜等器、賊遠照管船隻提檣

甲、佛郎機手十名

二甲、鳥銃手十名

三甲、標鎗雜藝十名

四甲、同三甲

五甲、弩手五名、箭手五名、

次大船一隻分四甲、每甲十一名、計四十四名、

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拔手二名、

扳招二名、甲長四名、

一甲、佛郎機手十名、

二甲、標鎗裸藝十名、

三甲、同二甲、

四甲、火箭手五名、弩手五名、

中船二隻、分三甲、每甲十一名、計三十三名、

捕盜一名、舵工一名、繚手一名、拔手一名、

甲長三名、

一甲、佛郎機十名、

二甲、標鎗裸藝十名、

三甲、火箭五名、弩手五名、

船五隻為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為一營、營分
右後前左四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

兵在船四面分擺、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

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

面、每面留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銳一架、第一甲撥

兵四名、專管船頭開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

酌水倉門、

比較武藝例、

弓手、弩手、火箭手、六十步、佛狼機、一百步、鳥銃、快鎗、八

十步、標鎗、打石手、二十步、俱九發為額、水操三發、

九中者、准超等、極精極熟、得心應手、自知機發、可

以傳教者、八中者、准上上等、七中者、准上中等、

六中者、准上下等、舞對俱疾、連力猛、不差正發

者、為上中、又精絕熟者、為上上、比中上稍純弱者

為上下、五中者、准中上等、四中、三中者、准中中

等、二中者、准中下等、舞對猛力、不差正發、俱備

生猛者、為中甲、比中中又稍熟者、為中上、比中中
再生者、為中下、一中者、准下上等、不中者、准下

中等、不知者准丁下等、藝雖純熟而不知發者、雖令發而不熟與令熟而遲鈍者、爲下上能舞而不知對能對而不知舞雖精只作丁中、或能一事而生、只但舞對俱差正毅者、雖熟亦爲下下、

比較初試定爲上中下三等九則再比仍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二則者賞銀二分超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如有

卷六

二十五

不願打者每一次追一分二次追二分三次追三分即付武藝考進者充賞、一先每名單看使武手法身

法步法、次斬馬刀、與長鎗較次又鉤勾鎗與長鎗較看其適當何如、但能在鎗誘哄、立不動、目不瞬視候到見肉分鎗、就使不能過半、爲第一等、若一見鎗來、遠遠迎架、頭插身、傾手動足、亂仰爲生疎、一比弩、以六十步爲式、把高五尺、洞一尺五寸、三箭中二枝爲善射、一試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闊、木

牌三發一中、十發七中爲精、一試火箭、以八十步、亦用鏡把平去、中式爲精、歪斜不中、果係作不如法、免究、制作既精、放不如法、免兵、一千里雷、點放、緩急不悞、爲熟、一火箭車、先數火箭、看堪否、抽放三枝、次看車是否堅固、有無損壞、箭架藥槽、聯線、逐一合式、然後一架一架、面看裝入、將各把奏成五丈洞、如賊擁衆于六十步、立定舉放、

比較馬營標流例

卷六

二十六

凡標流武藝與鎗鏡射箭只比一件、官比射、仍比藝一件、不知射者聽、旗牌比射不能者、比武藝一件、仍比下操號令、吹鼓手、比吹打、仍比下操號令、五方旗手、比磨旗、并用旗號令、號帶旗手、比磨號帶并用號旗號令、金鼓旗手、比旗號令、門旗手、比旗號令、坐纛旗手、比旗號令、認旗手、比旗號令、角旗手、比旗號令、醫生考醫、家丁一名不考、醫獸考醫、家丁一名不考、火藥匠、凡考各

放火箭九枝火線三條大將軍等砲裝放法則號
銃手比銃號令巡視藍旗比各武藝一件巡視號
令隨管擺塘爪探夜不收比弓矢仍各比武藝一
件以射為主

將官中軍千把總書記比射不知者比武藝一件軍
牢伴當比武藝一件能射者聽百總執認旗軍間
旗號令家丁比武藝一件能射者聽馱騾兵比
武藝一件厨役薪水軍件俱免比以上俱

隨各便益武藝不拘種色

肅宗聖明注意疆場不恤推升督撫而外解亦不入
內帑以應軍興此時真可有為所恨上急功而下
掩敗以為功更無實心幹辦一破故套者此孟諸
所以仇慨練兵願得當匈奴也與屯脩備兩事孟
諸以製肘故止規一效然亦惟上著服習則軍民
不援而後與消上金城等不然足驅虎豹以駕未
龍噫難言矣孟諸謂選募為有司事而愚亦謂否

即如和司是辦也但在聖考成耳紛紛增設無憂
其擾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七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賞罰

古人賞罰皆不踰時。使利害近在目前。則人心思奮成。功自易。今有經數年不與覈復者。卽賞罰終行。而賞于數年之後。則賞不足勸。罰于數年之後。則罰不足懲。又烏用賞罰爲哉。

官兵除犯有行營野營對陣軍機及謀逆殺人奸盜詐

卷七

僞賭博等項重情。不論初犯二犯。必行軍法外。其餘一切小過。并違犯新出號令。係平時操行者。初犯免究。二犯紀過于簿。三犯方網打。

凡遇賊近。不拘管內外。違令者。俱軍法從重不貸。軍中之威。須要積驟然行之。則衆駭然。亦有駭衆以成功者。是罰從其大之意。爲將須要得顛倒之法。總賞後有罪便罰。纔罰後有功便賞。

賞條

凡軍中鹵獲。按條賞士。將領不得輒取。聽主將分給。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雖仇亦錄。如犯軍令。雖親必斬。決不許私。違者以其所私之罪坐之。

凡賞賜犒勞。俱統督官親爲分給。務要均平。不許縱令千百總隊長剋減取罪。

凡軍中弊最多。論功止重全勝。輕零斬則弊自少。

凡遇戰畢。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把總。卽開

戰傷者爲一手本先通。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爲一等。

卷七

二

雖重不開超等。被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間者爲三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爲二等。再輕者爲四等止。其刀傷當面者爲超等。傷手足重者爲一等。輕者爲二等。三等止。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一不給醫藥。若賊衆四面圍砍。我軍在中向敵者。雖背傷亦准作等數。須取營將及臨陣將官。畫字于手本末。若衆軍同敗。一齊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不准恤。卽不必開報。

仍坐原募者若有幾人，能于衆人敗走中，復回身對敵，能阻賊回者，卽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報。

凡陣亡者，另開手本，某人傷某處，湏而前傷乃坐同隊伍償命之罪，傷在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若大衆敗走而亡者，不恤當開坐退縮被殺，但有一傷在前者，卽准血戰陣亡之數。

凡首級另開手本，本哨共斬若干，衝鋒某人某人，斬取

題辭 卷七

三

首級某人某人，聽主將照例均派，願紀錄者約自己該銀若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銀與各應賞者，其首級聽紀錄衝鋒者，除分派首級之外，另有特賞。

每顆首級以三十兩論，當先牌鎗鎗分二十兩，砍首兵二兩，餘兵無分者一兩，火兵雖不上陣，本隊有功亦分五錢，本隊鳥銃手亦分二兩。

凡獲人口，另開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凡賊器另開手本，解官貯庫。

凡賊馬另開手本，以憑議賞衝鋒之軍，并有功人員。

連坐領兵官例。

一部下俱賞無罰者爲超等。

賞數十分之九者爲上上等。

賞數十分之八者爲上中等。

賞數十分之七者爲上下等。

賞數十分之六者爲中上等。

題辭 卷七

四

賞數十分之五者爲中中等，一項將官免究。

賞數十分之四者爲中下等，將官量罰，中軍千總責二十板，把總細打二十，百總細打四十。

賞數十分之三爲下上等，將官重罰，中軍千總細打

二十，把總細打四十，百總細打六十。

賞數十分之二者爲下中等，將官參降，中軍千總細打

二十，降把總把總細打四十，降百總百總細打六十，降臺頭

賞數十分之一者爲下下等，將官以抗違練兵，細打泰

革、中軍千把百總俱網打入十、革回、照例半俸、百總發哨、

刑條

一、中軍有一兵犯令、必連及隊長、一隊犯令、必連及百總、一哨犯令、必連及千總、若先呈舉者免坐、賞亦如之。

軍馬行止宿食去處、定委巡視官生旗手、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名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

依法究治

軍衛有司、提取官庫、一面留差人等候、一面呈請主將、酌量時勢緩急、事體輕重、摘發收問、如不詳請、而擅聽拘去者、同隊同夥、該管官員、把總以下、通治、若已呈詳、而本總哨將、不為留人、轉詳及遲延者、拿識字治罪、若差人強拿、不由分說者、一面拘守、一面飛報主將收監、定以打撓軍政、阻撓練兵、叅治、

各營將立功過總簿一扇、每千總各與一扇、凡遇百旗

隊總、及兵夫些小勤勞、紀在功條一次、及與人忿爭、不至軍法處者、紀在過條一次、兵士功過、隊旗總開送百總、轉送把總登紀、凡百總千總與中軍家丁夜不收、襍流功過、俱營將紀之、附于總簿、每積一季、聽吊查一次、類行賞罰、

各營官軍、有犯事同一一起者、不許擅自拘捕問理、須呈本營將官、轉行彼營取來、仍令中軍官會問、通詳主將定奪、不許一營偏斷、

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互相報者斬、

行營排陣間、將領敢于行伍中抽一人騎者、軍法從事、賊使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及擒獲敵人與來降者、並領見主帥、不得詢問彼中事宜、若違問、及因而漏泄者斬、

凡差探賊塘報、及官兵聞賊消息、不拘緊緩、不許官兵中途邀截、問答速赴主將陳說、方許與本管、及果把總等官知道、違者定以泄漏軍機、問者答者皆坐軍

法又有已經稟知主將蒙分付不許傳說敢有過臨問泄者許原人稟來重治

今定節制取有甘結一伍同退殺伍長一隊同退殺隊總一旗同退殺旗總一局同退殺百總一司同退殺把總一部同退殺千總千總不退被殺管下把總各償命把總百總旗總隊總伍軍一體照例遞坐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但以首級先恤死者然

後分與生者

同隊同住務要互相覺察彼此奸弊三勸不改卽報在本管如軍士犯法報在隊總隊總以上如之各先行量處如處過不悛報在營將再不悛報在主將必以軍法重治

凡責成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致誤軍機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二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連坐之管六

十名以上者六名有犯必連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百名以上者三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部以上者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部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一萬名者五百名有犯必連坐之若先呈舉者免坐至于賞亦如之若逃去奸盜等事不詰首疾病患難不報官專罪隊總與同隊甲兵器械損壞不充足專罪旗總武藝不精習專責百總號令不明通專罪千把總從重論

本管大小頭目減等

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傾陷妬忌扇惑妖言妄傳軍令因而悞事者斬

一千總軍衛撥軍牢四名火兵一名書記一名無軍衛州縣撥民壯四名火兵一名書記一名多役者以軍法處治

兵選後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鴛鴦次序前後左右恁是

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

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細打一百棍遊營示衆
二十名以上哨官同法十名以上哨長同法三名以
上止于隊長伍長

選編後類頂成冊凡入武場不時掣比但有比對不
同者即係私自頂替本兵細打一百本隊隊長細打
五十二名以上細打一百連坐本哨百總五名以上
連坐千總所報年貌籍貫猶恐不實仍行該縣取本

圖

卷七

九

管里長結狀查對

千總結百總狀式

千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部下哨總並無怯

懦不堪及冒頂替如虛甘罪結狀是實

百總結隊長

狀式同懦改弱隊長結狀式同多老弱字

百總領千總狀式

千總以上亦同

百總某某今當

處實保領過本管千總前去上

陣并不致疎失各甘死罪償命

隊長領百總兵士領

隊長狀式俱同

刑條

軍上月糧先將數報知節時委官并請主將委官監整
包封先刊印板一方上書某月糧額該若干每人以
一分爲耗委官某人鑒限二日內完足請主將下教
場或在衙門通候軍士集到唱名結與先取一封秤
兌如一封不足則所包諸封盡行算數倍償治罪軍
士已散到手若復情願送人者日後告狀亦不許扯

圖

卷七

十

引在內如未散到手而本管官及容吏胥人等科剋
并不稟鑒包封而徑散者通坐以邊海錢糧論徑聽

告理

自相竊盜者不論物多少在軍中依軍法非出軍臨陣

自有常法

戰賊既敗所獲子女人口即係真達賊不許殺取首級

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若戰後殺取降人并被擄

男婦報功者不特紀功官不准主將臨敵時驗有前

弊查真動于提級來報之人。卽時斬首償命。雖有有功者不宥。

凡陣亡一人。本甲無賊級者。各扣工食一月。給亡者之家優恤。失隊長扣一隊。失哨長扣一哨。失一官扣一枝。但係亡者屬下頭目。仍斬獲功。如其所失通免。寬亦不扣工食。亡兵亡官。官爲結銀優恤。

凡募兵必取保結。若遇逃走。同隊各連坐。一半送監。一半保拿。革去月糧。一年不獲。原保人發哨三年。本伍

續編

卷七

十一

軍從重細打發落收伍。准支半糧。獲日乃復。不獲。通扣工食另募。水陸同。

凡賊遺財寶金銀布帛器械之類。此誘我兵爭財。彼得乘機衝殺。今後臨陣。遇有財帛。每隊止留隊中一人。收拾看守。待賊平。照隊收拾之多寡。各給本隊兵均分。百哨隊長加一倍。必不許他官剋留。及後進次到。隊伍仍留人混賴。如違令圖財。致兵陷沒。或賊衝突得脫。搶財物之兵。不分首從。總哨官俱斬。水陸同。

凡割取亡兵首級及妄殺平民。假充賊級者。抵命。本管官剋減錢糧者。許本屬軍士及屬官告治。不坐犯上之罪。若係責比武藝。督治嚴激。因而懷恨。或刁誣者。軍法從事。

凡冒兵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細打。所雇之人。卽充兵收操。工食卽將原雇之人分支一半。

軍行所至地方。須用紋銀平買。使市人心悅。諸貨駢集。物價自賤。如有強買爭鬪。及擅取人田園瓜果薪菜。

續編

卷七

十二

砍伐樹木。作踐田產。燒毀房屋。偷盜財物。犯者斬。
刑條

平時恃強凌弱。酗酒忿爭。喧噪無禮。踈取人果稼。作踐人廬器。分別輕重治之。賈耳遊管。奸淫人婦女。偷盜人財物者。斬首示衆。以上有犯。但係同夥同隊之人。有一舉首。餘皆免罪。首者行賞。若互因容隱。同夥同隊兵。俱以軍法連坐。

詭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禍福搖動衆。

心因而悞事者斬

凡將領官哨隊長商議兵機務在平允即時決定違與執拗者斬

軍行見奇禽異獸神鬼怪物入營壘及捕獲者當時報主將不告而輒傳揚聚眾譁呼爭競者並治以軍法凡雕剿零剿俱不開世襲紀錄只作賞聽各下手之人自報不必均論亦無衝鋒之賞若報功已完又復報有斬獲者非趕散零賊必有不明斷然不准驗係真偽

卷七

十三

正亦只報賞假偽者斬

自起隊以至散操不許喧嘩違者穿耳凡吶喊俱要合口念務字不許張口念賀字務字聲長而震賀字聲短而不震也

凡臨陣追獲虜婦未奉明文酌賞而姦淫者斬

凡遇爭鬪先稟赴本管轉達應該上司一聽處分違者理長亦責另行審處若強買民物虧折價值等項因而爭競者不論曲直只將軍士先處然後聽有司剖

斷

凡遇有故軍人本伍即刻報隊總隊總報旗總旗總報百總百總報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哨將即于本日開手本呈遞管將一面行令該管隊伍將故者一切衣裝財物點查并身間有無銀兩聽詳給付本主家屬有敢剋留者以軍法論仍加倍追恤故軍之家自己軍士頭目兩相關毆不論曲直各網打然後查犯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隊總隊總與非管旗總車正

卷七

十四

旗總車正與非管百總百總與非管把總把總與非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卑者不守分之罪另剖曲直若與本管爭毆者以毆父母論定行軍法

凡軍中除習武藝為戲不禁凡別項博戲俱禁違者責治

凡隊伍點號不行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興開旗不接得令不傳傳令不明者分別重治

凡夜傳哨更籌箭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即傳箭迷失

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法示衆

凡駐宿者未待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門首未奉軍令而先入者拿出細打八十同伍之人連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

出征遇有乏馬病兵不能前行登時驗實稟到主將給與信票聽差人押送近地城廓府衛州縣管寨所堡巡司調理病者仍許留一人看待湯藥病痊即遣赴本營該地方先具痊可結狀申查如病痊而不赴軍

卷七

十五

營所在者以後期論若有死于行軍所者本隊伍掘墓瘞之仍立標記哨將率頭目以隨帶飲食奠之違者以故棄論事後取回若下營後即送中軍醫治不許違營外

凡軍士疾病同夥房即報本管隊總隊總報旗總同到歇處驗過即報百總徑赴本營將官并主將處報知病人一時感患立待救濟若備資挨報七八處衙門何時報達得通遣醫診看病形輕重百總一面再報

該管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管將知會凡報病者不論大小衙門啓閉冗暇即許投入如有把門阻攔及將官施行遲誤者罪坐所由報病遲過一日者罪在報遲之官若因遲報致病兵身死者究其報悞之人以軍法

臨渡而喧爭渡而縱橫者平時細打臨敵軍法從事連坐所管

卷七

十六

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不論何人何官擅行闖過者定行拿住放者容者俱以軍法重處本車兵士若要出入亦要由門若由車下車傍出入者一併重治賊在三里內犯者軍法該管頭目連坐細打

刑條

凡軍行或解手下道該管隊內即以一人在傍守之俟畢追趕入原伍遲三里不至者貫耳示衆凡行營夜不收不親見賊爪探不的風聞欺詐架梁塘報軍馬驟報失真漏下伏賊因而悞事者即斬傳調

官軍遲延後期者罪減一等亦死

凡有平時喧嚷者細打四十連坐遇傳號令下管陣止起之際自有金鼓旗幟決不許口發一言夜間尤禁但有喧嚷出聲者拏治如前臨陣割耳回兵查若因而慢事者斬首示衆

出行至期主將出至剗管所在以下馬爲始分投委官數兵攔後馬于總路專學後期者拏送發落無故而遲者細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者免無功

卷七

十七

仍補細打

凡行時將官不許離營先行營尾後營遇警應進應止俱聽號令各軍務要泰合主將方才下營如聞報而于把總軍士自在尾後輒便下營及將官輒帶家丁離營假稱先鋒哨探者并將官一體俱斬各隊長在前領隊各旗總在後押隊凡路上行走不齊前後不分者悉責旗總

途間行營演操隊伍行哨務要明白清肅

凡當陣賊驅被擄者前向今結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呼丟了鎗刀不殺令徑往白旗下聽降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罪若聞呼不改徑持鎗刀前來者陣上聽殺仍以虜功併論報功之日即與開說明白

凡臨戰布陣已定移足回頭行伍擠撥稀密不均俱斬其哨隊長牌手并所犯

水陸同

凡當先者一甲被圍二甲不救一隊被圍本哨各隊不

卷七

十八

救一哨被圍別哨不救致令陷失者俱軍法斬其哨隊長

凡臨陣詐稱疾病畏避艱險者斬

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陣亡一人即斬獲真賊一級八人免罪一得二八人通賞哨隊照例

凡伏兵遇賊不起及起早者領伏哨隊長通斬各兵扣工食給恤仍通網打如正兵見奇兵伏兵已起不即

回應者同例。

凡臨陣退縮、許甲長割兵耳、隊長割甲長耳、哨官哨長割隊長耳、把總割哨官哨長耳、回兵查無耳者斬。若割耳後能奮勇成功、照例賞功、前罪免究。若故縱不肯割耳者、生不肯割耳之人

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不坐。

對壘時、更舖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夥、種火斷滅者斬。無故叫呼奔走、妄言賊至、或喧譁、或被傷、高叫驚走、

頭

卷七

十九

及夜驚者斬。即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該官如兼數印、罪其旗印。

士衆有聞自家變動、或聞賊情消息、來報主將、不拘晝夜、即時引報、不得時刻遲滯、亦不許高聲大叫、以惑人心。違者治以軍法。

凡軍中遇晚、鼓播三次畢、各營通即斷火、禁喧、斷人行。違者隊長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棍。

剽管處、軍士擅發塚墓殺老幼、及將婦女入營者斬。漏泄軍事、及夜號者斬。

各營出入、各由本營門行、其纓頭衣服腰牌、件件可辨。若別營之軍、悞出營門者、故縱、把門官軍連坐。如能拏稟犯者、軍法施行、把門官軍紀功一次。

對壘時、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皆嚴備、各信地、以防飛火。若輒叫呼奔走、擅離隊伍者、徑聽所在官司、拏住斬首、及遺火放火、燒軍營盤者各斬。

頭

卷七

二十

陣上血戰時、遇有我兵戰傷、就聽地方、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殺去、賊退再行收拾調理。若因而守顧、不行、向前殺賊、致軍大敗者斬。

若殺倒首級馬匹、殺手只管殺向前去、另定一班人割收、但以殺退賊為主。即將級銀先賞衝鋒首級、以十顆為率、衝鋒者六顆、銳手二顆、割首級與剽管者二顆俱係陣前、回營均分。如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入官、所爭之人、理虧者斬。各官旗隊百總一體連坐。

總各以分数坐罪。

凡立成營盤、官軍定要由門奉號令、方准放出照入、不許各處攙越、如行路時、亦不許別人兵馬、閑人穿路、與同路混行、故縱者、軍法示眾。

凡每營五更盡、搥鼓已畢、各梳洗、聽掌號二遍、通赴木城邊、擊鎗立定、作守城勢、各管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鳴鼓升旗、各營開門放汲、申時仍放汲、限四刻、聽掌頭號回營、買蔬菜等項者、止許早間一

續編

卷七

二十一

次、限一個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遲進及後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隊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

鏡手臨陣、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顛搖、後顧者、斬、交鋒時、許殺手隊總、并本管隊總、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把總在近、就送斬首。

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中軍鏡、不吹天賜聲、先放者、斬、一鏡打死二賊、亦不准。

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放鏡不響者、斬、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誤事者、斬。

凡遇傳示號令、巡視旗、止傳各領兵官、領兵官傳與哨長、哨長傳隊長、隊長傳甲長、甲長傳各兵、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者、常操遲悞、打四十棍、臨征軍法施行。

凡兵行不拘從何處起、有令務要簡明、或往前傳、或往

續編

卷七

三十二

後傳、自起處、俱隊長高聲接傳、挨傳到止處、明白、仍傳回、稱知道了、原說人回復、若傳到半途差錯、許又傳回云、纔傳不明白、待原傳話人、再傳明白、隊長一例接傳前去、若聞而不接傳、接傳又差錯者、挨出軍法重治、因而悞軍機者、斬首示眾、餘兵並不許開口、接助傳話、多言者、割耳。

別選親兵、每哨官三甲、每甲五名、兩膊上縫有取功二字、白布印二片為號、各隨派到本哨、官兵陣後待兵。

殺倒賊人在地、又戰過前去、替兵割取賊級、收兵之後、將前項首級、盡數派與本哨官部內衝鋒兵勇、均分報功、其割級親兵、止是給賞、並不干預、若有隱藏不報者、及割取不完、親兵官哨隊伍長俱斬、計開某營某哨官某部下、派該斬取首級哨官某入、哨長某入、隊長某入、兵夫某入、

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緊隨牌進、交鋒、先以收牌、長鎗救、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關牌

卷七

二十三

主將發箭傳時、不拘何處起、箭過于車上敲三下、彼車守更人、接得、即傳失候者、軍法重治、馬兵守夜者、不傳箭、臨賊絕更者、斬、無賊時、止于細打、巡法、嚴于三更、四更、五更、

水營墩軍、放火、

一賊所登犯之地、本墩失候、放火車旗、遇賊、滾至鄰墩之下、鄰墩放火車旗、而本墩後接者、全墩斬首示眾、一遣下營海邊人役失候者、罪坐下墩海邊之人、墩上

者連坐、細打一百、

一近賊本墩、放火車旗、而鄰墩接應失候者、鄰墩斬首示眾、

一舉火遲延、走報不時、因而誤事者、斬首示眾、

一風汛時、月、墩軍不拘正墩、鄰墩、敢有下墩回家、及雖近墩、而不在墩者、無賊、細打一百、割兩耳、有警、軍法示眾、該管官細打穿耳、連坐、城守同眾、同廠、細打、

一每月營將十次、把總七次、衛所五次、各差人于見駐

關牌

卷七

二十四

處起、南北分發人員點開、如有不到、即使綁解治罪、一凡差人員點候、敢有需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體均治、

一差閱人員不親到逐墩、却在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而又點查人數、軍器等不明者、一體細打、沿墩示眾、

一凡伏路人、出伏遲期、及備該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繩藥線濕落不堪、而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候交代、

而輒回家者、通細打一百、割耳、如有悞事、斬首示衆、
陸路官連坐、

凡賊來伏路人在外、不截要口、哨伏偷藏人家屋厰園
林之內、睡熟悞事、致賊突入城下、攻城者、伏路人俱
比附臨陣退縮、斬首示衆、陸路官細打連坐、

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毫刻、或砲熱不
致大嚮、以致有厥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燒者、致

賊乘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聯望人役、斬首示
衆、

衆、掌印官細打一百、割耳、

一遇警之後、但經放過軍器草屋、不許過三日、卽要補
完、違者治以軍法、

一墩軍、每風汛時、月如三四五六、盡數在墩、不准以取
米糧破調、餘月准以一名、專運薪水、每二名爲一班、
分爲二班、每半月更班、起墩、違者軍法從事、

一官府經過、止可擊鑼、放小手銃一箇、不許擅扯大小
白旗、燈籠、烽火等項、以疑鄰墩、違者以妄報聲息、軍

法重治、

一每船、斧口石、大槓石、務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二分
放在船面、用過卽補、不補者扣工食、

凡逃兵、自首免罪、拿到者、春汛時、月發船之期、依臨陣
在逃法示衆、每甲俱有逃兵、連坐捕盜、每船俱有逃
兵、連坐哨官、各哨俱有逃兵、連坐領兵官、依次連坐、
卽行覺舉者免罪、

一各船捕盜、遇夜出哨、腳船三板船、俱要收藏穩便、不
許拖帶、恐遇風急、潮滾、頓流者、一船兵役取水不便、

悞失者、管船兵夫、一面治以軍法、一面扣月糧陪造、
一捕舵兵夫、上岸買辦、俱赴中軍船、給籌票、刻限時日、

回銷、敢有不行稟鳴、私自擅離、及該管小甲、互相容
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坐軍法、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捕舵兵夫、三四五六月、不許偷
安、假托事故、在岸宿歇、虎竊錢糧、致悞事機者、不分
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

已起旋而方來俱係畏避卽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夜暮以朦朧爲期中軍船發插三通起更各船齊擊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梆響一遍每更用兵二名一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過卽便鳴鑼各船齊備儻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水偷旋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賊人卽便鳴鑼打炮各船一體防備違令支更兵夫重治創耳因而失事者斬首

卷七

二十七

各哨出洋哨賊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雁行而進不許太相遠離離離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官之罪中軍畏縮把總之罪其舵工繚手皆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覈實免罪

遇夜洋行船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放起火三枝放砲三筒懸燈三盞各船以營爲辨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營懸燈二盞各桅一盞右營大小桅各懸

燈二盞平列後營懸燈二盞一高一低看燈聽銃收船到將近船上捕盜先自呼名識認

一船夜泊船聽中軍船招船喇叭響各船依序隨船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疎虞斬首示衆哨官連坐

一守夜號令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加鳥銃手二名點火執銃遇疑卽便對放

一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船五方高招豎燈五盞是欲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左右二盞前桅上加燈二盞依臨敵號令軍法

卷七

二十八

一凡奮勇剿殺獲有功級各送領兵指揮驗實類送中軍紀驗解報退縮後至者斬其捕盜船行遲曲而後到者斬其捕盜舵工遇淺者斬其扳招手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擦過者斬其舵工繚手使風不正者斬其舵工繚手如已使逼賊舟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斬其捕盜各甲長有能換報某兵不

用心者其不用心之兵斬首甲長止于網打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設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賞銀一兩俱止歸先打一船之功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與賊船對泊船舵繳上用貓竹劈開包裹繳上以防賊人夜竊之患違令繳手網打

卷七

二十九

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違令察出治以軍法報警至急起艇不前即使用大貓竹一段計長一丈縛于艇繳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艇手割耳示眾

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船山懸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撥兵夫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拏治

凡軍中除教閱外將領不得以無要緊事勞擾軍士務

令休息

凡軍各處公差人到不許擅作威福強取跟用今置差簿一扇其頂缺帶糧不該輪差者各不必開只將實在軍士逐名一字平列開在冊內馬步軍各為一起該管自置票板一方印刷差票發各中軍提調收候凡差一軍必須填票一張明註為某事見差某人軍人收票差註簿內每半年查比外仍聽不時調票查對如票有而冊無或票無而冊有者俱係將領私用及賣放等弊並不准作數其軍士買票者定從重懲治補差如填某差而却私用者許各軍即時將票赴府陳告定與查處番出定將填票官識重治本告免差半年決不許各隊抽差致亂行伍違者管將而下通以軍法責究

刑條工

凡缺欠軍火器械等件須于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行亦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

凡臨陣拋棄軍器者及不衝鋒官兵臨陣易換軍士精利器械馬匹者斬

凡器械借代頑鈍欠利私擅更易軍裝器械入場忘帶一件以上者軍法細打照臨陣事例伍隊長總哨官連坐

一兵士各要置短柄傘一把青布傘袋一條不論陰晴寒暑常帶隨身應用違者責治

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

卷七

三十一

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梁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衆仍查治本營旗隊人役

凡失旗鼓旌節者全隊斬或爲賊所取者亦全隊斬有功准贖

凡下營訖車騎軍火器械各頭目即逐隊檢校如破綻

損壞即須修葺磨礪如有棄失申上所由卽爲案記准法科決

凡火器裝藥竹筒火彈火線匙錠刀剪油單火藥等一有不全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臨陣官旗割耳細打本犯斬首無警細打四十扣口糧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

凡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如力不能私製者卽明稟各總轉報處置給用

通判

卷七

三十二

火器每放過盡行洗晒雨後初晴卽晒一次平日收架務要如法不許濕損違者本役軍法重處旗隊連坐仍罰貽賞

一每隊兵用復筭二長鎗二藤牌一鈎鑊鉞短鎗共四鳥銃每哨獨編一隊千百總隊長督令如法演習務各精熟比試之日開習者賞賞五人則併賞教師隊長不通者細打一百生疎者責治細打止一人責治三名以上則併治教師隊長推至一哨一營亦如之

賞信罰必此大法也仲長統曰言雖激誠救亂之藥石非可與望族者言也今

廟堂賞重而罰輕使無懼起僥倖之心而以疆場為名利之市國步登裂台左濟鎗絕不問有無踰老

臣之請非獨無以師訓聖明而所自期待亦小矣若謂有才而不用用才而不蓋則刑請與俱

國就重孰輕必有辨之者借一人以警後起毋徒謂
卷七
三十一
嗜好殺而執法則清吏或有日耳

重訂批點練兵諸書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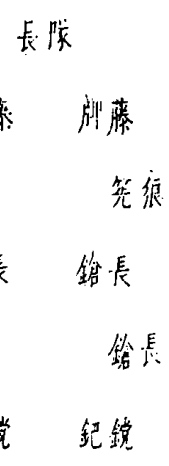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陣

戚大將軍平生戰勝最得力在鸳鸯陣大抵從古先什伍止齊之法妙悟以成亦猶許洞之演機龍裴緒之演孫武李奎之演諸葛杜祐之演李靖也以公才智尚必訓練三年士方為我用陣誠未易言矣今人非不抵堂高談按圖沿襲而縱橫閭闔分合聚散未有能窺其微者謹列左以俟神明者

卷八

鴛鴦陣一隊原圖略濶即用此對敵險窄仍擺三才陣



二牌平列很筦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鎗鏡鉞恐長鎗進老即便殺上伍長執挨在前餘兵照鴛鴦陣法緊隨牌後

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類輯

卷八

二

隊長

長牌

狼筈

長鎗

長鎗

銃鉞

狼筈

長鎗

藤牌

長鎗

銃鉞

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原右一伍變

長牌

狼筈

銃鉞

長鎗

長鎗

原左一伍變

類輯

卷八

三

銃鉞

狼筈

藤牌

長鎗

長鎗

鴛鴦陣變三才陣一隊之圖

後為四每隊相去三大步

長鎗

長牌

長鎗

狼筈

隊長

狼筈

銃鉞

藤牌

長鎗

一隊五人爲正兵，各三人爲左右翼，一哨二隊居中，分前後層，二隊分爲左右翼，除前隊遇敵，則同賊爲正兵，左右爲奇兵，若左面有警，即以二隊爲正，三隊爲二層，四隊爲左翼，一隊爲右翼，凡後與右隊做此。

伍操圖
長牌，此爲右奇兵，大開抄敵，以救正兵之不及。
狼筈，長鎗，三人爲正兵，筈爲禦創殺。

銳鉞，此爲左奇兵。

一哨立表圖

三隊，去前旗尾十二步。

一隊，旗下有兵若干隊，每隊去三步。
四隊，去左右尾旗十二步，居中。

二隊，去前旗尾十二步。

路狹一字行，遇警放砲立定圖。

右
隊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隊

前

隊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隊

中軍旗鼓

後

隊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隊

左

隊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隊

類輯

卷八

五

行軍之有陣，領區之規矩，不可廢空而臆造也。然其因時因勢，因地因人，呼吸變化之妙，有可以補古先之不足。則又非泥方員直銳者所能圖其秘也。魚腹所布，亦方陣耳。桓溫識之以爲長蛇陣，讀古兵法盡若此，亦足以窺一斑矣。武師武學，亦宜通哉。但好奇者，愈加愈迷，僅可以侈談資，而按之律習，已且不知部署，而欲試之對壘乎。近日悠謬不根者，人誇火攻車制之奇，家搜孫吳李許之略，莫不信之，而事與實告，取

古如奇，其泥冰帝例，莫大乎此。言安得起孟諸而一問之。

軍初出圖

三哨隊隊隊隊

一哨隊隊隊隊

中軍 哨官

四哨隊隊隊隊

二哨隊隊隊隊

再吹擺隊伍圖

三哨隊

隊隊隊

一哨隊

隊隊隊

中軍

四哨

隊

隊隊隊

二哨隊

隊隊隊

再吹單開圖

隊隊

兩隊乃三哨一兵

一哨正隊 隊隊隊

四哨接應 隊隊隊

隊隊

兩隊乃二哨一兵

一出戰圖

三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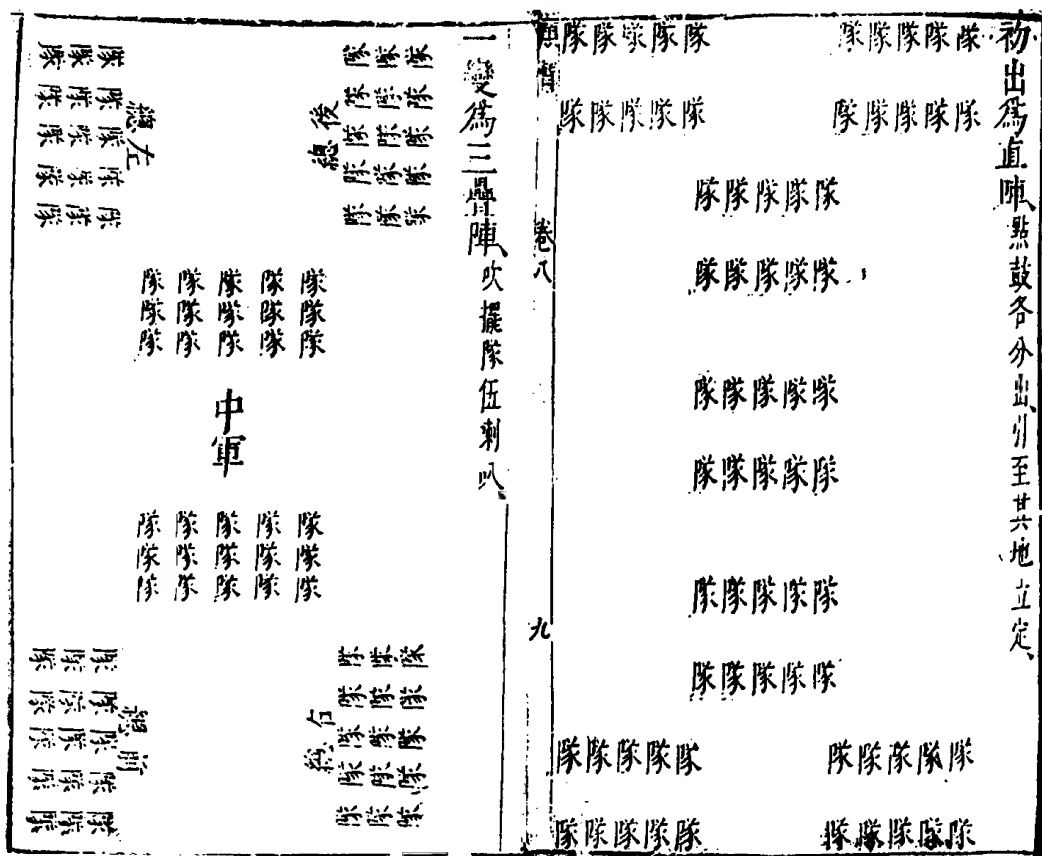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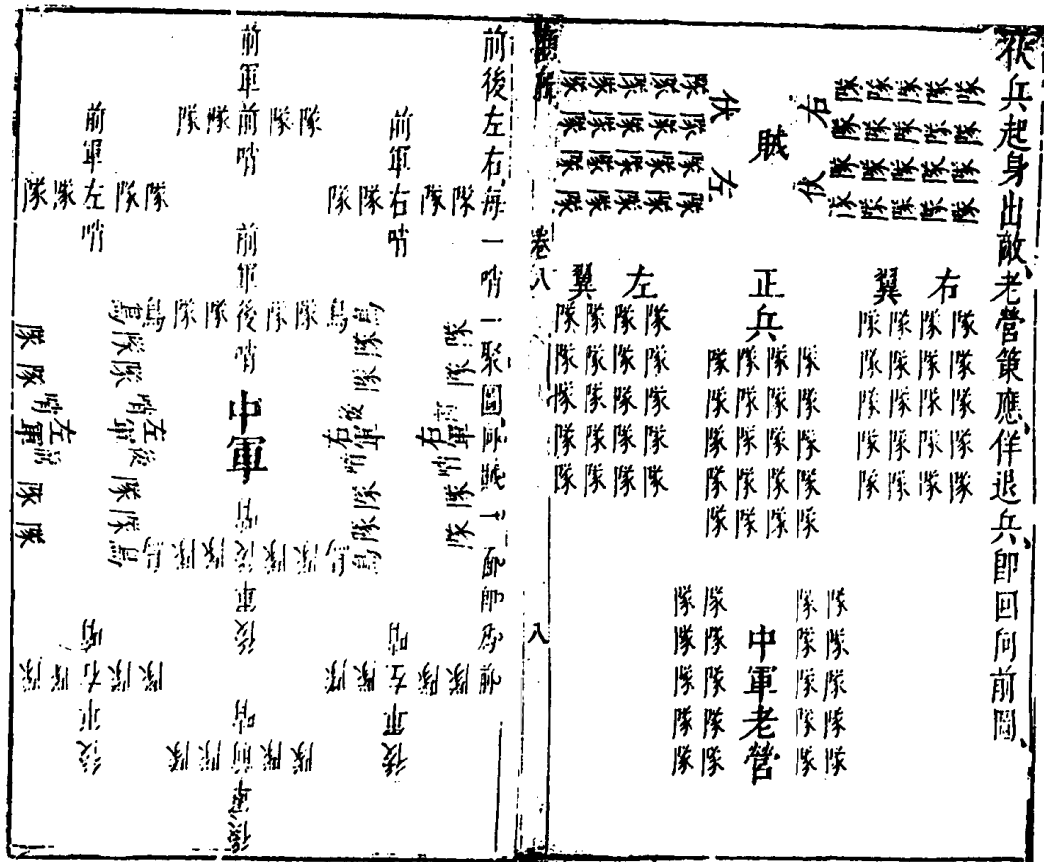
二隊隊隊

右三隊四隊設伏

此從省二隊分四行

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
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
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
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
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
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
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
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前隊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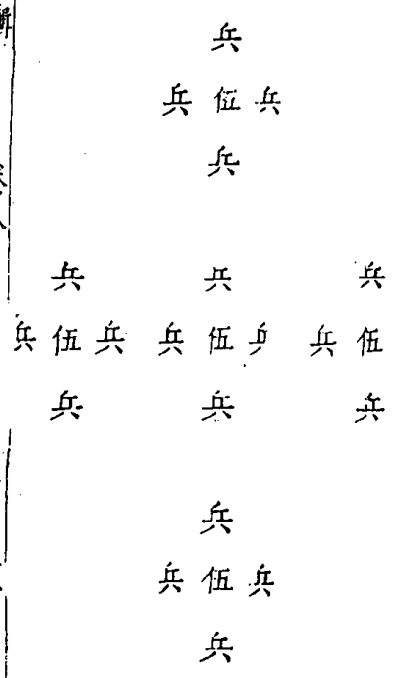
三哨一隊隊隊隊
左三隊四隊設伏
此從省二隊分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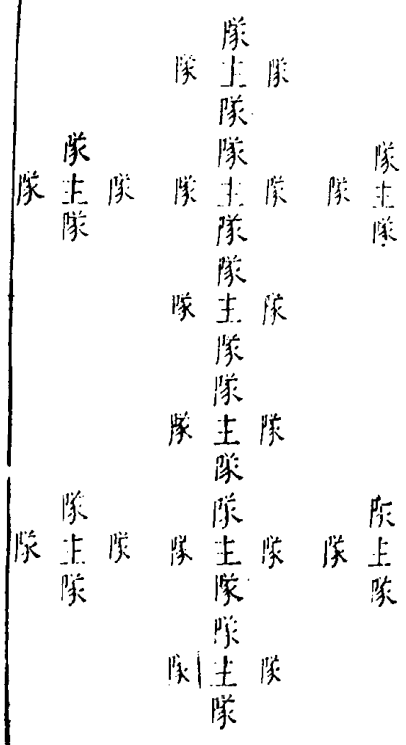
隊 隊 隊 隊 隊

1

和隊法、以二十五人為一隊、立一隊長、臨陣立以連、別也。之法、隊使四伍、伍使四兵、如身使臂、臂使指是也。



結攢法、以四隊為一橫、立一隊長、主之、其形如井字、加卒解者也。隊



路行營之圖

原三疊陣變一路行

前總 左總 中軍 中總 右總 後總

總總總
總總總
總總總

左總 右總

中軍 中總

前總 後總

二路變三路行營之圖

左總 後總

中總 中軍

前總 右總

三路變四路行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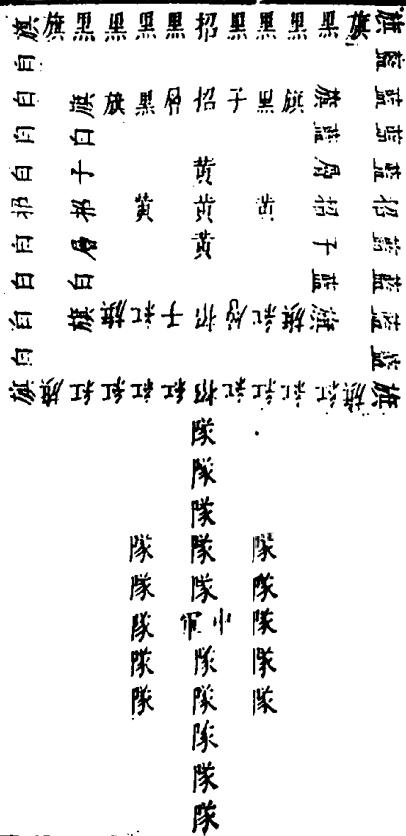
後總

左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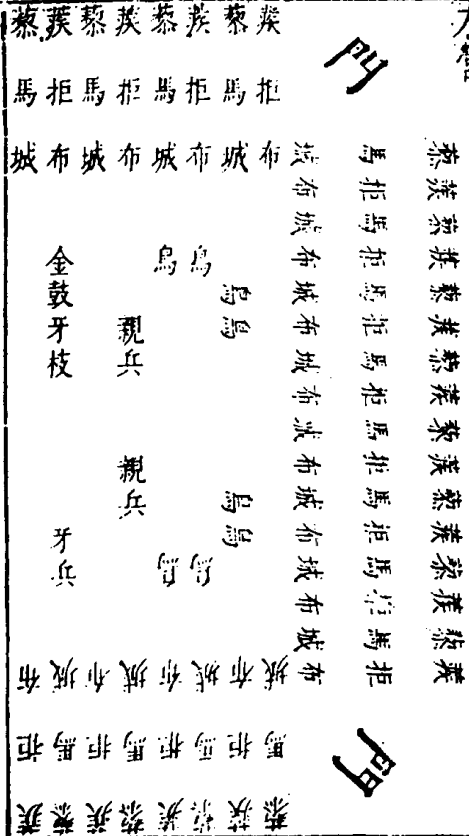
前總

中總 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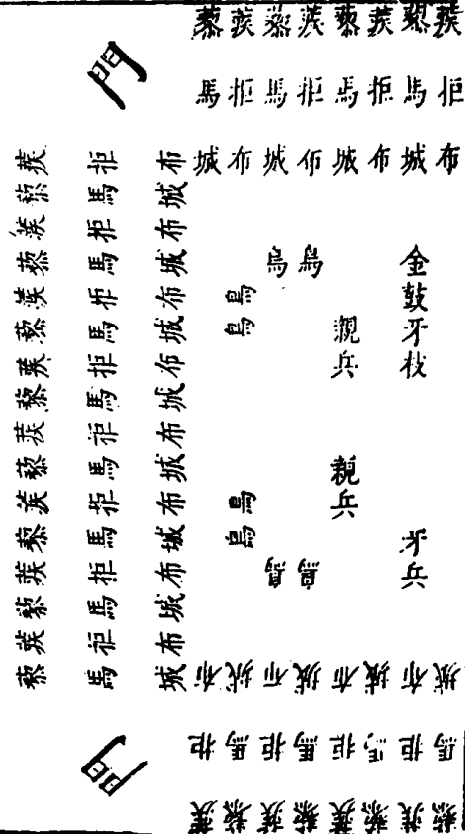
五方旗招先出立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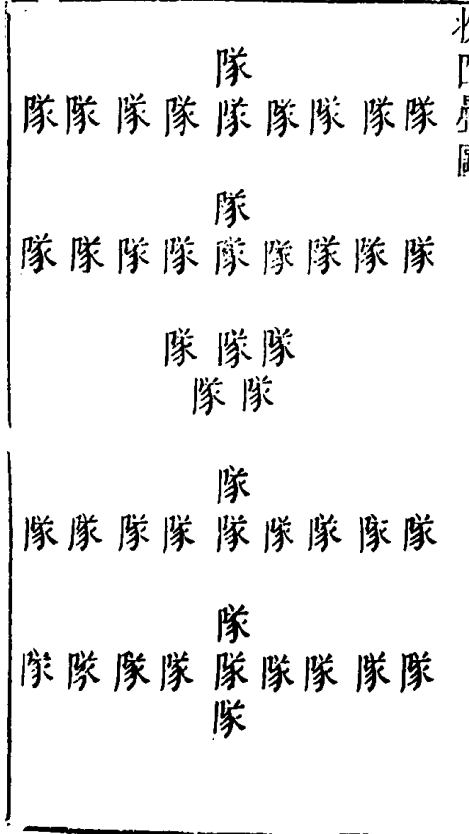
方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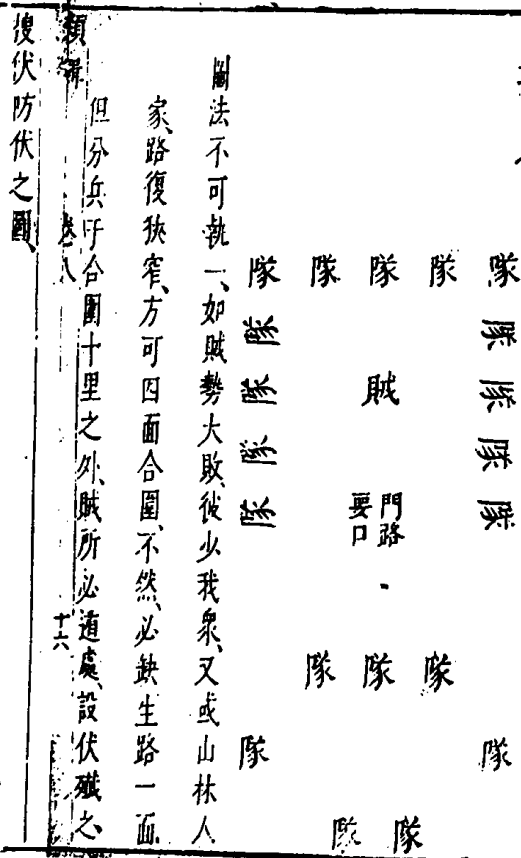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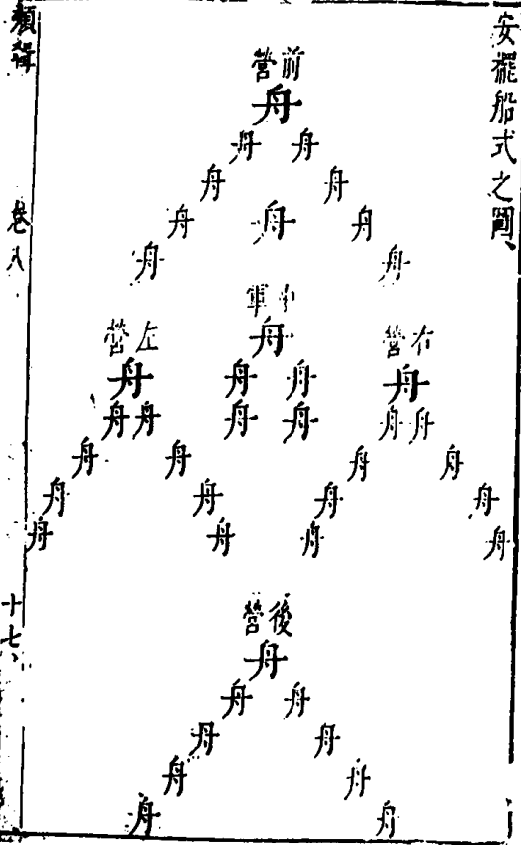
收四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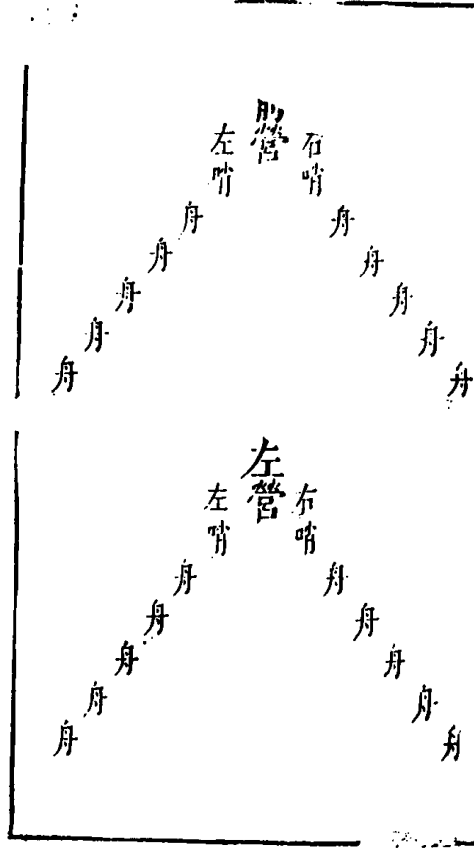
一攻圍之圖



安擺船式之圖



分開二營擺圖



舟

舟

舟 左哨

舟

舟 右哨

舟

以上擺船之說大端海濱洶湧港有灣曲則狹當風之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寬避水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圖

卷八

十八

平時立船閱視圖

福船五只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共列五十一人

牌

海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牌

共列五十一人

牌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牌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行陣不可攢作一堆須縱橫皆有達巷可以馳馬所謂

每卒占地五尺是也行伍又妥整齊法在前視心後

視背左右視兩肩便無不整

每隊俱照鷺鷥陣立定如賊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

頭執牌前進左笳防左右笳防右左鎗隨左笳出殺

右鎗隨右笳出殺左右短兵各防左鎗進的老了救

援藤牌乘二笳勢于笳中滾出以殺為務鳴金急復

原伍進止闔關左右前後急是如何廝殺定不可亂

原伍

法云陣要疎戰要密蓋陣之疎則戰自密今陣者往往

團作一堆前者遇敵則後不能應若每卒占地五尺

仍又用疊陣法則番休迭上豈非戰之密乎陣法有

直而簡者管仲內政是也有曲而繁者孔明八陣是

也取其易行則管子法乎

兵不患不能合而患不能分所謂團作一堆是已寇虜

俱善分而伏然其陣太薄易與若我正堂堂設伏

于大陣中待之無不滅矣。

陣法全在編派伍什隊哨之際。筭定或八陣或九軍七軍十二辰各色陣法。一加旌旗立表。則雖十萬衆一鼓就列。故管陣以伍法爲首。今法以十一名爲一隊。方而爲九。直之爲二。伍分而爲三。才爲五花。四隊爲一哨。虛其中哨長居之。四哨爲一官。虛其中鳥銃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後左右四哨爲一總。把總居之。設與五方旗一付。高招一付。巡視旗一件。掌號一名。金鼓十二名。

凡畦徑縈紆。僅容側足。往往用兵千數百人。密相蟻附。前後擁迫。失事甚大。蓋由不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分。湏兵分數道。大張其疑。照號令。如有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其路。使我之衆疎而不斷。密而不襍。單行牌後。各赤下體。遇賊則正。面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合變化。出入伸縮。令各以便。俱不羈縻于中軍。聽隨前隊官長主張。若

進止大規。統于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

夫倭性疑。疑則遲。臨時彼不預聞。便不就合。我得易于分布。但賊據高臨險。坐持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衝出。或于收兵錯襟。乘而追之。又或用銳氣初盛。以交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線。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鎗。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爲所怯。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

殊。虜馬動以數萬。衆寡亦異。馳如風雨。進不能止。必如何而可。北方之事。湏革車三千。練驥萬餘。甲兵數萬。必與十萬之師。如衛公之法。而不泥其跡。乃可收功。

胡虜之技。遠惟弓矢。近惟腰刀。別有鐵鈎鎗。乃乘吾陣亂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遠。僅可五十步。使我兵敢于趨前。擁鬪。虜矢不過三發。則短兵相接。弓矢無用矣。此無足畏也。腰刀用于馬上。前有馬頭。馬頭已

長于刀、我兵拔下列、擲向前、舉刀擊馬、豈馬上之刀、
可以及吾身者、由此言之、虜無足畏矣、而邊兵每每
陷亂、視虜如虎、此皆我兵之拙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九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營

大軍對壘、安大方營、打金邊、五方旗幟、先出立表、執旗
立表之人、執五方旗、先于中軍四直、各數行、足立
定、各四角表旗、自門旗平看、亦行步如數立定、爲
四角之表、各須聽主將預筭、如每營爲一隊、各去
一丈、共該每面約若干隊、爲若干步、高招又少折、
一半立爲子層、前營兵卽爲前面、左營卽爲左面、
右營卽爲右面、後營卽爲後面、

主將先傳令、票箭期會訖、不拘時分、但聞第一次喇
叭、收拾軍裝、飯訖、點查乾糧、一面先將前哨塘報
人馬、每塘五名、各以相望爲准、不妨遠近、每路設
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餘里以內、自人馬聚處、通該
差塘報一齊令行、至一里外、或相望不及、卽留住
一塘、立旗站定、別塘再走、至僅可望見、又留一層、

只至留到二十四層立完站候。聽吹第二次喇叭。中軍擺清道旗出。次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挨哨出城。主將居中軍。第三次喇叭。掌號笛官旗聽發放單。各回哨。中軍點鼓。如一路行。則中軍先點大紅旗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總。俟各行開已畢。中軍豎高招一竿。各部高招俱起。如圖一路行。兵行則塘報亦行。兵止則塘報亦止。如前途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箇。各于脚下立定。聽起火二枝。放砲二箇。立起高招二竿。卽如圖二路行。看點藍旗。則左總由左行。與前總頭平不動。中軍藍旗伏。二總旗亦伏。中軍又點黑旗。後總由左行。與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箇。點鼓二路行。如路又稍寬。中軍放砲一箇。各俱膝下立定。聽放起火三枝。砲三箇。中軍豎高招三竿。黃旗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待中總進入。與前左二頭平。再放砲三箇。點鼓作三路行。如路再

寬可四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卽于脚下立定。聽中軍放起火四枝。砲四箇。豎起高招四竿。前總不動。白旗點動。右總入左總之右。二頭相平。後總入左總之左。四頭相平。中軍居其後。再放砲四箇。起火四枝。點鼓作四路行。如路再寬。可五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仍立定。聽舉起火五枝。放砲五箇。黃旗點。中總入居其中。再放砲五箇。起火五枝。點鼓作五路行。如五路欲變四三二一路。或四三二一路。各因道路寬狹變行。俱如前層變過圖。但聽看中軍。既放止砲之後。有起火幾枝。砲幾箇。點某色旗。卽依數分幾路。如遇賊。凡四五路行。卽變方營待敵。如二三路行之際。卽變照急營。前總速照一總。擇法備戰。左右後三總。卽各設伏。出翼。劉老營分投。而作前兵。見報如賊不來迎戰。止許伏哨。劉營以待。中軍號令。不許擅便。輕易失事。照節制圖式。施行。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主將同前營營

將并車步騎營將各遣中軍一員同前哨行至未時主將領前項各官同嚮導馳高熟視擇其地形或守平野或據險塞或進退便利之處牲畜水草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旛舉變令砲一聲發旗立表吹擺隊伍喇叭各營接號照表旗地方安營如教場操同營定金鳴看塘馬夜不收四高瞭望無事將旗三摩捲訖乃照場操號令放樵汲飲馬者發放如例收完如應打馬草每馬軍三人內

卷九

四

以二軍步牽一馬出打三馬之草一人在營看馬先傳令抽寬停當依令而出一體數訖如前若出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或有暴病該哨將官遣的當家丁夜不收領箭出營覓之若出少入多非係錯數必有虜回土民或夾夾奸細該管便當挨查一面馬兵將官撥遠探馬每面二十四匹為四撥每撥五名各帶燈籠一箇起火三枝三眼銃一門號鼓一面車將于每車通融各撥一名備差

續編

卷九

五

四面伏路撥完俱候樵飲馬者各進軍即赴中軍請令箭授夜號諭令遇警尚緩放火箭一枝銃一箇警急則放火箭三枝銃三箇有警一面准放無警不許俱出營畢探馬擺塘馬架梁馬望見探伏出訖各回至營門取齊請令箭開放赴中軍回話一面稟放閉營砲三聲落旗吹打封閉營門一前哨有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有事方開見林木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遇兵馬開白旗山險開黃旗烟火開紅旗遇所見之物即捲其高招如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路行立四面擡管行立五面後部挨隊遞相傳聞一凡塘報哨見賊急則磨紅旗緩則磨黃旗衆則磨青旗少則磨白旗無路可行則磨黑旗一層既磨各層照前一時俱磨一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斷不許見賊磨旗之後不論賊追不追一齊擁衆徑

回者軍法示衆

一如賊自塘馬腰內突出與我兵忽遇不及下營者
卽下急營我兵卽時于所行之地立定近賊者不
必抽開隊盡數備敵先銳平列打賊次挨牌短兵
出戰其無賊處一面照操撥人應援一面安立釘
牌拒馬爲一字陣別部應發援兵者或包水港溝
渠若賊可望見者止守營不許遣接奇兵恐賊乘
之如賊不見之處雖有險隘溝渠正我兵出奇必

制

卷九

七

勝之利亦須相險設智利渡精銳一二百人遠出
不意必可取勝此上策也蓋猝遇賊非伊前鋒則
爲後殿及或四散搶掠零賊必無大衆惟有制必
取勝也

車騎并營每步兵一枝馬兵一枝合爲一營其法以
選定過騎兵營車兵營各預操行伍慣熟聽令將
車兩行立定廂俱向外前後門車俱合除前門車
八乘後門車八乘左右幫車各二乘不派騎兵外

左右廂車每兩車一聯派騎兵一旗計騎兵凡三
局爲一司者照此若四局爲一司者門車俱一體
派就將騎兵旗總與兩車車正三人互相認識任
是縱橫輪轉開合進止三人並不許相離車廂只
是向外車正認定旗總但若相失必催相傍旗總
專看二車正之車但若相失務要奏近迴轉奏合
間只以騎就車不以車就騎如致相離但責旗總
任是何如行營內外轉折騎兵只在二車廂裏第

制

卷九

七

一旗總不過第一車之頭第三隊大兵不出第二
車之尾緊緊相隨車向何轉騎兵向何轉如此計
定就是一營十營一萬十萬再不錯亂前亦不聳
後亦不斷亦無車前馬後馬前車後之悞矣
凡戰車遇遠行或加騾或加人另載車管效內輜重
營每車八頭遇陷亦難各運配到馬兵一旗遇過
泥淖水田盡數下馬合力運車過之此隨險從便
行事不在號令之內設又十分陷險人力不足卽

將各軍馬匹，就用所帶繩纜接起，拴于車枕，并力拽過。若車專到險方才收拾，必誤行路。但凡前途險阻，一車收拾，即便傳來各車一齊收拾，及至過險，則如在不平地，庶不耽誤。

凡各偏裨，俱聽號旗麾招，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照場操三路行營例，每十里少止整齊一次。但遇窄處，探馬報前去路窄，中軍鳴金站定，先發騎兵中部，并家丁以健將

一員，帶領馳前險隘高處，及所出山口，架梁訖，放變令砲一箇，點某色旗某營左右部門車先行出口畢，次左廂車各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次右廂車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又左廂車一對行，如此左右挨行，但出險後餘地，即依行營挨制，同前續留後到車地，過盡管定，金鳴止，打鑼坐息。但遇車不得方軌之地，便少止，俟探明賊情，乃過。但每過險，必剎長營，候探馬報前途路寬，約路

約車，作幾路行。但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吶囉起身，再次吶囉，上車上馬，又舉變令砲一聲，點某營旗幾面，放分營砲幾箇，即為幾路點鼓行。又至險，仍鳴金管止。前後緊密照前號令。凡過險隘，必擇好將一員，嚴督後軍，專管營尾。馬兵恃車為險，而車借馬兵為前後拒。此專為臨敵行營而言。平日須照此演過。若賊在百里之外，長驅追賊，遠近勢殊，俱單車馬兵相配徑行，不必防險，不用下營，必去

賊六十里乃爾。

凡軍行，或失探報，或遇埋伏，倏然賊起，或在營前後腰股，急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吹提隊伍喇叭，即于脚下兩路車頭相合，隨地相照。若中間車湊得及，則湊成一長營。若湊不及，便以所處合為一頭一尾。馬兵照車所止，各依車在內。賊至，一照常操號令。且于車內用火器敵打，勿出馬步兵于車外。須看賊勢多寡，待衆心已定，相機發兵，戰畢，鳴金止。

打鑼坐地休息。候賊敗去。再發塘馬梁馬。再照令行。如賊雖倏起。向在五里外者。亦不下方營。便用長營照常對敵。此皆相敵緩急。如平地土潤。預知賊到。仍列方營。營成而戰。東西南北。隨賊所向。餘號令俱同。

凡騎兵雖不離所配之車。但常將馬路分明。毋襍車上諸手。以便緩急射打。其應下馬步戰者。又要依令。出速無滯。

凡遇地勢狹窄。各隨地制宜。如地可容若干車。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長長短短。間直偏灣。只以地為準。不拘。

凡在賊不知之處。日浴斷火。不許燎燒柴草。恐賊遠望。夜來攻我營寨。夜間不許支更鼓。止令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次。守門人須要辨認奸細。非奉將令。不許擅開營門。如與賊對壘。須去營三十步。每隊然火一堆。庶我可見賊。即與抵敵。使賊不得窺。

我來攻。燃火人每一旗總撥一名。各請暗號。

一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為號。各看燈籠遵依。各哨視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視盡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若燈難認。各加記號在上。不許重。遇大風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在虛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軍說甲字。則是左哨。凡言甲字一。即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恐奸細知之也。

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聲為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諭通知。學雞鳴為某哨。學牛鳴為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一夜營兵。每遇敵。盡則空腹圍戰。至夜復又饑奔遠宿。至晚而賊于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六十里者有之。我兵往往取敗。今夜營既熟。復有炊灶宿飽于野。遇敵即與晝夜相待。遇倭以奇遶之。遇暗以死士乘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

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所守。具不得與我戰。灶炊無所。饑寒必矣。犄角上策。無出乎此。

下暗營。凡要下暗營。看閉門時不吹打。便知要下暗營。各營燈籠點起。用衣服蓋藏于車內。中軍先用令箭。傳營將得知。用兩根橈杆。細縛在一處。擡起各隊長。挨傳一遍。復轉前哨第一隊長。解去一根。交一司把總收查。仍轉一根回。令人下暗營。衆人俱知。候傳長令箭一枝。各人收拾立起。聽令。再傳小短箭一枝。即挨哨密行。前有預差官軍在彼。問他暗號。對着即聽他調度。密密下營。即使下營差錯。只許一人暗行。低聲扯改。不許開口大叫。違者斬首。

變明暗營。如正下明營。倏然要改暗營。仍留明營者。看中軍雙燈搖點。各營燈火通點明亮。俟照前傳暗箭。各將燈火蓋藏。以便移營。照前下暗營。俟移營既畢。留的當好漢。每一營五十名。將燈火各開。

仍行傳擊柳鼓以示之。

每日暮時。主將先發夜號于各哨。各哨傳知各兵。只是一字。隨時定擬。各兵各夜遇先問何來。各曰某來。便是同營人夜間。俱不許言名。言名者。即擊。便是本管泰遊主將。也要守住。請得自己標旗令旗。到方准送回。次早軍士赴所犯本官處。叩頭謝罪。每人量賞諭回。

一放定更砲畢。起更。每鼓一下。各車以車梁代刁斗。各馬兵以甲冑代刁斗。各敲九下。再鼓再敲。車營每車輪一人。火繩點明在手。馬兵每隊輪一人。各醒坐一更。即交換敲刁斗者。其餘俱聽休息。

凡遇風雨晦冥。是夜燈不可點。金鼓不相聞。各百總差的當二人。于各把總處。只聽各把總傳示的確。號令遵守。把總于千總營將。千總營將于主將。各差二人聽調度。必有令箭令旗。或自用物件爲信。其言方可聽憑。傳到時號務要恪遵。

每馬軍一旗每車兵二車各開厠坑一箇于本地方
凡白日登厠員役由各營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准
開門而出畢即還認腰牌取帶回營如夜間不許
出營即于各目標邊方便天明起行則埋掩久住
則打掃送出遺者照前汲水例行法

一五更三點掌號一通播鼓一通各軍舉燂發擂畢
掌二號下號燈車騎燈俱下微明陞臺放砲陞旗
吹打畢各馬步兵赴各營將營將千把總赴主將

類

卷九

十四

各回話夜巡無事如有事云某處驚警失火絕更
有警之類回話訖掌號收伏路兵發架梁塘撥馬
畢掌號笛聚官旗發放或不吹號笛聽用旗號招
聚畢再掌號一通舉燂令砲一聲吹呼囉起身再
吹字囉上馬放開營砲三箇吹天驚聲三吶喊三
點鼓開營起行

行營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
入人家或進城廓則前哨至城門前而各把總哨

官頭目即于通衢或在人家外相地放起火或若
干枝即為幾路挨割在彼候中軍到放靜砲三箇
每隊差火頭先進城討取散家令旗押隨完畢回
報中軍方傳令照教場散隊安歇一局在一街本
局百長時之一司在一隅本司把總隨之一部在
一方本部千總隨之一營住處營將隨之本營各
部本部各司本司各局本旗各隊俱不許相混各
軍俱進人家大小將領方進安歇即主將亦如此

類

卷九

十五

凡行營如二營行則左營先變三路在前右營變三
路在後如三營行加中營在中四營行則前營變
三路在前之左左營變三路在前之後右營變三
路在右之前後營變三路在右之後大中軍居中
五營行則前左右後四營俱照四營行例惟中營
獨行于中大中軍又在中營之中下營之法已寓
其中每添一營加放分管砲一箇起火一枝領隊
大旗一面再加幾枝倣此再增所謂多多益辨也

凡營如二枝合營則以各左右二部共四部爲外圍以各中部爲子圍。自前門平分。又如三枝合營則以二營俱爲外營。一營爲子營。四枝合營則以各左右部爲外營。各中部爲子營。中軍各居中四角。大中軍居中。每營皆自正面中分。各得一角兩半面。五枝合營外四枝各左右部各分一面爲外營。一層各中部爲二層。中營一枝爲子營。計共三層。各中軍居各營角內。中營與大中軍俱居中。合爲一萬五千之營。謂之一小成。大而十營五營小而一局一宗。以至一伍五人。一隅二人。學戰實戰皆照此攻擊進止不易。凡傍晚後哨見有乏弱人馬或在路傍潛藏者。隨即收送中軍。不許私自放縱。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各營將差人監守。不得令濁亂及非理踐蹂。凡臨賊遇阻澤深林大山。不可擅卽暗過。須據形勢。

一面搜索。一面稟覆中軍。聽令再行。軍若渡河。先計每哨約用船若干。或止得船若干。統督官俱須爲分派各兵。以次登舟。不許攙越爭攘。船到登岸。亦以次割定營伍。不許錯亂。凡渡水處。先遣哨馬百十。各執小旗。于四遠高處架梁不動。先以一哨割營于河岸。據水然後依次以一哨照法渡之。渡過一局一旗。卽割成一局一旗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如法。卽如賊在面前。就要斷殺。一般然後鳴鑼坐地休息。等候一局過完。割成局營。一司過完。割成司營。一部過完。割成部營。一營過完。割成大營。則一營方行。以後照此。如塘馬倏然報警。卽不必渡。各于兩岸候戰。凡營門。每日夜該營內馬步將官輪撥兩百總把門。親隨家丁。執營將藍旗器械。每門十名。除朝暮吹打開門外。閉門後必有令旗令箭。方許開門。便是。

使臣主將在外，亦須報到。守營主將得有旗箭到門，驗明先用小杖敲車三次，分付把門人謹慎。各應訖，大聲命云：有令開門，方才放入。如主將出營外，則必以一人代主將司令，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此耳。遇開門時，把門官軍披執嚴陣以待。遇有公差人員到門外，先將書移可信之物收取，報到號旗下。中軍官稟白主將，請令旗領入。公差人員馬匹俱在營門外，單身進入，把門人與伊看馬。

馬有疎失，把門人賠償。除報警夜不收騎馬徑入外，主將入營亦只乘馬從官以下，俱下馬步行。凡伏路之兵，即以各段分別地方，所向之方為信地。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赴彼交替，辨驗往來真偽，盤詰詳細，照前更換。

凡樵採每三日一次，于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一次，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號二次，各

兵仍赴水城邊繫紮，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凡本營人夜來報事，諭令先報自己名隊，然後說事。例止于營外聽令。

一營盤四面不拘晝夜，但有牲畜近營牆外者，不許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營將聽營將差夜不收由門放出取進，有人徑至牆外漸漸近前者，喝令遠避。如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上候稟，將書帖文移擲在地下，着營外傳話人取遞，由木城縫接送。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開門放進，但報營外有人一面嚴行整備以待，若十步內喝之不退，又不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間即開矢鏡射打殺死。勿論日間差二人請令，由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將發落。

凡前途給與清道蓋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

入隊伍衝冒旗幟如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擅問各百總以上亦許將號旗立在信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官向往屬下一應人等稟白公私事情只于號旗下尋守旗之人卽代爲稟白本將該總候示其差人并所屬官軍不許離營以尋訪本將該總稟白爲名違者治以

法

陣地秘在遊兵而各兵情歸在老營故當虜勢衝突營法尤宜亟講者今高城深池不以疎濶卽以怯委而尤野過也乎楊城齊謂外威者須去心之夷狄而予謂堅壁者在忘身之生死充孟諸車步騎營法津津岳武穆之不置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戰

往年將官多弄虛套冒功避禍軍士無節制任其退走騎馬者望風而奔步行者躲奔山林挑壕而營者爲上等今番誓用車營車不能上山車過不得溝險必是平原曠野明明白白列爲營壘馬兵在內四面車圍就有快馬亦無處跑去車兵多是步卒便走亦不能過虜馬車城稍疎如失城事同不思拚命與虜砍殺何處逃避設若無功債事大將自有

朝廷典刑決放不過

長兵短用長器必短用何也長鎗架手易老若不知短用之法一發不中或中不在吃緊處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爲長所悞卽與赤手同矣須是兼身步齊進其单手一鎗謂之孤注此楊家鎗之弊也短用法須手步俱要合一發不中緩則用步法退出急

則用手法縮出鎗桿彼器不得交在我鎗身內彼自
不敢輕進我手中鎗就退至一尺餘尚可戮人與短
兵功用同矣此用長以短之秘也至若弓箭火器皆
長兵也力可至百步者五十步而後發力可至五十
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此亦長兵短用之法也長則
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

有謂鈚棍等件太長使打不便者此非鈚棍之不便
蓋人習未熟用未久不能與手相忘之故也况懸之

馬上只見不堪用緣用一隻手照管馬轡只得一隻
手用器械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
矣殊不知此皆步戰器具只是借馬馱迭甲胄軍身
行路臨時必然下馬正好步下用到陣上只愁短不
得長若平時將器具短小馬上圖奔馳便利到了臨
時馬上又站不住還要下馬地列則向所執于馬上
軍器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

短兵長用 鈚鈚棍鎗偃月刀鈎鎌皆短兵也賊鎗一丈

七八尺我之器不過七八尺若如浙兵又鈚之法俱
手握在頭下其手外頭柄通不及二尺長一棍不過
六七尺又欲兩頭雙使而兩手握開所剩棍頭不過
尺餘彼之長鎗閃閃而進疾如流星我就精熟只能
隔得彼鎗不中入我身耳及其我欲進則彼原進我
鈚內不深一縮又復在外我不得撥定彼鎗使無反
手如何敢進如此終日我無勝理短兵利在速進終
難接長持久即爲所乘必如總戎公俞虛江之法則
所執鈚棍鈎鈚皆有六七尺在外彼若以長入我必
須進深五尺被我一格打歪即用棍內連打之法下
下着在長兵上流水點戳而進彼先進我五尺我一
進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勢矣被我連打勢不得起
欲抽脫去豈能使抽一丈一入長兵之內則惟我短
兵縱橫長兵如赤手矣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而
必用標鎗亦即短兵長用之法也夫藤牌用標非取
以殺人蓋彼以鎗器持定我牌無故不得進故用標

一擲彼必顧標而動。我則乘勢而入。彼若不為標所動。則必為標所傷。我亦有隙可入。此短兵長用之法也。

陸戰

點鼓鳥銃先行在前。離本營一百小步立定。其該營兵前哨出在鳥銃後。每哨各隊平列為一層。二哨在左。三哨在右。四哨在後。照圖擺定。其中軍親兵之類。一字擺在出戰兵之後。以補該面方營之缺。聽吹擺隊伍。前哨踈擺大驚。驚陣在前。為正兵。左哨出左。

邊右哨出右邊。後哨橫上前。與前哨相近。二十步為次層。接戰。其左右兩翼兵。務與中間正兵相去各隔一哨地。切不可許擠密相聯。各以一哨二哨為抄賊奇兵。三哨四哨徑出大兵前半里外。左右或山陰或林木溝渠。但可遮藏形跡。處俱各銜枚偃旗。臥定為伏兵。交鋒時。聽中軍放砲。吹長聲。喇叭。銃手放砲。五吹五放。砲盡出戰。若長聲緊吹數聲不止。凡在砲手一齊單列。盡數舉放。及點鼓前哨慢行出鳥銃外。擲

鼓吹天營聲。吶喊交鋒。恁是如何。不許離亂。驚驚。法一隊一陣。亂殺亂砍。緊與牌手相隨。一開金。響即復原隊。如賊不退。尚在交鋒。中軍播鼓忽止。又點鼓。則該二層間隊出。約到播鼓。吹天營聲。急出前層之前。接戰。兩翼抄賊奇兵。相夾而進。如賊敗走。原播鼓聲不歇。則當交鋒之層。只顧追殺。上前二層緊隨。擲少止再播。又是二層間出。只顧整隊間出。上前追殺。但聞鳴金三聲。人速脚下立定。聽梓鉞。響速收整原隊。鳴金一下。第一層退至最後層兵之後。聽連鳴金二聲。復整鎗回頭作勢。齊喝一聲立定。再鳴金。二層退回。已退後層之後。又連鳴金二聲。復整鎗回頭作勢。齊喝一聲立定。再鳴金。又該已退在前之兵。又退又止。如此一聽金令。輪退直至鳥銃之後。此時賊若追我過。伏兵來。中軍即放大銃三個。兩邊伏兵一齊擁出。打銃兵皆橫奔冲賊。務出死力。抵敵正面兵一齊回頭擁上。四面合攻混戰。老營發兵助勢。此時伏

兵已起若已退正兵而不卽回策應者全隊俱斬

大得勝金響一聲各照前出退法退回原割陣之地
立定金止聽報無賊陣鉞響次隊再捧鉞響收成大
隊前層不動後層少退留左右二哨之空左右二哨
俱各脚下立定再聽捧鉞響左右二哨各馳回原空
立定鳴金大吹打鳥銃先回進營門卽轉身向前伏
定防前有賊來兵哨挨次徑歸原營每哨一聚畢喇
叭吹單擺開仍擺方營餘三面營皆是一般號令

出戰凡營中無故放砲是欲更變號令砲響後各營
看中軍豎何色旗何營聽備出戰通戰收已畢囉鳴
俱坐中軍稟收大營起營吹長聲呼囉各起身捧鉞
響收成大哨再捧鉞響五方旗招回中軍各兵聽中
軍旗招點各營照旗方向俱歸旗下爲一字面前擺
開乃爲四疊聽令收營

凡戰但係正兵俱聽喇叭次數或擺鴛鴦陣或擺三
才陣隨號以定其兩翼伏兵定要擺作三才決不用

鴛鴦陣益伏兵突出必是奔跑鴛鴦陣人衆跑遠易
亂故只用三才陣人少易出應急爲便

一交鋒兵在各伍牌後遮嚴緩步前行執牌在前只
管低頭前進先鎗伸出牌之兩邊身在牌之後緊護
牌而進聽播鼓吹天驚聲交戰執牌者專以前進爲
務不許出頭看賊伍下賴牌遮身只以先鎗出牌之
前截殺爲務兩翼之兵先大張其勢望外開行挨將
戰急于賊之兩邊各令一半自外圍截而來各令一

半伏住挨賊到正面兵俱將牌立定不動兩奇兵急
合賊必分兵迎我兩來奇兵俟賊四顧奪氣正面兵
卽擁牌夾戰如勝負未分前力已竭又卽點鼓第二
層由前層空內間出接應對敵得勝開金而止依退
法退回架梁兵各帶小旗一面捲訖知賊已無別伏
方纔打得勝鼓回營

善用兵者亦因地形措戰豈有一定之陣哉不拘晝
夜偶有一急豈能候中軍號令前營把總卽自王號

令先以備戰。左營右營各聽當前把總之號。卽如中軍號令一般。則後營伏兵。卽當于前哨之後左右或遇山渠或林木人家或街巷灣曲。可以潛躲身形之處。偃旗歛跡。暫收克爲伏兵。以備前哨萬一却回。俟其走盡。追過我伏來。聽在後老營兵砲響。卽便突起截衝賊中。或出賊後。如此必轉敗爲功。而前伏不及設。亦不必設矣。其劉老營策應兵。如賊徒戰進前哨兵末。俟賊過伏兵所在。卽便衝上。後營兵一面在後

太遠處據險爲家。阻拒扼塞。豎立營壁。營三營火兵做飯備守。

車戰。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遣。大間諜遣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人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于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

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通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他者。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之。夫虜之入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得起。一堡如此。而堡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逐馬足隨地推轉。前去所殺不惟軍疲難堪。且失卓致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爲中土。而兩川無虜跡矣。夫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郎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槓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

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二三相連，有犄角之勢，方可。若獨一孤營，萬一為虜馬所困，恐火氣有限，難以久支。若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為聲援，乃為萬全。若出塞搗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于途中，為搗巢各兵之依歸。人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營為休息之地，歇而後戰，無不可者。若南方禦倭，近山則多崎嶇，近水則多溝塹，似非用車之所。若能神其妙用，當極險極狹之地，突用一車而阻逆之，火器一發，不惟障護我兵，而倭將駭然懼矣。

船戰一放火磚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下，不然易滅不滅，賊可反擲為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低則易救。

一弩弓不可遠遠，遠則徒費矢竭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遇不可用，往下打更難準。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擲船上。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鐵鉞執炭火數鉞，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藥者，或用粗碗一個，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于桶口，擲藥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磕，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較之別器，趁線不燃及線濕放早之病，皆可無矣。

舟上惟利滑使人不能立，腳一說用雞鴨卵擲下，或擲滑泥者尤可。今乃用灰甌，是又游賊之足而使之立定也。

五營戰法設伏下營俟定，點鼓點旗，前營正兵即由正路以當賊之頭，左營則由左取路以出賊之左，右營即由右取路以當賊之右，俱依大鴛鴦陣勢，單隊雙行。如有五營則以後營急出伏于左右，因地勢山林而從便相機，如欲俟賊來迎我，我則伏兵出于前三。

枝大兵前里許之地。如我欲徑殺入賊中，不待賊動，則伏兵卽于我所進左右二枝大兵之後，與交鋒之地相去不過半里伏之。此時料賊已相見，不必密行也。候前正兵將近賊一里，急吹單擺開喇叭，將鼓急點。前營正兵卽大驚，驚陣平平一字列開。以前哨爲第一層，後哨爲第二層，左哨爲左翼，右哨爲右翼，左營奇兵以前哨出左路，抄賊爲正兵，後哨爲二層接應。左哨爲左翼，右哨爲右翼，其右營奇兵亦然通每一層爲平一字擺開。如路狹，則擺大驚驚陣，如路寬，則自大驚驚陣，又分擺爲三才陣，俱在臨時所變。此皆對敵實事也。若場操，其伏兵一半出大兵之前一半在大兵之後，庶二者俱習矣。但如伏兵在大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遣發，亦必賊勢迎迥而來者，乃勢也。然伏兵收功最易，但設伏甚難，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不可也。須賊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而出，不大失則大得，只隨兵同出，遇藏身之處，偃伏于兵

後一着。此最穩當，雖不大得，亦不大失。但此伏所以防前兵少却爲第一功。如此攻伏，賊不可測，何則？有前行大兵遮護之耳。其中軍兵一面在大兵後二三里內據險，剗老營畢，候賊近百步，中軍放砲一箇，吹長聲喇叭，鳥銃手在前打銃，每長聲喇叭一聲，打放一層，只至插鼓而止。如喇叭急吹長聲，連連不止，是要鳥銃手一齊放舉，也不必抽放。又近賊五十步外，放起火一枝，各射手兵放箭放弩放火箭畢，吹天驚聲喇叭，插鼓，各兵奮勇徑奔賊鋒，再不許時刻遲疑。恁是如何撕殺，不許亂了驚驚陣，隨離隨合，務要牢記其平日所習陣法，牌斧鎗刀之法，用時都如平日爭忿撕打一般，不慌不忙殺進一層，又殺一層，恁從後兵斬級當前者，只管殺去，恁賊擲來金銀，只是撕殺，再不須顧第一層戰酣，插鼓少緩，又插鼓第二層急急衝過前層接戰，前層少整隊伍，鼓又少緩，又插鼓第一層，又衝過第二層之前接戰，原二層少整隊

伍兩翼奇兵一體間層依令進戰。整隊與止兵同賊或奔巢或止山林之內。即時四面各整鴛鴦大隊圍住。每遇門路處以厚兵一哨管者當之。緊于門路要口鴛鴦陣列定。以備併力衝出。殺入不許輕動。擅進恐中賊伏。賊銳死鬪。皆在此處。但以守定爲功。其非門路要處。各營哨兵聽出奇從便。攀登但責其取勝而已。大捷既畢。聽摔鉦響。各于脚下收成大隊。再聽摔鉦響。各哨爲一聚。各營爲一大聚。俱隨五方各該大旗下立定。俱仍照原出戰大陣之規。分前後層左右翼。聽鳴金一聲。各前一層退出。間隊退在後層之後。連鳴金二聲。齊喝一聲立定。又聽鳴金一聲。又後一層未退之兵。間隊退過已退兵之後。又鳴金二聲。齊喝一聲立定。如此間隊。俟金退至中軍大營。放砲三箇。內喊三聲。鳴金大吹打。得勝鼓。各兵挨次看旗頭。收回作大四疊。此五營出陣之說也。若止四營。則以一營爲正。二營爲左右。以第四營一半設伏。一半

割老營。若止三營。則以一營爲正兵。一營分爲左右。一營之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兵止二營。則以一營中一半爲正兵。一半分爲左右。一營中一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止一營。則以各哨分之。

戰馬附

凡馬須要平日飼養時。調度縱蹲聽令進止。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腳從耳下齊出。後兩腳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矣。故馬者人之命。胡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西北原野。以馬爲命。但馬之饑飽勞佚。濕燥疾病。必須在我。領馬官軍。時其水草。適其性情。加意調息。戢蹄耳習。馳逐開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叩。必令全好。之絕輒補。冬歸溫廐。夏入涼廐。盛暑務將馬匹拴擊。就陰所在。武林木陰鬱之所。與東西北三面城牆之下。拴餵嚴寒。則拴于南牆。向陽近人烟處。入夜將厯用肚帶縛在馬脊上。遮冷。庶無他疾。但各該官軍。敵愾無心。剋減草

料飲飼不時再加差役繁多以致馬匹損傷勞傷不知臨時怎堪戰陣今降罰例嚴主將偏裨不可不嚴加稽考各哨將置立等第循環文簿二本將該管見在馬匹通行查出逐一躬親驗選其往時原以超上中下及下下五等比驗驗得各兵馬驟如頭等之內有十分臃壯應擬頭等之上者有臃分正合頭等者有臃分稍次難作二等者二等之內有臃分出于二等之上次于一等之下者三等之內有瘦弱而可騎者有瘦弱不至狠狠者有十分瘦弱垂死者五等不盡其選臨時猶豫擬之不得其平何以使人激勵近照武藝一體定為九則如上等內滿臃過當則注為上之上滿臃而不至溢肥則為上之中有臃而不滿則為上之下臃壯而未至平鞦則為中之上半臃則為中之中擬下等則稍肥擬中等則未及乃為中之下雖瘦而不至弱擬屬下等則為下之上瘦弱而不至不可騎餵則為下之中瘦弱不堪騎餵則為下之

下如此驗註庶便稽考臃分進退以憑賞罰其上中等六則馬匹着令各軍自行取便用心餵養下等三則責委勤慎官一員專管攢槽喂飼逐日查驗各軍草料仍查夜草如有不用心及短少草料者徑自責治將責治過緣由填註簿內該管將官每三箇月一次點驗臃分如二等喂至頭等三等喂至二等俱免比責即于循環內明開某人原係二等今入頭等某人原係三等今入二等各另自行喂養如三等喂至頭等亦要明開某人原係三等今入頭等免其攢槽仍具名呈來以憑犒賞免工免差如三等馬匹臃分不加各細打二十其間如有頭等反為二等二等反為三等者責如之二等反為瘦弱者細打四十各照舊攢槽喂養每季一次將填註循環責令經管書手實送赴鎮倒換查考通以三箇月為則三等者俱要喂至頭等中間如有臃分不增呈請發落仍係三等或瘦弱者各細打四十責令變買臃壯好馬解烙若

將瘦弱馬匹不行明白開報。那移作弊者定將作弊人役痛以軍法懲治。將領連坐。馬軍加倍重處。斷不輕恕。

凡夏秋輪隊趕就水草收放至晚歸交各主。如其放牧不以實致令各馬餓餓者。將該日之人送把總處治。登于簿上。各軍情愿自出割草喂馬者聽。

凡春冬馬匹上槽須多留夜草。每日飲水以時。如無夜草及飲水失候者。隊總旗總查治之。一次責五棍。如

類輯

卷十

十七

事重仍開送把總附過于簿。

凡馬極易傷餓飽勞佚種種不一。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人切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我也。凡走驟時欲付者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自約度毋致喘損。

凡戰馬除本軍自馱馬草馬料之外。若代他人馱物及僱人騎乘者。僱者與者各罰馬一匹。本軍以軍法細打一百枷號示衆。

凡馬軍除器甲及飲食外不得馱物過十五斤。

凡馬操一日次日必歇操各五更早出放馬採草備馬一日之食以便次日進操。

凡馬匹草料本折兼支本為定例。但各軍只將本色三日者。勻作六日喂馬。而三日折乾遂為已用。是本折兼支本為體。悉便軍而今反資剋落之。奸致減馬食安得不疲損哉。今後三日草准作四日喂養其餘二

日須用折銀買草買料喂之。若仍再減不行買料草

類輯

卷十

十八

喂馬者定行軍法重治。折銀追究下落以上全在哨將督責千把總考查哨將總為稽考。

凡關支本色草料出日該隊總一日一查哨將千總時常差人緝訪。若將草料賣借與人者查舉得出本軍軍法細打旗總免罪。如被舉獲而非該隊總檢報一體連坐。賣者買者同罪。

凡馬死在出征地方止許割耳蹄回報。應該衙門全體掩埋不許開剥食用。如違者軍法重治。如官府有責

其不以皮張送驗者執此條爲証

凡比較武藝日馬匹或付火兵出放或留在槽喂養火兵看守不必進操軍士亦不必着盔甲

馬須臆肥習慣人與馬意相通使馬如臂使指且看

世人有教黃雀汲水取旗者有弄猿猴者有弄蛇者

有教蝦蟆讀書者有令巨象聲似喇叭吹者有馴獅

子者有弄螻蟻擺陣者夫物之極微極大極悍皆能

馴之受人指麾而人乃不能調習一馬異哉

類輯

卷十

十九

整騎什馬上鞍轡什伍每一月營將點驗一次千總

點驗一次把總點驗一次每三操過旗隊總督查一

次仍須身率以爲七倡況營將千把總各有坐馬有

家丁馬百旗隊總各有騎駙馬必照條約先將已馬

逐一點檢然後方可責軍以不如式之罪屬下有不

自爲倡率者營將查出輕則自行責治扣廩糧處辦

重則解送主將重治營將之馬聽主將驗治

馬上臨陣踏鐙與時常不同若稍短則站脚有力身

且出入一頭此卽一寸長一寸強之意但行遠路又

須鐙皮長則腿膝不致酸疼傳諭各馬軍將馬上鐙

皮俱隨人腿股長短各爲一二眼稍長一二眼稍短

臨敵則聽鳴鐙下馬將鐙皮雀舌改移短眼庶得便

利

夫倭性人自爲戰善于抄出我後及雖大敗隨奔隨伏

甚至一二人經過尺木斗壑亦藏之全勝者非賊之

無伏我有搜守之法而伏無所用也其法如賊徒一

類輯

卷十

二十

戰而敗賊遂奔北我兵追上如遇林木人家過溪轉

角之處每量林木屋垣灣曲大小卽留一隊或一哨

守其必出之口而他兵一面徑跑追上每遇一處卽

留一處又或村落極大者卽通行圍止聽人進搜無

賊高聲爲號又復前追其麥田茂草又皆可伏之地

我兵每一哨內卽留一隊分設下路星散搜打一而

正兵徑追故每戰多于麥田中搜獲生擒此非避我

者正賊之伏也

凡軍前有木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凡官軍起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幾臨敵輕便不許併執肩輿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聽便

凡戰勝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捧鉞嚮收軍整隊恐賊窮返則軍亂難整此令俱出于同戰將領為主者不必稟中軍以其去遠不相聞也俟稍整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騎兵各處山頭林木都要留人搜探恐賊埋

類輯

卷十

二十一

伏伴敗果係大敗亦即長驅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有前功不敘夜中有賊犯大營其遠設奇伏等兵各瞭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而所屯處預先于樹林山石之底縛大火把或主將遣人設機械臨時燒起庶使大營可辨兵賊以奪賊氣以見伏兵之衆

凡臨陣斬獲首級常是數十百人叢來報功再不想一起退來報功衆兵相望候認是敗走大家都走極是

候事今後長牌長鎗狼筈凡該當先長兵令不許帶解首刀只管前向殺去不許立定領總賊級待殺完收兵有令催驗方許離陣赴集聽當先隊長對衆從公報審敢有因其恩讐報不公者軍法治之

凡臨陣時去數里地列陣須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見列畢火器在前擡營而進或寇來衝我或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火兵士乘火烟齊進飛走密布長器如蜂叢蟻附一齊擁

類輯

卷十

二十二

上知兵救之無有不勝借烟爲令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大都用寡與用衆不同目今邊兵寡弱非不知在情強而不在多即當道置將亦只要箇箇是孫吳箇箇能用寡但衆寡不同勢不在我而在賊況兵至萬數以上就用不得雲散鳥合之法就用不得將領家丁之套就要堂堂相遇就要以全取勝一些吃虧不得若用兩家相等技倆決是不得便宜就先勝他畢竟

要敗何也。器械軍馬相同，須是對飲對殺，交手方分勝負。數萬之衆，堂堂之戰，豈待交手後方決勝負耶？須是未戰已前，件件箇全勝，使他寸步不得傷我，一交手便討他些便宜，乃爲用衆之道。譬如賊以弓矢來，賊以刀來，我先使他刀與弓矢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賊以馬衝來，我先使他馬衝不得我動，我先殺他。正吾所說以火器五種對弓矢一種，以鉞棍五種對短刀一種，以車營對衝馬等類是也。賊來定

如前

卷上

五

要與他戰，戰不過便是死，走的掣來照前說連坐走也是死，戰也是死，只是死裏揀便宜，就有生路。你們真個萬人一心，賊來時一齊守，務要守得住，一齊戰，務要戰的他過。我如今有這些勝他的器械，何怕他大舉。

對敵所以屢敗有三，素無節制，一也；未見敵而先走，二也；既無營壘，可恃人膽先怯，卒皆野戰，即使勝之，不足以當賊更番，終於敗潰不勝，亦無所奔依，故奔北

長往，所謂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三也。今照前營已定，如賊來衝，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鼓，器械俱偃，肅不動，待彼衝到六七步內，亦不動，賊必退去，漸益前來，如加至百十以上，砲手照依對敵次第，俱隨牌立於濠岸高土上，如令打放空者，復裝飽者，續放如此，雖終日砲放，必無放盡之失。弩射手坐于岸土下，亦如令開名准射，射者後續亦不歇，竭再至十步之內，方纔長牌聽鼓，堵牆而進，鎗刀短

如前

卷上

五

棍夾牌而入，大營相應，金鼓火炬，此節制正戰也。戰間，異聲以分其力，邀伏以疑其專，出奇以乘其衆，更番妙用，俱在臨時制變，將所自出。

臨陣各各壯起膽來，想起我與他殺，固怕死，我殺了他，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賞，若被圍在內，不暫死戰，更有何計？敗走時，連馬膽壯，追上都殺了，便逃得回陣，亡了頭目，軍法連坐，亦不饒我，是走回也，免不得死。法云：射人先射馬，馬亡賊自敗，在時只因愛他馬，要得

活獲。故難取勝。況一賊有數馬。我欲殺者。賊身下所騎一馬也。大勢一敗以後。馬匹那箇不是你的。砍傷馬匹。戰畢。卽于營前燒熟代飯。生存好馬。俱與衝鋒之人。以十匹爲率。只拙一馬與牧馬者。餘皆均散。

凡兵之勝負者氣也。兵士能爲勝負而不能司氣。氣有消長。無常盈。在司氣者養之何如耳。凡人之爲兵。任是何等壯氣。一遇大戰後。就或全勝。氣必少洩。又復養勝以再用。庶氣常盈。若一用而不節。再用則濁。三

用卽潤斯無長勝之兵矣

凡將士以大處每犯無敵積威所劫謂決不可論戰若謂戰虜容易因屬欺人但勁虜從來亦未常不敗如謝玄岳飛衛青霍去病中山武寧王等孰謂虜必不可戰勝乎大戰之道在我不必合全鎮兵但令衆心爲一心合衆力爲一體平日件件筭勝他件件強如他到臨時悉知地利賊情何如未有戰不勝者今却一件不經心只圖獨力靠天止問無此用兵之理

無名氏有百戰法而武經以前事實之
其要在廉智之將御紀律之士無不勝者
練能以上鎮下節節相制而今將領畏偏裨偏裨
畏士卒惟恐以鼓噪獲罪者尚望手足之捍頭目
高談節方也哉病在士以金錢易將而將以金錢
自是則育育之難拔矣古語言戰亦爲無王之
世言耳今

聖明在御何妨矣白哉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一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操 步 馬 車 車騎 騎 船

揚步兵 每當大操之日、提調統督官、傳令各哨官兵、五

鼓造飯、飯畢、俱至本總寓所前、整捌行伍、前赴教場、

兩邊信地對劄、候司府官、將入轅門、千總等官出迎、

中軍放大砲三聲、各營兵吶嗽三聲、卽升將旗、司府

升堂、門子唱站堂、門旗分開、各官以次趨入站班、候

類輯

卷十一

一

中軍官稟舉號笛、各哨千百總隊長執旗、以次分兩

行、直上站立、各官班下、以次參見畢、仍分列兩行、百

總率巡風兵回風畢、中軍舉號令一聲、各千百總隊

長、皆循序回營畢、中軍官稟開操、旗臺上放起火三

枝、吹打、中軍列旗鼓、導大纛、前至南信地、各哨以次

起隊、赴信地安營畢、吹打止、中軍放起定營砲三聲、

各哨兵齊吶嗽三聲、中軍舉號笛、各哨千百總率、百總

與隊長齊赴纛前、序立、定中軍官執旗躍馬、趨赴帳

前、就馬上稟云、請宣令、卽趨還、將預定軍令、高聲宣

布、畢、中軍掌號一聲、各哨官隊回營畢、中軍發哨馬

探聲、息回報、擊柳三通、各營官兵皆坐食、畢、中軍舉

號、各營兵皆起立、發兵出戰、卽舉號三聲、吹打、擺三

疊陣勢、已整吹打止、第一第二疊、慢鼓徐行、止齊第

三四五六疊、搥鼓疾趨、接戰、每疊俱要止齊、遊兵張

兩翼隨之、戰勝鳴金、疊退如疊進之法、至本營而止

中軍舉號吹打、收遊兵歸營、中軍又揮旗撤開、隨舉

類輯

卷十一

二

號吹打、變連環陣勢、已整吹打止、第一環、慢鼓徐行、

出陣、前止齊、第二三環、搥鼓疾趨、接戰、每環俱要止

齊、遊兵亦張兩翼隨之、戰勝鳴金、環退如環進之法、

至本營而止、中軍舉號吹打、收遊兵歸營、仍收劄方

營畢、中軍官趨至帳前、跪稟操練已畢、請收隊、旗臺

上掌號吹打、本營亦吹打、分兩行、收至原劄、兩偏信

地、中軍隨列旗鼓、迎大纛、凱還畢、將臺上擊柳三通、

各營兵皆坐地休息、中軍官稟較射、射畢、稟較藝、較

畢稟行賞罰賞罰畢中軍掌號一聲隊兵歸本營中
軍官稟下旗散操中軍放大砲三聲各哨兵皆吶喊
三聲旗盡上吹打各哨兵以次分東西兩行出轅門
管操等官俱聽發放而散

操法以木牌上書麥田村屋分別大小等字恁聽一
人以便挿于教場以灰畫爲委委曲曲羊腸大路一
道插鼓交鋒既勝追賊照前說依圖分往下路于所
立木牌處搜防演習有圖載陣類

類輯

卷十一

三

一閱射中軍官稟安箭把中軍吹打鼓手擡把執五尺
步量至八十步安豎畢吹打止把總及附近衛所掌
印官遞送箭單應射員役各操弓矢以次站立聽候
唱名每三人一班人扶九矢矢中的管鼓官方准播
鼓本人仍呼名自操官籌官給籌一根射畢三人執
籌跪報中矢多寡每一班畢中軍掌號播鼓一人執
旗導鼓手四人打箭送中官分散凡弓隨力用
矢必鐵簇射以平遠爲中式凡擺動高落雖中的不

賞

一較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牌棍鈞鏢
長刀伍兵相衛方能必勝統督等官督同教師勒兵
分習務精如法比試之日提調統督官分別生熟開
揭送比賞罰之例詳于別條其習花刀花鎗無實益
者雖精弗取

凡挨隊操演自一隊起至四隊畢又合一哨操四哨畢
合一營操戰法亦有奇正不過一頭兩翼一尾中軍

類輯

卷十一

四

爲心是謂握奇心運四肢當敵者爲頭迎鋒尾即繼
後與頭更番間出不窮兩翼隨之自遠而近迎合于
前但遇敵處卽爲頭爲正兵但在左右卽爲翼爲抄
賊奇兵卽在後卽爲尾爲策應兵其全鼓號令雖操
五人十人由一隊以至一營由一營以至十萬皆同
一操法整駕爲陣三才陣五人爲正兵各三人爲左右
翼金猊定拌鉞轡仍收駕爲陣如是習戰號令皆同
操馬兵以一營爲例一營者一將官所統也凡入場自

稟放升帳砲以至稟掌號下營後但只聽舉變令砲
掌字囉一通各起身披執又吹唵囉一通上馬本營
看大中軍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營聽候向何方點
該營亦向本方點乃點鼓本營下兵馬依營旗所向
架梁馬先報前途險隘一路行營左部當先為前路
中軍繼之中部為中路右部為後路每旗三隊六馬
平行作一路圍遶教場行至原起處轉角舉變令砲
一聲俱立定打鑼各下馬再打鑼各坐息中軍稟稱
兵已過險前途平曠變三路行營中軍豎旗三桿舉
變令砲一聲大眾聞砲響即舉首看藍白黃旗三面
豎起吹唵囉一通俱立起再吹俱上馬舉變令砲一
聲聽吹擺隊伍喇叭即變三路左部立定候中部趕
至中路右部趕至右路中路與左右二路相去空各
三十步點鼓前行又行過一遍約至教場中塘馬執
小黃旗旋馬中軍舉變令砲一聲吹擺隊伍喇叭則
左右二部即為外圍中部左右二總前後各收進中

間分開即為子營標下人員兩行列于中軍再吹單
擺開喇叭每一小隊連人脚中分橫去各一丈營定
鳴金退發旗立表表有內外不同臨時口定旗行打
鑼俱下馬外圍兵將馬退入隊後仍照驚營陣二馬
一列聯絡拴絆如式務要隊伍分明兵俱趕出馬前
立成驚營陣勢鳴鑼坐定一面將拒馬列如式虎蹲
砲安各旗空前去人一丈俟賊在一百步外舉砲一
聲吹唵囉起身子圍馬軍上馬再吹唵囉賊至一百
步內掌天驚聲喇叭一遍外圍步戰之兵第一層鎗
銃手舉放一次又吹天驚聲一遍第二層鎗銃手舉
放一次又吹天驚聲一次第三層鎗銃手就下鎗上
架放火箭不拘幾枝畢放虎蹲砲又吹天驚聲一次
第四層五層俱出將殺器放在地與隊總俱射箭賊
至三十步以裏摔鎗疾擣止各兵收了長器俱執起
短兵擺驚營陣鎗居第一層刀棍居第二層大棒居
第三層快鎗居第四層倒用木柄鳥銃居第五層用

長刀俱候所殺子層馬兵亦聽點鼓出在步兵之後、步兵聽點鼓整隊緩步向前、聽搗鼓趨跑向敵、吹喇叭天驚聲一次、吶喊一聲、每一陣始以三搗三吹、三喊三進、于第三進之時、將原擺驚駁陣、一齊擁上、不拘第幾行、不許仍守數次、不救前列、其前列亦不要離了本伍、三搗三吹三喊之後、長搗長喊、持夾刀棍之兵、只戳其人面馬腹、大棒只打其馬頭、打他馬倒、不慮賊不殺死、各兵只管打砍向上、並不許割取首

類解

卷十一

七

級只要打他一箇敗走、步兵就于戰所立定、中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標旗、急率原出馬兵、出步兵之前、吹擺開喇叭、鏡手又出馬兵殺手之前、卽下馬舉砲、但凡舉砲必卽下馬放畢、立定、馬兵開空衝出、再不下馬、就于馬上射箭、刀砍鎗戳、全勝乃止、鏡手隨卽裝銃、列立以待、凡馬兵衝陣、必聽搗鼓吹天驚聲一次、吶喊一聲、三搗三吹、三喊三進、一二進、隊伍要清、第三進、馬兵擁爲一列、混戰、金鳴鼓止、聽棒鉞

各認各宗、收小隊、三隊前後長列、又聽棒鉞、每一旗三隊、六馬平列爲一聚、聽金鳴、大吹打、挨次先馬軍、由中角三門回、各到信地、吹打止、再鳴金三聲、步兵退至一半、賊做復來之狀、鳴金二聲、各兵卽轉身、口發虎聲、向前立定、賊又不敢逼來、再鳴金三聲、照前退至營邊信地、仍前鳴金二聲、各兵口發虎聲、而止、退法要驚駁、陣明白將執托鋒芒、俱向前照依原受教師所傳、執使之勢、人首人身、俱向後舉步行

類解

卷十一

八

時、凡遇金二聲立定、只回頭、便是出驚駁陣矣、此則執鉞在外、人身俱在內、真箇捷法也、再聽鳴鑼、馬兵下馬、步兵立起器械、再鳴鑼坐地休息、少間又報賊如前、又衝一門、四門不許齊衝、但上司看操、齊衝四門、套所不可廢者、依令操畢、聽舉砲一聲、搗鼓、中軍暨席黃旗、開營門、一面先差旗牌官四員、每門一員、數放軍馬、待官到、各營門、舉變令砲一聲、搗鼓、各營火兵通出、燃放完、再暨黃旗、黑旗、席勤、大黃旗、則司

中部黑旗屬水則應飲水又搥鼓中一部馬兵出營飲水中軍雜流同去拿號收回旗招什又豎監旗黑旗磨動搥鼓左一部馬兵出營飲水拿號收回旗什又豎白旗黑旗磨動又搥鼓右一部馬兵出營飲水拿號收回旗什每飲馬約定去水遠近定以放出收入時候飲水馬收完再磨黃旗拿號收樵汲人進營吹打閉營門各差出官回中軍報稱數出收入軍馬名匹放起火三枝各軍炊火務要安鍋係應午時真正煮飯一面拿號笛聽發放各頭日到中軍齊金鳴笛止不必又用臺上大發放擬定舊話就將戰陣行過得失是否應改應正應遵應習事情與此後應作何舉動軍令逐一發放凡已前戰陣合格違令者通于此時賞勸發落若又欲更變何項號令曉諭明白散歸聽候乃稟傳鑼解甲鑼由營面週行鳴過俱解甲傳食畢又差中軍官赴將臺稟稱收管回地方請鈞旨訖放開營砲三箇先掌一號穿盔甲裝束掌二

號各軍收入執把吹呼囉起身又吹呼囉上馬拌鉞嚮收各方旗招其兵馬每一旗爲一聚舉變令砲一聲點鼓立中黃右白左藍大旗三面向前點喇以吹擺隊伍人馬調哨爲三路金鳴鼓止放開營砲三聲吹喇以天驚聲吶喊三次聽大吹打回營金鳴吹打止各照教場未下營之前立過地方打鑼一次下馬再打鑼一次坐地休息將官赴大臺上回稱操畢另聽比較軍務以上如仍下車馬營則馬兵先下營時至攻打畢即收營其樵採飲馬發放等項俱于車馬合營內行之此不重舉操車兵平日先將推車生兵車正舵工將車推運上下山坂行使熟利要兩車合推再兩車前後聯推一面佛狼機鳥銃另做無錯小火箭各立教師務使習熟然後將各兵派入車劄于教場東西裝車務要齊肅快便擺列齊整查每營以前門正廂車俱平列如堵左右廂車各廂向外俟每車轉正則旗直立向直之

前點鼓一聲，走十步，務要車頭尾相接，一丈之隙，不可留。賊近，只用口傳，不用砲鼓喇叭等號令。若賊擁衆而來，望旗向賊磨下垂，車上旗急點，銳每班二門齊打一次，放鏡與機箭相輪，週而復始，務使砲聲分番絡繹不絕。營定，賊至車前不退，方用火箭車大將軍車預爲推向各營面左右。此時聽中軍主將號令，傳示舉放，賊勢將衝入，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出奇兵由車門出戰，每車一隊，每隊約自人腳外邊起。

類編

卷十一

十二

相去一大步，約五尺餘，除隊長爲四層，金鳴鼓止，列成鴛鴦陣，點鼓前行交鋒，亦照馬兵內步戰退回例行。

凡車下出戰，其後一名緊在車頭之下，不許遠離，前一名務要押駐隊頭，不可離車五步之外，戰陣間一面廝殺，一面顧隊伍，不可亂。營將只在車內固守車城，管放火器，不領兵出戰。千總領兵出戰，把總管車，百總既管車城，又領兵出戰，車正專管車內攻守，隊長

專領兵出戰，在車內，俱仍管車上攻打。

四面操車，將來候人特甚，蓋操時中軍一令，四面齊舉，倘賊來止一面，或一面已近，應該舉放鏡矢步數，一面尚遠，或有車營相對，或本營因地環曲，每每齊打放，俱傷我軍，平時如此，臨敵可知。今四面各聽本面號令，本面千把總看中軍所立旗，是何方色，相同本面，卽應作戰，如無本方旗者，不許應敵，不拘幾司幾營，但列向一面者，卽聽該一面號令行。

類編

卷十一

十三

凡操時馬兵出戰，不過習之慣熟，其實臨時輕易出不得，賊衆臨車，豈可放馬兵追逐，無是法也。願在相機用之，未可執方用藥。

操車騎一路發兵行營，舉變令砲一聲，吹吽囉，各兵起身，又吹吽囉，馬兵上馬，車兵附車，中軍旗鼓列出，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旗鼓，由中道趨前，馬兵照配到車輪，馳入車內，鼓止，放砲一箇，再點鼓，兩列車營前面，各合門爲行營，係有正偏廂者，以一乘正行，一

乘創行兩車尾相合兩廂向外係獨廂者車頭俱向前行有仍負補空之具者俱行于車內配車馬兵左部在前兩把總共分爲左右每一旗配車二乘一旗總與二車正配定中部在中接左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右部在中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空中路其車兵將官當車之頭居中行後接主將旗鼓主將旗鼓接車將後尾望竿將臺糧座等車行于主將清道之中主將行于將臺車前主將從人接騎兵將官之前騎兵將官接主將從者之後至車尾止務要行動相聯若遇丁延長彼此不互相欽奏車車不能包裹差誤不小臨時撥奏行列既清聽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一次望旗向上車馬俱轉身向上點鼓前行俟車行近將臺下約留車騎轉身之地舉變令砲一聲知向左行則行者之右角車頭少止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左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行至頭平點鼓齊行至教場左盡頭

次照前轉身向前俟行至平頭再聽點鼓又次照前轉身行至教場中道訖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上點直行至教場中半賊馬先伏倏然突起不及報警就于車門舉變令砲一聲打鑼下馬各整軍器照操車號令馬車兵一體輪班且行且打但不出步騎之兵賊退休息差中軍官馳馬到臺下稟下方營對敵請軍令舉變令砲一聲鳴金發旗立未俟旗出吹鑼隊伍喇叭望旗直立車推向中以中爲門左部前司前局二車右部前司前局二車相合係有偏正廂者俱頭向外仍俟各司第二輛車各合本廂務須每百總四車爲二對如車頭不轉則兩部頭車皆差錯矣係獨廂者只以頭相接擺管之際要速完而齊有箇便法只是一車定又合一車且速止整如諸車一時合來必致稀密不均凡不均者須儘上手之車一角合起不論已合未合者皆奏動一遍一車移則一面之車皆移合營畢有填空之具者仰塞

完車兵附車馬兵仍分三部，照馬兵營分外子爲二層，不必論原配車去車兵約丈餘地，劉隊伍所留空地，卽如城下馬路一樣。中部兵在中，一司居左，二司居右，前後首尾相接，是爲子營。子營內近後圍爲車騎二將，雜流家丁居之。大將軍神箭鼓座等車，列于馬兵中部之內，爲將垣。望竿居將臺之左，將臺居中，鳴金喇叭止，鳴鑼各馬兵下馬，車兵下車，又鳴鑼坐地休息。馬兵每旗總一名，隊總三名，共管虎蹲砲一

類輯

卷十一

十五

位騎將撥每門旗牌一員，家丁一隊守門，或餘兵亦可。車將亦撥每門旗牌一員護車，該管百總守門，一面各人收拾軍火器械，俟四門探馬一齊報賊已近三百步，望旗四面繞轉向上，聽舉變令砲一聲，聽吹吽囉，馬兵下馬者，整火器，備更番車兵照責任，再吹吽囉，中部馬兵上馬，車正上車，營將抵車城之下，賊至百步內，望旗平磨四繞不止，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飛聲喇叭一次，車兵鳥銃放一次，再吹又放一次，又

吹馬兵各第一伍銃手放一次，再吹又放一次，放完放起火一枝，火箭齊放，無次又吹，將佛狼機齊放一次，又吹，仍輪鳥銃放過，仍又輪機箭如此，過而復始，更番不歇。鳥銃快鎗手連裝專聽喇叭便放，以助大鏡之遲。如賊已逼車，用虎蹲砲齊放，凡大將軍火箭車初報警時，卽運在四門等候，此待賊聚衆過營，別項火器打禦不退，臨時聽主將相機，有令方放，不在常令之內。望旗向下垂繞，金鳴鏡止，點鼓，外國下馬

類輯

卷十一

十六

戰兵由各車小門出，中軍亦點鼓，車內奇兵隨其後，爲二層策應。子營馬營急點鼓，卽隨步後接踵而出，照依車騎各常操號令，用鴛鴦陣對敵，任是如何，斃步兵不可去車三十步之外，車內噴筒火箭此時俱出，車驚燒其馬，俟賊敗退，馬兵由步兵隊空內出，前追賊，如操馬兵戰法。此後樵汲發放解甲收營，回兵俱照車馬常操號令，俟操畢，一照操車營例行，俱如操車兵例同。馬兵各照配過車數，隨車分行，下方

營時地方小馬兵不用子營。

操轎營

平日照依戰車營束伍已定即將各軍逐車學

習稍成將車平時量載土石亦約千斤以上臨時則

用完全轎重之屬先于教場分與地方兩行平列車

正上車騾兵執騾狼機手管狼機騎兵附車之內聽

本營亦照戰車馬步搭配車正旗總認訖舉變令砲

一聲掌喇叭一遍點鼓只有兩路分行相去不過十

五丈但容得馬兵一路而已行至路盡再聽舉變令

類輯

卷十一

十七

砲一聲鼓止聽吹轉身喇叭點鼓向上行至御方營

如遇警不及或地勢不便就將兩路車合了門不拘

幾輛寬窄若干丈步就隨方隨圓隨地為營將車聯

齊急收騾在車內各車前俱向外舉變令砲一聲打

鑼馬兵下馬步兵整隊營定有賊之方約賊至百步

六十步二十步整隊出戰俱照車營例行前後通知

戰車大營法例

該營車大負重每行必在戰車馬步營之後而虜勢

重大散漫百數里必有攻圍之虞尤當嚴備戰禦惟

以自保為主不責力戰不責首級賊自不苦苦索敵

只是轎重無失便為奇功

馬轎合營一照車騎合操例

操船營

先一日把總官先捲該操大旗一面于中軍船

上示知次早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處開港潮平

依法操于舟如其開港狹曲風潮不可操大舟者以

小船摘甲長每甲摘兵一半用小船三板操其形狀

類輯

卷十一

十八

之畧

一自進場及與步騎同下營中軍掌長聲喇叭三盪吹

咿囉各兵起身再吹咿囉中軍旗幟擺出當中立定

點鼓各船捕兵依前盡港內列船式樣由中照前圖

擺出仍為每甲一行每船各甲平行俱在場之當中

一行立畢金鳴鼓止一百面于場之盡首立左右二

的左右相去一百步其的高六尺濶三尺每的下立

高桅一根三丈粗不拘又立近的二座于左右的之

中相去二十四步的高三尺濶一尺看軍點何色旗其該營兵即聽吹天鵝聲喇叭鼓各兵吶喊一船一船挨次近的一船之兵約去五十步即照前圖內閱視擺船圖相間擺開爲一長圈趨的之中先易鏡狠機射手照遠的打放火箭同高照遠挽放之其佛狠機預先立三架在彼臨時止用各船機兵到即打放不必擡行將鳥鏡一遍狠機各一箇火箭一枝弓箭三發其鳥鏡兵即向近的打石佛狠機手每人

續

卷十一

十九

包火藥五兩向近的擲火燃之各色火器各放一件其標鏡手打標弩手放弩俱中近的爲則各照方面攻打石矢各三發鼓少間一船兵即于大旗前面抄傍而回又插鼓吶喊又一船到的照前行之又過傍抄回如此俱完則前一船兵復又如環輪轉再近的金響鼓止鑼響即各于朋下坐息乃將前的四桅俱取立居中一字立之中軍掌桴囉各起身播鼓吹天鵝聲吶喊各兵四面向中攻打一番鳥鏡不用鏡子

火箭高放火藥標石不必施以其四圍進攻使賊不敢出露身體于船之上我可徑造而擒之此遠勢非逼近勢也如臨敵則自有一船逼近用標石火藥擲傾近放不可預習如此一陣金鳴鼓止捧鉞響各收成每甲一行每船爲一方立定再捧鉞響收照原出在港圖次立定放砲三箇鳴金大吹打挨次照初出擺營序列回還原創信地立定鳴鑼坐地休息各官赴臺下稟操畢

續

卷十一

二十

凡海舟比江中不同戰時惟用風力帆櫓但舟利帆速者隨便徑上以圖船之力耳海中只海潮沙井內地江河搖櫓整次之比舟中或不能操故陸以習之若口水陸自分彼逼賊登山將不拾舟矣戰乎哉一凡散操各哨自中軍以上一體擺列隨從人役旗鼓頭踏威儀各隨本營騎乘至中路散出不許候送主將

一凡場操參游以上各置紅油小圓木牌十面自收遇

棚後馬與立表之後，若大小將領差人出入，須稟各哨將給牌驗放，如無牌即係私出，與後期者都拿送處治，在行營對壘時，出入須憑令箭旗號。

一當操及出戰之日，火兵帶鍋火食糧于營中，備造中飯，各兵仍常帶止渴物，或腰帶茶酒一小竹筒備用，至于調發臨陣亦如之，不許任便飲水致生疾病。

一千總官行令各兵照式置造堅細小木牌一面，上書本營哨隊一應花名，常川懸帶，器械亦用深文刊刻。

以便查點。

凡屬火兵，編過火兵，有能奮學武藝者，陞為戰兵，戰兵內懶惰不習武藝，號令生疎者，降改火兵，每季終次月朔二日一考，平時聽各人兵自首，即與驗陞，凡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鎗殺來，叢鎗殺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平日十分武藝，臨時

只用得五分，未有陣上用盡，平日十分本事者也。諺云：到廝打時，忘了拿法。俞公棍所以單人打不得，對不知音人打不得者，正是無虛花法也。長鎗單人用之，如圈串是學手法，進退是學步法，身法除此復用，所謂單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學也。須兩鎗對較，一照批迎切磋，擁擠着拿，大小門圈，穿按一字，對截一鎗，字字對得過，乃為成藝。

一上下聯屬雖嚴，而眾心須曉然明白，故常時責令千百總，反覆布告，每當閱操，該提調官與兵同意，有不通曉三名罪及隊長，一隊罪及百總，三隊罪及千總，一營皆不通曉，則各提調官之責。

凡至武場練兵數萬，不用按籍一覽而知其數，一卒不遺者，有伍法也。蓋伍法即隊法，隊法即陣法，韓信多，多益辨以此。

一每月遇一六日，千總及巡捕官督同百總小操，三八日司府州縣官大操，餘日演習武藝。

凡軍士平日習學號令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船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奈今通是虛套號令金鼓走陣下營別是一樣家數卽所習器械舞打使跳之術都是圖面前好看花法之類及至臨陣全用不對却要真正搏擊近肉分鎗如何得勝又如平日只用短小竹箭臨時射大箭高下如何得中大砲平日不演習臨時遠近如何着對又如火箭平日不放過臨時都放高了或落在眼前

安德實用便是晝夜教習還是不甘一般今凡教場內行一令舉一號立一旗排一陣操一技學一藝都鉞臨陣時用的實事臨陣行不得的便不令操器械不足臨陣實用的不做與你領不是臨陣實用的舞打之法不使你學到彼時實行出實用出爾官軍方信之

戰圖在膽亦在練今身合之衆募而逃逃而復募更有利速定爲得策者此非人盡不可用亦用之

未得要領耳今場操如見戲無論擊鼓者其心而自顧披執布何足恃而鼓兆乎倘如孟諸所謂場操即是戰技誰謂策虜真無前耶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二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哨守

哨所

烽堠為邊防第一要務，臺堠不修，器械不整，有遠在外海，而軍士藉以偷安，有置于內地，而過警瞭望不及，今每墩每日輪軍三名，遇有賊船出沒，晝則車大白旗一面，夜則放炮起火，在墩軍餘接警傳報，守瞭器具平日務各備完，停當，隨壞隨用者，隨補隨完，遇有警跡，務要依後條款，舉放傳報，收有一件不完，一軍不到，查開得出，定照軍法連坐，決不輕貸。

墩墩該備什物

一每墩立五人臥房一間，不拘草瓦，灶一口，水缸二個，鍋一口，碗五個，碟十個，米一石，煮十勛，種火一盆，種火牛馬糞十擔，器械，每碗口鏡二個，小手鏡三個，火箭九枝，大

白布旗一面，方十二幅，草架三座。

每架務高一丈二尺，方四面俱一丈，下二尺高，用木橫間，使草柴不着地，不為雨濕所泄，上用稻草，苦蓋，如屋形，南方狼糞既少，烟火失制，拱把之草，火燃不久，十里之外，豈能目視，且遇陰霾，何以相瞭，故必積草既多，火勢大，而且久，庶隣墩望及，屋內不拘柴草，務相均停，一層柴，一層草，填實盈滿，松海島嶼外洋。

卷十二

二

一健跳者，北至金齒門，南至漁西，其信地，則青珠山，茶盤山，青門，黃茅嶺。

一桃渚者，北至牛頭門，南至聖塘門，其信地，則獺鰲山，白達山，米篩門。

一海門者，北至擔門，南至三山，其信地，則擔門山，三山頭。

一松門者，北至深門，南至鹿頭，其信地，則獺頭山，胡孫尖，道士冠山，大高城山，鹿頭山。

一隘頭者北至雞臍南至派片洋其信地則沙角山

靈門山

一楚門者北至邛山南至茅嶺山其信地則久片山

老宮前山

凡往來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煙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煙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哨船聯近烽燧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向往踪跡親報領哨官

卷十二

三

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候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舉風至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警動起風作浪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晚便收舉宕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也。

哨斷

易稱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九邊地險莫薊鎮若薊之先務當急於守無容諉矣但徒有守之之見而終昧守之之方議守徒勤失事且數數耳是故善守邊者惟以謹烽火遠斥堠二事而已二事之舉否在九邊中惟薊鎮廢而不講甚至餽羊之俱亡也可勝嘆哉今惟守有陸策恐其為所虞也則遠入虜營謂之明哨恐其為賊哨截路也則遠伏虜

卷十二

四

地謂之暗哨其傳烽火外也謂之架炮賊將到也則賴之其沿邊墩臺即便應接烽火以便調度援兵是烽火之當練也邊牆有新建空心臺分別銜緩計聚授軍乘塞禦敵是臺守之當備也平時防守近邊關寨而每防撤兵之後尤當防屬夷之掩襲是關寨之當嚴也夫所謂明哨者量賞食物直入虜營多方誘伊大小虜衆覓其入犯之情于旬月之外我得預為調集兵馬或謂不可入虜營以防交通或謂不可賞

食物以傷國體此皆據跡而論未經事之言耳失哨
出口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徑行必爲他夷所殺必
須馬行伴領而去彼無利肯爲此哉況失哨必須馬
行緩急之變晝夜兼程豈步涉可至且中國馬不能
騎出口外恐爲黃虜所識且遵邊禁也騎坐夷馬仍
以屬夷伴來謂之送哨彼無利肯爲此哉失哨入彼
必待有消息而後返報有住至三五月者一兩月者
二三人豈能費數月之糧必是取食於夷彼無利肯
爲此哉彼處打探夷情恐夷酋欺詐又須詢之各部
落子女及中國擄人彼無利肯爲此哉若不附麗屬
夷暗哨可往何處敢近何夷之巢二人俱語對面莫
聞潛在山谷何由知虜情也此明哨必濃厚餌當循
定例以裨實用夫明哨足矣何又復舉暗哨彼虜皆
知我明哨在巢恐于事急之時或羈絆之或殺害之
絕我臨時之報及每入犯前數日先遣哨虜將我哨
路攔絕屢至臨期無報必用暗伏失夜架炮口外瞭

見虜馬南下星夜騰山鱗次傳炮相聞是暗哨之所
當急也如火舉須待明哨報有聚兵消息遣之未晚
舊有炮撥二項今全鎮邊牆無論深山窮谷立有傳
烽墩瞭望聯絡又有空心敵臺蓄以軍火器具分佈
南兵守望無間今只擬用口外擺撥不用架砲名色
且杜役占之弊也

第一路山海關關外屬遼東不入虜營

第二路石門寨一片石大毛山二提調不係撫賞並無

細詳

卷十二

六

入營明哨義院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四處哨探
難巢住大寧城去邊四百五十里
刺兀素去邊三百七十里兀魯思罕巢住兒女親
夫邊四百里
獐兒巢住大驢場去邊二百里

第三路臺頭營界嶺口青山口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

四處哨探耳只克巢住花河兒去邊五百二十里

董狐狸巢住哈刺兀素去邊三百七十里兀魯思
罕巢住兒女親去邊四百里
獐兒巢住大驢場去

邊二百里

第四路燕河營桃林口提調下失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兀裡時羅巢住會州去邊四百餘里 哈哈赤老漢
耳只克巢住施河兔去邊六百餘里

冷口提調下失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住伏兒巢住河
軍兔去邊四百里 東炒蠻巢住老河去邊六百里

第五路太平寨擦崖子提調下失哨入屬夷六處哨探

長昂巢住正北大寧去邊四百餘里 董忽力巢住

東北哈喇兀素去邊四百餘里 伯彥主喇巢住討

軍兔去邊三百三十里 哈孩巢住東北省祭去邊

二百五十里 伯彥字羅巢住西北虎又并兀忽馬

兒去邊三百餘里 東炒蠻巢住東北老河等處去

邊五百餘里

榆木嶺提調下不通撫賞不入夷營無明哨

第陸路喜峰口董家口提調下失哨入屬夷四處哨探

長昂巢住正北大寧去邊四百餘里 哈孩巢住正

東省祭去邊三百二十里 伯彥主喇幹抹禿等巢

俱住正北青城會州一帶去邊三百餘里 伯彥字

羅巢住正北虎又并兀忽馬兒去邊三百里

喜峰口守備下本關乃三衛屬夷入

貢通衛但凡差哨不論時期遇有東西夷人到關賞畢

即選差伶俐尖夜跟同前去東西夷營一十三處哨

探東虜屬夷虎禿罕呼囉反討何等父子三巢俱住

東瓜梭一帶去邊五百五十里 脫孫字來巢住兀

魯班去邊三百七十里 伯彥呼囉巢住東北虎營

班那林去邊六百餘里 哈哈赤妻族只克男炒蠻

帖古主蘭台小把都兒等母子巢俱住東北老河土

魯指卜喇兔一帶去邊五百七十里 幹堆奔灰伯

忽等三夷巢俱住正北廠房老河一帶去邊六百餘

里 散因頭兒影克馬谷哈板卜來哈喇等四夷巢

俱住正北火郎兀兒哈入哈喇兀素哈喇哈一帶去

邊一千里

西虜屬夷、長昂巢、住東北、大寧、去邊四百三十里、

董忽力與、住正東、哈喇兀素、去邊三百六十里、兀

魯思罕巢、住兒女親、韓兔巢、住大訥、俱去邊三百

八十里、驚毛兔、伯彥主喇等、住東北、青城、會州一

帶、去邊三百六十里、兀可兒、兀捏、哈囉、伯彥、哈來

父子三夷巢、俱住東北、虎忽罵兒一帶、去邊三百餘

里、伯牙兒、可可、黑、哈囉等、兄弟三夷巢、俱住西北

大興州、去邊五百餘里、哈孩阿只、孝來巢、俱住正

東省祭、去邊三百餘里、伯彥打、阿牙台等巢、俱

住正西、忽百哈、無、去邊六百餘里、

第七路、松棚谷、龍井兒、守備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喇、驚毛兔等巢、遇夏、住東北、青城、去邊五百

餘里、春、冬、時、常、住、會州、討、軍、兔、去邊二百餘里、

洪山口、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喇、驚

毛兔等巢、遇夏、住青城、去邊五百餘里、至春、冬、時、常

住會州、討、軍、兔、去邊三百餘里、

羅文峪、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一處哨探、可可巢、住谷

都戶、去邊四百餘里、

第八路、馬蘭谷、大安口、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喇巢、住會州、去邊四百餘里、吾魯思罕巢

住以遠、去邊五百餘里、

寬佃谷、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喇巢

住會州、去邊四百餘里、抄大巢、住不墩、去邊六百

餘里、

黃崖口、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喇巢

住會州、去邊五百餘里、討日、與巢、住不墩、去邊五

百餘里、

將軍營、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喇巢

住會州、去邊五百餘里、吾納及巢、住以遠、去邊五

百餘里、

第九路、塔子嶺、鎮虜營、二提調下、先年原有屬夷討賞、

設有火哨、入虜營、明哨、後虜由磨刀谷入犯、革去撫

賞至今並無入營明哨

第十路曹家寨提調下失哨入虜夷一處明探他不能
巢住刻力哈等處去邊六百五十餘里

吉家庄提調係折分無明哨

第十一路古北口潮河川二提調下失哨入虜夷二處
哨探大北只巢住無時去邊三百五十里提台必
巢住白塔川去邊二百餘里

第十二路石塘嶺白馬關二提調下失哨入虜夷一處

哨探

十一

伯彥打嶺添差通事同入北虜辛愛安攤營帳
哨探營盤處所去邊七百餘里

以上哨探在石古曹則專重于西虜在石臺燕太
則專重于東虜凡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治凡西
虜報得東虜真情東虜報得西虜真情俱重賞其
在喜峰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究松棚馬蘭哨報
同

守埃軍傳烽警報法

夫守邊之務瞻望爲先禦虜之機烽埃爲要前銀同無

傳烽法故虜竊犯而應援者必需徵調輒致後期於
是創立烽燧設專軍伍名建房三間爲軍棲止外砌
火池四座豎旗竿六桿照協路傳烽制爲號令載之
條約播之詩歌使各軍熟習設專官督之有警依協
放砲舉旗因旗以識路用砲以分協夜則加火於旗
上或兩烽交至亦設有不易之規千里之遙瞬息可
達不必徵調平時練定各營路馬步援兵卽知某協

十一

卷十二

十一

某路有事整兵肅隊奔赴刻期不移晷而數萬甲兵
皆聚于墻下其戍卒之老弱者改撥別差選其年之
精壯技藝便捷者俾守各臺演習旗火講明號令務
令毫髮不差斯於防禦有賴

附傳烽歌

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衝一砲三旗臺頭警
一砲四旗燕河攻二砲一旗大平路二砲二旗是喜
峰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

子嶺三砲二旗曹家峰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
石塘衝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餘里外卽傳烽賊近牆
加黑號帶夜曉添箇大燈籠若是夜間旗不見火池
照數代旗紅賊若潰牆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
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各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
不用旗火混勿勿山海大牆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
從臺頭松古三砲定四砲燕馬石塘峰零賊東西一
時犯兩頭砲到一墩重該墩停砲分頭說東接西來

續編

卷十二

三

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抑响接如風砲數抑
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辨分明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埃謹烽火綠軍馬戰守應援素未
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爲無用凡無空心臺處卽以原
墩克之有空心臺相近百步者俱以空心臺克墩大
約相去一二里抑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近
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
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

一員凡遇賊馬所向該墩舉烽左右分傳卽延袤曲
折二千餘里不過三箇時辰可通各路兵馬見烽卽
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頭
趨赴戰守今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
禦備既速馳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隔爲二半間向邊外半間墩軍住向內

半間百總住

續編

卷十二

上

炕各一座米一石鍋竈各一口水缸一箇

碗五箇碟五箇種火牛馬糞五擔鹽菜

之類不拘

以上墩軍備之空心臺係克墩者亦備一分

大鏡五個蓋口直口碗口銀子皆可

三眼鏡一把白旗三面燈籠三盞白紙糊務

粗徑一尺五寸長三尺

以上俱官給

大木柳二架、每架長五尺、內空六寸、深一尺、要性

響、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改造、每柳必設機

庶野合而可遠、該路樣木造與。

發火草六十個、用房一間、覆之、毋令雨濕、

火繩五條、火鑷火石一副、旗杆三根、每根長

一丈八尺、要直、每根相去五丈、

扯旗繩五副、務要新粗、每半年一換、

火池三座、每座方五尺、張口、庶草多火亮、

以上俱軍採辦

守論

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
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
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于城之
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在乎人、曰何謂善守、曰戰是
也、戰守非二道、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
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為其志也、吾

于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明、

士習雄猛、根餉克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

吾常用計以撓其逸、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

陷其穽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待饑、以

逸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待其有限之衆、彼將聞之、

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巷戰之法、若何曰不難、或升

屋擲瓦、或潛伏兩傍、門屋中橫而衝之、皆是也、然須

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得

禦矣、街濶者、戰卒不可自塞、其路每八執鎗、單擺、或

于街左、或于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槍頭皆向

外畔、常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自不敢前進矣、

若水鄉、村鎮如之何、曰陸地以木城為野營、水鄉以

水兵船為野營、其以戰為守一也、敵強我弱、不勝奈

何、口所謂守者、非徒填門守堞之謂、所謂戰者、非徒

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堞、敵易視我、我軍之氣先

兵法乃知拙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為幸毋怪攻即破焉耳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已即彼安危不保亦知拙之將以三軍之命為僥倖故易于取敗者也吾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為變以有意而制不意以有備而攻無備無形者勝有形者敗其戰也不脫乎金木水火土之五器而五器之中各藏三戰之妙曰何謂三戰曰天戰也地戰也人戰也戈矛擊刺不過人戰中之一端焉耳是故不通天文不知地利不諳人情物理不可以為將不用通天文知地利諳人情物理之人不可以為將將也者戰必克守必固者也

海上

守城之法惟蓄養精力有餘而賊來貴在遠知預備係本衛所旗軍丁舍人等出海墩伏人役不派梁口外其餘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盡數照依後或四名一梁或三名一梁或二名一梁每五

梁另編一人為梁長專一執旗查督大約以一城人丁眾寡通融不必拘泥原分窩鋪無得徇情遺逸及違玩軍令自甘重典未便

一除舍人并編中軍者俱聽策應官帶領隨賊緊處分投往來捍禦對敵不派梁口

次派神兵先將本城內衝要處所共幾處每處量其險要該用佛狼機幾座大鏡幾個于各城所分抽其多者撥充其餘照各地方城身均派

次派鳥銃通計本城共有若干梁口見今通有若干邊島二鏡各照原城所分派稀密得安如有所伍太多者取加衝要之處

一每梁口五個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蔽風雨遇至樓鋪者即聽以樓鋪充之不必另立每廠竹竿一根長一丈三尺上用布旗一面疊方二幅顏色照城方向

一梁口二箇其派過該守本梁之人不拘幾丁共出燈

籠一盞其應車燈繩桿燈底墜石兩罩俱照圖式

一每廠祭長出燈籠一盞車于草廠橫竿上并樓舖旗竿上以照城裏面比廠完同驗

一每梁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圓三尺一堆大圓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塊欠一寸者罰根一月無根罰挑濠一丈有鉄架燒松節者從便每一架准燈一盞

一每梁竹木梆一箇每舖百戶備大小鼓二面鑼一面

但城內有鼓者皆許借用此待賊至方行賊去即聽交還打喚以守舖軍根扣陪新鼓無賊時不許指此誑騙如無借處即便預將守城紀錄老小軍丁內扣根速辦

一每舖遇警種火一盆俱守舖人丁備

一每廠大小缸一個貯清水

一各色火器俱要預備齊整責令派到舖邊梁口之人管列在舖聽候不時之用

一各神兵照派過梁口所在每一架處搭高廠一個將

佛狼機等鏡在其下遇警火草時時點候鉛子銃心藥盞停當藥線裝收乾燥其一應木馬鉛子石子鏡送等項件件完足聽不時查點如遇敵用過敵退准從容五日之外補足敵尚在限一時內補足過期軍法重處

一守城烏銃手每人藥一斤裝管五十三個鉛子五十三個火繩每根三丈

一中軍惟看城外伏路及墩墩原定晝夜烟火旗砲起火號令但見前項有警號令掌印官即便將中軍高處晝則放火炮三個車起大白旗在城大小官軍旗舍舉監生員致仕人等盡照派過梁口即時各執罷械廠旗上架乘城照依號令

一每夜放砲三個車起雙燈籠二盞在城前項人等一照白晝事例上城遇夜中軍發擣樓舖一齊發擣中軍打更凡夜舖處處打更一處斷絕更鼓依臨陣軍

法連坐本管官旗。

一如遇有警，梁長將旗插于草廠邊，照梁不拘一梁幾人，但向外立定，如賊來遠，則佛狼機，近則鳥銳，再迎打石子等項，難以預料。如賊退，或探賊未來，豈如探賊歸巢，其巢在十里之外，看中高處放砲落旗，每梁留一人城上看瞭，餘俱下城休息，聽中軍前令上城。一凡遇夜五梁，不拘通有幾丁，看中軍高處放砲舉雙燈，通上城照梁向外立，聽中軍放砲落燈，每一廠內先輪一梁者，或二名，或三名，支一更，餘俱入廠安睡。一更盡，吹長聲，喇叭轉更，又一梁者，輪出敲梆守更。守過者進廠同睡，不許脫衣，如此五更五輪，輪完天明。若遇夜間，忽聽中軍高處砲響，車起雙燈，是有賊來攻城，各廠內不該支更人丁，盡數起出，向梁口備戰。一處有賊，播鼓敲鑼，滿城舖俱播鼓敲鑼，一舖鑼鼓止，挨舖通止，如賊已退，候中軍高處放砲落燈，各兵又俱進廠睡，輸該之梁照舊執更。

一發人伏路，凡風汛時，月每城陸路守將，伏路人役，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撥三人，每人帶二更，俱于每日午時，赴陸路官處，領起火六枝，手銃四口，各照派過信地方，向出城離三二里遠守伏，每至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遇有賊在近，每路每方加撥五名，每人止執一更。

一每陸路軍，每一名自辦三顆手銃一把，好起火六枝，火繩隨時辦用，每人燈籠一盞，小黃旗一面，雨具一副。

一凡白晝遇有賊至，即放手銃三個，起火三枝，播展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內人丁，又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夜伏亦然。

前門

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數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

步不等者爲一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收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窓，上層建樓櫓，環以梁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常川守臺，卽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他宿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總，節節而制之。

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卽大舉虜賊，攻亦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最要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狼機八架，子銃七十二門，鐵門二十四根，

鐵錘八把，鐵剪八件，鐵錐八件，藥匙八件，

鐵送八根，同木座八個，木槌八根，合口

鉛子二千一百六十個，神快鎗八桿，合口鉛

子四百八十個，木馬子四百八十個，錘八把，

鐵八把，剪八把，藥匙八件，藥碗八個，

火藥四百斤，火繩二十根，火箭五百枝，鼓

一面，旗一面，木梆一具，大水甕四口，石

砲伍十位，河光大石四百塊，河光小石四千

塊，煤炒二石，食米十石，鍋二口，

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以辰飯畢遣出，

執旗到彼，該回之人，卽還赴中軍銷報。

凡遇賊各隊嚴備聽令，候探知賊人多寡，以憑發兵，不

許違令爭先恐陷不測。

以本路實在軍數，先定墩臺烽火擬定墩軍授以傳守

之法，再擬尖夜部伍鍊法，分明哨暗哨架砲沿革，次

定有馬援兵，不派臺寨而照信地，專一應援，過急聽

調，次擬尖夜與幫尖夜團練步下聽調援兵，次擬派

牆寨之法，前軍皆布守臺牆，賊入乃調，次擬路將自

鍊下車，專守臺牆而不聽調，次餘數百以備老弱事

故，而仍派臺寨，凡遇差調取之數，開除無道。

空心敵臺各騎牆相映軍士據臺爲守正而可禦山梁擁衆之虜兩面可打拆牆之賊便是虜馬得向臺空折牆而入兩臺上脣認首首數銳齊發人可用命所謂戰要鍊守亦要鍊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者况今臺座俱當馬衝梁上之軍皆臺上官目親臨屈指可計某軍有功某軍先走便可執簿而書之山下各路又設有遊兵專拿逃回先走之徒登時殺取首級懸示苟能守固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爲第一着

領略

卷十二

五

城守時砲手另聚爲伍四人給砲四管或專用一人擎一人點放二人專管裝藥抽換其點火一人兼傳遞庶無他失可以成功

援兵赴信地應援之時其各標下車營只可將鳥銃手調赴邊牆上將車于近便總路城池沿城爲衛重器在車城車相待先保無虞萬一潰入車兵趨回附車馬兵馳回附營各路援兵見烽火傳至不待調遣馳赴主將合營舉衆迎敵

援兵題奉 欽依定有限期限外不到失事罪及本官

限內不到已開禁累之誣所定援兵俱係三分選二又以一分臨時聽將官自備沿途疲乏補數到了賊所必尋主將箇箇軍定要于正行之間設法見數

孟諸戰功在南居多而薊門以匹馬不入爲功人知守爲主而不知以戰爲守孟諸險用臺礮戰川車營正所以壯練士之膽使我無不堅者也食曰善守則非孟諸意矣予輯略獨計于此亦以薊門今日愈嚴難而行之遊戍中是象外存乎人矣不然矣必引輕騎必索諸駭必按圖卽刻畫孟諸不若千里哉

輯略

卷十二

五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三

長兵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鳥銃中國原無傳自倭夷始得之此與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夫透重鎧之利在腹長造時腹無孔用鑽鑽虛故光直無碍出口直其射能命中在於火藥之發不能奪手其不奪手者緣以一手拏在腹前蓋有木為托即或腹炸不能傷手也後手不用葉把點火則不搖動後手執定一目照直以指勾軌則火自然入藥而銃發矣飛鳥皆可射落因是得名

放法先將藥預裝各小竹筒內約銃口可容幾錢鉛子一枚即每桶裝藥幾錢藥多則鉛化藥少則子無力先裝藥入銃用棚杖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棚杖送下至藥際將火門取開用另裝細火藥傾入鳥銃火門內向上振搖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上

類輯

卷十三

類輯

卷十三

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銃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即拏銃架後尾人面妥架尾之上用一隻眼看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打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撥鬼向後鬼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而銃響矣銃盡發則難以更番分發則數少不足以却蜂涌之勢故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裝不及往往候事今後遇賊至百步內聽吹竹筒響每一哨前擺一隊聽本營放銃一個每吹天鴛聲一次放一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點放不必分層

舊製銃身不過捲成鐵筒腹內未曾用銅鑽鑽光以致鉛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時有炸損人手不敢托架于前却以雙手抱持柄後又用一手點火試以藥力火未出而手先動銃已歪邪鉛子何由得準又軍士不知放法官給鉛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

藥先鉛子而泄則沿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爲其鏡身長腹內光圓均直鉛子與鏡口腹相合火氣不泄之故也藥幾錢則鉛子幾錢重子重藥少則墜地子輕藥多則化水子去多中而准者爲其火發而鏡不動也火發而鏡不動者一手把定在火藥前自不動而發必中鏡腹長則子去必直後手不點火而以指發機則手嘗執鏡而臨發穩正此鳥鏡所以爲利器也

卷十三

三

凡鏡點過先看鏡口大小平日各該管將領會否將鏡通行選校以鏡口相同者各爲一旗會否置合口鉛子模範一個會否鑄出鉛子磨光逐箇稱驗是否正合各鏡之口流入稍溢用棚杖送下乃爲合格庶打出有力而正棚杖以堅直爲式火門以小爲式火繩以乾爲式火藥以燥細性急爲式火線點放一二根看其緩急長短務合前式藥管以鏡之大小裝藥不多不少爲式大鏡不用藥管用

小升一個上刻幾升爲一鏡字

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諸器之中鳥鏡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火箭火砲鳥鏡皆爲利器餘則只可施于舟師守城頗同而非陸戰所宜也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短用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

凡鏡把必以百步爲準每把六人爲一班鳴鑼一聲一人舉放大鏡以長聲喇叭一聲舉放二位大鏡

頭書

卷十三

四

每人以三發爲止鳥鏡快鎗每人以六發爲止報名下籌俱照射箭例

凡鳥鏡手須眼看兩照星鏡去不動手不轉頭又中多者爲上打放如式而中少者次之轉頭搖手雖中亦在下等放完一班第一鏡又裝畢再放爲快每鳥鏡一門棚杖一根頭大有簷每遇鏡放過恐其中藥洋化濕夜歸以湯蘸布如錢鏡在杖頂有簷處帶入腹內洗淨藥子須用杖錫盤一箇藥管

三十箇銳套一箇細火藥六斤鉛子三百個火繩五根

快鎗北方禦虜惟有快鎗即夾把鎗也但多一鉄把以備急時亮銳棍之用耳然成造本拙工尤粗惡身短體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無定製不堪擊賊而鉛子又不知合口之度什物不具裝放無法徒爲虛器且柄短贅重將欲兼器則不能兩負將止持此器則近身無可恃者今製必以腹長二尺爲

卷十三

五

準腹用鑽洞光圓如口每口可容鉛子三四錢藥有竹木筒量就封貯候用俾臨時不至增減藥線先將寸半長剪斷每數十爲一束以硫黃醃兩頭不惟平時不致藥撒臨時點燃亦易也入藥線之後用竹木筒內藥每次一箇用棚杖築實下鉛子一枚不可用二三枚一錢藥一錢子則去直中途不落地可以計步命中下子後人須屈前膝架銳以後手點之乃不高下搖動但用後手燃線須乘

銳柄而燃之線燃用手回執銳柄則已遲矣况銳低在腋下而目視在上終不若鳥銳之準什物俱同鳥銳惟不用錫鑿而用藥線筒耳

邊銳當令一手拳在銳前銳身夾在腋窩內不轉頭不搖前手又能上轉頭搖手雖中不取一班放畢照鳥銳之架起爲快

神鎗國初製有木箭體輕而火力急故箭發多奮跌有鐵向內而尾擊物者且遲鈍費工臨陣不過一

類

卷十三

七

二發而已

地雷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于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管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

知其所自

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數尺卽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卽犯鋼輪火沿邊臺墻之下擇其平廣處可集處掘地埋石砲于內中置一木匣各砲之信總貫于匣中而匣底敷以火藥中藏鋼輪兼置火石于傍而伏機于地上房馬端其機則鋼輪動轉火從匣中出諸砲並飛房莫

不過擊一人此砲一落卽有百人莫知中誰人人奔遁此所以爲利也

火箭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下大端造法有二或造成用鑽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眼線但鑽者不如打成者妙鑽易而打成費手故匠人多不肯用製法捲稍紙作筒以藥築之務要實如鐵以鑽鑽孔務要直孔斜則放去亦斜頭用繩牽鑽頭常用水沃鑽不過五個輒換鑽多則鑽頭熱熱則藥

燃每每傷人每頭長以五寸計所鑽藥線孔必三分之二太淺則出不急或墜太深則火突箭頭之前遂不復行鑽孔須大可容三線則出急而平否則線少火微出則不利

捍用箭竹以二枝相接卽堪火藥頭粗不及寸鑽鋒長可四寸三稜頭柄粗二分每個以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頭二寸稱平翎要勁粗長而高稍筒用礮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雷二

年此物最不耐久收也

試放先看火箭如法安置火箭于鉅上執竿正直準放雖放出高下勢不由我只不回頭不搖手知以前手主定以後手高下之即合式也

飛鎗飛刀飛劍三種飛器不過一法即一大火箭也惟其兩製不同所以得名各異適用徑六七分荆木為柄長可五寸後杪三稜大翎如箭矢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長可七寸粗可二寸造法鐵

類編

卷十三

九

長五寸橫闊八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光瑩芒利可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燃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中者人馬皆倒但命中不能擊大隊齊衝之虜若神鎗鉛子所擊中只一人此器其聲如雷則馬驚跳躍不敢前又高飛深入則後行皆不可避使虜未測所向也凡有枝柯之物皆可架放外有火磚一窩蜂千里砲神鎗等名色皆不切守戰故不備

噴筒慢藥明火一具三子縛以藥線合口而入入須圓緊無破每子下用急藥子上用慢藥子發如星墜火出成烟霧近敵方用

藥線各處製者俱用一二尺長浮于外每點擲之際一擲閃風其藥線便滅或擲至別船賊反拾擲我船余今火器一件其藥線孔處用細竹管一箇直挿于腹內至底藥線注竹腹之內待點火燃線已入竹管不見方纔擲去則線在竹內燃至竹底方透

類編

卷十三

十

擲下時並無閃滅之事且擲于賊舟茫不知點燃何處就擲在水內尤能燃放而後已子母銳信如要速燃則不必纏綿但止入竹管腹內亦可

火藥硝一兩燭一錢四分柳炭一錢八分通共硝四十兩燭五兩六錢柳炭七兩二錢用水二鍾下在木臼木杵椿之不用石椿恐有火也如造墨法舂多為上若椿乾加水一碗又椿以細為度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塊將入手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

即可入鏡，但燃過有黑星白點，與手心中燒熱者，卽不佳，又當再加水椿之，如式而止。

火器極易悞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鏡，而頭已回顧走路，或忘入鉛子，或下鉛子而後入藥，或裝畢而滅其火繩，或濕其藥線，或自焚其藥，十鏡之中，僅有四五鏡發出，四五之中，僅有一中，亦難矣。他如千里勝、自發鏡、魚骨鏡等項，巧立名色，皆不用。

續解

卷十三

十一

佛郎機鑄造失法，甚至有母鏡口大，子鏡口小，欲將餘子如母鏡之口，則子鏡之力不能發，蓋此鏡子母爲二，子鏡口邊有隙，瀉火氣，火氣常弱也。如照子鏡發子，則子小，母鏡腹大，藥氣先出，子必滾落，卽發去亦不遠不中。又子母鏡口不合，藥發則火氣激回于後，不復俱送子向前，其妙在母鏡管長，則直而利遠，子鏡在腹中，要兩口對合，圓徑分毫，不差，則火氣不泄，子鏡後方，用半筭轉入者，每放

時多擊出子鏡數丈，傷人必用鐵門者佳。今又添出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對，其准在放鏡之人，用一目睜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放法，又每以土石實子鏡，或先用木馬而浮鉛子于面，苟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坐後，而人力必不能架，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甚難准，今法止用沿子，預將鉛子照子鏡合口，微大一分，製就用時入藥之後，卽以子下口，用凹心鐵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卽入母鏡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

續解

卷十三

十二

凡佛郎機每座提鏡九箇，三人中以一人定鏡管放，以二人提鏡運送，平時學習，只用三箇提鏡，點過一架，先看母鏡腹內是否光圓勻淨，子鏡口週圍牙肩是否齊整，子母二鏡合入，是否嚴謹，鉛子是否亦合子鏡口一半，火藥袋內藥，是否分兩，火線

是否長短合式、鉋剪是否鋒利、錘送堪否、架機倭高倭下、倭左倭右、是否活便、乃看裝藥、安位下子、是否如法、一架連放三次、提銃裝運速而如式者、爲上等、又中者、超格另論、

佛狼機、此器最利、且便速無比、其造法、銅鐵不拘、惟以堅厚爲主、每銃貴長七尺、更妙則子藥皆不必築矣、五尺爲中、三尺則僅可耳、再短則不堪也、每佛狼機一架、子銃九門、鐵門二根、鐵凹心送一根、

卷十三

三

鐵錘一把、鐵剪一把、鐵錐一件、鐵藥匙一把、備征火藥三十斤、合口鉛子一百箇、火繩五根、

虎蹲砲、卽碗口砲也、腹小口大、項短藥少、子重發出無力、不堪用、如用之、必須腹長三尺以上、而鉛子合口送至腹底、發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可備一位、以防要路大勢冲突之寇、

練習先看砲身、次看藥、須細認藥線、燃之、是否疾躍、鉋剪是否鋒利、藥升有無大小、袋藥稱足、分兩火

砲、是否乾緊、送子木錘、是否堅固、大石鉛子、是否合口一半、木馬子、是否鬆下平口、小鉛鐵子、有無足數、次看裝法、是否合式、藥至某處、木馬至某處、子土至某處、必一一合式、乃令舉放、必高下正合、遠近安置、不致跳躍、又能中把爲超等、

國初分在邊方、有所謂三將軍、纓子砲者、近時有所謂毒虎砲者、固亦利器、但體輕易躍、每放在二三十步外、我軍當放此砲時、必出營壁前至砲所、則

卷十三

十四

營牆大小砲火、皆不敢發、發之適足以中放砲之人耳、砲大不可多得、數砲不能退虜、而羣砲在後、不得齊放、適敗我事、將欲置前砲於壁間、則火易躍、必傷營內之人、故用之適以爲害、今乃特造熟鐵砲、長二尺、腹內相二寸餘、外用五箍、光磨如鏡、後面可愛用法、先用藥線縛之以布、次用藥六七兩、上用木馬、以合口者爲準、送至二箍平、上用土少許、入鉛鐵子一層、又用土少築、再下子、子小以

百數子大以五十數口用石子一枚下口一半慢
慢築實口平而止後尾稍用鑊去土三四寸不等
相地方高低前下二爪釘後用雙爪尖絆下在四
箍後將前後箍俱前抵砲身大箍之肩度不走走
此砲只去人五寸無慮矣庶放大小砲之人無避
也此砲可退敵則已倘此砲用盡則諸鎗砲可以
併發而此砲又可取裝如前

每砲一位鐵錘一把剪一把錐一把藥線盒一箇藥
升一箇木送二根木郎頭一箇火藥每出入兩其

卷十三

十五

備藥三十出火繩三根火線四十五根木馬子三
十箇合口石子三十箇鉛子如重一兩者用三十
箇重三錢以下者用一百箇分大小輕重定數合
口大鉛子十箇每箇重五錢皮篋二箇每二位駝
架一副隨二位藥子什物駝架一副

大小將軍不可行用只可守城每遇試放多炸破傷人
者因用藥太多土石築之將藥築實內無轉力遂

乃橫攻今須用藥僅約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三寸
下至腹口虛其內四五寸使藥有轉旋空處上用
一窩蜂大小子數百外用一合口大石子壓之若
無大石子壓而激出口大如盂小子如粟出口便
落不能遠中故腹虛則火發向虛處一攻而出則
不橫及矣

大將軍先看子母合口次看鐵門堅壯郎頭送子查
堪木馬試合平口藥線放一條要迅速長短合格

列解

卷十三

十六

藥袋斤數相同子藥什物不欠先看裝置如法照
火箭打把

每大將軍一位子銃三門每子銃一門備征子藥十
出共三十出每出火藥四斤共一百二十斤鐵子
三百六十五箇共一萬九百五十箇木馬三十箇
石子三十箇

無敵大將軍虜馬動以萬數擁來快鎗等器一銃一子
勢小難禦舊有大將軍發煩等器體重千餘斤身

長難移預裝則日久必結線眼生澁臨時裝則勢有不及一發之後再不敢入藥又必直起非數十人莫舉今製名仍舊貫而體若佛郎機亦用子銃三俾輕可移動且預為裝預臨時只大將軍毋體安照高下限以木枕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一子銃且一發五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可以洞眾開有不懼而退者其放法先將子銃刷淨用藥線一條撚入外以布裹之恐擊

卷十三

十七

下馬子推動也次下藥三升不等以紙一層蓋之亦防藥被打馬子擊泛耳藥不發一箱下口次用木馬厚三寸馬初試不用力自口上口平下至二繩平止子銃口小腹大者不可用其馬子上以少土塞之所以防木馬與銃發時震動次下鐵子一層又下土一層俾子銃皆在土中再用木送築之如此五次尚不能滿再下土一層鐵子不拘六七層以平口上第五層為止此層不用生土

就於子藥上加微濕泥粘高過銃口築實毋使子鑽出乃將母銃酌量遠近以木枕之高下所至為準下子銃入腹門定舉放又每位用載行大車一輛內用活軸十數道即三四人可以上下每無敵大將軍一位子銃三門備征火藥一百二十斤生鐵子一萬九百五十箇木榔頭一箇木馬子三十箇木枕二箇木送一根鐵門一根鐵錘一把

卷十三

十八

弓矢每名弓一張體輕腦正油漆防雨箭三十枝粗木悍有力箭鏃用透甲鏃點鋼試則射石不捲為佳鏃信要長射入則深紋二條防斷絕弓插一件輕小為佳箭插一件須用圓則不準插機一枚近倣者眼孔皆圓人指却扁孔圓者以指布外則杜血指黑裏則斃絃致掃食皆宜將孔做前後稍長橫入指中轉正則不復打落而眼中圓活不磨指節不遲發北方之習最重手射但射不在遠能拉硬弓射重

箭又去得平，又去得遠，又多中，中必深入，此超等。射手射得不遠而平，開硬弓，發重箭，能中者二等。射得遠而不平，箭輕弓軟，多中者三等。倭虜之箭，射皆不遠，蓋箭重故也。箭重，故中人不可當。聽主將立藍旗一面，是調射手旗號。各箭手官軍攢隊，把以八十步爲止，步弓以五尺爲準，每一千立把四面，每會五名，照把唱名以射。

調轉

卷十三

十九

凡把材把衣步弓，俱各馬兵千總做，每總大小把四箇，俱用布畫虜于上用木桿二根，縫邊以繩四角釘之，以便帶行，高七尺，如人騎馬狀也，闊二尺。

凡射箭立身大架，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主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者爲上等，其有彎腰騎馬等射，已精熟者，不必改習，射尚生者，務使改從大架射。

凡弓箭手，弓要副各力，箭要鐵鏃，務三十枝，仍各長大腰刀一把，解手一把。

射法。怒氣開弓，則力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定而慮周。

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定，矢搖而弱，亦因鏃不上指也。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鏃者，指末自知鏃到，不假於目也。以指末知鏃，然後爲滿，必箭箭皆知鏃，方可言射。

調轉

卷十三

二十

審者，審於弓滿將發，今多於大半矢時，審之何益？且

審謂審的，殊不知第審中一事耳。蓋引滿之際，檢點不到，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心使也。必加審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爲何？

馬弓。夾要開至九分滿，若七八分則難中。

馬上射把箭，須以箭二枝，連弓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爲便，其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凡箭去寧高而過的，慎勿低而不及。

場中射。須業業恐不中。決不可一毫自放。都如無監射。各官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慢一枝知錯一枝。審過一枝。如何不中。

凡中的可取必者。皆自從容閑暇中能必之。忙忽有中者。亦幸耳。若射至五矢。猶未中的。更要從容審決。若忙則六七八九矢。更無中理也。

騎射箭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倨坐。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絃上。

懸衡

步射。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要論也。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引之自任。但力勝其弓。必先學持滿射之。先近而遠。然後。非如一人自未開弓。便止三二十步起也。若。豈能致遠。凡射。或對賊把。站定。觀把子。或敵人。不許看扣。目稍瞋。則不及遠。而制於人。此眼法也。

凡射。前腿似槓。後腿似癢。隨箭攻移。只在後脚左肩。

尖直對右腳尖。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右。二句正中的之妙。此足法也。

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存壓其前手。加舉其前手。務取水平。前手撒。後手絕。二句射之玄機。一撒一絕。正相應之妙。齊春灰使兩臂。騰傀儡。合則箭疾。而加於尋常數等矣。此手法也。

卷十三

二十二

凡射。願惡傍引。頭惡却垂。背惡前凸。背惡後偃。乃身之病。此身法也。

凡射法。箭搖頭。乃是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緊之故。其扣弦太緊。以無名小指鬆開也。學射者有此病。射時用小草稍一寸。用無名小指。共恰于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

凡對敵射。箭只是箇膽大力定。勢險節短。決無不中。大端將弓扯起。且勿盡滿。且勿輕發。只是四平架。

手立定則勢自險矣必待將近數十步約我一發必能殺人至死則節自短矣馬上之賊只當看大的射不可射人諺云射人先射馬是也

凡弩弓要力大新堅每弩毒藥一瓶鐵箭一百枝每人腰刀一把解首一把

大淮南北風氣平和今所論之弓矢宜矣而大河南北之際風氣漸勁則陳州之弓最良使陳弓北渡漸不堪用矣江南以鎮江寧波爲佳然不耐久若

卷十三

二十三

川廣諸處地濕風濤不能用膠故弓矢全無可用所用者檠弧之類等耳是以交戰恃弩也北弓矢惟以宜大諸邊者最勁最美交戰必需之而矢之取材則泛不可論然殺敵貫札非北邊之箭則不神箭翎以長者穩此言貴短者舉力強而善射者稱之爾翎短則迅疾也其諸筋膠胎角擇材之妙益辨益精益擇益善誠不得璞筆矣大抵物有定式而製作有所不同事不拘方而變通亦循時尚

蓋地有南北而人無南北人有南北而戰無南北戰有南北而廟謨運無南北也

類解

卷十三

二十四

東牟威繼光元敬父著

短兵

藤牌以藤爲之中心突向外內空可容手軸轉動週簷高出雖矢至面不能滑泄及人內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重不過九斤圓徑三尺兵人一手持牌一手持腰刀此卽岳飛旁牌麻札刀之制令軍低頭只砍馬足以敗兀朮拐子馬是也其制

卷十四

雖稍有不同其用則一此牌兵持必以狼筈爲恃蓋此皆短器不能當虜馬用筈拒其馬以牌出筈下砍其馬足此器出入陣中行伍之內進退便利且衛且殺南北通用之利物也

古有圓長二制主衛而不主刺國初木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爲牌近出福建銳子雖不能革而矢石鎗刀可蔽足代甲冑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頓稱極便

凡藤牌要堅大輕遮一身每人長刀一把棄鎗三枝藤牌無棄鎗如無牌同蓋長短勢絕急不能入須用棄鎗誘之使彼一顧則藤牌乘隙徑入矣

藤牌單人跳舞內有閃滾之類亦是花法定須持標與長鎗對殺先標使去亦要不早不遲標旣脫手要進得速出刀快方爲成藝

試標鎗立銀錢三箇小三十步內命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爲熟

卷十四

二

一藤木牌二人一排先自跳舞能遮身嚴密活利者爲合式舞過卽用長鎗手對殺鎗到不慌忙不先動鎗一戰卽隨鎗而進鎗頭縮後則又止進時步步防鎗不必防人牌向鎗遮刀向人砍只至鎗手之身爲上等舞生而對熟者爲中等舞熟而對生者爲下等鎗到慌忙者膽小校也其人不可用牌刀亂使不知防鎗者爲下下等

圓牌北方無藤以柳木加革代之每人長腰刀一把

北方胡馬疾速，又有盛甲，不必用標鎗。聽放砲一箇，中軍豎起黑旗，是集牌手的旗。各牌手俱集中軍伺候，習時二人一排，務要遮得身過爲妙。先于界河插棍四枝，粗五分，高可二尺以上者，約與二人闊狹相等。聽各人使牌上前，專砍樹枝，砍空者以下等行罰。此卽馬脚也。臨陣時，以牌向頭上築，遮當虜箭，只是低頭下砍馬脚，原有退步使法。今不必學，試牌木棍，各牌手自備，每人一次一根。

腰刀造法，鐵要多煉，刃用純鋼。目背起，用平剗平削至刃，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時，匠役將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銼將刃橫出其芒，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刃芒一禿，卽爲頑鐵矣。此當辯之。

虜用刀，我兵亦用刀，况我軍力不壯于虜，必須比他長了一寸，乃有一寸便益，便砍不着他身上，必先砍着他馬頭。今除箭手，另給腰刀，銳手特給長刀，外，凡豎立白旗，是集刀手的旗。各馬步軍長短刀

手，俱集中軍聽候。每馬兵一旗，預備長短棍一根，一根長七尺，一根長三尺五寸。短棍在前，長棍在後，相去二尺。馬軍各馳馬，步軍各趨跑，向棍來，馬軍用分繫箭，射長棍三矢，馳上先砍短棍一刀，如馬頭。次砍長棍頂頭一刀，如虜身。步軍長刀俱聽令，如原習倭刀進法，向前低頭下砍短棍根一刀，如馬腿。轉身上砍長棍一刀，如馬頭。中式者賞試刀，以能衝入釵鈹狼筈，不及遮隔爲熟。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爲上等，次以木刀對砍，舉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爲上等，其等第一照藤牌撥之。馬上惟利輕捷鋒芒，他如斧鉞，錘撾大刀鉤鏃之類，膽大藝精，能獨馬出入陣中者，間或有之，不可以教隊兵，不可堂堂當大敵。

西北原野之戰，舊俱用大棒，緣虜人盛甲堅固，射之不入，獸之不傷，但用棒一擊，雖堅亦靡，但勢短耳。且雙手舉用，而馬上用力下擊，必然閃墜。此步技也。

而今用之馬上不亦左乎。今製法長八尺粗二寸，用一打一刺棍法習之，位在五兵後，必欲馬軍兼用，須加一短刃，可三寸，如鴨嘴，打則利于棒，刺則利于刃，兩相濟矣。聽中軍立起藍高招，各棒手俱集聽候，每隊備短棍一根，長一尺，長棍一根，長四尺，稟安訖，兵以六人爲列，聽擗鼓飛跑向前，一齊打去，先打短棍一下，如打馬脚同，又高打長棍一下，如打馬頭同，賞罰例與刀棍同。

卷十四

五

二人對打，打下聲重有力，不做等候相待之套，打合拍位，打下壓着他棍而入者，又路多者爲上等。打無力而熟者，與有力而生者，爲中等，力怯打遲，緩舉待敵者，爲下等。

狼筈乃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附枝，節節杈杈，視之粗可二尺，長一丈五六尺，人用手勢遮蔽全身，刀鎗叢刺，必不能入，故人膽自大，用爲前列，迺南方殺倭利器，今用之以拒虜馬，尤爲可用。

凡用狼筈，須要四面竹枝，堅直粗大，杪加利，長一尺許，擇力大者勝之，然後以牌盾蔽其前，以長鎗夾其左右，又必須釵鈹大刀，接翼應之，蓋筈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若精兵風雨之勢，則此器爲重贅之物矣。

一試狼筈，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法，次用鎗對較，凡長鎗用毛竹之細者，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刃，重不過

卷十四

六

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尖分兩刃，造法亦自春平割至刃，乃利，必執持在根，用楊家法。初南方倭刃短，未及我身，彼已受刺，又用法，長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杪細，恐爲馬所闖折，今視之，更可與虜戰，蓋狼筈當鋒，藤牌在下，而前行既有藩衛，去一丈餘矣，短器不可截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于筈空戳去，徑刺人馬喉面，則彼既不可入我陣內，又能先及彼身，故不憂細弱也。設若虜馬乘羣

齊來衝我前無凭牌徑用鎗以骨之戰焉間有損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過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爲用此自然之勢也。

長鎗之法始于楊氏謂之曰梨花。今行于世者卒皆沙家馬家之法。蓋沙家竿子馬家長鎗各有其妙而有長短之異其用惟楊家之法有虛實有奇正有虛實實實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

御書

卷十四

七

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施之行陣則有不同者何法欲簡立欲疎非簡無以解亂分糾非疎無以擡擲進退左右必佐以短兵長短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舒氣展能而不至于奔潰兵法云氣盈則戰氣奪則退是已今有六合之法并二十四勢。

一裂長鎗法式若後手如細則掌把不壯後手要粗可盈把庶有力後手要把握在根盡頭庶鎗身活動

不滯鎗腰要從根起漸漸細直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強不可拏鎗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拏打他鎗開去也鎗稍不可輒細要自後漸細方有力最忌太重重則頭沉不可舉動是棄鎗也鎗頭重不可過兩。

鎗桿樹木第一合木輕而稍軼次之要劈開者佳鋸開者紋斜易折攢竹腰軟不可用。

人身側形只有七八寸鎗圈但拿開他鎗一尺即不

御書

卷十四

八

及我身膊可矣圈拿既大彼鎗開遠亦與我無益而我之力盡難復。

一比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復二鎗對試真正交鋒復以二十步內立木把一面高五尺濶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毡在內每一人執鎗二十步外聽楮鼓聲鎗作勢飛身向前戳去孔內圓木懸于鎗尖上如此過五孔止。

一長二短二人一班舞過柄頭手熟者爲上等二人
對分鎗即進者爲上等若鎗分不知進歇鎗等
他人者爲下等生熟例一照藤牌擬之

夾刀棍即大棒也但加一利刃如解首異其名擊刺皆
便柄亦如棍刃長五寸更短更妙木柄向刃下稍
存微稜庶倉卒及夜間用之知其刃所向也

鐵頭長二尺蓋因柄細防虜刀砍斷及用手奪去
也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脊兩刃形稍扁至

卷十四

九

鋒稍薄一謂之透甲鎗造法鋒用鋼三寸左右刃
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脊分割至刃左右面平乃
利至鋒更扁漸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刃入以
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截用法一如長鎗但終不
能禦長器于腰刀互有勝負得十之五

拳法無預于大戰然活動手足慣勤肢體此初學入藝
之門也學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輕回進
退得空腿可飛騰而其妙也顛番倒插而其猛也

披劈橫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當斜

閃善者三十二勢勢勢相承遇敵制勝俗云拳打
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謂不招不架只是一下

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
勢長拳又有六步拳猴圓拳名勢各有所稱而實

大同小異至今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
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此其善者呂紅八下

雖剛未及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

卷十四

十

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與青田
棍法楊氏鎗法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雖各有
所長各傳或有上而無下有下而無上若以各家
拳法兼而習之無有不勝大抵拳棍刀鎗鉞鉞
戟弓矢鈎鐮挨牌之類莫不先由拳法活動身手
其拳也爲武藝之源不誣矣

銳鉞柄長八尺粗可寸半上用利刃橫以彎股刃用兩
鋒中有一脊造法須分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刃自

脊平減至鋒其鋒乃利日久不禿。彎股四稜以稜爲利。須將稜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而不禿。中鋒頭下之庫須如大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銷之于馬上。最便可戳可格。利器也。此自殺倭始。

一鏡鈚共月二人一排平使。致柄顛者乃有力也。舞然而緊疾者爲上等。舞畢卽以長鎗對之。大都短不接長。鎗十戳九入。第鎗誘不動。執鈚有勢進鎗時。步步以鈚頭照管鎗頭。一擊一戳而入者爲上等。鎗來手動身搖。進鎗不知提防。騎鎗而入者爲下等。其舞敵生熟等第一照藤牌擬之。

一試鈚鈚先令自使。看其身手足法。合一復單人以長鎗短刀對較。能隔架長鎗刀棍翼狼筈出入。殺人爲熟。

聽中軍聲起黑高招。各鈚手集候。鈚法一打一戳。只戳馬眼人眼。喉卽以棍手所用高棍立起。飛身

向前一戳短棍頭如馬眼。一戳長棍頭如人喉。中者爲上。其平日學使依教師鈚法。有進無退。以上射箭打鎗有定數外。其比鈚棍刀鎗牌手俱以二次爲準。凡係大比。其進退坐作。俱用臨陣金鼓號令以習之。校刀棍俱用大棍。教師之法。一打一戳。乃爲正。餘皆花法也。只專刺馬腹人喉。馬眼人面。聽中軍聲紅高招。刀棍手俱集中軍聽候。亦照前備二項木棍。聽播鼓騎馬飛馳。向短棍戳一下卽

戳馬眼馬腹也。次將長棍戳一下。卽戳賊喉面也。先將鋒炭染黑。或以灰刷白。中者爲上。務要戳入重拔。出速。不然不得戳第二下也。

凡杖棍俱要長一丈二尺。蓋短兵須長用。庶可入長鎗。每人解首一把。

外有飛標斧鉞毒弩鐵穗鞭簡雙頭棍等名器。惟鈞鎌稍空行伍。

鈞鎌又鈚如轉身跳打之類。皆是花法。不惟無益。且學

熟誤人第一。叙鉞花法甚多，刻去不盡，只是照命公棍法，以使又鉞鉤鎌，庶無花法而堪實用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五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聲類

號笛卽嘯吶也。吹則聚各官旗頭目，發放軍務到齊方止。

喇叭有三聲。吹是掌號，大小將領門前及教場行營處吹第一次。衆士收拾火兵造飯，遲半時吹第二次。各飯訖出門吹第三次。各兵赴劄營地方取齊候

類輯

卷十五

主將到，發放施行。其在營中或在教場，乃各人飯過出門，只掌一號，便聽令行營或操演，不必仍用二號三號。

一喇叭吹長聲一聲，謂之天驚聲。各兵齊吶喊。吶喊所以壯軍威，有不齊者巡視旗竿治。

凡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放銃一箇，磨旗各兵看旗所向某處，轉身轉車。

喇叭吹擺隊伍聲，車步騎三兵就于脚下挨營各

畱空地擺列

凡擺隊已完喇叭稍歇復又吹擺隊伍者車步騎三

兵一字列開成陣備戰

一喇叭吹單擺開各隊即便挨隊甲踈踈擺開每一

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

哮羅一吹各兵起身再吹一次馬兵上馬車兵附車步

兵執器械立齊

鐃凡打鐃各馬兵下馬車正下車再打釧鐃各項兵

卷十五

二

俱坐地休息旗幟俱偃臥

不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各兵立住又鳴一聲各兵退

還連鳴二聲各兵又于脚下再轉身向前立定

凡軍中一切有音聲等類每欲止必鳴金一聲其已

舉者聞金卽止聽更令後卽如所更之令行二聲

大吹打三聲止吹打及退兵

金趨下方營時始鳴或發人探賊是發五方旗招出營

立表立表營內所以分別門角以便出入識認立

表營外所以分別營盤防守界限賊來舉之以應
遠近緩急

羯鼓凡點步鼓各兵照先樹起旗次發兵行營每點鼓

一聲約行二十步點緊一聲行一步則將播鼓交

鋒矣但聞播鼓各兵趨跑向前對賊廝殺

凡下營定放鏡一箇豎黃旗播鼓各火兵出營汲水

取柴飲馬聽號收回

打鼓勢用堅木爲槌起遲下速兩手高舉過額而着

卷十五

三

鼓沉重則聲齊且遠

鉦一鳴各單擺開兵收隊再鳴各哨收成全營旗幟

通回中軍

砲有九舉升帳砲三舉卽鳴金大吹打升旗砲一舉卽

播鼓鳴鐃升帳靜砲發放後三舉營中肅靜候令

吶喊砲一舉喇叭吹天鵝聲吶喊一聲三舉止開

營砲一舉卽聽點鼓便開營行分合砲一營一舉

欲分幾營幾路爲幾舉無定數舉畢看旗幟照旗

色依數分之合營同開營砲一舉即大吹打開營

門定更砲遇夜播鼓畢一舉喇叭吹天馬聲變令

砲凡號令正行之間欲別更號令人衆隔遠一時

更變恐人不知失于眼視故先舉砲聲然後方用

旗幟號頭等項示行一聞砲前令即止專心側耳

聽新起何令照行

發放主將出至教場幕屬等官先行參見回還中

軍官稟掌號笛聚官旗聽發放望旗向左右前後

類纂

卷十五

四

磨轉一次官旗用手旗引于場前轉身向上挨次

先騎兵次車兵次步兵次頭目自隊長以上皆赴

事急只同旗總以上隊長守伍至臺下立定笛止

中軍傳云官旗過來各齊應一聲以卑而尊先隊

長次旗總次車正次百總把總千總俱跪次營將

于臺上跪先起乃發放衆口官旗聽着耳聽金鼓

目視旌旗手熟擊刺步開進止馬習馳逐謹戢策

轡車熟分合嚴飭火器萬人一心有進無退違犯

的軍法不饒若別有講諭各靜聽主將逐一親說

記定依次分付每一項人員班內一人先尊行後

卑行高聲報曰某官叩頭命起至百總止又發放

曰車正聽着凡車戰進止號令俱車正之責臨時

差誤責有所歸車正起去又曰舵工聽着凡左右

前後縱橫曲直俱看車旗聽命車正擺營不合高

下失候責有所歸次巡視藍旗過列聽發放曰凡

入操喧嘩不肅下營行伍不齊行營機前越後

類纂

卷十五

五

陣舉動違令斬賊強奪首級戰畢妄殺降人種種

作奸犯科俱聽爾拿來處治臨陣擄掠當戰破耳

回兵查明分別輕重以行軍法若故縱需索治爾

之罪發放畢分付各官旗下地方大吹打得勝鼓

樂聽各回營各哨將一體掌號笛一照臺上發放

即使金鼓班聲相聞無妨也哨將發放畢千總用

旗招把總以下發放亦照臺上但云奉臺上號令

畢把總招百總以下發放只傳臺上分付親口之

言不用耳聽金鼓等文亦云奉臺上號令畢百總招隊旗總發放先發放所聞把總之言次發放已意畢旗總集隊總各隊兵士發放亦云奉臺上號令將節奉各上官話頭一一講說分明畢隊總亦令各兵跪聽分付云奉臺上號令發放畢但凡謂發放係奉臺上號令凡卑一等者必跪聽敢有違者卽時巡視旗拏送臺上細打遊營

夜巡發放曰官兵聽着夜巡謹慎毋得懈惰悞了事

類解

卷十五

六

軍法不饒

加營發放掌號官發放云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眼視旌旗駕船如馬見賊爭先同舟共命奏凱還師各捕盜將本船甲兵盡數俱令跪聽先發放板招手曰船若着淺治爾之罪次發放繚手曰使風不正治爾之罪次發放舵工曰船去不能直射賊舟治爾之罪發放畢

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

將無還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簡各偏裨傳帶頭目自百總以上赴聽面諭夫主將一人耳車步騎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傳中軍千把總千把總只傳百總百總只傳旗總旗總只傳隊總隊總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

類解

卷十五

七

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攙越推挾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誤事者軍法重治十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官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騰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禍福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手街上或歇家喚二三軍人來問之照不知條內查治所由

一號令軍中有主將謂同在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兵乃一時同事位稍次者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者重治若號令未便湏合改易者先中主將

謹慎漏泄

凡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關報賊情事空文字只可傳到將領等人員自知常作提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乘我者軍法不貸

類四

卷十五

八

稽查傳令 凡發放過話候大小將領都發放畢主將抽隊下一軍前問今日發放何事若知大略則已如全不知則取隊總問之隊總能言則治軍以罪隊總不能言則取本旗總問之旗總能言則治隊總以罪軍則免究是隊總傳不明也如旗總百總把總以上至哨將一體皆然每次發放過聽哨將于各千總下取一軍千總把總百總亦各連取一軍問之不明者千把總聽營將發落百總以下所

抽問者紀過一次即仍于上一等頭目再照發放法挨次說諭一遍通畢赴臺報云今日奉到號令審問各已知悉

軍正行之間如有言語傳報應該明白曉諭者務爲簡約一二句俱旗總傳聲一旗挨一旗不許越過或自前傳後或自後傳前傳到之處仍傳回云知道了挨傳到原發處止如有失接傳報者挨查到絕處上一旗總說傳過某語下旗總說不知則傳

類四

卷十五

九

過以後不知以前一旗總不知者即係他悞了若因而悞事臨時軍法示衆

一 到止宿處前營放砲三箇鳴金落旗每營約法一箭遠各營一體落旗聽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掌號箭是發放若不升旗各官自有緊事者赴稟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內

一 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

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亦不許從、除明白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賊、或欲暗行、暗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遞一人、不分官目、雖主將亦自遞。

一物件挨次遞過、即便遵守、水陸同、傳土塊、住也

傳小短箭、行也、傳草木枝、立也、傳石塊、坐也、有警

收拾器械、預妨賊來衝殺、傳大令箭、即便于脚下、隨便每哨官爲一營、槍擇地勢、照營陣立定、聽候

類

卷十五

十

中軍傳令、每總爲一處、不許相連、

凡軍中號令、一向都被混帳慣了、是以賞不感、罰不

畏、我今在軍中、再無一句虛言、與你說、凡出口就

是軍令、但遇號令、金鼓旗旛是聽、不可指望已不

便處、告有改移、或望寬饒、將無還令、你們豈不知

平時箇箇說是勇猛忠義、你就說得活現、決不信

你只臨敵做出來、便見高低、

凡軍兵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雨

滑火把、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

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言語、攪起攪動、若旗

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

只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把總看中軍、

如播鼓該進、就是前面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

金該退、就是前面金山銀山、也要退回、這等大家

共作一箇眼、一箇耳、一箇心、何賊不可殺、

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

類

卷十五

十一

分晝夜、各即駐隊、五舉原定記號、以辯真偽、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色類

騎旗號

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每營將官下各部伍又分五色在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邊生旗面以黃應德千

人心坐本方以邊應主將以帶應德把總以心坐本

方以邊應千總以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

卷十六

已總以帶應千總旗總以心轉應本營不用邊帶軍士

有纓而無旗

隊總盛旗長六寸上書隊哨分數字樣方色照營將

旗

旗總背旗一面身長二尺五寸斜角用邊旗桿長三

尺六寸

百總認旗一面長二尺斜角用邊桿用鎗頭長九尺

上書字一局書振勇二局書揚勇三局書威勇四

局書武勇

把總認旗長三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一尺用纓頭

號帶一條長五尺

千總認旗長四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三尺號帶一

條長七尺

營將認旗長六尺斜角有邊桿用纓頭雉尾高一丈

五尺號帶一條長八尺五寸以上俱用小尺

前管將官認旗紅心藍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前軍司命

類

卷十六

二

中部千總旗黃心紅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紅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紅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紅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紅

左部千總旗藍心紅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紅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紅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紅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紅

右部千總旗、白心紅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紅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紅、右右司把總旗、百總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紅、	後營將官認旗、黑心白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後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黑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黑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黑、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黑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黑、	左部千總旗、藍心黑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黑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黑、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黑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黑、	右部千總旗、白心黑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黑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黑、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黑帶、
-----------------------	----------------------	-------------	-------------	---------------------------	-----------------------	----------------------	-----------------------	-------------	-----------------------	----------------------	-----------------------	-------------	-----------------------	----------------------	-----------------------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黑、	左營將官認旗、藍心黑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左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藍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藍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藍、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藍、	左部千總旗、藍心藍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藍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藍、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藍、	右部千總旗、白心藍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藍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藍、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藍、	右營將官認旗、白心黃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右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白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	---------------------------	-----------------------	----------------------	-----------------------	-------------	-----------------------	----------------------	-----------------------	-------------	-----------------------	----------------------	-----------------------	-------------	---------------------------	-----------------------

總旗俱藍心黃邊白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白、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白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白、	左部千總旗、藍心白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白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白、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白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白、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白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白、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白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白、	中營將官認旗黃心紅邊黃帶、珠纓雉尾書中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黃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黃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黃、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黃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黃、
---------------------	----------------------	-------------	-----------------------	---------------------	----------------------	-------------	-----------------------	---------------------	----------------------	-------------	------------------------	-----------------------	---------------------	----------------------	-------------

右部千總旗、藍心黃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黃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黃、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黃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黃、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黃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黃、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黃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黃、	旗號、同前、	旗號	車兵不用盛甲、	車正用盛甲、方旗長二尺、	百總旗長三尺、	把總旗長四尺、	千總旗上角濶三尺長五尺帶長五尺營將旗上角	濶四尺長六尺號帶長七尺、
-----------------------	---------------------	----------------------	-------------	-----------------------	---------------------	----------------------	-------------	--------	----	---------	--------------	---------	---------	----------------------	--------------

前營將官紅旗藍邊黃帶，凡旗上字與騎兵同。

左千總藍旗紅邊黃帶，一司把總紅旗藍邊，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三司把總白旗藍邊，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以上纓頭俱紅色，百總與本司把

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紅邊黃帶，一司把總紅旗白邊，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三司把總白旗白邊，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以上纓頭俱用紅色，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後營將官黑旗白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黑邊黃帶，一司把總紅旗藍邊，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三司把總白旗藍邊，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以上纓頭俱用黑色，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黑邊黃帶，一司把總紅旗白邊，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三司把總白旗白邊，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以上纓頭俱用黑色，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左營將官藍旗黑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藍邊黃帶，一司把總紅旗藍邊，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三司把總白旗藍邊，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以上纓頭俱用藍色，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白邊黃帶，一司把總紅旗白邊，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三司把總白旗白邊，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以上纓頭俱用藍色，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營將官白旗黃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白邊黃帶，一司把總紅旗藍邊，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三司把總白旗藍邊，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以上纓頭俱用白色，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白邊黃帶	一司把總黃旗白邊	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中營將官黃旗紅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黃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黃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黃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黃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輔旗號同車兵	但每千只有二把	左部一司即前司二
司即左司	右部一司即右司	二司即後司
船旗號		

每管旗各照方色	製以號帶甲長旗各照號帶方色
大船大旗	長一丈八尺闊十三幅號帶長一丈五尺
甲長旗	方正三尺桿長一丈三尺
旗色	前管紅左管藍右管白後管黑中管黃
號帶色	同旗色
每船五方旗一副	
前管紅旗紅邊藍白黑黃旗俱紅邊	各一面
左管紅旗藍邊藍白黑黃旗俱藍邊	各一面
右管紅旗白邊藍白黑黃旗俱白邊	各一面
後管紅旗黑邊藍白黑黃旗俱黑邊	各一面
中管紅旗黃邊藍白黑黃旗俱黃邊	各一面
旗幟	每伍小旗一面各隨方色
每隊中旗一面	每
哨官藍旗二面	門旗二面
每總藍旗四面	五
方旗五面	高招五方五面
每桿燈二個	中軍
五方旗三副	五方招十面
藍旗一十二面	門
旗十面	背上小招督戰軍令旗十二面
清道旗	

二面 金鼓二面 掌號官二員 坐纛一面 旗號

清道二旗 軍行持衆之前以清途路 操習則遇掌號口 執在馬路 引官哨隊至將臺聽發放異仍領送官哨 隊回營 旗桿長八尺 用水葫蘆或葫蘆上加以鎗頭 亦可 方四尺 藍色 邊用紅色

旗四面 此用以引金鼓 桿高一丈二尺 纓頭雉尾 珠絡 旗素黃色 方七尺 黑布字 大二尺

門旗五方 各二面 此立幃門擺營 五方各照方色 桿高一丈三尺 纓頭珠絡 雉尾 旗方六尺 邊俱用黃

豹尾旗二面 此旗所立之處 再不容一人擅闖出入 非有主將號令 旗箭召放 擅入者 不問官員大小人等 軍法阻拿 此其限也 兵法曰 無天于上 無地于下 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 決期赴表 以戮後至 慎之重之 桿用堅木 長九尺 頭用利刃 旗用絹裁 折曲盡豹尾形 濶幅雙折 長七尺

五方形旗五面 此旗五面 以四面四方立表 兵之所視 以爲坐起進止 左右前後周旋者也 桿高一丈五尺 纓頭珠絡 旗色照方向 邊以生旗之色配之 不可犯 本旗之色 方五尺

東方青陵九炁 甲乙寅卯木 其神青龍 其色藍 南方丹陵三炁 丙丁巳午火 其神朱雀 其色紅 西方皎陵五炁 庚辛申酉金 其神白虎 其色白 北方玄陵七炁 壬癸亥子水 其神玄武 其色皂

五方神旗五面 此與前五方真形同用 各照方色彩畫 邊用生旗之色 不可與本旗色相犯 方五尺 桿高一丈五尺 纓頭珠絡 東方溫元帥 南方關元帥 中央王靈官 西方馬元帥 北方趙玄壇

五方轉光旗五面 各照方爲色 此用在將臺上行則隨主將以爲外表 五方之應 外表視此爲進止 立伏 桿高一丈五尺 邊與旗幅同色 用狹絹二幅 長四尺 濶三尺 帶用五色白下相生而上 長旗身有半 旗頭用

雉尾纓絡

五行旗金木水火土五面各照五行之色此乃出征之旗代轉光旗之用也桿用長鎗桿旗照字色邊同木旗之色底純而可遠瞭方五尺不用彩畫黑旗上用白絹爲字餘皆黑字旗頭用鎗頭以便出征輕縈色純不混衆目

方高照五面各照五方之色幅尾則用生氣之色與大旗之邊同意此該二副共十面畫則示奇兵及子

類

卷十六

十三

管中軍親兵夜則看燈籠以代五方之用桿用好堅竹去皮紅漆長一丈六尺頭用小鎗頭金木葫蘆頂鐵梁務在輕便照方色全幅絹長一丈二尺燈用照方色薄油紙

中軍坐纛此不可用于行陣以重大也桿高一丈六尺旗大一丈黑緣段爲之白綾爲邊纓頭飾以珠絡極其華麗方可

二十八宿號帶此帶四方各照方色上畫演禽真形并

中央黃素帶俱用鐵十字懸坐纛上以爲四方之主但可操而不可用于臨陣以其大且重也無桿

三軍司命此主將號旗顏色隨意不預設以泄機桿用長鎗旗方二大尺

二十八宿形旗凡出軍立方向入門使兵由之而出則用又凡遇出兵之日所輪勝宿卽以此旗領軍桿長

丈六尺頂用纓絡雉尾邊幅色俱同各照方向方

可六尺角木蛟亢金龍底土貉房日兔

類

卷十六

十四

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

及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獬

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雉昂日鷄畢月鳥

觜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

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

六丁六甲旗十二面用法與二十八宿旗俱同此旗色

照方向邊同大旗之色桿長一丈三尺旗方五尺頂用纓頭雉尾珠絡

角旗八面。高大俱同。五方旗。用木紅葫蘆。明鐵雲鏐頭。行則夾五方神旗。但矮于五方一尺。其色則東南上半幅藍。下半幅紅。南東色反。東北上半幅藍。下半幅黑。北東色反。西北上半幅白。下半幅黑。北西色反。西南上半幅白。下半幅紅。南西色反。花焰邊。隨本旗之色。上下各一半。

正旗。高大式桿。俱照五方真形旗。上用金木葫蘆。頂各以八卦方向爲色。四正方者色純。四奇方者照角旗各得一半。上畫本方之卦于旗之中央。

名將所先旗鼓而已。無事曰軍行。則爲大將中軍。而大將居其下。正行有警。卽爲分札營壁。立表之需。所謂行則成陣。止則成營。人見紛紜交雜。而不知九軍八陣五行六花悉寓。一聞號頭。變化立成。安營定壘。全憑旗鼓以舉錯。近不知法制。率如兒戲。或輕難祀道。或重難執馳。方色混雜。不可辯認。而臨陣分合。更與旗無干。聽兵用手逼唇爲哨聲。却以旌旗爲指隊。

具金鼓爲飲晏之文。至有大將名冒而亦烏合。一聽兵士紛沓。一隊數色。一陣數令。以勝負付之自然。以進退付之無可奈何。吁。可勝嘆哉。

中軍官。堅起藍旗一面。當中點之。各營須凭手。俱聽鼓。比較賞罰畢。什藍旗。各回原伍。蓋狼筈在竹。屬木。故舉藍旗以應之。次舉黃圓旗。長牌。滕牌。手照前比較畢。蓋牌象覆能生人。故舉黃旗以應之。次舉白旗。各管長鎗。手照前比較畢。蓋長鎗刃風。故舉白旗以應之。次舉黑旗。各營各色又鉦。短兵。照前比較畢。蓋短兵勢節險短。如水之激。故舉黑旗以應之。次舉紅旗。立把子。各營鳥銃。火箭。弩手。照前比較畢。蓋神器屬火。而弓矢皆前行器。故舉紅旗以應之。水操。佛郎機。紅旗。鳥銃。紅高招。弩手。射手。火箭手。黃旗。標鎗。打石手。藍旗。刀手。勾鑊手。鎗手。白旗。

主客援兵。務各合一營。每營定就方色旗號。譬如遠見一片白。自東而來。便知其營。約到主將處。某方屬白。

便同某方安營。一箇亂不得一尺好地形。揀不得。若某營前進奮勇。本營旗號一色。不待本營報來。便知是某將軍馬。若一齊退走了。但望見一片某色旗。便知是某將先走。又上陣時。本鎮當中。諸將人各爲一頭。將官家丁在前。軍士馬行于左右。俱看本鎮高招。但有退縮者。只把將官預令旗牌伺候。徑聽鄉來。況着同營一將代管其衆。所以援兵一枝。必設主客將官二三員。正爲臨時拿了一箇。就有一箇代替。再說不得臨敵易將的話。

卷十六

十七

戶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辯。如以東南西北爲名。則一時迷失方向。卽難認。惟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卽方爲南。行爲火。火之色屬紅。神爲朱雀。卦爲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卽方爲北。行爲水。水之色屬黑。神爲玄武。卦爲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卽方爲東。行爲木。木之色屬青。神爲青龍。卦爲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卽方爲西。行

爲金。金之色屬白。神爲白虎。卦爲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卽行爲土。土之色屬黃。方爲中。神爲勾陳。卦爲太極。若舉黑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各聽號令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但見舉黑旗。俱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舉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看。但見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各管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

卷十六

十八

各管隊總看本旗。總旗總看本百總。百總看本把總。把總看本千總。千總看本哨將。哨將看主將。各號旗。若主將五方旗招俱起。立點動。則五方之營俱照旗而動。如止于一旗立點。則該應之旗俱點立。別旗照常。

若主將五方旗招俱偃，則五方之營俱照旗偃止。若只一旗偃，則該應旗俱偃。別旗照常。某旗磨，則該應旗俱磨。別旗照常。某旗向某方，則該應旗俱向某方。各兵隨旗而往。

凡主將旗舉時，先哨將應之。千總不許先應。哨將旗舉，先千總應之。把總不許先應。千總旗舉，先把總應之。日總不許先應。把總旗舉，先百總應之。旗總不許先應。百總旗舉，先旗總應之。隊總不許先應。旗總以下。

類

卷十六

十九

口傳身率，不用旗鼓號令，要與旗鼓令同，差錯以軍

法治

黃旗屬土，中營中軍所用。但見黃旗，即知為某中營。某中軍也在五營，則為五營之中。在一營，則為一營之中。在一千，則為一千之中。少至五人，則為五人之中。凡人面向者為前，紅旗屬前。凡營壘所在，向前者則用紅旗。但見紅旗，俱想向前。凡人就本身左手為左，藍旗屬左。凡向左者，則用藍旗。但見藍旗，俱想向左。

凡人就本身右手為右，白旗屬右。凡向右者，則用白旗。但見白旗，俱想向右。凡人就本身之背為後，黑旗屬後。凡向後者，則用黑旗。但見黑旗，俱想轉身向後。蓋曠野人眾，若說東西南北，認辯不真。凡人皆有左右手，面前背後，故即以其易知者教之。

類

卷十六

二十

凡常操及發兵，于主將未到場時，先將望竿繩絲等項收找停當。候主將陞帳，稟陞旗，即放砲，播鼓陞旗。旗正着甲，執白旗一面，上斗，聽中軍號令。凡掌呼囉，兵立則旗立。凡打鑼，兵坐則旗收。旗向前點，官軍俱向前行。向左點，俱向左行。向右點，俱向右行。向後點，俱向後行。車步騎大小將官旗總車正，俱視此旗向往。如遠行，俟掌頭號畢，稟放砲，播鼓，將望竿眠行。遇報有警，播鼓再立望竿。賊從左來，則旗向左磨。賊從右來，則旗向右磨。前後亦然。賊從兩面來，先磨賊近一面。三磨三立，又向一面磨。賊從四面來，將旗繞竿頭轉遍。賊遠，則旗頭向上磨之。賊來近，則旗頭平低磨。

之賊近百步來則旗低垂向下磨之賊退則立某方賊退立在某方亦如報賊來事例事定將旗捲訖若緊急追賊無望竿車此條不用

一旗法隨鼓緊慢行如磨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竿住高舉伏身轉腰繞頭過一遭方纔豎起

凡塘報搖小黃旗是有賊至

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不許依人擅動夜看高招火鼓與晝一般

卷十六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七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什器

馬軍一中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坐纛一面門旗二面五方旗

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三面把總認旗七面

百總認旗二十四面旗總認旗七十二面

卷十七

隊總認旗一百一十六面旗總背旗桿七十二

根隊總背旗桿二百一十六根金鼓一副

虎嘯砲六十位鐵錘六十把鐵剪六十把

火線九百藥線盒六十箇火繩一百八十

根鐵錐六十把火藥九百斤大鉛子五萬

四千箇木馬子一千八百箇石子一千八百

箇皮篋一百二十箇藥升六十箇木送六

十根木郎頭六十箇獸架九十副

鳥銃四百三十二門	柳杖四百三十二根	藥
藥四萬三千二百根	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筒	
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	銃套四百三十二箇	
火藥二千五百九十二斤	鉛子一十二萬九	
千六百箇	火繩二千一百六十根	鉛子模二
十四副	快鎗四百三十二桿	柳杖四百三十
二根	鐵錐四百三十二把	鐵剪四百三十二
把	藥袋四百三十二箇	藥線筒四百三十二
筒	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筒	鉛子袋四百
三十二箇	火藥四千五十斤	鉛子一十二萬
九千六百箇	藥線二十一萬六千根	火繩一
千二百九十六根	鉛子模二十四副	
火箭一萬二千九百二十枝	火箭簍四百三十	
二箇	油單四百二十二箇	盔二千七百九十
頭	甲二千七百九十副	銕帶二千七百九十
條	鐵線一千三百四件	弓一千一百五十二

張	弦二千三百四條
大箭	二千一百五十二把
雨罩	一千一百五十
二箇	腰刀一千一百五十二把
雙手長刀	四
百三十二把	銳鉞四百三十二把
鎗棍	四百
三十二根	大棒六百四十八根
銅錫	二百一
十六口	拒馬六百四十八副
步軍一營	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	一面
金鼓旗	二面
門旗	二面
坐纛	
一面	一五方旗五面
高招	五面
巡視旗	十面
千總認旗	四面
把總認旗	六面
百總認旗	
二十四面	旗總旗鎗桿七十二根
隊總旗鎗	
桿二百一十六根	腰刀二百一十六把
金鼓	一副
鳥銃	一千八十門
柳杖	一千八十根
錫釐	一
千八十箇	鉛子袋一千八十箇
藥管	三萬二
千四百箇	火藥四千三百二十斤
鉛子	二十

一萬六千箇、火繩三千二百四十根、鉛子模
一十二副、長刀一千八十把、藤牌二百一十
六面、狼筈二百一十六根、長鎗二百一十六
桿、弓二百一十六張、弦四百三十二條、大
箭二百一十六把、兩單二百一十六箇、銃鉞
二百一十六把、火箭六千四百八十枝、大棒
三百二十四根、銅鍋二百一十六口、

戰車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旗十七

四

將官認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門旗二面、五方

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坐纛一面

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三面、把總認旗九面

百總認旗三十四面、車正旗一百二十八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二百六十五架、子銃三千三百四門、每

輛十八門、鐵門五百一十二根、各四根、鐵錘鐵剪

各二百五十六把、鐵匙鐵錐各二百五十六把、

四心送子二百五十六件、鉛子二萬五千六
百箇、火藥七千六百八十斤、火繩一千二百
八十根、

鳥銃五百一十二門、銃袋五百一十二箇、藥

筒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藥簰五百一十二箇

細火藥三千七十二斤、火繩二千五百六十

根、鉛子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棚杖五百一

十二根、各四根、鉛子模三十四副、

旗十七

五

火箭一萬五千三百六十枝、火箭簍并兩單俱

二百五十六箇、圍慢各一條、大油單各一張、大棍

七百六十八根、銅鍋一百四十四口、桶一百

四十四隻、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

烘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

三百石、烘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輜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角旗

四面	高招五面	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八面
千總認旗二面	把總認旗四面	百總認旗	十六面
隊總旗一百六十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一百六十架	每輛各二架
子鏡一千四百	四十門	各九門	鐵門三百二十根
各二根	鐵錘一	百六十把	鐵剪一百六十把
鐵匙一百六十	把	鐵錐一百六十把	凹心送子一百六十根
各二并	火藥三千二百斤	各六十斤	鉛子一萬六
千箇	各二百箇	火繩八百根	各十根
鳥銃六百四十門	各四門	棚杖六百四十根	各四
根	錫簍六百四十箇	各四箇	藥管一萬九千二百
箇	各一百二十箇	鉛子袋六百四十箇	各四箇
銃	套六百四十箇	各四箇	火藥三千八百四十斤
各	二十四斤	鉛子一十九萬二千箇	各一千二百箇
火繩三千二百根	各二十根	鉛子模一十六副	各一
大棍七百二十根	各六根	銅鍋一百六十口	各一

口	木桶一百六十隻	各一隻	喂驃柳筐八十箇
草鏢八十口	大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一門	大佛狼機六座
碗口銃三箇	噴	筒六十箇	鳥嘴銃一十門
炮罐一百箇	弩	箭五百枝	藥弩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鳥	銃火藥一百斤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火砲二十箇
釣鏹十把	砍刀一十把	過船釘鏹二十根	標鏹一百枝
藤牌二十面	寧波弓五張	鐵	箭三百枝
灰罐一百箇	大旗一面	并號帶	蓬一扇
小蓬一扇	大櫓二張	舵二門	板
四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	每根長十八丈
舵索一根	繚後手索二根	旋繳四根	每根長
二十丈	絞旋索四根	鐵鍋四口	并龜蓋
花碗八	十箇	鐵欽四把	鐵鏹四把
鐵鑽四把	鐵		

鑿四把、鐵斧四把、薄刀二把、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面、小鼓四面、大桅旗一頂、五方	旗五頂、水桶四担、并標、燈籠十盞、木梆鐵	鐸一副、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鐵蒺藜一千箇、	捕盜自備用釘四十觔、油五十觔、麻六十觔、	灰三十石	各兵自備、篋盛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根、	次大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四座、碗口銃三箇、鳥嘴銃六把、噴	筒五十箇、煙罐八十箇、火砲一十箇、火礮	五十塊、火箭二百枝、粗火藥一百觔、烏銃	火藥六十觔、藥斧六張、弩箭一百枝、弩藥	一瓶、大小鉛彈一百觔、釣鍊六把、砍刀六	把、過船釘鎗十根、標鎗八十枝、藤牌十二	面、寧波弓二張、鐵箭二百枝、灰罐五十箇、
---------------------	---------------------	----------------------	----------------------	-------------	----------------------	------	------------------------	------------	----------------------	---------------------	---------------------	---------------------	---------------------	---------------------	----------------------

大旗一面、并號帶、大蓬一扇、小蓬一扇、大	櫓二根、舵二門、旋三門、挽篙一十根、大	索四根、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綵後手索二	根、板舵索一根、旋繳四根、每根長二十丈、絞	旋索四根、鐵鍋二口、水桶二担、花碗五十	箇、鐵鋏二把、鐵鋸二把、鐵鑽二把、鐵斧	二把、薄刀一把、鐵鑿二把、更鼓一面、小	鼓二面、銅鑼一面、重五觔、五方旗五面、燈籠	四盞、木梆鐵鐸一副、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火繩三十六根、繩五根、鐵蒺藜八百箇、	捕盜自備用釘三十觔、油四十觔、麻四十觔、	灰二十石	各兵自備、篋盛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	根、	中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二座、碗口銃三箇、鳥嘴銃四把、火繩
----------------------	---------------------	-----------------------	-----------------------	---------------------	---------------------	---------------------	-----------------------	----------------------	--------------------	----------------------	------	----------------------	----	-----------	-----------------------

二十四根、實筒四十箇、煙罐六十箇、火磚二十塊、火箭一百枝、粗火藥一百五十觔、鳥銃火藥四十觔、藥弩四張、弩箭一百枝、弩藥一瓶、大小鉛彈一百六十觔、鈎鐮四把、砍刀四把、過船釘鎗八根、標鎗四十枝、灰罐三十箇、大旗一面、并號帶、大蓬一扇、小蓬一扇、遮陽蓬八扇、大櫓二枝、邊櫓八枝、舵二門、旋二門、竹槁二十根、大索四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板舵索一根、繚後手索二根、旋繳二根、每根長二十丈、絞旋索一根、度纜一根、鐵鍋二口、并鐵蓋、鐵鋸一把、花碗四十箇、鐵鑽一把、鐵斧一把、鐵鑿一把、薄刀一把、銅鑼一面、重五斤、更鼓一面、小鼓一面、五方旗五面、燈籠四盞、木梆一箇、鐵鐸一箇、備用杉松木五株、繩五根、捕盜自備用釘三十觔、油三十觔、麻三十觔、
---	--

灰二石、各兵自備用箕盃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根、常日每一名各將米二升、炒黃包裝一升、併為細末一升、另包麥麩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糰、一升蒸熟、六合用好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為度、研為麵、另包四合用鹽醋浸、晒亦以不入為度、晒研為末、另包行軍之際、非被賊圍困至緊、不許用、出兵	隨行忘帶者如失軍器同、車馬步什器總數、盛甲、臂手、鈎鐮、銳鉞、夾刀、鴨嘴棍、大棒、長刀、藤木牌、狼筈、腰刀、大將軍、虎蹲砲、快鎗、烏銃、提砲、皮篋、銅鍋、鑼鼓旗、狼機、圍幔、油簍罩、木桶、柳筐、火鐮石、鉛子模、木馬子、鐵鑽、鐵、以上器具遇有損壞、應行官給一次、以後遇有損
---	---

壞所費工料不多，軍力可辦，應該本軍照式賠償。
 鞋帶、柳瓢、解手刀、弓、箭、弦、徽袋、
 火線、子藥袋、藥管、火線銅、鏡套、燈籠、
 水袋、馬鞍仗、夾板、料兜、繩絆、釘鐵、
 解錐、草鋤、翰鞋、號衣、大帽、石子、
 鐵斧、

以上俱于重大之器，遇有損壞，應該修整，從直估
 明給官銀買辦，工料修造如無故損失者，若責本

軍自賠，不惟造不如法，而工費頗多，軍力不貲，又
 非市買可得，相應責令損失之人，賠辦物料，聽該
 管官呈報本將，責令官匠造補，若極貧者，重責示
 懲，官為之處，愿納價者免。

鐵門、鐵錘、鐵剪、鐵錐、藥匙、鐵送子、

柳杖、錫鯊、火繩、木榔、車驟鞍屨、繩索、

木枕、木郎頭、馱架、

以上器具，俱應各軍自辦。

騎什器

旗總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桿

一根，合力弓一張，弓弦二條，大箭三十枝，輕帶一

條，鋒利腰刀一把，雙插一副，柳瓢一箇，
旗總同。

鳥鏡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輕帶一條，柳瓢一箇，火

兵以上皆同。鳥鏡一門，長刀一把，柳杖一根，快鎗

手同，錫鯊一箇，盛藥線、藥管三十箇，或六十箇，鉛

子袋一箇，二項快鎗手同，鏡套一箇，備征火藥，每

出三錢，備三百出，另備空藥六兩，通共六斤，鉛子

三百箇，
快鎗手同。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快

鎗手同，鏡套三錢，鉛子為合式藥，比鉛子分兩，每

一錢加二分，除做此布油單一張。

快鎗手每名快鎗一桿，錐一把，剪一把，藥袋一箇，藥線

筒一箇，藥線五百根，
快鎗手同。備征火藥，每出五

錢，備三百出，共備藥九斤六兩，鏡口不同，子藥照

鳥鏡例加減，火繩三根，
快鎗手同。鋒利腰刀一把，火

鎌石一副

鏡手每名鏡一把、火箭自負三十枝、備帶三十枝箭筈

一箇、油罩一箇、餘同上、

刀棍手每名刀棍一根、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揮二副、

棒手每名大棒一根、弓刀手每名腰刀一把、弓鎗

手每名鈎鎗一把、餘同上、

火兵每名鐵尖扁擔一根、臨時即克棍擊之用、鐵尖可

類

卷十七

十四

刺俱習棍法、鋤一口、行負五人預備攻圍乾根止

則可歟、

馬每匹鞍仗一副、響頭一副、肚帶二條、滾肚一條、韁繩

二條、鐵轡一箇、木椿一箇、以上響頭、木夾板一副、

燈一副、通履一副、絆馬繩二條、備馬皮條一副、布

料兜一箇、草銅每隊一口、打損藥一包、防塵被即

捺敷之、鞭一根、

騾每頭馱架一副

騎神器

凡騎兵營、有虎蹲砲、各有馱騾、平時仍屬一官、名為

管神器、把總專為管束操練、點察、備辦什物、喂飼

騾頭、出征分與各部、每旗一位、專責隊總管放下

營時十部不用、但貼出外圍、每二旗一位、與外圍

原砲、每二旗合三位

拒馬柞

每一旗十二架、每六架一包、每二包一駄、每營左右

類

卷十七

十五

中三部俱同、下營時中部拒馬俱貼外圍、每一旗

合三包共十八架、中層在子營、不用、門角間俱下

單盾、便于出入

步什器

藤牌手每藤牌一面、鋒利長腰刀一把、好水光拳石六

塊、牌上各帶藥十串、六箇、按速、

狼筈手每名狼筈一把

每小隊輪帶拒馬一副、布城一堵、或杵或鏝一把、

火之一器。號爲神器。北虜有硝而無磺。東倭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裡東西南北。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饒。而借以威中國。甚者雲南緬首。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若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

福船

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闊船力而不開。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海滄

海滄。稍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非福船。

此設賊舟亦大。非人力十分膽勇死闘。不可勝之。然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

蒼船一名鱸船。又蒼之大者。

蒼船最小。太平捕魚者多用之。海洋中遇賊戰勝。遂以著名。此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棚架。亦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勢既不能冲犁。若使徑逼賊舟。以短兵鬪。我兵多敗。但賊舟甚小。一

入裏海。必用蒼船以追之。撈取首級。水潮中可以

搖馳快便。近者改制爲鱸船。比蒼船稍大。比海滄差小。而無立壁。最爲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

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于陸。設使將水兵教鍊。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登舟。功倍于陸兵。必矣。開浪。八槳船。網船。皆可備哨探。而不可戰者。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又不如八槳船。

左右十六槳後一櫓更爲飛汛但坐卧處不冠冕耳網船形似織梭內容二人前後用二人以罩罩之風浪大又可拖之塗上且不能覆喫水七八寸耳此可走報或用之裏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銃二三人沿淺沿塗打賊如賊追逼就可棄走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遊士高談火器杜撰奇巧其實只鳥銃一種當場尚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

卷十七

十八

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面只得六百桿況一營決無此多又不敵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爲繼只得分爲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黃口乾心慌手顫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銃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鉛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將藥線燃不得入用指引唾而燃者有將火線滅

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濕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中賊者不過二十桿內有中賊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賊死其中賊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賊數千人衝來豈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

布城

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張疑外既立有距馬疾藥以爲禦而復有布城遮映緩急之間便不敢輕

旗幟

卷十七

十九

易近我營壘賊如來敵我可由布城視外便打銃戳鎗射弩無不便空如賊亦打銃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一床于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計法每一隊雙立爲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拒馬

敵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寸五分土用屈鐵

頭下用鐵鑽，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蒺藜繩連利于收起

蒺藜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為一繩，俱用繩串入蒺藜心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俱牌上掛帶以行。

符牌

此牌有數法，或用皮牘，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

新解

卷十七

子

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其符法乃兵家厭昧術，激我士心而非真以此為恃也。凡兵所帶繩串蒺藜掛于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下鋪地，圓藤牌豈擊殺之器，凡賴之以整部伍，齊進止，遮衆壯氣，進如堵牆，退如風雨者，惟有此牌功大為可用。然第遮革刀鎗而不能革鉛子耳。法長五尺，橫闊二尺。

軟壁

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以青綿絮被掛上，張陣前堵

鉛彈釘板可攔路

剛柔牌

此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噉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銃必是遠放，定無一二十步可放者。其法以輕木為長枕，中用一檔，牌身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裡用好蠶綿三斤，用布序為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白綿紙

新解

卷十七

子

每二張鬆鬆團為一球，挨行擺之，又用蠶綿五觔，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定，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并勿坐卧結實，重可十五觔，計費五兩以上，只苦于價重而官司不能辦耳。除此外，或以鐵為鋒，或云用鷲毛人髮，或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失其脊，皆不能遮

噉鉛子

噉校

某哨某隊某甲兵某人，後面某官押馬噉

收號令

竹籤四寸長五分闊上照式書隊甲兵勇親臨官押油
飾掛頸靜砲響各衙枚肅靜代圓枚而用更可查
考

鬼箭

鉄蒺藜糞汁炒藥毒藥戩脚曰鬼箭撒地以爲阻路守

險之用

竹筒貯蒺藜

新

卷十七

五

此筒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

爲底貯蒺藜懸之于腰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

且速而不結除此皆不利用

廳石 此圖活掛上打去石發閃落

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不搖勢一擲而去守

城空用

夜伏耕戈

弩機用浮輕箭染草烏毒藥以線引繫椿于二三十步

橫路而下堆草藏形懸線而機發箭必中恐害本
軍須阻所行要路

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于人足之先弩又無
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
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踰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
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
能打發其一機卽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
機也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用且未必矢矣

新

卷十七

五

俱准着人身也

木城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闊五尺高槩五尺衮木二道贅大

竹釘浮于栓上約可一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

城上則立在梁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營

立成營盤

紙燈

應備中軍大將旗鼓上各黃油紙鐵絲燈一盞俱粗四

寸長一尺五寸。五方旗十面。十盞吹鼓手三十八名。三十八盞。角旗八面。八盞。將旗一面。上燈四盞。凡各雜流官生人等。每起頭目各帶燈一盞。粗同。但長止用六寸。低執隨身。

前總哨旗上紅。油紙鐵絲燈一箇。高招一箇。俱圓一尺五寸。每一隊旗上一箇。色同。圓八寸。

左總同前總數。但用藍。油紙長二尺。粗五寸。隊燈長一尺。粗同。

額解

卷十七

五

右總同前總數。但用白。油紙方形一尺二寸。隊燈八寸。後總同前總數。但用黑。油紙圓形高一尺二寸。橫二尺。隔四寸。隊燈高八寸。橫一尺六寸。隔四寸。

中總塘報等燈俱圓而黃。小止用八寸。

各燈一盞。用黑油布四層罩蓋一箇。以備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營暗徙。或暗營倏明。令賊莫測。

一每兵置筋一雙。漆碗一隻。腦包一箇。隨時色衣一件。

如遇調遣給與盔甲。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簍衣箬笠一副。以便遇雨應用。如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弓箭亦書各行伍在上。或遺失易為檢給。或臨操易為辨賞。官器不必書名。以便更代者。

製造軍器將官多推托有司。蓋避嫌耳。臨戎誤事。其咎難歸。但銀兩出入不覈。何嫌之有。買辦工料。巡視監製。隨完隨試。堪否行罰。任然。須將官親為之。方俾實用。不然降式受成。縱使數更。得精加修。

額解

卷十七

五

不無詭譎時月。且司出納者。惟知屢估。務至疲憊。以為節省。經管無從侵蝕。殊不知委用非人。稽查無法。任是如餅短條。法立弊生。如何杜得。

一各府州縣所製器械。徒費錢糧。無益實用。其故皆起于侵漁處多。當未製器之前。營求領造一費。也。委官常例二費也。吏書庫子役。赴三費也。匠作。磨破四費也。以故造作率多不堪。良可深恨。

哈赤之變。五年所矣。徵調不下數十萬。而未聞一

旅稱紀律者至京營以暮氣司提調其備乃固不
任受甲而甲亦不承受一切作器可知已。冒破既
多朽鈍如故作器不可用亦不能用不及用從來
奴酋狙伏伺軍雷種種資具始突來若責左券然
西虜又挾奴以居奇飽則燒去非裔夷能窮中國
也殆中國自窮取窮則變其自強也夫

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八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儀節

夫軍中可使必聞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兵法聞
眾如鬪寡形名是也臨敵用命係于平日有禮禮不
可踰閑則知效長苟事急布惠當陣殺人皆無救于
成事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爲不
急之務加以頭目慾多無剛和光送日不肯任怨軍
禮之不興也久矣今法士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
集于場主將監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
從少有犯者卽得徑行細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
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究理惟侵剋一節不
在禁例若牽引侵剋以圖害本管隊長者治以軍法
隊下士卒犯科隊長同戮咸抵于罪若隊長臨士卒
亦必同甘共苦而隊長之承哨長哨長之承哨官哨
官之承把總把總之承偏裨亦如之若是而儀禮既

明一旦臨壘、孰不從命、自在各相上一等者、倡之、不惟不敢棄、且不忍棄、軍禮豈不重哉、

軍中將士、當同甘苦、如步卒在前、將官須按轡徐行、每至險處、卽空下馬、逐隊而趨、凡遇安營止宿去處、主將當逐一巡視、庶幾恩厚而令可行、

軍士若有公事私事、緊急欲訴本管者、先與旗隊總言之、徑赴應該千把百總處門上、卽時放入、不許攔阻執辱、把百總以下、不拘暮夜食寢之時、卽穿衣領赴

軍紀

卷十八

二

某衙門、或應自往者、諭其自往、務要耐煩待他、如或厭惡作性、不與他好好曉諭者、或被訪出、或問本人得知、定將該管官記過類論、

管中紀綱、最要嚴整、該提調官、一入武場、便宣軍法、從事不可一毫姑息、務使上司令行于千總、千總令行于百總、百總令行于隊長、隊長令行于兵士、乃是軍法、不然、直兒戲耳、千總而下、有違法剝兵者、寧上察而治之、部士告訐卽實、各行罰治、務使權在上、不在

下、違者重究、

軍士途遇文武大小官、俱下馬讓道、若在營中操練、奉金鼓號令者、一惟號令是聽、不必迴避、

凡千總待中軍以長官禮、閱人馬則併坐于次、

凡把總見千總、平時兩揖、一跪入營奉臺上發放、則跪而聽之、私諭旁立受教、途遇本管千總、下馬拱立、遇合管千總、待如本管禮、路迎從便、遇別營千總、讓道立馬候過、

軍紀

卷十八

三

凡隊總千旗總、旗總千百總、平時與教場俱照兵士于隊總、其途遇本管俱下馬、倘見遲下馬稍誤、不必加罪、但終于下馬卽已、又所管者、道旁策趨、不許抗禮、凡議過禮節、就是軍令、更易不得、如隊長所管數人、既惡、屬下抗違、已就不可、又效屬下復抗在上頭目、敢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以軍法治、

凡總旗總文移、只至千把總、千把總文移、只至營將、營將只至鎮道、鎮道轉達督撫、督撫轉達兵部、偏裨以

下不許擅往都會說人是非如有驀越各上司徑行者查究參治甚或有結交京要私寫揭帖傾害他人遇調發臨敵騰布功罪者訪出定行重治

中軍千總見本管主將兩跪一揖令營主將亦如之路迎從便別營主將官銜拜帖角門庭參一跪兩揖後堂旁坐待茶

進操及征調在外與掌號笛發放把總官卽戎裝錦繡哨隊長各小袖依方色戎衣執旗俱以軍容承接

續

卷十八

四

發放之際哨官凡有稟白跪聽把總授成哨長跪聽哨官授成隊長跪聽哨長傳令發放小兵跪聽隊長傳令發放哨長以下見把總叩頭俯伏隊長以下見哨官亦如之

凡公所哨官見把總一跪一揖哨長見把總兩跪一揖隊長不許長揖哨長見哨官一跪一揖隊長亦不許作揖隊長見哨長作揖侍立

行伍既定軍士與旗隊總同宿歇一房者立則傍立坐

則傍坐所睡床炕不拘方向飲食之際軍士候旗隊總旗隊總亦務相揖讓凡有當行事體軍士務聽言語不許抗違如旗隊總有過集本旗并一隊之人合辭諫止三諫不聽稟百總知若因諫正旗隊總既不知過又計害軍士以圖報復者軍士不必與爭只赴百總處告知百總亦復曉諭旗隊總再與軍挾怨者送把總處治若軍士有小過旗隊總卽時口責三次不聽先將令書供在桌上無卓則懸于壁命犯兵跪對號令某一款所犯相同處治多不過五棍不服者徑送本營將官處凡軍士與不係本管旗隊總同歇者亦讓以兄禮凡事遜避不許倚犯餘則平處係百總則照旗總禮百總與旗隊總同居者照係軍士共旗隊總同住例

凡平時無警久住地方哨官以上許冠帶哨長義士許青衣隊長許青布衫繫絲其禮儀把總之待哨官哨官之待哨隊長哨隊長之待兵士許以鄉情從便相

續

卷十八

五

待但坐須要側侍、不許齊肩平列、雖下至隊長與兵亦然

凡病兵初視以後、在隊總則時時看視、旗總則一日一看、百總則三日一看、把總則五日一看、千總則十日

一看、管將每半月一看、主將惟看病重者、存恤之

更籌

凡行軍宿野、遇日晦夜暗、必須定更傳籌、知早晚、先以

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一十分、每

卷十八

六

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爲十

二籌、以日出入爲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本

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取珠三

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爲數、緊慢行、數七百四

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七

步、餘爲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步、程限二十里、

二百七十餘步爲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

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十

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卽六千二百二十

五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

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隨

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時定而更漏均、大

同小異、可爲警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十八步

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過若傳籌五十次、其餘五

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十

四氣皆有異同、餘倣此

卷十八

七

一定更籌之法、一日一夜計時百刻、人徐行二百

里、每夜自初昏至黎明、計五十刻、如以春分秋分

晝夜兩停爲準、每刻行二里、共行一百里、如夏至

前後夜極短、四十一刻、行八十里、冬至前後夜

極長、五十九刻、行一百二十里、縮其餘四時、照節

序短長增減計算、假如九十步、安一直史、往回一

百八十步、發一更籌、每里發二籌、春秋二至、計二

百籌、冬至二百四十籌、夏至一百六十籌、晝盡天

曉其夜天曉即以此定之行兵以令箭代鐘

浙東潮信

初一初二三十三十四寅申長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
五十六卯酉長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辰戌
長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巳亥長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子午長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

三廿四丑未長辰戌平 廿五廿六寅申長巳亥平

廿七廿八卯酉長子午平 廿九三十辰戌長丑

卷十八

未平

朝生為潮夕生為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于
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生于寅則汐于申潮生于巳
則汐于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太陽出沒應潮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兔入雞場 三七發甲入
午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
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寅時

九五更四點微 二八五更二點歇 三七平光起
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
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占風濤

日暈主雨月暈主風按方有闕即此方風來 日沒
青紅無雨也有風返照在日沒前胭脂紅在日沒後
星光閃爍不定主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

卷十八

九

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
雨大雨同作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更多 暴惡之風盡日而沒
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雨
最難晴 凡春風易于傳報一日南風必一日北風雖
早有此風向晚必靜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
北風吹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雲若砲車
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煙如霧名曰風

花主風起。雲若魚鱗。不雨卽風。凡雨陣自西北起。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海猪亂起。主大風。夜間聽九逍遙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鰕籠張得鱗魚。主風。卜蛇蟠在蘆葦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卽至。望上稍慢。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廿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揀花風打末。

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北風。二月忌初二北風。三月忌清明北風。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六月十二日忌彭祖。在前後三四日。七八月若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十月忌初

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十一月冬至風。臘月廿三。指塵風。

得師時以禮儀。倜然不可近。雖經題講或不以國體。而以私闢。則平之旁流。如前債事者可鑒也。然屈極矣。仲之當自下。始若山候遊就。是大將之餘技。使乎藉通甲。縮地以成。敵古大用。已欠矣。故薄而不錄。以砭好奇。并誣世者。

類輯練兵諸書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董承詔編承詔武進人萬厯丁未進士天啟中
官至浙江左布政使是書輯錄戚繼光談兵之言
繼光所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儲練通論哨守
條約四書承詔薈萃其說刪除繁複編爲十六類
曰奏疏曰條議曰將畧曰兵紀曰賞罰曰陣曰營
曰戰曰操曰哨守曰長兵曰短兵曰聲類曰色類
曰什器曰儀節而以汪道昆所作繼光墓誌及承
詔所作小傳冠於首

兵機類纂三十二卷

〔明〕張龍翼輯

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兵機類纂

三十二卷》提要

兵機彙纂序

有謁吾浚而來請者為張子羽明手一編問序于余：閱之乃兵家言也上起軒轅以及

戰序一

昭代其間兩臣雲將匡王定鼎之謨咸在是矣事博而該文簡以嚴誠哉其為兵機妙纂也張子幼即受書黃石棄儒冠練習時務又

加考索編纂數十年勒成
此書以俟戎行者之問律
焉若余少師 孔 孟長
不習兵烏能言其要然嘗
聞之矣天生五材武有七

戰書二

德則兵也者戡定禍亂禁
民為非致義之用而終仁
之生也是所以為生而非
凶所以安之而非危也自
文德不昭武功以覲而揣

摩陰符之士惟求感忽悠
闇莫知所從以為九天九
地則其志務于多殺人多
殺人而兵遂為天下毒而
天下不竟從嗚呼覲武無

戰書三

烈豈戰之罪哉夫聖王行
師以申九伐也而亂人習
之以恣所欲甚矣凶人不
可授以凶器也故聖人慎
言兵矣然天下雖大好戰

必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古言之今為烈則當夫蠻
夷猾夏寇賊奸宄虔劉我
民不克胥匡仁民之主必
且赫然震怒簡迪長子推

戴書中

轂授鉞壺以內壺以外車
至天下至地惟將軍之制
則錫命之重矣使為長子
者命在師中志滅匪茹而
出師無律進退失嘗謀之

不減而議撫議和苟且為
計徂旦夕之安而憂百世
其奚以不負天子哉此無
他平生不知簡練而臨事
昧于適變也古之君子軍

戴書中

師之制戰陳之法以至觀
天因地應執制奇固不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何必形
弓太嘗然後彪炳哉當其
壇上布指隆中抱膝而楚

漢曹孫燭焰數計矣所以
當大事而無思也豈非其
習之者豫乎則是書也羽
翼武經而糾々之夫荷戈
橫誦可也雖然古來名將

錢序七

增竈減竈火牛火猱或踵
事而增華或變本而加厲
用不一方事各有濟寧按
圖而驥之索鑄舟而劍之
求哉不知規之標之存乎

法神而明之存乎人睢陽
武穆不拘古陣而漢書無
遺忘左傳不釋手則觀夫
大畧識其運用者安見不
在夫區々之間也讀是書

錢序七

者其亦求運用之妙于一
心乎然言心而吾更有說
矣心以立志也志以作氣
也夫兵以氣勝也今天下
豈乏勇敢強有力之士哉

所貴于勇敢強有力者為其敢行禮義也天下不乏勇敢強有力者而智昏于利謀遂其私雖有勇敢強有力而不為

鐵序八

國家用益以濟其亂可惜也盍先正其心乎知君親之義嚴邪正之辨雖當強潔厚實而大義益為炳如不愛錢不惜死誠如古人之

所云也加以學濟以才以之為功無不立為名無不成矣雖古之巨人不多讓乎今

天子

神武當陽而小醜未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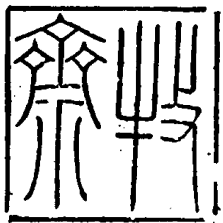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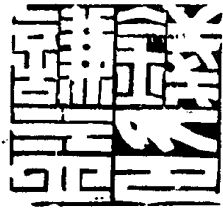
鐵序九

將帥之士聽鼓鼙而昧以思矣克勝大任而應我天子之求者唯此立志以帥氣者乎吾願讀是書者當先讀孝經春秋而樹立乎

大倫也世道有厚幸矣天下皆干城矣是為序

崇禎歲舍癸未九月虞山錢謙益題于明發堂

錢序十



序

或言兵有定法而無定機斯言殆非也夫兵無定法者也而嘗有定機何以言之今夫兵自周官以上其事皆藏其用皆寄而況於其為言有揭、朕以書孤行者乎蓋至孫吳穰苴之時舉天下之事兵幾居其八九則其不能不勒為書而著為法伊時勢使然也然其道注、變遷莫

測故有一言於此而其為用或
正或偏或陰或逆用之一不當
則喪師辱國為世僇笑何則彼
但聞兵有法而不知濫無定其
節候分寸一聽於機者毫釐

其教二

不易而東西定位者也是以失
律謂之失機而善用兵者惟於
當機若數一二而瞭黑白蓋其
犁狀著列不可挪動如此故曰
無定法而有定機也吾觀古之

名將深睹此秘而精用之者莫
如韓淮陰李藥師岳鵬舉三君
其它亦必皆有合焉故能料敵
制勝而奏摧陷廓清之績其曹
必者未有不敗者也我

其教三

國家

神聖開基將帥不乏雖其承平之
久至於

穆

神

二祖之際可謂彬々文治矣顧

其時猶有著書言兵者戚繼光
之疇海內有畔注輒定之今

皇上天縱文武朕中原用兵且
十餘年間外之帥不啻數易而
獻俘洗兵厥期未覩路鼓責鼓

事類

之靈經屢挫焉抑獨何歟夫非
機濫之間用之者注注倒見不
知以不定之濫而聽於一定之
機使其機游移焉致屢蹈傾危
乎嘗冀四海之大必有豪傑之

士起而一實斯言而雲間張君
羽明以其所輯兵機彙纂一書
問序於余余讀之稱快焉張君
慷慨健士通達國體曉暢時務
明於變事故其輯是書詳哉其
言之矣又以爲機者不可覩其
未狀之形而可觀其已狀之迹
惟觀其已然之萬殊而後知未
狀者之有至當而不可易是之
謂定焉耳嗚乎以固安可以無

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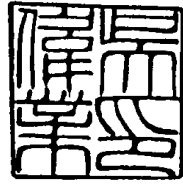
書言公明有言但患無才不患
無書以為不善讀者言耳若夫
英悟之姿止賴編摩之益無論
太公三略子房素書為兵事專
家之言即不必專言兵而兵必
集錄
恥資亦廢書不可故當陽時稱
左癖而武侯手寫申韓用以開
發神明助長智意總之天下大
器軍旅險事固未有不深沈好
書熟於成敗之故而可以僥倖

者也今人棄書不讀則動引霍
驃騎不至用古兵法之言不知
波能不用兵法而能不用兵機
哉故嘗為之說曰兵有制有法
有機又有人孫吳之書兵法也
集錄
張君是輯兵機也若戚氏所定
新書亦髣髴遺制而淮陰藥師
鵬舉之流謂之人誠得是人而
用張君之機於以右法而左制
吾未見虜敵之是定也或曰張

君即其人吾殆欲信之

崇禎歲在癸未嘉平月上浣粵

東吳偉業駿公父題



吳偉業

凡例

一是編專以兵機為主。非軍國籌策。不錄。及苟於軍國有闕。雖君相山野之謀。與將畧一體收輯。重在謀畫。不事重品格也。

一是編志在廣蒐。又惡浩漫。故繁纖盡芟。止存喫緊。若夫議論辨駁之間。精神於此。倍爽。則又不可棄遺。姑稍存之。

一是編每事各聚以類者。欲使於一法之中。窮其變化之妙也。狀亦有一人一事。其間合著幾類者。恐疊而繁不

能逐門脩錄。但事蹟氣為關要。於本條必不可缺者。姑復脩之。狀僅十之一二耳。

一是編雖欲廣集。而無稽虛誕之屬。不敢濫收。以取大方之誚。故一以經史為主。一切野史不經之論。悉為棄去。一編中如陣法器械之類。止述其事。不詳圖說者。慮成冗漫。容另輯而專詳之。

一是編重在類聚。不可逐人以按年歲。故但於一類之中。自為次第。使稽世者不致混淆。而於事類又不紛雜也。

兵機類纂目錄

疑兵卷之一

曳柴疑敵

炊火疑敵

揚旗鼓疑敵

偃旗鼓疑敵

變服幟疑敵

效敵兵孔勝

解鞍疑敵

佯伎樂疑敵

指揮疑敵

開門疑敵

虛營疑敵

假營疑敵

草人疑敵

效別疑敵

緩服疑敵

漆灶疑敵

躡馬槽疑敵

驅牛驢疑敵

散舟疑敵

縱虜疑敵

立堰疑敵

車轂疑敵

攜軍疑敵

牧馬疑敵

集錄

目錄

列陣疑敵

詭砲疑敵

會兵疑敵

詐兵卷之二

示弱破敵

示不進破敵

假此擊彼

攻此救彼

佯敗破敵

詐降破敵

詐饋餉破敵

詐和破敵

詐迎撫破敵

詐勝破敵

詐會盟擒敵

詐孔敵城

謬言詭敵

揚言敵敗

兵敗詐稱佯敗

揚威恐敵

假稱神助

無糧示有糧

有紅示無紅

挫敵詐謀

伏兵卷之三

誘敵入伏

伏兵擊敵

潛兵為內應

破敵伏兵

掩襲卷之四

出敵不意

攻敵不備

兼行克敵

潛師襲敵

暮夜襲敵

冒雪襲敵

雨中襲敵

澆水襲敵

霧中襲敵

奇兵卷之五

奇兵破敵

夾擊破敵

銳兵卷之六

摧敵鋒銳

致軍必戰

嚴令孔勝

集錄

目錄

重兵卷之七

恒慎不懈

持重不輕

乘機卷之八

乘機破敵

乘勝破敵

乘敵困疲

乘敵軍亂

乘敵自退

乘敵謀未合

乘敵未整

乘敵不相救

乘敵猶豫

乘敵莫測

乘敵畏懼

乘風沙破敵

乘水破敵

乘機封還

乘機易帥

隨機安衆

乘機報仇

乘機書孔勝

伺便卷之九	待敵氣衰	待敵疲敝	待敵自生變
伺敵懈怠	待敵近奮擊	半渡擊敵	
致敵卷之十	誘敵出戰	激敵出戰	
誘敵來戰			
畏敵卷之十一	略敵解圍	唱敵緩追兵	
略敵亂勝			
餌兵破敵			
激敵卷之十二	絕敵糧餉	斷敵援路	
絕敵糧餉			
日錄	毀敵橋梁	堅壁老敵師	
斷敵歸路	攻敵根本	以計亂敵馬	
困敵敵人	羈縻敵兵	使敵自相圖	
斷敵弓弦	使敵兵不適合		
分敵兵勢			
權變卷之十三	矯制擊敵	不請命擊敵	不請命封賞
矯制擊敵	不待命受降	因符節立功	
違命破敵	偽書說降	以計款主	
便宜立功	托事免疑	推戴立功	
以計脫難			
反間卷之十四			

間易敵將	間殺敵將	間羅敵將
間疑敵黨	間敵自相圖	間止敵兵
間敵使敵	間敵絕和	間人使叛
間敵黨附已	用間敵難	
奇法制勝卷之十五		
斷弱破敵	短兵破敵	袖棒破敵
藥箭驚敵	磁石制敵	折行馬為兵
偏廂車破敵	筒鞭發矢	繫戟于馬
羽矛為矢	揚灰破敵	散豆破敵
木屐去疾黎	牛羊塞巷	火牛破敵
自錄		
蒙虎皮破敵	蒙羊皮勝敵	繫繫亂敵
宵鎬發伏	青囊穿舟	鹿帽潛賊
攪地龍陷敵	車營禦虜	編篋為梯
破陣卷之十六		
破騎陣	破象陣	破火牛陣
破戰車	破戰船	破鉄浮圖
火攻卷之十七		
火攻破敵	破敵火攻	
水戰卷之十八		
壅水破敵	移敵涉水表	引舟入水

設鈞距破敵	鎖江拒敵	破江中鉄鎖
設計渡水		
據地利卷十九		
據地利破敵	據城破敵	據粟取勝
攻城寨卷二十		
火砲攻城	地道攻城	鑿整圍城
堰水攻城	乘高攻下	持練緣城
經紡登城	懸布登寨	穴地洩水
火孫破寨	破敵水柵	夜砍敵營
不越次攻城	長圍困敵	縱焚乘隙敵
撤圍散敵		
守城寨卷二十一		
毀敵攻具	拒敵攻具	毀攻城紅
砲擊攻者	開突門破敵	穿地道破敵
截敵地道	禦敵上山	決水灌攻者
燒還攻者	戰退攻者	伺間破圍
灌水凍城	補城杆敵	移城窮敵
激勵卷二十二		
激勵衆使戰	激勵衆使從已	
遊說卷二十三		

遊說圍敵	遊說還敵	合從破敵
招降卷二十四		
思信招降	誘敵使降	說降敵將
威信服敵	慰諭平亂	
用敵卷二十五		
用降擊敵	用俘取勝	不殺降取勝
以夷狄攻夷狄	存敵為杆敵	
報軍情卷二十六		
現視敵營	通報敵愾	懦卒為援
料敵卷二十七		
料敵可克	料敵必退	料敵必來
料敵不至	料敵必降服	料敵不敢戰
料敵必詐	料敵有伏	料敵未易克
料自師必敗	料敵所向	料築城可成
料安營得失		
脩敵卷二十八		
築壘城禦敵	燒棧道脩敵	穿穴脩敵
障虜通道		
謀畫卷二十九		
謀辦基業	贊成基業	贊助安國

陳獻謀策	結聚豪俊	任用材智
養虎圖敵	殺罪仇敵	收乳圖籍
雜類 卷三十		
親征取勝	和隣圖敵	結義秋為助
小舟運糧	鉄籠免危	市馬破敵
挫抑敵謀	使敵不逞	不露虛實
軍亂能整	使兵識將意	計謀叛黨
設計平亂	以計平盜	設計避仇
以計弭變	以計止叛	以計止暴掠
設計認賊	設計偷營	詐病圖人
設計圖人	誘選亡臣	誘盜運物
從營遊變	儲雨濟渴	毒酒斃賊
縱烟隱身	以計得兵	小失大得
暗藏軍令		
陣勢 卷三十一		
積卒	握奇	三才五行
兵農	崇卒	來之陣
魚腹	荊尸	大偏小偏
五軍	八陣	方圓大陣
連馬方陣	却月	結車為陣

高歡員陣	趙仲卿方陣	周法尚方陣
行宮營陣	六花	長蛇
馬燧車營	梁晉方員陣	金人騎兵陣
平戎萬全陣	壘陣	張貴船陣
張世傑船陣	元制四陣	鴛鴦陣
不用計 卷三十二		
不用計致敗	不用計無功	不用計無成
不用計生患		

兵機類纂卷之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同記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吳志葵理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同記

柴疑敵

晉文公及楚人戰於城濮。敗楚子西將左師。退晉狐毛。設二旂而還之。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橫擊之。狐毛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敗績。晉師敗齊。

晉平公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臨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

燕悅館懼魏人

悅館救襄國。會魏王閭出與姚襄居視等戰。悅館兵至。去魏兵數里。詭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裏瑕。館三而擊之。魏兵大敗。

晉李存審敗解丹

李存審救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趨步陳。契丹之契

丹敗

蒙古張柔破武備

蒙古張柔次滿城。金武備會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遁出。帳下統數百人。柔令老弱婦人乘城自率壯士突山。俟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鞭大呼入圍。僞衆皆披靡復使緣山。旗幟嚴言敵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僞大潰。

火疑敵

廉范疑匈奴

北匈奴入雲中。廉范拒之。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積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篝火晨往。

卷之一 疑兵

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輸。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魏陳泰解狄道之圍

漢軍圍魏狄道城。魏陳泰救之。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山上。多舉烽火鳴鼓。前維不意救兵卒至。乃遁還。

晉周訪疑兵退賊

周訪擊新杜。張將張彥及募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訪。乃密遣人如樵採者出結陣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

秦慕容垂退晉兵

晉桓冲伐秦。攻襄陽。慕容垂來救。夜令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

光昭數十里冲懼退還

齊崔靈達還魏師

魏梁郡王嘉園照山齊崔靈達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
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魏楊侃散圍城者

正平民薛脩義驅民圍蒲坂以應蕭寶寅魏遣楊侃討之侃至民
有送降名者命各還村謂之曰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
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之以所獲寶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
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大光遠數百里圍城者不測各散歸
庫盜皆降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韋孝寬疑齊人

周韋孝寬築城近於齊境齊人至境上孝寬夜使諸村縱火齊人
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孝寬卒城而還

王雄誕破李子通

王雄誕擊李子通遣陳當道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
山際于通懼請降

黑齒常之擊敗突厥

黑齒常之擊突厥至兩井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燃火東南
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長孫全緒還吐蕃

吐蕃人長安郭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晝則擊鼓
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
州將大軍至矣吐蕃遁去

張齊賢與契丹

契丹傳宋代州宋張齊賢期滿美引兵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
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
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還乃閉美使者夜發兵二百人
人持一幟負一束帛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燄帛契丹兵遙見火
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驕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於土鏖皆
掩擊敗之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岳飛疑金人

岳飛與金人相持於竹蘆渡飛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各以薪
易交縛兩束夜半發兩端而舉之金疑援兵至驚潰

宋魏勝攻金海州

魏勝初起義兵攻金海州金帥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
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背盟無信本朝寬大愛民城
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乃獨
租稅釋罪因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遠近響
應

明傅友德驚蜀兵

蜀將吳友仁謀殺漢中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徑趨黑龍江
夜襲木浦關攻牛山寨夜令人持十炬登山上蜀兵驚遁

揚旗鼓疑敵

漢高祖破秦軍

秦遣兵拒曉關沛公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
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欲乃因其急而擊之大

破秦軍

張飛當陽拒後

張飛從先主於當陽之役曹操追之甚急飛領十餘騎拒後乃令
騎皆隱岸上樹林中揚旗往來而自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

集機

卷之一 吳兵

張翼德也可來共決必操兵無敢近者

吳陸遜破散丹陽賊

丹陽賊帥費綏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孫權遣陸遜討之機支黨
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
時破散

王平整濟衆而還

馬謖與魏張郃戰於街亭謖敗衆散裨將王平所領千餘人鳴鼓
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平徐徐收合敗兵以還

姜維還旗還司馬懿

諸葛亮卒平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

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嚴結陣而去

吳陸抗擊楊聲敗兵

陸抗討步闡哥揚聲來救抗擊之收走抗欲退之慮闡伺間兵不
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退者聲衆悉解甲走抗使輕兵驛之聲衆
大敗

虜勇破西魏救兵

東魏侯景攻魏廣州未圍魏救兵至虜勇乃徑率自將逆魏師日
暮勇多置旗於樹頭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破魏兵而還

程名振疑劉黑闥

秦王世民擊劉黑闥列營洛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來會程名振
載鼓六十于城上堤上急擊之城中心地時震動黑闥將范願馳告

集機

卷之一 魏兵

黑闥黑闥遠還獲遂與秦王合兵擊破之

馬燧疑田悅

馬燧等討田悅于博洛燧等夜引軍趨魏州留百騎擊鼓鳴角於
營中發畢而止燧軍行十里許悅始聞之

晉符彥倫還契丹

契丹寇晉至相州晉符彥倫來城為備契丹數萬陳于安陽水北
彥倫命城上揚旗鼓譟約東契丹不測踰水引還

金粘沒喝潰宋師

金粘沒喝南侵至河外宋折彥質拒之夾河而軍粘沒喝曰南軍

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假。遂盡取戰鼓擊之。連旦。彥質之衆皆潰。金人遂渡孟津。

宋虞允文破金兵

虞允文與金兵戰於采石江中。敵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令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

韓世忠助勝破金人

韓世忠復蕪山。諸軍皆敗。世忠與蘇格等五十騎抵淖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世忠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會蕪山潰卒舟集。即命鐵河岸約鼓譟。助殺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捷高。事。韓世忠突擊格等。夾擊之。舟卒鼓譟。敵大亂。退斬甚衆。

明沐英為疑渡白石江

沐英乘霧逼白石江。而陣傳友德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遣奇兵潛從上游。遂出賊後。鳴鼓角。樹旗幟於山谷間。為疑兵。賊急撤兵還陣。動大軍來。趨師渡江。以伍而善。泗者當先。長刀。蒙盾斫其軍。後陣失。居交發英縱跌騎。擄其中。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直抵雲南。雲南悉平。

明王信破劉千斤等

王信守荊襄石和尚劉千斤反。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賊四千。徐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聞以火士。

出城五六里。舉火飽賊。以為援至。驚走。退斬有功。

明沈希儀克工克

沈希儀同五哨誅岑猛。希儀將中哨當工克。工克隘而險。且糧盡。渡江諸左哨乞糧。請并兵攻工克。不允。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乃還夜分兵三百。緣山上。遠出工克。背煮餘糧。為糜食。士。合戰。戰力所遺。軍已立機。工克山頂矣。賊見機。大驚。遂入隘。偃旗鼓疑敵。

馮異大破行廵

隗囂反。詔馮異軍栒邑。未至。而將王元行廵將二萬人下。配分。遣廵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謂虜兵盛。不可與爭鋒。異。去。虜若得栒邑。三輔動搖。今吾先據之。以逸待勞。非爭也。潛往。閉。城。偃旗息鼓。行廵不知。馳赴之。異猝擊。鼓建旗而出。軍驚亂。奔。走。退擊破之。

晉劉裕破孫恩

孫恩攻海鹽。劉裕拒之。以城中兵少。乃夜偃旗。匿鼓。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對曰。夜已矣。賊爭入城。裕奮擊。破之。

魏王思政敗高岳

東魏高岳等攻魏州。魏王思政命仆偃旗鼓。若無人者。岳將甚。衆四面攻城。思政巡視。勇開門步戰。岳兵敗走。

唐霍王元軌疑反虜

唐軍于拊突厥反寇延州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不敢逼

梁侯安都擊破王僧行餘黨

陳霸先襲殺王僧行僧行餘黨來攻城侯安都閉門偃卧令城中有登陴窺賊者斬及夕敵兵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又至安都擊破之

宋王德選賊遊騎

張俊檄王德選取宿州至新縣與敵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貼鼓賊疑疑遂引去

宋一戰兵

宋魏勝戰還金人

金人入寇環海州城圍數重勝分兵脩築偃旗伏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而四面合圍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大牛金液凡幾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羅攻為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又聞或夜劫其營或焚其攻具金人引去

突厥賊襲敵

韓信易越幟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信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軍勝遂或即疾入趙軍拔其幟而易漂

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平旦信出井陘口趙軍開陣擊之信耳得素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僻逐之所遺卒已入趙軍易幟矣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欲歸降見赤幟大驚深兵夾擊破之

馮異變服以破赤眉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去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猝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戰別衆遂驚潰追擊破之

虞詡令衆貿易衣服

虞詡為武都太守寇衆攻赤亭詡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此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竟不知其數詡計賊當還乃潛遣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固掩擊大破之

曹操襲燒袁氏輜重

袁紹攻曹操於官渡操聞紹輜重在故市烏巢自帥騎五千用表軍旗幟人樹枚馬縛口夜從間道出襲擊盡燔其糧穀

薛訥等擊吐蕃

吐蕃寇渭原唐薛訥王暉崇之吐蕃屯大來谷暉選勇士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殺入虜鼓角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虜大潰

徐溫易服擊安仁義

唐楊行密遣王茂章攻潤州安仁義不允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擊破之

後唐李存審破梁

梁攻濮李存審引兵扼下博橋獲梁樵者數百人留教人斷樵從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太軍至矣梁人攻濮者未及置營存審等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者雜暮至梁營門縱火大詭弓矢大發斷解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人燒營夜遁

宋韓世忠破賊

韓世忠討劉忠於白面山世忠夜伏精兵於山側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

宋世忠破賊

回鹘驚潰夾擊破之

宋孟珙破蒙古

蒙古武沒牙攻宋江陵孟珙救之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遣趙武等與戰敗蒙古武沒牙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趙武靈王以中山在心腹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疆兵之救謀於肥義而為胡服騎射後乃拓地千里

效敵兵取勝

李淵謀擊突厥

隋煬帝時突厥寇邊李淵為留守所部不滿五千淵選善射者二千八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武與突厥遇則同便擊之前後屢捷

宋世宗效唐兵水戰

宋世宗以唐水軍銳敵周人無以敵之乃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後命王環將之入淮至壽春城下大破唐兵

解鞍疑敵

漢李廣解鞍疑虜

李廣為上郡太守嘗有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眾欲馳還廣曰我

去大軍數十里若走匈奴退射我立盡矣今我留必我敵大軍

之誘不敢擊也乃前至未到匈奴陣二里許令騎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軍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周楊忠解鞍以疑蘇兵

蘇司馬消難叛入於周周遣達奚武楊忠迎之忠以三千騎為殿至雍南解鞍而卧蘇眾來追至雍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狀乃徐引還

陳俊樂疑敵

魏陸騰平陵州

陸騰討陝州叛將。因山為城。攻之難拔。乃陳使樂於城下。而撥素兵。擣其子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遂平之。

唐紹紹虜

吐谷渾寇唐岷州。崇紹救之。為其所圍。紹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騎出。虜陣後擊之。虜眾大潰。

張守珪敗虜

張守珪募軍州故城。版幹初立。吐蕃卒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虜。敗走。

元張弘範舉樂而戰

宋廣王結寨於崖山。海中張弘範四分其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今日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來潮而進。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還。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眾繼之。孫構戰於舟尾。以布葉障之。令將士負盾而伏。令聞金鼓。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或飛矢集如蟬。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幕。弓弩火石交作。宋師大潰。遂滅宋。

指麾疑敵

涼謝艾破趙兵

趙兵攻梁州。謝艾進軍臨河。趙軍擊之。艾左右大擾。艾獨靜。床指揮處。不趙以為有伏。兵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

趙軍退。艾乘勢追擊大破之。

魏拓跋英疑退齊兵

拓跋英攻齊柵拔之。將還。齊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後繼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指麾。狀若處分。秋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遂延引退。英追擊破之。

開門疑敵

趙雲計敗魏兵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道要。以臨漢中。昭烈堅壁不出。操還。未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開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操兵疑雲有伏。兵遂還。雲以勁弩射之。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墜水死者甚眾。

諸葛亮使司馬懿通

諸葛亮屯陽平。將伐魏。遣諸軍東下。亮惟留萬人。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至。將士失色。亮入軍中。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如灑。懿疑其有伏。兵乃引軍趨北山而遁。

宋蕭承之還魏兵

魏攻宋濟南。時宋蕭承之所部不過數百。乃使偃兵。開門。眾皆不可承之。曰。懸城孤守。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西魏王思政退東魏兵

王思政每戰常著破衣，中敵不知其將帥。宇文泰為高歡所敗，泰使思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東魏兵至，憚之，引還。思政始為守禦之備。

齊祖珽智疑反者

祖珽守北徐州，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通其州城，珽命不開城門，禁人不得出，衛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遂驚走。

李淵開門疑虜

突厥寇晉陽，李淵勸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而去。

唐高仁厚敗東川兵

兵機

卷一 疑兵

十五

唐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反，高仁厚討之。列兵塞圍，其將鄭君雄於廣頭夜君雄等出，勁兵掩擊，仁厚大開寨門，投炬火照之。自率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不敢入，遂逐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斬獲甚衆。

宋劉錡守順昌

金人來侵，劉錡先設伏擒其千戶阿黑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湖，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兵襲之，殺數甚衆。既而金人三萬圍宋順昌府，兵薄城，劉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進。

明鄧愈守徽州

元楊完攻徽州，徽州新附，城郭完備，未備苗軍奄至，愈激勵將士。

開四門以待敵，敵疑不入

虛營疑敵

吳漢潛與劉尚合軍

吳漢伐蜀，去成都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屯江。南公孫述使謝震等出攻漢，使別將劉尚令不得相救。漢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旗，使火烟不絕，夜將引軍與尚合。晝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新豐等。

宗澤擊敗金兵

宗澤敗金人於衛州，澤計敵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

兵機

卷一 疑兵

十六

營大驚，自是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襲擊敗之。

蒙古阿朮破宋師

阿朮取宋僊人關，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敵便。遂自安。離江留精騎於牛心山下，立虛寨。半夜宋師果至，伏發，宋師大敗。

畢再遇疑金人

畢再遇與金人對壘，金兵至者日衆，雖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明徐達破福元僑

泗州雖降張士誠守將福天爵復叛與達對營有謀者來降達撫以恩告以殺將刻營達於二鼓命射殺退也十里留空營天爵果渡河焚營知達有僞欲走伏兵已焚其舟前後夾攻天爵自刎衆降

假營疑敵

吳徐威疑魏兵

魏王丕擊吳至廣陵徐威列舟艦於江桓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后頭至於江東縣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時江水盛長丕至望而集曰魏雖有武騎千犀木可圖也於是旋師

周宇文憲疑齊師

卷之一

疑兵

其

宇文憲侵齊家謂永昌公椿曰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柝為廢示有虞所令兵去之後賊猶疑會被勅追還卒兵夜返齊人果謂柝庵為帳幕不疑軍還翌日始悟

曹彬疑唐援兵

曹彬圍唐唐主召朱金贊於江上自湖口入援衆踰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召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櫓之狀金贊望見不敢進

單人疑敵

張巡破令狐潮

賊將令狐潮攻唐張巡於雍丘城中矢盡巡縛桑為人千餘被以

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燬而遁

梁劉鄩縛草為人

劉鄩與晉軍夾河為營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時見旌旗偷牒往來晉使覘之乃縛草為人執旗來懸在城上耳

宋畢再遇疑金人

金人常以水櫃取勝畢再遇夜縛葉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執戈矛嚴立成行殊與鳴鼓金人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甚沮再遇固擊敗之

卷之二

疑兵

其

致別疑敵

魏楊播別齊渡水

魏主宋伐齊還遣楊播將兵為殿時春水方漲齊兵大至戰艦聚川播陳南岸待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為圓陣衆之相拒并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已而水減播引精騎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

魏拓跋英別齊兵

拓跋英擊漢中克其五營會魏主召英還乃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拒後遣使與齊將蕭懿別懿以為詐去二日乃退英下馬與戰齊兵不敢迫而追

緩服疑敵

檀道濟疑魏人

檀道濟伐魏。食盡。自歷城還。道濟兵少。會軍士皆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遂全軍而返。

梁馮道根退魏兵

馮道根戍阜陵。修城未畢。魏兵奄至。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

添灶疑敵

虞詡添灶還苑

虞詡為武都太守。將赴郡。羗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謂停軍不

去

卷之一 兵

進。羗聞之。乃令兵抄傍縣。因日夜兼行百餘里。令軍士各作兩灶。

日增倍之。羗不敢逼。通

辨馬槽疑敵

齊獨孤永業還同兵

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永業通夜縛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夜引退。

驅馬牛疑敵

魏爾朱榮疑葛榮

葛榮反。圍鄴。衆將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列陳數十里。爾朱榮潛軍山峯。為奇兵。多督將已

上三人為一處。度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軍士各置柳棒一枚。置馬側。戰時不聽新鼓。以棒棒之。而已。擒葛榮。悉衆降。

隋楊義臣敗喬鍾葵

楊義臣與喬鍾葵相拒。義臣自以兵少。悉取牛驢數千。預令人持鼓。潛驅匿澗谷中。兵初合。命驅牛驢疾進。一時鳴鼓。塵埃遮天。鍾葵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擊破之。

散舟疑敵

唐李靖散舟以疑援兵

李靖擊蕭銑。破之。直抵江陵。靖使散舟。獲舟艦於江中。諸將不可

去

卷之二 兵

二

請曰。銑地方數千里。我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謂江陵已破。疑而不進。往來觀視。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果遂圍江陵。銑降。

縱虜疑敵

魏侯淵擒韓擒

爾朱榮遣侯淵討幽州韓擒。配兵甚少。或以為言。榮曰。臨機設變。是淵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果廣張軍。殷多設供。具神騎數百。深入。值賊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皆還其馬。使縱使。入城。淵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為計。問之。可免也。度其已至。帥數百騎夜進。昧旦叩其城。果歛降。卒為內應。遂走遁。

擒之

立堰疑敵

董卓立堰渡軍

董卓討先零及苑卓糧絕乃於所渡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而還以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矣

車服疑敵

賊宮疑越人

賊宮屯駱越人謀叛從蜀官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服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之以為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官慰納之越人由

是遂安

卷之一 疑兵

十一

搗軍疑敵

明李文忠疑虜

李文忠却哈剌章蠻子於士剌河迤北至聘海虜益衆文忠據險自固示以羣弱仍椎牛具饗為搗軍狀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歸

牧馬疑敵

李世民破實建德

李世民既破實建德兵於武牢既而謀告曰建德牧馬於河東將張武牢矣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於河諸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世民出奇兵破之擒建德

列陣疑敵

明王越疑虜

王越嘗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衆欲走越止之為陣列自國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射枝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之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曰昨我一動虜驍擊無唯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服故虜不覺耳

詭砲疑敵

明楊銳破派漆木機

派漆以安慶結木機接城換兵而進楊銳詭以大將軍銳實居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寇兵望見大潰乃潛出卒燒其機

會兵疑敵

明楊一清退虜

虜數十萬直抵固原楊一清為巡撫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爭謂不可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奏政安惟學亦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北走

兵機類纂卷之一終

兵機類纂卷之二

瑞屏大宗伯鑒元

雲間 張龍翼用明父轉
同題 吳志葵聖階父教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聞

示弱破敵

楚關伯比圖隨

楚武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聞伯比勸楚王請羸師以張之。隨果欲近之。關伯比請伐隨。隨師敗。

趙李牧破匈奴

趙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日殺數牛饗士。習騎射。為約曰。匈奴入

秦之二

秦之二

盜則急收。保匈奴以為快。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少入。俾北以數十人。妻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為奇陳。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野無遺骸。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載不敢近邊。

冒頓圍漢高

冒頓侵燕代。漢高帝自將擊之。冒頓悉匿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見者皆言可擊。帝擊之。乃縱奇圍。帝七日而後得解。

漢耿拿破張步

耿拿討張步。攻臨淄。拔其城。與弟藍來攻拿。拿出兵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陣於城

下步氣。威直攻拿營。與歆等合戰。拿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漢虞詡破羌

虞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寇以為矢力弱。不能至。併兵急攻。詡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破傷。

吳朱桓破曹仁兵

魏遣曹仁擊孫權。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權將朱桓守之。時桓兵僅五千。諸將皆懼。桓乃偃旗息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

秦之二

秦之二

城。今遣常雕王雙等襲桓。部曲妻于於中州。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虜。與

石勒襲殺王浚

晉王浚謀稱尊號。石勒遣使奉表於浚。浚遣使報。勒知其功。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而拜使者。而受書。期以三月中旬。勒諸州奉土尊。浚益驕。不虞。設備。勒襲殺浚。

西魏宇文泰破高歡

東魏高歡侵西魏。宇文泰拒東魏軍六十里。背水為陣。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鼓而却。歡兵見泰兵少。爭進擊之。泰鳴鼓起。伏。大敗歡兵。

三世元破孟讓

隋孟讓聚眾攻鄆阻淮為固。王世充為柵以塞險要。嚴形示弱。賊眾漸餒。分人於南北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擊破之。

楊義臣破張金稱

隋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深澤。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標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不虞設備。義臣乃選精騎夜濟河。伺金稱離營。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

契丹誘擊唐兵

營州契丹反。破營州。獲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大兵將至。使守牢者。契丹誘擊唐兵。唐之二將失。

結之曰。吾輩家屬饑寒。不能自存。唯使官軍至。降之耳。契丹又引出所俘。餉以糠粥。慰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將軍曹仁師等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生獲之。將卒鮮有脫者。

賊將崔乾祐敗唐兵

唐郭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乾祐出兵。不過萬人。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笑之。兵既交。賊低旗如欲遁者。誘使官軍懈。不為備。乃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

郭子儀退吐蕃

唐僕固懷恩反。與回紇吐蕃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

利達戰。吾必擊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我乃可破也。既而獲出陣虜。始以子儀無備。而欲襲之。忽見大將軍驚愕不戰而退。

唐馬燧誘擊田悅

魏博田悅寇臨洛。馬燧等討悅。軍未出。陰遣使持書諭悅。為悅悅謂。悅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悅兵大敗。

唐李愬使吳元濟不為備

李愬為唐節度使。使時吳元濟反。愬至鎮。知士卒悍。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撫循。爾等戰勝。攻取非我事也。眾始信而安之。愬親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靈。由是元濟等輕愬。不為備。乃乘雪夜擒之。

吐蕃尚婢婢誘論思襲

吐蕃論思襲謀篡國。懼尚婢婢。其後遂舉兵擊之。婢婢曰。不如迎伏以驕之。朕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思襲方引兵歸。婢婢乃遣兵擊破之。

趙犇守陳州

黃巢將孟楷擊唐陳州。敕使趙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擒楷。斬之。巢怒。掘孟五重。百道攻之。犇引銳兵開門擊破之。

蠻人懷智為謀據邕州

廣州蠻懷智高謀據廣南。乃詐出幣。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饑饉。鄆落離散。知邕州陳瑛信之。不為備。智高遂攻陷邕州。

張浚擊敗馬進

李成將馬進犯宋洪州張浚欲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進以火若
標來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浚謀知賊急乃令楊沂中絕走米渡
岳飛潛出兵賊右突其陣進大敗

劉錡勝兀朮

金兀朮治戰具來攻東京副留守劉錡於順昌錡募得曹成等二
人論之曰道汝作間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於路將中遇
敵則伴墜馬為敵所得敵問我何如則曰太平邊帥子喜殺使朝
廷以兩國語和使守東京國進樂而已其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
問之對如所論兀朮喜即置為車飽具不用兵至順昌劉錡擊破

卷之十一 許兵

王彥大敗李忠

李忠反攻金州諸關賊眾皆河朔人號果善戰王彥與戰不利關
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獲秦郊積聚偽若遁者募故
賊士易麾幟設奇以行間再宿賊至大敗之

章榘計築邊城

章榘平夏州築城蒞蘆河川據形勝以通夏乃陽繕他峽江口好
水川之陰夏人來襲迎擊敗之

趙範等誘賊

李全反圍趙範趙範於揚州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開暇全

示不進破敵

張良說沛公燒棧道

沛公既為漢王張良說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無還心以
項王意乃使良還韓行燒棧道良歸至韓將漢王還定三秦良
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棘東又以齊
書遺項羽羽以故北擊秦良乃開行難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
矣

卷之十二 許兵

虞詡傳車請兵

隴西寇反命虞詡為武都太守寇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
傳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詡到當發寇聞之乃分鈔傳縣詡因
其兵散日夜兼行令吏士日增其壯寇不敢逼或問其故詡曰
求我士徐行則為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吾壯日增必謂郡兵
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瞻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班超計擊莎車

漢班超發於塞諸國兵二萬五千還擊莎車龜茲王遣五萬人救

之○超○召○將○校○及○於○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莫○若○各○散○去○于○其○從○是○而○東○長○吏○亦○於○此○西○趨○可○須○夜○鼓○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趙○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於○其○從○知○二○虜○已○出○客○召○諸○部○勒○兵○騎○鳴○馳○赴○沙○半○營○胡○大○驚○走○沙○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還○散○自○是○威○震○西○域○

慕容垂破曇摩

慕容垂伐西燕部令諸將出壺關逢口沙庭標榜所趨軍急就頓西燕今道拒守聚糧壺鋒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疑垂欲說道由太行入乃歛軍杜太行口惟留壺鋒一軍垂引大軍出逢口入天井關破壺鋒

慕容

卷之二 計兵

慕容垂討李朗

遼西太守李朗叛降魏燕遣李早討之早既行急召而還遣之始朗據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早襲擊斬之

魏楊椿討陳曠

楊椿討涇州民陳曠曠據險拒守諸將或欲伏兵山溪或欲斬木焚山椿曰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窺止避耳今約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狀後可擊乃止而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陰簡精卒啗枚夜襲斬之魏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

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至渭渭之間傳車牧馬宣言侯秋更逆獲現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時據險主柵天光知其勢分衆嚴令夜發黎明圍其柵拔之所得俘囚皆遣之請柵皆降遂擒醜奴魏侯淵新劉重助

侯淵討劉重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據開陰以待其衆延慶曰不可出營城外許言西歸重助聞之必自寬縱狀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山頓城西般云欲還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其壘重助戰敗斬之

秋青破懷智高

秋青討懷智高止營令軍士休十日智高遣人覘之以爲軍未即進覘者去乃整軍馳一晝夜絕荒谷間出歸仁鋪賊既失險急舉逆戰大敗之

卷之二 計兵

王厚討施亮倫

亮人多羅巴素漢除羅機謀漢開宋命王厚討之厚嚴言駐兵而除戒行亮備益死乃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素今據險要厚擊破之

韓世忠討降曹成

宋賊曹成據餘泉在郡韓世忠既平閭寇兵至永嘉若將就佐忠者忽由虛信徑至豫章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人招成成乃降

韓世忠破兀朮

金兀朮破臨安世忠遣兵邀其歸路會上元節世忠於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兵已屯焦山寺明日大戰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求假道不聽相持久之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鉄鉞貫大鈎授曉徒者明旦鼓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鉞一鉞則曳一舟沉之兀朮大困

韓世忠破金人

金師寇宋淮南宋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提兵駐大儀會朔遣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歡宴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即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開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

韓世忠破劉忠

劉忠據白面山世忠與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連騎穿賊營得其實謀伏破斬之

元張弘範破諸寨

張弘範與弟弘正攻宋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待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沿朝食若將持火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橋江盡拔之

明王守仁破劉頭賊巢

江西上流山路中劇盜積數十萬王守仁提督討平之而劉頭賊尤悍點擬官脩路益增機險陟毒虞王師守仁佐士歸農若不獲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進兵其懈連破三利乘勝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

明戚繼光破劉倭

戚繼光為浙東總兵倭入台州諸旌旗皆辟易所向以全取勝關冠張甚先部八千注徘徊道日且候命方可往關表官在浙關非我分內也賊聞而急乃急程進勦自樓嶼一壘賊之即趨牛田傳誠立盡

嚴必擊破

基之二許兵

漢耿弇計拔臨菑

耿弇計張步進居西安臨菑二城間視西安城堅兵精臨菑雖大易攻乃救諸將後五日攻西安西安守將張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救諸將將食會明至臨菑城獲軍荀梁等爭之弇曰西安間吾欲攻日夜為備拔方自愛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必驚拔攻之必拔拔之即西安孤與步隔絕必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還奔臨菑并兵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張藍聞之懼亦亡歸刺

漢岑彭謀擊秦豐

南郡秦豐據穰丘稱王先武以岑彭擊之豐拒於鄧彭中令軍中
助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令歸以告豐豐悉軍而迎彭彭乃潛
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
擊穰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
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還新蔡宏

岑彭馳擊廣都

岑彭伐蜀攻破平曲公孫述聞之遣將延岑等拒廣漢侯丹等拒
黃石彭使臧宮拒岑自今兵浮江下還江州沔都江而上擊破丹
固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

朱儁掩擊黃巾

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黃巾地震驅逐大驚曰是何神也

朱儁計黃巾賊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東赴
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在來城而攻

曹操計斬顏良

表紹遣顏良攻白馬曹操救之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令其勢乃
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朕後輕兵襲白馬
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令兵而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
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遂
解白馬之圍

徐晃攻關公屯

徐晃助曹仁討關公公屯偃城晃到說道作都整示欲絕其後公
眾燒屯走晃晃得偃城南面建營公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揚聲
當攻圍頭而家攻四家公出戰晃擊之退走

諸葛亮攻祈山

諸葛亮北定中原揚聲斜谷道取祁山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寨
公魏大將軍曹真舉兵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祈山戎陣整齊實則
肅而諸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曹操分馬超兵勢

馬超韓遂反據潼關操自將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而
為營操北渡河兵來先渡操自斷後越攻之矢石雨下操備不助
許褚扶之上船會丁養放馬牛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前
蒲阪渡西河衛河為角道而南超等還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
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之
之連連急渡超等數戰不許固請到地遂任子偽許之更復與
韓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使其相疑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
如遂自改定者衆其大疑刻日會戰大破之後眾問故操曰若我
即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故盛兵向潼關使賊
悉兵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朕後引軍北渡賊不
得與我爭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者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

高為堅壁，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剽地，順言許之，因奮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始聞中諸將到，操紙喜，或問之，操曰：「關中長遠，若賊依險未易可定，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適為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

魏宇文泰破高歡

高歡奉元善見為東魏，歡伐魏，使高歡攻上雒，宇文泰攻潼關，而自將以軍備，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曰：「賊恃我三而作浮橋，我亦必渡，此欲縱我軍使害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製之必克。元泰則欲不戰而走矣。」乃散言欲保隗右而潛軍東出，襲擊破之。宇文泰自統散及教育皆退。

卷之三

唐李

十三

唐李世勣破玄菟城

李世勣破高麗軍於柳城，多張彩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遼遼水至玄菟，高麗大敗，遂收新城。

曹王舉拔泰山

曹王舉討李希烈，將攻泰山，殺言西取新州，希烈引舟師沂江而上，希烈將引兵隨戰，舉復放舟順流而急攻泰山，拔之，遂進拔新州。

唐高仁厚敗韓秀昇

韓秀昇反，高仁厚討之，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必重戰，輕防其賊。」

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渡之狀，賊盡出營，備遺兵拒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柵，賊救之，不乃資糧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沉之，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巡擊，且招之遂降。

元伯顏趨沙燕

阿木與伯顏同寇宋，阿木遣使問渡江之期，屢問不答。阿木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可使餘人知我實手，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戰，伯顏獲其機要，或言淪河口可通沙燕，入江伯顏使覘沙燕口，亦堅守，乃圍淪陽軍，殺言蘇漢口，渡江宋兵果援淪陽，於是諸將自淪口開壩引水入淪河，徑取沙燕，遂入大江。

卷之十

元張

十四

元張弘範破漳州

元張弘範伐宋至漳州，軍其東南，西三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

明太祖破陳友諒水寨

明太祖征陳友諒，溯流至安慶，先陳陸兵為疑，兵命俞通海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大破之。

明俞大猷破雲溪賊

二源山表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俞大猷曰：「必當誘而取之。」乃遣王鸞威賜從死，裨將為友聞賊得鸞自安而日發官兵擊，鸞巢之未下者，諸巢果果聚雲溪以援，友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

東嶠平

攻此救彼

狄偃謀救宋

楚成王及諸侯之師圍宋。晉文公將救宋。狄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我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晉侯從之。楚人果釋宋而從晉師。楚師敗績。

齊孫臏救趙

魏伐趙，齊田忌欲引兵赴趙救之。孫子曰：「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不若引兵直走魏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魏師大敗。

兵戰

卷之二 解兵

十五

司馬懿請張閼公後

蜀關公圍魏曹仁於樊，甚急。魏司馬懿請論孫權襲其後，則樊圍自散。魏王操從之，遣呂蒙襲救公安，遂獲關公。

董昭謀露張閼公書以解圍

漢關公圍魏曹仁於樊，孫權為成與曹操請以討關公，乞勿漏使。之有條。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即露之使敵聞權上而還，自獲則圍速解。」操以書射着圍裏，及敵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關公解還。

晉陶侃急攻石頭

陶侃與蘇峻持久，用毛寶計，燒蘇峻積聚，峻軍乏食，急攻大紫壘。侃將計之，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紫壘自解。」

解侃乃督水軍向石頭，峻逆戰，突陣侃部將斬之餘衆潰。

晉謝玄解彭城圍

秦彭越攻晉彭城，謝玄救之，鉅置輜重於留城，玄揚散遣軍向留城，越聞之，乃釋彭城還保輜重。彭城守戴逵因得奔玄，玄進，敗越於三阿。

魏長孫稚解馮翊之圍

蕭寶義反，圍馮翊。長孫稚討之，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阪，度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於地，則華州之圍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夷稚從之。北渡，據石維壘，有送降者，侃命還村侯臺軍，齊三峰各舉烽，應之不舉，烽者擊之一，夕大逼，款

兵戰

卷之二 解兵

十六

百里圍城者不測皆散歸，羣盜皆降，遂克潼關。

齊裴叔業解義陽之圍

魏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王肅請遣軍救渦陽，魏帝曰：「義陽當下，則下當止，則止肅乃解義陽之圍，奔救渦陽。」

李密解王世充之圍

王世充營於黑石，李密與戰，敗，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策馬直趨黑石，連舉火，烽火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散，密還與戰，破之。

李晟解靈州之圍

吐蕃寇靈武，李晟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泰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解靈州之圍而去。

梁康懷貞救靈州

李成貞將劉知俊攻梁靈州梁康懷貞攻邵寧以救之遊兵及涇州之境知俊聞之解圍引還

張浚牽制兀術軍

張浚襲秦州聞金兀術兵駐於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乃遣吳玠項永興軍兀術果引兵趨陝西以為援

趙范不救新黃而攻唐鄧

金人在新黃趙范與弟葵監軍出師唐鄧王宗政問故對曰撤襄陽之備以救新黃則唐鄧必將殲我後且新黃之寇正銳易若先搆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固不守而自固寇在新黃

黃師

卷之二

十七

日以老狀後回師感之可勝歎而無後患也

明徐達直抵太原

徐達定山西據廊州木兒方自保安謀陰屠唐關城故都達曰據廊兵遠出太原公虛此平六衛之師近以禦我直抵太原遂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據唐不戰潰矣遂輕騎抵太原而營據廊運軍銳甚達以步兵未至不可輕戰遠斥候固營壘可掩而取會降將請內應乃夜襲之據廊倉卒走甘肅得甲卒四萬來勝長驅山西悉平

明常遇春破趙普勝

太祖拔安慶偽梁將趙普勝殺言機安慶常遇春曰賊必攻池州

言必乃誰我身乃留歲弱守城而潛自銳士伏九華山梁兵果攻池州伏起斬萬人

明王瓊敗山西虜

虜嘗寇山西得利踰歲復獵境上伴若東者王瓊曰是公超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虜果入大敗之

明王守仁討深濠

深濠及攻南康九江安慶王守仁起兵討之衆以南昌為僑嚴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遁之江中與安慶夾攻必克守仁曰我越南昌下與賊持江上安慶僅能自保難援我於江中而南昌我我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腹背受敵不利不若先攻南昌

集

卷之十

十

彼必解圍還救彼來我已克南昌矣首尾牽制賊必成擒乃分兵十三道進兼縱間疑之大破擒賊

明俞大猷擒張璉

饒平氏張璉反胡宗憲督江廣俞大猷運南贛恭將關連出行刺宗憲曰棄巢出必賊自投必空連擊大猷曰賊雖離巢妻子財寶實在巢大軍迫之彼必自投必空連擊大猷曰賊雖離巢妻子財安得不置而還乎還而賊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集有期豈可數萬之師一夫圍走哉乃引萬五千人疾走相若賊敗賊果歸保巢出擊之俘斬千餘又潛使說賊黨執賊

伴敗破敵

楚關廣拔鄢

聞廉帥師及已師伐鄢、鄢養甥甥救鄢、三逐已師、不克、廉乃令已師為二部而橫陣於其間、戰而傷北鄢人逐之、背已師、已師擊其後、廉反攻其前、鄢師敗而鄢拔。

秦白起誘趙括

秦武安君白起伐趙、趙將趙括、秦軍武安君伴敗而秦張二奇兵以初之括、乘勝追至秦、秦堅拒不得入、而秦二奇兵絕趙軍後、又一軍絕趙軍間、趙軍分為二、又大發秦兵、絕趙兵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陰相殺食、趙括自出擊秦、秦射殺之、卒皆降。

韓信斬龍且

韓信斬龍且

韓信破齊、楚使龍且救、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走且、追之、信使決壅、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龍且。

赤眉敗鄧弘

漢鄧弘討赤眉、大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大敗。

董憲以計拔蘭陵

董憲圍責仕於蘭陵、漢益延軼之、憲逆戰而佯退、兵敗走、軼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出兵合圍、延等突走、憲遂拔蘭陵。

鄧羌擒姚襄

秦鄧羌與姚襄戰於黃腸、羌俘敗走襄、追至三原、羌迴騎擊之、羌等以大衆繼至、襄大敗、擒而斬之。

古弼誘夏兵

魏古弼等伐夏、夏主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執夏主殺之。

梁王僧辯敗侯子堅

侯將侯子堅據姑孰、梁王僧辯至、子堅帥步騎挑戰、又以鵠解子堅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堅謂水軍遲、後出、施之、大艦斷其趨路、鼓譟大呼、令戰、江中子堅大敗。

方僕驪奴誘敗崔延伯

方僕驪奴誘敗崔延伯

萬倭配奴宿勳、明達、寇魏涇州、魏蕭寶雲崔延伯引兵至、驪奴輕騎挑戰、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勇、乘勝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持大書來降、寶雲延伯未及問、視宿勳、明達引兵至、與降卒腹背擊之、延伯大敗。

于仲文破檀讓

于仲文討檀讓、讓仲文無贏師、挑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破之。

隋張須陁破盧明月

張須陁討盧明月、相持久、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我退、必悉衆追、須陁破之。

○此○來○近○者○張○據○其○營○下○有○大○柳○潭○○
○今○將○千○人○伏○獲○筆○中○明○月○燕○衣○追○之○二○人○馳○至○其○棚○縱○火○焚○之○明○
○月○奔○運○須○陀○從○後○擊○走○之○

唐太宗破高麗延壽

○太○宗○攻○高○麗○命○阿○史○那○柱○爾○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親○遣○東○之○
○上○命○李○世○勣○將○步○騎○陳○西○嶺○長○孫○無○忌○衝○其○後○上○自○將○步○騎○為○奇○
○兵○執○敵○角○備○旗○幟○執○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上○見○無○忌○軍○塵○遂○命○
○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遂○高○麗○兵○遂○潰○

宋寇再興等擊金兵

○金○人○圍○宋○東○陽○兵○將○據○宋○寇○再○興○王○宗○政○欲○誘○之○涉○豫○平○渡○擊○之○

○金○守○壩○者○伴○走○金○人○半○涉○擊○之○金○人○多○陷○水○中○

詐降破敵

齊田單破燕軍

○齊○田○單○守○即墨○既○偽○師○一○卒○又○反○計○激○怒○城○中○乃○厚○撫○其○衆○令○甲○
○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遺○使○約○降○於○燕○又○收○民○金○千○鎰○令○即○墨○
○富○家○遺○使○將○曰○即○降○爾○無○虞○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許○之○絲○以○
○並○懈○單○乃○用○火○牛○計○大○破○之○

吳周紛詐以鄱陽降魏

○吳○使○周○紛○詐○以○鄱○陽○降○魏○言○住○率○步○騎○向○皖○以○應○之○吳○王○權○與○戰○
○於○后○亭○斬○獲○萬○餘○

秦苻輔誘姚萇

○後○秦○王○姚○萇○攻○新○平○苻○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延○輔○伏○
○兵○邀○擊○姚○萇○之○殺○萬○餘○人○

哥舒矩破張武

○張○武○攻○哥○舒○矩○哥○舒○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武○不○疑○從○得○矩○
○乃○夜○襲○武○之○

宋黃回等斬王佐範

○宋○王○佐○範○謀○叛○康○蕭○遣○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範○自○黃○回○張○欽○
○兒○乃○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佐○範○信○之○置○之○左○右○回○目○擊○兒○奪○佐○範○
○防○身○刀○斬○之○

洗氏計破李遵仕

○梁○李○遵○仕○反○遣○使○召○馬○寶○寶○妻○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
○請○兵○聚○衆○而○後○召○君○必○欲○質○君○以○徵○君○之○兵○也○且○無○往○以○觀○變○
○日○果○反○遣○社○平○虜○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又○曰○平○
○虜○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遵○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
○關○室○遣○使○卑○辭○告○曰○欲○遣○婦○妾○我○將○千○餘○人○步○騎○離○物○倡○言○輸○賦○
○得○至○柵○下○破○之○必○矣○遵○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破○之○

魏于謹破高歡

○魏○于○謹○從○字○文○恭○與○東○魏○高○歡○戰○於○却○山○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
○立○路○左○後○夾○擊○遂○北○不○以○為○慮○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東○魏○軍○

乃得敗

周賀若敦殺迎降者

賀若敦拒侯瑱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隨
會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狀後伏兵江岸使人乘
畏紅馬詐降瑱遣兵迎接馬畏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亡降
者瑱皆拒之

高麗敗宇文述

隋宇文述擊高麗會於鴨綠水高麗乙支文德諸營詐降既而召
之不至諸將渡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每戰輒走誘述
濟薩水文德復遣使詐降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
奉表上詐降

述乃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述大敗

實建德斬郭絢

隋郭絢討高士達達軍司馬實建德拒絢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
簡精兵拒絢詎與士達有隙而偽請降於絢願為前驅自効絢引
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聚斬絢

薛仁果擒劉感

唐劉感鎮涇州薛仁果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仁果偽遁又
遣高城人偽以城降叔良命劉感帥眾赴之仁果與戰敗之遂擒
感

顏果卿計散賊兵

安祿山至冀城常山太守顏果卿力不能拒與袁履謙往迎之極
山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諤守井陘口果卿與履謙謀起兵
討祿山以祿山命召欽諤使帥眾受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口之
眾

南詔詐走實瑋

南詔信西詔入寇唐實瑋拒於大渡河信詐遣清平官數人
來約和瑋與語未果變乘船截爭渡勒兵出戰瑋軍騎宵遁

黃巢敗張璠

黃巢也信州遇疾疫卒徒多凶唐張璠急擊之巢以金啗璠且致
書請降於高駢駢許之駢遣諸道兵還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
其機

急令璠擊之璠敗巢軍復振

閔王仁達偽降斬王繼雄

閔王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王仁達拒之仁達偽降繼雄喜登舟慰
撫仁達襲斬之

宋劉廷翰敗遼兵

遼韓匡嗣與耶律休哥伐宋軍於遂城西方陣宋師請降匡嗣欲
受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宋
將劉廷翰等分道前後會擊遼師大潰匡嗣遁去

契丹耶律休哥誘執賀令圖

契丹耶律休哥謀始末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原本國願歸南朝

令國信之即引數十騎迎之既至帳下休哥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

金蒲察官奴襲蒙古兵

蒙古忒木解圍金亳州金蒲察官奴母先為蒙古所獲金主命以計請之官奴乃家與忒木解言欲却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而定和議官奴乃取間襲敗之

詐饋餉破敵

同賀若敦擒侯瑱軍

陳侯瑱通湘州賀若敦救之增脩營壘為久留計先是土人多載米肉餉瑱軍敦乃偽裝餉船伏甲士於中瑱軍望見來取甲士出

而擒之後實有饋餉者瑱皆拒擊之

詐和破敵

班超新疏勒王忠

班超既賂月氏而使康居王執疏勒王忠已更立其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各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察勒兵待之為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

南京俱延取焦朗

涼召超攻焦朗南京傳檄救之北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傳檄怒將攻之俱延曰焦朗孤城無食行且自服攻之不捷彼必去從他

國素以賢隣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傳檄乃與朗連和尋伐取之

唐李元亮誘執張善安

唐李元亮討反將張善安諭以禍福善安曰欲降又恐不免元亮單騎入其陣善安大悅遂請降既而善安請大亮營大亮執之

趙元昊詐約吐蕃

趙元昊侵吐蕃自帥眾攻徧牛城久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

女直烏古遜及擒拔一門

遼主國滿部御度使拔一門叛遼主女直部烏古遜陽與拔一

門為好而以妻子為質而擒之獻與遼主

明胡宗憲謀殺王直

歙人王直互市致富夷人信服時時流劫海濱胡宗憲遣擢士性說直初以母憂為賊心甚宗憲拔之於獄厚養之乃遣義子欽定海謝過已而時對將吏曰王直非反賊顧係強不見我耳一見有以處之賊聞決策渡海登舟酒誓衆曰須謹備俞大猷宗憲乃調大猷于金山以盧鏜代之鏜舊與直義子毛烈從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優美直遂坦然不疑惟礮兵伐竹木為開市計宗憲夜馳軍波寨調成繼元伏水陸要害以夏正為期開約直曰汝欲金宗廟開市求官可一降而得直且疑且集曰謀高謝羽門當王

者不允乃詣降尋請斬於市

詐迎撫破敵

漢陳湯破郅支

陳湯為西域副校尉見匈奴支單于走原居侵陵烏孫大宛恐為西域患乃矯制發兵擊之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聞故曰單于上書言原居國既傾入朝見天子憫單于棄大國居原居故使都護以東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告報甘延壽與湯同謀以忽大計失主客之禮明日遁薄城下四門城發新坑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來之原居兵引郅支兵四面推圍而入單于被創成斬其首傳京師

班超誘斬烏耆王廣

西域作烏耆危須尉犂犂二心班超發兵討之兵到尉犂界道諭曰鄯復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賜事畢即還烏耆王廣遣北使支奉牛酒迎超超詰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乘國之權都獲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可使殺之超曰此人權重於王今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入國超從他道屬度廣出其不意大恐欲悉驅入山左虞元孟察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殺重如實勝廣等至超詰責斬之

詐勝破敵

秦人降商家

秦與晉伐郢楚遣子儀子邊成商家以為郢拔秦軍過析限入而係與人詐為克析所俘者以圖商商家人之覺之也於是秦而傳烏胥極飲埋血加盟書其上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家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曰二子以歸詐會盟擒敵

秦衛鞅誘虜魏公子卬

秦衛鞅伐魏魏公子卬將而禦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而見盟而罷兵卬以為狀乃與會盟鞅伏甲襲卬虜之大敗魏師

秦誘執楚懷王

秦王遣楚王書曰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願與君王會武關楚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入咸陽留之

漢高祖詐擒韓信

韓信為楚王有人告信及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弟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必迎請因擒之必持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狀縛信以歸

石勒誘斬王彌

漢王彌與石勒外親而內忌彌開勒酒苛嗜心惡之張賓勸誘

而取之時。彌與劉瑞相持甚急。請救於勃。勃乃檢瑞斬之。謂勃實親。已不復疑也。勃請彌。酒酣斬之。并其族。

陳周迪殺周敷

陳江州周迪為寇。周敷擊之。迪給敷言。欲還朝。乞挺身共盟。敷許之。乃登壇為迪所殺。

詐取敬城

于仲文取金鄉

周尉遲迴討楊堅。檄讓屠兒羅據交州。應迴其妻子在金鄉。于仲文遣人詔為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到。財帛賞將士。金鄉人喜。仲文偽遣檄傳道而進。善淨出迎。謂仲文執

之遂取金鄉

唐盧龍陷弓高

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中使大責怒。盧龍使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遂納之。賊衆隨入。遂陷弓高。

張玄稔取符離

龐勛將張玄稔守宿州。開門降於唐。唐承訓。魏符離。賊黨不知。乃復入城。積薪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玄稔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

遼生女直劫者破阿疎

遼生女直。盈奇以兄勛者伐阿疎城。戒曰。遠使來。罪兵當以計。遂使果來。盈奇使胡魯等與俱。坐勛者說謂胡魯曰。我部自相攻。干汝等何事。援鎗刺殺胡魯等。遂使驚駭。走歸。居數日。破其城。謬言紹敵。

漢荀彧退郭貢兵

曹操使荀彧守鄆城。自往攻徐州。操將張邈郭貢等謀迎呂布。以拒操。或聞邈即勅兵設備。貢率眾數萬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或將往。或曰。君一鎮州也。往必危。或曰。貢與邈等。非素結也。今求進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呂蒙詐降郝普

劉備將郝普守零陵。權遣呂蒙取之。普不降。蒙詐謂普故人鄧玄之曰。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親自臨之。彼方救。收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君可見之。為陳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遂出降。後知其為詐。普甚慚悔。

魏衛瓘收鄧艾

魏鄧艾在成都。承制專事。詔鍾會以檻車徵艾。會遣衛瓘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攻瓘。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乃夜至成都。徵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敢有不出者。誅及三族。諸將悉來。赴瓘。執艾。於檻車送赴京師。

吳遣全懌等救諸葛誕於壽春。司馬昭圍壽春。全懌兄之子輝。得罪於吳。奔魏。昭作輝書告懌曰。吳以懌等不能拔壽春。欲誅諸將家。故延來歸命。懌等遂率衆出降。誕愈困。昭卒克壽春。斬誕。

魏王珪詐言變主以退其兵

○主○遣○太○子○寶○擊○魏○兵○已○有○疾○總○王○珪○邀○路○伺○其○使○者○盡○執○之○
○使○所○執○使○者○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憂○恐○士○卒○駭○動○乃○
○適○

有長孫晟使突利入朝

隋文帝令長孫晟說突利可汗會都藍可汗與達頭可汗合兵掩

嚴突利破之突利夜與晟南走欲奪沾順晟遣使者入伏遠擒
今逆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始曰隋法賊少舉一烽來
多舉二烽大逼舉四烽突利大懼遂與晟入朝

唐安興貴製執李執

安興貴涼州奕世豪望為夷民所服其弟脩仁為涼主李軌將與
 脩仁說軌使歸唐軌不從興貴乃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
 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
 中人爭出軌計窮興貴執之

唐周德威詔劉鄩

鄆人諸引兵襲後唐晉陽李存勗聞之曰鄆兵於

人短於決戰計彼行饒及山西發騎兵追之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鄴知不可无將據臨清蓄積以絕晉糧道同德咸急追之獲其庠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累鄴營而遁入臨清鄴軍不得進而還

唐錢鏐紹董昌

錢鏐全武董昌松越州全武克其城郭董昌據牙城拒之鏐遣人紹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全武斬之

吳朱瑾計潰龍兵

吳馮謙李球發兵共討徐知訓陳松天興門外會朱瑾自潤州至
棄載
卷之二 辭決
三十二

理。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譙球斬之。

宋朱勝非計平苗傅等

宋苗傅劉弘彥等作亂張俊韓世忠等會師勤王傳等欲拘世忠妻子為質未勝非紹曰不如遣之使逆世忠而慰撫之傳等從之世忠妻子得出而勤王兵至獲傳等

岳飛破曹成

賊曹成據道賀二州秦詔招之不聽飛奏畧加剿除許之飛入賀
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偽出帳調兵食吏曰報盡矣奈何飛
曰姑送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送之謀歸告成成
大喜期翌日來迎飛命士蓐食潛翅速竊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

擊賊大潰又連戰破之成通飛謂諸將曰成黨敗走退而殺之則脅從可憫繼之則項張為盜今遣爾等誅其首而撫其眾慎勿妄殺於是分道招之

宋氏誑金人

金人圍宋魏勝於海州宋李寶赴援敵舟次陳家島以中原民操舟楫民相告王師至即背之及望見寶船船曰此金兵也俾金人皆入舟中寶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斬其將獲虜無算

揚言敵敗

厨人灌服華氏

宋華氏以吳師敗宋師宋元公欲出宋厨人灌請待之乃復戰灌

奉主

以震震人首而荷以竟曰得華登矣華軍聞之喪氣遂敗華氏於新里

晉何無忌破何澹之

何無忌與桓玄將何澹之戰於東落洲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攻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遂攻得之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潰官軍乘勝大破之

宋垣崇祖退魏兵

垣崇祖為朐山戍主魏遣兵襲之崇祖方出遠客城中人懼潛下船欲去崇祖謂心腹曰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賊膽

義人已破虜頗成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急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

宇文忻詭稱尉遲回軍敗

尉遲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等勝之於沁水乘勝至鄴戰不利而宇文忻中士民觀戰者甚眾宇文忻曰吾當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觀似雷震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固其援而來之回軍敗自殺

王世充詭破李密兵

隋王世充與李密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置之戰方酣牽退陣前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充縱兵將發眾潰密

唐

降唐

閩留放幼紹殺黃紹顯

閩朱文進欲其主曠而自立以黃紹顯為泉州刺史留放幼乃引軍中壯士夜飲紹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家言今我屬討紹顯請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狀禍且為天眾皆勸躍操白挺踰垣執紹顯斬之

吳陳紹還關王景仁

梁王景仁侵吳盧壽吳徐溫拒之戰不勝而却景仁來之吳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還矣眾躍馬還關眾隨之景仁大敗

慕容紹宗約衆使復戰

梁政彭城東魏慕容紹宗救之將戰以梁人輕悍恐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常陽退吳兒使前敵退我擊其背爾擊其背又戰果敗梁人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言為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

楊威恐敵

為賈伐庸以還寇

楚伐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人帥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如伐庸夫庸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我若出師必懼而歸百濮果羣蠻從盟遂滅庸

事

卷之二 詐兵

三十五

申叔處田以懼宋

楚莊王圍宋將還而宋未服申叔曰築室於宋今兵歸田以畔示無去意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乃成平

苗貢皇還楚師

晉楚戰於郟陵旦而戰見星未已晉苗貢皇徇曰寇來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簞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還楚因楚王聞之乃宵遁

吳人敗楚

吳伐州來戰於鷓父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為二軍以繫於後罪人或奔或止三國爭之遂亂吳師擊敗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因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及吳師謀而從之三

國之師奔大敗楚師

韓信下燕

韓信大敗趙軍以千金購得李左車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左車曰今將軍虜魏王擒夏說破趙軍威振天下此其所長狀氣勞卒罷用之實難燕若不從齊必自強此其所短若按甲東兵北守燕路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其長燕必不敵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其為齊謀矣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寇恂破蘇茂兵

光武使寇恂守河內時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征而河內孤使蘇茂等攻恂恂即勒兵會於溫下合戰軍吏皆諫曰今雒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旦日合戰會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愾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曰劉公兵到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卷之二 詐兵

三十六

耿弇走張步兵

耿弇討張步步聞弇至使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數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而走漢末偽破梁龍

後漢文趾賊梁龍叛拜朱儁交趾刺史既到州界按甲不濟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

蔣濟退孫權

孫權圍合肥曹孫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還

徐晃還關公

魏徐晃拒關公屯宛城晃詭道作都整意欲絕其後關公燒屯走

魏司馬懿使吳師遁

吳朱然等攻魏圍樊魏司馬懿救之使騎挑戰狀不動懿佐戰士

其費

卷之二 詐兵

三十七

簡精銳申鋒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

郭敦取襄陽

後趙將郭敦寇襄陽晉周撫拒之敦退屯樊城偃旗賊寂若無人謀者至則告曰汝宜堅守後七八日大兵將至不得走矣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謀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

武昌敦乃取襄陽

蕭衍起兵襄陽蕭陳伯之鎮江州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意猶豫急注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淠陽伯之

東甲請罪

蕭衍逼降陳伯之

蕭衍起兵襄陽蕭陳伯之鎮江州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

衍曰伯之意猶豫急注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淠陽伯之

東甲請罪

魏鄧範喻潰肥城

魏慕容白曜破宋無道將攻肥城鄧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彼見無益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

魏獨孤信取穰城

獨孤信襲東魏穰城辛纂出戰敗還穰城門未及閉信前驅楊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遵亮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

周楊忠使稽胡饋輸

周宇文護使楊忠會突厥侵齊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

其費

卷之二 詐兵

三十八

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軍已平雄陽欲與突厥兵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

軍糧

隋煬帝北巡入雁門突厥圍之詔天下募兵赴難李世民年十六應募赴援說雲定興曰突厥敢圍天子謂我君將不能赴援也雲引兵往援數十里不絕夜使金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也從之遂解圍

李世民解突厥之圍

唐太宗禦突厥突厥寇唐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北遣執失思力入見觀虛實

突厥寇唐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北遣執失思力入見觀虛實

突厥寇唐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北遣執失思力入見觀虛實

突厥寇唐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北遣執失思力入見觀虛實

突厥寇唐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北遣執失思力入見觀虛實

突厥寇唐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北遣執失思力入見觀虛實

太宗因之與高士廉等六騎徑詣渭水與頡利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有懼色上厲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敢來謂我不能禦也我若示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明日頡利見思力不遁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意請和詔許之突厥引還

唐長孫全緒走吐蕃

吐蕃入寇渡便橋代宗出奔吐蕃遂入長安郭子儀使王延昌入商州撫濟軍得四千人子儀泣諭以共泄國耻皆感激受命乃使無職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盡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之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親將大軍至矣吐蕃駭遁

李嚴等降蜀

郭崇勳伐蜀來蜀人苦主荒淫風驅霆擊所過迎降別將李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遠戰來其膽落之時得入原頭關迎降必矣綿江水深無舟乃乘馬浮渡遂入原頭關據漢川蜀主王衍遣書李嚴曰公來我即降也或謂嚴首建伐蜀之策不可往嚴不從馳入成都撫諭士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衍遂降蕭幹破劉延慶

宋劉延慶伐契丹蕭幹拒之擒宋軍二人留帳中夜偽語曰聞宋軍十萬雖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今左右翼以精兵衛其中舉火為期燄之無遺既言乃陰遣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為信狀明旦延慶見火起即走士卒多蹂踐死幹因退擊破之

宋神師道退金人

金人入寇神師道赴援至雅陽聞幹雖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正宜速進彼安能測吾虛實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逐徑過金營金師稍北

宋岳飛退范汝為

范汝為寇江西岳飛遣人以岳字旗植諸城門賊不敢犯

卷之二十一

四十

韓世忠降李復餘黨

韓世忠既破李復餘黨尚萬外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甲卷戈吾能保全汝革立功名賊駭慄就降

宋吳玠驚金人

金人以李彥人欲出奇取蜀乃命李彥琪駐秦州玠復令遊騎出樊河緞關師古撤離喝直擣上津長驅襲洋漢與元守臣劉子羽驛書招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撤離乃大驚

宋王德降水賊

張俊徵王德取宿州因潛師宿州夜半薄敵營敵將詰朝整汴而陣德策馬先濟遂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

糜碎爾何為者賊遂拔兵降其將入城固守德諭以逆順遂下之

元伯顏不更夏貴

元使伯顏元末伐宋攻陽邏堡宋將夏貴救之元末出其不意率軍迎流而上直抵南岸別將擊走夏貴陽邏堡亦破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貴奏乃代吾使不必追也

元伯顏降鄂州

元伯顏伐宋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燭城中而成大恣皆降

元伯顏亦退到師勇

元伐宋破常州守將劉師勇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也

奉表上許矣

師勇所過城守者皆降矣

明徐達交張思道

徐達定陝西以張思道守虜耳李思齊地富人眾遂決策降之得其衆使諭思道思道懼遂為據廓帖木兒所執其弟良臣既納款而變達率兵四面攻之斬其父子及黨陝西悉平

明李文忠走吳水兵

嚴州新下張士誠來爭水陸登至李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敗之賊其首標之樞柢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壘

明李文忠還昌珍

張士誠遣陳同食昌珍固諸全守將告急李文忠以嚴州兵少倘

衛信兵出江西無以援金華乃曰兵貴虛敵回詐稱平章卻榮領

五萬出江右左丞徐達領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賊具告昌珍還

營五里以待決戰時胡德濟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軍

情德濟督兵追殺

明沐英詔走蠻兵

沐英克雲南蠻見英回復叛時英駐師烏撒即遣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卒報城中為蠻所得詔之曰總兵統三十萬人至矣賊拔營遁

明湯和解體蜀守

湯和同傅友德伐蜀直走階文趙錦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漢州

朱棣

奉表上許矣

必通軍殺湯和為木牌數千書克階文錦州之月日投漢江順流

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

明王驥討新思任發

王驥連破思任發乃移兵討韋即羅驥遣偏師抵境傳檄曰王尚書大軍且入安南安南懼新思任發肯以獻

明王守仁疑滯潞溪

潞溪反王守仁與伍文定謀討賊密遣標四出檄言京師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四十萬以疑賊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兵已大集矣

假稱神助

齊四軍破燕○燕人攻齊○齊師敗○燕人食○先○於○燕○燕○而○下○固○宣○言○當○有○神○助○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神○助○走○且○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燕○師○之○存○存○約○必○得○神○師○是○出○戰○大○破○燕○軍○

晉李矩使巫鼓衆

漢劉陽攻晉榮陽○晉李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郭誦誘於子產祠使巫楊言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兵機

卷之二十 計兵

四十三

王世充鼓衆破李密

隋王世充欲擊李密○恐人心不一○乃詐衛士張永道夜夢周公○管仲相○助○擊○密○為○周○公○立○廟○出○兵○先○祈○禱○今○王○宣○言○周○公○欲○僕○射○擊○李密○當○有○大○功○否○則○兵○皆○死○士○卒○皆○請○戰○乃○出○師○擊○密○破○之○

狄青偽卜以破智高

狄青討儂智高○恐士心悻怯○且曰○南人尚鬼○不如因而用之○乃以秘造百錢卜○曰○能○克○智○高○百○錢○皆○覆○衆○以○為○必○不○可○得○青○一○撒○而○皆○覆○遂○使○釘○之○待○克○捷○而○後○起○人○皆○以○為○異○奮○躍○百○倍○遂○克○智○高○

無糧示有糧

晉祖逖盛土為糧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扼○分據陳州○故○城○守○四○旬○不○克○威○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天○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趙○兵○之○即○潛○而○走○約○兵○久○候○以○為○趙○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趙○使○使○潛○邀○擊○獲○之○約○有○通○

宋檀道濟量沙為糧

檀道濟伐魏○食盡○有○亡○走○者○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兵○見○之○以○降○者○言○安○斬○之○

周賀若弼救土聚給敵

陳使侯瑱逼相州○周賀若弼救之○會○糧○援○斷○絕○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傍○村○人○俾○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為○實○

兵機

卷之三 計兵

四十四

有無示無船

賀若弼詐示無船○賀若弼欲伐陳○先○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數○舡○五○六○十○艘○置○漬○內○陳○人○視○之○以○為○中○國○無○船○

挫敵詐謀

鄧艾斬母丘儉使

母丘儉作亂○遣健步賁書欲疑或大衆○鄧艾斬其使○魚道進軍○先○據○樂○嘉○城○大○破○文○欽○之○軍○

陸抗破羊祜之計

晉羊祜故○西○吳○陸抗初於江陵北作大堰○遇小以絕寇○叛○羊祜○

欲因水運糧而揚威將破堰水通步軍抗開即決之堰敗枯陸運大費工力

司馬懿新公孫淵使

公孫淵反司馬懿連敗之淵淵於襄平淵懼使王建柳市乞降請解圍而縛不許執建等斬之檄告公孫淵曰昔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孤為王人位則止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國之謂耶二人老老必傳言失言已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明決者來淵復遣衛演乞刻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曰戰守走餘二事降與耳不肯而縛決就外也不須送任淵攻南園突出懿縱兵擊斬之

卷之十

卷之十

四十五

晉桓溫敗姚萇

桓溫討姚萇萇匿精銳於林中遣使謂溫曰萇今奉身歸命願教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溫曰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萇戰敗走

魏楊侃破梁人之謀

梁裴邃鎮合肥欲襲魏壽陽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聞欲移白樵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說交境之條魏楊侃報移曰彼之募想別有意外何為妄構白樵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

王式識袁術使者

唐討東賊袁術以王式為觀察使至西陵南遣使請降式曰是欲

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急耳乃謂使者曰南而縛以來當免其死

蜀趙雲不視董璋檄

董璋與孟知祥相疑攻西川知祥使趙雲為都督將兵拒之董璋檄至又有遺趙雲等書誣其與已通謀趙雲不視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趙雲等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璋克豫州知祥自將兵八千趙雲之曰中夜璋前鋒降言璋兵無後繼當急擊之於是趙雲前戰張公錚繼之璋敗死

宋虞允文破金人反間

宋王權大潰得虞允文設策既敗金人於采石致遣紹興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王權同還師已置憲典

卷之十

卷之十

四十六

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會金主亮被執軍遂退

明郭登不納上皇

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略至歸 駕登關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郭登有姻何外 朕若以登遣人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霍瑄出見約賄虜矣不應竟撤去

明韓雍斬大藤里老

兩廣蠻起韓雍全師至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持香跪迎曰我輩久苦賊幸遇天兵願先三軍鋒刃此以皆賊耳縛斬之既縛而決中利刃出悉剝掛箐棘中賊大驚阻遂破之

明程信挫董山偽制

程信食都遼東建州苗董山通朝鮮受節制為中樞密使信廉漢
偽制請先伐其謀上為遂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
匿不承肯出偽制示之懷狀乞貢馬謝罪

卷之

卷之

四十七

兵機類纂卷之三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

同題

吳志葵聖階父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

歸伏兵

誘敵入伏

鄭突收戎

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試冠而走為三處伏兵以待
之我見獲必進遇伏必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從之袁戎師前後
擊之乃勝

屈瑕敗絞

卷之

卷之三

一

楚王伐絞軍其南門楚屈瑕請無以師衛朱矰者以誘之絞人獲
三十人明日爭出驅楚乘樵之徒於山中楚人守其北門歸路而
伏兵山下大敗之

養由基敗吳

吳侵楚楚養由基謂子原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而必易我而
不戒子為三處伏兵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原從之大敗吳師戰於
庸浦獲吳公子棠

楚滅舒鳩

楚令尹子木伐舒鳩吳人救之于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
子駢子孟仲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父將赴臨臨乃

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先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狀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滅舒鳩。

牛臣射吳子

吳子諸樊伐楚。攻巢。巢人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門將親攻我。獲射之。從之。吳子果親攻門。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吳子中箭而卒。

齊孫臏破龐涓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子救之。孫子直走魏都。

卷之三 伏兵

涓去韓而歸。魏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孫臏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二萬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魏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而陵道隘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

虞詡誘賊

虞詡為朝歌長。賊曹季等殺長吏。久不能禁。詡至。設令三科以募壯士。自操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得百餘人。為饗會。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數百人。又潛令賁人入賊家。以綵線縫賊裾。為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段熲斬鮮卑

鮮卑寇涼州。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驚去。乃使驛騎詐賣鹽。書詔類頗偽。還設伏。虜入。追類。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魏王眾敗施績

王昶擊吳軍于江陵。施績遁入城。昶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遣五

卷之三 伏兵

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宵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績。果來。追昶大破之。

石勒破苻萐

石勒圍樂平。晉劉琨命苻萐帥二萬騎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嚴。援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後二伏。出輕騎與萐戰。佯為不勝。而夾漈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破之。

晉陶侃擒賊

陶侃為武昌太守。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果至。生獲數人。

姚襄擊破殷浩

殷浩襲姚襄、襄度浩將至、偽遁、陰伏甲兵以邀之、浩大敗、

慕容宙敗桓溫

桓溫伐燕、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乃使二百騎挑戰、令餘騎為三伏、挑戰者未交而走、晉兵來追、帥伏擊之、溫敗、

燕王垂破西燕

燕王垂擊西燕、燕主永拒之、垂陳於臺驛、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追之、伏發、斷其後、大敗西燕、

梁裴運敗魏師

魏河間王琛擊梁裴運、運為四甄以待之、使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琛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師敗走、

魏賀拔岳擒尉遲菩薩

尉遲菩薩攻圓趣、柎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柎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兵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棄步卒輕騎度渭、追之、岳依橫崗設伏、待之、賊半度、前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今賊下馬者、殺賊悉投馬、遂擒菩薩、

魏中山王英擊馬仙琕

魏中山王英攻梁義陽、結營於山、分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馬仙琕救之、直挺英營、英偽北誘、至平地縱兵擊之、仙琕大敗、

高麗敗來護兒

來護兒擊高麗、破之、乘勝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郭內、出兵與戰、偽敗、護兒逐之、入城、伏發、敗之、

李密擊張須陁

張須陁討羅讓、李密家分兵伏林間、須陁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勝逐之、密發伏兵掩之、須陁敗、

秦王誘擊夏兵

秦王世民將五百人出覲、竇建德營緣道、今留李世勣等伏於道、有絕餘四騎、偕進、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建德一將建德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至則射、建德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破之、

郭子儀拔衛州

郭子儀圍安太清於衛州、安慶緒救之、子儀使善射者伏於壘垣之內、與戰而偽退、賊之至壘、伏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拔衛州、

吐蕃麗結心等破論恐熱

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麗結心等擊之、奔羅伏兵險阻、及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擊焉、之、恐熱將數萬追之、結心伴敗走、為馬不進、狀恐熱追之、益急、伏發、斷其驢路、英擊之、恐熱大敗、軍馬遁歸、

黃景瑗擊南詔

南詔寇西川濟大渡河攻黃景復景復佯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
蠻兵大敗而歸

劉巨容敗賊

劉巨容會全最合兵屯荆門拒黃巢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最逆
戰佯敗賊退之伏發破之

高仁厚破賊

高仁厚陳於麻頭閣下楊師立將鄭君雄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
佯敗走君雄等繼退伏發敗之

馮行襲誘斬孫喜

賊帥孫喜攻均州馮行襲為均州都將乃伏兵於江南自乘小舟
乘機

春之三伏兵

迎喜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狀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掠尚
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心腹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
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斬喜

唐楊行密破秦彦

秦彦擊楊行密悉兵陳於城西行密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嚴
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衛其陳兵交而佯退彦兵追之入寨
縱標伏兵四起彦兵敗沒

唐李思安破劉守文

唐劉仁恭攻魏州朱全忠遣李思安來救仁恭子守文擊之思安
使袁蒙先伏兵於清水之右自逆戰佯敗而却守文逐之思安還

戰伏發夾擊幽州兵大敗

晉王擊梁兵

梁張勳據勝北城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威城先以騎兵為誘梁
兵競進晉王以伏騎擊敗之

唐張礪破李紹琛

唐德宗討李紹琛於澤州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圍從
其計紹琛見兵羸極力縱退伏發破之

漢趙暉誘擊王景崇

王景崇叛降蜀漢趙暉輕而圍之景崇求救於蜀暉數挑戰景崇
不出暉遣千餘探甲執兵放蜀旗幟循南山而下數言蜀敗兵

春之伏兵

至景崇遣兵出迎暉設伏盡殲之

蜀安思謙敗漢兵

漢趙暉圍鳳翔蜀安思謙救之思謙遣兵二千據伏於竹林以兵
數百蹙漢陳漢兵退之遇伏而敗

北漢張元徽擊周兵

張元徽擊周趙歸州周李筠遣糧令助進戰元徽戰而佯北令均
進逐伏發殺之筠遁歸

趙匡胤擊唐兵

周世宗命趙匡胤擊唐兵於塗山匡胤以百餘騎薄其營而偽
伏兵邀之唐兵大敗

契丹耶律斜軻敗楊業

楊業伐契丹耶律斜軻造蕭撻懶伏兵於路業至斜軻推衆為戰楊業麾幟而進斜軻佯敗伏兵四起斜軻還兵前戰業大敗

王均敗官軍

雷有終討王均擊之均閉城不戰有終等帥兵徑入因分剽民財賊閉關伏發布牀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

宋張玘夜降宋江

張玘夜守海州賊宋江假言至海州收夜令火士千人設伏近城不遠輕兵距賊誘戰先匿壯卒於海菊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皆無聞悉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張玘

宋張玘

尾再興等擊金人

再興等救東陽金人來圍城再興與陳祥孟宗政分三陳設伏待既至再興伴却金人逐之宗政祥合左右翼掩擊大敗之

蒙古木華黎破金兵

木華黎攻金兵於延安城東夜令軍士潛伏谷間明日以騎士趨之望見金兵伴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發伏乘其後金兵大敗追殺七千餘人

趙葵誘賊

李全寇揚州趙葵等出擊賊陳於西門閉壘不出趙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拔步卒誘之賊兵果趨濠側李虎

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乃退

蒙古張弘範破李壇

張弘範討叛將李壇築長壘於城西內伏甲而外為濠開東門以待夜渡其濠加深廣壘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倫短不能踰濠士卒遂陷於水其得升濠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殺

明郭英克通州

郭英從大將軍伐中原距通州三十里為營衆請速戰英曰吾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宜出不意圖方畧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不伏道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張二翼出戰英佯敗走敵乘勝追之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通州克

明傳友德敗也速

明傳友德敗也速

大將軍北征下青州也速率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退至伏而回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

明傳友德擊伯顏帖木兒

傳友德同湯和駐延安倚伯顏帖木兒之偽請和上召和還留友德以誘之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破之

明于謙誘賊也先

也先誘上皇破紫荆窺京師石亨謀堅壁老之于謙曰賊甚強而我入先之弱是仇彼張也亟統大營營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樞二十二萬虜見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索謙設伏於

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

明沈希儀敗荔浦賊

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掠倉卒間沈希儀部五百人扼之時絞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引繩乃能濟難乘可薄也絞龍灘闊東得成列則難圖矣乃伐岸竹揭竿上編篋以為修頃刻成數百旗掠於絞龍灘令羸卒數十守以疑賊賊果過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艇載勁卒伏於中賊濟且半發伏敗之

伏兵擊敵

耿弇破張步

耿弇破張步於臨淄弇知步固將還豫軍左右翼為伏以待步果

引去伏兵

引去伏兵弇擊破之

班超降王謝

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怨恨遣其副王謝將七萬攻超超收殺堅守謝攻之不下而掠無得超度其必飛龜茲借糧乃伏兵於東界要之謝果還賂龜茲伏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虞詡破羌

羌衆圍赤亭武都太守虞詡既以強弩射還衆虞還而擊之又疎兵易衣示衆以恐之計其當還乃潛遣數人設伏候其夜路虞果大奔掩擊殺之遂敗散詡乃相地勢築營群招還流亡假賑濟

民開通水運一郡遂安

曹操擊呂布

呂布引兵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掩戰既合伏發破之

魏滿寵擊退孫權軍

吳主權自將欲圍魏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難紅魏滿寵曰孫權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伏於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周旨虜孫歆

晉伐吳杜預遣牙將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渡江以襲吳樂鄉多張旗幟忽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旨等伏兵城外孫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之而歸伏兵隨之而入虜歆還

慕容翰破宇文氏

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三國共攻慕容廆慕容廆屬開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大入

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

今遣數千騎襲廆之子翰於徒陁翰為段氏使者逆迎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

魏奚斤擊夏主昌

奚斤伐夏進軍安定夏主昌駭之魏安頡乃退騎設伏及夏主來

攻城諸出應之夏主自搏戰伏兵爭出之夏主敗走詎追擒之

魏傳永破裴叔業

齊裴叔業侵魏楚王戌令傳永擊之永使人馳詣成令填外壑夜
伏戰士千人於城外迨曉叔業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
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救之永登門樓望見叔業南行數里
即開門擊其後營又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

魏費穆擊破柔狀

費穆討柔狀穆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拔山乃簡精騎伏山
谷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狀至奮擊破之

于謹敗拔陵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破六韓拔陵圍魏五原于謹乃單騎詣拔陵營說鉄勒酋長也列
河等來降謹曰拔陵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以也列河
餌之而伏兵以待必可破也拔陵果來邀伏發敗之

后虎伏騎執節續

後趙后勒自立為王遣遣子后虎攻晉邵續於冀州續自出擊虎
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

齊段韶克定陽

段韶圍定陽楊敷固守不下韶曰此城三面重濶皆無寇略惟
慮東南一道簡兵伏之城中心盡數走伏兵擒之

秦王世民敗段達

李世民攻東都城中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
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又曰城中見我還必來追蹙
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果來追發伏敗之

威彥師討李密

李密叛欲走襄城唐威彥師率眾南據熊耳山要道令衆夾路而
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密果而出半度彥師擊斬之

裴行儉謀破突厥

裴行儉討突厥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
以羸卒為挽伏精兵於險要虜至羸卒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
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蹙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

王雄誕破汪華

汪華據歙歙稱王唐王雄誕擊之華拒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
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經合佯走還營華進攻
之不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於洞口華不得入請降

哥舒翰擊吐蕃

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每歲積石軍交戰吐蕃輒來獲之翰先伏
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

王武俊破朱滔

朱滔攻貝州李抱真王武俊來救滔與回絕兵出戰武俊遣趙琳

將五百騎伏於森林抱真列方陣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琳自林中橫擊之回紇及陷軍皆敗之

李晟遣將擊吐蕃

吐蕃尚結贊入寇李晟遣王必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戎之曰唐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

李泌擊吳法超等

淮西戍兵吳法超等自鄆州叛歸過陝李泌選士分為二隊伏太倉原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遽進勿留行當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湖北德子楚將表之上伏兵

兵總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過英岸逆擊之法超總長水燕于楚擊斬之

楊朝晟破崇慶

崇慶攻唐徐州唐以楊朝晟等救之朝晟遣步兵負山而陳自以騎兵伏於山曲崇慶等將騎逾橋西伏發橫擊之崇慶狼狽遁

康承訓擊龐勳

龐勳反約兵攻柘子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勳所將不戰而潰承訓遂破之

唐鄭畋擊尚讓

賊將尚讓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守自以兵陳於高岡賊敗之

鼓行而前伏發破之

劉知俊破康懷貞

梁主遣康懷貞救靈州劉知俊解圍引還梁主急召懷貞還至界平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

劉鄩擊晉兵

劉鄩軍於魏縣晉王來覲鄩設伏於河曲葉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

楚王希範破高季興

馬希範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遠戰希範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艦橫擊之季興大敗

表之上伏兵

趙廷隱破后教塘

后教塘擊孟知祥將趙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伏教塘歸路戰至薄暮教塘引去孺之與伏兵合擊之大敗教塘

契丹主破唐兵

后教塘逆命唐遣兵討之教塘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輕騎三千不披甲直犯唐陣唐兵逐之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斃二遂大敗

宗澤敗金人

金兀朮侵宋東京都人皆震恐宋宗澤方圍蔡時劉衍等在外選精騎數千使統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夾擊敗之

韓世忠獲兀朮

金兀朮入鎮江。宋韓世忠也。兵焦山寺。料敵必登金山。龍王廟。以現虛實。乃遣人伏廟中。及廟下岸側。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止獲兩騎。其三騎馳去。一馳者既墜。復馳而免。乃兀朮也。

宋王彥破索仲

王彥知金州。盜索仲據金州。白土關。彥勒兵阻水。據山設伏。以伺仲見官軍少。綴附搏戰。彥執旗一麾。士殊死戰。仲敗走。

宋岳飛敗賊

岳飛追討李成。將馬進抵潁州。賊出城市。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

卷之三 伏兵

十六

旗刺岳字選騎二百。隨賊而進。賊易其少而薄之。伏發。敗之。飛呼曰。不從賊者。坐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張俊等復前後夾擊。賊大潰。

吳玠破金人

吳玠守和尚原。金人攻之。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營進討。玠為駐隊。矢連發不絕。擊如雨注。敵稍却。即以騎兵衝擊。絕其糧道。磨其困。且設伏於神堂。以待金兵。至伏發。大亂。縱兵夜擊。大破之。

宋孟珙破武僊兵

孟珙攻武僊。破九若。料仙必上嵒山。覲伺乃令樊文彬奪嵒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僊果登嵒山。及半。伏發。僊眾失。

惜枕藉崖谷山為之結

蒙古破宋兵

宋欲復三京。命張迪等趨維陽。蒙古伏軍城外。猝至。既有民底投降。迪與徐敏子帥師入城。楊誼至。雖東方散坐。蓐食。伏兵起。誼師遂潰。敏子等不能留。亦班師。

宋曹友聞與蒙古戰

蒙古侵宋。將至僊人關。曹友聞遣弟萬上。雖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自選精銳。夜出設伏。蒙古兵至。友聞分兵擊其前後。中隊親帥精兵馳至。隘下進戰。萬出與友聞會。內外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

卷之三 伏兵

十七

蒙古破金兵

蒙古會宋兵圍金蔡州。金字木魯中。姜宣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伏於隱處。扼擊。百餘人。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姜宣僅以身免。

明徐達獲張士德

張士誠誘明降將陳保二。發舟師來通。徐達禦敗之。近至常州。達分其軍為三。薄常州。而壘其第。士德來援。達曰。士德勇且狡。未易力勝。去城十八里。為三壘。以待而別。選鉄騎與他將自前邀士德。兵既交。他將用鉄騎沖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靈。獲之。

明徐達破陳友諒

徐達鎮池州。上謀知友諒且犯池。今常遇春來。使使語達。曰。友諒至。設伏九華山下。掩其後。可盡亂也。達乃選卒伏九華。友諒至。盡號攻城。城中伐鼓大譟。伏盡發。城中應之。大破其衆。生獲三千。

明常遇春擒脫火赤

常遇春謀元主在開平。選騎攻其將進次大興川。春分千騎為八。伏趨其歸。大興之守兵悉伏。發敗之。擒脫火赤。遂薄開平。

明姚廣孝擊南兵

英王南行。姚廣孝及郭賢等奉世子居守。南兵再攻城。廣孝設伏。截其後。城工呼譟。伏發。開門夾擊。大敗南兵。

卷之三 伏兵

明劉江破倭

劉江築堡於望海埭。倭者報東南。夜有火光。江計賊將至。遣赴堀。倭僞之。但令攜師妹馬略。不為意。令徐劉伏於山下。寨隆。潛燒賊。截其歸路。約曰。旗舉砲響。伏兵奮擊。翌日。倭二千直逼堀下。登岸。魚貫而行。江被髮舉旗。鳴砲。伏起。為兩翼而進。賊大敗。有脫入海。捕者盡為姜隆所縛。無一得免。

明戚景通擒李琪

青州賊李琪。反。官兵擊之弗克。戚景通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跡琪夜至。伏奸民之傍。擒之。

明伍文定擒滾滾

伍文定既主直攻南昌。之策。統援牌。冒天居。先登破。賊必逃。救其衆。亦阻。畏其情。氣擊之。乃與邢珣等領銳五萬。分道進。擊其不意。又伏兵四設。戒令兵合。狀後響。應偽先鋒。聞合。四見。旌旗蔽江。大恐。驅衆迎戰。未幾。官兵四發。念四棄船。陸遁。文定射中其額。擒之。

明胡宗憲擊賊

海賊徐海等寇浙西。胡宗憲以毒酒殺之。餘者尚衆。乃察保靖宣慰彭蓋臣可用。指畫居塘地。勢曰。汝分道而伏。賊至。前鋒迎敵。伏賊敗。走。伏起。追殺。蓋臣如計。敵果敗走。平望。平望則有苗兵守。崇四面夾攻。賊大潰。

卷之三 伏兵

潛兵為內應

公子光以計取舟

昔吳王師於長岸。獲其乘舟。餘皇使人控而守之。吳公子光使多龍鬚者三人。持為替人。潛伏於舟側。約曰。我手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速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龍餘皇以歸。

郭子儀潛入河東

賊將崔乾祐守河東。郭子儀潛遣人入城。與唐官暗相賊者謀。俟官軍至。而為內應。子儀引兵趨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論城得免。遂平河東。

李希烈縛李元平

李元平知汝州募工徒治城李希烈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李元平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

岳飛擒賈進和

岳飛初應募時有劇賊陶俊賈進和等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境賊掠以充部伍又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明王守仁破橫水賊

茶寮賊起王守仁會湖廣廣東同勦守仁征湖廣兵夾攻桶崗橫水以在險中官兵難至及見官兵各險隘設滾木礮石梁之守

仁今左右

今左右於山頂伏覷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綠崖而上發其滾木礮石賊據險迎敵忽聞山頂砲聲如雷大驚走我兵奮勇力戰破二十餘寨

破敵伏兵

周亞夫破吳伏

七國反周亞夫為太尉來傳將會兵榮陽發亞霸上執涉過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武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地既臨之問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竟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五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從之至洛陽喜曰吾果傳至此不意白全今吾據榮陽榮陽以

東無足憂矣使吏投殺渴斷果得吳伏兵

吳陸遜衝曹佐伏

吳王權與曹佐戰於石亭陸遜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佐伏兵困驅走追至夾石斬獲萬計

僕固懷恩擊殺伏兵

郭子儀等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長安城西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岷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賊遂潰

明馬吳破藍耶伏兵

蜀盜藍耶叛馬吳佐治兵曰將不知兵若何勝擇勇才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主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賊營

亂自籍籍

亂自籍籍而悉兵乘後斬四千級軍中喜吳曰尚未見大敵空反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右伏右為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與百騎直搗其伏驚潰又趨左左亦潰合擊火其柵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之三終

兵機類纂卷之四

瑞屏大宗伯鑒定

出敵不意

趙奢謀敗秦師

秦伐趙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阻難救者

曰道遠險阻如兩鼠聞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

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鼓譟武安屋

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左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

秦間入趙軍善食而道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還閼與而

趙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奢

先據北山縱兵擊之秦師大敗

冒頓襲東胡

冒頓殺父自立東胡使求千里馬羣臣欲勿許冒頓曰奈何與人

韓國而愛一馬乎與之又欲得一關氏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

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益驕兩國中間有

棄地千餘里東胡欲有之或曰以棄地也與否皆可冒頓大怒曰

也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

斬遂滅東胡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規 吳志蔡璠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漢劉純等襲甄阜等輜重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秦陵與王莽將甄阜等戰于小長安聚

不利收兵保棘陽阜乘勝留輜重于蘭鄉引精兵南臨泚水縯遂

與下江兵合十二月晦潛師夜起盡獲其輜重

吳漢斬苗

先武欲發幽州兵拜吳漢大將軍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

魯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吳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魯以

漢無備出迎于客漢即擄兵騎收魯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望

風靡從逆悉收其兵而南

漢朱欽伐隗

朱欽伐隗欽將二千人伐山關道徑黎陽新守將黃大驚

漢滅宮破延岑

滅宮伐蜀蜀將延岑盛兵於沅水宮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

譟步騎快如而進岑不意漢軍卒至大驚恐宮縱擊大破之

班超更立疏勒王

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立其臣覺題為王漢班超至疏勒遣田慮

往降之救慮曰覺題本非疏勒國人必不用命若不降可執之

慮至覺題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縛覺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走

龜茲超赴之超悉召其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故王兄之

子志為王國人大大悅

學班趙更道入焉者

班趙計焉者焉者同有華橋之險焉者王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趙更從他道屬渡到焉者去城二十里廣知大恐欲悉驅人共入山收保焉者左侯元孟先當賢京師客遣使以事告趙趙即斬之以示不信用乃期大會國王加賞廣請趙趙斬之

孫策據查濟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叔父靜曰查濟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兵投查濟道賊高遁也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破斬之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

曹操擊烏桓

卷之四 魏略

三

曹操擊新末紹與表譚而末與表尚奔烏桓曹操令曰時將其象為卿驅豎山煙谷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掩其不備擊斬烏桓蹋頓尚熙走遼東公孫康新尚熙首送操

魏郭父取蜀

魏遣郭父將兵寇漢漢姜維列營于險鍾會以糧盡欲還父請維和徑奇兵衛其腹心遂自陰平竹無人徑七百里懸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父以糧自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入先登至江仙守將馬遵降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父至成都後主禪出降

盧志勸王誅斬趙王倫

趙王倫廢主自立成都王穎討之前鋒為倫軍所敗穎欲退對令盧志曰今我軍失利誠有輕我之心不如更選精兵星夜倍道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從之大敗倫軍乘勝濟河斬倫誅其黨

晉符健謀取長安

杜洪據長安符健欲取之乃治宮室于枋頭謀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悉衆而西洪使張先通戰大敗之長驅至長安健以民心思晉乃遣使獻捷辱稱帝

晉劉裕襲劉毅

劉裕率諸軍襲劉毅王鎮惡請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船留

無機

卷之四 魏略

四

一二人對舳舻岸上立六七旗旗前置鼓語所當人計我將至城使旗鼓嚴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曉江津舡艦鎮惡徑前築城毅覺令開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城中毅突出乃縋而免

魏主降涼王收捷

始涼王言魏去歲伐蠕蠕士馬疲死大敗而還意謂之閒崔浩曰往年北伐死傷無幾夷遂謂我不能振今出其不意擒之必矣遂至上書屬國城分部諸軍以源賀為卿鎮宣國威信示始威肅四部鮮卑以禍福相歸命使外援既絕乃取孤城涼王收捷還弟董山戰望風奔潰遂圍姑臧賀招下三萬餘落盡得再收收捷

魏太武武勇然。至漢南。拾輜重。輕騎兼馬。擊之。至漢水。桑然先不設備。遂西走。部落降魏者三十餘萬。獲戎馬百餘萬匹。

宋沈慶之攻山蠻

宋河北山蠻寇雍州。沈慶之曰。往官軍皆營山下。蠻得據山。焚矢石。因多不利。且去歲蠻田大給。穀重。難與持久。不若出其不意。攻其腹心。乃令諸軍新木登山。鼓噪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齊萬副兒謀破臺軍

齊崔慧景討裴叔業。道會諸軍至。語以齊主寶卷無道。將建大功。

裴叔業

卷之四 裴叔業

五

以安社稷。衆皆響應。于是奉江夏王寶玄向建康。寶卷遣左威興帥諸軍討之。萬副兒說慧景曰。平路皆為臺軍所斷。宜從蔣山。船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噪臨城。臺軍驚散。遂圍宮門。斬威興。

梁蕭綸破侯景

侯景圍臺城。屢攻未破。遂引玄武湖水灌之。關前皆為洪泥。時諸王引兵入援。蕭綸自京口西上。趙伯超說以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旦營于蔣山。景見大駭。欲走。分兵攻綸。綸破之。魏劉亮斬孫定兒。

劉亮討孫定兒。亮先監素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麾兵斬之。遂指城外。盡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懼。服其敢動。

隋李士雄擒竇抗

隋煬帝親幽州。總管竇抗有二心。以李士雄經畧之。士雄馳至幽州。止傳舍。抗來謁。士雄伏甲士擒之。

楊素等破高智慧

楊素等討高智慧。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舡艦蔽江。來獲兒曰。吳人利舟楫。賊志必先宜嚴陣待之。勿與接。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從之。獲兒以輕舡數百。直登江岸。擊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楊素縱兵擊破之。

裴叔業

卷之四 裴叔業

六

張巡擊李懷仙

唐張巡守雍丘。賊將李懷仙奄至城下。衆思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戒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賊遂退。

張巡擊尹子奇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唐張巡于城中夜鳴鼓。賊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遂旦微偃旆。明巡乃震兵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霁雲等開門直衝賊營。斬賊五千餘人。

唐李愬非時出兵

李勉討吳元濟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也勉曰吾兵少宜出其不意彼以我往亡不戒虞此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

朱全忠擊破蔡人

蔡人寇汴州其將秦賢等列二十六寨朱全忠謂衆將曰彼謂我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

晉王救潞州

梁李思安等築重圍夾塞圍晉潞州晉王李存勗曰朱溫開晉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發兵直抵夾寨填數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張文禮攻長固

晉閻寶築長固圍張文禮于鎮州城中食盡文禮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出人遠攻其圍俄數千人繼至遂舉長固縱火攻營寶不能拒而退

晉李守真敗契丹

李守真擊契丹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外餘兵屯河西渡木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者衆

周世宗將伐契丹

周世宗自將伐契丹至滄州即日直趨契丹之境非道前使臣聞

不知之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開城降

周韓令坤取揚州

周世宗遣韓令坤襲唐揚州令坤奄至揚州以數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慰諭其民使皆出城

宋劉光義破夔州

劉光義伐蜀初夔州有錦江為浮梁上設圍柵三重夾江立砲兵光義將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錦江曰我軍至此沂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奪浮梁破州城悉如宋主之計

岳飛破馬進兵

秦之四捷

岳飛討李成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而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饒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破之進走筠州

金徽離喝取金州

徽離喝久窺蜀以宋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其心乃以李彥琪駐秦州扼仙人關以絕吳玠河池之師復令趙驍出熙河以綴蜀師徽離喝自商州直趨上津遂取金州

金兀朮等襲執劉豫

金人欲廢劉豫令徒賴兀朮偽稱伐宋以繫之將至召係子麟豫事擒之兀朮遂馳入汴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問

元大詐攻渡江

元大詐攻渡江

元大詐攻渡江。諸將議取沙蕪南岸。伯顏曰。勿貪小功。致失大事。遂令順攻具進軍陽邏堡。招之不降。攻之不克。乃密謀於元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乃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鉄騎三千。逆舟直趨上流。詰旦渡江。過則速報。我分遣別將攻陽邏堡。宋將夏貴救之。元木出其不意。率軍迎流而上。直抵南岸。別將擊走夏貴。陽邏堡亦破。

明傳友德直抵階州

上議伐蜀。密諭傳友德曰。蜀人聞西伐。必束守瞿塘北阻金牛。若

集機

朱中

直趨階文門戶。既腹腹心。自滑友德至。言出金牛。即選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之。友德奮攻。拔文州。渡白水江。趨綿州。

明郭登破沙窩賊

賊入境。郭登率兵。晝夜一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將士以我寡。宜全軍逐。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遇。人馬疲。俟賊退。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曰。敢言退者。斬。賊營天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先登射中二人。手刃二人。大破其衆。追奔四

明王越襲虜營于紅鹽池

王越視師延綏。謀知虜自河套入。分寇西路。而妻于紅。乃率騎五千。與總兵許家。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十伏以相救。自與率等分兩哨。薄其營。擒斬獲者無算。其虜而虜。虜天被。遂于他將。物矣。遂徙。不敢居河套。故地。

明馬吳襲亦不刺

馬吳為蜀都御史。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藩。蜀大震。吳招土番為。開。道。夜襲虜營。虜驚潰。

攻敵不備

吳師克果

楚囊瓦來侵。軍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楚人不備。

集機

朱中

遂擊敗之。克巢。

越乘吳不備而伐之

越既行。成於吳。歸而卧薪嘗胆。以圖吳。既資粟以下其騎。又見子胥賜死。遂因吳北會諸侯于黃池。精兵皆從。王出。惟老弱與太子留守。乃費兵襲敗吳師。殺其太子。

張良襲秦將

沛公欲擊秦。秦曉下軍。張良說之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以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歟。耳。恐士卒不從。則危矣。不如固其辭。而擊之。遂大破之。至咸陽。子嬰降。

漢韓信襲齊

漢王遣將食其一春下之齊縣守備劉徽說韓信曰：「卿生一士，此誠棹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將數歲，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襲破齊。

燕王說詭路襲趙

趙王虎伐燕，燕王說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燕城南北必不設，將遂帥軍入，自蠟榆塞直抵薊城，所至焚燒積聚，掠三萬餘家而奔趙，兵乃還。」

燕慕容翰訴擊高句麗

燕王說擊高句麗，慕容翰曰：「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潤，南道險狹，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偏師出北道，說從之高句麗。」

燕王

卷之四 慕容

燕王劉果遣弟武率精兵拒北道，自率羸兵倚南道，翰等與劉合戰，高句麗大敗。

晉胡藩請潛師破南燕

晉劉裕伐南燕，與燕兵戰于臨朐南，胡藩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往間道取其城，裕從之。」藩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克之。

劉裕命孫慶襲番禺

盧循寇淮口，泊蔡州，劉裕拒之。循寇掠無所得，遂引還。裕大治水軍，遣孫慶等自海道襲番禺，衆皆不可裕，不從。敕慶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先傾其巢穴，使彼走無所歸，循兵守廣州者不。」

以海道為虞，十一月庚辰，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撫其舊民，戮循親黨。

劉裕謀伐蜀

晉劉裕與朱齡石謀伐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謂我今應從外水來，然料我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脩內道，若出黃虎，正入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而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於處此聲先馳，敵當實別，函書封付齡石，令至白帝城，乃發書曰：「齡石，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無衆。」軍從中水取廣漢，老弱軍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蜀將縱果以重兵守涪城，脩內水，齡石至平模，克其北城，賊望風奔潰，齡石遂入成都。

成都

卷之四 慕容

十二

宋劉懷珍攻沈文秀

沈文秀擁衆不服，其弟文炳招之未降。劉懷珍將三千偕文炳行，衆欲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恐軍深入，正當速掩，不掩乃遣百騎襲城，拔之。」

魏鄧範破無鹽

宋申纂守無鹽，魏慕容白曜侵宋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鄧範曰：「申纂必謂我軍未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引兵偽退，夜進攻之，拔無鹽。

周趙文表討恒陵叛獠

趙文表討恒陵叛僚至其境僚有二路一平一險有僚數人來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鄉但諭慰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謂諸將曰僚謂我從寬路進必設備以選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白陰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僚既失計爭帥眾來降

李充破突厥

突厥寇隋命魏王爽擊之遇于白道李充曰突厥狙于驢勝必輕我而無備遂帥精騎五千掩擊破之

隋賀若弼濟江使陳人不知

賀若弼欲伐陳先計令綠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幕破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喪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

李績

李績之西掩擊

廿一

又綠江時獵八馬喧譟遂以元旦綠江陳人不復知覺遂拔京口

實建德製破薛世雄

隋薛世雄討賊軍河間實建德士報惶懼急投諸營南道殺言運入豆子航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眾續費約曰夜至則擊已明則降將至天欲明會大霧遂帥士突入其營擊世雄敗之

隋王世充破李密

王世充始仕隋隋主被弒李密進逼東都時隋軍乏食軍少水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密者遂少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

夜遣騎入山伏谷中令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家兵未成列世充縱擊之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眾大潰降唐

唐李靖伐頡利

李靖既破定襄頡利遣使謝罪入朝帝遣唐儉等撫慰之又詔靖將兵迎之靖曰頡利若走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襲之可擒也遂夜發頡利知之乘千里馬先走眾遂潰

唐李靖破蕭銑

李靖擊蕭銑時映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乃帥戰艦東下銑果不為備遂破之

裴行儉襲執突厥

李績

裴之西掩擊

廿四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使通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命行儉以冊立波斯王為名道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遂不設備行儉率為敗僕還倍道西進去都支數十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精騎進掩遮旬亦降

唐莊宗長驅入汴

唐莊宗伐梁梁遣段凝監軍河上唐郭崇勳曰梁愚以精兵投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梁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備今王彥章執擒凝必未知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陣兼程信宿

可至陛下自以精兵與鄧州兵合勢長驅入汴是疑未離河上而偽主已投首矣諸將當必自降從之以嗣源為首鋒是又遂行將五百人五日至大梁梁王自殺

宋王德擒王念經

王德擊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殺賊帥劉文彝自餘不戰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衛必不為倍信道而趨二鼓擒之

明王守仁平八寨

岑猛黨相結叛益熾兵嶺南大困起王守仁代姚謨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振旅蘇受等時自縛來歸守仁薄懲遣歸報皆願效死以報守仁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受等約期而去又先

集錄

卷之四

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家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相犄角徑搗其巢八寨悉平

兼行克敵

魏司馬懿破諸葛亮

蜀諸葛亮攻魏天水魏司馬懿進軍雍郡關虎將某上却之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奉甲晨夜趨之亮望塵而遁

司馬懿破孟達

魏孟達除謀以新城歸蜀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百二十里聞吾舉事當上表反覆一月間也司馬公必不來諸將

無足慮者時司馬懿鎮宛知之倍道兼行八日兵至城下攻陷新城孟達死之

劉裕破孫恩

晉孫恩浮海奄至丹徒達康震駭劉牢之使劉裕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奔擊大破之

晉盧志擊孫會

晉成郡王穎討趙王倫前鋒至黃橋為倫將孫會等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選精兵呈夜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泺水會等大敗

集錄

卷之四

十六

魏太武伐夏

魏太武乘虛伐統萬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且曰吾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出戰則必擒矣吾去家二千里天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行至統萬夏王持步騎三萬出魏主擊之夏兵大敗

高歡討爾朱兆

末魏高歡揚聲討爾朱兆時出後上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輕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歛以大軍繼至兆軍驚走追破之

高歡取夏州

高初聚西魏長州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克之

魏尉遲迴取成都

魏宇文泰問尉遲迴取蜀方畧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慮我至若以鉄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迴自散關伐蜀梁蕭撫降

周車昂破賊

車昂奉使達巴州會萬榮郡民作亂昂募兵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趨賊壘賊以為大兵至望風瓦解

唐薛仁貴擊吐蕃

薛仁貴討吐蕃將超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宜留輜重置柵于大非嶺上吾屬率輕銳倍道西行掩其不備破之必矣遂帥所部前行擊吐蕃于河口大破之

唐王峻擊叛胡

唐突厥降戶叛王峻追討之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追擊之獲板二十

晉王謀取德州

貝州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王曰貝州城堅兵多未易卒攻德州諫于滄州而無傷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狀後可取乃遣騎重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後唐李存勗破梁兵

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襲位時李嗣昭守上黨為梁兵所圍存勗曰上黨乃河東之蔽而朱見所憚者先王聞我新立以為重子未聞軍旅必有猜忌之心簡精兵倍道趨之破之必矣乃大閱士卒進兵大破之

李世輔擒青面夜叉

李世輔初在夏國時有首蒙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而還

明鄧愈定撫州

帝使鄧愈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畏愈強遣人詐獻地以緩我師愈謂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賊降遂定撫州

潛師襲敵

越伐吳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越分為三軍明日將戰于江乃以黃昏令左軍衝救湖江而上五里許以須吳兵令右軍衝救湖江十里以須吳兵于是左右軍涉江鳴鼓以待吳吳分師來禦左右以大鼓相聞夾擊王乃潛師不鼓自引中軍至吳中軍而擊之吳師亂大敗

漢光武襲謝躬

漢光武襲謝躬

更始遣尚書令謝躬攻王郎不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
膚掠不相承稟光武深惡之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故躬
不疑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于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
賊于射大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驚走若以君力擊此散虐
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陰虛山躬乃留劉慶
陳康守鄴自帥諸將擊之寇寇死戰躬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吳
漢等襲其城漢先令解士說陳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納漢等
躬歸不知康已反輕入城漢伏兵收殺之其衆悉降

吳呂蒙襲關公

漢關公討樊恐吳呂蒙襲其後多留備兵蒙分士還建業遂稱疾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遣呂蒙還命陸遜代之關公意大安稍撤兵赴樊權遂發兵
使蒙襲關公蒙盡伏精兵于荊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
兼行關公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蒙入江陵復關公

陸遜襲江夏

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而為
敵所得張快遜乃種豆奕棋射戲安眠而行軍到白圓托言住獵
潛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或峻等奄至人皆捐
物入城城門墮不得開乃自砍已民然後得開斬首獲生凡千餘

宋武陵王襲魏所掠生口

魏主優宋慈錄遠來昌王仁驅所掠生口北屯汝陽宋武陵王駿

襲野襲之遣劉泰之等直趨汝陽潛進擊之魏人奔敗生口悉得
東走

梁胡僧祐敗任約

胡僧祐援巴陵至湘浦侯景遣任約拒白塔侍之僧祐繇他路西
上階引兵至赤沙亭縱兵擊之約大潰

唐李光弼襲賊

李光弼擊退史思明于常山右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光
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掩殺無遺

吳克宏襲敗吳越

南唐吳克宏救常州乃蒙紅以幕匿甲士于其中襲破吳越營

宋

宋

宋

宋神師道擊夏人

神師道知渭州夏人入寇師道陳于河湟若將決戰者陰遣曲
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驕顧楊可世潛軍出其後施平仲以
精甲襲擊大破之

韓世忠破范汝為

韓世忠討范汝為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
抵鳳凰山頻瞰賊營設雲梯大樓盡夜攻之汝為死

宋尹繼倫破耶律休哥

宋遼李繼隆獲糧總威虜契丹耶律休哥帥精騎數萬邀諸遠
尹繼倫通領兵微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吾軍

彼南勝而還則乘勝驅我而止不惟不勝且還怨于我將無遠顧
今當養甲時枚躡之坡觀氣前進不虞我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
豈可汎狀而為胡地鬼耶衆皆憤激從命乃令秣馬候夜人持短
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
訖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
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臂乘馬先遁餘衆引去

暮夜襲敵

開康敗卻

楚屈瑕將盟武勢之國即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蒙伐楚師
教惠之開康曰即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康四邑之至也君次

郊即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即即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聞
志若敗即師四邑必離其教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
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其教曰卜
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即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馬援襲羌虜

馬援與馬成擊西羌羌將婁子于先吾谷援潛行間道掩赴其營
羌大驚懷沒遠徙于唐翼谷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
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段熲破當煎

段熲進擊當煎種于涅中類兵被圍二日用德士樊志張策陷

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

班超殺匈奴使

漢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因匈奴使來奉送之禮疎懈超夜
將士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
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潰超殺匈奴使
召鄯善王廣以首示之廣叩頭願屬漢

魏王建破燕軍

燕太子寶擊魏通還魏軍追之辰夜兼行至參合陂西魏王珪夜
令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下臨燕軍大驚瑋擊之死者
萬數

燕慕容農襲石越

慕容農反自稱燕王慕容農聚衆應之破館陶符丕使石越討之
農曰越不南拒大軍而來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不計
衆請急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畫我則衆悍其外我則衆
擊今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曰不乘初氣擊我方更
立柵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劉本帥壯士騰柵而入
農等大敗隨之大敗秦兵斬越

後秦主姚萇襲符登輜重

姚萇叛秦自立符登伐之留輜重于失界自將輕騎攻安定秦勳

長決戰。長曰：與窮寇爭勝，兵家之忌。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夜，帥騎二萬襲大界，克之，擒獲萬計。

梁陳慶之克渦陽

梁陳慶之攻渦陽，魏作十二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四城，遣降者分報魏諸營，陳其俘馘，鼓譟隨之。餘城皆潰。

楊忠贊破梁兵

魏楊忠贊固安陸，梁柳仲禮救之。師在近路，忠曰：攻守勢殊，未可事援。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忠乃還。駒銜枚夜進，出其不意，襲敗仲禮，安陸降。

韓擒虎襲梁石

隋伐陳，韓擒虎為先鋒，率五百人宵濟，襲梁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

楊素襲陳所

隋楊素伐陳，陳威所，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舡，彼見我虛，寔難渡。已急，制不練人，則我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乃夜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擊所敗之，悉俘其衆。

楊素擊統單貴

隋漢王諒起兵，今統單貴王賈斷何橋，守蒲州。楊素將輕騎夜至，河陰收舡置草，其中藏之，無聲。遂銜枚而進，遂明擊之，軍責敗走。

時以城降。

李靖破突厥

李靖夜擊突厥，頡利可汗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破之。突厥利不意，靖猝至，大驚，竄于鐵山，遣執失思力謝罪于朝。上遣唐儉慰撫之。人詔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寔謀走靖。北靖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靖，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必自寬。若襲之，可擒也。或以唐儉為疑，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儉華何足惜，遂動兵。夜發，頡利知之先走，其衆遂潰。

龐福誠擊唐

唐兵討孟知祥，攻劍州。知祥將龐福誠謝鎰救之，唐兵自北山大下，福誠夜引兵升北山，大噪于唐兵後。鎰帥短兵自前擊之，唐兵大驚，空營遁去。

晉安全全襲梁兵

梁王檀襲晉陽，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晉安全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却。

晉梁暉襲相州

契丹入大梁，聞晉劉知遠即位，乃遣高唐兵守相州。晉主令梁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兵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啓關納衆，殺契丹數百。相州自稱留後。

趙匡胤擊唐戰舡

周世宗伐唐攻濠州唐戰船數百艘在泗水東欲救濠州巨櫓
將兵夜擊破之鼓行向東遂克泗州

岳飛擒降賊衆

岳飛討楊么其黨楊欽來降飛乃復還歸湖中而日欽說全宋劉
說來降飛說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擒賊
營降其衆數萬

岳飛夜混元術營

元術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令百人黑夜混金營中樓之金
兵驚自相擊因敗元術元術奔淮西

劉錡襲殺金將

金將

金將

金將

劉錡于順昌督勵以修守備金遊騎已至城下錡預設伏擒其子
戶阿黑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渴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兵襲之殺
傷甚衆

宋王德用襲金營

宋王德用遣王德海宿州德至新縣與金遊騎遇逐入城偃旗則鼓
遊騎引去德同游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將遂拔兵降

宋吳玠敗金人

金人玠合兵屯劉家園據險自固前臨岷嶺後控臘家城宋吳玠
夜遣姚仲王彥衡杖上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放敵駭惶
出戰玠以彥衡法更休迭戰金人大敗

宋趙範等擒賊

宋李全反寇揚州列若圍城趙範趙葵命諸門各出兵舉火為期
夜半縱兵衝擊賊甚衆全復圍城趙範趙葵遣兵掩擊全走土城
官軍蹙之蹂躪甚衆

明郭英襲太原

大將軍既克元都引兵趨太原元命撫郕帖木兒侵燕郭英憑高
窺賊營得其藥謂常遇春曰彼兵多不整營大無備請以夜初營
春如其策元兵亂太原克

明楊銳襲濠濠兵

濠濠攻皖城百方不克且海暑力憊半夜多新睡去楊銳遣兵
乘機

乘機

乘機

乘機

者數人于賊紅中聞鼙鼓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敢死
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濠濠數出涕而返

冒雪襲敵

魏主擊柔然

魏主伐柔然會雨雪欲還尉壽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而車駕遽
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遂渡大漠赤
然遠遁

唐蘇定方破西突厥

蘇定方等擊西突厥沙鉢羅頡之會大雪軍中請俟晴而行定方
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乃兼行至牙帳縱兵擊之沙鉢羅頡走

追獲之

李愬擒吳元濟

李愬謀取吳元濟于蔡州。李祐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蔡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知之，吳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夜引兵出，命李祐、李忠義將先士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為中軍，李愬將三千人殿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燔堆，令子據其城，命士卒稍休食，乾糲整羈，約留兵鎮之以斷山。」兵又分兵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引兵出，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以為必死。吳元濟其敢達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時蔡人久叛，官

卷之四

廿七

軍不至城下三十餘年，故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鎧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遂開門，納眾，執元濟。

冒雨襲敵

李嗣源襲鄆州

李嗣源將精兵襲梁鄆州。日暮陰雨，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必無悔。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進攻拔之。宋孟珙破石穴砦。金將武仙據石穴砦，孟珙遣降者誘降，不從。乃欲亟進兵，夜召樊文彬等，授方畧，攻石穴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進攻，破之，仙易衣而遁。

踐水襲敵

燕高州討慕容仁

燕慕容仁弟仁據遼東。司馬高詡曰：「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欲使我乘冰以襲之也。」詡從之，踐冰而進，三百餘里，仁狼狽出戰，詡擒之。

魏主踐水襲夏

魏主自將攻夏，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掩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敗走入城，魏殺獲數萬。

霧中襲敵

宋

卷之四

廿八

竇建德敗薛世雄

竇建德襲薛世雄於河間之七里井，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折天欲明，會大霧，咫尺不辨。建德遂突入其營，擊走之。

唐竇定方襲突厥

竇定方從李靖襲突厥，頗利于磧中，率駿馬二百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頗利主霧遁。

晉王破梁夾寨

晉王李存勖破梁州，伏兵三裏，同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梁夾寨，梁兵無所堪，將士尚未起，晉王令分二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

兵大沽

明沐英襲遠里麻

沐英同傅友德下雲南至白石江大霧乘霧徑進霧霽梁王察遠里麻選甲十萬來拒里麻驚謂神兵飛至倉皇無措乃退水而

兵機類纂卷之五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明父輯

同題 吳志葵聖階父攷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聞

奇兵破敵

鄭潛軍于衛後

鄭三軍而不虞其後也遂敗

景丹敗王朗

先武固鉅鹿戰不利景丹縱突騎擊之大敗王郎兵敗絕來勝還

景丹

景丹

拔邯鄲王郎

高平薛刺公孫述

吳漢伐蜀蜀主公孫述困迫悉散金帛募敢死五千令延岑將之出戰破漢軍漢軍餘七日糧除其船欲遁蜀郡太守張湛止之漢遂與述大戰自旦至日中午軍士不得食延廢漢因使護軍高平亭將銳卒突擊述述軍亂于薛陣刺述洞胸延岑以城降

耿弇破張步

耿弇拔臨淄張步帥二十萬攻之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示弱以威其氣步遂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方交鋒弇引精兵橫突步陣大破之

漢段穎大破先零

段穎將兵與先零戰。虜兵咸皆恐。類乃令軍中長鑕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衆皆騰赴。馳騎於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

張飛破張郃

曹操遣張郃。徇巴西。與張飛相拒。飛率精卒。從他道。邀郃。定軍山道窄狹。郃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

涼謝艾截趙軍後

趙遣兵攻涼州。謝艾進軍臨河。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還。艾進擊大破之。

劉道規破徐道覆

徐道覆帥衆趨江陵。劉道規使劉遵別為導。兵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夫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

姚萇破魏揚飛

秦魏揚飛。當惡地。攻後秦主姚萇。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兵出其後。揚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揚飛與其將士萬餘。悉地請降。

陳周吳破解款

解款驍救齊昌。遇周吳。吳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隨間道邀其後。擊破之。

李密擊王世充

隋王世充與李密。陳於石子河。密布陳十餘里。羅讓先戰。不利。世充逐之。密將王伯當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

李密敗劉長恭

隋劉長恭討李密。羅讓。又使裴仁基。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隋軍陳於石子河。西密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嶺下。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至。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長恭大敗。

李淵破宋老生

李淵趨霍邑。隋宋老生引兵分道而出。淵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來戰。老生兵敗。斬之。

秦王世民擊宋金剛

李世民擊宋金剛。於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李世民與戰。小却。世民帥騎兵出陣後。金剛大敗。

秦王世民擒竇建德

夏王竇建德。獲鄭則陳武牢。欲與世民戰。世民不出。待其欲退。乃命三百騎。經建德營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兵直薄其營。大敗。世民帥史大奈等。輕騎捲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遂擒建德。鄭主王世充亦降。

秦王世民擒竇建德

夏王竇建德。獲鄭則陳武牢。欲與世民戰。世民不出。待其欲退。乃命三百騎。經建德營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兵直薄其營。大敗。世民帥史大奈等。輕騎捲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遂擒建德。鄭主王世充亦降。

秦王世民擒竇建德

夏王竇建德。獲鄭則陳武牢。欲與世民戰。世民不出。待其欲退。乃命三百騎。經建德營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兵直薄其營。大敗。世民帥史大奈等。輕騎捲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遂擒建德。鄭主王世充亦降。

唐李國臣持吐蕃後

吐蕃寇涇。唐軍城馬。戰敗。虜欲掠。李國臣曰。虜來勝。必犯郊。我持其後。虜必還。乃引兵以趨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退。避之於陽。亦出兵。擊之。虜遂遁去。

孟知祥擊董璋

唐東川董璋。襲西川孟知祥。以趙延隱陳於前。張公鐸陳於後。知祥登高家。斬戰。延隱三戰不利。知祥以馬箠指後。陳公鐸帥眾大呼而進。璋大敗。

晉王重胤擊安重榮

晉王重胤討安重榮。過於宗城西南。王重胤曰。鎮之精兵盡在中。

軍請公。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直衝其中。軍彼必依。須重胤從之。鎮人大潰。

唐祖全恩擊閻陳望

陳望與祖全恩相拒。望引兵涉水。與全恩兵戰。全恩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望兵。

趙匡胤擊北漢兵

柴榮新立。北漢入侵。柴親行督戰。右軍與漢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先遁。部兵降。柴宿衛將趙匡胤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於是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效戰。北漢大敗。

王全斌克劍門

王全斌伐蜀。至嘉陵。蜀人斷門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此路險。軍難往。還不如分兵沿閣道。與大軍會於溪。候從之。因連戰破蜀。蜀人還守劍門。全斌議取之。策降卒。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教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旦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趙來蘇。而自帥大軍。前進。進德次清強店。蜀將王昭遠遁去。遂克劍門。蜀降。

金主叟破遼

金主叟攻遼。趙高阜。為陳使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

左翼出其陳後。遼右軍力戰。金主使襄。襄木可衝。遼中間。木為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遼右軍。兵遂敗。

宋劉錡擊金

金人圍宋順昌府。劉錡射却之。復以步兵出奇。遼河。外。可勝計。

元阿朮破宋

阿朮擊宋孫虎臣。於丁家洲。元舟師數萬。艘。乘風。直薄。宋軍。阿朮帥輕銳。橫擊。宋師大敗。

明常遇春討蠻子海牙

上渡江。輜重皆在北。餘都守備。兵弱。元兵據宋石。其。

上使常遇春張瑄兵而前衛之○合○運○春○別○攝○精○兵○機○冲○機○
子○海○牙○之○舟○分○為○二○左○右○縱○擊○大○破○之○元○兵○勢○衰○而○南○北○通○

明常遇春破呂珍

上○敕○劉○福○通○於○豐○安○張○士○誠○將○呂○珍○殺○福○通○兵○甚○盛○江○元○帥○拔○其○
中○最○精○之○會○左○右○軍○敗○欲○出○走○阻○於○整○珠○火○間○遇○春○以○精○騎○突○呂○
珍○之○營○三○合○三○勝○大○軍○來○之○遂○大○勝○

明常遇春擊張士誠

○圍○張○士○誠○於○姑○蘇○士○誠○突○圍○出○至○盤○門○奔○常○遇○春○營○春○覺○今○兵○北○
○據○絕○其○兵○後○戰○久○未○決○遣○部○將○王○弼○馳○鉄○騎○擊○之○春○帥○衆○以○衆○大○
○破○之○滅○吳○

明李文忠破李伯昇

李文忠克諸暨時所築逼諸暨者曰新城張士誠將李伯昇率二
十萬來圍文忠敕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將欲少進以待大軍文
忠曰俟大軍城為彼有矣誓師而鼓曰彼衆而置我寨而整彼輜
重○山○積○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既○合○戰○文○忠○橫○槊○引○鉄○騎○來○高○馳○下○
直○出○賊○陣○斬○其○中○堅○賊○駭○亂○大○軍○衆○之○城○中○亦○鼓○譟○而○出○遂○大○破○
擒○獲○無○算○

夫擊破敵

漢段熲破東寇

段熲擊先零寇破之○先零東奔射虎谷○熲遣人於西縣結木為圍○

○遠○之○分○遣○田○晏○等○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又○遣○張○慎○上○東○山○
○乃○覺○之○類○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破○之○

漢劉秀破王莽

劉秀初下昆陽王莽遣王尋等大會兵至城下秀使王鳳等守不
陽夜出城收兵自將合戰城中亦鼓譟而出莽兵大敗

王霸收蘇茂

馬武王霸圍周建於垂惠蘇茂來救馬武敗奔過霸營霸曰賊兵
盛○出○必○西○敗○乃○閉○營○堅○壁○茂○建○悉○兵○攻○武○武○久○合○戰○霸○乃○開○營○後○
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

曹操擊張繡

曹操擊張繡

曹操擊張繡圍穰城○或勸袁紹奉迎天子操聞之解圍而還繡來
追○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軍○前○後○受○敵○乃○夜○
○鑿○險○偽○遁○表○繡○志○衆○來○追○操○縱○奇○兵○夾○擊○大○破○之○

慕容恪擒魏主閼

慕容恪伐魏魏主閼所將多步卒將趨林中恭軍高開曰吾騎利
平○地○閱○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邀○之○乃○既○合○而○走○誘○至○平○地○慕容○
恪○乃○分○軍○為○三○部○謂○衆○曰○閼○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於○我○
厚○集○中○軍○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操○解○
射○者○五○千○人○以○鉄○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魏○主○閼○望○見○中○軍○直○衝○
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遂○擒○閼○

高歡大敗爾朱

高歡大敗爾朱。高歡起兵討爾朱。爾朱兆等帥二十萬夾涇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高歡會以部曲。歡馬步不過數萬。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塞路。道以不。必。歡將中軍。教習將左弟兵。將右散。戰不利。兆等乘之。兵以五百騎沖其前。利將斛律敦。敦散卒彌其後。教習以千騎橫擊之。兆等大敗。

郭子儀破賊

郭子儀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長安城。西李嗣業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衆大潰。遂復西京。

楚許德勳擊吳水軍

楚許德勳擊吳水軍。

吳苗璘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許德勳禦之。曰。吳人梅吾不偷見大軍必懼而交。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遇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詹信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自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董璋將龐福誠等退官軍

董璋反。屯閬州。棄劍門不守。其將龐福誠謝鏗謀以所部千人據之。始至官軍大自北山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速則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自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鏗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官軍。大驚。空營遁去。

宋太祖示伐蜀

王全斌與劉光義伐蜀。宋太祖出地圖示之。曰。蜀夔州有縹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我軍至此。亦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合舟步。先奪浮梁。破其城。遂至嘉陵。

宋張俊夾攻李成

李成圍宋江州。成將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張俊急趨豫章。飲兵若無人者。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謂為快。俊知賊急。乃議戰。賊背筠河而陳。俊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楊沂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走。遂復筠州。

宋趙範破賊

宋李全反。寇楊州。趙範趙葵出擊賊。賊至。範等揮步騎夾浮橋。吊橋短。出為三迭陣。與賊大戰。別遣李虎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擊。帥輕兵橫擊之。三道夾戰。賊敗走。

明沐英克大理

沐英攻大理。大理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而龍首龍尾二關最險。上首段四。扼下關。英攻不下。令藍王等由洱水東。趨上關。自以兵繼下關。又令胡大海由石門間。出點蒼山後。攀木懸崖上。主旗幟。遲明攻下。關。蠻衆驚亂。英策馬渡河。斬關而入。山上軍往下擊之。擒段四克大理。

明沐晟定安南

安南逆臣黎胡奎其居我使者沐晟帥上謀兵發自新木
通通以入賊散走造舟以濟師今遣所部據澳沔沔沙昇舟夜出
沔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我輔合兵橋之窮追至日南州奇
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

則廖永忠克明昇

廖永忠副湯和伐明昇和克歸州駐師大溪口未進永忠帥所部
抵瞿塘山峻水激蜀人設鉄索飛橋據關口永忠遂壯士昇
舟出其上流人持糗糧水筒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以資行
山崖后關度兵已至乃帥銳出墨筆渡分為二道夜五鼓以一攻

其陸以一攻其水水攻將士皆以鉄索預置火砲而前黎明蜀
人始覺盡銳拒之而陸寨已破矣既而舉舟出江者俱發上流蜀
人大駭下派之師亦前進發火砲與攻焚三橋斷橫江鉄索明日
和帥步永忠帥舟約會於重慶州縣望風奔附明昇請降

明王驥破思任發

雲南思任發叛王驥至雲南大暑衆請按兵驥曰賊方熾毒行不
可緩分兵三道徑抵上江擒賊巢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
棚梁勢力戰斬五萬級虜走負險我師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龍
山

明程信破川貴蠻

川貴山都掌蠻沒叛程信與李璉發川廣雲貴各謀兵討之至永
寧分大軍四道自歸入金縷池川軍歸我縣貴軍歸芒部雲軍由
普市而入期會於大壩自督大軍進至李子關賊恃險飛檄蜀石
雨下官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寨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斂
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軍已得其後川雲軍已角其左右賊驚散
不久大破之九姓土僚附賊乘運師撲勒又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之五終

兵機類纂卷之六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能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圖數兵

推敵鋒銳

劉秀破王尋

王莽遣王尋等圍劉秀於昆陽。秀夜出收兵。會得合戰。秀自斬。十級。渡進尋邑之兵。遂却。諸部乘勝無不一當百。光武又與。三千。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等陣亂。漢兵乘勝崩之。遂。中鼓譟而出。莽兵大潰。於是海內響應。漢兵矣。

關公斬顏良

表紹遣顏良攻白馬。曹操引軍兼行。趙白馬。良來迎戰。關公雙。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馬圍。

吳呂蒙擒黃祖

呂主權征黃祖。呂蒙從征。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就首將士乘勝進攻。祖聞就敗。委城走。追擒之。權曰。事克。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

慕容翰破宇文弼

燕王皝伐宇文弼。弼遣涉夜子將兵迎戰。時皝弟慕容翰為

鋒銳謂慕容翰曰。涉夜子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彼素有勇名。一國所賴。若克之。則不攻自潰。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斬之。宇文士年不戰而潰。乘勝逐之。開地千里。

章獻挫勇拔城

梁章獻攻魏小兒。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章曰。無故出人。挫其銳。勇者也。苟能破之。其城自拔。遂進擊。敗之。拔其城。

陳吳明徹破善射胡

吳明徹伐齊。有胡善射。陳軍憚之。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氣矣。乃召降人。佯指示之。摩訶馳馬衝齊軍。擲銳鎗中胡。願應手而仆。齊軍大敗。

羅士信擊王薄

羅士信逆張須陁擊賊王薄。賊始布陣。士信馳至陣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劍承之。賊使愕然。莫敢近。須陁引兵擊之。賊大潰。

薛仁貴定天山

唐兵擊鐵勒於天山。鉄勒連數十晚。騎挺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

唐李嗣業肉袒擊賊

郭子儀等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長安城。西官軍却。李嗣業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陣乃稍定。

唐白孝德斬劉龍仙

李光弼軍河陽。史思明使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顏將曰。誰能取彼。裨將白孝德請行。且請選五十騎為後繼。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扶二矛。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而魁。

唐張巡衛賊

張巡守真源。李懷仙率數萬奄至。眾懼。巡曰。賊兵精銳。必折其鋒。城乃可守。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遁。

唐馬璘擊賊

唐羅王造討史朝義於維陽。擊之不動。馬璘率騎奮擊。賊兩翼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賊眾大敗。

唐渾瑊挾吐蕃將

吐蕃寇唐奉天。始列營。唐渾瑊帥曉騎二百衝之。挾其一將而還。士氣大振。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

唐周德威擒陳夜叉

朱全忠將氏叔琮拔遼州。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琮有一驍將陳章號陳夜叉。請曰。河東所恃者周陽五。周德威也。請擒之。德威知之。乃激服注。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槌擊擒之。叔琮大敗。

周德威獲梁兵

周德威以胡騎近梁營。挑戰。梁韓勣等將步騎追之。鎗刃解。華晉人望之。奪氣。德威曰。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帥精騎千餘。擊獲百人。

晉李嗣源救幽州

契丹圍幽州。晉李嗣源等救之。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不戰自潰。不若自山中潛行。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契丹以萬騎近前。將士失色。嗣源免胄。揚鞭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提。三入其陣。斬首長一人。移軍前進。契丹兵却。

唐李嗣源救幽州

晉王破契丹

晉王李存勖討鎮州。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請還。師以技根本。郭崇韜曰。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挫其前鋒。還走必矣。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分兵逐之。獲契丹主之子。

唐樂元福破党項

晉李暉擊靈州党項。拓拔彦超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樂元福曰。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山而陳者是也。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彦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揮兵赴之。彦超大敗。

周世宗破北漢兵

岳飛奪嘉禾新鄉

岳飛奪嘉禾新鄉

蒙古量文炳奪宋人氣

元太弟園鄂州師次陽邏堡宋之要塞築堡於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太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以守不奪其氣不可乃帥友士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戴帽舣鼓權疾

趙士斗呼軍奮鋒交矛柄魔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遂渡江

阿骨打潰遼兵

阿骨打叛遼遼主親征之以內難而還阿骨打以二萬追及之時
連衆七十萬阿骨打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軍堅遂直
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進左翼合而擊之遼兵先
潰

明徐達殺衆獲舟

陳友諒失洪都。悉衆來爭。上亦悉師迎之。召徐達會焉。達

明常遇春登采石磯

元末常遇春偕孫卒數十來應請為先鋒。上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每相去三大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殺挺戈躍上。敵披靡。大兵乘敗之。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

明帝遇春車騎突陣

攻河南元兵陣洛水北將合常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攔
搦刺遇春遇春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從之盡殺二十騎
賊遂潰河南下

明伍文定擒宸濠

伍文定既擒閔卷四益近寧黨邢珣以賊衆欲避其鋒文定曰賊衆而怒不戰而退彼勢益張雖大軍至亦難退矣督衆追戰賊燒延北船風烈衆不敢近砲石亂發文定立於矢石之間大燄其鬚不少避槌鎗先進刺楊過春於水中賊衆披靡大敗之

明沈希儀還永安賦

沈希儀馴象衛揮使也弱冠時征永安監陷淳中勝而及桂陸三
苗采趙之希儀拔頸以過鏢排右足謀刀額射鏢者中厥項以擊
刀砍刀苗於鏢間斷其頤又射中其髀苗却其退兵而還

宋烏枝鳴克華登

軍登叛宋奔吳。帥吳人以敗宋。齊烏枝鳴成宋曰。用少莫如致火。致火莫如去。倘彼兵多矣。宜用劍。遂以短兵擊華氏。大牙之。

項羽破秦兵

秦擊趙。楚項羽救之。使蒲將軍渡河。絕秦餉道。項羽引兵渡河。沉舟破甕。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必死。無還心。與秦軍戰。大破之。

表喬嘉金瓶

晉桓溫伐漢。至青衣。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表喬曰。今聽軍。入不如合軍而進。棄去金甌。持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遂敗漢軍。於笮橋。進至成都。漢主請降。

晉劉裕擊桓溫

劉裕討桓玄。玄率桓謙拒之。裕軍食畢。即棄餘糧。將士皆致。或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敗。

符登載神主克敵

符堅為姚萇所殺。符登自立於南安。登伐萇。堅神主事必告之。將士皆刻銘。銘為休字。每戰。刻銘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酌。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王鎮惡平秦

晉王鎮惡率水軍伐秦。沿渭而上。乘鯨鱸小艦。行船者守在船內。秦人但見艦進。務以為神。兵遇渭橋。鎮惡令軍士皆持仗登岸。渡。

者即斬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今者。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若戰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乃身先士卒。奔騰躍爭。進大破秦軍。秦主泓降。

唐太宗渡水撤橋

唐太宗征高麗。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遠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進至遼東。太宗親負土。以填壑。遂克之。

葛洪周閭麻成戰

劉仁恭入魏州。攻館陶門。朱全忠將葛洪周出。碩門。葛洪有大。兵。不可返命。閭其麻殊。或戰。仁恭大敗。

宋王韶破羌

王韶擊羌。係險。諸將謀置陣於平地。韶曰。今已入險。當使險為我。有乃徑趨抹那山。壓敵軍。而陣賊乘高下。關師小却。韶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

韓世忠破李復

李復亂於山東。韓世忠討之。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鉄蒺藜。自塞。趙陌。令曰。退則勝。退則敗。或退者。命後隊劉毅。推是莫可通。賴時。或。破斬復。

劉錡守順昌

劉錡為留守。率部至順昌。謀報東京已降。於金。乃領兵入城。為。守。崇計。擊舟。沈之。示無去意。金兵至。大破之。

趙葵深入力戰

趙方為制置使其子趙葵有志事功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或戰諸將惟恐失利制置子盡或救之屢以此捷

阿骨打退遼兵

阿骨打叛遼遼主親征之阿骨打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言遼主有內難西還已二日諸將請追之阿骨打曰誠欲追敵當約齊以注無事諸將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遂追及之遂擊其中堅金兵二萬大潰遼兵七十萬

嚴令取勝

田穰宜斬莊賈

齊景公以田穰宜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使揮燕晉之師穰宜以己人激穰宜士卒未附請寵臣莊賈監軍約明日日中會於軍門賈後期穰宜斬之以徇軍士震慄爭奮赴戰燕晉聞之解去遂擊之取勝亡故境

宋薛安都戰魏兵

宋伐魏薛安都與魏人遇曾方平謂安都曰今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之自卿若不進吾斬卿吾若不進卿斬吾遂合戰柳元祐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士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諸軍齊奮魏衆大潰

隋杜伏威嚴令取勝

伏威遂敗兵士五千謂之上蔡寵遇甚厚戰則令居先戰罷則有傷在背者即殺之而獲資財時以賞軍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隋楊素敗軍嚴整

楊素敗戎嚴整犯令者立斬之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如不能隔陣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流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因是戰無不勝

唐李光弼破史思明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光弼登城望賊多而不整乃命出戰賊陣西北隅堅命郝廷玉當之其次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

曰望我旗幟緩任擇其利我急馳旗幟三至地則齊入少退者斬又置短刀於靴中曰戰者危事也第一不利諸君死戰我即自刎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命取其首曰馬中箭易馬遣文僕固懷恩猶却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馳其旗諸軍奮進賊衆大潰

唐李晟欲斬史萬頃

朱泚反據長安李晟討之攻其北苑使李演王仙史萬頃將兵直抵其壙晟先開壙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進衆拔柵而入必演衆之賊衆大潰朱泚亡走還復京城

唐李愬下馬破敵

李○討○吳○元○濟○既○克○吳○房○引○還○賊○將○孫○獻○忠○以○號○騎○擊○其○背○衆○驚○將○退○下○馬○據○胡○床○令○曰○敢○近○者○斬○還○旗○力○戰○斬○獻○忠○武○勳○衆○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想○不○聽○引○還○

唐朱延壽擊敵

朱○全○忠○兵○攻○楊○行○密○將○朱○延○壽○於○壽○州○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令○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

述延龍斬不致力者

南○唐○李○景○達○將○兵○攻○六○合○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將○士○不○敢○力○者○匡○胤○作○爲○督○戰○以○劍○所○其○皮○豎○明○日○偏○閱○其○筮○有○劍○迹○者○數○十○人○

韓世忠敗劉

皆○斬○之○自○是○郭○兵○莫○敢○不○盡○

韓世忠敗劉

苟○傳○劉○正○彥○作○亂○韓○世○忠○入○援○賊○負○山○阻○河○中○沐○振○鹿○角○以○捷○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稍○却○復○舍○馬○搭○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成○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士○皆○用○命○賊○持○滿○待○戰○世○忠○睨○目○大○呼○挺○刃○突○前○賊○矢○不○及○登○遂○敗○之○

孟珙斬郭山

孟○珙○會○元○倫○蓋○伐○金○攻○蔡○珙○進○逼○石○橋○郭○山○賊○衛○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狗○軍○氣○遠○振○珠○或○戰○拔○崇○津○樓○蔡○人○恃○潭○爲○固○水○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尺○城○上○舍○宇○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

人○不○敢○進○將○士○疑○畏○拱○曰○崇○津○非○天○造○地○設○伏○擊○蔡○及○遠○而○不○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淵○可○立○待○擊○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遂○濟○師○攻○城○列○雲○梯○破○之○

神師道征城底城

神○師○道○征○城○底○城○敵○備○甚○固○守○軍○小○息○列○較○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以○徇○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謀○而○登○城○城○即○潰○

兵機類纂卷之七

瑞屏宗伯鑒定

同施 吳志葵 階父敦
長洲 朱正明 伯亮父聞

恒慎不懈

周亞夫守細柳

漢周亞夫屯細柳備匈奴軍士吏被甲銳兵弓弩持滿天子先驱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乃傳言開門門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禮而去文帝嘆曰以真將軍也霸上棘門兒戲耳其將可觀而虛至於亞夫可得犯耶

漢程不識嚴部伍

程不識與李廣同為衛尉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士先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每與李廣及不識自言曰李廣軍極簡易狀唐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亦不候樂成樂為必我軍雖損壞狀唐亦不得犯我

待重不輕

越不輕報吳

句踐自會稽還拊循其士民士民以報吳大義遂同謀曰吳

之勢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為楚越若萬天下實有室德少而功多必滋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速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免也句踐曰善後果乘其殺子胥北會諸侯於黃池而伐之尋復滅吳

曹劇與慎戰

曹劇與齊師遇於長句曹君將鼓之劇曰彼氣方作未可也齊人三鼓劇曰彼氣竭矣鼓之齊師敗公將馳之劇曰未可將視之乃下視其轍轍亂望其旗旗靡曰可矣從而逐之大克

李牧不輕擊匈奴

李牧居代鴈門倚匈奴日擊殺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聞讎

秦王

約曰匈奴入殺則急收保如是數歲皆以為怯趙王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戰不利王復請牧牧稱病不行強起之牧請如前許之牧至邊如約又數歲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選騎習戰誘匈奴入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秦王翦不輕擊荊

秦王欲伐楚問李信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以為怯乃使信信大敗王乃用翦翦仍請六十萬許之翦注堅壁不戰日生士洗沐而撫循之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秦勝略定城邑

漢趙充國不輕擊者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將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擊。聲聞於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充國曰。吾士馬新。僕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珍。賊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隄中無虜。乃夜引兵上。至落都。充國常以遠兵。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驛尤能持重。愛士。先計而後戰。故能必立功。

趙充國逐利行遲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既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何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衆曰。善。虜赴水。死者數千。斬首五百餘。馬牛羊十餘萬。車四千餘輛。

卷之七

司馬懿不分軍駐雍都

諸葛亮圍祈山。魏使司馬懿領張郃等拒之。張郃勸懿分軍駐雍都。為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燕布禽也。遂進軍。險要。

司馬懿聽公孫淵懷牧

司馬懿擊公孫淵於襄平。會霖潦大水。賊恃水。獲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乃曰。昔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今淵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

為之。是以不計。以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米。是乃驅之走也。大賊愚衆。恃雨故難。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晝夜攻之。斬於梁水之上。

兵機類纂卷之七

兵機類纂卷之八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題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圖集機

乘機破敵

原軫敗秦師

秦穆公使師襲鄭不克而還晉原軫曰秦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遂發兵敗秦師於殽獲其三帥

解張侯敗齊師

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鞍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在併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晉桓溫與漢主李勢戰於笮橋不利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

表喬拔劍督士辛力戰遂大破之

宋劉懷珍破沈文秀

沈文秀擁衆不服遣其弟文炳招之劉懷珍將三千人偕行會文秀破青州衆懼欲還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魏士民安肯甘心宜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不進遂送文炳入城文秀猶不降衆欲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速進掩其不備乃遣百騎襲城拔之文秀降

南涼趙振謀取嶺南

涼楊軌降于南涼尋為羌首梁饒所敗饒進攻西平南涼主烏孤欲救之羣臣多疑趙振曰嶺南五郡庶幾可取饒不可失使烏孤西平非我之利烏孤喜擊饒破之嶺南皆附於烏孤

郭威來破李守貞

郭威圍李守貞既久城中食盡守貞將出戰多敗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守貞自殺

元太祖來滅乃蠻

元太祖立功德日盛諸部皆來降乃蠻部長心忌之元主會議伐之皆言方春馬疲宜俟秋高幹出介曰事所當為斷之宜早且彼恃其國大而言修我乘其不備攻之功可成也遂一舉滅之

乘勝破敵

葉樂毅破燕

樂毅敗燕師于濟西長驅逐北劇辛請救取遼城以自益毅曰燕王政令失虐百姓怨怒今國軍破乘之其民必叛而燕可圖彼若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下薊七十餘城

光武乘銳拔邯鄲

光武圍鉅鹿戰不利以景丹縱突騎大敗王郎兵耿純曰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從之連戰拔邯鄲新王郎岑彭攻平曲

岑彭伐蜀既今象奇捷浮橋入江關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平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

既顯乘勝破羌

段顯連破東羌虜悉散入隰陽山谷間朝廷遣使降之顯以羌難降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于是進擊羌象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顯規一舉滅之不使復散走遣人于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將七千人銜枚上山山結營穿鑿去虜一里許又遣將三十人上東山虜乃覺顯與象快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虜處破之東羌悉平

平

晉杜預議破吳

杜預伐吳克江陵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摩帥方器往建業吳王皓面縛獻觀詣軍門降

魏主珪破柔然

魏主珪擊柔然追奔六百里諸將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若殺則馬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及于大磧南林山下破之

李世民取長安

李淵西欲取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不宜舍之而去宜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懼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洛留自戢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淵引軍而西遂攻長安約無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遂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政

秦王世民破宋金剛

李世民擊宋金剛金剛敗走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遂乘勝逐北一晝一夜行二百里追及破之

李靖等破吐谷渾

李靖擊吐谷渾可汗伏允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覓逃傷實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靖從之分軍為兩道追伏允大破之

唐李晟破朱泚

朱泚陷京城李晟等從苑北攻敗之晟欲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胆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倍非計也財兵直抵苑牆拔柵而入賊衆大潰泚走死宋季好義取故地

宋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李好義討曦。謀之好義請。復取四州。乃遣兵會忠義及民兵。夾擊之。日而西和金人死者。蔽路。金將完顏飲遁去。

乘敵國亂

荀攸勸曹操破袁譚袁尚

袁尚攻袁譚。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荀攸等謂曹操曰。袁氏兄弟構。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若并力專則難圖也。操從之。遂攻譚。斬之。譚弟熙尚奔遼東。公孫康斬首送操。

魏太武伐夏

魏太武謂公卿曰。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崔浩曰。蠕蠕易。

集款

唐李思計滅蜀

唐攻蜀。至散關。議取鳳州。衆以蜀城險固。未可長驅。郭崇韜問李。

思。思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雲擊。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據漢江。蜀主帥百官降。

乘敵軍亂

吳伐州來

吳伐州來。楚以賴胡沈蔡陳許之師救之。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犯胡沈與陳而為三軍。以繫于後。三國爭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乘擊敗之。

越敗吳師

越與吳陣于槜李。越王患吳軍之整。屢用死士突陣。吳不為動。乃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刎于吳陣前。吳軍屬之。目師頗失次。目而伐之。大敗吳師。

夫蔡王敗楚師

吳王闔閭與楚令尹子常戰于柘。舉閭廬之弟夫蔡王曰。楚令尹。不仁。可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以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先擊于。營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大敗之。

魏主珪敗燕王寶

燕主寶夜襲魏營。魏軍大亂。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砍射。魏

主珪

主珪望見之。乃擊鼓。衆多有火。具于營外。縱兵衝之。燕王寶大

敗。主珪望見之。乃擊鼓。衆多有火。具于營外。縱兵衝之。燕王寶大

宇文忻破尉遲迴

周韋孝寬追尉遲迴至鄴。陳于城南。孝寬軍不利而去。鄴中士民。視戰者數萬人。宇文忻乃先射觀者皆走。因其擾而乘之。迴敗自

李靖破蕭銑

唐趙郡王孝恭與蕭銑兵戰。孝恭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李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破之。唐李道宗破高麗。

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與賊戰于遼東城下唐兵不利道宗登
高望見高麗陣亂與賊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世勣引兵助之高
麗敗

唐蘇定方破賀魯

蘇定方擊西突厥賀魯衆兵舒左右翼包之定方步卒據高嶺稍
向外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賊
大敗

朱滔等敗李懷先

唐李懷先擊朱滔王武俊滔軍崩沮懷先按劍觀之有喜色士卒
爭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街之懷先軍分為二滔引軍繼之官軍大
敗

乘敵用疲

張良等勸追項羽

楚漢約中分天下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
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失而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遂追
羽

荀彧勸擊袁紹

曹操以表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
宜乘其困遂定之若欲遠師江漢而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
則公事去矣操乃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尋卒

晉周訪乘杜曾

周訪為豫章太守杜曾寇亂訪討之訪于兩甄敗後遂銳克之
曾衆既潰訪夜追衆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
故克之宜及其氣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河

趙方收金人

金人大舉圍襄陽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搗其虛則圍自解乃
命許國向唐州唐州危再興向鄧州焚其城柵糧儲襄陽城堅金人
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竭乃召許國與唐州再興還并兵期合戰
孟宗政自城中合擊金人大敗

乘敵謀未合

曹操擊袁尚于烏桓

袁紹之子袁尚袁熙奔烏桓操議擊衆不可郭嘉曰袁紹有功子
民夷而尚兄弟生存倘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
心恐青冀非已有也從之召田疇為鄉導從間至烏桓城未二里
虜乃知之出戰虜大崩斬蹋頓尚熙奔遼東公孫康斬首送與操
乘敵未整

魏舒以步卒敗狄

晉平公使荀吳伐狄戰于太原晉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既請
時去車為步卒乃敗車為行爲五陣相離以誘之狄人疲之未陣
而薄之大敗狄人

厨人濮請敗吳師

宋華氏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厨人濮請及其勞，且未宣伐吳。宋人從之，遂收吳師于鴻口。

漢郡形勸討王郎

劉秀北徇，劉成反應王郎。秀走信都，議者多欲西還。到彤曰：「王郎假名，合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則邯鄲成民不肯捐父。」母皆成主，而千眾送公，其難散亡，逃可必也。秀乃舍兵討斬王郎。

荀收勸攻呂布

曹操攻呂布，圍下邳。人疲，欲還。荀收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宜及布氣未復，宮謀未定，攻之。」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

益困迫，其將多降。急攻，斬而殺之。

九

曹操教張遼出戰

曹操征張魯，留張遼進樂進李典屯合肥。為教與護軍薛惲曰：「賊至，乃截斷及孫權圍合肥，惲教曰：『若孫權至，張李將軍小戰，將軍守護。』遼曰：『公遠在外，教至彼破我，又矣。』是以教指如此。欲及其未合，遂擊之，以折其威勢。然後可守耳。」乃與典夜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椎牛享之。明日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千人。斬將二，大呼自名，衝圍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出入重圍，吳人奪氣而退。

呂蒙說攻皖

曹操遣廆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蒙言于孫權曰：「皖肥美，若一拔，其氣必憎，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克之。

吳鍾離收定亂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以鍾離收為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勸諸夷進攻百陽郡，中震懼。收曰：「當及其根柢未浚而撲之，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陰竹，乘二千，斬惡民，懷異心者，純等散走，五溪皆平。」

吳諸葛恪等敗魏兵

諸葛恪修東興堤，魏諸葛誕胡遵等攻之，陳于陵上。時天雪寒，方置酒高會，吳丁未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燒壁，刀楯裸身，緣場馳

人望見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斬破前屯，官樓棄，魏軍散走，臨藉溺死者數萬。

魏軍散走，臨藉溺死者數萬。

魏軍散走，臨藉溺死者數萬。

姚萇乘克符登

後秦苻曜召秦主苻登許為內應，登赴之。後秦主姚萇遂戰，擊破之。苻收兵後戰，或曰：「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屢破，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苻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洩，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破之。

沈田子破秦兵

晉劉裕伐秦，將軍沈田子等領千餘人進屯青泥，奉為疑兵。秦姚泓步騎數萬在，田子曰：「兵貴用奇，衆寡相懸，勢不兩立。」遂破之。

○爾○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固○而○先○薄○之○可○也○
○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四○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速○來○王○求○此○
○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在○此○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
○大○敗○

宋王道隆克晉陵

○宋○晉○安○王○子○勛○舉○兵○會○稽○郡○應○之○宋○軍○討○之○王○道○隆○至○晉○陵○東○
○軍○五○城○相○連○城○備○未○固○道○隆○曰○此○城○未○固○可○以○誘○手○乃○率○所○領○急○
○攻○拔○之○克○晉○陵○

梁陳慶之擊魏兵

○陳○慶○之○攻○魏○渦○陽○魏○遣○將○軍○元○昭○等○帥○眾○五○萬○救○之○前○軍○未○至○
○十○里○慶○之○欲○逆○戰○車○放○曰○前○軍○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
○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
○下○進○擊○破○之○

隋史祥擊敗余公理

○隋○漢○王○諒○起○兵○晉○陽○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煬○帝○命○史○祥○軍○
○河○陰○祥○乃○于○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列○祥○擊○敗○之○

李世民破宗羅喉

○李○世○民○既○破○宗○羅○喉○降○薛○仁○果○眾○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適○舍○步○兵○
○又○無○攻○具○直○達○城○下○而○卒○恥○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外○驍○
○將○悍○不○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

○而○有○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散○外○高○塘○盧○將○仁○果○破○胆○不○假○
○謀○此○我○所○以○克○之○也○

黑齒常之拒突厥

○突○厥○入○寇○唐○黑○齒○常○之○拒○之○卒○而○并○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
○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冲○之○盡○棄○甲○而○走○

宋王德拔和州

○余○元○本○自○合○淝○起○應○陽○游○騎○至○江○宋○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
○敵○遠○來○餉○道○決○不○絕○及○其○來○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
○則○非○我○有○矣○即○渡○宋○石○俊○賢○軍○繼○之○德○夜○拔○和○州○晨○迎○俊○入○

明張輔擒黎季犛

○張○輔○討○交○趾○追○黎○季○犛○至○富○良○江○賊○舟○連○十○餘○里○截○江○拒○戰○用○划○
○載○木○立○柵○輔○乘○檣○來○侮○黎○士○力○戰○大○敗○之○乘○風○長○驅○生○擒○季○犛○
○交○南○平○

秦叔自退

謝玄破苻堅

○秦○主○苻○堅○帥○兵○百○萬○攻○晉○過○淝○水○而○陣○晉○謝○玄○使○謂○曰○君○聽○軍○深○
○入○而○置○陳○逼○水○此○乃○待○死○之○計○非○欲○遠○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我○
○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人○欲○半○渡○擊○之○遂○使○兵○却○秦○兵○
○遂○退○不○可○復○止○玄○因○渡○水○擊○之○秦○兵○小○却○故○晉○人○朱○序○在○陣○後○呼○
○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符○融○黑○曜○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踐○

秦兵潰死者無數堅還長安

韋孝寬破尉遲迴

楊堅未親周政將國禪受尉遲迴起兵討之堅遣韋孝寬高顯擊之迴遣子偉出戰陣于沁水惇庖兵小却欲待孝寬兵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頽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乘勝追至鄴

宋王德收李成德

王德收劉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賊疑為誘騎擁眾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

乘敵猶豫

宋

宋王德收

十三

蕭衍降陳伯之

蕭衍既得郢城陳伯之守尋陽衍遣使諭降伯之雖許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恐言最及其猶豫急往過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尋陽伯之降

明王守仁破桶崗賊

王守仁既破橫水左溪二賊以撤桶崗之陣乃以桶崗險阨二潰賊奔入堅守取勝愈難因乘賊之威招降使賊恐而反復等議乘其猶豫二賊亦不暇為俗日遣使促桶崗降別遣那均伍文定唐淳張叢分道而入賊首藍廷鳳方俟命降忽聞兵已入險懼奔內隘逼水為陣邢詢渡水前擊張叢冲右伍文定自隱崖攻賊脅

遂破桶崗大寨湖廣兵亦至兩月餘破寨八十四

乘敵莫測

宋兵飛破金人

岳飛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倖至飛曰敵未知我虛實當急擊之乃獨馳迎敵斬其衆將大敗之

楚人滅庸

歲饑庸人叛楚庸人師百濮以來伐楚用為實言乃伐庸出師而百濮去次句瀝攻方城庸人來戰師甚衆群蠻助之楚師七戰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莊王乃乘軺會師于臨品

宋

宋王德收

十四

魏拓跋英擊齊兵

魏拓跋英擊齊兵齊蕭懿遣步將尹紹祖等據陰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神駿莫相銳一必不相敵乃引兵急攻之營拔之四營皆潰

乘敵畏懼

晉文公伐曹

楚伐宋晉救之因伐曹衛既克衛固實門馬多死曹人尸之城上晉還舍于羣曹人懼以為且襲據也為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去

晉文公伐曹

楚伐宋晉救之因伐曹衛既克衛固實門馬多死曹人尸之城上晉還舍于羣曹人懼以為且襲據也為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去

也而攻之入寺

晉劉鍾勸攻平模

劉裕命朱齡石伐蜀。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蜀譙縱遣將夷岸據城以拒之。齡石欲養銳以伺其隙。劉鍾曰。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鍾必不敢捨涪城。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攻之必克。不宜緩兵。相守使彼得知虛實。從之。攻克北城。南城亦潰。縱舍舟步進賊壘。風奔潰。

乘風破賊

漢衛青擊走匈奴

衛青等擊匈奴。會日暮。大風起。兩軍不相見。漢軍縱左右翼繞軍。

千軍于逐冒圍馳去。漢散輕騎夜追之。捕萬九千級。

魏太武破夏兵

太武伐夏。至統萬。收衆偽遁。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暝。崔浩曰。賊貪進不戒。後軍已絕。宜隱軍分路掩擊。不意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尾以將之。夏衆大潰。魏獲萬。

魏主肅擊薛永宗

蓋吳反。魏主肅擊之。臨薛永宗營。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心能馳奔北風。迅急宜急擊之。從之。永宗敗死。

楚將許德勳乘風大掠

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五環乘風趨黃州大掠而還。

晉符彥卿敗契丹

契丹入寇。杜威符彥卿等敗之。不能禦。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舍東北風大起。契丹拔鹿角而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將士請戰。威等欲俟風緩。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不測多。火惟力。聞者。勝無福。亦曰。敵謂我不能通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擊之。于是諸將引精騎出戰。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騎橫擊。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

乘水破敵

關公乘水降于禁

關公攻曹仁于樊。仁遣于禁龐德等屯樊北。會霖雨。江水大漲。公乘水勢攻之。降于禁。斬龐德。遣別將圍襄陽。降其守將。

乘機封建

張良勸封韓信

韓信定齊地。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地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而君望若。未乃自立耶。陳平曰。王足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用之。使之自為守。不欺。漢王悟。從之。曰。大夫定。始侯。即為王。何以假為。遣良持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張良勸封雍齒。

漢王望見諸將坐沙中，稱王曰：「此何語？」張良曰：「此屬長陸下，不
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以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奈何？」
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王先封
齒，則人人自堅矣。」帝乃封齒，諸將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
矣。」

漢王封趙壯士

陳涉反，王自將擊之。至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四人封各
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王曰：「趙代地皆稱有善微天下
兵，未至今，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耶？」

乘機易帥

唐因破南詔易帥

唐省寧鎮，賈恃地險兵強，朝廷不能易，及入朝，吐蕃與南詔入寇，
上憂之。趣寧鎮楊炎曰：「不若留寧鎮戍兵，雜禁兵往擊之，因得
親視兵于其腹中，朕後更換他帥，上遂留寧鎮戍兵，將神策兵及
數外隨從陽兵，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後以韋皋為
西川節度使。」

隨機安眾

漢王傷胸捫足

項王挑漢王戰，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虞
中吾指，因病創小，張良請起醫軍，以安士卒。」

王霸說言水合

漢光武下曲陽，王郎兵在後，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
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觀之，霸怒，驚眾欲立往，前
還即說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令霸渡，
未畢數騎而冰解。

光武燒文書

光武拔邯鄲，斬王郎，帝即收即大書，得吏民與郎交關書牘者，會
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吳漢激勸士卒

吳漢與周永戰，墮馬傷膝，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眾心懼矣。」

漢

漢

漢

漢勃然震怒，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雖多，計極掠奪，勝
不相棄，敢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
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大破之。

耿弇刀截中矢

耿弇大破張步于臨淄，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至暮而後眾明日復勸兵出。

孫堅整兵

孫堅討董卓，堅與官屬會飲于象陽城東，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
行酒談笑，怒頓部曲，令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引入城，
乃曰：「向堅不即起者，恐兵相臨，將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

敢攻而還

曹操燒祭與水結書

曹操燒祭市島果之也。表結兵。走。得。結。與。許。下。及。軍。中。人。往。來。書。皆。焚。之。曰。當。結。之。後。孤。獨。不。能。自。保。況。衆。人。乎。

吳陸遜種豆奕射

吳王權擊魏。遣陸遜。諸葛瑾。向。襄。陽。吏。士。多。病。遜。表。于。權。為。魏。遜。者。所。得。瑾。與。遜。言。遂。其。去。遜。方。種。豆。奕。棋。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且。當。自。定。以。安。衆。施。變。而。出。今。若。使。退。賊。來。相。威。必。敗。之。勢。也。容。今。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陽。城。魏。素。憚。遜。遂。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柝。聲。勢。步。魏。船。魏。人。不。敢。逼。到。白。

孫

東水

計

國。托。言。住。獵。遂。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新。復。千。餘。人。而。還。

三渠為王敦費喪

晉王敦反。據石頭。溫。僞。與。敦。心。腹。敦。表。為。丹。陽。尹。焉。至。建。業。盡。以。敦。謀。告。帝。會。敦。疾。篤。三。道。率。子。弟。還。為。敦。發。喪。衆。以。為。敦。信。元。咸。有。奮。志。

劉道規焚江陵士民書

桓玄當桓謙初。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道。規。破。謙。時。簡。得。之。悉。焚。而。不。視。衆。乃。大。安。後。徐。道。復。申。衆。起。江。陵。江。陵。虛。焚。書。之。思。無。復。二。志。

魏王辟安衆心

柔然侵魏。魏。發。士。馬。守。京。城。整。諸。街。巷。王。肅。曰。若。端。端。至。渭。北。衆。自。當。破。之。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耶。

魏王思政安衆心

宇文泰為高歡所敗。泰。使。王。思。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東。魏。兵。至。憚。之。引。還。思。政。始。為。守。禦。之。略。

宋顧玠在軍安衆

宋太子劭弒父自立。武。陵。王。駿。樂。兵。討。之。駿。在。道。疾。篤。不。能。見。將。佐。惟。顧。玠。出。入。卧。內。專。決。軍。政。昏。曉。臨。哭。若。出。一。人。軍。中。皆。不。知。駿。疾。

劉

東水

二十

劉坦新好焚書

蕭衍使王僧襲引兵襲長沙。鍾。玄。紹。謀。翻。城。應。之。劉。坦。留。玄。紹。與。語。索。還。親。兵。使。其。家。書。具。得。本。末。于。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無。所。問。州。郡。還。安。

梁羊侃安衆心

侯景圍臺城。城。中。洶。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稍。安。

唐李恭恭飲血水

唐輔公祐反。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等。討。之。將。與。與。靖。將。宴。集。令。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曰。此。公。祐。獲。首。之。徵。飲。而。盡。之。

衆皆悅服

唐高仁厚論還走者

高仁厚拒鄭君雄于鹿頭關。君雄堅壁不出。仁厚到寨圍之。君雄
搥擊北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念諸寨皆
走。當先者衆。乃召張勣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
諭之。曰。僕射幸不知爾。速歸來。且牙泰如常。勿憂也。詔素名長
者衆信之。皆還。

唐李晟深慮

朱泚之亂。莫惑守歲。久之乃退。時李晟在渭橋。賓佐皆賀。晟曰。天
子野次。臣下知死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及既克長安。乃謂之

李晟

李晟

李晟

曰。卿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聚。縮無常。萬一後未守歲。吾軍不戰自
潰矣。衆謝不及。

陳彥謙敗吳越兵

吳越錢俶攻吳。吳徐溫病熱不能泊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還
中軍。旗鼓于左。取觀類溫者。擐甲冒號。令軍士吳越兵敗。俶通
去。

後唐李穀矯勅安衆

唐魏王繼岌與鄭崇勳伐蜀。繼岌拔崇勳。推官李穀曰。行軍三千
里外。無勅旨。擅殺大將。奈何。行此危事耶。乃詰書吏。登樓去梯。矯
為勅。旨用繼岌宣之。軍中粗安。

王傳勸焚交通書

鄭威既克奉州。守員入城。閱文書。得朝臣籍鎮交通書。以覽。皆逆。欲
焚之。王津曰。賊乘夜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及從
之。

宋趙匡義勸焚檄奪

太祖帥師禦漠。至陳橋。自立而還。弟匡義進曰。京師天下根本。願
號令諸將。焚檄奪。從之。京師乃安。

宋寇準不發告急書

昇丹復入寇。北邊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準不發。飲。嘆。自若。
真宗幸澶州。有議還都者。準不從。

宋劉錡焚兀术文書

宋劉錡焚兀术文書

宋劉錡焚兀术文書

劉錡拒兀术于順昌。用言成等二人作間。俾隨馬為敵。執敵問錡
何如人。偽以太平還。錡于喜。舉仗以對。兀术喜。械二人歸。以文書
一卷繫于械。錡恐。惑軍心。立焚之。而不視。

宋趙葵一言定軍心

趙方為制置司。一日賞將士。恩不償。軍欲為變。葵覺之。亟呼曰。
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衆軍心賴一言而定。

明劉基勸帝罪已迴天

蒙寇守心。衆皆悔。悔。以上且有加戮也。劉基密奏。宜下書罪已。
以迴天意。上許之。衆乃安。

明于謙居邸上安街卒

中貴王振誤上親犯車駕蒙塵。卿王攝政王御左順門王振雖殘虐中外恨之。廷劾振罪。振黨馬順安傳旨叱衆逐。衆爭擁虎之時衛平洵王懼欲退。衆趨匿于謙獨前掖。王且召請下。令曰。撫順死者。義無罪。俟請。太后即族振。且籍順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王直欲曰。刺廷正藉公耳。

明周金立解將卒殺沮

大同殺都御史周金時任延綏宣府報至。公召諸將卒。入謂之曰。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乎。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起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授之。亦其肯殺乎。衆大歡呼叩頭而退。

明周金諭散黨卒

周金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羣狀而罵。因圍帥府。諸屬寬告金。金曰。毋恐。即召諸把總。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向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不罪彼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圖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慰諭。以利害衆。眾曰。公生我輩矣。乃解散去。

乘機報仇

李顯忠乘機斬讐人

李顯忠家屬為金人所執。顯忠借兵于夏。為取陝西。以復擊至。則陝西已歸宋。顯忠諭夏監軍者二人令兵歸。二人不肯。顯忠逐之。殺其軍萬人。獲馬四萬匹。遂指楊柏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曉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侄者悉斬之。

乘機書取勝

宋紹興六年。張瑄往救之。瑄密書與燕起。火為應。瑄欲自內出。戰始。役得其書。乃如期舉火。瑄遂出戰。結設伏擊之。瑄大敗。

侯景改謀書取虎牢

東魏高仲密以虎牢降。宇文泰遣驍騎入虎牢。令魏光固守。侯景之改其書曰。宜速去。驍騎入城。竟官通。東魏復取虎牢。

瑞屏大樂怡堅定

侍敵氣象

齊桓公伐魯戰於長勺

齊師敗

齊桓公伐魯戰於長勺。魯曹刖請莊公待齊人三鼓氣竭乃鼓之。齊師敗。則懼有伏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遂逐而克之。

漢王霸不救馬武

王霸與馬武圍劉紆於桑惠武為紆將獲建周茂可收過霸營大

呼求救

兵精銳而多

呼求救。霸曰。茂兵盛出必而傷之。閉營堅壁。軍吏皆爭霸曰。茂

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武無救其戰自力。茂眾疲勞而我乘之。

乃可克也。茂遂果攻武。戰久。霸軍士斷髮請戰。乃開營後出精騎。

敵其背茂遂前受敵敗走。

陸遜不即攻漢軍

臨別我吳誘戰不得。久之。陸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之當在於

初今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波更事多其軍始集思

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決生擒首。

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曰。子已晚破之之術。勸人持一

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曰。子已晚破之之術。勸人持一

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曰。子已晚破之之術。勸人持一

紀茅以火攻拔之諸軍同時攻之破四十餘營

燕王王垂待桓溫氣衰

晉桓溫伐燕。燕不利奔還。燕將爭欲退之。吳王垂曰。溫初還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破幸我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率騎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慕容德先設伏於東澗。中夾擊大破之。

李嵩擊沮渠蒙遜

北梁王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李嵩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我盟而遽來。嚴我閉門不戰待其銳已竭而擊之。無不勝矣。蒙遜糧盡而歸。嵩遣兵邀擊大破之。

宋張興世討晉安王子勔

宋張興世討晉安王子勔。輕騎遙越錢溪。立營寨。據之于勔將劉

胡自將水步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勢驕。

驟易盡。威易衰。不如待之。胡來轉近。船入泗洲。興世帥壯士擊衆

軍總進胡敗。

秦王世民擒竇建德

唐秦王世民據武牢。夏王竇建德悉眾來戰。衆皆懼。世民升高望

之曰。賊度險而營。是無紀律。過城而陣。有輕我心。吾按兵不出。彼

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陣自

至。至于士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建德欲退。世民乃出擊。大破

之。建德走。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

之。建德走。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

之。建德走。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

之。建德走。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

之。建德走。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世民追之。至東原。建德大敗。

之

唐太宗擊薛延陀

薛延陀擊突厥李思摩思摩告急於唐太宗遣李世勣擊之戒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匹疲瘦吾已勅思摩燒獲草波糧糗曰盡野無所獲卿等侯其還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世勣果如勅敗延陀

周德威破梁兵

梁王景仁等自柏鄉趨高邑南與晉戰周德威曰彼去營三十餘里雖快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流飢渴勞倦必還至捕梁軍食果引如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大潰走

李嗣昭破梁兵

晉王伐梁與梁兵戰於胡柳陂諸將欲飲兵還營詰朝復戰晉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昃思還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食候其引還追擊可破之嗣昭王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陣諸軍總之梁兵大敗

宋劉錡破兀朮

劉錡擊退金人於順昌金兀朮來援錡遣人毒鎗上汴敵入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注往因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遠未中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連數千人出南門殊死戰敵敗退以拒馬木障之少住出飯羹坐餉戰士食已深入斫敵

又大破之敵遁去

元張弘範擊宋師

元圍宋襄陽張弘範建議宣城萬山以紮其南柵子灘以絕其水廣免連營之道從之遣張弘範成萬山方出宋師奄至弘範遣偏將不當前後自帥二伯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聞震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波氣氣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潰

侍敵疲敝

越達同謀伐吳

句踐欲報讐於吳大夫達同曰今吳兵加齊晉深怨於楚越莫若

孫臏救韓之謀

魏伐韓韓告急於齊齊田忌欲救之孫臏曰韓魏之兵未敵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已必怨齊吾因激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齊王以為善乃陰遣韓使而許之韓五戰不勝委國於齊齊乃起兵直趨魏都以威電之計敗之

漢鄧禹養士

漢鄧禹養士

鄧禹既破左輔兵，諸將勸禹遂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赤眉新破，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士廣人稀，餽穀多蓄，吾且休兵北道，詭糧養士，以觀其款，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至枸邑，可過皆隨附。明年入長安。

光武征隗囂

先武來，欲伐隗囂。北陽帝曰：「累陽贊所依阻，今其要城必以精銳來攻，曠日持久，圍城不拔，士卒頓疲，乃可乘危而進。贊果意衆圍累陽，攻累月不下，帝自征贊，衆皆降。」

皇甫嵩擊王國

皇甫嵩擊王國

涼州賊王國圍陳倉，漢王甫為曰：「待國兵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連戰大破之。

司馬昭不急攻壽春

司馬昭圍壽春，王基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屈。壽春水寇表裏受敵，危道也。吾但堅守三面，若吳來，軍糧必少。吾能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則文欽等亦擒矣。乃命按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

王鎮破翟黑子

燕王垂擊翟黑子，軍於陽武，列兵伏沂水上游，津到引兵趨之。黑子遣王鎮守，自黎陽津夜濟，管仲河南，鎮遂進攻，垂命堅壁勿戰，鎮到

自法來，疲竭，將引去。王鎮等出戰，黑子衆自而津濟，大破之。

秦二世民破宗羅睢

秦二世民伐秦，至高城，秦主薛仁果使宗羅睢拒之。衆請戰，世民曰：「吾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待之。」破我，一戰可擒也。世民堅壁不出，六十日待仁果，糧盡，命梁寶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睢未攻，數日不下。世民度其已疲，乃使龐參陳於原南，羅睢并兵擊之，王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叩曉騎陷陣，羅睢潰，仁果遂降。

郭子儀破史思明

郭子儀率光弼自趙郡還常山，史思明踵其後，于儀至恆陽，賊高望以待之。賊未則守，去則追之。盡則躍兵夜所，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賊倦，戰於嘉山，大破之。

王茂章破朱友寧

朱全忠命朱友寧等擊王師，範楊行密遣王茂章救之。友寧攻睦範，師範起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明渡汴，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破之。

劉知遠不急攻杜重威

杜重威反，劉知遠討之。高行周曰：「城中食未盡，急攻，使鼓去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使食盡自潰。」既而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

李綱取金之策

金人攻宋陳橋等門李綱奏曰金兵不過六萬吾軍二十餘萬波以孤軍深入不可與角一旦之力候其報乏人倦繼其趨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宋趙范待賊疲

宋李全及趙范等於楊州范令諸門以輕兵出擊全全兵鑿我自辰至未益兵大戰獲全糧米數十艘

待敵自變生

曹操堅壁持表紹

曹操持表紹衆少糧盡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荀彧曰公扼其喉已

半年情見勢竭必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會許攸說紹操許不聽攸奔操操既足迎之知其虛實得焚紹烏巢之屯紹軍潰走

郭嘉勸緩攻鄴

曹操攻表紹子譚尚於鄴諸將欲攻之郭嘉曰譚尚各有常時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以待其變操曰善後尚果疑譚

慕容廆不擊高句麗等

慕容廆始破連津諸部既攻段氏取使河政事修明愛重人物中國避亂者多歸之平州刺史崔猛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

攻之諸將請擊廆曰彼鋒甚銳當固守柱之烏合之衆其相離服久必携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後以牛酒獨犒宇文氏聞之使疑設奇破之

唐李德裕待盧龍變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軍務求節鉞李德裕曰此來朝廷遣使太速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既而軍中果殺行泰主張絳遠求節鉞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奉表以聞乃以仲武知盧龍而張仲武克幽州

王晏球不急攻定州

王都反王晏球討之進攻定州不克唐主遣使趣之晏球與使

者勝特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攻之役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舍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既而都黨開門納官軍都自焚矣晏球在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停一卒

伺敵懈怠

士為謀號

晉獻公將伐虢士為謀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乃號敗我晉卜偃曰虢又有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後晉人假途於虞以滅虢

漢高擊秦將

沛公伐秦秦將拒境關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伐陸賈卿生計秦將暗以利秦將欲連和乃因其急而擊之大破秦軍

皇甫嵩伺賊

皇甫嵩與黃中賊張角弟梁戰不能克乃閉營生士以觀其變伺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曉時破之斬梁

晉馬隆破成奚

馬隆為南平太守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討之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還擊大破之

晉羅尚襲斬李特

羅尚已氏李特據蜀分派民於諸場就食諸場皆有二意任羅尚於羅尚曰特散衆就食賜食無備宜密約諸場內外擊之尚從之遣兵掩襲特營諸場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

賀若弼破魯廣達

賀若弼伐陳進據鍾山與陳魯廣達相當隋師還之數四弼銀鑼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引兵趨孔範範不戰而潰擒其將蕭摩訶釋而禮之

唐段德操破王師都

梁王師都寇延州唐段德操初以兵少不敢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遣梁禮擊之戰方酣德操以輕騎掩其後師都軍潰

唐李德裕擊田頌

楊行密將田頌反以營謀討之頌自將步騎逐戰濠以行密者德賜頌將皆下馬拜受濠因推伏縱兵擊斬之

明傅友德敗李二

傅友德守彭城李二來寇友德不敵堅壁不動調其衆方肆掠李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曉將韓乙出戰友德單騎奮擊刺墜馬大師衆之大敗

待敵近奮擊

鄧禹大破王匡

更始王匡成丹等合軍十餘萬共擊鄧禹禹軍不利會日暮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發食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固得更理兵

表紹破公孫瓚

表紹與公孫瓚戰瓚兵三萬甚銳紹命趙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橋下不動未幾瓚十步一時同發欬呼動地大敗瓚軍

典韋擊呂布

典韋為曹操司馬操與呂布戰相持甚急韋將應募者進當之戰下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庸來十步乃曰十步又曰五步乃戰

等入懷疾言屬至。章手捉雙戟大呼而起。呵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脫。

魏蔡祐不輕射

蔡祐帥十餘萬人與東魏戰。東魏圍之。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相去三十步左右。勸祐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稍却。祐徐引還。

齊呂僧珍擊李居士

呂僧珍據白坂。僑李居士來薄。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逞戰。須至整軍併力。破之。僑而居士越整。核柵僧珍分入上城。矢石俱發。擊率兵出其後。城上人凌瑜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

齊蔡祐不逆戰同人

齊蔡祐不逆戰同人

同人侵齊。以步卒為前鋒。從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盡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雲逆戰。衆必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精銳出戰。周師大敗。

為非元謹擊賊

賊將史思明攻河陽。唐李光弼屯中。渾。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為非元謹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開柵為門。光弼問元謹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而不動。何也。元謹曰。司空欲戰。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謹俟柵外突出。奮擊破之。

趙范拒金師

金人寇楊州。趙范禦之。范將左扈再興將右。趙蔡率突騎左右果。應金人亦為二翼以相拒。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鼓鼓始動。若鼓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人來逼。范疊鼓麾軍突圍。金敗。凌相持至夜。分陣如故。范蔡急急將鼓。逆以士數千。蔡明四面奮擊。呼殺。械山谷。金人敗走。

宋曹友聞擊退元兵

曹友聞在同慶。元人入寇。友聞令偃旗伏鼓。戒士卒俟寇漸近。方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王漢臣取間道出戰。自投重兵尾敵。陸

大戰有功

明傅友德縛李二

傅友德守彭城。既乘敵掠擊敗之。量必凌至。開城問陣。於野。使仆擒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友德師。寨。魏而質德鼓之。士騰躍搏賊。擒之。縛二以獻。

半渡擊敵

夫縣王擊敗楚師

吳王闔廬敗楚師於柏舉。遂及清發。將擊之。闔廬之弟夫驍王因然。獨聞。泥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或必敗。我若使先。將者知免。後者慕之。後有聞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趙克國徐龜先零

趙克國討先零。先零欲渡湟水。水道阨。趙克國徐行。龜之曰。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以虜溺。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

賀拔岳擒尉遲普薩

賊將尉遲普薩攻魏岐州。帥兵至渭北。魏賀拔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稍引至淺水。可涉。普薩即馳馬東出。賊以為是輕騎。緩追之。岳依橫岡設伏。賊半渡。兵潛擊之。遂擒普薩。

薛萬均等破夏

夏王寶達德寇唐幽州。唐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阻水為陣。彼必涉水。擊我萬均請以百騎伏城

旁。候其半渡。擊之。藝從之。大破達德。

李密降唐。復叛。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

唐威彥師擊李密

殺言向離。威彥師聞之。帥衆擒離耳。山南樛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衆聞其故。彥師曰。密殺言向離。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善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我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而出。半渡擊斬之。

黃景讓擊南詔

南詔寇南川。作浮梁濟河。唐黃景讓候其半渡。擊之。盡敗去。

淮南同本擒危全諷

撫州刺史危全諷攻洪州。楚兵圍高安。以助全諷。吳道同本將兵七千以救高安。本以主將權輕。難以勝敵。請無置副。二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殺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全諷。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於我。軍聞之。必不為。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試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渡。追兵擊之。全諷兵大潰。分兵斷其趨路。遂擒全諷。乘勝盡取江南地。

宋翟進乘擊楊進

宋楊進叛。遣騎絕雒水。犯東京。知河南府翟進等乘半渡擊敗之。

破賊四卷

宋王九同

十四

兵機類纂卷之十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魏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謝教敵

誘敵來戰

漢耿弇致費邑

耿弇討張步。步以費邑軍歷下拒弇。邑多遣弟散守巨里。弇進兵先奔巨里。賊令軍中無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期果自將兵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乃分兵守巨里。自將

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城中。散悉眾而亡。歸步。弇復縱兵擊。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耿弇誘至張步

耿弇拔臨菑。張藍亡歸步。弇令軍中毋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弇故示弱。以威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劉歆陳後。步陣於城下。步直攻弇營。與歆等合戰。方交鋒。弇以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司馬懿誘公孫淵

公孫淵反。司馬懿討之。淵使步將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

七十里。以拒懿。懿威兵多。張旗幟。出其南。淵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備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懿曰。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怒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五戰皆捷。

晉劉裕誘敵

孫恩寇海鹽。晉劉裕城中兵少。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問俗所在。答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

齊柳世隆誘沈攸之

肅遣成斌。宋自立。沈攸之討之。兵至夏口。或勸攻郢城。斌說以順流長驅。先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帥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攻之。攸之素失衆心。攻城不拔。軍潰走。攸之

秦王世民誘竇建德

夏主竇建德救鄭。秦王世民據武牢。拒之。建德伺唐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世民乃北濟河。故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來。遂破擒之。

隋楊素誘突厥

揚素伐突厥與達頭可汗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席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帥騎直前素等乘其陳未整擊破之

秦裴誘執劉楚

唐淮南秦裴擊鍾匡時於洪州軍於蔡州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告裴裴曰楚驍將也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致之耳遂破寨執楚按洪州

韓世忠致敵

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兀術等救之世忠勸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驍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

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劉錡誘殺金人

劉錡擊還金人於順昌金兀術眾來援錡募曹成等作間偽以錡為太平邊帥子喜殺校對兀術喜至城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訓曰太尉謂太子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明日錡果為浮橋於額上故絲之以濟錡用置毒水草之計待其因而與戰遂破之

蒙古木華黎誘張致

蒙古張致據錦州降金蒙古木華黎以致之兵精欲殺之乃遣兵別攻海石山堡一屯承德縣西四十里以伺之致聞歸屬

圍果以兵救之屯承德西者扼其歸路木華黎引兵前後夾擊大破之

明劉江誘楊文

靖難兵興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上遣劉江趨永平謂曰爾至永平救必歸山海勿追之第觀言遂北平彼必復來爾速擊之江如言敗之

誘敵出戰

北涼蒙遜誘李歆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堡既至潛師還也川巖西涼公李歆欲來虛張帳將步騎東出蒙遜曰歆已入我術中朕

魏主

魏主

聞我旋師恐敵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堡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漚湖蒙遜引兵擊歆殺之

魏主盡誘敗夏主昌

魏奚斤與夏赫連定相持於長安魏主盡欲來虛張帳萬遂至按隣山以輕騎先行或請以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曰如是必懼而堅守不如輕騎直抵城下羸形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遂至統萬分軍伏溪谷以少眾至城下會夏降者言夏主召赫連定定欲擒奚斤狀後徐進內外夾擊故夏主堅守素乃還軍以示弱縱軍士奔夏曰魏軍糧盡輜重在后步兵未至至急擊夏主昌遂將兵出城盡偽還引而蔽之昌兵為兩翼追盡會進不已後軍已絕盡

乃令騎為左右以擣之夏衆大潰遂克統萬

唐馬燧誘田悅

馬燧等討魏博節度使田悅於臨洛燧為三橋逾洹水掩戰悅不出燧因令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陣留百騎擊鼓鳴角於舊營中果發而止俟悅軍畢渡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少莽百步為戰場結陣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敗之追至焚橋溺死者不可勝記

淮南李神福擒顧全武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取杭州顧全武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設言還師復抗俘走運者皆不追之某遣羸兵先行而伏兵於青山之下全武出兵追之神福發伏兵夾擊之遂擒全武

朱全忠誘李茂貞

朱全忠攻鳳翔惠李茂貞堅壁不出令諸將偃旗幟潛伏營中令馬景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者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惠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自踰藉殺傷殆盡

晉王誘劉鄩

梁劉鄩在萃城堅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帶軍於貝州獻言歸晉陽鄩聞之罷魏州晉王至故元城為方陣於西北令李

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陳於中四面受敵劉鄩兵大敗

趙暉誘王景崇

王景崇反趙暉圍之景崇求救於蜀暉數挑戰不出暉乃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嚴言蜀兵至景崇遣兵出迎遂設伏殲之

秦鄧義激怒魏襄

鄧義討魏襄襄堅壁不出義曰襄為人強很激之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義乃鼓譟揚旗叩騎三千直趨壘門而陣襄怒出戰義佯敗走襄退至三原義迴騎擊之符黃眉等以大軍繼至擒斬之

李洲詭救出戰

李洲趙霍邑州恐隋將宋者生不出使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詔之若生怒引兵出戰敗之

杜伏威激敵

隋陳叔陵杜伏威拒之後堅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服謂之陳姆檣出戰

兵救顧景衡之十餘

兵機類纂卷十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規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賂敵取勝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弗練之弊。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滅虞。

荀息滅風縣

荀息滅風縣

荀息欲滅風縣之伏。其道多險。艱於跋涉。乃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縣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固以師隨之。滅風縣。

韓段規等誘智伯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段規曰。不與。將伐我。與之。則我得先於患。康子與之。又求地於魏桓子。任章曰。與之以驕智伯。後可以擇交。而圖亦與之。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攻之。襄子與韓魏陰約。遂殺智伯。

張良勸暗秦將

沛公伐秦。秦兵拒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鄒生。陸賈。往說秦將。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良因其怠。

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大破之。

漢購降陳綽將

高祖擊陳。綽聞。綽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耳。乃多以金購之。綽將多降。

漢傳介子誘斬樓蘭王

樓蘭王教反。漢遣傅介子。資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未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

漢班超斬焉耆王

班超討焉耆。兵至尉黎界。而遣人曉說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

漢班超斬焉耆王

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焉耆王遣北鞬支奉牛酒而迎。超到焉耆。去城二十里。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殿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汎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白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緣何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

漢劉表等誘賊

劉表為荊州刺史。江南宗賊甚盛。恐表術固。之。蒯越為表謀。以利誘宗賊。帥斬之。而取其衆。江南悉平。

唐高仙芝誘勸律王

唐小勃律王附於吐蕃。制以高仙芝討之。自安西至連雲堡。破之。

遣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縛第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遂斬附吐蕃者數人虜小勃律王而還

蒙古劉整昭呂文德

蒙古圖宋襄樊宋將劉整請以玉帶與宋將呂文德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許之蒙古繇是外通至市內築堡驛又築堡於白鶴於是得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兵兵威益熾

明陳九疇賂番制土魯

陳九疇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

卷十一 限故

三

賂敵解圍

越王賂太宰嚭

吳王夫差圍越王勾踐於會稽勾踐以美女寶器令大夫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種於吳王種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奉不款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國之利也吳王赦之縣兵而歸

陳平厚遺閼氏

匈奴冒頓圍漢高祖於白登七日漢無中外不得相救餉盡用陳

平秘計使使問厚遺閼氏以說冒頓乃解圍而去

晉杜預擲寶物

晉周訪圍杜預將攻杜預於廩陵發大擲寶物於城外訪軍競拾之發因陳亂突圍而出

孫思齊寶物女子

晉劉牢之討孫思齊思齊東走多棄寶物女子於道官軍競取思齊是得脫

周韋孝寬延留追者

周蜀公尉遲迥遣追韋孝寬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

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及迥追至驛輒盛饌又無馬還留而不進孝寬因得免

黃巢遺珍寶

唐李克用入長安黃巢遁去賊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及追賊賊遂遁去

元伯顏衣裘與驛

金乃顏反詔伯顏親視之伯顏乃多載衣裘而入其境遇驛人輒以與之既至彼覺有異與從者分三道逃出驛人以得衣裘之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卒擒之

解兵破敵

曹操誘敵

曹操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表紹渡河、遇之、軍於延津南、曹操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紹將文醜騎至、衆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醜騎稍多、或分絕輜重、乃曰、可矣、皆上馬、縱擊、斬醜、

停檀破秦

秦伐南涼、時停檀嗣位、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秦縱兵鈔掠、又大破之、

唐李靖攻輔公祏

李靖討輔公祏、靖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遁之、覆太軍以戰、大敗、公祏棄城走、

契丹誘沈斌

契丹誘沈斌

契丹誘沈斌、斌以羸兵驅牛車過城下、沈斌出、呼之、契丹以精騎塞門、州兵不能回城、遂陷、

宋岳飛破賊

岳飛破楊么、以任仕安出戰、無功、鞭之、使解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賊見任仕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仕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

明李文忠解虜

李文忠援大同、次白楊門、文忠阻水自固、虜益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攻戰、度虜饑疲、選精兵為兩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李○文○忠○援○大○同○次○白○楊○門○文○忠○阻○水○自○固○虜○益○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攻○戰○度○虜○饑○疲○選○精○兵○為○兩○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兵機類纂卷十二

瑞屏大宗伯鑒史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觀 吳志葵聖階父款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絕敵糧饋

漢陳俊絕賊食

先武擊尤來大橋、五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帝遣俊行、輕騎馳出、賊前視、堡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掠取之、賊卒無所得、遂散敗、

曹操聚眾給糧

東漢

東漢

東漢末、曹操官渡會、紹將許攸奔操、言表紹輜重在故市、烏巢、人以騎據之、備其輜重、表氏自敗也、操自將五千騎用表軍旗、賊人時收馬、東口夜從間道、擊盡其輜、紹軍大敗、

晉毛寶燒蕪陵積聚

陶侃率衆與蕪陵相持不決、溫囑食盡、侃侃欲起、毛寶謂侃曰、還無可據、終至滅亡、請兵以斷賊糧、溫遣之、給糧與毛寶、燒積聚、賊軍乏食、急攻大紫壘、侃用散義果、水軍徑向石頭、賊遂敗、侃之部將斬之餘衆、

後秦周桓溫

桓溫伐秦、秦兵大敗、三輔郡縣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無虞、

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晏為所敗師還

宋呂安國散米

宋劉勳呂安國討劉順糧盡杜叔寶發牛車五百乘載米餉順安國曰彼眾吾寡賴波食困而我有餘耳若使米至難可復圖惟間道罷其米車將不戰而走矣乃與黃岡間道抄之叔寶棄米車走順眾遂潰

梁陳霸先斷蘇轉輸

梁杜龕反據吳興與陳霸先相拒齊遣兵援龕霸先急於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夜燒齊船斷齊運輸帥軍疾戰齊兵大敗

卷十二 散敵

周賀若敦絕敵饋餉

陳侯瑒軍湖州土人多乘輕船載米肉餉瑒軍周賀若敦乃偽裝餉船伏甲士於中瑒軍進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遂實有饋餉者瑒皆拒之

唐程名振邀劉黑闥糧

秦王世民擊劉黑闥堅壁不與戰黑闥運糧水陸並進世民使程名振邀斷其舟焚其車黑闥糧盡戰敗奔突厥

唐裴行儉發突厥糧重

裴行儉曹懷舜討突厥阿史那伏念等伏念留妻于轅重於金牙山以輕騎掠懷舜行儉遣兵掩金牙取之伏念還失其妻于轅重

引兵北走行儉等追躡之盡平突厥

唐史思明焚官軍糧

郭子儀等圍安慶緒於邺城賊將史思明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修殺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將辨識而官軍不能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刻日決戰官軍潰

唐高仁厚焚盜糧

賊韓秀昇屈行逆斷峽江路高仁厚討之乃練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櫓伺仁厚潛遣勇士攻焚其寨資糧蕩盡

晉周德威抄梁運

梁李思安葉英寨攻晉潞州周德威救之思安調山東民饋軍報

卷十二 散敵

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梁饋餉不繼乃引還

周世宗斷唐甬道

世宗自將伐唐唐軍於紫金山築甬道運糧綿綿亘數十里世宗命趙匡胤擊唐寨斷其甬道縣是唐兵首尾不能救遂破之

契丹絕宋糧道

宋曹彬伐契丹次涿州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軍弱以脅餘眾盡則以精銳張其勢故伏林莽以絕宋糧道

彬食盡退師雄州

西夏周母用計抄宋糧

宋李德茂夏有一老母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兵靈夏

輕抄絕糧饋可不戰而困也夏國母從之宋師無功而還

宋任諒使夏人乏糧

宋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多禧使往持定遠云我在此備殺關地賊之兵至可坐飽宋任諒知之盡發其穀多凌至去所藏訛等走歸夏

宋張叔夜焚宋江南獲

宋淮南盜宋江起海濱剽掠以巨舟載南獲知海州張叔夜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社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聞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吳玠絕糧敗兀朮

金兀朮會兵薄宋和尚原宋吳玠與弟瑋邀劫玠今舊進射敵稍却奇兵奔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更設伏於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同衆兵夜擊大敗之

宋劉子羽困金人

劉子羽築壘澤壽山金人奄至子羽坐壘口誓以必死敵辱引太遣十人來招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欲來即來吾有耳先是子羽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至是金人渡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為子羽吳玠所攻亟遁去

宋劉錡沉金糧船

金人自渴口渡淮以糧具船載糧而來劉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蒙古太宗伐兵取端重

蒙古太宗使太弟侵金與金完顏合達等戰於馬山蒙古兵還伏叢林中合達等亦到後蒙古忽至合達等迎戰交鋒之際蒙古以百騎邀金端重

宋孟珙燒蒙古積聚

蒙古於葉蘭寺廣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順陽宋孟珙遣兵分兩燒其勢潛燒其船材又度敵必同報於蔡遣兵入蔡焚其積聚蔡是荆湖稍安還漢陽州

宋張瑄燒元糧械

元遣合剌帥兵築馬陵山以圖宋合州張瑄乃張疑兵於嘉樂口潛師渡平陽燬火其資糧器械越若七十里焚船場餘兵馬歸城不施

明常遇春絕偽滿餉道

陳友諒來爭南昌遇於康郎山連戰三日賊亡相爭諸將欲解之去常遇春獨不言已而師至湖口衆言洙急欲放舟而下

絕敵水草

漢馬援奉是水草

武都參狼羗等為寇馬援將四千人擊之羗在山。上據險地。其水草不與戰羗遂窮困。蔡仲山出塞諸種悉降。

魏張郃絕馬謖汲道

諸葛亮出祁山。魏遣張郃督諸軍拒之。在街亭。亮將馬謖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而大破之。

後秦姚興絕苻登水

姚萇卒。苻登聞之。盡眾而東。萇子姚興使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秦兵爭水不得。渴死者半。緯與戰大敗之。

東魏高歡困韋孝寬

西魏韋孝寬守玉壁。高歡圍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復移汾一。

而軍

長孫晟毒水害突厥

突厥犯塞。隋長孫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涿突厥人畜飲之多。或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

後唐絕梁兵弱救

梁伐趙。李存勗及周德威救之。見梁兵勢盛。還軍鄆邑。梁人日出刈薪。哥人抄之。梁兵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灰。

元吳誘敗契丹

契丹主伐夏。夏主元昊見契丹兵威。乃上表謝罪。還師以候。元三。還將百里。每還必請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周許之約。元昊又遣使。

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契丹大敗。

明項忠擒上達滿四

因原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項忠提督剿之時。伏義伯毛忠戰。官軍遂退。忠即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盡焚城。剪草斷汲。賊困。因諭降其眾。而遂擒之。

明彭澤因廖麻子

彭澤督討蜀盜廖麻子。聚眾竄山。寨多伏弩。簪棘中。澤兵出。入。陷。奪水道。度其窟。開一面。衆之夾謀。且盡。

斷敵援路

魏敗秦救兵

魏主拓拔珽。國秦義陽公。魏主於紫壁。秦王姚興救之。安同曰。汾東有紫院。溪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而臨紫壁。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唐無所施。其知力矣。珽從之。興不能救。平糧盡。天竭。赴水而死。

赫連勃勃取關中

晉劉裕破秦。秦還建業。留子義貞守關中。夏王赫連勃勃聞之。乃侵其子請帥。將二萬東向。長安。遣遊軍。斷青泥之險。別將屯潼關。絕水陸之節。自將大軍。為後總。勃勃還據咸陽。長安。燕采諸絕義。真車馬。逃過。勃勃臨長安。

魏于謹破梁

魏于謹破梁。

于謹茂梁將精騎先據江津新東路梁主召外兵入援謹募長圍中外遂絕執梁主緣殺之

唐高仙芝斷吐蕃兵

唐小勃律王附吐蕃高仙芝破之急遣席元慶往斫安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欲至不得度遂擄勃律王

周李重通破唐秋兵

李重通聞唐壽州唐許文後等救之列十餘寨與城中烟火相應又築甬道運糧重通邀擊奪其二寨周世宗又命趙匡胤擊其寨破之斷其甬道壽州乃降

宋王韶斷西蕃援路

宋王韶斷西蕃援路

王韶始渡熙河入朝西蕃皆征圍宋河州王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破之乃選兵直趨定羌城破而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通路昭征知援絕拔柵而去

蒙古張弘範城萬山

蒙古圍宋襄陽宋夏買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江陵趙興行旅往奔道出襄陽南北相繼蒙古張弘範請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淮子雖以絕其來自是襄樊之道益絕

元張弘範截江道

元兵攻宋襄陽樊城樊在江址襄在江南各出舟師來救四年

降張弘範請以師截江道斷其救兵水陸夾攻樊城必破樊破則襄陽何所恃乎卒用其策成功

明徐達斷元援路

徐達攻下沂州上勞達曰將軍今何向向益都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不然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旦今後火逐金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遠圖益都如命斷其援路以次下州邑山東平

明韓雍除修仁荔浦

韓雍討兩廣蠻至桂林按圖議曰修仁荔浦大藤峽之羽翼不先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兩江土兵十六萬分五路進追至力山大

敗之遂破藤峽

魏陳泰截姜維退路

司馬師斬吳人絕路

陳泰圍漢中安守於勉山姜維救之泰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郭淮截其退路維懼而遁泰安等降魏

吳人率兵截壽春司馬師命諸軍渡壁以待宋軍之集諸將請進

吳人率兵截壽春司馬師命諸軍渡壁以待宋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為母丘儉文欽所誘耳少與持久將不戰而克乃遣諸葛誕向壽春胡遵出樵宋絕其退路儉等進不得開還恐壽春見報計窮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甚多欽奔吳儉走為人際

殺

晉謝玄斷秦兵趨路

符堅入寇。謝玄及謝石等禦之。秦遂敗。晉人朱序來說石降。序私語石曰。宜及秦軍未集。速擊之。若收其前鋒。則破氣奪。可破也。時秦梁成屯淮。謝玄遣劉牢之擊之。斬成。分兵斷其趨津秦兵死者萬餘。

淳于誕破樊文熾

梁樊文熾圍魏小劍。置柵於龍鬚山。以防趨路。魏淳于誕募壯士。夜燒其柵。梁軍望見。趨路絕。皆恐。俱乘而擊之。文熾大敗。魏崔延伯克趙祖悅。

無載

秦主苻堅

梁趙祖悅據魏西峽石。崔延伯車輪去。削銳其幅。兩兩接對。孫竹為經。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轆。出沒隨意。斷祖悅走。詰令戰。艦不通。部分水陸攻峽石。克之。

周王執擒吳明徹

陳吳明徹環列舟艦。攻彭城。周王執據淮口。結長圍。以鐵索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趨路一句之間。水路遂斷。明徹還軍。舟碍車輪不得過。執引兵蹙之。明徹被擒。

唐王式斷秦南後

王式圍賊秦南於別城。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南等逆百餘人出城降。離城數十

步軍張猛斷其後遂擒

明帝遣春破張士儀

常遇春與張士誠戰。薄其城。張士信梯城來援。遇春擊之。遇春率精兵。募大卒。入營。於東門。却壓其背。且偵。遇春遇張士信。急抽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士信逃。降衆六萬。

明太祖破陳友諒

陳友諒圍陽湖大敗。還保鞋山。明軍先柵巽子口。及樓船。左虞。遇其趨。徐通海曰。湖有淺。舟難行。移軍入江。樓上游。遠見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欲繞下。派通海。通海退敗之。友諒中矢死。毀敵橋梁。

漢李彭等焚蜀浮梁

蜀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檣。柱以絕水道。漢李彭等。令張奇等攻之。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檣柱有反。鈎奇船。不得去。奇等乘風勢。殊死戰。周旋。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等軍順風並進。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

梁曹景宗破魏人

魏中山王英攻梁鍾離。阻淮兩岸為橋。樹柵。梁淮通。曹景宗預蒙高艦。與魏橋等。別以小船載草。灌油。焚其橋。以士拔柵。所橋魏軍潰。

陳章昭連板梁城

章昭連攻梁與周人拒之於峽口於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著為橋以度軍糧昭連為長戰施於樓船上仰割之索斷報絕遂攻拔其城

唐海州官軍殺賊

唐徐賊寇海州官軍斷賊河遇橋柱而弗渡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前惶惶散亂伏兵發盡殲之

梁王彥章拔唐德勝城

唐朱守殷守德勝梁王彥章攻之問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有大美彥章休兩日能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

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截治者備薪炭乘冰而下會飲未散

彥章倖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未守殷不為備舟中舉鎗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而城破之連三日也連板諸寨殺勢大振

蒙古攻宋襄樊

蒙古阿朮經襄陽帥師圍樊城宋以漢水出襄樊而城之間斷水中派鐵鏈以鐵絙造浮橋於上二城賴此以為固阿朮以機鋸斷木以奔衝恒熾其橋二城遂絕無城隔并兵攻襄呂文煥以城降

明魯永忠伐明界

廖永忠伐明界蜀設鐵索飛橋據隘口永忠遣士界小舟出上涿

令下涿皆鐵索船頭置火絕約上涿兵已至乃分兵水陸齊進先破蜀陸寨上下夾攻焚其三橋斷橫江鐵索溺死無算

史駢老秦師

秦康公伐晉晉史駢請汲壘固軍以待之秦軍掩晉上軍趙穿出戰交綏秦師夜遁

王翦破楚

秦王翦伐楚至平與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戰日佐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遂滅楚

楚

漢周亞夫破吳兵

周亞夫擊吳楚使輕騎出淮四口絕吳楚兵塞其糧道吳兵楚漢兵亞夫堅壁不戰吳兵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而北不待入吳楚士卒多飢或叛散乃引去亞夫追擊破之

祭遵用張滿

新城壁中賊張滿屯結險隘祭遵攻之連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廉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

慕容德破魏師

魏伐燕慕容德遣慕容青破之魏還青請追之韓諱曰魏懸軍遠
客頓兵死地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且眾寡不敵吾軍自戰其地動
而不勝衆心難固不如緩壘固軍以老之從之既而魏軍失火其
將丁建降言魏師老而可擊德乃遣兵追擊大破之

唐秦王世民破宋金剛

李世民與宋金剛相持諸將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
勇虜掠為資利在速戰吾閉門養銳以挫其鋒今兵衛其心腹故
糧盡計窮自當遁去宜待此機相守喻平金剛食盡果北走追擊
破其將尋相於呂州乘勝追破之其將尉遲敬德等皆降

南詔破李宓

李宓擊南詔南詔羅鳳誘之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
士卒瘠瘦餓死十七八乃引還擊全軍皆沒

唐郭子儀還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逼奉天郭子儀鎮奉天諸將請戰于儀曰虜深入利速
戰吾堅壁待之虜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
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陣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
為無備歛衽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還

楊行密擊孫儒

孫儒陷揚州楊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曰儒遠來利在速戰宜屯
據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可擒也初

從之斬其糧道遂斬儒

宋寇準諸將

契丹凌入寇寇準決計親征命朝士出知諸州戎曰百姓皆兵府
庫皆財不責汝等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也後卒退

史天澤不力角李璫

李璫以益都叛遂據濟南史天澤曰璫多謀而兵精不宜力角當
以歲月縻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兵潰出降
生擒璫及同惡斬之

明傅友德大破蠻衆

傅友德平雲南時城烏撒工甫集蠻凌大至友德據高岡待之曰
客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既通凌來心必不一故不戰以老之士
勇躍思奮乃前為陣蠻衆集友德鼓士騰赴大破之

明俞大猷職倭

俞大猷控制江湖閩廣兵倭隔興化大猷與劉顯兵至戚繼光浙
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甚急大猷曰賊萬人皆能戰
者入必地矣官軍數僅相當若逼城攻之彼實我虛賊饑我
飽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宜列營以困之彼廣攻柵以遁則
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持角取之乃可獲無不遁
且連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連戰則我兵日益我守益

國賊曰豈因敵以戰為守乎以守為攻乃星布兵營重地鑿溝金
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屢挑戰不為之動已竟城之
困敵故人

伍員謀罷楚

吳國廬閭伍員伐楚何如對曰為三師以肆馬一師至彼必皆出
彼出則則波越則出楚必通敵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
漢以三軍繼之必大克閭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彭越為項羽心腹之疾

漢高祖敗於滎陽成皋間既得韓信兵漢大振乃令劉賈盧縮入楚
地依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遂下梁地十七城常以遊兵出入

梁楚間為項氏心腹之疾幸滅楚

魏陳泰衛漢運道

漢姜維攻魏雍州依魏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欽守之陳泰進兵圍
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水將士窘困遂降魏

齊盧叔虎謀取長安

盧叔虎請伐長安曰宜立重鎮于平陽潁陽高臺運糧積甲被閉
關不出則餐食其城若波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別一代殺
食豈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波若還去我乘其敵與我相持累
且廢不過三年破自破矣齊主善之

高顯謀敵陳

隋主問取陳之策高顯曰江北田收是晚江南水田早熟量收
獲之際微徵士馬教言檢蘇波必屯兵守禦其農業彼既聚兵
我却解甲再三如此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又云江南合
多茅竹儲積皆非地害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
出數年財力盡矣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劉世讓降馬邑人

唐王問劉世讓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
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誅其未
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必降矣唐主然其計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
之高滿政殺突厥成兵而降

契丹述律后謀幽州

吳王楊隆演遣契丹主阿保機猛火油曰此油焚火得水愈熾可
以攻城阿保機選騎攻幽州述律后曰但以三千騎出其旁掠其
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乃止

契丹將耶律休哥破曹彬兵

宋曹彬伐契丹守將耶律休哥絕宋糧食彬引還宋帝遣令進彬
不許已更至休哥聞之以輕騎薄宋師伺其暮食即擊離休哥出
者且戰且却由是宋師自故不暇休哥因出大兵擊破之

劉錡固金人

劉錡既獻浮橋誘兀朮濟又遣人塞頭上添時天大暑敵遠未獲

敵。騎士氣聞。敵晝夜不解甲。騎軍皆番休更食於羊馬垣下。敵人馬困渴。食水草者輒病。遂大困乏。

蒙古太弟破金兵

蒙古太宗俊太弟侵金。金完顏合達等自鄧州赴援。蒙古以騎尾之。金師不得休息。飲食至三峯山。金軍士有不食三日者。又遇雪。凍蒙古圍之。燔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斷鐵之。而以生軍。與之金師大潰。

明沐英取溧水

上命徐達下溧水。而沐英先取南郡。以扼其犄角之勢。英曰。溧水乃金陵肘腋。今不取。必為它日憂。宜提兵出州。後以攻其背。王師

宋

卷十

攻

統兵以扼其項。波戰則我堅壁。波不戰則我急攻。不一月城中糧盡。此坐困之法也。上以諭徐達。達曰。沐將軍莫無遺策。遂如其計成功。

如其計成功。

明馬吳困喻老人

蜀盜廖麻子雖誅。餘黨數萬竄東鄉山。推喻老人為帥。馬吳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又為主。反失便宜。宜發步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或也。時彭澤從之。賊果窘。縛喻老人請降。

明沈希儀舉砲殺賊

沈希儀在右江。常以風雨。寢夜察賊。呼止散。遣齋火砲者。衣蓑帽。與草色相同。潛於賊中。中夜砲舉。賊大駭。挈妻子潛伏山頂。遂

寒凍觸崖多死。妻子自怨。明詞之。則寂無人。它巢皆然。已而相聞。愈驚。賊因胆落。多易面為熟。孫

攻敵根本

漢耿弇擊車師

耿秉。賓固等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子也。賓固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併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前行。乃上馬。進數千級。後王出降。其前王亦薤命。遂定車師而還。

魏司馬懿超襄平

司馬懿擊遼東。公孫淵使卑衍守屯遼隧。懿曰。賊大衆在此。其巢穴空虛。乃多張旗幟。散出其南。衍等盡銳赴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襄平。圍之。淵窘急。糧盡。突圍走。懿擊斬之。

魏獨孤信擊田八能

東魏取荊州。魏以獨孤信救之。城氏信。東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信曰。今士卒少。首尾受敵。若還。齊民士民。吾還。之。必來邀我。不如退。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還。擊八能。齊民軍潰。

魏史寧拔二城

史寧與突厥木杆蘇吐谷渾。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曰。蘇吐谷渾。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吾拔其根本。餘衆自散。木杆將還。寧

今通板其二城

周陸勝討冉令賢

周冉令賢反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連結潯陽為殺援自守水
運城陸勝曰先攻江南板其八城然決進攻水運水運眾潰令賢
走退斬之

突厥破板悉密

唐朔方大使王晔請發板悉密兵與丹徒安慶賊帥可汗既而
板悉密兵至朔方與丹兵不至板悉密還安厥欲谷勸賊
以兵購之先令兵間道圍其北旋用兵擊之板悉密敗走北庭
不得入直為突厥所虜

李晟度長安

唐朱泚反據長安李晟討之請將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攻宮
門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關非利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
自苑北攻之清其心腹賊必奔亡如外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諸
將從之賊眾大潰朱泚亡走

田弘正直指鄆州

唐魏博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平盧李師道策度曰不若營威
河北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揚劉度河直指鄆州則眾心搖矣
上從之令師道自揚劉度河過鄆州城中果大震師道斬之
宋劉錡真武元木

劉錡敗金人於順昌元木來援元木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
居一部眾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元木精兵尚不可當
當先擊元木元木一動則餘無能為矣

宋王彥先破桑仲

賊桑仲既敗鳩集散亡出三道攻王彥先仲曰仲以我寡波眾故分
三道以離我勢添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將禦其二而自拒
仲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死

明劉基謀薄江州

高皇念陳友諒悖逆率舟師攻皖城不下劉基曰彈丸何足久勞
師賊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傾其巢穴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注夏

諒果遁基校馮勝書如基之言而破賊取城

明韓雍至大藤峽

兩廣蠻起韓雍督理軍務眾議分兵壓賊入廣而雍曰二廣地鮮
完郡大藤峽為賊藪本也分兵勢弱起未難盡全師往彼南可攻
大藤援高廣雷東可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
勢若常山蛇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必勝遂東降其眾

明沈希儀平黎

瓊南五指山黎黎叛兵八年不休沈希儀曰汝家斷獄必令首逆
諸相煽者如虎投奔勢不可釋其它諸夷疑而勒之則傷仁撫而
勸之則墮信莫若獨擒首惡首惡平諸夷志曉矣都御史從之

黎平

以計取敵馬

呂蒙紫陰獲馬

曹操將曹仁圍孫權將甘寧在夷陵周瑜呂蒙攻之敵夜遁蒙說
瑜先遣人紫斷陰道敵遇之騎皆舍馬步走獲馬三百匹

李光弼取史思明馬

李光弼軍河陽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諸浴之循
環不住光弼命索軍中牝馬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
悉浮度河盡驅入城

唐王嗣忠取胡馬

唐王嗣忠取胡馬

唐王嗣忠取胡馬

唐王嗣忠取胡馬

王嗣忠為朔方節度使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多遠間諜見可勝然
遂與師出必有功又與西域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
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

斷敵弓弦

張金鈇殺高開道

燕高開道欲降唐自以數反漢不敢其將辛威有離心開道有嫌
子數百人使其將張金鈇領之金樹遣人與假子遊戲因潛斷其
弓弦竊其刀槩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索之弓弦皆絕其
藥皆失爭出降開道自殺

唐羅紹威殺牙軍

羅紹威惡魏博牙軍驕橫力不能制密告朱全忠欲借兵以誅之
全忠乃發千人資甲兵扣寨中以之魏紹威潛遣人入寨斷弓弦
甲櫟夜率奴客數百人與汴兵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弦皆不
可用遂圍營殲之

羅紹威殺牙軍

齊王仲孚阻王敬則詰

齊王敬則則叛百姓隨之者十餘萬阿令丘仲孚曰賊雖銳而烏
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堰瀉清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軍
必至大事濟矣以是敬則軍不得進軍至敬則軍大敗斬之

隋蔡王智積廢楊玄感

隋蔡王智積廢楊玄感

隋蔡王智積廢楊玄感

隋蔡王智積廢楊玄感

隋楊玄感反欲西圖關中宇文述等驕之玄感至弘農城下蔡
智積登陴望之玄感怒留攻之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述等追及之
玄感敗歿

使敵自相圖

趙元國計廢羗人

先零羗反漢趙元國遣離庫賁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
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羗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新大小索及男
女老小之有罪者賜錢有差又以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卒降羗
人

漢光武誘殺蘇茂

蘇茂救龐萌帝自將攻破之茂奔張步又為耿种所破奔平壽
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以不能待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
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斬茂來降帝封為安丘侯

曹操伐新表尚表

未尚表與奔烏桓曹操擊烏桓斬蹋頓表尚表與奔遼東或勸
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還首遂還康果斬尚表送之衆聞故
操曰汝素畏尚表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分敵兵勢

漢分項羽兵備

沛公蒙陽既出入關收兵發廣東棘陽生曰君王出武關羽必南

秦

秦中一戰

二

王渡解勿戰今榮陽或舉開且停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
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榮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後與之戰破之必矣
公送之

蜀兵分攻吳漢劉尚

吳漢伐成都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劉尚將萬人屯江南相去
二十里蜀以十萬人來二十營攻漢而以萬餘人別向今不得相
救漢戰敗入梓潼軍圍之

班超降莎車

漢班超發于真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救之超詐曰
今兵少不可敵且各散去須待夜鼓鼓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

王聞之自持西界遮超溫宿王持東邊界邀于冥超知二虜已出
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沙車遂降龜茲
等各散去

曹操分表紹兵勢

曹操既克先王還軍官渡表紹謀攻許進軍黎陽遣顏良攻白馬
操擊之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
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操輕兵擊白馬掩其不備良可擒也
之紹分兵而操乃無行超白馬殺良解白馬之圍

晉虞懷公王故兵勢

王故反相州刺史譙王承問計於虞懷懷曰鄒州荒弊難以進討

秦

秦中一戰

三

宜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敵勢必分今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錄
遠近刻數罪惡州內皆應之

溫嶠分蘇峻兵勢

晉溫嶠陶侃等討蘇峻侃今都鑒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
壘以分峻兵勢陶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步軍從白石南上逆賊

慕容翰分悉獨官兵勢

宇文氏大人悉獨官欲獨取慕容廆慕容廆召其子翰於河翰請為
奇兵於水伺間擊之不宜并兵為一使彼專意攻城廆從之悉
獨官分兵蘇翰為段氏使者逆迎而設伏以待奮擊廆

復使間諜出兵與戰鋒始交斬將千餘挺奔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大敗其衆。

燕王垂介西燕兵勢

燕王垂擊西燕標榜碎。軍各就頓。西燕王永介道拒守。聚糧臺。辟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歛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一軍。垂引大軍至臺。辟破之。

魏中山王英取三關

中山王英將取義陽三關。謂三關相須如左右手。克一則皆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然恐兩關人未救。乃使李華帥兵向由

東關

東關

東關

關。其勢自向東關攻之。而後遂取三關。

宋劉休仁分劉胡兵勢

沈攸之與子勳拒久。既據錢溪而破之。休仁以錢溪城未固。攸之等攻錢溪湖。以分劉胡兵勢。胡果欲攻張興世於錢溪。聞攸之而遁。錢溪城乃得立。

唐李愬分吳元濟兵勢

李愬討吳元濟時。先失利於朗山。張愬恨。愬獨喜。既克吳。衆勸乘勝取其子城。不聽而還。及雲夜至張村。殺其戍卒。停候。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斷洄曲及諸道橋梁。乃克蔡州。擒元濟。諸將問其故。愬曰。朗山失利。則賊輕我。不以備矣。若取吳房。則

其衆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雨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衆俱服。

後唐郭崇韜分梁兵勢

李存勖與梁王彥章相持於楊劉。兵不得入。郭崇韜請築壘於博州。東以分彥章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得就。募死士日挑戰。以銀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乃遣崇韜等夜行。可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之。晝夜不息。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版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彥章攻石。先還。趙揚劉存勖擊敗之。

宋宗澤分元木兵勢

宋宗澤分元木兵勢

宋宗澤分元木兵勢

金元木謀侵汴京。諸將請斷橋梁。自固宗澤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劉達出兩道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橋梁。以俟大軍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

趙方分金人兵勢

金人數不得志於東陽。趙方料其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許國孟宗政出師向唐州。唐州危。再興向鄆州。戒之曰。無深入。無攻城。但潰其係甲。燬其城。皆空其資糧而已。

明李文忠分虜兵勢

李文忠以左副將北討虜先遁。忠曰。虜統寇可聚而擒。然兵貴神速。乃苗輅重於贖。河人齋二十日。糧無往。至士刺河。元將哈刺

章鑒子列時以待命華龍逆下溪分其勢虜稍却

明太祖命牽制下雲南

上命傅多德與沐英等討雲南曰當自永寧遣別將下烏撒大軍
總自辰沅入晉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波必守地曲靖下一
軍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
南大理必次下餘可撫而定也如命定雲南

倭敵兵不得合

漢張奐倭羌胡不得交通

漢南匈奴左莫難基者等反東羌遠應之張奐進屯長城遣將王
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

春事年數

六

與漢和親共兵擊莫難等破降之羌豪遠馬與金兵曰馬如羊不
以入鹿金如粟不以入懷皆不受羌衆悅服

宋吳玠使金兵不得合

金沒立與烏魯折合約會攻宋和尚原烏魯折令至吳玠命諸將
更戰迭挫擊敗之沒立方攻箭筈嶺玠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
合

明太祖使漢吳不得合

陳友諒約張士誠夾寇建康上召廖茂才曰諒與汝有舊吾
欲遣其來可偽降約為內應茂才使一老閹持書往言臣不足有
為願將軍三道分兵弱之當使納款諒喜從茂才何在曰見守此

橋間何橋曰木橋即答書期某日至橋所上曰入我鼓吳命撤
橋易以鉄石友諒至愕狀視營中驍馬敗旗落箭回紹我哉言未
畢伏四起敵靡長適茂才乘勝下奔魯關隄士誠徑不及合

春事年數

春事年數

二十九

兵機類纂卷十三

瑞屏大宋伯鑒定

同魏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完遠

警之與瑟若同較

馮奉世持節送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主

及漢使者執盤叛漢奉世以為不急擊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

國發兵進擊莎車殺之更立他王諸國悉平

漢陳湯等擊斬鄧支單于

卷十三權機

匈奴鄧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貴諸國歲遣不奉漢詔陳湯

曰今鄧支侵陵烏孫大宛如得一國諸國危矣宜發屯田吏士

毆烏孫兵衆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退不自保千歲之功一朝

可成都護甘延壽欲奏請會病湯遂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

擊鄧支斬之上疏自劾矯制陳兵狀

漢臧宮矯取謁者馬

岑彭伐蜀使臧宮拒蜀將延岑於沅水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欲

引還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

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扶船而行呼敎動山谷岑不

意漢軍卒至大震恐宮因進擊大破之衆悉降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魏 吳志蔡脰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完遠 警之與瑟若同較

馮奉世持節送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主

及漢使者執盤叛漢奉世以為不急擊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

國發兵進擊莎車殺之更立他王諸國悉平

漢陳湯等擊斬鄧支單于

卷十三權機

匈奴鄧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貴諸國歲遣不奉漢詔陳湯

曰今鄧支侵陵烏孫大宛如得一國諸國危矣宜發屯田吏士

毆烏孫兵衆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退不自保千歲之功一朝

可成都護甘延壽欲奏請會病湯遂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

擊鄧支斬之上疏自劾矯制陳兵狀

漢臧宮矯取謁者馬

岑彭伐蜀使臧宮拒蜀將延岑於沅水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欲

引還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

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扶船而行呼敎動山谷岑不

意漢軍卒至大震恐宮因進擊大破之衆悉降

漢宗均降武陵蠻

馬援征武陵蠻率於軍軍士疲或者夜半蠻亦飢因宗均以道遠士病不可以戰乃矯制調呂種恭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勸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共斬其大帥而降

宋王友直復大名府

王友直博州高平人志復中原以題宋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題於正何害於理乃矯制遍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進攻大名府一鼓而克

宋安丙誅吳曦

宋吳曦反召安丙為長史丙稱疾及李好義楊君玉等謀誅曦乃共草密詔未旦好義即其後入安丙大呼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命吾誅反者敢抗者夷其族曦聞有詔皆走遂執曦誅之

不請命擊敵

項羽自立救趙

項羽為宋義次將救趙義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必矣義欲承秦之弊令曰有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遂子至無益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今歲飲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

兵渡河固趙之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以秦之強攻新造之

子 33-550

越其勢必奉何與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帝擇境內而屬軍安危在此一舉不郵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斬之自立為上將軍伐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道自引兵渡河救趙沉船破甌以示必成大破秦軍

晉陶侃用運船為戰船

晉陳恢寇武昌陶侃禦之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大破之

李穀勸王濬討賊

王濬為廣漢太守時益州刺史皇甫晏為下所殺主簿李穀勸濬討之濬欲上請穀曰殺主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

遂討斬之

何攀勸王濬召兵造舟

晉謀伐吳詔益州王濬罷屯田兵造舟艦何攀曰屯田兵六百人作舟不能卒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造之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卒關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或見却勢不得止濬令攀作舟艦成遂用以平吳

周辛昂討亂民

周辛昂奉使還巴州會為禁郡民反攻圍郡城昂曰凶狡猖狂若待上國救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募兵討平之

清吳護兒救東都

東魏兒征高麗至東萊聞楊玄感圍東都召諸將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勅為辭預兒曰雒陽被圍心腹之病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有阻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回軍救東都

周楊廷璋牒李諶傳權隰州

周王伐唐隰州刺史暴卒廷璋節度使楊廷璋曰今大駕西征隰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奉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李諶傳權隰州事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諶潛夜報其營北漢兵解去

梁牛存節帥眾入澤州

晉攻梁吳寨破之梁兵大潰晉周德威乘勝趨澤州梁牛存節應接潰兵至天井關謂其眾曰澤中要害地不可失雖無詔百當救

朱十三權變

之遂舉眾引眾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欲應晉存節至乃定敵退保高平

虞允文破敵

宋王權師潰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迎顯忠交權軍且攜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卒顯忠未來金騎充斥官軍三五里散在道旁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招諸將曰金帛皆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以戰至江濱金兵四十萬連營江北宋軍止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皆舉敵大呼絕江而來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撫時後背曰汝輩聞四方今立

陳後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良久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追射殺之

明李文忠援大同

李文忠奉詔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平虜攻大同急文忠即欲援大同軍吏以為疑叱劍曰有利於國專之亦可候詔旨大同公難支遂出雁門連大破之

沈希儀右江剿賊

沈希儀為右江參將賊之謂者適官府沈以該縣商販為詞得賊動靜密制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發沈謂若論時坐失機宜必為賊得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而以邂逅相遇為解

朱十三

朱十三

故兵機不洩而機會不失焉

不請命封賞

燕趙秋勸慕容農承制封拜

慕容垂自稱燕王慕容農說府各及東夷烏桓各率衆赴之破館陶收軍資馬匹衆至數萬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從之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歡悅

違命破敵

范蠡不與吳平

吳國吳兵求行成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之二十一年一旦棄之可乎乃鼓退兵曰王已居政於執事使者不者且得罪吳王乃自殺

周亞夫不奉王命破吳楚

吳楚反吳攻梁梁急詣救周亞夫北走昌邑堅壁不出以梁委吳梁日請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於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便輕騎絕吳楚兵後糧道吳兵飢挑戰不得吳兵引去亞夫出精兵追逐大破之

漢趙充國不擊罕开

趙充國欲恩信招罕开解散虜謀而議者欲齎糧先擊罕开以震旁充國以為軍自待糧難以追逐萬一隨入而虜據險絕糧必有

朱十三

朱十三

六

傷危之憂先零首叛宜速行誅罕开公震悔過而赦此全師保勝之策也天子惑於朝議以為先零兵威而罕开助之不破罕开先零未可圖也趙充國戰充國上奏曰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快常欲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急之恐不能傷逆使先零得堅約而合黨迫脅諸種虜兵寔多誅之愈難卒從充國之謀而破羌

魏李典違勅擊高蕃

曹操使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而擊譙高蕃尚遣高翔兵屯河上絕水道曹乃勅典等下從陸道典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禦苟利國家專之可也遂渡河攻破之

水道通

王基不奉詔移兵

司馬昭求禪諸葛誕請救於吳吳遣全惲文欽等救之昭遣王基等圍壽春圍未合惲等突入城昭勅基欽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衆屯安豐為欽水援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俟而更移守險使得枚舉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可於是四面合圍整頓甚峻擊欽異皆走之

毛寶違令取賊糧

晉溫嶠討蘇峻祖約囑以為江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今將士有上

岸者

毛寶

七

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餉約嶠前鋒毛寶告衆曰兵法軍令有可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耶徑往報取之約由是飢乏

晉陶侃討郭默

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誣以大逆傳首京師王導以默果勇難制即用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而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官宰相即用為宰相耶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唐劉仁軌破百濟兵

劉仁軌劉仁軌破百濟勅仁軌等西趨仁軌以為如此則百濟餘燼更與高麗通寇何時可滅乃守便宜乘百濟無備率衆破之拔

其數城

賂元光移軍

唐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上命賂元光屯潘原為援元光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有急何從知之遂移軍距盟所三十餘里伏兵竹營西吐蕃果剽盟賊偶得它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元光發伏以待虜騎乃還

元伯穎不班師

伯穎寇宋江東淮西皆下有詔以時暑熾班師伯穎奏曰宋人之據江海猶歎保險今已扼其喉少縱之則還而逝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乃兵法也從之

宋

宋

八

明于謙砲擊虜衆

上皇在虜命母發砲于謙使謀謀上皇駕遠夜使以火砲擊其營或者千計虜遂退不待命受降

曹瑋受李德明

宋曹瑋知鎮戎軍西北連李德明成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德明為患使中國有西顧憂今國危子弱願出其不意擒送闕下不聽既而西延等數大族請遜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馳去即日受其降

同符節立功

魏無忌救趙

秦伐王陵伐趙魏晉師救之止壁於鄴魏公子無忌欲自往救侯生救無忌令如姬於王卧內竊鉤兵符奪鉤兵無疑之使力士朱亥推殺鄒勃兵將之大破秦軍

周勃等誅諸呂

漢諸呂欲為亂周勃欲入北軍不得令紀通持節矯內之遂誅諸呂

漢朱虛侯誅呂更

朱虛侯章誅諸呂入宮門擊呂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旋與我固節信馳斬長樂宮衛尉呂更

卷十三 權變

便宜立功

明羅通止入燭兵

唐皇帝北陷虜虜日近羅通守居庸也先脫脫不花等三萬騎通居庸甚急通固守不下宣府參將楊俊以精騎入衛京師通關通伏劍曰若欲保京師保居庸足矣有一南渡者斬以殉乃止與共守逐虜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偽書說降

吳漢說彭寵

吳漢止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寵然之但官屬皆欲附王即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水亭合可以諸衆者

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其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西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陽使生齊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而至擊斬王郎將邯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邯賜號建策侯

以計救主

侯儒以計救曹伯

晉文公執曹伯界宋人文公有疾曹伯之暨侯儒偕巫史使曰曹為解公說疫曹伯

卷十三 權變

逢丑父脫其君

齊頃公及晉戰於鞌敗績晉韓厥逐之齊逢丑父為車右與公易位厥追及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載齊侯以

趙厥養卒使歸其王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畧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因之有厥養卒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其志何欲曰欲得其耳耳養卒笑曰今君因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殺之而今趙王自去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卿而歸

紀信脫漢王

楚圍漢王於滎陽。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已降。」楚皆之。城東觀者，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去。

宋興計脫琅琊王

晉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繇兄子琅琊王廙恐及，猶稱之國。穎先勅關津無得出青人，廙至河陽，為津吏所止。送者宋興自後來，以鞭拂廙而笑曰：「舍長官禁青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而弗止。

而魏李穆計脫宇文泰

宇文泰與侯景戰於河上，泰馬驚逸，墜地。景兵追之，李穆以策扶泰，罵之，追者不疑，遂得逸。

宋興

宋興

宋興

設秀實倒用司農印

唐朱泚反，據長安。上如奉天，泚遣韓旻將銳兵襲奉天。司農卿段秀實使岐雲岳詐為泚將，馳令言符令是且還，竊其印來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退之，是得符而還。

宋楊鎮計脫二王

楊鎮守奉天，王廣王如安州，元範文虎退之。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以緩追兵。」楊亮即等遂負二王及楊妃，匿山中，遂至溫州。文虎執鎮送曉安。

以計脫難

齊田單計金宗人

燕樂毅攻齊，臨淄齊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車，縱火，人爭救，門皆軸折，破橋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

宋蕭道成引魏遊騎入境

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還。道成得參軍荀伯玉表，乃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魏于謹令人乘已馬

于謹遣擊魏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謹乃得入塞。

齊常山王杖王晔

齊常山王杖王晔

齊常山王杖王晔

常山王演以齊主沉湎，密撰事條將諫，以王晔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疑演假辭，於晔欲殺之。演於象中杖晔二十，帝主聞之，以故得不死，還為王友。

宇文泰以計脫難

東魏高歡擊宇文泰破之，欲殺之。彭樂近泰，泰謂樂曰：「廢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中收汝金寶，樂遂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進。

李密辭防守者

李密及王仲伯等亡命為人所得，送高陽。密悉出所資金以示從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付公，幸用相，廢其餘。」德防禁衛弛飲防守。

者時。穿。牆。而。過。

徐溫計掩已罪

淮南左牙將張顥。右牙將徐溫。謀殺節度使楊渥。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諾之。及肅治逆黨。皆左牙兵。由是以溫為不知謀。而攻顥殺之。

宋孝太后使途中無虞

宋孝太后幸氏。至自金后。聞金人許還三棒宮。后恐其反。虞呼保者畢集。然淡起。撥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它變。乃揚稱疾。須秋涼。遂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攜其衆。由是途中無虞。

此第免疑

劉備失策托供雷

曹操從容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從。不足數也。備方食失箸。值雷震。因曰。聖人云。迅雷烈風。必更其有以也。

晉王允之伴醉

晉王允設酒。以送子允之。自隨。設夜飲。允之伴醉。先卧。故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詎果照。見是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遇省父。恐以其謀。督帝陰為之。

衛瓘偽止刻者

魏鄧艾既平蜀。承制專命。詔以檻車徵艾。鍾會遣衛瑾收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艾將將圖欲刺艾。整頓起。瑾乃輕出迎之。偽為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及卒殺艾。

溫喬偽醉擊殺鳳

晉王敦反。據石頭。請溫喬為左司馬。喬乃假為勤敬。綜其府事。時溫密謀。以附其欲。遂結。致。使人。從。鳳。為之。殷。舉。會。丹。陽。尹。缺。喬謂敦曰。京口。咽喉之地。公宜自還。敦問誰可。喬薦鳳。鳳亦推喬。喬偽解。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規。朝廷。喬恐。錢。鳳。於。後。間。之。因。鼓。錢。別。起。行。酒。至。鳳。喬。偽。醉。以。手。板。擊。鳳。情。墜。鼓。以。為。醉。而。探。之。喬。行。後。鳳。謂。敦。曰。喬。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如。鼓。色。何。得。使。爾。相。殘。喬。

宋主

宋主 謹書

高歡偽設賀拔允

魏爾未也。與高歡。誓為兄弟。會契胡謀亂。允志之。歡曰。宜還腹心。統之。允曰。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曰。允折齒曰。天下事。取合在王。何敢妄言。允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因起兵討爾未氏。

唐諱忠勸劉濟伐趙

唐遣吐突承璀討承德王承宗。盧龍牙將諱忠謂其節度使劉濟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是無助忠義之心。卒染紅趙之。諱惟君熟思之。濟乃擊趙。拔饒陽。鹿。及罷兵。加濟中書令。

宋李全許亮異議

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食盡欲降。俱異議乃被香南向拜款。自堡而後其黨鄭衍德等救已曰。譬如新衣。有衣甚無東耶。今杜。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推戴立功

宋沈收之推江方典

宋劉子昂反殺孝祖討之。收。家欲推沈收。為統督。收之以孝。祖既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江方典名位相亞。必不為已用。軍。已不一致。敗之由。乃叩諸將。謂方典。推為統督。方典大悅。明日退。戰大破之。

宋

宋

宋

吳魏劉纂卷十四

瑞屏大宗伯鑒定

同及問

開易敵特

田單開樂毅

樂毅圍燕即燕未下。惠王不快于毅。田單縱反。問曰。毅與新王有。隙。畏誅。故緩攻。即墨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使騎劫代特。單遂設計破燕軍。

秦應侯問廉頗

秦

秦

秦王訖改趙廉頗于長平。頗持重。堅壁。秦應侯患之。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子。趙括耳。頗乃易與。且降矣。趙以括代。頗將。秦遂大破趙軍。

秦問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敗秦于河外。秦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將。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已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後。聞信陵君不聞魏矣。秦又使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

晉問張政

晉出預張吳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

聞之乃表還其新獲吳主果召政還遣劉憲代之、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故成傾蕩之勢

問殺敵將

秦昭殺李牧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與趙膠固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使趙慈顏取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姜維問殺鄧艾

鄧艾既降劉禪、祥勅姜維降時鍾會與維相持守險會之將士咸怒拔刀所石會乃辱待維等維還其印綬即蓋維知會有異志欲搆成亂因說以殺艾舉事會善故人書遂假艾表章言辭悖傲司

宋

宋世衡問殺元昊二將

馬昭遣衛瑾親執父會遂反姜維、必令盡殺諸將因自殺會、漢業會衆兵作亂格殺姜維爭先殺會

宋問殺公孫表

魏吳斤公孫表等共攻宋虎牢毛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宋遣人說吳斤云表與德祖連謀斤殺之、告魏主使人夜就帳中殺之

周問殺斛律光

周章孝寬欲問齊斛律光乃密為誣曰百井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斛律木不扶自舉令謀傳之于鄴祖與周情通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院舌老母不得語使人奏之祖與陰合

因解之齊王乃殺斛律光

史思明問殺李處崇

唐史思明反引兵過魏州崔光遠使李處崇拒之戰不利遂趨城賊進至城下揚言曰虜豎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遂斬處崇

李希烈問伊慎

唐曾王早擢牙將伊慎為大將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既反恐慎為已患遣慎七屬甲詐為復書墜之境上主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新慎會江賊入寇早使慎擊之以自贖時元

宋神世衡問殺元昊二將

元昊二將曰野利王天都王頗為宋惠神世衡欲問殺之見王嵩

宋

宋世衡問殺元昊二將

城朴乃厚遇之使之為間以璫書縫嵩衣中或云雖臨死切勿與人看又以畫策一枝通一個使持遠天都天都怪之以達元昊吳命嵩至嚴鞠之無他語命斬之嵩乃大呼曰我負將軍矣吳知急命遍搜之得璫書乃執宋都歸順中國書吳使二人同嵩至宋以觀虛實世衡知之詐認為宋都使而伴責其與信且與之約使歸報吳殺天都世衡又刊文于版以祭天都內述二將同心歸順之意焚而不盡使元兵得之以與吳果并殺野利王

明胡宗憲問殺陳東

海賊徐海與黨陳東葉麻為寇胡宗憲聞葉與海以爭女子有隙遣謀就海諷縛葉麻以出陳東尚留教遣謀持簪環遺海侍女月

夜說海縛束又使謀語海縛束以謝朝廷海許諾果并縛束

開羅敵將

陸遜問羅遜式

陸遜聞魏江夏太守遜式能頗作邊害假作谷式書置界上曰得報懇惻知與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已家呈來書表聞遜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懼羅是式遂免羅

尚結贊問李晟

吐蕃尚結贊入寇欲以計去唐良將李晟馬燧潭城入鳳翔境禁橋掠城城中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張延賞等

事機

卷十四反間

四

因騰謫于朝嚴遂羅統又求和于燧燧為之請于朝復請城會盟伏兵劫之獲燧僞命謂曰吾在阿曲若侍中渡河掩之全軍沒矣今蒙力得歸奈何拘其子孫與官官俱文珍等歸燧亦羅副元帥都度使

間起敵黨

陳平問亞父鍾離昧

漢王與陳平金行反間問項王臣亞父鍾離昧等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土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荊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陳平為太宰具進而伴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微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亟攻下荊陽

羽不聽亞父怒疽發背死

曹操問韓遂

漢馬超韓遂等反曹操自將擊之遂請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于是交馬語移時村手歡笑無一言及兵爭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操遂與刻日會戰大破之

高歡問爾朱氏

魏高歡討爾朱氏爾朱氏世隆憂之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後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惑徘徊不進引兵南適

韋孝寬問段琛

事機

卷十四反間

五

東魏段琛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為南兗州刺史惠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書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婦款意又為落爐燒迹若燈下書狀還令謀送與琛營琛得書果疑琛于道恒有所經畧皆不見用乘其猜阻襲而擒之

慕容廆問高句麗

晉崔琰除說高句麗說氏宇文氏三國合兵伐慕容廆于棘城廆聞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

李世民退突厥

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入寇李世民詰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

和親何為負約○又遣騎告突利曰○爾與我有盟○有急相救○何無香
火之情○世民又前將渡渭水○頗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
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不須渡○引兵稍却是後○世民乘雨
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筋膠俱解○吾居居人食刀與犀利
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又
遣人說突利○突利來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退○

荆南高季興開高郁

楚主殷用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強○隣國皆疾之○唐懿宗入維○殷遣
其子希範入貢○懿宗曰○此間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
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郁乃左遷○郁為行軍司馬○

兵機

卷十四 兵機

六

明于謙論回達兵機○
也○先通京師于謙乃請檄檄潛還虜營論回達兵機有餘擒也○先
獻者賞萬金封公虜知有條引去○

王守仁問李士實

宸濠反○王守仁集兵定謀攻南昌○即傳檄罵賊○遣人密書與賊○
腹李士實等若有約為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
士實等勸賊去安慶○直趨南京○或徑出新黃趨京師○皆不聽○守仁
進兵攻破南昌○賊解安慶圍○回顧巢穴○遂破擒之○

間敵使自相圖

蕭王間殺李執

漢更始將朱鮪守雒陽○蕭王以馮異拒雒陽○異遣執書勸令歸附○
執乃報異書不復與爭鋒○異以白王○王後告守尉當警備者朱鮪
而已○鮪聞之使人刺殺執○執是城中多降○

光武料殺馮恃

鄧禹遣馮恃宗欲守拘邑○爭權相攻○恃殺欲因反○禹遣使以聞帝○
問恃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因報禹曰○縛馮恃者必黃防也○
乃遣宗廣持節降之○黃防果執恃將其眾歸罪○

諸葛亮速孟達反

蜀將孟達降于魏為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後連吳蜀潛為中
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慮其為患○知達與魏太守申儀有隙○

亮欲使其事乃達郭模詐降過議因漏泄其事達聞其謀漏將舉

卷十四 兵機

六

兵司馬懿先以慰諭而隨兼行討之○
隋楊素使斬高智慧○

高智慧等反楊素破之於浙江東岸遂逃入海素泛海登至泉州

賊帥王國慶自以海道艱阻而不設備○遂棄州走○素分兵追捕○
說國慶斬智慧自贖餘黨悉降○

崔安潛問殺賊衆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時寇盜橫溢○安潛出錢購盜榜其上曰○
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
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我榜

何不捕彼以來既為所先死復何難立命給告者錢而副盜于市于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他境

唐朱全忠問李存信

唐李克用遺李存信假通于魏以救克用朱全忠使人謂魏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夜襲之存信軍潰

宋齊瑋問殺賞棟丹

西羌喃厮羅賞棟丹所殺等謀內寇曹瑋陰結厮敦解寶帶與之厮敦感激求自效瑋令斬賞棟丹後十日果以其首來

岳飛問劉豫

金人立劉豫為帝岳飛知豫結粘沒喝而兀術惡豫會軍中得兀術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

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復問齊許我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希緩死即說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術事因謂謀者曰我今貸汝遣汝至齊問舉兵期投封蠟書到肢約書戒勿泄謀還以書示兀術大驚馳白金王還豫

菊兒可汗問亦刺哈

蒙古太祖求親于克烈部主可汗主可汗不許太祖謀之菊兒可汗聞之往說主可汗之子亦刺哈言太祖將行不利于主可汗亦

刺哈信之遂以兵焚太祖之牧地太祖帥衆與主可汗戰大敗之胡宗憲問殺徐海

海賊徐海連殺葉麻陳東諸酋長洵海內亂海以有功入款謁胡宗憲宗憲慰撫之佯令白擇便地居得沈家庄因計曰海與陳東黨仇沈家庄故東西兩處中縮河為壑宜說海以西庄居東黨而自居東庄今謀論海海如言又令告東黨曰海約官兵勒汝東黨果疑遂相閉固乘之四面大攻海窘投水死

問止敵兵

燕代說羅白起兵

秦既敗軍于長平韓魏恐使燕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而武

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乃奏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趙六城而罷兵

張良使項羽無西意

漢王還定三秦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蘇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劉曜擊麴允

劉曜寇晉圍北地麴允救之曜使反問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

田承嗣問李正己

唐李正己等討田承嗣承嗣歸境內戶口甲兵數帑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遠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宜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諸道兵皆不敢進

宋郭倪等問金使

金主聞宋將見伐以僕散揆為宣撫使于汴宋郭倪誘虹縣民蘓貴為間言于揆曰宋不增戍本虞他盜且兵皆白丁旬畏糧糈窮威饒疲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遂命僕散揆司問敵使敵

蘓秦欲散齊而為燕

蘓秦為詳罪于燕而奔齊齊王以為客卿秦說齊王萬宮室大苑囿以明德意欲以散齊而為燕

司馬昭反問諸葛誕

魏司馬昭圍諸葛誕于壽春誕欲兵敗閉門自守求救于吳吳乃縱反間言吳救方至昭之大軍走食勢不能久誕益寬心恣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昭拔壽春

問絕敵和

晉文問曹衛絕楚

楚圍宋宋告晉晉以楚始汙曹而初婚于衛乃伐曹衛楚果救之而不克楚師歸楚將子玉請兵于王王與之六卒子玉使宛春來請復曹衛而後釋宋晉拘宛春于衛而執曹衛以復國于吳曹

衛絕楚

宋齊丘問晉

晉主石敬瑭事契丹甚謹契丹遣使如南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壖潛遣人殺之欲以問晉

周荆罕儒殺契丹使

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周荆罕儒殺之自是契丹與唐絕

問人使叛

魏公叔問吳起去

田文死公叔為相尚公主而害吳起其僕曰起易去也起為人即

廉而喜名

君先與武侯曰吳起賢人也侯國小而又與秦壤界恐其無留心也侯曰奈何君曰試延以公主有留心則受無留心則辭矣君因召吳起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後日必辭公叔從之起果見公主之賤魏相也乃辭公主武侯起之起懼得罪遂去楚

王猛問慕容垂

燕吳王垂及子令奔秦秦主堅禮之秦遣王猛伐燕猛請令秦其軍事將行造黍飲酒曰卿何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雒陽路垂新絕使許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逃此以逃死也令王猛疾人如

如秦秦主亦難知吾今還東汝可速殺令乃奔燕軍猛表令叛

其垂懼而出走

問敵黨使附已

先軫問齊秦

晉文公欲與楚戰以救宋而齊秦未助先軫曰使宋舍我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齊君而分曹衛之用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遂敗楚師

趙問擊智伯

智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襄子使張孟談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陰與約期共滅智伯

陳珪問呂布絕表術

表術

十二

表術遣使以符告呂布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曾公奉迎天子輔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女已在途布乃遣還絕婚使陳珪詣曹操

呂布問韓暹等背表術

表術稱帝遣張勳與韓暹楊奉少騎攻呂布布用陳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表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除害還奉大喜從布遣軍並攻勳營勳等敗走

司馬昭許使吳將降

魏司馬昭聞諸葛誕于壽春吳使全惲等救誕乘隙突入城會惲兄子輝等討罪于吳奔魏昭詐作輝書告惲等謂吳中怨惲等不能救壽春欲盡誅各將家故逃來歸命惲等遂帥其眾山降

用問救難

楚新尚問鄭袖

楚懷王因張儀欲殺之儀與楚娶人新尚善尚謂王之幸姬鄭袖曰秦王甚愛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泣于王曰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毋俱還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

陳平解白登之圍

表術

十三

漢高帝自將擊匈奴冒頓縱兵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用陳平計使畫工圖美人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此今皇帝因阮欲厭之閼氏畏奪已寵聞其一角得出

兵機類纂卷十五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明父輯
同祀 吳忠葵腹階父校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晉法制敵

斷精破敵

朱超石破魏兵

晉劉裕將水軍伐秦魏主嗣遣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以
數千騎隨裕而行晉朱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
之四面來薄弩不能制超石斬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鉞鉞之
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

宋蕭統破魏兵

武都段熲和擊宋蕭統之魏主統與熲相接熲以矢射之
表厚甲子不罷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鉞之魏兵
人斬獲甚衆

短兵破敵

薛烏枝鳴克華氏

薛烏枝鳴克華氏以敗宋薛烏枝鳴克華氏用少其如魏兵
如去備遂以短兵擊華氏華氏大敗

侯景破慕容紹宗

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命戰士皆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陣

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

唐王晏球破王都

唐王都及奚契丹助之與王晏球戰晏球集諸將較令之曰王都
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換去弓矢以短兵
擊之回首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
袖鋒破敵

爾朱榮破葛榮

魏葛榮圍鄒列陣數十里其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
營將三人為虞虞有數百騎揚塵鼓噪又勦軍士各置袖棒一
置馬側至戰時處處騰逐不聽新報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勇士所
向衝突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裡合擊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縱
其所之擢其渠帥量才授任

樂箭驚敵

漢耿恭驚匈奴

北匈奴攻耿恭於金蒲城恭以蓋樂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
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而擊之
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破石制鎧

晉馬隆制賊鉄鎧

馬隆西討樹機能且戰且前或與道要破石賊負鉄鎧行不得前

隆卒悲拔犀甲無所當得賊咸以為神
折行馬為兵

遼耶律仁先殺太叔重元

契丹主回於太子山太叔重元及重元子涅魯古犯行營惟殺耶
律仁先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仗帥官屬陣而拒外道衛卒死夫
等與戰射殺之

晉馬隆平涼州

解車充髮樹機能陷晉涼州馬隆募勇士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
者得三千五百人西渡溫水隆以山路狹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
施於車上轉戰而前尋至武威降萬餘落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

州平

筒鞭發矢

金強仲射蒙古

蒙古圍金雄陽金強仲兵范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
為四以筒鞭發之

繫戰于馬

晉王瑚斬馬成

晉長沙王又會帝與成都王穎將諸將馬成戰於建春門又司馬
王瑚使數千騎繫戰於馬以突成陣成軍亂執成斬之機軍大敗
羽手為矢

漢陳球擊賊

漢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
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

揚灰破敵

漢楊璇破賊

漢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緋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
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燬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
鉦鼓鳴震羣盜駭散

錢傳瓘破吳兵

吳越錢傳瓘擊吳吳彭彥章等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來風而通傳
瓘引舟過之既過自後隨之吳人回舡與戰傳瓘順風揚灰吳兵
不能開目遂破之

散且破敵

錢傳瓘破吳船

吳越錢傳瓘與吳彭彥章等戰於狼山及船相接傳瓘散沙於
已船而散豆於吳舡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仆因縱火焚其
船吳兵大敗

畢再遇制金馬

畢再遇嘗引金人與戰佯敗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

以香料所糞之豆布於地上復前搏戰又俘敗走金人追逐馬饑聞香豆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大敗

木履去刺

司馬懿追諸葛亮

諸葛亮卒於五丈原長史楊儀結陣而去司馬懿追之關中多落懿使軍士三千人背著軟材木履制皆平底前行開道落懿悉著於履狀後馬步俱進退至赤岸

牛羊塞巷

石勒執王浚

石勒欲襲王浚於薊州先折節上表使既無備又期親上尊號乃

新載

秦書卷之九

五

軍達易水浚將佐請擊之浚不聽勸晨至薊北門者閉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假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遂升其廳而執浚殺之

火牛破敵

齊田單敗燕

燕人攻即墨田單偽約降又收金令富室饒發將期降時無殘妻擊其軍蓋懈乃收城中牛千餘為絳繒衣画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夜鑿城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隨之牛尾焚怒而走燕軍燕軍夜大驚火光炫耀視之皆龍文所觸盡以壯士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

敗走遂殺其將而復七十餘城

蒙虎皮勝敵

公子偃敗宋

宋閔公伐魯公子偃自雩門蒙皋然而先犯之大敗宋師

晉臣破楚

晉文公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子上將右晉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齊房伯玉驚魏馬

魏主攻南陽房伯玉拒守宛城東南有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

新載

秦書卷之九

六

蒙羊皮破敵

唐王處存復取易州

唐虞龍裨將劉仁恭克易州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

發驚亂敵

李愬擊發驚亂軍

唐李愬雪夜襲蔡州城時四鼓城旁皆發驚亂愬令擊之以亂軍殺城中無一人知者

哨鴿發伏

夏人哨鴿起伏

夏趙元吳與宋師戰○倂○北○宋○師○退○之○至○好○水○川○宋○任○福○等○將○戰○於○
道○傷○得○數○銀○泥○合○發○之○乃○懸○哨○家○錫○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
是○夏○兵○四○合○既○戰○夏○人○忽○樹○絕○老○旗○左○麾○右○伏○兵○起○右○麾○左○伏○兵○
起○自○山○背○下○擊○福○等○戰○死○

青莨昇舟

明廖永忠伐明昇

廖○永○忠○伐○明○昇○抵○瞿○塘○山○峻○水○激○蜀○設○鉄○索○飛○橋○據○關○永○忠○遣○
人○昇○小○舟○衣○青○簑○魚○貫○行○崖○石○草○木○間○往○上○流○度○已○至○下○流○皆○鉄○
裹○缸○頭○置○火○砲○水○陸○齊○發○上○下○夾○攻○焚○三○橋○斷○鉄○索○大○破○明○昇○
羈○帽○潛○賊○

沈希儀竊賊

明沈希儀竊賊

沈○希○儀○將○右○江○時○欲○驚○賊○常○以○風○雨○寒○夜○察○賊○所○止○散○遣○人○
砲○衣○羈○帽○與○草○色○同○潛○賊○巢○中○夜○舉○砲○以○驚○之○賊○妻○子○驚○奔○多○聚○
凍○觸○崖○死○

攬地龍陷敵

明郭登制大同虜

郭○登○守○大○同○初○可○戰○士○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
兵○數○萬○人○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為○攬○地○龍○飛○天○細○鑿○溪○
壑○溪○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
頃○刻○十○餘○里○皆○陷○

車營禦虜

明余子俊經營宣大

余○子○俊○總○督○宣○大○上○邊○事○曰○諒○看○大○同○山○川○平○曠○宣○府○一○半○相○等○
車○戰○為○宜○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輜○用○步○軍○十○人○駕○拽○行○
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之○空○缺○用○鹿○角○柝○補○塞○範○械○不○勞○
馬○駝○乾○糧○不○煩○自○費○與○虜○對○壘○則○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我○用○銃○砲○
可○三○四○百○步○如○虜○分○掠○則○或○遇○其○驕○或○擊○其○惰○前○項○車○營○亂○便○策○
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守○邊○簡○易○之○法○也○遂○造○戰○車○數○千○輛○
練○武○圖○以○教○士○

編筏為絲

明沈希儀編筏為絲

為○浦○賊○行○剽○歸○都○指○揮○沈○希○儀○欲○扼○之○而○灘○相○去○數○里○皆○可○渡○賊○
欲○使○賊○舍○廣○就○狹○乃○伐○岸○竹○編○竿○編○竹○以○為○絲○須○刻○成○數○百○旗○攬○
於○濶○處○疑○賊○賊○果○趨○狹○處○而○伏○銳○敗○之○



兵機類纂卷十六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明父
同題 吳志葵聖階父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

破敵騎陣

岳飛破李成

岳飛討賊李成於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列騎江岸。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亦何能為。果鞭指。王贊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指牛泉曰。爾以騎兵擊其步。令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

宋徽

卷十六 破陣

岳飛破拐子馬

金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革索。三人為聯。稱曰拐子馬。時以拐子馬第五千追郾城。岳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大破之。

宋楊沂中破拐子馬

金兀朮陷宋廬州。劉錡會楊沂中王德瑩之。金人以拐子馬進。王德瑩率衆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敵遂大敗。

明康茂才破寇文明

徐達取高淳。元將寇文明用拐子馬拒王師。康茂才曰。此古法也。

破之不難。因分兵三千衝之。令士持鎗立陣前。以中其馬。弓弩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敗。

破敵象陣

宋宗慤破象陣

宋伐林邑。林邑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遂克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

劉方破林邑

隋劉方經畧林邑。林邑王來巨象四面而至。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顛墮。以弩射之。林邑大敗。

宋徽

卷十六 破陣

明沐英破思倫發

思倫發衆三十萬。象百餘。寇定遠。沐英選卒三萬拒之。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衆二十象來戰。誠交刃獲一象。還。英曰。吾知賊不足破也。破賊之術。多置大銃。神機箭。令吾士作三行。俟象近前行。箭銃齊發。未還二行繼之。三行者又繼之。象必驚走。大軍乘之。必破矣。果如法破之。

明張輔破安南

張輔既以雲梯登安南峻城。賊復巷戰。列象陣。輔令盡擲象馬。神銳翼之。象退。奔官軍。長驅賊奔走。西都聞之。亦逃入海。

明張輔討陳季擴

張輔既平交趾賊陳季擣須反輔討之賊設象伏以俟輔偵知之
戒先驅曰一失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
乘之遂擒季擣交趾復平

破大牛陣

宋明鑑鎗刺火牛

胡鑑討貝州王則鑑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即南城為地道遂
壯士夜半緣地道入城賊衆登城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
攻賊賊大潰開門遁走追擒之

宋王德發失破火牛

王德討水賊卽青諜言青將用火牛德命合軍持鎗陣始交萬矢

破敵戰車

齊發牛皆逆奔賊衆鐵青自縛請命

破敵戰車

崔乾祐破唐兵

唐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翰以健車爲馬爲前驅賊以
衝賊時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徑車之前縱火焚之相
隔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安自相殺謂賊在烟中張射之日暮失盡
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潰

安守忠破房琯

唐房琯將兵復兩京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
用牛車二十來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入高

大亂死傷四萬餘人

破敵戰車

孫權破黃祖

孫權西擊黃祖祖橫兩策衛挾守河大船繫於千弩交射軍不
得前權將黃蓋等將敢火士乘大舡突入策衛裡以刀斷絙策衛
乃橫流大兵水陸並進擊斬之

晉周訪拒桔槔

周訪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舡艦訪作長岐根以拒之桔槔不
得乃害

宋垣護之斷連艦

垣護之以百柯拒石濟魏人戰艦連以鉄鎖三重斷河絕續之還
路護之每至鉄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柯

陳侯瑄敗王琳

梁王琳伐陳率舟師東下直趨建康陳侯瑄發拍擊艦以牛皮冒
蒙衝小舡觸之琳軍大敗

陳吳明徹敗水軍

陳華皎叛與吳明徹持飯與周梁水軍順流來風而下明徹募
中小艦多賞之金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皆盡狀後以大艦
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江中

隋楊素破陳艦

楊素率水軍伐陳陳呂仲肅據荊門延洲素遣五牙四艘以拍竿破其艦遂破之

唐高仁厚擊賊莊

賊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高仁厚討之募善游者鑿其底相繼皆沉又遣兵於要道邀擊且招之衆執秀昇行從遂降

唐李紹榮焚梁連艦

梁王彥章攻唐楊劉唐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以火棧焚其連艦彥章走保楊村唐兵追破之

晉李建及還賀瓌

梁賀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竿懸藤艘十餘艘蒙以牛羊設睥睨戰

兵機

卷十六 破陣

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李連及還散兵士三百人披鎧操斧乘舟入藤艘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甕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藤艘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瓌解圍去

漢蘇章破楚艦

楚王馬殷以水軍擊漢蘇章救之至賀江沉缺絕於兩岸作巨輪挽經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倂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經焚艦不能遁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遂遁去

吳權敗南漢兵

漢主龔道子弘振率戰艦攻交州吳權先於海口多置大楸銳其

首冒之以鐵造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造弘振逐之頃史潮落艦碍鉄機不得返大敗溺歟

宋韓世忠戍金舟

韓世忠忠禦金兀朮於江中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鉄綆繫大鈎援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大敗之於江中金人自是不敢渡江矣

閩人為元朮破海舟

韓世忠以海舟敗金兀朮於江中兀朮募得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板鋪之穴舡板以權漿乘風忽則出宋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言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鑿渠三

兵機

卷十六 破陣

六

十里且用方士計利白馬馴婦人自割其額祭天日次日風即止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焚其若蓬世忠師遂大潰

岳飛平楊么

岳飛討楊么公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棹于官舟迎之輒碎飛伐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派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近則草木壅積舟輪碍不能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機張牛車以焚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計窮赴水或餘酋皆降飛親行諸砦撫慰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

元阿朮燒宋舟

宋張世傑師次焦山。今以十舟為方。破江中流。示以必死。元阿朮選善射者。以火矢攻之。蓬橋俱焚。宋師死者數萬。

破錢浮圖陣

宋劉錡破金

劉錡與金兀朮戰於順昌。方大戰。兀朮兵皆重鎧甲。持鉄浮圖。戴鉄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用拒馬擁之。還不可却。官軍乃以鎗挑去兜牟。大斧斷其鎧。碎其首。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十六終

卷十六 終

七

兵機類纂卷十七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罷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圖攻

大攻破敵

漢皇甫嵩擊黃巾賊

黃巾賊波才圍皇甫嵩于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以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具食。田單之功。可成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

宋

卷十七 大攻

中敗謀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

周瑜破曹操

孫權以周瑜等與劉備同拒曹操。操于赤壁操次江北。船相接。瑜將黃蓋取開艦載荻灌油。果以惟慢預備。走舸繫于其尾。詐遣操書約降。乃乘風俱進。操軍皆立觀。蓋降於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大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追至南郡。操軍溺死者大半。

吳陸遜攻漢

昭烈帝自伐孫權。連營立數十屯。陸遜先攻一營。不利。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乃教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賊軍死者萬數帝夜近驛人自擔燒鏡鎧以斷追路僅得入白帝城

慕容翰焚宇文氏

宇文氏大人惡獨官攻慕容庵庵子翰請以奇兵于外伺其間而擊之庵從之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

劉毅等破桓玄

晉劉毅等討桓玄毅兵不滿萬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劉道規曰夫決機兩陣持權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劉毅等從之衆風縱火銳進爭先玄衆大潰

其機

卷十七 六攻

二

晉劉裕敗盧循

劉裕擊盧循循及徐道覆帥衆塞江而下裕山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于西岸先備大具裕以勁弩疾射急用風水之勢以截之循艦悉至西岸岸上軍投火循及道覆兵大潰

晉杜慧度焚盧循

盧循奔交州至龍編津杜慧度與循戰擲堆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

魏奚康生勝齊

魏主宏自將攻鍾離齊人赴斷津路奚康生縛筏積薪曰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齊蕭衍解義陽之圍

魏劉泉等攻義陽蕭衍救之聞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黎明城中望見援軍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

梁韋叡勝魏

魏攻鍾離韋叡救之擊郢陽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三月淮水暴漲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陸洲上軍列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甚死士拔柵砍橋條忽俱盡軍士奮勇魏軍大潰

杜伏威燒隋軍

隋宋新討韋丘杜伏威與戰陽收引顯衆入茂華中上風縱火類衆皆燒死

卷十八 六攻

三

張須陁擊盧明月

隋賊帥盧明月軍祀阿張須陁邀之相持十餘日須陁乘柵而進使羅士信秦叔寶伏葭華中明月帥衆追之士信等馳至賊柵內縱火焚其三十連柵明月奔還須陁回軍擊破之

唐太宗克遼東

太宗攻遼東時南風急乃進銳卒登衝竿之末焚其西南樓大燭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克之

魏元忠等擊李敬業

唐李孝遠等討李敬業阻淇拒守魏元忠曰風順拔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疲倦陳不能整孝遠遣擊之因風縱火敬業

葉大敗

唐李唐擊道州賊

李唐攻賊帥蔡結于道州。唐曰：望所恃者山林耳。乃因風燭林，光燭天地，群蠻驚動，遂拔道州，擒結。

宋潘美破漢兵

宋伐漢，進至廣州。漢兵堅壁以待，潘美曰：彼縛竹為棚，攻之以火，彼必潰。師以銳師擊之，萬全策也。遂命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棚，及夜萬炬俱發，漢兵大亂，美揮兵急擊，大破之。

明俞通海敗陳友諒

陳友諒憤安慶之敗，盡銳圍南昌，上率衆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掉七漁舟載葦置火，藥入鼓水寨焚其戰艦，百艘賊稍退，時通海深入鏖戰，久不見意，其戰少頃，飄飄遠去，數舟傍我師大喜，皆奮前，大敗賊，賊拔水寨去，友諒退保鞋山，中流矢而死。

葉大敗

葉大敗

葉大敗

葉大敗

葉大敗

葉大敗

葉大敗

葉大敗

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掉七漁舟載葦置火，藥入鼓水寨焚其戰艦，百艘賊稍退，時通海深入鏖戰，久不見意，其戰少頃，飄飄遠去，數舟傍我師大喜，皆奮前，大敗賊，賊拔水寨去，友諒退保鞋山，中流矢而死。

明廖永忠敗陳友諒

太祖伐陳友諒于湖口，廖永忠乘風縱火，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勢如游龍，聲振山海，大捷。友諒移舟去，永忠邀其歸路，友諒北。

明任文定擒家康

寧王取退保樵舍，王守仁謂提賊非人，不可以其事，屬任文定，文定乃置父器藏于舟，會西南風起，遂移舟近賊，諭時人燬賊迫登。

別舟易衣，竄文定，執銳先登，生擒之。

破敵火攻

東魏張亮獲橋

高歡拒魏師至河北，魏人退軍，遼上衆大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大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侯景以計救火

東魏段韶擊侯景，韶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人不復燃。

尉遲運退縱火者

葉大敗

葉大敗

葉大敗

葉大敗

葉大敗

周主邕出，宇文直帥其黨襲肅章門，縱火焚之，尉遲運留守，乃取宮中材木，林檎以益火，油灌之火，轉熾，直不得進，乃退，運率兵擊殺之。

高顯退火戰

周高顯討尉遲運，顯于沁水為橋，迎于博於上流縱火，抵顯，顯為土狗以禦之。

李光弼擊史思明

李光弼軍河陽，史思明欲燒浮橋，光弼先時有尺長竿，巨木承其根，杪裹鉄，又置其首以迎大船，而久之船皆不得進，頃吏自焚盡。

馬燧止火

馬燧等討回悅。燧引軍趨魏州。悅帥步騎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悅軍至。火止。氣衰。燧舉兵擊之。悅兵大敗。

唐辛讓焚賊艦

辛讓自泗州迎糧于揚州。賊密布檣以塞淮流。又縱大船送之。讓命以長人托過。命勇士乘小船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鎗揭火。牛焚之。賊遂潰。

蜀張武拒火船

荆南高季昌攻蜀。張武拒火船。張武奉鉄鉞拒之。船不得進。焚溺甚衆。季昌遁還。

宋張世傑拒火舟

張世傑於崖山結大船。破海中。奉帝居之。元張洪範以舟載羊。沈沃以膏油。乘風縱火焚之。宋船皆塗泥。縛長木以拒之。遂不能燃。

宋孟宗政破金

金以攻東陽。孟宗政拒之。金人選精騎百道俱攻。運草葦欲焚園。樓宗政先燬其樓。致無所施。

兵機類纂卷十八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鄉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韓信擊龍且

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救齊。與漢軍夾淮水而陣。信夜令人沙壘水上。旦半渡。擊且陽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壘。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擊殺且。

齊垣崇祖破魏

魏攻齊壽陽。齊垣崇祖欲治外城。堰泥水以自固。衆不可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旋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成櫓矣。乃於城西掘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虜見城小。以可取。必戮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沫。虜兵絕人果。小城崇祖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遂退走。

李世民收黑關

李世民擊劉黑闥。營于洛水南。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使人堰水。侍戰而決之。黑闥率騎渡水。戰數合。先近餘衆。猶戰守。史決堰。水衆大潰。黑闥奔突厥。

唐朱瑾敗龐師古

唐米全忠將廣師古楊行密營于清口行密與米瑒拒之師古營地汙下瑒雖淮上休以五千騎引度越其中軍士幸瑒懷拒戰水大至師古行密夾擊之斬師古

移敵沙水表

魏傳永破齊軍

宋魯康祥侵魏傳永禦之兩軍夾淮而軍傳永曰南人如夜所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深乃夜分兵為二部伏于營外又以鼓貯大器使人于腹腹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燃之是夜康祥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祥奔走趨淮水大既燒起不知所從及斬首者數千

吳米景徙梁渡淮表

吳米景徙梁渡淮表

一

吳米景徙梁渡淮表

梁以王景仁侵吳渡淮而南表其可涉之津吳米景浮表于木徙至溪湖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泣溺死者過半

引舟入水

魏將濟鑿地引船

魏王孟以舟師伐吳臨江而還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留船竹將濟濟鑿地為四五道船令聚預作土豚過斷湖水以引後船一時開過八淮中乃得還

元阿木陸地拖船

元侵宋鄆州阿木聞知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拖船入鄆湖轉而

下江其便乃克黃家灣遂耀兵鄆州潛縣下江堰破竹席地過舟陸地延行百餘里縣藤湖入江宋兵驚以為神

設釣距破敵

明楊銳脩皖城

楊銳預陳策脩皖城繕皖城寧王宸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釣距于江劍禁勿泄寇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釣距所破

鎖江拒敵

陳呂忠肅過隋船

隋楊素伐陳呂忠肅據岳峽鑿岩縱鎖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素擊之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

唐張武絕江流

唐張武絕江流

三

唐趙匡起遣水軍上峽攻夔州張武作鉄絕江中流立柵于兩端謂之鎖峽匡起攻不克

蜀張武斷江路

荆南高季興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鉄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大風起季興舟經于鎖不能進退輕舟遁去

南漢蘇章拒楚

南漢蘇章拒楚師于賀江枕鉄鉅于兩岸作巨輪挽鉅長堤以臨之伏壯士于堤中自以輕舟迎戰倖不利楚人遂之堤中挽輪舉鉅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遁去

鉄鏈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乃涉淺而渡

南詔攻唐城柵

南詔寇西川濟大渡河蠻以中軍多張旗幟常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裝破唐諸城柵

唐麗師古襲鄆州

朱全忠將麗師古葛從周攻朱瑄于鄆州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瑄引水為濠以自固師古等為浮梁夜濟瑄棄城走執之

晉李存進造浮橋

梁王贊據晉人上游楊村天河築壘造浮橋饋運相繼晉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以葦箔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

宋樊若水造浮梁濟師

卷十 水戰

六

宋樊若水造浮梁濟師

南唐池州人樊若水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歸宋請造浮梁師以取江南宋主遣人往荆湖造船數千隻又以大艦載巨竹經自荆清而下移置采石三日梁成既就北岸置兵于上順水勢以赴南岸不差尺寸大軍濟江如履平地

金僕散撥渡八疊

僕散撥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揚兵下蔡蔡言欲渡宋悉兵備之撥乃潛師渡八疊以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遂大潰

宋孟珙決潭水

孟珙圍金蔡州進過蔡潭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汝河決潭水入汝河又命實以薪蒿塞濟師拔其外城破之

元伯新設計渡江

伯新侵宋揚言取漢口渡江宋夏貴果援漢陽伯新乃遣兵襲沙湖口因以渡江宋人守陽邏拒之元阿朮誘募乘雪過江而上泊于青山磯宋人未之知黎明率眾徑渡宋人拒于江戰走之遂登岸

宋

卷十 水戰

七

兵機類纂卷十九

瑞屏大宗伯鑒定

據地利

據地利破敵

趙許歷請據北山

秦圍趙閼與趙奢救之距閼與五十里而軍秦師聞之患甲而往趙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乃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潰

劉備先據定軍山

卷十九 據地利

劉備進兵漢中與夏侯淵相拒於陽平關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黃忠乘高鼓譟攻之遂斬淵

魏徐晃據蒲阪津

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魏遣徐晃屯汾陰以拒河東太祖至潼關詔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威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徐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攻晃晃擊走之會張軍得渡遂破超等

魏賈逵奪失路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編 吳志蔡瑁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吳人誘魏曹休戰于石亭賈逵聞休已敗而吳遣人斷於石絕休歸路諸將或欲待後軍遂曰今疾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奪其心也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設旌旗金鼓以為疑兵吳人驚退險得不斷休乃得還

魏郭淮先據北原

諸葛亮伐魏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奔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龍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司馬懿使淮先據北原整未成漢兵大至淮遂擊却之

魏鄧艾據險

姜維伐魏出祁山聞鄧艾有備乃回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爭險不克夜渡渭東行緣山趨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

吳丁奉據便地

丁奉與呂據拒魏兵從山西上奉曰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而寒魏將胡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諸將解鎧去矛戟但燒鑿刀盾裸身緣堦魏人望見笑而不阻嚴禁吳兵得上即鼓譟破其前屯據等繼至斬獲無數

西魏宇文泰破高歡

東魏高歡侵西魏宇文泰帥輕騎渡渭距東魏軍六十里歡引軍未會李弼謂泰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也東十里渭

曲○可○先○提○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為○陣○李○弼○趙○貴○為○左○右○拒○
之○中○以○示○弱○欲○見○兵○少○爭○進○無○復○行○列○秦○鳴○鼓○伏○發○士○皆○奮○起○
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

唐盛彥師先入山谷

李○密○復○叛○聲○言○向○誰○欲○走○襄○城○就○張○善○相○盛○彥○師○曰○密○乃○欲○就○善○
相○若○得○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必○不○能○制○今○我○得○先○
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

後唐李紹琛據漢川

唐○郭○崇○韜○以○速○進○降○蜀○衆○別○將○李○紹○琛○至○綿○江○水○深○無○舟○楫○紹○琛○
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入○

李機

李機

李機

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為○留○數○日○蜀○人○堅○閉○近○關○
折○吾○兵○勢○延○旬○決○期○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漢○兵○得○
濟○者○僅○千○人○溺○或○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川○降○蜀○主○王○衍○

蜀龐福誠等逼官軍

蜀○主○孟○知○祥○始○仕○唐○為○兩○川○節○度○使○與○董○璋○同○反○璋○屯○閬○州○案○
門○不○守○其○將○龐○福○誠○謝○鍾○謀○曰○使○官○軍○得○知○州○非○我○利○也○遂○引○
兵○千○餘○趨○之○始○至○官○軍○自○北○山○大○下○會○日○暮○出奇○兵○于○官○軍○營○後○
前○後○夾○擊○官○軍○遁○去○

宋張興世據上流

宋○晉○安○王○子○昶○遣○劉○胡○率○衆○屯○鵲○尾○與○臺○軍○相○拒○于○漢○湖○時○軍○

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若○潛○出○其○上○固○險○而○壁○使○其○
阻○此○制○賊○之○奇○也○興○世○遂○輕○河○所○流○上○而○下○如○是○日○胡○不○
備○一○夕○風○便○興○世○舉○帆○過○鵲○尾○徑○趨○錢○溪○立○營○寨○據○之○擊○敗○胡○兵○

賈遠勝儂智高

秋○青○征○儂○智○高○既○正○輕○聞○之○誅○令○軍○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兵○未○
即○進○乃○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舖○賊○既○失○險○悉○眾○逆○戰○賈○遠○
據○山○而○下○揮○鉞○大○呼○斬○賊○陣○為○二○張○玉○將○前○鋒○突○出○陣○前○而○青○執○
旗○揮○兵○出○賊○後○大○敗○之○

宋劉子羽勸據險

宋○張○浚○使○劉○錫○及○金○妻○室○戰○于○富○平○收○績○退○保○興○州○或○請○徙○治○
李○機○

李機

李機

李機

州○劉○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
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乃○使○召○諸○將○來○會○遣○兵○拒○險○以○斷○敵○路○
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宋吳玠保和尚原

吳○玠○與○金○戰○敗○于○富○平○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
守○計○或○謂○宜○屯○漢○中○以○安○蜀○心○玠○曰○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
玠○之○後○據○我○據○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風○翔○民○感○其○道○
遂○不○輸○粟○助○之○

宋吳玠急修第二隘

元○永○範○仙○人○關○吳○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吳○玠○曰○殺○金○平○地○

潤○遠○前○陣○散○漫○後○陳○阻○隘○狀○後○可○勝○玠○急○將○第○二○臨○陣○至○敵○
極○力○攻○第○二○臨○陣○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玠○奮○曰○兵○方○交○而○退○
是○不○戰○而○走○也○吾○度○必○敵○去○不○久○矣○諸○君○但○忍○之○震○鼓○易○機○血○戰○
連○日○金○兵○大○敗○

吳璘不肯移軍陝右

金人歸河南陝西地有欲使諸將分陝而守者璘曰金人反覆難
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勇○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
直○搗○勇○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九○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
疲○漸○圖○進○據○可○也○

吳璘戰金人於山上

金人入寇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璘
與○諸○將○計○玠○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乃○夜○半○遣○仲○與○王○
牙○卿○杖○截○城○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上○嶺○寂○無○人○敵○軍○已○累○
列○萬○炬○齊○發○敵○驕○憚○璘○以○兵○掩○之○金○兵○出○戰○璘○以○疊○陣○法○更○佳○速○
戰○輕○裘○駐○馬○急○麾○之○士○殊○或○聞○金○人○大○敗○

吳璘預治戰地

金人入寇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新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
嘗○敵○敵○一○鳴○鼓○旣○士○空○鋒○躍○出○突○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
百○至○璘○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

魏勝據堰備敵

金入寇遣使招魏勝勝曰我朝仁義之師來復疆土汝主渡淮必
敗○爾○等○宜○早○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
軍○士○令○同○守○勿○出○戰○金○人○知○不○可○攻○渡○河○聚○關○後○勝○飲○兵○金○徑○趨○
城○東○欲○過○沙○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兵○不○得○過○

魏勝據孤山

海州城西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勝築重城圍山在
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窺○

明傳友德奪高冠山

傳友德復從上征陳友諒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柵城中
上○顧○問○誰○奪○者○友○德○即○率○萬○衆○先○登○一○鼓○奪○之○派○矢○中○賴○鐵○出○

魏勝

魏勝復洞勝不為沮武昌平

據城破敵

漢馮異潛據枸邑

漢隗囂反帝詔馮異軍枸邑引軍至冀來勝使王元行地將二
萬○餘○人○下○隴○分○遣○巡○視○枸○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威○而○
來○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懼○快○小○
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
城○以○還○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門○旗○鼓○行○地○不○知○馳○赴○之○異○
卒○擊○鼓○建○旗○而○出○地○軍○驚○亂○奔○走○垣○壁○破○之○

鄧艾先趨樂嘉城

丘儉作記造健齋書欲疑或大來登父即斬其使無道進軍先
趨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儉軍敗

魏王基勸據南頓

魏母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前軍王基曰今停軍高壘非用
兵之勢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邱閣計是四十日糧保堅城固積
穀先人有奪人之心以平賊之要也遂進據南頓儉等亦往爭聞
基先到乃還基是師擊儉等敗之

陳慶之死虎牢

魏楊昱弟榮陽梁陳慶之攻之未拔元天穆至士卒皆恐慶之論
將士曰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仇讐也今日

魏文貴救穎川

東魏任祥攻魏穎川宇文貴救之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今
進據穎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穎川背城
陣以待其至大破之

唐李光弼入城為儉

李光弼將兵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等與之曰汝策可取當不殺
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
山為儉梁胡騎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乃可圖矣光弼

即移軍入城史思明兵至擊敗之
唐李光弼禦賊
史思明既許州李光弼至雒陽韋陟請還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
當皆進思還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還守表
裡相應使賊不敢西侵以俟解之勢也遂據河南尹師吏民避賊
而帥軍士詣河陽思明入雒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弼
與戰賊衆大潰思明遁去

張子羽勸駐興州

張子羽從張浚於陝有議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有鉄山棧道
之險故敵未敢遠窺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遠與

明于謙渡得八城

中敵援不相關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但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
望內安全蜀之心遣官飛出關呼召諸將收其散亡分布險隘堅
壁固壘觀變而動遂自請奉命北出至秦州召諸將諸將聞
命大喜悉以衆來會分守諸險金人引去

明馬吳不與賊臨清市

楊洪既自獨石入衛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于謙謂洪曰
府垣屏不可失也使以精兵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
垣屏復固

蜀孟益邸款馬吳既破之治兵川東道賊尚盛都御史欲招諭之

請降而乞住劉臨清市空其民吳曰此蜀標侯何可委賊而自
國益治兵募豪傑賊回不敢東復漢州

據泉取勝

澤郡食其勸據取倉

項羽圍成皋漢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軍雄郡生曰故倉藏粟甚
多楚不堅守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收取穀陽據教倉之粟塞成
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裴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則
天下知所歸矣王乃據取教倉

李密說程讓發雄倉

李密說程讓取東都因遣人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
李密說程讓取東都因遣人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

備密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口倉多積粟若發粟
以賑窮之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枕戈養銳以待
營撤台四方引臂豪而資計策選曉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
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於是聚雄口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
負相屬

徐世勣謀取黎陽倉

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
矣家遺世勣聚黎陽倉恣民就食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

兵機類纂卷十九終

兵機類纂卷二十

瑞屏大宗伯鑒定

同觀 吳志葵醒階父較

雲間 張龍翼明父釋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大祀攻城

蒙古攻金汴城

蒙古速不臺攻金汴京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城樓梯
隨擊而碎金人以馬糞麥秸薪蒿固護之其勢風板之外皆以牛
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

元伯顏攻宋常州

伯顏圍宋常州投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并人以築之且殺民
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板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伯顏乃叱帳
前諸軍四面並進城遂破

雲梯攻城

宋孟珙攻金蔡州

孟珙攻金蔡州令諸軍射校分運雲梯布城下而南門川雲梯萬
眾競進城遂陷

明張輔登安南土城

張輔率眾入安南賊水陸來紅刺橋列寨俾於柵中張守隘者
即遣沐晟以兵來合與晟將而通之賊斷橋止沐晟下級重

梁西置竹刺梁外坎地以隔人馬騎曰賊恃者此城立於此處
夜四面舉火鳴角為號都督黃中街枚舉攻具懸梁薄城下以雲
梯附城守將蔡福先登遂入城

洞屋攻城

宋雷有終攻益州

雷有終討益州王均屯於城北分兵攻城三面有終命為洞屋以
進均亦對設敵樓以拒之有終遣卒焚樓均復築月城以自固有
終令卒築也乘樓以進悉焚其望樓礮石先遺東西南三塔鼓譟
進攻有終等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均突圍而遁

火焚一樓

宋

卷二十一 攻城略

袁紹攻公孫瓚

袁紹攻公孫瓚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瓚引火自焚

分苗攻城

金婁室攻陝州

宋李彥仙守陝州婁室等帥軍十萬分為十分日輪一軍攻城期
以三旬必拔彥仙食力盡城陷

地道攻城

王猛攻晉陽城

秦令楊安攻晉陽久未下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張蚝帥壯士
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初兵遂入之

鑿穿圓城

曹操攻郭

宋尚復攻宋譚留當配守郭曹操攻郭鑿穿圓城初今或而若可
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濟之廣城二丈引漳水灌之城
中既死過半後配元子榮開門納操

堰水攻城

梁章叔攻魏

章叔攻魏合泥末下取乃夜堰泥水計離繼至攻魏小城起開
高與合泥城等四面臨之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潰

乘高攻下

卷二十一 攻城略

金撒離喝攻饒風閣

宋吳玠援饒風閣撒離喝思力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不難後先者
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必
積敵更募死士緣間道自祖溪關入饒出後乘高以脚饒風諸
軍不能支遂潰

蒙古太宗攻金河中府

太宗攻河中金守將草火龍可等截故城之半以守太宗築松樓
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道並進樓樓盡力竭城陷

倚綠綠城

呂蒙等攻皖城

總行登城

齊孫書克紀郵

齊孫書伐莒。至莒郭。莒郭有寡婦。度城為紡。欲以待外攻而復夫。雖至。是投紡於城外。孫書得之。使師夜緇而登。登者六十。捷絕師。在外者鼓譟於城下。登者鼓譟於城上。莒人聞之。六鼓譟而前。莒

卷二十一 政城選舉

予謂齊師盡入也懼而奔遂克莒郛

懸布金襴

賀齊破黠賊

舟陽點賊帥陳僕等屯林厓山四面壁立孫權使其將賀齊討之
 齊募輕捷士夜于隱處以鉄戈柘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土者
 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遂大軍上攻破之

寒地洩水

魏拔虎牢

魏遣奚斤叔孫建攻虎牢。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城遂陷。

火鏟破寨

宋趙道攻晏州夷酋

宋晏州夷酋卜漏等反據輪縛大國趙適攻之不能進適遣土丁捕瑄孫數十頭來炬縛孫背募夜復遣土丁負纒梯登崖巔乃縋梯引下人人啣枚攀援緣附而上比雞鳴入及賊柵出火燃炬賊悉舍皆奔竹隙適其上火懸發官軍鼓譟破柵適望見大寇軍璜重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援亂不復能抗墮崖而死者不可勝計夷落皆降

破敵水冊

陳章昭達討歐陽純

丁未歲

卷之十

五

韋昭遠討歐陽純。事始興。純出頻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昭遠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純敗擒之。

夜斫斫營

燕主室夜製魏營

魏主空營于滹沱水北、魏主珪營南、空潛師夜濟、聚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

唐李忠臣等擒李靈曜

李忠臣等討李靈曜于汴州。田悅恃兵來援。忠臣遣裨將李靈備將輕騎數百夜襲其營。衆俱貫穿。斬數十人。還營中大駭。忠臣苦固以大軍乘之。致諍而入悅衆。潰。曜夜遁。擒之。

宋劉錡乘電光斬金營

金人圍宋順昌劉錡募壯士五百夜乘電光斬其營見者則
織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今折竹為器如市井見者
戲狀人持一以為號電光所燭皆金營止則匿不動聞火即
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戕積屍盈野

孟珙掩金人營

孟珙拒金將武仙仙愛將劉儀降珙盡得仙度軍遂將執黑
八武仙皆金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

金蒲察官奴殺武木解

蒙古武木解圍金亳州蒲察官奴夜殺守堤運卒聚其營四更
數分軍出柵外腹背攻之武木解木潰遂解

明姚廣孝叔南兵

燕王南行姚廣孝奉世子居守南兵攻城廣孝令夜隨死如城
兵又遣人分伏草莽處遠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就擒
擊敗之

不越次攻城

張良勸沛公下宛

沛公伐秦南陽郡守將戰敗走保宛沛公與之張良曰今不
下宛從後擊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從從他道還圍宛城將
乃出降

魏王拓跋珪先取信都

魏王珪伐燕使于栗磾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
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珪命拓跋
攻鄴王建攻信都自攻中山既而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
則費般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明年克之

史天澤不攻復州

宋金合謀攻史天澤于真定天澤既失城而汲之乃繕城壘立機
線為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孤寡復來寇宋師次復州宋在
以舟三千鎖湖而為柵天澤曰柵破則復州自潰急攻其柵破之
復人懼請降

元伯顏阿朮取鄂漢

伯顏侵宋既渡江議師所向欲先取鄂州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
所據上取鄂漢難遲旬日可以萬全遂趨鄂州焚其船而攻之漢
陽遂降

明徐達不擄平江

計張士誠常遇春欲從擄平江上曰賊氣壯吳興錢瑄若初兵堅
城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徐達等乃悉舟師自太湖
趨蕪湖與吳興下遂下吳江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賊
口山柵遂薄平江破之

大田固敵

吳陸抗作圍樂叛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降晉。陸抗聞之。即分諸軍徑赴西陵。救諸營更築。嚴圍內以圍開外。以禦寇。日夜催進。衆甚苦之。皆曰。何不乘銳攻。開而散衆力。抗曰。此城固嚴。足結脩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未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徑受難。何如禦之。圍始合。羊祜率部向江陵。請將威謂不宜止。此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假令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群夷。援動難言也。况江陵守固乎。羊祜晉兵追破之。而隔西陵。誅夷開族。

司馬昭不急攻壽春

魏諸葛誕討司馬昭。昭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有外寇表。殺受敵。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遜而來。軍糧必少。吾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命諸軍按甲守之。果不煩攻而破。遂拔壽春。斬誕。

燕慕容恪緩攻廣固

慕容恪用段龔于廣固。諸將請急攻。恪曰。龔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城固守。吾蓋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要在取之。不必求速。我強彼弱。無援于外。當懸壘守之。以待其斃。軍中聞之。人人咸悅。于是為高壘。深塹。以守之。龔糧米略絕。而縛出降。

慕容恪坐待敵困

河內太守呂護降晉。慕容恪討之。護舉城自守。傳頌請急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拔。然內無畜積。外無援兵。我圍遼南。坐而待之。不日必矣。毋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乃罷長圍。守之。遂拔其城。護奔黎陽。

宋沈慶之守降山嶺

沈慶之討河北山嶺。堅拒險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守之。久之。有食盡稍。請降。

唐裴奉簡圍李存孝

李克用攻邢州。掘堽築壘。環之。李存孝時出突擊。壘不能成。裴奉簡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候整成。歸晉陽。諸將非尚書教。及之。整安能阻鋒銳。耶。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遂窮。致敗。

唐王晏球克定州

後唐王都據定州。及厚主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峻。如城亦非。衛所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欲突圍。而不得出。馬讓能開門。細官軍都舉族自焚。

漢郭威緩攻李守真

威圍李守真于河中。諸將欲急攻。威曰。守真前朝宿將。機關好。且意誠。而固守不利。仰攻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先兵牧馬。

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樵薪以逼之。飛檄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紹景崇。但分兵以縻。不足慮也。乃創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循河設火鋪。荀步卒以守之。城中食盡。咸棄其離散。攻克之。守真自殺。

粘沒喝圓太原、張孝純為守、粘沒喝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圉築城環繞分人防守及粘沒喝還雲中、銀木可為鎖城法以圉城中、自是內外不通、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

蒙古圍宋季全于青州蒙古築長圍夜布拘砦全糧援路絕窮迫

遂降、

明徐達常謁春薄平江達營于葑門分兵營諸門築長圍架木檣與城中浮屠等別築壘三層曰欽樓卞瞰城中又謀裏陽砲以塞之卒破其城

司馬懿索公孫淵

自馬懿寧公孫淵、直趨襄平、進圍之。大霖雨、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下令言、徙者斬。都督令吏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格、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睦問故。懿曰、自蔡京師不

漢東海王請緩圍

漢城宮圍。我軍。位于原武城。不下。士卒死傷。衆議宜重其購賞。獨東海王曰。賊丞相。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梅欲亡者。似外國。急不得走耳。宜小縱。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乃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巨等。

考權

十

朱爲攻黃巾賊韓忠不克登土山望之曰賊今外圍周圍內營逼
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我也不知微圍忠見圍解勢必自
出止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爲彼斬之

劉江設伏敗望海場之倭。除賊奔空堡中。官軍擁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擒斬甚衆。

昔法惡倡諸部夷立寨僭號馬吳破降其衆獨青山寨不下吳曰此固絕高水道可下也遣兵拔衆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絕南方圍降吳遣兵從後追執普法惡誅之

兵機類纂卷二十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同魏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聞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吳志葵聖階父較

吳志葵聖階父較

吳志葵聖階父較

吳志葵聖階父較

吳志葵聖階父較

吳志葵聖階父較

魏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衝車臨城都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
燒灰又以繩連石磨登其衝車衝車折亮又以井欄百尺以射城
中以土凡填整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以禦之陳兵乃退

宋竺愛守東陽

竺愛守東陽城魏叔孫建為樓車攻之愛遣人從地道中出以
大繩挽之令折救兵至引還

宋臧質守盱眙

魏主自將攻盱眙臧質拒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經
數百人唱呼引之軍不能還既夜經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

梁羊侃守臺城

侯景圍臺城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作木驢百餘攻城城上投石
碎之景更為尖頂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薰擲而
下以焚之

張巡守睢陽

賊將尹子奇攻唐睢陽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餘於其上推
之臨城欲令騰入張巡預於城階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火
木未置鉄鉤鉤之使不得過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過一穴
中出一木未置鉄鉤鉤之使不得過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過一穴
木置連鐵大銀板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

唐朱泚反攻奉天造雲梯萬餘數大上亦以士五百軍城迎其所
來擊地道積薪當火以待之賊推雲梯上施濕繩懸水囊火炬天
后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會雲梯輟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火
從地中出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須臾之頃雲梯及壯
士皆為灰燼

唐盧耽守成都
南詔攻唐成都蠻合梯衝四面攻之盧耽等于城上以鉤縲挽之
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楊慶復帥突將殺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蠻
乃退去

吳越孫瑛破洞屋

淮南徐溫遣周本攻吳越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將孫瑛置輪於
竿首垂鉤投難以揭之攻者殆盡露

宋李綱燒金雲梯

金人攻宋通天景陽門李綱已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隨金人

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近者以手扼木攀之遠者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子弩坐砲拒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組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數千級

宋吳璘守僊人關

金兀朮等攻宋吳璘於僊人關以雲梯攻壘璘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金人守汴城

蒙古速不臺攻金汴京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窟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金人以鉄鉤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遂無迹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

宋杜果守廬州

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物知不可取講和乃還師

宋杜果守廬州

蒙古察罕軍圍宋廬州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備杜果極力守禦蒙古集壩高於城樓果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為煨燼

明楊銳燬濠濠敵樓

濠濠反攻安慶城為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欄橋外持鈞距大呼楊銳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樓燬灰者不可計

明楊銳燬濠濠木棧

濠濠攻安慶結不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楊銳偽以大將軍砲向

寇廷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寇衆解體拒敵攻具

韋孝寬拒高歡撞車

東魏高歡圍魏玉壁歡以攻車撞城韋孝寬縱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大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鈞遙割之

吳越孫瑛守蘇州

淮南徐溫遣周本攻吳越圍蘇州吳越將孫瑛守之砲至則張網以拒之

毀攻城船

魏王思政鈞敵船

東魏劉豐生等攻魏王思政於潁川堰洧水灌城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暴風飄船向城城上以長鈞牽船弓弩亂發二人皆死

宋李綱碎金人船

金人攻宋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士二千八列布揚子馬於城下大船至摘以長鈞投石碎之

砲擊攻者

李光弼還史思明

唐史思明敗太原李元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斃二十餘人賊乃

遇營於數十步外

金強仲守雄陽

蒙古圍雄陽金強仲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戰士數百往來救應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之外所擊無不中蒙古不能拔乃還

岳飛破蒙古

蒙古攻宋真州岳飛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飛退勇士敢營焚其虛帳蒙古兵皆去

宋杜果守廬州

宋

卷十

五

蒙古寨圍宋廬州集壩攻之杜果於中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果來而出戰蒙古敗走

宋孟宗政擊金人

金人入寇薄棗陽城孟宗政囊櫓盛沙以覆樓櫓列甕貯水以限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

開突門破敵

晉石勒擊敵

晉王浚及段疾陸春四碑文書未極等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諸將欲堅守張賓孔萇曰段氏震悍未極尤甚今來攻城必謂我不敢出戰意必懈怠空勿出以示怯勒從之衆鑿北城為穴

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極帳彼必震駭末極敗則其餘皆潰矣勒從之既而疾陸春攻北城勒不出望見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還末極遂入軍門為勒兵所獲諸軍皆退其來勝追擊所殺甚衆

唐石雄夜攻回鶻

回鶻烏介可汗侵唐振武石雄登城望見回鶻牙帳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追及破之穿地道破敵

宋毛德祖破魏兵

魏兵介等攻虎牢毛德祖於城內穴地七八丈分為六道出魏圍

魏

卷十

六

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

薛萬均等還夏

夏主寔遣德攻唐幽州兵已聚堞唐將薛萬均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

李光弼還史思明

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募軍中有小技宵配之人盡其用得善穿地道者賊為衝車土山攻城光弼乃命為地道迎之近城輒陷光弼又遣人詐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道陷或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

俘斬萬計

唐史奉敬擊吐蕃

吐蕃圍唐鹽州史奉敬自地道出彼背吐蕃驚潰奉敬擊破之

南漢吳懷恩敗知新

吳懷恩敗知新州拔之際大奔於城外以竹箬加土下施機軸

自壁中穿穴通穿中楚徐知新救之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

擊其兵懸階南漢出衆擊之知新遁

戡敵地道

魏昭昭守陳倉

諸葛亮圍陳倉為地道欲踊出於城裏和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兵幾 卷二十一 守城

相拒二十餘日亮之糧引還

魏韋孝寬邀殺高歡兵

東魏高歡圍魏王彳歡為地道十餘韋孝寬掘長壑邀之每穿至

壑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皆焦爛

宋五宗政禦金人

金人百道攻東陽五宗政守禦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陷穿

穿繞透即施毒烟烈火鼓譟以驚之金人室以濕糧析路以刺土

城額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鉗之

脩其衝距樓陷所卒不得入

梁敵土山

秦苟輔守新平

後秦姚萇反攻秦新平為土山地秦苟輔亦於內為之戰戰地

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反者萬餘

魏王思政拒守潁州

高岳等攻潁州築土山晝夜攻之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

樓堞以助防守

韋孝寬禦東魏兵

東魏高歡圍魏王彳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魏韋孝寬縛

木接樓以禦之

梁柳津前侯景土山

梁侯景圍臺城起土山稍逼城樓柳津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

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單土山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

樓柵蕩盡賊火甚衆

決水灌攻者

趙襄子灌智伯軍

智伯帥韓魏之甲攻趙襄子於晉陽圍而灌之襄子使人說韓魏

相約夜殺守隄之吏反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氏

漢陳球決水敗賊

漢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激流灌城太守陳球輒於內因地勢及

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詔度尚討擊斬之

宋孟宗政潛水限金騎

孟宗政知襄陽軍以金人迫壕而陳乃於西北濠外潛水為溝以限騎金人不能迫

燒還攻者

張巡敗李懷儼

張巡守雍丘賊將李懷儼附攻之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遂敗走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張巡焚賊磴道

賊將尹子奇攻唐睢陽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張巡潛以松脂乾葉投之使人順風持火焚之

宋紀

卷十 守城

梁羊侃斷敵以築城

梁侯景圍臺城於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中山前賊乘之垂八年侃令多擲火為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明楊銳守皖城

張濂以敵樓攻安慶不得入大怒率眾分攻吾城各首舉木為敵甚急楊銳裂方布霞紙裹藥火數千散投所蔽木上大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敵無所遁

戰還攻者

慕與根等退趙兵

趙王虎伐漢進逼棘城漢王統欲出以慕與根曰趙強我弱一舉不可復救矣今固守堅城事不濟不失於走統乃止根等日力戰趙兵大敗

宋陳憲守懸瓠城

魏主圍宋懸瓠魏人填塹而薄登城陳憲督勵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死者亦過半魏主引兵還

梁蔡道恭固守義陽

魏圍梁義陽城中不能五千人魏軍攻之晝夜不息蔡道恭隨方抗禦應手推却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而還

宋紀

卷十 守城

唐李光弼戰退史思明

李光弼將兵入常山城史思明將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射之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還

宋吳玠守渭人關

金兀朮等攻吳玠於渭人關第二隘人拔重鎧鉄鉤相連魚貫而上玠以駐隊矢連射矢如雨或者屬積望日攻西北樓玠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乃宵遁

宋劉錡射却金兵

金國宋順昌府劉錡傳城寨羊馬垣穴垣為門敵垣為障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藥以神箭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金兵乃却

宋杜果守安豐

杜果守安豐蒙古攻之全獲其器行牌杖木果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校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濠為二十七壩果分兵扼壩募壯士奪壩諸士皆奮死突戰蒙古乃去

宋孟宗政戰退金人

金人百方攻襄陽城孟宗政禦之金人摘強兵徑抵西北園接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隄殺之敗勇軍自下失擊金兵大傷接連

宋孟宗政

卷十一

十二

俄求順風燒戰棚宗政激勵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會王大臣領兵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金人遁

項開破圍

項羽潰圍

項羽敗漢及諸侯兵圍之救重羽與二十八騎潰圍出漢將灌嬰追及之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灌嬰將與其騎合為三處灌軍不知羽所在乃分單為三還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止亡其兩騎耳

霍浚擊斬向存

劉係將霍浚守護前城劉璋將向存率萬餘人攻圍一平浚兵銳

數百人何其急際選精銳士出擊大破斬之

吳朱狀擊退魏軍

朱狀鎮江陵魏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堪戰統五千人真等起土山懸地道弓矢雨注狀勵兵伺隙破魏兩屯魏幸召軍還

晉李致女破夷兵

五苓夷寇晉寧州圍城李致弱卒女秀有父風獎屬將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致荒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接擊破之

東魏慕容儼擊退魏兵

魏郭鸞攻東魏東魏剋州慕容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未開出擊

慕容儼

卷十一

十三

大破之

慕容儼破梁兵

慕容儼成郢州梁侯瑒掩至城下儼隨方備禦未聞出擊大破之

宋孟宗政擊金人

金人圍宋襄陽固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鉤鉗月餘金人則大吹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而遁

灌冰凍城

司馬楚之伐柳灌冰為凍城

魏王襲秦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入營覘視刻以為信耳賊至不久矢盡遂備乃伐柳為

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朕至水堅不可攻乃散走

宋楊延昭守遼城

郭升侵宋遼城遼城小而無備會大寒楊延昭汲水灌城上旦悉為水堅滑不可上郭升兵乃去

明羅通守居庸

唐皇帝陷虜虜日近也先等三萬騎逼居庸甚急羅通固守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還退兵近敗之

補城杆敵

魏郝昭守陳倉

諸葛亮圍陳倉為井闊百尺以射城中以上充填塹欲直攀城郝昭於內築重橋禦之

張特詐降補城

魏張特守新城吳諸葛恪起土山急攻城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朕魏法故攻百日而赦不至者雖降而家不坐今

九十餘日矣尚有不欲降者吾當相語之明乎遂名且以吾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撤諸屋材棚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

我但有聞耳耳吳人怒攻之不能拔救兵至格引去

宋陳憲守懸瓠

魏主固宋懸瓠城中不滿千人魏人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鈞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宋陳

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

梁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攻梁鍾離以衝車撞城城土輒頽昌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主召英還

魏韋孝寬杆崩城

東魏高歡圍魏玉壁歡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韋孝寬隨處立木柵以杆之敵不得入城

陳孫瑒偽降

周史宰攻陳孫瑒於郢城不能克乃授瑒刺史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守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救兵至周人解圍去

周梁士彦守平陽

齊王固周平陽梁士彦乃令妻及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月而就齊人作地道攻城陷十餘步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

隋李景固守代州

隋漢王諒起兵晉陽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番鍾陽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同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

聞鍾陽舉敗

高麗守安市城

太宗攻高麗安市城築土山以通其城城中亦增城拒之衝車攻居壞其城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山積薪城崩高麗自

缺城中出戰遂奪土山整而守之攻之不能克

李光弼守太原

唐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兵少與議修城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至與役先自固也乃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及賊攻城用以增壘城壕則補月餘不下思明遣銳為遊兵戒以我攻其北則潛趨其南有隙則乘而先弼軍令嚴明難寇之不至巡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李抱玉擊退史思明

唐李抱玉守河陽南城史思明攻之城且陷抱玉給之曰明日當降賊飲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

甚衆

唐史思明

唐史思明

宋杜杲守安豐

杜杲守安豐蒙古口溫不花以火砲焚樓櫓城多隨陷杲隨補完

宋孟宗政扞金人

金人新路剽土城類樓陷孟宗政報孟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亟命築堡月城躬督役五日而

移城甯敵

滿寵議徙合肥城

吳人歲有北伐計滿寵以合肥城遠賊至難救請西移三十里徙

現兵固守時賊以為見賊壞城賊必愈肆寵曰兵行說道形實不
必相慮今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所謂形而誘之也從之孫權決圍
新城以其遠水而不敢

孫權

孫權

孫權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明父輯
同罷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激勸衆使戰

齊田單激衆

燕人攻齊即墨田單云吾惟懼燕人刺所得齊卒置之前行燕人
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刺皆怒而堅守又云吾惟懼燕人掘吾城外
塚墓燕軍又掘燒之齊人城上見皆涕泣欲戰怒自十倍乃身操
版楨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然後用之

遂破燕軍

秦子十戰

班超激衆殺虜

班超使南域鄯善王廣因匈奴使來奉超禮殊懈超會吏士曰
虜使來欲收我屬送匈奴今獨有匈奴夜火攻使不知吾多少必大
震怖可殄滅也威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超乃夜帥衆殺
其虜使以首示鄯善王廣叩頭願屬漢

吳漢激衆合軍

吳漢乘勝至成都與劉尚分營而軍公孫述使謝豐等將十餘萬
人并攻漢別將萬餘人刻尚令不得相救漢與戰大敗入辟謝豐
因圍之漢召諸將勵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死在新

獲遂深入敵地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相難救
師就劉尚并力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
然敗必無餘衆皆諸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多立旂旗使
烟火不絕夜時枚與尚合期豐等不覺今兵拒南北漢等大破斬
之

漢度尚焚吏士珍寶

度尚討桂陽甯賊卜陽等破其三屯多獲珍寶士卒驕富莫有
志乃中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喜皆出尚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莫
不泣涕尚慰勞曰卜陽等財富數世諸卿但不用力耳耳少何
足介意衆咸憤踊明旦遂赴賊屯衆銳遂平之

秦子十戰

王猛破燕

秦王猛伐燕陳仲淵謂鄧羗曰非將軍不能破勸敵勉之羗曰
各能以司隸見許公勿憂也猛不許羗不悅而退兵交猛馳許之
羗乃與張蚝等馳赴其陣旬若無人燕兵大敗

晉沈田子破秦兵

沈田子伐秦領千餘人進屯青泥秦王姬弟帥步騎數萬至合
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成生一決封侯之
業在此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

唐朝臣破賊

唐朝臣為朔方大將時平盧李納遣王溫會魏博兵共攻徐州詔

唐朝廷計之。朔方資裝不至。旗服獎惡。察將宣武。噉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廷以其言激怒。士卒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賞中物。急與之士。時多奮與戰。平虜。魏博兵大潰。

張任守城

唐田悅攻臨洛。張任拒守。城中食且盡。任令飾其愛女。出拜將士。曰。諸軍守城甚苦。任家無它物。請當此女。為一日之費。眾皆笑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會李抱真告急。杜朝詔馬燧等討悅。悅兵大敗。

唐李德裕激何弘敬

唐武宗詔王元逵何弘敬討劉稹。元逵軍入邢州境。已踰月。弘敬

李德裕激河東軍

唐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達奏乞益榆社兵。時河東無兵。李后以橫水戌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而赴并。遂據軍府作亂。李德裕請以達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充兵。還討弁。河東兵戌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子為所屠。乃自取太原。擒楊弁送京。

李德裕激河東軍

唐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達奏乞益榆社兵。時河東無兵。李后以橫水戌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而赴并。遂據軍府作亂。李德裕請以達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充兵。還討弁。河東兵戌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子為所屠。乃自取太原。擒楊弁送京。

晉周德威激勵士眾

周德威以胡騎追梁營。詔之。梁緯勅將步騎追之。德威狗於軍。曰。破晉州。屠沽。備販之。凌爾不。雖十不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帥精騎。擊其兩端。獲百餘人。

宗澤破金人

宗澤領兵赴金人之難。至滑南。度兩將寨。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前後皆敵。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遂大敗金人。

李寶激士卒

李寶督海舟發蘇州。大洋至海州。禦金師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寶麾兵登岸。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皆在汝等。因振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百。敵出不意。亟引去。

張順張貴破元兵

張順與張貴救襄陽。呼都三千人。下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無敗吾事。人人感憤。及漢水方生。發舟百艘。各船置大鏡。火砲。熾炭。巨斧。勁弩。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洪磨。雖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衝。橫筏數百。轉聞而前。元兵驚遁。

金主勝遼

金阿骨打叛遼。遼主親征之。阿骨打。斃。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
契丹。汝等欲自立。國分主上。親征。奈何。非人。各或戰不能常也。不
若殺吾一族。汝等迎降。轉輸為福。衆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遂
大敗遼兵。

明李久忠破洪元帥

李久忠。年方二十。敗元阿魯。於萬年街。遂敗別軍于於潛。昌化。
獲婦女。輜重甚多。公以士飽。飲且驕。乃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
曰。不若戰耳。何患不富貴。遂破洪元帥營。

明陶魯破賊

韓。討二廣賊。顧。賊最難下。陶魯為新會丞。侍膳。自許能平之。

朱子十二教

雅。能其選擇。標式約曰。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十五萬中。
止得二百五十人。請。後。募。足三百。營。乃日操練。陣。法。牛。酒。行。犒。甘。
苦。共。之。士。爭。願。必。率。以。先。登。大。破。賊。得。子。女。玉。帛。悉。分。於。衆。衆。益。
奮。賊。聞。陶。家。軍。賊。遁。不。及。三。百。人。累。用。不。贖。進。左。布。政。錄。後。為。錦。
衣。千。戶。

明王越得下効死

王越。視。師。術。軍。士。龍。軍。豪。傑。皆。願。為。死。軍。過。陝。西。秦王。賜。宴。趙。
盡。乞。其。女。伎。隨。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女。伎。捧。觴。侍。一。千。戶。調。房。
還。召。入。與。談。房。事。甚。替。手。金。危。飲。之。後。談。益。喜。命。欲。罷。趙。酒。即。
并。金。危。與。之。又。談。又。喜。指。其。中。最。妹。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足。

所至為効死力

明楊銳守皖城

寧王。及。攻。皖。城。楊。銳。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出。庫。金。懸。賞。
冠。凌。十一。先。登。銳。中。其。首。其。子。繼。登。銳。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
起。城。上。建。大。旗。書。剿。賊。字。以。壯。士。氣。設。添。力。禦。卒。保。皖。城。
激。衆。使。從。已。

陳勝激夫期之衆

陳。勝。與。廣。為。漁。陽。戍。長。天。雨。道。不。通。故。延。遲。度。失。期。當。斬。乃。令。徒。
傷。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今。無。新。而。戍。或。有。十。恆。六。七。壯。士。不。成。
則。已。或。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

朱子十二教

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

光武激勸諸軍

光。武。始。狗。昆。陽。定。陵。鄧。皆。下。之。時。王。莽。遣。王。尋。王。邑。徵。郡。縣。兵。四。
十二。萬。與。嚴。尤。陳。茂。合。漢。將。見。兵。威。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趙。
光。武。曰。如。欲。今。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諸。部。亦。滅。矣。會。候。騎。還。書。
莽。兵。威。諸。將。更。請。光。武。計。之。遂。為。圖。畫。成。敗。因。皆。諾。遂。自。將。為。首。
鋒。殺。王。尋。海。內。響應。

任光作徵傳告

光。武。度。海。陸。欲。往。信。都。時。郡。縣。皆。降。王。即。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我。
郡。形。不。肯。先。聞。光。武。至。大。喜。形。亦。來。會。議。者。故。由。還。形。不。可。光。武。

乃發餉銀精兵四千人拜光彤為將兵以是光乃多作機又
大司馬劉公將兵百萬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傳相告語於是
劉植耿純王楊等皆以兵來迎進擊王即斬其將李惲

李特訪民題已

晉界陽巴氏李特謀據蜀會朝廷召還六郡漢民入蜀者時
布在梁益聞州郡迫遣人人愁怨特數為民請苗漢民多相
歸特廣謀太守辛冉分楊賈蒙特兄弟特與蒙謀改之為
最傑侯王一百百匹漢民大懼特愈東遷據廣漢

蕭衍致蕭穎胄起兵

齊豫州刺史蕭衍起兵齊主遣劉山陽就荊州行事蕭穎胄兵

之衍知其謀遣王天虎詣荊州偏典州府書教云山陽面上昇龍
荆雍穎胄疑未決衍懷今天虎齋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謂張
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前天虎往人皆有書令止有兩與穎
胄穎達云天虎具被問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穎胄與天虎
共隱其事則穎胄進還無以自明必然入吾謀內是就兩空面定
一州矣山陽聞之逡巡不上穎胄大惧參軍席闡又曰蕭雍州必
不可制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則荊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
斬送天虎則波疑可釋至而圖之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喜車
詣穎胄穎胄斬之亦起兵

慕容垂激眾反苻堅

慕容垂欲反恐不義而待業方請奉詔鎮慰北鄒會丁零翟斌作
亂堅子丕以兵收銀給垂令討斌又遣符龍驤帥兵一千為
副密戒除兵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符氏而彼專欲相圖吾
欲已得子乃得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夜襲殺飛龍兵還濟
河焚橋遣人告慕容農等使起兵

高歡討爾朱氏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乃詐為書稱爾朱氏將以六鎮人配契胡
為部曲眾皆憂懼又為并州符璽兵討都落稽遲乃發萬人將
之復由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都雲浮表到眾號歡論之曰
與爾俱為失鄉客處同一家不意在上激發乃爾今宜面已當

或後軍期又當此國人也當此奈何眾曰惟有反耳且推歡為
主歡曰葛榮有百萬之眾曾無依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
前異毋得凌漢人犯軍令生必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眾
曰惟命歡乃推牛饗士起兵信都敗爾朱兆等

沮渠蒙遜謀伐涼

北涼王沮渠蒙遜任涼涼殺其伯父二人蒙遜以喪變會葬者萬
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
恥復上世之業何如眾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殺兄男成亦合眾攻
建康推太守段業為主蒙遜亦隨之業遂稱王後業憚蒙遜勇
蒙遜約男成同反男成不聽蒙遜乃求為南安太守因與男成約

同祭蘭門山而陰使人先告男成欲為亂以求祭蘭門山為驗至期果然業後男成崇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殷王而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男成素得眾心眾皆忿怒爭奮遂殺業自立

唐太宗起兵

李世民居起兵使劉文請詐為勅告太原等郡民擊高麗錄是人情洵思亂者眾世民乃募兵遠近雲集西河郡不從將兵擊之與士卒同甘苦凡遇敵以身先之近道萊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悅後西河郡誅隋嬖臣高慈儒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大悅遂引兵至霍邑修好於李密及突厥

兵機

卷二十一 魏

九

張巡斬六將

今秋潮圍雍丘以書招張巡大將六人勸巡降賊巡得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張巡退尹子奇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而守正城但念諸君捐能力戰而賞不酬歟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死力惟生繫士軍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大潰

郭子儀取長安

吐蕃入寇詔郭子儀禦之子儀聞廢日久郭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既而吐蕃度使橋代宗出奔官更六軍赴散吐蕃遂入長安子儀謂王延昌曰六軍退潰多在商州連往收之延昌入商州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排雲圖恥取長安皆感激受命

朱友貞使人內應

梁主朱晃為子友珪所弑友貞議討之時楊師厚結禁軍友貞欲使為內應楊師厚以君臣之分為言或曰友貞親行弑逆友貞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旋著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子師厚遂許之

兵機

卷二十一 魏

十

梁主友貞徵成兵

朱友珪弑父友貞欲討之先是龍驤將軍成者清亂友珪殺捕族之經年不已有成大梁者友珪微之友貞因使人激怒其眾曰天子追汝輩欲盡坑之其眾皆恨見友貞求生終友貞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被汝輩安可逃哉因出羌保泣示之曰汝能自起雖陽雲仇則轉相為福矣眾皆涕泣內應者已斬友珪友貞即位更名瑒

周主邵威激眾

邵威屢立功於漢既而將兵鎮鄴都備契丹漢主承佑殺史和等遣使賜威威以詔書示諸將曰吾與諸公少壯先帝既受託

孫令諸公已成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
廢不相累趙修已曰公徒成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
也於是苗子榮鎮鄴自與部崇威等將兵前行河過迎降遂入滑
州漢遣侯益拒之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
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或不恨將
士皆泣請効死漢將多降承佑為亂軍所執威尋即位

蠻人僂智高使衆從已

廣南潯州蠻僂智高謀據廣南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糾衆曰平
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生否則
於茲衆從之遂陷邕州稱帝

宋王十王教

宗澤退金人

王策本遼商後為金將宗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兄
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爾國義當除謀雪恥策感泣願効死
澤因得金虛實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
當協謀勦賊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
戰不利急引去

吳玠激勸士卒

吳玠與弟吳玭收散卒守和尚原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刺玠
弟兄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
為用

卷二十二終

吳興縣纂卷二十三

瑞屏大宗伯鑒定



游說圖說

遂放強以智取弓

魯昭公如楚楚子餐公於新臺使長鬣者柳好以大局既而悔之
遂放強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曰齊與魯越欲此久矣
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
懼乃反之

秦張儀誰楚

卷二十三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曰誠能絕約於齊請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妻楚王悅乃閉關絕約於齊
齊王怒折節而事秦儀乃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
袤六里楚王怒攻秦秦大敗楚師

酈生說下陳留

酈公伐秦至高陽酈食其曰足下兵不滿萬欲入強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
是遣生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漢酈生說齊

鄒○生○說○漢○王○曰○今○樊○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強○近○楚○多○詐○難○道○
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請○奉○明○詔○說○齊○使○為○東○藩○於○是○說○齊○王○
以○天○下○之○事○歸○漢○且○形○便○勢○利○後○服○者○先○亡○齊○王○納○之○遂○與○漢○平○
而○罷○守○備○

漢陳平孔呂祿印

呂○后○崩○諸○呂○欲○為○亂○周○勃○不○得○主○兵○鄒○商○子○寄○與○呂○祿○善○陳○平○等○
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
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
之○國○祿○狀○其○計○解○印○以○兵○授○勃○

漢馬援說高峻等

馬援說高峻等

馬○援○既○說○隗○囂○專○意○東○方○遣○子○入○質○蓋○復○用○王○元○計○發○兵○拒○漢○
援○乃○上○疏○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怒○不○能○為○
人○患○臣○所○耻○也○臣○與○隗○囂○本○實○交○友○欲○導○之○為○善○而○囂○自○挾○私○心○
盜○憎○主○人○願○聽○請○行○在○所○極○陳○滅○囂○之○策○得○空○胸○腹○灰○無○所○恨○帝○
乃○召○援○計○事○同○使○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焉○之○屬○下○
及○寇○豪○為○陳○禍○福○以○離○囂○之○黨○

慕容農說屠各烏桓

慕容農說屠各烏桓
慕容農殺符飛龍有衆三萬慕容農奔列人召烏桓屠各利及張
曠等時慕容鳳歸翟斌勸斌奉慕容為盟主斌從之慕容據鄴帥衆
長驅向鄴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說屠各及東夷烏桓各帥衆數

千赴之攻破館陶

魏宇文泰說侯莫陳悅

魏○爾○朱○天○光○留○弟○顯○壽○鎮○長○安○召○侯○莫○陳○悅○與○俱○東○賀○拔○岳○欲○留○
悅○共○圖○顯○壽○宇○文○泰○曰○悅○雖○為○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有○留○
心○悅○進○失○顯○朱○之○期○還○恐○人○情○變○動○乘○此○就○之○事○無○不○遂○矣○從○之○
悅○與○岳○賀○拔○誅○顯○壽○

遊說還政

屈完還桓公

齊○桓○公○伐○楚○楚○使○屈○完○盟○齊○於○召○陵○齊○侯○陳○師○曰○以○此○衆○戰○誰○能○
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

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齊使乃還

燭之武還晉軍

晉○秦○圍○鄭○鄭○燭○之○武○見○秦○伯○曰○鄭○既○知○亡○矣○焉○用○亡○鄭○以○倍○隣○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之○君○亦○
無○所○害○秦○伯○悅○乃○還○晉○師○亦○去○

今從破敵

樂毅破齊

樂毅為燕將燕王問以伐齊之策對曰齊故伯國也地大而人衆
未可易攻今諸侯之師于足約秦魏韓趙同舉兵伐齊戰於
濟西齊師大敗遂乘勝下齊七十餘城

張良說割地與韓信彭越

楚破漢軍。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彭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傳海與信。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信。越。信越皆引兵來。遂破項王。

王常說諸將歸漢

漢劉縯與王莽將甄阜等戰。敗。新市平林兵各欲解去。會下江兵至。縯與劉秀往見其將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還兵為餘將。

言

卷之五

諸葛亮說孫權

曹操既取荊州。將順江東下。劉備奔樊口。諸葛亮乃詣孫權。說曰。海內大亂。將軍及劉豫州與曹操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能與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乎。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眾。受制於人。亮曰。明操遣豫州一日夜行三百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之民。附操者。

通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言畢。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立強。鼎足之形成矣。權使周瑜等與備迎擊。操於赤壁。用黃蓋火攻。大破之。

言

卷之五

五

兵機類纂卷二十四

瑞屏大宗伯鑒定

同題

雲間 張龍翼羽朋父輯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恩信招降

桓公不肯曹沫之信

齊桓公伐魯魯獻遂邑以平會盟于柯曹沫劫桓公于壇上請殺之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遂反其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春秋

卷十四

桓公伐山戎以復燕

山戎伐燕燕告齊桓公伐山戎至孤竹而還燕君送公入齊境乃劉葵君所至與之令復脩召公之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

晉文公圍原

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樂毅克齊

燕樂毅破齊入臨淄開盡邑人王錫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錫曰忠臣不事二君自經死毅禁侵掠禮送氏寬賦歛徐樂今請舊政分遣軍徇傍邑自據臨淄以鎮齊都祀桓公曹仲

於郊封王綽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魏縣

沛公論父老

漢高祖破秦軍既入關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法久矣請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漆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乃使人與秦吏告諭縣邑秦民大喜爭持牛酒饗軍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喜惟恐其不王秦

漢高不誅項氏

項羽敗死楚地急定獨魯未下欲屠之至城下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羽頭示之遂降以魯公禮英羽親為發喪而去諸項氏皆不誅

趙充國招罕开

罕开豪靡富兒俊弟雕庫來告先零欲反既而果然或欲質富兒弟充國謂其無罪遣趙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無恥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剽掠者以解散虜餘欲其疲劇而擊之也後兵至罕开令軍無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开喜其豪靡忘來趙欲還故地充國奏之未報而遣還論種人下皆爭之既而重書報以贖論

漢蕭王親撫降賊

蕭王擊銅馬等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亦不相安王知其意

令降者各勉營勒兵王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兵分配諸將

漢光武徇河北

王莽伏誅更始以光武行司隸尉總為大司馬徇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不遺因後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皆不受鄧禹說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遂與謀議卒以中興

吳漢誘降高縣五姓

吳漢助益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死二城皆降而高縣五姓共逐守長城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彼高反者守長罪也敢進

兵者新乃移檄告郡使牧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

降

光武招降張步

耿食既破張步帝至臨淄勞軍帝謂食曰韓信破歷下以開基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張敖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鄭生及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降若步來賜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余遂退步步奔于壽乃由祖貢斧鉞控軍門余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立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

馮異平諸羌

馮異擊破延岑岑眾皆來降歲饑帝遣趙匡將兵助異并送糧較異兵穀甚感乃稍誅擊棄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

梁商服而匈奴

南匈奴吾斯卑等冠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稹馬續等擊破之梁商勸帝許續漢高以恩信招降商又移書續等令堅守觀變設購開賞勿貪小功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李固平泰山盜

李固為泰山太守時盜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

即罷遣還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降未滿歲盜皆殲

散

張綱說服張嬰

廣陵賊張嬰寇揚徐間漢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綱徑詣嬰門請相見嬰出綱曰前後二千石多拜會嬰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今主上遣太守以爵祿相榮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大兵責令身首機今血嗣俱絕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明日面縛降

皇甫規降沈氏寇

皇甫規討沈氏寇道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三軍感悅東寇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之貪暴殺降者不

任。倚。恃。權。責。者。數。人。或。免。或。誅。羗。人。聞。之。俞。然。反。善。十。餘。萬。口。此。皆。規。降。

呂蒙撫江陵將士家

呂蒙。襲。關。公。入。江。陵。釋。子。禁。得。關。公。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應。人。家。旦。莫。使。親。近。存。郵。者。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開。心。

晉羊祜布恩信於吳人

羊。祜。都。督。荆。州。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各。皆。聽。之。咸。咸。卒。以。屯。田。其。始。至。百。日。之。糧。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務。修。德。信。以。懷。吳。人。

吳

孫。權。招。降。

五

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制。有。進。誘。計。者。輒。醉。之。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則。殺。為。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嘗。止。吳。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吳。人。悅。服。

游于遠平叛羗

趙。主。曜。殺。已。首。句。徐。庫。彭。等。於。是。氏。羗。已。獨。盡。反。游。于。遠。曰。彼。最。威。利。欲。逐。耳。莫。若。大。赦。與。之。更。始。其。後。者。皆。樂。遣。之。使。相。招。引。若。自。知。罪。重。乞。結。不。散。者。臣。為。陛下。集。之。曜。即。大。赦。以。于。遠。出。屯。安。定。皆。降。

晉祖逖以恩致降

祖。逖。屯。淮。丘。逖。撫。納。新。附。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

趙。者。奇。聽。兩。屬。時。遣。遊。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趙。有。異。謀。執。案。以。告。孫。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趙。趙。趙。

魏張浦降翟猛雀之衆

翟。猛。雀。驅。衆。入。白。惘。山。為。亂。孫。道。生。欲。進。兵。張。浦。曰。衆。非。衆。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不。分。別。使。彼。無。由。返。善。同。力。拒。吾。矣。宜。先。遣。使。諭。之。則。必。喜。而。從。命。從。之。使。諭。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降。者。數。千。使。渡。舊。業。猛。雀。出。走。追。斬。之。

燕陳留王說降王宴

燕。容。乘。敗。元。東。胡。王。宴。據。館。陶。燕。王。命。太。原。王。楷。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惟。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力。

秦

朱。子。南。陽。降。

六

威。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宴。降。於。是。民。民。降。者。數。萬。楷。留。老。弱。置。守。宰。撫。之。發。其。丁。壯。與。宴。詣。鄴。

王雄誕說降遂安

關。人。遂。安。據。昆。山。唐。王。雄。誕。榮。之。單。騎。進。其。城。陳。國。威。靈。福。遂。安。出。降。

齊建德殺叛奴

滑。州。刺。史。王。軌。之。奴。殺。執。携。首。來。降。建。德。曰。奴。殺。王。大。逆。也。立。命。殺。之。送。軌。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

李世民恩待薛仁果

李。世。民。既。敗。薛。仁。果。宗。單。暉。等。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喉。

守將之與之。無所疑。間俱畏威。皆願効死。

李世民待尉遲敬德

李世民既破宋金剛。降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帝得敬德。喜甚。優將其舊衆八千。與諸將相參。或恐其為變。不聽。世民伐鄭。尋相等多叛。太諸將疑敬德。因之。請世民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還釋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敬以害忠。公宜休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既而世民被圍。敬德刺單雄信。而翼世民出圍。

李靖不籍將士之家

李靖破江陵。降蕭銑。入城。諸將欲大掠。梁人岑文本諫。還禁止之。

李靖

李靖

李靖

又請籍梁戰敗之家。靖曰。王師宜使義。殺先路。故為主。以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乎。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歎附。

曹王舉招降王國良

唐鄧州賊帥王國良。侵掠州縣。討之不克。及曹王舉為觀察使。遣國良書曰。遇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舉乃陳一騎抵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起出迎。拜約兄弟。共攻其賊。其衆皆散。

馬燧招安李懷光將士

唐馬燧討反將李懷光於河中。懷光將徐庭光軍長春宮。燧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守備甚嚴。當往諭之。遂造城下呼庭光。

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徐謂之曰。吾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復西向拜。燧乃曰。汝曹殉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賊族計。從我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衆不對。燧披襟曰。不信。吾何不射。吾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無出。俱曰諾。燧等進逼河中。懷光罵辱之。及燧還。庭光開門。河中軍士皆驚。懷光繼死。

李愬降吳元濬之衆

李愬用丁士良擒陳光洽。降吳秀琳。入據大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降必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虛實盡知。賊將李祐有勇畧。守典橋。時即士卒剽麥於張紫村。愬遣史用誠誘而執之。衆爭請殺之。愬縛待以客禮。時與語。衆謀愬待之益厚。衆不悅。乃稱謀言。祐為賊之內應。愬恐誘先達於上。已不及。故乃持祐於城。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恐者為散兵。馬使然。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殷辛以共計。擒吳元濬。盡令舍賊謀者。屏其家。總除之。每厚待謀。謀反以情告。

李愬降董重質

李愬降董重質

唐李愬雪夜襲取蔡州時吳元濟將重寶精兵於河內愬知元濟所望者重寶之故耳乃訪重寶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說之重寶單馬詣降

裴度不疑蔡州人

裴度為中丞既擒吳元濟以蔡平為牙兵或諫之度曰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激泣

唐李德裕納回鶻降

回鶻阻遏斯率其眾抵唐天德塞下北內附軍使田牟欲求功奏稱侵靈請自擊之李德裕曰我杖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阻遏斯誠偽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今諸蕃知上皆從之阻遏

斯帥其眾降

唐劉潼招降群盜

雞山群盜寇掠唐果州達劉潼諭之達至山中盜等皆待之達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然我賊皆獲等列拜請降

高仁厚因謀誘降

高仁厚討賊能戰能謀嘗對曰某村民也能因某一家而曰汝則事浮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成其非願為詞也仁厚曰吾何忍殺汝汝雖但誘計能曰高尚書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吾活汝一家汝為吾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皆良民為賊所制故求赦

汝為投兵敗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歸舊業所欲誅者所能耳遂遣之明日引兵至豐城賊伏兵千人於野橋貴以邀官軍仁厚詢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我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降仁厚意無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眾執賊帥羅渾擊出降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即遣汝歸為前途未知予心或有憂疑藉汝言為吾前行過訪寨示以背字諭之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擒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民於是諸寨縛降能迎降

高仁厚以計招降

高仁厚圍楊師立於梓州久不下乃為書裝城中曰仁厚不忍城

中玉石俱焚為諸軍緩師十日使諸軍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眾斬師立肯出降

李存勖安魏州軍卒

梁魏州軍叛張彥作亂晉救之張彥來謁晉王李存勖曰汝陵南主帥殘虐百姓吾來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吾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之及其黨七人乃諭眾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我水旱皆拜服明日存勖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懷甲執兵翼馬而進眾心由是大服

高仁厚服劉誅

高仁厚服劉誅恐其拒命遣郭璠也青州誅置酒召璠欲害之

環送客如會同論以禍福殊感服詔至即行

宋命曹彬伐唐

宋太祖命曹彬伐唐。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趨順，不須急攻。又令係全唐主李煜一門。彬伐唐，頓師城下。俟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垂克。彬與諸將共焚香為誓，約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既而城陷，唐主李煜降。彬令人宮治裝，自以鼓騎待宮門外。或虞煜不測，彬曰：煜素懦，無術。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君臣卒保全。

宋郭進先招後戰

郭進每戰先招懷後戰。開愛恤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

棄

卷二十四 招降

上

弱者皆不賞

魏勝招納降附

勝在軍恒如寇至，糾集遠近。犒勞士卒，人皆精銳。獲金譯者，概以酒食厚賂。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歸附者衆。

孟珙撫任降者

孟珙總忠順軍，全守陞多降。珙曰：隨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許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穉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才，以上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

木華黎不坑金民

木華黎破金北京，欲坑其民。蕭阿先諫曰：遼西以北，京為重鎮，當撫之以慰衆望。奈何坑之？木華黎遂止。金人多願降。

木華黎下真定

木華黎既下真定，史天倪曰：今中原粗定，不宜剽掠。平吊民伐罪之意，即下令禁止。違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州郡聞之，咸爭降附。

金伯顏招降叛者

金有宗室反者，伯顏討之。軍中獲謀者，皆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遺賫書以諭反者，禍福反者得書，感泣以衆來歸。

明太祖諭徐達

初徐達破陳友諒於九華，獲其衆，常遇春欲殺之。達不可以之上

棄

卷二十四 招降

上

聞。上報曰：天下戰方始，無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也

夜坑十九。上命悉縱三百人，趨而曰：此吾不一將之故也。達

自是專為大將矣。總命討張士誠。又諭達曰：毋擄掠，毋殺別

發丘壠，毋毀閭閻。士誠能歸命，必全之。其毋英聞閭之外壠，毋據

而芻牧也。後達破士誠時，預與常遇春約曰：師入吾營，左公營右

將士人與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

入而民不知兵。

李久忠降潘原明

李久忠取桐廬富陽餘杭，抗師潘原明。使人納款，公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緩師計乎？使曰：王師所遇，秋毫無犯，吏民鼓舞。

自不能緩耳。忠引入卧内飲而授之約。東明日原明如師。師遂營於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斬。一卒下。借民釜立。礮以徇。

誘敵使降

劉季射書取沛

沛人劉邦字季仁。居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召。季之衆已數十百人。令悔。閉城。季乃能帛書於城上。遠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為沛公。

魏張遼誘降昌稀

張遼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日來每行諸國。稀輒屈目視遼。其矢更稀。此必備孫。故不力戰。倘可

誘也。

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因說之。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歸還。

親徐晃降韓範

常操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操遣徐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是輒降之。既而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城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項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隨附矣。操善之。

晉桓宣降樊雅

樊雅聚衆在燕為塢主。始參軍桓宣說下之。及祖逖屯廬州。

遣散義詣平雅。義輕平。平斬之。勒兵固守。進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殺之。雅猶據其城。攻之不克。復遣宣往說。雅宣單馬。遣二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蕩平。劉石倚仰。為援。前般義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降。

賀拔岳計獲人馬

魏賀拔岳擊賊尉遲普薩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賊獲二千人。馬亦無遺。

杜伏威降苗海潮

隋時杜伏威起兵掠江淮。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後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伏威遣人說之曰。吾與君同苦隋

為帥。

卷二十四

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可以敵隋矣。君能為主。我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否則一戰以決。雅雄海潮俱降。

李光弼誘賊將

唐史思明屯兵河清。欲絕李光弼糧道。光弼軍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使崔希範守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曰。越將萬人敵也。至則勿與戰。降則與俱來。諸將莫喻其意。既而思明果謂目越曰。光弼長於遷城。今出在野。汝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騎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範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範。吾欲與。遂降。光弼任以腹心。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其故。光弼曰。思明

常恨不得野戰。聞吾在。必為必可。日越不獲。我勢不敵。歸。庭。輝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公思李之矣。

晉李存璋誘梁兵

晉周德威擊清梁兵。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

宋岳飛誘賊將

岳飛擊破李成將馬進於筠州。飛令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人。

說降敵將

隨何說陳布

楚戰

卷二十南

五

楚羽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疾不從。遣將將兵往。高帝入彭城。布又不從。羽怨之。漢王遣隨何說之。數以托國於楚。而不解。悉兵助戰。且楚殺義帝。負天下不義之名。漢有萬全之策。布陰許之。未就。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聽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歸漢。

岑彭誘朱鮪

岑彭與吳漢等圍朱鮪於洛陽。數日不下。帝以彭嘗勸鮪。尉令注說之。彭因曰。注者得執鞭侍從。常思有以報恩。今帝平定。賊隨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攻雒陽。將何待乎。鮪以大同使被害。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遺蕭王北伐罪。漢恐誅。彭遂見帝。帝曰。

建大事者。不忍小怨。河水在此。彭遠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起。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而縛隨彭於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虞翻說華歆

孫策將徇豫章。遣虞翻注說華歆曰。孫討逆用兵如神。前定劉楊州。君所親見。而定會稽。亦君所聞。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明日日中迎機。不至者與君辭矣。歆作檄迎策降。策以歆年高望重。拜而禮之。

呂蒙誘郝普

吳戰

卷十中

六

孫權令呂蒙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隨附。惟零陵太守郝普不降。劉備親至公安。遣關公爭三郡。權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關公。而飛書召蒙。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載南陽鄧元之以其為郝普之舊人。欲令誘普。及被書召。乃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開。世間有忠義事。而不知時也。說稱關公守將為拒。而破必無能。郝普者。令元之見普。普懼而聽之。元之報普。尋當後至。蒙初四將各選百人。視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知先主在公安。關公在益陽。慙恨入地。

吳呂岱說士徽

原缺第十七葉

忽遇大軍警震乃遣劉恭乞降曰金子將百萬以降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衣耳及降十餘萬人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淮水令金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勅兵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而就慈母誠恨誠喜無所恨也帝善其言急賜之曰宅而官金子

漢鉅期倭賊自殺

漢魏都大吏李熊弟陸謀反檀鄉賊迎之太守鉅期召熊曰為吏豈不若為賊樂可注就之倭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其機

卷十

諸葛亮討南人

漢諸葛亮討雍闓等問計於馬謖謖曰服其心而已亮納之討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乃縱使更戰七擒七縱亮猶遣獲獲拜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備郡皆降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不留則無食不留則有患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網紀粗定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斬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石勒斬祖逖叛將

晉祖逖錄兵聚穀為取河北之計石勒患之為修祖父墓置守

塚二家遺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逖收利十倍將叛降勒勒斬首送逖自是勒都叛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無侵勒民邊境以息

晉劉道規服象宗之

劉道規為荊州刺史桓謙寇荊州象宗之帥衆赴救或謂其情未可測道規單騎迎之宗之感悅道規後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破斬之

劉道規計留反者

桓玄之黨桓謙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知江陵士民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意吾東來文武足以濟

事

卷十

事若欲兵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逖曉不開衆咸惛服莫有去者

慕容農威服睦遠等

慕容農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召農還鄴於是遠近以農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睦遠近出遠期不還或請討之不聽假遠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遠歸曰當今豈可自相魚肉吾北還遠等當迎道左耳時慕容垂北趙中山營宮室使農先驅遠等來迎上下如初

封德彝退突厥

突厥頡利可汗寇唐并州唐封德彝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唐王

從之。哀邑王神符等連破突厥。乃遣郭元璿請額利責其負約。因說以還師修好。額利引眾退。

郭元振服安葛

西突厥烏質勒款唐塞頡和。郭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雪。元振立不動。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即火。其子安葛謀殺元振。元振知之。堅臥示不疑者。明日素服注吊。道逢安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迨至其帳。修吊禮。哭之甚哀。安葛感義。更獻牛羊馬貳。

郭子儀先胃示虜

僕固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皆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遂先胃釋甲投鎗而進。諸酋

長相顧

卷二十四

子

長相顧。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其大帥藥葛羅手。讓以背恩助叛。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掠財不可勝載。馬牛等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總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同取酒為誓。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唐田留安推誠服眾

田留安為魏州撫管。劉黑闥之乳山。東蔡傑多殺長吏。應之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卧内。謂吏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去順從逆。但斬吾首。奉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誠待人。當共竭效力報之。卒賴其用。

宋神世得服番部奴說

神世得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說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得至。遽迎。世得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姓勞部。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勸勿往。世得曰。吾方結諸寇。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說方卧帳中。謂世得必不能至。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

脩蓋喜結孟珙

元脩蓋伐金攻蔡。孟珙率師會之。脩蓋遣人來迎。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脩蓋喜。約為兄弟。酌馬湑飲之。珙與約。南北軍無相犯。決堰水布虎落。

明沈希儀服程人

沈希儀劉程賊。所劉多。刺果縛絕。為記。無妄殺。於賊巢得婦女牛

兵機

卷二十四

二

畜果。鄰巢者。惡還之。除助賊者。還軍立劉。獨背服。熟服感信。有調。征。俱。擊。亦。注。遇。大。雨。俱。失。期。泊。溪。水。有。溺。或。者。論。者。謂。廣。西。為。將。羅。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程。不。為。賊。而。希。儀。使。程。改。賊。前。未。有。也。

慰諭平亂

李崇慰安荊州巴氏

魏荊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逐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欲女請。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徐宣慰。諭民。民安帖然。

任城王元澄平亂

魏陸厥穆泰謀作亂。推宗室元順為主。順偽許之。而密以聞。帝命任城王元澄討之。至雁門。太守夜告泰。泰已引兵就順。元澄遽令進發。或請召兵徐進。元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乃更迎順。似度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遂注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遂擒泰。

江陽王撫高車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相率而叛。命江陽王總討之。總曰。高車逆。後逃遁。苦悉追殺。恐逐殺。授乳請遣使推簡斬魁首一人。餘如慰撫。若悔悟。從即今赴軍。從之。於是叛者注。自題相帥出降。

唐段秀實止兵變

段秀實為鄠都尉。候騎軍士縱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縣上。植市門。曉一營大譟。盡甲。秀實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市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時出秀實。瑛之曰。尊公熟察天地。當念始終。今君忍卒為暴行。且殺乳。亂則罪及尊公。郭氏功名存。幾何。時拜謝。叱左右解甲。敢譟者死。

唐張玄稔降彭城

張玄稔。固龍。弟彭城。玄稔先諭城上。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守城。頃吏同為魚肉矣。於是城中開門納官軍。

徐州遂平

柳晟平軍亂

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至漢中府。兵討劉闢而還。未至城。詔遣成棣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立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耶。眾皆拜謝。請詣成所。

宋潘美諭袁彥入朝

潘美嘗官於周。及太祖受禪。陝帥袁彥。悍嗜殺。賄貨。且僭甲兵。帝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注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

明項忠諭降滿四黨

卷二十四終

二十三

明項忠諭降滿四黨

固原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項忠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怠。忠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日相率降。

項忠降李勣子黨

大旱。剽竄李勣子乃劉。千斤之黨。倡眾為亂。都御史項忠遣人持榜諭。勣不服。則縱兵擒勣。不赦。凡遺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成者。勣餘保黨。二千耳。

兵機類纂二十五

瑞屏大宗伯鑒定

用降擊敵

吳平侯馬鈞降擊元志

魏元志侵梁迫解廣悉降梁吳平侯馬鈞之為屏蔽使擊元志破之

唐劉仁執用降將板任存城

唐孫仁師攻百濟板之惟任存城不下百濟人黑齒常之沙叱相

唐王式用降賊擊城

王式討浙東賊東甬賊劉師洪師簡許會能率所部降式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勅以自異使師其後為前鋒與賊戰有功方奏以官

岳飛降者破賊

岳飛討楊太其黨黃佐降飛表授為武義大夫車騎將軍其部將佐皆曰子知逆順者欲遠遣子至河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遂聚周倫若鼓之招楊欽來降飛上其功加官統制又

表授楊欽軍職禮遇甚厚後遣隨湖中說劉旻命瑞等降

用俘取勝

孫策用太史慈孫策討祖郎於陵陽討太史慈於勇里皆擒之二人故怨也果皆韓而官之尋遣慈往現華歆所為衆謂慈必不返策曰慈果道義重然諾諸君勿憂也果如期而返言歆無條為策遂有兼井之志

魏陸侯擒蓋吳

魏討蓋吳破之獲其二叔欲詣平城陸侯曰不如許吳叔見其妻于侯自追吳擒之必矣刻期遣之後數日果以吳首來

魏徵散劉黑闥士衆

唐太子建成擊劉黑闥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雖有詔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懸解其因俘懸諭遣之則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衆多亡降遂遁

唐李愬用丁士良降吳秀琳

李愬遣馬少良出還遇吳元濟驍將丁士良戰而擒之愬釋其縛署為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父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能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秀琳降愬入據其柵

宋郭之用回取功

郭進為山西巡檢使威嚴肅厲有軍較誣訟道不添事帝預知其

宋岳飛使俘破敵

宋張浚釋諜招降

集解

明徐達 楊茂 破張士誠

徐達圍平江。莫天祐為士誠守。無錫。其將楊茂善。泗。救逆水中。為
偵。達獲之。擿而厚賞。使為間。獲其彼此。縱九密書。因盡得虛實。大
破之。

明項忠誘擒滿四

固原土達滿四反。項忠督兵與賊相持。擒賊愛將楊虎。聖忠即宥其死。令立功。解金鉤束賜之。滿四竟為虎驅誘擒。

明沈希儀檢韋扶諫

曰都侯章扶諫克獨甚七捕不得逃隣三層巢沈希微潛兵注討
扶諫扶諫又與三層巢賊注刳它所乃盡俘三層賊妻孥以燬閉

不殺降取勝

楚武臣下三十餘城

楚遣武臣等擊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公，欲降君，毋以為秦所置吏而誅之，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不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項羽渡梁地

彭越擊楚下梁十七城項羽聞之自引兵擊越取下城固外黃數

宋

日乃降羽欲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說羽曰彭越張敖外黃外黃
悲故且降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懸心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
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瑛為楚

魏司馬昭克壽春

司馬昭圍諸葛誕於壽春。誕殺文欽。欽子潛踰城趨魏軍。吏諷誅之。昭曰。今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乃復損數百騎。巡城。晡日。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惧。又表為將軍。而脅關內侯。城中臨喜。昭因遣軍克之。斬誕。

石勒不款末杯

王浚合段疾陸眷等攻石勒於襄國。段氏求和，勒所獲疾陸眷

隋賀若弼不殺陳人

竇建德不殺隋官族屬

以夷狄攻敵

漢班超攻龜茲

班超既立疏勒王。因詔召超欲還。疏勒人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互抱馬脚。不得行。超乃上疏請兵。曰。前世議者云。凡三十六國。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惟烏菴龜茲。獨未服從。宜種龜茲侍子。曰。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還之。與諸國連兵。數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從之。

班超計弱烏孫

班超欲攻龜茲。以高孫兵強。宜困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遣李是。護送烏孫使者。楊大。自尼。開。

班超執疏勒王

班超發疏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控疏勒王忠忠遂反丙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還其國烏即城遂降控超

漢張奭破匈奴

張英為北中郎將。匈奴為桓燒軍門。毛赤阮烟大相望。兵衆大恐。吳安坐帷中。誦自著潛誘。為桓使新匈奴。屠各渠帥破其衆。

考機

朱子學問教人

諸胡悉降

隋煬帝令射匱攻嚴羅

煬帝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不至。會其酋長射匱達使求婚。帝令誅處羅。然後為婚。帝取柁竹白羽箭一枝賜射匱。謂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返。射匱與兵解處羅。處羅東走高昌。帝遣裴矩馳諭處羅入朝。

王世充侵突厥伐唐

寇厥頡利可汗有患陵中閭之志鄭主王世充使人說曰昔晉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揚政道伐之賴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寇汾陽

唐王玄策襲虜天竺王

王玄策使天竺會其王平其臣阿羅那順自立。後胡兵攻玄策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徵鄰國兵進至中天竺。連戰破之。得阿羅順以歸。

唐王式討裘甫

王式討裘甫。官軍少騎。卒式籍世蕃。回鶻在管内者。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賜其家。皆拜泣。雖呼。願効死。悉以為用。騎卒俊騎將。召崇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

明沈希儀克岑猛

兵機

卷二十五 明紀

七

前岑猛叛。沈希儀知歸順。岑璋以女之。失寵。恨猛。使圖之。璋乃募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獲女。實為間官。軍得工。先則先。工免破。猛欲出。走交趾。則擁入。趨順。左哨將。索之。將它。回首以獻。乃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賊棄軍門矣。

存敵為杆蔽

魏曹操不近關公

吳呂蒙襲取漢江陵。關公自樊走還。曹仁欲追。提縱曰。立存之以。為孫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操聞。關公立。恐諸將追之。果奔。初。仁如儼。而果。楚王環存江陵。

楚王環遣王環等擊荆南。高季興。季興大敗。請和。乃還。嚴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杆蔽。乃悅。

趙普欲復乳太原

宋太祖與趙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正如此。

兵機

卷二十五 明紀

八

兵機類纂卷二十六

瑞屏大宗伯鑒定

報軍情

現視敵營

李孚出入敵圍

袁尚攻表諱留配守鄴。曹操攻鄴。尚還救之。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募詐稱都督呵守。圍將士隨輕重行。蜀遂歷操營。趙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守城上人得入。孚知圍不可復冒。乃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旗出降。孚隨軍出突圍得去。

魏達奚武現高歡營

高歡侵魏。進至許原。西宇文泰徵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欲待歡更西。以觀其兵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援。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遣浮梁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至東魏軍六十里。泰令達奚武現歡軍。武從三騎。皆敢將士。服日暮潛聽得其軍情。因歷營若警夜者。具知其情狀而還。

隋麥鉄杖浮現敵

麥鉄杖戴東萊。夜浮渡江。現賊還而復注。為賊所擒。遣人防之。鉄杖臥賊刀斬防者而歸。宋韓世忠現賊營。

宋盜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與賊對壘。一夕與蘇格聯騎軍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情。隨報應之。周覽以出。遂設伏破斬之。通報敵息。

董昭勸曹操射書圍中

關公攻樊。孫權用呂蒙計。圖之。而上牋與曹操。請殺關。自效。乞不漏董昭勸操。操露之。曰。圍中不知有救。恐生他意。且關其強梁。自恃必不速退。於是射書圍裏。及關之。中關果猶豫。不能去。蒙卒害之。

隋史萬歲浮書筒中

史萬歲踰嶺。破海。攻破漢洞。轉開千餘里。寂無報聞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厚賜其家。

吳越司馬福水中潛行

淮南徐溫遣周本攻吳越。圍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綱綴鈴懸水中。魚驚過之。皆知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網網散。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得令與援兵相應。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

明劉江瑋砲決平安園

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上召劉江瑋。江瑋行約曰。臣至北平。以砲為第一砲。則決圍。二砲則還城。若不聞三次砲響。則臣戰死矣。遂入城中。既聞鼓至。則守城軍士氣勇百倍。臣令軍士人

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安必駭走矣果如策敗之

明沈希儀得賊情

沈希儀為右江泰將在柳州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無地可田而城兵老弱不足任希儀鼓士破之而訶者耳目適官府儀乃令發糧於城中兒女撫之厚賞巧者使訶賊更令其妻見夫取與徐通商者為訶於是動靜先得所向必克

唐王式使懦卒為侯

唐王式使懦卒為侯

戰策

卷二十六 戰情

三

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表亦或請為烽煙以訶賊式笑而不應乃使懦卒乘徒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式曰烽煙所以趣救兵令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故不必設若使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開開必則賊至不知矣故以懦卒徒馬而少給之兵欲其不敢開而報得援耳

戰定玄機卷二十六終

兵機類纂二十七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明父將
同艷 吳志葵聖階父將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料敵可克

鄭子元謀拒周師

周伐鄭王將中軍虢公將右軍蔡衡屬焉周公將左軍陳屬焉鄭子元請左右以拒之曰陳亂氏莫有聞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衡不枝周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為左右拒公將中軍戰於緡葛命二拒曰檜動而鼓蔡衡陳皆奔王卒

兵機

卷二十七 料敵

乳乃合攻之王卒大敗

晉人中楚王目

晉伐鄭楚救鄭晉師濟河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請塞井夷灶決營壘為戰道范匄于不逆卻至曰必克之苗賁皇說公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旅而已請令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遂之及戰聚中楚王目又佯言遠戰而故遠楚因以恐之楚王宵遁

吳伐州來

吳伐州來楚以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救之吳公子光曰諸侯之救我者皆小國吳楚故未令楚無主帥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可敗也。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侯之師。氣楚亦逆。而靡請先者。去倘薄威。以誘之。後者鼓陳整旅。以待之。大敗楚師。

伯宗謀滅狄

路子夫人乃晉景公之好也。鄆舒殺人。又傷路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焦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晉侯乃滅狄。殺鄆舒。

燕樂殺料齊

樂毅伐齊。齊師敗。毅曰。齊王政令失。虐百姓。怨數令。因其軍破而乘之。齊可圖也。若不速乘之。待後悔過而悔其民。則難慮矣。遂追軍。齊果大潰。潘王出走。下齊七十餘城。

漢高料陳師

陳師反。漢高自擊之。至邯鄲。喜曰。師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乃多以金賂師。將多降之。誅陳。

漢王料魏將

魏王豹叛漢。漢王以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其安能當韓信。將誰也。曰。馮軫。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等果虜豹。平魏地。

漢薛公料英布

英布反。高祖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英布東取吳。西取楚。

併蘇取象。傳檄燕趙。固守其地。此上策也。東取吳。西取楚。併韓。取魏。據殷。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隨長沙。此下計也。布以驪山之役。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以是料之。布必出下計。布果東擊荆。又叛楚軍。遂引兵西。帝破布於新西。布亡。走江南。長沙人誘與走越。殺之。

元武料彭寵

彭寵反。光武遣鄧隆朱浮討之。寵破隆軍。浮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房勢無久。公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步耳。遂罷蒼頭子。等三人斬寵來降。

虞翻料朝歌賊

虞翻為朝歌長。時名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翻始為河內太守。馬援移以其儒者為之憂。謂曰。此賊大羊。相聚以。江紀耳。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救舍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沐。萬數賊。不知開。若招衆。刻庫兵。守成。畢斷天下。右辭。此不足憂也。及到官。果設法平之。

皇甫嵩料王國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皇甫嵩與董卓拒之。卓欲速赴。曰。知者不。後時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今陳倉雖小。城固。倘足王國。雖強。而攻我之。呀不救。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隔非九地。守者不核。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核。

之○城○我○可○不○煩○兵○衆○而○取○全○勝○將○何○故○爲○國○果○圍○八○十○餘○日○卒○不○
能○拔○賊○衆○疲○敝○自○解○去○爲○道○擊○之○卓○以○爲○窮○寇○勿○追○萬○曰○前○我○不○
擊○退○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衆○也○所○擊○疲○師○非○寇○衆○也○國○衆○且○乏○
莫○有○圖○志○以○整○擊○非○窮○寇○也○遂○獨○擊○之○

曹操料呂布

張○邈○等○叛○迎○呂○布○爲○兗○州○牧○進○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
不○能○據○東○平○扼○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我○知○其○無○
能○爲○也○遂○進○攻○夜○襲○破○之○相○守○百○餘○日○以○糧○盡○引○還○

曹操料張繡

曹○操○擊○張○繡○劉○表○救○繡○屯○安○衆○操○與○荀○攸○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
矣○及○到○操○前○受○敵○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乃○縱○奇○兵○
夾○攻○破○之○亡○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過○吾○越○師○而○與○吾○夾○地○吾○是○以○
知○勝○矣○

賈詡料張繡

曹○操○圍○張○繡○於○穰○聞○表○紹○圖○許○解○圍○而○還○繡○遣○賈○詡○止○之○繡○不○
聽○敗○還○詡○曰○從○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以○
精○兵○追○還○兵○公○曰○必○敗○以○敗○兵○攻○勝○兵○公○曰○必○克○悉○知○公○言○何○也○
詡○曰○將○軍○非○操○敵○也○操○兵○新○還○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
策○力○未○盡○而○引○還○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
斷○後○諸○將○非○將○軍○敵○也○故○雖○用○敗○軍○而○戰○必○勝○繡○乃○服○

曹操破呂布

曹○操○擊○呂○布○諸○將○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張○布○其○危○必○矣○荀○攸○曰○
表○繡○新○破○勢○不○敢○動○乘○布○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遂○擊○
破○殺○之○

曹操料袁紹

袁○紹○欲○攻○許○曹○操○曰○吾○知○紹○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
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
適○足○以○爲○吾○奉○也○紹○攻○白○馬○操○擊○破○之○後○遂○滅○袁○氏○

郭嘉料袁紹劉備

劉○備○起○兵○徐○州○曹○操○欲○自○討○之○諸○將○皆○曰○今○袁○紹○方○來○而○棄○之○東○
奔○豫○州○

鍾繇料郭援

曹○操○伐○鍾○繇○圍○平○陽○未○拔○而○表○尚○遣○郭○援○約○河○東○諸○將○欲○擊○平○陽○
去○繇○曰○援○則○復○好○勝○必○易○吾○軍○若○破○汝○爲○營○及○其○未○濟○之○時○擊○之○
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汝○未○半○繇○擊○破○之○

周○瑜○度○曹○操○
劉○表○子○琮○降○曹○操○東○下○遣○孫○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
獵○於○吳○群○下○失○色○周○瑜○曰○彼○將○中○國○人○約○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

得劉表之衆亦不過七八萬耳。尚懷疑衆數雖多。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遂遣瑜等與劉備迎擊。大破之於赤。壁。

潘濬料樊仙

劉備從事樊仙誘導諸夷。西附漢中。水白孫權遣萬人討之。治中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能美眉。而實無才畧。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此亦佻傚。觀一節之驗也。權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之。

魏孫資料彭綺

吳番陽賊彭綺反。自言為魏討吳。議者以為因此伐吳。必克。魏主廠以問孫資。資曰。番陽中人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卒敗。以

司馬懿料諸葛亮

此推綺未能為權腹心之大疾。吳果討綺擒之。

司馬懿料諸葛亮

諸葛亮攻圍祁山。司馬懿統諸軍拒之。亮聞大軍至。乃自率衆將。裝上却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進麥。吾得一日魚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晚兵者之所介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

司馬懿料諸軍

蜀諸葛亮出斜谷。司馬懿拒之。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乃盡於渭南。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由上五大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大原。將

北渡渭。懿與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遂平作軍。

司馬懿料公孫淵

魏遣司馬懿討遼東。謂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奔城豫。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下也。曰。注還幾日。對曰。注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佳。息如此。一年足矣。懿至遼東。調使其將卑衍等也。遼東懿擊破之。遂圍襄平。擊斬之。

司馬昭料漢

魏司馬昭欲伐漢。諭衆曰。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偏。它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糾姜維於省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之地。以劉禪之閒而遠城。水破士女。內震其心。可

司馬懿料諸軍

知也。乃遣鄧艾鍾會將兵至成都。凌主出降。

晉張華料吳

晉大舉兵伐吳。未下。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急定。宜召軍還。杜預聞充奏。已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輾轉而吳已降。

齊萬年料周處

晉齊萬年反。周涇陽。詔以周處諫。夏侯駿以討之。萬年曰。周府君有文武才畧。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擒耳。駿等過遠。處以五千兵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故兵不至。遂戰而敗。杜進料梁熙。

呂光仕符秦為都督擊西域恩威甚著還至宜米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勸熙守高格谷口而奪其水。或守伊吾關以拒之。光聞。懼不敢進。柱進曰。熙久雅有餘機。豈不足終不能。用宜及其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玉門。檢熙子胤。尋殺熙。據涼州。開符堅被弑。光舉軍竊素。自立為涼王。

石勒料趙主曜

趙主曜攻後趙金墻。後趙主石勒自將救之。乃謂徐光曰。曜威兵成。舉關上衆也。阻雖水。其次也。坐守雒陽。此成擒耳。勒至成。舉見趙無守兵。乃詭通出。犇唐之。聞大破。趙兵於雒陽。獲趙主曜。

表喬料漢

表喬

表喬料漢

晉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表喬曰。李勢恃其險。遠不修戰。倘以精卒萬人。輕賁疾趨。出其陰道。可一戰擒也。胡閏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傷。必不敢動。且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果滅漢。

燕中亂料桓溫

晉桓溫將自兗州伐燕。至枋頭。燕中亂。曰。溫必至。國朝臣未必同心。又溫值可乘之勢。不出赴利。欲望待久。果不慮。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燕遣兵衛溫。糧道溫戰。數不利。糧儲浚竭。自陸道奔還。

晉劉裕料南燕

劉裕伐南燕。或曰。燕人若塞大岨之險。或堅壁清野。奈何。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裕過大岨。燕兵果不出。而餘糧棲畝。裕至臨朐。破之。

夏主勅勅料劉裕

劉裕伐秦。勅勅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裕果東還。勅勅遂定計降關中。據咸陽。隔長安。

崔浩料劉裕

晉劉裕伐秦。魏主嗣問崔浩曰。劉裕克乎。曰。克之。姚興好虛名。少

表喬

表喬料漢

晉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表喬曰。李勢恃其險。遠不修戰。倘以精卒萬人。輕賁疾趨。出其陰道。可一戰擒也。胡閏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傷。必不敢動。且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果滅漢。

檀道濟料謝晦

宋謝晦及帝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遊北征。八關十策。晦有其九。朕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可未陳而擒也。帝自將討晦。晦衆一時皆潰。晦走為人所執。檻送建康。

崔浩料討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群臣皆不欲行。崔浩曰。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家向塞。而宋寇抄。今掩其不

備必望。應。散。壯。護。壯。馬。應。騎。驅。馳。難。制。不。得。不。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魏。主。帥。輕。騎。嚴。柔。然。新。俘。苗。承。降。者。三十餘萬。

崔浩料夏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崔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聲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今東由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魏主從之。使古弼等伐夏。執夏主殺之。夏遂亡。

崔浩料宋師

宋

卷十

魏南邊諸將表宋將入寇。崔浩曰。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安。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宋。遣。到。房。之。自。淮。入。泗。沂。河。而。上。至。潼。關。魏。遣。安。撫。復。督。諸。軍。擊。之。必。者。甚。眾。房。之。焚。舟。而。還。

崔浩料齊兵可克

崔浩料齊兵可克。據後英擊漢中。齊蕭懿軍部將據陰。五。棚。拒。之。英。曰。彼。帥。驕。莫。相。統。一。攻。之。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則。四。營。皆。走。矣。乃。攻。一。營。板。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

魏太子是料敵軍

魏主龍柔然至鹿渾谷。遇勅連可汗太子兒白賊。不意大軍猝至。

宜。其。不。備。連。進。擊。之。劉。潔。曰。賊。營。虛。盛。其。眾。必。多。見。曰。盛。威。者。軍。士。驚。擾。也。魏。主。疑。之。不。急。發。柔。然。隨。云。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

齊蕭贖料沈攸之

蕭道成弑宋自立。沈攸之舉兵討之。初。道。成。子。贖。鎮。鄆。州。以。備。攸。之。後。許。柳。世。隆。自。代。詔。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涿。而。東。不。可。制。也。若。攻。鄆。州。未。能。猝。拔。則。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時。子。至。尋。陽。梁。敬。信。道。起。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流。可。以。內。隔。朝。廷。外。援。夏。口。遂。奉。晉。熙。王。安。鎮。盆。口。後。世。隆。誘。攸。之。攻。鄆。城。果。潰。軍。走。矣。

齊

卷十

齊

蕭衍料破鄆兵

蕭衍起兵襄陽。諸將謀欲併兵圍鄆。今。兵。龍。西。陽。武。昌。衍。曰。不。若。遣。王。茂。軍。江。興。荆。州。軍。合。以。逼。鄆。城。吾。自。圍。蒙。山。以。通。沔。漢。使。鄆。城。景。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援。乃。使。茂。等。帥。眾。濟。江。衍。築。漢。口。城。以。守。蔡。山。魯。山。之。糧。以。城。降。鄆。城。亦。降。

魏刑隱料白早生

魏刑隱料白早生。魏縣縣軍主白早生。據豫州刺史司馬悅。求援於梁。梁遣齊苟兒助守懸瓠。邢隱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止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而作亂。民迫於山。歲不得已而從之。早生得梁之援。必守而不走。

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順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及懸等攻
懸等苟兒等降斬白早生

梁湘東王料侯景

侯景臨梁郢州湘東王料以王僧辯擊景至巴陵景曰景若水步
兩道直指江陵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
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拒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
兵疲破之必矣景果攻巴陵不克遁還

魏于謹料梁王

于謹伐梁主釋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為釋計將何如曰糧兵莫
可運據丹陽上策也還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雖於移動據守

齊

羅部下策也釋必用下策及魏軍至梁主為柵守之反者開門納
魏師梁主還保全城謝答仁請守子城彼兵王褒以為不可梁主
出降

齊段韶料陳霸先

梁陳霸先固齊廣陵霸起遠圍涇州段韶討宿預廣陵涇州皆出
意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外托同
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兵圍宿預自引倍道赴涇州擊
破之因起廣陵霸先解圍去

道新料陳

晉王應伐陳高穎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曰克耶陳言而表

分王三百年漢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故寶策淫蟻修二也
成以江聽為相惟事詩酒挾小人施又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
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波無德而小量其甲
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今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
此而失放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遂果滅陳

蘇威料楊玄感

隋楊帝擊高麗楊玄感起兵圍東都帝謂蘇威曰此兒聰明深
為患威曰玄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演成亂階耳玄感果敗
而天下兵起

李淵料屈突通

李淵起兵太原隋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淵克臨汾謂王長諧等
曰通精兵不少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之不為用若前
扼其後渡河其背波不立必為擒矣乃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
長安屈突通聞長安不守起雖陽劉文靜退之眾皆降就通送長
安

李世民料鄭

李世民討鄭建德大敗鄭兵鄭地多降移軍青城鄭未去鄭
兵二萬臨穀水拒之眾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急乘而出敵傳一戰
今日破之決不敢還出矣命屈突通度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
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殊死戰鄭兵遂退帝從奇兵乘之直抵城

下圖之不免或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雒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秦之漢鄭主王世充果降

唐太宗料薛延陀

薛延陀擊突厥可汗李思摩思摩告急於唐詔李世勣擊之上戒之曰薛延陀論漢南行數千里馬已疲度吾勅思摩燒荒草波狼糞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還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世勣果敗薛延陀

唐太宗料高延壽

唐太宗攻高麗安市城高延壽等帥兵來救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高麗據險食粟掠吾牛馬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其橋中策也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知能來與吾戰下策也然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延壽引兵直進至安市城諸軍並進高麗兵大潰延壽等帥象降

突厥欲谷料拔悉密

唐朔方大使王晔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突厥尼伽可汗尼伽懼欲谷曰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賂之約必喜而先至晔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然易也既而拔悉密果發兵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退尼伽擊唐之

鄧子儀料僕固懷恩

唐僕固懷恩反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鄧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士耳懷恩本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懷恩逼奉天子儀出陣唐果不戰而還

譚忠料成德

唐詔吐蕃承繼討成德盧龍劉濟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譚忠曰是必時將無之濟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問忠何以知之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以為趙盡曰燕以

趙為障

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必不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疑天子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而趙不備燕也遂擊趙拔饒陽東鹿

唐表報料取宣州

表報謂楊行密曰趙鍾新得宣州衆心不附公宜早解厚幣說和州孫瑤上元張雄俊自來石清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鍾必矣從之鍾大敗行密果得宣州

楚楊定貞料淮南

淮南楊渥遣劉存舉楚王馬殷與軍使楊定貞賀曰我軍勝矣夫戰懼則謀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吾知必勝敕命秦

彥暉擊存破之

吳徐溫料度兵

吳劉信攻虔州。譚全播拒守甚固。攻之不下。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乃校信之子英彥兵三千。使朱景瑜與之俱。曰。汝守卒皆農夫。既嘗輸年。妻于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聞大兵再至。必皆遁。遂全播所守者。空城耳。注必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虔州皆潰。執其將譚全播。

梁王彥章料德勝城

梁主瑱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城。瑱問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大矣。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皆持斧。載治者。倚牆炭。乘深而下。會飲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趁德勝天微雨。德勝不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連三日矣。

趙季良料董璋

董璋始與孟知祥反。後相疑。璋來龍西山。杜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衆。心疑懼。公當自出。乘之以強衆心。乃以趙廷隱為都部署。將兵拒之。璋敗死。

晉王重胤料安重榮

安重榮反。杜重威與戰。不勝。欲還。王重胤曰。兵家忌還。彼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以契丹直衝其中軍。破必。狼狽重威從之。大敗之。

岳飛料楊太

宋岳飛討楊太於洞庭湖。飛袖小圖示張浚曰。不日可破。賊沒。曰。何言之易。飛曰。以水寇攻水寇。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內當俘諸酋。浚許之。果八日而捷書至。

明徐達料張士誠

上謀討張士誠。李善長以賊尚強。且饒富。宜少緩。徐達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猶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感之當自潰。上說。命討士誠。果平之。

徐達料河朔

徐達平河南。上勞之。因問平河朔計。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雖據廊自保之。不暇。敢離其穴哉。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是奔。竄元都。一蹙中。孤豚耳。取之如杜朽。上曰。元運令衆。就且漸盡。無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可也。

徐達料李思齊

徐達定陝西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宜先慶陽而後
臨池達曰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未易拔臨池北界河湟西
控羌夷地富而人衆大兵盛之不至則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
遂決策降之果得其衆

韓雍料大藤

韓雍討兩廣蠻至潯州召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岩密菁人
不旋踵瘴癘為毒不可深入雍曰不然我軍新至士氣十倍賊聞
視鬼笑因而乘之可立而破遂直抵大藤斬其奸細賊大驚沮大
破之

王瓊料寧王

寧王反中外惴惴王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於上游
何耶度已執之矣亡何守仁果執之

王守仁料宸濠

王守仁攻南昌宸濠解安慶圍而回衆謂賊悉甲來當堅壁而待
援守仁曰波誘或其下使以事成封爵為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
宸濠心已離我以銳卒乘昧昧擊彼將不戰自潰於是迎戰於樵
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父子

沈希儀料岑猛

岑猛叛督府姚鏌奏行誅召沈希儀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
奈何希儀曰璋女失寵心恨猛可侵擒之又曰猛乘上流兵下如

建統奈何希儀曰上兵率從富貴應巢穴為叛者懼誅耳無遠志
也又慮猛交安南希儀曰猛交安南則閉不能遠放豈無慮乎
是遂進師果用岑璋斬猛田州乃平

胡宗憲料海賊

胡宗憲為浙江參都海賊徐海等寇紹興往征之遇於江橋乃於
馬上自持一幟作拍鹿狀賊眾觀宗憲笑曰易與耳今上日九
宵趨前同知曲入絕後賊見而軍渡河大怖走亡何賊趨台州
乃喜曰寇來有三敗台守譚綸千城之將賊蹂其疆一也寇得志
三港其氣驕我奏捷樂濟其氣効以効乘勝二也客兵精悍非
當日比今授以布衣邀擊之法三也遂令道布截四面而受敵且戰

且北

料敵必退

洪陳湯料烏孫

漢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
以自救成帝問陳湯曰度何時解湯曰胡兵五當漢一今猶三而
當一烏孫不能勝會宗且發城郭燉煌兵應待乃至所謂報仇
兵非救急之用也知烏孫元令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討
已解矣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鄧禹料赤眉

赤眉入長安諸將勸鄧禹攻之禹曰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

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庫多寡能堅守者耶。乃北至拘邑。及長安糧盡。赤眉轉掠而西。禹入長安。

魏主料孫權

吳主聞魏使自將攻江夏太守。久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曹叡曰。權習水戰。今欲攻陸者。其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還。

張印料諸葛亮

諸葛亮漢出。急攻陳倉。操釋騎召張印到京。因問印曰。運將軍到。亮將無已。得陳倉乎。印知亮軍無穀。不敢久攻。對曰。臣未亮已去矣。屈指計亮粮不至十日。印晨夜運豆南節亮。

滿寵料吳人

吳陸遜引兵向魏廣州。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廣江將助兵。精守可。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乘遠。尾空絕。不來尚欲。當至今宜。聽其速進。但恐其不可及。乃為軍起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

滿寵止曹仁守樊

滿寵使曹仁守樊城。關羽乘水勢攻之。甚急。或請及關未合。乘輜。船。襲。關。曰。山水疾速。豈可與其不及。關羽連利將已在部下。自。許。以。南。有。機。援。羽。所以不敢速進者。恐吾軍將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漢。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已。而。曹。操。來。救。關。遂。解。

司馬懿料諸葛亮

司馬懿與蜀諸葛亮對壘渭南。有長星墜亮壘。懿知其必敗。遣將。將其。亮。果。卒。諸。將。遁。走。斬。新。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八。百。餘。人。

魏主料吳兵

吳主權勢起。自率兵向新城。分兵向襄陽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救之。魏主叡曰。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自往攻之。比至。權已走矣。乃御舟而東。滿寵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聞散至還。

魏虞松料漢吳二兵

漢吳二兵

漢姜維困魏狄道。吳諸葛恪圍魏新城。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若之何。松曰。諸葛恪恐衆守新城。欲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諸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姜維投食我來。非深恨之。寇若後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從之。維果以糧盡引還。恪攻城不拔。引去。

陳泰料姜維

漢姜維伐魏。乘勝圍狄道。魏諸將欲救之。陳泰曰。姜維若以戰克之。威逼兵東向。此賊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其銳。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遣軍潛行。至狄道東南高山多樹大鳴鼓角。姜維不意。故兵猝至。急攻不

先乃遷陳泰每以一方有事報以虛報據天下故希圖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昭亦贊曰救垂隔之城而不求益兵真大將也

秦姚萇料燕人

燕慕容冲攻秦王苻堅於長安後秦主姚萇曰燕人因其衆思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及秦王堅出奔冲入長安燕人乃執冲立段隨姚萇隨而東長安空虛萇遂取之

乞伏乾歸料呂光

涼王呂光伐南秦主乞伏乾歸而秦群臣請東奔或紀乾歸曰先

兵衆而無

兵衆而無

兵衆而無

兵衆而無

兵衆而無弟延勇而無謀且其精兵盡在延河延久先自至矣延與乾歸遇戰必先自引兵還姑臧

宋尹弘料魏師

魏主優宋遣次爪步大會群臣於爪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宋右衛率尹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必交明日果據居民焚廬舍而去

于翼料吐谷渾

吐谷渾攻周京鄯河三州周秦州都督遣于翼赴援于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不過抄掠耳掠而無獲勢必自去教日信至果如其言

漢國懷恩料賊

唐廣平王叔與安慶緒將李歸仁戰於長安城內賊大潰餘衆走入城追夜置鼓不止僕國懷恩言於叔曰賊棄城走矣請騎追賊因止之還明謀至守忠歸仁皆已遁矣

唐趙季良料官軍

唐石敬瑭討孟知祥敬瑭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糧運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通知祥問故曰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宋帝料吳冠

夏主冠宋帝延隔金明砦皆宗聞之嘆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久

兵機

兵機

兵機

兵機

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若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即引退

張浚料金人

金人入寇張浚拒之逾月不得入浚遣張宗穎潛渡至六合出其背載其旗敵將引去浚謂王進曰敵既無歸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渡擊之王遣進兵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

金書生料岳飛

岳飛大敗金兀朮於朱仙鎮兀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勿垂岳少保且還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千騎破吾十萬軍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於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岳飛果奏

詔班師

蒙古本華黎料東平

蒙古本華黎圍金東平不下。謂嚴實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女即入城安聯之。乃留兵屯守東平。遂北還。東平城固既久。援者不至。其民東還。令人不能守。實遂入城。

劉基料張士誠

劉基越整還見。上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父忠欲擊之。基曰。三日後必至。至而尾之。三日基曰。賊至矣。象見群至。旌旗如故。且嚴鼓鼓。莫敢發。公超之其前。則空壁而署留老弱。乃退薄之東陽。悉獲其衆。

料敵必來

漢荀攸料劉表

曹操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將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敵。操圍繡於穰。表果救張繡。

魏鄧艾料姜維

姜維圍魏狄道。不克。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鄧艾曰。彼有東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運。三也。狄道隴南。安祈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戒。分為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菴穀。皆出祈山。熟麥千頃。

五也。賊有熟計。其未必矣。維果還出祈山。聞艾有備。乃四趨南安。艾與戰。大破之。

吳陸凱料晉

吳遣丁忠如晉。晉東還。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陸凱曰。北方新併。已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奮力俟時耳。敵勢方強。而欲徵侍。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遂與晉絕。後晉果滅吳。

晉周訪料賊

周訪擊杜陵。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訪陽呼軍。至夜多布火。以疑賊。賊引退。謂賊終知吾無故當格。還令宜促渡水。此既渡。斷橋。訪已隔水。不得還。遂降。

魏姜料荀曜

後秦荀曜密召秦主苻登計。為內應。登來攻安定。後秦主姚萇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荀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甚。既行。曜果至。長安興誅之。

魏司馬楚之料賊

魏主叡柔然。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司馬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規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去。

魏古弼料宋師

宋主楊文德為武都王據白崖魏古制擊走之皮豹子軍至下蘇
聞之欲還獨遣人謂曰宋人敗必將還來不若練兵蓄力以待
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豹子逆之宋善道成果與文德合眾攻魏
濁水成豹子等救之適盛敗死

蕭道成討江州兵

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帥眾發尋陽蕭道成曰昔上派逆皆
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慙前失輕兵急下果我無備今宜預兵新城
句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道成遂出屯新亭以當其鋒
治至未畢休範前軍已至道成擊斬之

齊高帝料魏

齊主蕭道成初稱帝以江崇祖為豫州刺史謂之曰吾新得天下
房必以納劉祖為解便犯邊鄒希陽當斷非卿無以制魏果遂
梁郡王嘉奉故宋丹陽王劉祖以代齊攻壽陽不克而還

郭威料李守貞

漢郭威聞李守貞拒河下會蜀兵敗漢兵於散關威自往赴之威
或曰久聞劉詞曰賊之晚就盡在城西我去必未安國爾曹謹備
之守貞果遣兵張漢棚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
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河中兵還走

周世宗料劉崇

周太祖世宗五北漢主劉崇以契丹兵擊之世宗欲自將禦之

群臣皆曰劉崇必不自來世宗曰崇年歲大衰朕年少新立此
必力來朕不可不往遂自將與漢戰於高平漢兵敗績

周藥元福勸兵為殿

世宗攻晉陽不克引還藥元福曰進軍易還軍難乃勸兵成列而
殿北漢果出兵追蹙元福擊走之

寇準料契丹

契丹入寇與宋師遇戰小却即引去綽悍無鬪志宋相寇準曰是
和吾也請練師命將簡精銳據要害以備之果至準勸駕親征而

宗澤料金人

宗澤敗金人於衛州金人還澤計敵眾十倍今一戰而却勢洶洶
未使其鐵騎夜蘇吾軍則危矣乃募徒其營金人夜至澤立營大
驚自是憚澤不敢渡出兵

王庶料金人

宋張亮持詔賜夏國王庶移書與之曰夏人之患小而金人之
禍大而迫秋高必大舉金使即帥兵來義驤遂渡河徐圖恢復庶
不迭金滿寨妻室果取延安府

張浚料金

金阿里蒲盧渾侵宋明州張浚使楊沂中帥師迎戰於高橋賊大
沒飛軍士曰虜敗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銳伏擊閉門自守阿

里蒲盧果夜侵明州。設等遣兵掩擊。金人奔北。

李彥仙料金人

金烏魯攻宋陝州。李彥仙敗之。彥仙度金必并力來攻。即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果帥衆來攻城。

張浚料金齊

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朝廷已議和。解因上疎極言之。及齊劉豫侵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帝思其言。召張浚於福州。

廣允文料敵

廣允文擊敗金人於采石江中。允文曰。敵今敗。明當復來。夜分海解。解上深別遣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

金納哈買住料蒙古

納哈買住鎮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釁。女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敵女。而造箭制橋。不任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益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破大水寨。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遣人乞和不許。

蒙古阿木料宋師

阿木取宋仙人帖成等柵。宋鎖江陵城池。不通往來。阿木謂諸將

曰。若不援。宿將恐落敵後。遂自安海濱。江解。時或為表。宋師果至。大敗之。

張弘範料李璣

元張弘範討李璣。璣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李璣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蘇謂吾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濠。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蓋浚廣。璣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浮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

料敵不至

馬援料羌

馬援為隴南太守。擊破參狼羌。隴右清靜。南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開城發兵。時援與客飲。大笑曰。虜何敢犯我。晚狄道長。變守寺舍。良怖急者。可伏牀下。後稍定。郡中服之。

郭嘉料劉表

曹操攻新表。諱表。表與表為俱。再為松。烏桓欲助。表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諸將曰。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我用。今深入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辭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劉表坐談客耳。雖虛國遠。無憂也。操遂擊烏桓。破之。尚與表遠東。備說表欲許。表不能

用

劉曄料孫權

魏主丕伐吳。親御龍舟至廣陵。吳將徐盛列舟艦於江。丕問群臣曰。孫權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之。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還。既而孫權果不至。於是旋師。

司馬懿料孫權

魏武薨。文帝即位。孫權帥兵而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禦寇。時曹仁鎮襄陽。召仁還。司馬懿曰。孫權南破關羽。此欲自結之時。必不為志。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奔樊。

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

劉裕料秦

劉裕伐南燕。固。燕主超乞師於秦。秦主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鉄騎十萬屯雅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曰。語汝燕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雎。今能自送使可。遠來劉裕之曰。若怒敵而速其救。則廣固未拔。寇冠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曰。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軍容先聞。是自張大耳被兇師出。殆將內懼。何暇救人。興遣使隨使南燕。果退還。

岳飛料金人

岳飛敗金師於侯坡。小夜屯居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

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

料敵必降服

趙主曜料張茂

趙主曜自隴上而擊張茂。諸將爭欲濟河。曜曰。吾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按兵不動。以威震之。若出中甸。茂表不至。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

韓琦料夏主諒祚

夏主諒祚寇宋大順城。宋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又奏博守難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諒祚甚惡。詰之必服。會陞諒祚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頌琦曰。一知料也。

升機

一如料也。

張浚料山岩

張浚撫師淮上。今岳飛進屯襄陽。飛使牛羣下鎮汝軍。遣楊再興渡河南長水縣。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岩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稷與等果冠之。

料敵不敢戰

諸葛亮料司馬懿

亮因數出。皆以糧不繼而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亮數挑戰。不出。乃遺以巾幘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亮不

役事此止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困請者，示威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無制吾，豈千里請戰耶？」

涼呂纂料段業

涼王呂光遣弟呂纂討段業，不克。太常卿驛叛，召纂還師。纂將還，請將曰：「段業必驕，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遠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纂曰：「耶摩作亂，吾今還都，卿能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

陳吳明徹料皮景和

陳明徹攻壽陽，皮景和來救，去城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曰：「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急攻拔之。」

楚王環料吳人

楚許志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起黃州，掠而還。德勳曰：「耶人將邀我，宜備之。」王環曰：「武軍入黃州，耶人不知，吾過其城，彼自較不暇，安敢邀我？」乃長旗鳴鼓而行，耶人不戰遁。

料敵必詐

漢谷孔識詐降

匈奴遣右鼻林王伊邪莫演奉獻，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欲降，匈奴

林欽等曰：「今單于稱臣而更受其遺，此之謂是。食一夫而失一國，假令單于使之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不如勿受，以抑詐謀。」帝從之。遣使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還去，歸到官位如故。」

魏滿寵料吳

滿寵聞吳欲至合肥，表請召兵皆集。吳尋還，寵以為賊大衆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還以罷吾兵，而側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滿寵料吳人

吳主權使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布書請兵迎之，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書報之，會寵奉書入朝，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

王基料鄧錫

魏襄陽太守胡烈言：「吳將鄧錫等同謀變，化詔王基迎之，基遣司馬昭書，言錫等可疑狀，且曰：『夷陵東面道皆險阻，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此事之危者。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昭從之。』既而錫等果不降。」

梁武帝料魏

魏中山王英攻梁馬頭板，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遠

南向矣。武帝曰：此欲進兵為詐耳。乃令修鍾離城為戰守之備。英果固鍾離，梁兵敗，魏師英脫身走。

魏鄭義料常珍奇

宋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魏。魏遣面河公石至上蔡，珍奇出迎。石未即入城，鄭義曰：珍奇意未可量，宜入城據有倉庫，制其腹心。乃入城，因置酒嬉戲。鄭義曰：觀珍奇色甚不平，不可不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乃止。

魏鄭義料沈文秀

魏慕容白曜侵宋青州，宋沈文秀遣使迎降。請兵白曜欲遣兵救之，鄭義曰：文秀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無朝夕之急，何據求援？觀其

與機

卷之六

三

使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患不服已而文秀果不降。

魏尉元料申纂

魏尉元等侵宋，宋兗州申纂詐降，元受而陰為之備。及師至，纂果閉城拒之。

宋沈攸之料劉胡

沈攸之既克錢溪，子勛將劉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懼攸之曰：若然，則萬人之中應有一人還，此必破戰失利，唱空鼓以惑眾耳。勛軍中不得妄動，捷報尋至，屢戰破之。

沈攸之料魏人

沈攸之拒魏時，薛安都已降魏，魏遣問詐曰：安都欲降，求軍迎接，不許來者益多，攸之曰：請安都子弟為質，不然無空注來，遂不遣至。

唐王峻料突厥

突厥毘伽可汗既至，突厥降戶唐唐河曲者多叛，趨之。唐并州長史王峻上言：此屬後以其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彼安寧必自叛去，願集兵眾徙之內地，以保秦未報降戶果叛。

烏承玼料虜

唐趙合章等擊契丹，與虜遇，虜望風遁去。烏承玼曰：虜非畏吾

與機

卷之六

三

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合章不從，與戰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破之。

唐王式料秦甫

王式討秦甫，屢敗賊，式急攻，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住耳，且謹備之。賊果潰出，又三戰，甫等送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進，賊其遠擒之。

柳渾等料吐蕃

唐德宗以渾瑊為盟使，與吐蕃盟，推平涼，上謂諸相曰：今日和議，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夷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獨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是夕有表言唐刺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

謂渾曰卿書生乃料敵如此耶

趙遂料漢

宋主侵北漢太原國父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門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詐

韓琦料元昊

夏主元昊遣高延德至延州與范仲淹約和宋韓琦聞之曰無約而靖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

宋觀料剛浪凌

夏剛浪凌李又貴持書至清湖報稱世衛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

人情便於和龐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湖留又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

宋夏隨識開謀

元昊寇保安軍為書及錦袍銀帶使境上明季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副總管夏隨曰此行間耳若有移約通贈遺豈彼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降賊自劫

宋廣允文謝金主

金主南侵宋王權之師潰於昭關之王權還以李顯忠代之敵偽詔來諭權似有宿約者廣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云權因

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雄雌金主得書遂聯軍趙楊州

料敵有伏

劉毅料匈奴

漢高祖討韓王信聞冒頓居代谷使劉毅視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毅注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殄殲見可長臣從見羸瘠老弱此必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至平城冒頓果圍帝於白登七日乃解

趙涉料吳楚

漢吳王濞等反帝命周亞夫會兵滎陽討之發至霸上趙涉遽說

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甬滬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雒陽果得吳伏兵

陸遜料昭烈

先主自將伐吳相拒不決乃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謫且觀之先主知計不得行乃引八千伏兵從谷中出遜曰可以不聽擊之者以此故也

李金全料漢

南唐李金全救李守貞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將曰有漢兵數百在湖北時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敵言過聞者斬

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不可與之戰乎？』

范仲淹料夏

范仲淹城馬舖砦城成夏人以二萬騎來戰。佯北仲淹令勿追已而果有伏兵。

料敵未易克

晉人料秦

秦穆公增修國政重施於民猶用孟明晉人聞之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明年復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封蔽尸而還。

齊魯仲連料狄

田單攻狄注見蘇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對曰：『昔國亡家破志在必死故以即墨復齊而有餘今身為齊相富貴已極惟恐失生之樂雖以全齊舉狄而不克也。』及攻狄三月不下乃思仲連之言勵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一日而克。

樂音料楚

楚莊王伐鄭而許之平晉師救鄭鄭使如晉師曰：『楚師若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晉樂音曰：『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還注以戒下也。』鄭不可延諸將不聽戰敗鄭伯如楚。

秦武安君料趙

秦王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王欲使武安君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今秦雖破長平而秦卒以者過半國內空虛遠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遂辭不行乃以王龔代陵果大敗。

王翦料楚

秦王政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對曰：『不過二十萬人。』問王翦對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使李信將二十萬人伐楚果大敗奔還王使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滅之。

馮奉世料隴西羌

隴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同馮奉世入議時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元城等莫對奉世曰：『近在境內不以時誅亡以威遠夷顧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羌虜無慮二萬人。』當倍用六萬人然羌寇不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等皆謂民方收秋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奉世曰：『天下饑饉戰守之備久廢矣秋將有輕邊吏心而羌虜首難若以萬人屯數處必無畏心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相扇而起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也。』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殲決利害相萬固爭不得詔益三千人屯三處羌虜咸多皆為所破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決事天子大發兵六

萬方大破之

魏賈詡料代吳蜀

魏主丕詔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今群臣無權備之計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

司馬昭料吳

司馬昭克壽春議者欲坑吳兵昭曰吳兵所逐可見中國之大度耳皆安虞之昭欲乘機伐吳王基曰吳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必修備設慮未可昭即止

陸抗料西晉

卷五十七 料敵

甲

吳步騭據西陵叛降晉晉遣楊肇迎之陸抗勸諸軍築嚴圍內以圖關外崇晉兵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之抗曰此城勢固糧足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不可卒拔北兵至而無備乘其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乃固之固始合而晉兵至

魏傳永不退裴叔業

裴叔業侵楚王成傳承既拒叔業左右欲追之承曰吾弱卒不滿三千疲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虛實足使喪胆俘此足矣

趙鼎料金兵

高宗自將禦金師次於平江欲自渡江決戰趙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速與爭鋒非策也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料我師必敗

伯此知屈瑕

楚武王使莫敖屈瑕伐羅開伯此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入告夫人鄒曼曼曰莫敖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復遣之不及莫敖遂敗成

秦叔料秦師

秦叔

卷五十七 料敵

乙

秦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管鑰若滑師以來國可得也秦襄叔謂穆公曰勞師遠襲無乃不可乎公召孟明等出師襄叔子與師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必於其是余於是收爾晉果敗秦師於殽

司馬懿料軍必敗

魏曹真夏侯玄自駱谷寇漢漢遣劉放張郃與勢費禕救漢中司馬懿與方書曰今與勢至險蜀先據之若遲不獲戰遲見趙雲公矣玄具言於吳遂引軍還費禕遂據三嶺以截其來吳爭險於

陳化料姜維

其維伐魏。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加少，控冠用之，不最何以自存？維攻魏，施陽卻艾破之。

晉陶侃料郗城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郗城，宜分兵戍之。侃曰：我所以崇冠者，長江耳。郗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繇也。獨虜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打，此矣。後度亮使毛寶樊城，趙王虎果遣安等入寇，攻郗而郗城皆陷。

沈慶之料王玄謨

宋遣王玄謨侵魏，沈慶之曰：我步破騎，其勢不敵。極道派再行，無

宋

宋

宋

防劉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未除而將六軍之威，不遇注時，恐重辱王師。宋主不從，王玄謨果遁還。

宋楊業料契丹

遼耶律斜軻入塞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獲軍王侁等不可。業曰：業非避敵，蓋持有利。彼獲去，幸而功不立，將行注謂潘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家谷口曰：諸軍幸於此張步兵，張弩以相獲也。業轉戰當至此，可矣。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即麾下陣於谷口。業度機進戰，侁不得業報，以為契丹敗，遂欲爭其功。領兵逾谷口，業戰至暮，抵谷口望見無人，乃力戰歿之。

料敵所向

其知晉伐我

晉侯伐秦，周請有事於神，與三塗。其和謂劉子曰：秦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基睦打楚必吳，故也。晉果滅陸渾，教之以其秦於楚也。

班超料月氏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因求漢公主，超還其使，遂遣副將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蕭瑟嶺，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日決矣。謝攻超不下，掠又無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遂求救。乃遣兵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超，超伏兵盡逐殺之，持其使首示謝。謝大

宋

宋

宋

驚即遣使請罪，領得生還。

曹真料諸葛亮

漢諸葛亮伐魏，攻祁山，敗績還漢中。魏曹真以亮德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被盡引還。

司馬懿料諸葛亮

諸葛亮止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連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遂胡連部進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

鄧艾料姜維

總師父與部淮拒姜維退淮因擊而為父曰賊成敗還宜分軍以備留父屯白水北三日姜維遣廖化自白水南結營師父曰姜維今幸還吾軍人少添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後廖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龍沱城父即潛軍沱城維果來父先據城得以不敗

陸抗率衆赴南陵

步闢據西陵叛抗勅南陵諸軍嚴圍為內圍水寨之策圍始合而晉師兵至江陵諸將咸謂抗不宜上南陵抗曰江陵不足憂敵雖得必不能守若據南陵則群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率衆赴南陵晉兵至由陵抗憑園對之晉兵攻之不克敗走

陸抗料楊肇

陸抗料楊肇

陸抗討步闢與楊肇憑園對之都督俞贊止諸將抗曰昔魯夷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敢攻圍必先此虞即夜易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敗夜遁

李密料王世充

隋王世充擊李密相持日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問世充軍中何為軍士曰此見蓋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曰世充易糧將揭求戰不得故募兵享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果至敗之

唐成彥師料李密

唐李密反使人馳告張善相令以兵應援而張善相言勿難成彥師曰密發言向雖實欲出人不意其害城就張善相耳乃率衆潛然耳山南據要道而伏密果南出彥師擊敗之

韓遊瓊料朱泚

唐朱泚反造雲梯攻奉天渾瑊等拒之韓澄度瑊之所向必城之東北隅泚兵攻南城韓遊瓊曰此欲令吾勇也乃引兵向東北泚果向東北擊退之

唐王式料粟南

王式使諸軍分路討賊粟南賊連敗式曰賊窘且飢必遁入海命單銳軍海口拒之賊果如式山欲復入刻圖之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息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遂擒之

唐趙彥料黃巢

黃巢將孟楷擊蔡州唐陳州刺史趙彥曰巢不取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整甲兵積芻粟楷果移兵擊陳彥擊楷擒之

晉李存審料梁兵

晉王擊梁丹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懸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德勝州梁賊思遠果悉衆趣魏州知有備而還

周世宗料唐軍

周世宗伐唐軍在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世宗居其後唐
派東濟遠令趙思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大
破之餘衆果東潰諸將夾岸追之唐兵戰溺以及降者四萬人

韓世忠料金人

金兀术入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
者敵必登之以觀我虛實乃遣人伏龍王廟金兀术果趨廟襲獲
之

岳飛料兀术

宋岳飛苗大軍於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大敗金兀术逼郾城兀
术夜遁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
术果至貴實與戰破之

宋魏勝料金人

金人攻宋海州魏勝迎敗之金人圍蒼山勝救之入其營相持久
之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開出營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之圍抵
咸下勝出戰金兵乃去

曹友聞料元人

曹友聞為利州都統元入寇擊走之友聞謂陳廣等曰敵必旋兵
攻難寇宜急援之已而果至攻臨禦之元人解去

孟拱料武仙

孟拱攻金武仙破其七砦料仙勢窮威必上帖山絕頂窺伺乃金

楚樊父彬詰旦奪帖山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帖山及半父彬
擊破之

蒙古阿木料宋兵

宋夏貴援襄樊及秋霖雨漢水溢貴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
木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師
果趨新城阿木擊敗之

元李璘料徐壽輝

李璘守江州賊徐壽輝來攻擊却之璘謂其下曰賊不利於陸必
緣水攻乃設七星橋於沿岸水中賊舟因風鼓噪而進舟遇橋不
得動乃率將士奮擊射以大箭賊多焚溺死

科築城可成

周章孝寬料築城

周章孝寬料築城於陰要遣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
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刺手二日敵境始
知晉州撤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
城之城障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不進岳卒城而
還

唐楊朝晟築城

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卻寧節度使
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今發木鎮兵出其不意而城不過三旬已

果若大集諸道兵。論月始至。庸亦集衆來爭。何曉築城。我上之。朝晨分軍三路。築城畢。還。吐蕃始出。追之。拒數日而六。

料安營得失

先武遣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海南。浮軍雍奴。遣吏秦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能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數兵擊隆。破之。浮不能救。

先武料吳漢

漢吳漢伐蜀。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劉尚。持江南作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讓漢曰。賊若出兵。縱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敗。吳幸無害。漢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蜀果使謝豐攻漢。使別將劉尚。今不得相救。漢兵大敗。

魏文帝料漢兵

漢昭烈帝自將伐吳。主孫權親主曹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乃謂群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五十營。可相敵乎。臣原臨阻。而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權上捷書。必至矣。七日吳敗。漢書到。魏主曰。料清中不可屯軍。

魏師圍吳江陵。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清中安屯。作浮橋注來。董昭曰。屯清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追而行。至隱也。三者兵家所忌。加江水向淺。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不從。昭出。

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筏。欲燒橋。尚還而止。後句曰。江水大漲。不謂昭曰。君論何其審也。

凌應同德威料梁兵

梁伐魏。李存勖及周德威等敗之。周德威曰。今賊兵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且吾恃者騎兵。利於平曠。今歷賊重門。非用長之地也。況去賊咫尺。而限者一水耳。使梁將升我渡河。吾無賴矣。不如還軍。卻造浮橋。乃還軍鄆邑。

吳機劉養奉二十七終

卷五十七 附錄

瑞屏大宗伯鑒定

同觀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吳志蔡理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築城量禦敵

吳呂蒙勸主場

曹操欲東兵孫權夾濡須水口主場諸將皆曰上听擊賊先入船何用場為呂蒙曰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從之操至濡須相守月餘引還

魏滿寵建城禦吳

孫權

孫權

滿寵言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連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甚難其南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將其歸路從之吳主權欲固新城以其遠水遂不敢離船

晉張方兵敗築壘

晉長沙王又奉討河間張方敗之方衆欲夜遁方曰善用兵者因賊為成此奇策也乃夜潛遁通離城七里築壘數重水引壘數里軍食又攻之不利

唐郭元振置城禦虜

郭元振拜涼州都督初州境南北不過四百里虜倏忽至城下元

張仁厚拒突厥
唐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皆突厥默啜西擊唐張仁厚乘虛奪孔漢南北控河吐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十里皆據津要多置烽

唐高駘計築成都城
唐高駘計築成都城恐南詔入寇以警後者乃遣僧景仙說游

晉李存審為鹿角寨
李存審救幽州命步卒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終丹野環寨而過寨中萬弩射之死傷塞路

唐王彥章攻唐楊劉范
梁王彥章攻唐楊劉范延光請唐主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路唐主遣部崇韜築城六日馳至攻時版築僅畢崇韜相繼唐主殺之彥章還鄆州奏報始通

宋章築謀通夏
宋章築謀通夏

羊崇以夏人皆利畏威不有惡父違不持位身宜稍取其體上終

是剋州一城九巷控邊屢敗夏人而諸將多各建塔以逼夏人不復振

李綱治戰守之具

金人內侵宋李綱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鋒用正兵二千人而保甲兩軍不預焉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中軍八千人有總制統領隊將等目肆習治戰守之具粗備

宋宗澤守城

宋宗澤守東京造戰船據形勝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大河結次為連珠若議河東河北山水砦潞河七十二里命十二縣

守之唐人三道人冠以燕山軍圍汴澤有倘唐聞之斷河梁而

宋再璉謀守蜀

宋余玠守四州播州冉璉及弟冉玠玠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合州城於此已蜀不足守也玠密聞玠朝使之并築青居大獲重頂天生十餘城皆固山為要基布置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蜀始可守

明李文忠築五指岩

謝再興叛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於義烏擊破之會胡深自嚴州來與之謀曰諸暨浙東之保障不守則

獨處不支乃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築一城浙東賴之

明劉江築望海壩

劉江守遼東以望海壩可望諸島謀喉之地請築堡五烟瞭望一日瞭者言夜東南舉火有亮江計寇將至亟遣備之大敗倭賊

明王綱經畧遼東

遼東遼今久弛輒至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塘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交鞠益簡練卒伍賑綱會之偶配禦寒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匪鞠綠俗立法細大收時十數年間邊用充足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顧賊因出塞大破虜

明余子俊增添營堡

余子俊巡撫延綏營榆林未成鎮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余子俊請渡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補伍籍之脫落及聽罪謫子孫不能它風土者選伍以實榆林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隸歲果并開界居外地興屯歲得糧十餘萬始榆林為重鎮矣東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窺肆出入

明余子俊接連邊牆

余子俊鎮陝南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勝乃謂陝南三邊延慶為內地初虜遁黃河外正統初始渡河犯邊乃立界居營堡墩臺天順來始知延慶無阻掠鄉導入屯河套虜居內而吾禦外矣乃在

三。四。間。為。對。角。敵。基。空。慶。築。牆。如。新。月。狀。連。比。不。絕。以。偵。敵。避。射。自。是。寇。虜。益。稀。

明場一清創城行虜

楊。一。清。為。陝。西。巡。撫。時。虜。大。賊。楊。一。清。經。理。邊。務。創。城。控。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杆。靖。虜。虜。遂。不。敢。渡。河。

燒棧道倚敵

張良燒棧道

漢。王。龍。因。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記。五。曉。棧。道。以。倚。敵。且。示。項。羽。無。東。意。

穿池倚敵

宋沈慶之營內穿池

宋。沈。慶。之。營。內。穿。池。宋。馮。北。大。羊。營。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沈。慶。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營。內。穿。池。朝。夕。不。外。汲。鑿。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矢。射。之。營。兵。走。

障虜通道

馬燧障吐蕃通道

馬。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於。木。障。之。設。二。門。為。譙。樓。八。日。而。畢。虜。不。能。為。暴。

晉潘浚說徙防所

晉。東。海。王。越。與。兗。州。刺。史。荀。晞。善。潘。浚。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時。有。大。志。非。純。臣。也。若。遷。之。青。州。公。自。收。兗。州。藩。衛。本。朝。此。可。謂。為。制。禍。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自。領。兗。州。以。晞。為。青。州。刺。史。

表表

晉書卷之六

六

兵機類纂卷二十九

瑞屏大宗伯鑒定

前謀畫

謀勦基業

劉倫取成都

孫權達劉備欲取劉璋張象倫報曰今有孫權欲觀兵吳會無故自相攻伐使乘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軍往夏口倫遇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吳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權召瑜還後倫攻璋得益州自取成都

案

夏王勸勦謀取秦

夏王勸勦秦三城以北諸戌諸將欲定都高平勸勦曰今專國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舉出其不意故前則擊後則擊前彼疲于奔命我進食自若不及十年積北河東豈為我有恃與既死駒子聞弱徐取長安不出吾計中矣乃侵嶺北諸城

蕭衍謀清天步

蕭衍起兵蕭衍欲領明年衍曰舉兵藉一時號銳之心若賴兵場種非計也遂發命王茂曾景宗為前軍至漢口衆議并吳國即分聚而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關一里箭通交至房像寄以重兵固守

與鄧城為犄角若志氣前進傳寄必絕我後不若遣諸軍齊江與荆軍合以逼鄧城吾自圍壽山以逼漢河使鄧城竟陵之衆自下江陵相中之兵自至兵多糧足何憂兩城不拔天下事可取矣因寶奏遣兵救鄧州先加湖或各衍不并軍圍鄧定西陽武昌取江州今宜請救於魏衍曰漢口資儲仰息以兵整之連結數州若并軍圍鄧又分兵前進象山必阻沔路糧運不通自朕離散何以持久且丈夫衆事欲清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乃使乘漲張加湖加湖清象山即城相繼降

贊成基業

管仲請救邢

案

季子弗謀

狄人伐邢齊管仲言於桓公曰我秋討狄不可歇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請救邢齊侯帥師救邢狄還桓公城邢遷為五霸之長

姜氏遣重耳

晉公子重耳出奔至齊齊桓公以姜氏妻之公子欲久留從者子犯等不可將去齊謀於桑下姜氏之妾要在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以滅口勸公子行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以酒醉公子載之而去公子入晉逐霸

晉文公入襄王于周

周王以難告諸侯秦師將納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晉不先入王使秦先之無以令天下遂喪六次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進

王入襄王于周。殺叔于。王賜之河內陽樊之地。

晉和我以成霸

晉悼公復修霸業。無終于嘉父。請和諸戎。戎侯曰。戎狄無親而食。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未和。今勞師于戎。而伐陳。不。常能。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莫如和。公使魏絳盟諸戎。戎事。晉遂後霸。

趙張耳等勸狗地

趙武臣畧趙地。自立為趙王。楚王勝因而賀之。使張耳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如已。威秦必加兵于趙。願王毋擊秦。而狗燕。南收河內。以自廣。趙王從之。不西兵而畧燕常山。上堂。

樊張諫沛公

沛公入關欲畱居秦宮。樊噲諫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聽喻言。公乃還軍霸上。

鄧禹說劉秀

漢劉秀北徇至河北。鄧禹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等動。以萬數。更始才諸將庸人。非安民者也。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故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于中。與定計議。漢朕純勸即位。

漢諸將請蕭王上尊號。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軀成土。壞從大王。矢石之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不正。猶位恐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之行。至部乃即位。

法正龐統勸圖劉璋

劉璋使法正迎劉備討張魯。正至荊州。說備襲璋。龐統亦言之。帝欲反。曹操所為不欲。失信于天下。朕不能奮義。乃留諸葛亮。關羽守荊州。自將數萬而西。至涪。璋率兵三萬。進會之。正統又勸襲之。備以初入他國。恩信未著。為不可。歡飲百日。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至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龐統曰。今日陰選精兵。晝夜兼通。徑襲成都。一舉便定。上計也。楊懷高沛。仗兵守關。數謀使遣將。

卷二十一

軍還。荊將軍進與相聞。言荊有急。欲還救之。喜而必求。執而進。取其兵。乃向成都中計也。還。臣白帝連引荊州。偷還。圖之下計也。備其其中計。會曹操攻孫權。權求協。遣書璋。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佐強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貽書勸備。勿去璋。聞新松勸。開市勿復得。與備通。備怒。收懷沛。斬之。并其兵。進據涪城。

陳宮說曹操

曹操為東郡太守。時黃巾賊殺兗州刺史。劉岱。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再往收之。可資以收天。

下官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刺史操撫循之激厲將士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如走操追降其衆三十餘萬

漢鮑信謀規河南

關東州郡起兵推表紹為盟主鮑信謂曹操曰表紹專利將自生亂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會黑山白統衆累東都操擊破之紹表操為東郡太守後領兗州刺史

達紀謀據冀州

漢冀州牧韓馥以素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達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家要公孫瓚便取冀州韓馥必駭因遣難士陳拘馮緩必遜讓從之緩乃避位讓紹

袁機

卷十九

程昱說曹操

袁紹使說曹操遷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保濟也將軍能為之下乎兗州雖險以將軍之神武與昱等共圖霸業可成也操乃止

荀彧勸定兗州

曹操將張邈陳宮叛迎呂布為兗州牧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呂布荀彧曰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不可不先定若舍而東則布乘虛寇累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未定將軍安所歸乎操乃止布與陳宮來戰操擊破之

荀彧勸迎獻帝

曹操在許昌西迎獻帝衆以山東未定未可卒制荀彧曰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遣曹洪迎天子還雒陽

曹操計還帝于許

曹操欲還帝于許問董昭計昭曰此下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還許

朱治說取江東

孫堅為劉表所殺子策年十七有復仇之志性見術欲得父兵術止與千人大失望會監將朱治說策歸取江東策于是將步騎千餘行拔橫江渡江轉閉所向皆破百姓聞孫郎來皆失魂魄

孫策

卷二十

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出掠民大悅繼而走劉繇入曲阿勞將士布恩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獲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得二萬餘人馬千匹威震江東

魯肅勸保江東

孫權問計于魯肅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雲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克長江之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貴重之

魯肅勸保江東

魯肅言于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諸將各有彼此劉琦與曹操有隙宜與結盟好以濟大事請吊表二子并勞軍中用事者友

說使撫衆同心一意天下可定權即遣肅開謀已而荊州展
張康道北山郡劉琮已降操肅遂迎你于當陽長坂宣權肯致
殷勤之意俗甚悅

匈奴劉宣等謀立劉淵

晉成郡王頴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鄯從祖
宣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使
其堂呼延收詣鄯告淵及王浚東瀛公騰起兵討頴淵乃說頴曰
請遠說五部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頴悅遣之淵至左
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都于離石國號漢

慕容翰勸擊鮮卑

晉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攻陷諸慕容廆少子翰曰今
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以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
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以翰為前鋒
蓋并二部之衆

張賓勸石勒據鄴

石勒築壘于葛陂將攻建業晉集衆以討之會大雨不止勒軍中
饑疫張賓曰鄴有三臺之固宜北據之以經營河北勒乃引兵至
襄國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張賓勸據襄國

晉劉演鎮鄴保三臺以自固石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

梓拔舍之彼將自潰方今王浚劉琨公之大敵宜先取之且據兵
藉旅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限糧儲西
廩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據襄國

石真若留勸亮髮烏孤

亮髮烏孤謀取涼州涼王呂光遣使授以官爵勸勿受石真若
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雲而動從之後梁
饑攻西平烏孤欲故之衆憚饑兵強趙振曰大王欲取嶺南五郡
此機不可失也若饑得西平夷夏震動非我之利遂進擊大破之
取五郡

夏王買德贊取長安

劉裕伐秦克而東還夏王勅勅問計于王買德買德曰青泥上雖
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朕後傳檄
三輪施以恩德則長安不足取也勅勅乃使子瓚向長安別將也
青泥及潼關而自將繼後關中郡縣悉降遂據咸陽臨長安

慕容廆尊晉王

晉即瑯琊王廆即晉王位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不受高祖曰晉室
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招諸部不
惠無辭矣廆從之遣王濟詣建康勸進

裴琰謀擊諸部

晉元帝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裴琰謂廆曰晉室衰微中原之亂

非明公不能拯也。諸部雖各擁兵，宜以漸并取。為西討之資。虎以
幾為長吏，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南燕韓範謀取廣固

南燕慕容德居滑臺，德出討，廣固滑臺降。德欲還攻之，韓範曰：
今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二
十萬，廣固城地形阻峻，既得其地，後關秦銳伺隙而動。此乃
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諸郡皆降，遂陷廣固。都之。

李密勸攻滎陽

隋李密自楊玄感死，亡命歸翟讓，讓以取天下之策，多不見從。
讓客有賈雄者，曉除陽占，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託術教說讓。

韓範

韓範

讓欲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鼎沸，不得耕耨，公衆雖多，食無倉廩。
惟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渙散離散，不若
先取滎陽。以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于是攻滎
陽，諸縣多降之。

劉文静謀取天下

隋劉文静謂李世民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郡，虜盜結
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大原百
姓皆避盜入城，文静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
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掃
今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

李世民興義兵

李世民說李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
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
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遂起兵，克長安。

劉知遠說石敬瑭

唐主從珂東徙，石敬瑭鎮天平，敬瑭謀于眾，劉知遠曰：明公久將
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帝業可成。奈
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晉桑維翰曰：公明宗之愛倚，契丹素與
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屈節事之，朝夕至，何患不成？敬瑭乃表
唐王養子，不應承祀，遂求救于契丹，契丹立敬瑭為晉帝。

李氏

李氏

李氏勸出宮中以勞軍

漢主劉知遠為將，素有威惠，時石晉為契丹所俘，中國無主，眾議
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
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于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
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既而諸將勸進，遂即位。議用晉
陽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創業未有惠民，而先奪其
生資，殆非新天子救民之意。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不厚，民
無怨言。從之。中外大悅。

明劉基謀破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金陵，眾議不一。劉基不言，上入內召基，基曰：

宜○先○斬○主○納○款○及○秦○鍾○山○者○為○今○之○計○不○若○傾○庫○藏○以○結○士○心○且○占○天○象○後○舉○者○勝○觀○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擊○之○取○之○易○耳○上○決○策○誘○破○反○諒○

明劉基言勿奉韓林兒

高祖○定○江○東○稱○吳○國○公○而○諸○將○在○中○書○有○議○設○御○座○稱○小○明○王○以○奉○韓○林○兒○正○行○禮○慶○賀○基○從○後○踴○上○所○坐○胡○牀○上○悟○乃○止○基○曰○何○為○奉○牧○豎○者○為○上○陳○天○命○所○在○上○始○定○大○計○

贊助安國

孟獻子勸魯聘楚

楚○莊○王○聞○宋○魯○孟○獻○子○言○于○宣○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

齊

齊子不許吳王平

十

而○獻○物○朝○而○獻○功○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賂○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國○之○公○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子○是○善○于○魯○

范蠡不許吳王平

越○伐○吳○屢○捷○圍○姑○蘇○吳○請○平○使○者○往○反○數○四○辭○愈○卑○禮○愈○尊○越○王○將○許○之○范○蠡○曰○孰○使○我○早○朝○而○要○保○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于○是○居○軍○三○年○吳○師○遂○潰○滅○之○

張良勸帝都關中

劉○敬○勸○帝○都○關○中○左○右○大○夫○皆○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敵○西○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統○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臣○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帝○即○都○關○中○

張良指四皓

漢○高○祖○欲○易○太○子○張○良○為○呂○后○畫○計○曰○上○所○不○能○致○者○東○園○公○等○四○人○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早○詞○安○車○請○以○為○客○時○從○入○朝○今○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指○四○人○至○上○下○八○寺○四○人○時○從○帝○見○怪○問○四○人○各○言○姓○名○遂○不○從○易○太○子○

馮援奏不棄金城

朝○議○以○金○城○破○楚○已○西○遂○遠○多○寇○欲○棄○之○援○上○書○言○其○地○城○多○完○

齊

齊子不許吳王平

十

牢○易○可○依○固○田○土○肥○壤○溉○灌○流○通○如○今○楚○在○淮○中○則○為○害○不○淺○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塙○塙○開○渠○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楚○豪○揚○封○說○塞○外○楚○皆○來○和○親○

吳周瑜止遣質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則○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即○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

周瑜說勿迎曹操

官標破劉瑄引兵東下聲言八十萬江東大震張昭等勸迎之周瑜曰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合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衛士眾不習水土必生疾病瑜曰操正在今日摧大喜之遂破操于赤壁

唐諱忠為燕魏畫計

唐魏將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成德王承宗乃曰師不遠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幽州牙將譚忠曰王師入魏若厚撫之而悉甲整境諱曰伐趙除趙趙書使解驛降魏魏一城待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及王承宗請自新朝廷乃罷兵

唐馮涓勸王建

唐王建乘李茂貞之氣取鳳翔馮涓曰今梁晉席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乃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乃與茂貞修好

契丹妻止攻幽州

契丹主阿保機有猛犬油可以攻城欲攻幽州其妻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十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公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

王峻止郭威親征

北漢攻晉州郭威遣王峻拒之峻留陝州旬日威議親征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泥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乃止既而北漢乏糧引歸

宋趙鼎謀削將權

宋太祖問趙鼎善息兵久長之計對曰方鎮太重宜稍奪其兵權則天下自安宋主悟令高懷德等深兵就鎮天下遂安

明于謙諍止南遷

唐報急徐理好言天象謂必反故都後吉于謙哭諍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皆賴庇廕度歲年此不守安足一劫大事去矣且虜乘勝而臨實不足畏盡納之聽其處分

陳獻謀策

秦司馬錯謀伐蜀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張儀曰不如伐韓以臨二周之郊挾天子以令天下司馬錯曰今蜀有桀紂之亂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又有桀紂之亂之名攻韓劫天子惡名也不如伐蜀王代蜀取之

蘇代謀令楚割地

秦誘執楚懷王齊王嘗君伐秦蘇代曰君不如聽函谷無攻今西

周謂秦王曰。薛公之攻秦也。欲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秦出楚王。以為秦。秦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秦。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令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

范雎圖霸

魏范雎見秦昭襄王曰。今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韓魏中國之廢。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攻楚。趙則楚必附。而韓魏因可虜。王曰善。

韓信謀定三秦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曰。項王暗啞叱。

秦

秦

秦

宅千人皆廣。朕不能任屬賢將。此百夫之勇耳。見人意愛言語。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故惡。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閭中而都彭越。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誅惡。東臨之。士何所不敬。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怨之入骨髓。而楚強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于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憐。而攻之。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郡止陳出武關之策。

沛公榮陽出關入關。收兵欲復東。陳郡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辭勿戰。令榮陽成阜。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趙地連燕。燕王乃復還。榮陽則楚。楚多而力。分遠與之。戰破之。必矣。送之。

李左車說韓信

韓信既破趙。求得李左車。而用請攻燕。伐齊之策。左車曰。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欲舉燕。獎之兵。損之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下。則劉項之

秦

秦

秦

權未有分也。若此。乃將軍所短也。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日以牛酒饗士。威兵北首。燕路而還。雖士奉書。其兩長子燕。燕必不敢不聽。已使使東告齊。必望風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從之。趙充國不擊罕開。初先零寇與罕開解仇。盟詎欲反。趙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開。解散虜謀。數極而後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欲分兵。濟三十日糧。並出張掖。酒泉合擊之。朝議議是武賢策。文帝以書請充國。充國因上書陳兵利害曰。前遣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楊王煎。罕開便為寇。罕開未有可殺。若解有罪而誅。無

事起一難而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善
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今軍欲為敵煌煌酒泉寇宜誘馬練士以須
其至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敵之行攻釋取虜之術而從為虜
所效之道不便先零欲報故與子開解仇狀恐深兵至而子開背
之也其計常欲先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開先零必助恐不
能傷害適使先零施德以堅其約合精兵二萬以迫脅小種附著
者衆虜兵復多誅之用力數倍重書報從其計卒滅先零

周亞夫用鄧都尉策

吳楚反周亞夫擊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
此不意自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至今無動吾操榮陽榮陽以

東

東

東

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策對曰吳楚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
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精兵絕淮泗口塞吳鉤道使吳梁相
焚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勢破吳矣從之卒破吳楚兵

虞翻欲不棄涼州

永初中羌胡反亂破并涼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議者咸同
虞翻聞之說太尉李膺曰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國陵單弱
且關西出將其習兵壯勇寔過他州羌胡不敢遽入三輔者以涼
州在後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心者為其屬于漢也若
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使豪傑相恐靡卷而東

雖育有為幸太公為將恐不足當議者喻以補衣猶一有研究
忍飢食侵淫而無厭極也修曰計當安出綱曰今涼州振動人情
不安恐有卒朕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其
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其功而內以拘置防其邪計修悉
從之

馬援聚米為山

漢光武欲自將征隗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
謀未決馬援乃陳瓊置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
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略狀可曉帝曰虜在吾日
中矣明旦遂進軍營衆皆降

東

東

東

諸葛亮對昭烈

昭烈訪于司馬徽三顧諸葛亮于隆中既見問以興漢除奸之策
對曰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可與為援不可
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
之王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識之士思得
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
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將帥荊州
之軍以向宛雒將軍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單食立

樂以迎者乎如吳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帝曰善

周瑜謀取蜀魏

周瑜見孫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心腹未保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則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
瑜與將軍據襄陽以威據北方可圖也權許之

法正說劉備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定漢中曹憂侯淵張郃屯守身處北還必得
內有憂傷耳今策淵卻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兵往討必可克之
克之日廣農積穀觀衆伺隙上可滅操勤王中可廣拓境土下可
據險持久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遂取漢中

劉巴策先府安民

昭烈降劉璋入成都軍用不足帝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
物價今吏為官市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
分賜諸將劉雲謂兵革之後不宜奪民所欲從之

司馬懿勸諸葛亮後

漢雲長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魏王孫權使許都避其
鋒司馬懿曰劉備係孫權外親內謀則得志權必不顧可勸權驛其
後許都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為驛與操請討羽
自劫遣將呂蒙西襲長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

王肅破母丘儉之計

魏母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問計于王肅肅曰昔關雲長
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眾無解今淮南將士
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士崩之勢矣繇是淮南將
士家在北者相屬來降

劉艾策弱虜富國

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秋心不以義親
則侵暴弱則內附每旬數一威為前代患自去平誘之入倚以軍
于在內萬里順執今平于之尊日然外土之威寢重胡虜不可不
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劉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平誘
前朝而于不繼業宜加其子頭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進歸

劉艾策伐吳

此御邊長計也又曰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康耻之數塞好先之路又上言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我勝
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得華之原塞矣
用焉

劉艾策伐吳

劉艾既降劉璋言于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
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將士疲勞且徐緩之留
右兵三萬蜀兵二萬煮鹽典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
之事朕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
以效孫休安士民以來速人會文王使監軍喻以事當須報不宣

板行艾不肯拘常以失事機檻車而新于綿竹

司馬懿取吳之策

孟達約吳蜀謀反事泄斬孟達魏主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司馬懿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閩凡攻敵必扼其喉而奪其心夏口東閩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秦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下破之必矣王然之

晉羊祜策平吳

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執又重諫曰阿童復阿童御刀浮渡江不累岸上敵但畏水中龍乃見王濬可任又小字阿童因表用之加龍驤將軍令家修舟楫為順流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上疏

卷二十一

十一

曰今若引梁益之衆水陸俱下荆楚之兵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譟以觀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孰分形散所備皆急已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頭壞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將士困平嘗猶懷去就兵臨必不有應者其俗急速不無持久弓弩戰橋不如中國惟便水戰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圖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專道人有一致即之志吳人戰于內有憑城之心軍不踰時思可必矣帝深納之後疾帝以不宣歎入遣張華問其籌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乘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死吳人更立令主其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輕越也華深贊成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舉杜預自代卒一歲而

吳平

晉蔡謨疏不伐趙

晉陳光請伐趙趙攻壽陽蔡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馳未至聲息久聞賊河北之騎足以束赴况停舟水渚引兵遙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乃止

燕劉翔勸蜀

燕王慕容皝遣劉翔使晉謂晉公卿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並王師未饒鑒清北方且當從事已蜀一旦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志者不能善其後矣謝廣曰足吾心也

魏

卷二十二

十二

晉王彪之謀致桓溫

桓溫屢求北伐不聽乃拜表輒行軍于武昌朝廷大懼王彪之言于晉穆王昱曰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昱與溫書曰吳常之舉眾之所駭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則望定並表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效一也溫即上疏陳謝回軍

楊統謀取呂氏

亮娶馬氏問呂氏乞伏氏段氏三者取之何先楊統曰乞伏本戎部落終當服從段氏不能為患且結好于我攻之不義呂氏氣奄嗣子微弱篡弒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洛陽臺州乘虛迭出威

必○戒○于○奔○命○不○過○二○年○兵○老○民○困○則○始○成○可○舉○而○二○寇○亦○可○服○矣○

然○韓○諱○初○不○擊○魏○

燕○南○女○王○青○等○夜○擊○魏○軍○破○之○欲○追○擊○之○韓○諱○曰○魏○患○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損○兵○危○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敗○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復○未○修○敵○未○無○侮○不○如○深○受○同○軍○以○老○之○青○等○還○

周○主○謀○伐○齊○

周○主○謀○伐○齊○事○齊○寬○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厥○內○雖○外○叛○計○盡○力○窮○大○軍○始○出○則○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善○繼○出○自○王○鵬○又○募○山○南○曉○銳○沿○河○而○下○復○道○北○山○稽○胡○絕○并○

齊○之○路○有○道○俱○進○並○趨○虜○邊○必○當○望○其○奔○潰○可○向○推○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復○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執○三○鵬○以○止○齊○春○以○南○廣○事○也○田○預○為○積○貯○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我○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強○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奔○遠○還○復○出○師○皆○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二○年○中○必○自○離○叛○乘○間○電○掃○事○等○權○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遠○春○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隣○好○中○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皆○銳○養○威○觀○衆○而○動○斯○乃○長○策○遠○取○坐○自○兼○并○也○後○周○果○滅○齊○

隋○改○大○振○策○孔○高○嚴○

隋○煬○帝○擊○高○麗○改○大○振○曰○夷○狄○多○詐○漢○項○涉○難○口○陳○降○款○毋○寧○

受○水○潦○方○降○不○可○掩○遏○唯○顧○嚴○勅○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城○孤○城○執○必○可○拔○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孫○歆○在前○韓○紹○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

任○環○謀○定○關○中○

李○淵○起○兵○時○請○先○攻○河○東○任○環○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環○在○河○東○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通○鄧○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後○皆○當○速○迎○狀○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後○說○韓○城○下○之○蕭○造○等○降○招○略○關○內○大○盜○孫○華○

徐○洪○客○初○李○家○

李○家○據○雄○口○倉○廩○民○就○食○得○勝○兵○三○十○萬○道○士○徐○洪○客○歡○書○于○家○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戰○難○可○成○功○勸○家○乘○進○取○之○宜○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請○令○天○下○家○壯○其○言○招○之○則○已○去○矣○

薛○收○策○破○竇○建○德○

鄭○主○王○世○充○急○請○救○于○竇○建○德○建○德○進○軍○成○皋○起○東○原○薛○收○曰○兩○寇○合○縱○非○我○之○利○宜○分○兵○守○雒○陽○大○王○親○帥○號○銳○先○據○成○皋○以○逐○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李○世○民○乃○中○分○麾○下○守○東○都○自○將○東○趙○武○牢○破○建○德○而○降○世○充○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上言曰。謂利縱欲。還暴。誅忠良。腰姦佞。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部皆得罪。無所容。三也。塞北霜早。饑饉。四也。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所在嘯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宜乘取之。太宗乃命李靖討平之。

唐李靖說顏真卿

安祿山反。顏真卿為平原太守。舉兵討之。清河少年李萼說之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為長城。今清河之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為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欲與之。兵眾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乃辭之。萼後為書說之曰。清河去逆。効順。公不納。而延

張機

之僕。四執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兩條。托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與兵六千。問以所為。對曰。聞程千里將兵出。呼曰。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擊之。執守將分兵開。呼。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壯。至于幽。陵。然後率諸同盟。合兵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遏。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命李輝交將兵。會清河。恃平兵。擊破。魏郡。軍聲大振。

唐韋皋奏討吳少誠

唐吳少誠反。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等為元帥。統諸軍。則臣請以精銳下巴。峽。以剪逆。不。然。因請罪而赦之。縣。而。河。

諸軍以休息。公私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而又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誠為患無窮矣。上然之。赦少誠。復其官。唐王先成策下彭州。

唐王先成策下彭州

唐王建國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為狀七條。以白建。一。招安山中百姓。二。禁諸寨洶虜。三。置招安寨。選謹幹者巡衛。四。招安之事。令王宗侃專掌。五。集所虜百姓。令父子兄弟夫婦相認。六。置行縣于招安寨中。撫理百姓。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滬藏者。宜令各歸田里。出而耕之。以為資糧。建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

後唐閻寶策禦梁

李存勗伐梁

李存勗伐梁。不用周德威之策。大敗存勗。收散兵。據土山。梁兵陳于山西。諸將以為諸軍未集。不若飲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今既失利。不宜報退。若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王之成敗。在此一戰。決力取勝。此其時也。于是王建及李嗣昭等大呼陷陣。擊破梁兵。

後唐郭崇勳勸不棄鄆城

李存勗既稱帝。進攻澤潞。未下。契丹入寇。又聞梁人亦營兵諸將。議棄鄆城。約以河為界。崇勳曰。陛下用兵歲久。大號已建。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恐將士解體。將來糧食。盡為河為境。誰能守之。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其果穴不出半月。

天下定矣。從之。濟河至鄆州。破中都。擒王彥章。

馮道勸賞士卒

李守貞趙思紹王景崇等反。郭威討之。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將為士卒所附。明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繇是衆心始附。始守貞以禁軍嘗受其恩。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于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

危彥珂策先破李守貞

李守貞趙思紹王景崇等反。郭威議攻討。危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立破矣。若舍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

前守貞。特吾後此危道也。威從之。于是諸將分道攻河中。

宋夏疎經畧西夏

夏諫知永興。上書言。今元昊畧有河外之地。願陛下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予又喪。緣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謹上十策。一練強弩。二結屬羌。三通甯朔。四嚴倍徑原環慶。五四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為兵。七增置弩手。八併小寨。九聽聞中民入贖罪。十損沿邊冗兵。所言甚得。

狄青不許交趾助兵

狄青佯懷智高。始交趾願助戰。余請具糧迎之。詔賜錢為兵費。許賊平厚賞。青撒靖無通使假兵。上奏云。交趾赴援。非其情。定且假

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賊平。人服。其有遠畧。

宋薛昌策禦金人

金人侵宋。薛昌陳禦敵守之策曰。徽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倚山擊。運河混以斷歸路。彼或南下。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靖其營。以執赤牒之。

宋趙鼎策經營中原

金人侵宋。宋趙鼎陳致守之策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宜以公安為行關。而屯兵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宋吳表臣策保障

金人入寇。宋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有荆鄂。下至常潤。十郡之間。要緊者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要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付沿江守帥。

宋王彥恢策脩禦

金人入寇。宋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大江以南千里。浩渺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非戰車不可。上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宋張浚策莫善誰

偽齊劉豫遣其子麟等寇宋淮西。宋張浚等屯淮而諸州兵飛屯。鄂州。朝廷命飛東下。令浚等還保江。張浚上言。若浚等渡江。則無。淮而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江南。其可保乎。且岳飛一動。襄陽有。警。何。恃乎。願勿專制于中。從之。張浚等與賊戰。賊敗。

宋岳飛策復中原

金人立劉豫為齊帝。宋岳飛上書曰。金人立劉豫于河南。蓋欲以。中國攻中國。臣願投兵趨京。雄河陽。陝府。以精召五路。叛將。既至。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狀後分兵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從之。

宋

宋子九

元

宋陳康伯條四策

陳康伯知金人必南侵。宋宜早為之。條四策。一。增荆南。兵。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保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騎卒悍。必不可恃。四。沿江諸郡。備城積糧。以固內地。帝多從之。金。主果南侵。虞允文大敗之于采石。

蒙古姚樞策屯田

蒙古取宋漢上諸郡。留戍境土。繼而壽。四。降。其民盡為官軍。分有。蘇。是。降。附。路。絕。姚樞言于皇弟。請以秋去冬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實。邊。俟。時。大。舉。皇。弟。乃。置。屯。田。經。畧。司。于。汴。自。是。民。人。安。業。俞。狀。歸。心。

宋汪立信策守江

宋襄陽既失。汪立信上言。內則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選。兵。沿。江。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九。為。府。府。有。提。督。尤。要。害。處。參。倍。其。兵。無。事。往。來。遊。獵。有。事。則。蘇。奮。擊。選。親。王。大。臣。分。東。西。二。府。以。監。之。賈。似。道。以。為。狂。言。

宋文天祥策三築抗敵

元侵宋。文天祥言。宜分境內為四鎮。選。州。千。長。去。除。興。番。陽。州。建。都。鎮。鄉。于。其。中。青。長。少。配。和。隆。興。配。新。豐。有。揚。州。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眾。乃。足。以。抗。敵。時。議。以。為。迂。闊。

宋苗再成謀興漢

宋

宋子九

元

宋太皇太后降元。文天祥入真州。苗再成曰。而。遣。兵。足。以。興。漢。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盡。力。扞。之。乃。以。通。泰。兵。攻。溇。頭。以。高。郵。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趨。鎮。江。溇。頭。楊。子。橋。瓜。步。既。舉。以。進。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全。陵。要。路。斷。折。時。可。舉。旗。也。天。祥。即。遣。使。四。出。結。約。

明劉基議先取漢

帝以張士誠富而弱。且。寡。援。宜。先。取。之。基。曰。士。誠。守。廣。平。陳。氏。據。上。游。且。名。號。不。正。心。無。日。忘。我。不。宜。久。縱。集。之。取。陳。氏。士。誠。中。物。兵。會。友。謀。復。攻。洪。都。基。請。移。軍。湖。口。以。是。司。金。木。相。犯。主。敵。不。勝。帝。從。之。方。慶。戰。公。急。躍。呼。曰。難。星。過。請。帝。更。舟。不。移。時。獲。舟。焉。

砲擊碎果于是日決勝平陳氏

明徐達進王霸之畧

太祖為滁陽王。帥師徐達伏劍從之。時年二十二。委使必効。而時時以王霸之畧進。上大悅。曰。此國龍也。詢以戰勝攻取之策。對曰。上勝以仁。中勝以智。下勝以勇。缺一不勝。上予其有古將之風。

明徐達贊取山東

太祖議北伐。常遇春請直搗元都。上曰。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磨兵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達開關。可席捲也。

案

卷之九

卷之九

達曰。上之策善。馮于北門七里山。謂諸將曰。諸將軍非不健闘。朕特重紀律。得為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又謂達曰。間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

明于謙經營京師

郅王即大位。虔已奏謙。謙泣奏曰。虜將志勢必長驅。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濟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結城九門要地。宜令分守。凡兵皆出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內。安插毋令失所。而書通州倉。宜令官軍皆給一歲俸。聽其自運。仍以燕米為值。積草諸廩。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毋飽虜馬。石亨楊洪皆材勇。請赦其罪。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臣提其機。宜進止不効。

治臣以謝天下。皆嘉納之。卒賴以安。

明于謙不從款虜

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款虜。而徐計討伐。于謙曰。前非不遣使。不復徵一信。不共戴天之讐。理不可和。而肆無狀之求。從則坐斃。不則生靈塗炭。亦不可和。為今之計。當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盡死放。不以國耻介胃之臣。退怯當誅。于是將皆言。戰守。虜不敢挾重。相顧喝矣。

老卒乘風之策

王越視師延綏。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日。眾欲歸。一老卒前曰。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過虜。入掠者。還則我據上流。其非是風。

案

卷之九

卷之九

天贊我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其功以為千戶。

明楊銳倚樂浪濠

楊銳守倚九江安慶等郡。盡獲江賊。監司喜。銳曰。江賊真足憂。所實者。豫章耳。乃謂九江為鄒陽上流。不可恃。潮為要害。當以加。中左所一。置戍于湖口。臨之高嶺。可以遠望。有警。庶可即達。給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各衙門。又請造戰艦。習水戰。于江上。正德十一年。與荃院密議。聚兵食。結皖城。周城中。多浚井。七年。寧王變作。卒賴銳保皖。

明俞大猷樂安南賊

俞大猷為廣東都司。安南。藏人入。其康為寇。請司。據。陸兵。俞曰。

賊○繇○海○來○獨○當○以○舟○破○之○若○專○倚○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倚○也○
乃○多○集○海○舟○連○破○之○而○安○南○函○賊○首○以○獻○

明俞大猷勦倭

倭○亂○俞○大○猷○為○浙○直○鎮○守○乃○曰○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
倭○長○陸○戰○若○公○樓○船○高○大○集○萬○銳○于○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
固○我○兵○所○長○也○善○戰○毋○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且○海○戰○之○法○無○他○
惟○在○知○風○候○齊○號○令○大○舟○勝○小○舟○人○衆○勝○人○寡○而○已○以○是○舟○山○積○
歲○不○除○之○寇○皆○勦○

明俞大猷破倭

倭○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為○廣○惠○俞○大○猷○鎮○潮○廣○盜○悍○大○猷○名○

吳平

吳平

吳平

競○出○降○吳○平○亦○說○殺○倭○自○初○遂○與○倭○絕○大○猷○請○于○督○府○曰○倭○賊○以○
出○還○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浚○益○浚○則○益○
以○聞○耳○是○免○路○也○當○大○集○兵○十○萬○五○攻○使○無○片○甲○得○還○如○兵○力○單○
薄○不○能○必○勝○又○使○散○遁○為○勞○費○無○已○也○乃○將○漳○兵○二○萬○破○之○

張結豪傑

漢張良止封六國

劉○合○其○勸○漢○王○立○六○國○後○王○趙○刻○印○張○良○來○謁○王○具○以○告○良○曰○
天○下○遊○士○雖○親○戚○壻○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
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強○六○
國○後○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容○謀○大○事○去○矣○漢○王○報○食○

吐○哺○焉○曰○豈○偶○幾○收○過○公○事○今○趣○銷○印○

英布交結豪傑

英○布○嘗○坐○法○獄○論○輸○驛○山○驛○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索○
保○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
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芮○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後○以○為○
楚○將○嘗○冠○軍○封○九○江○王○

寇恂說耿况反附劉公

王○即○起○遣○將○狗○上○谷○急○徵○耿○况○兵○寇○恂○說○太○守○耿○况○曰○邯○鄲○援○起○
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反○附○也○况○曰○邯○鄲○
方○威○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上○谷○完○塞○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

耿况

耿况

耿况

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乃○遣○恂○結○謀○並○龍○遂○至○昌○平○擊○邯○
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余○等○俱○南○及○先○武○于○廣○阿○拜○恂○為○
偏○將○軍○

郭嘉勸曹操勿圖劉備

呂○布○攻○劉○備○備○走○歸○許○或○勸○曹○操○以○圖○備○郭○嘉○曰○公○起○義○兵○推○誠○
伏○信○以○招○俊○傑○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
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
其○兵○

法正勸昭烈用人望

劉○璋○既○降○帝○遣○之○公○安○盡○歸○其○財○物○仍○官○之○凡○璋○所○親○信○及○城○寨○

者。竹。處。之。顯。任。盡。其。能。有。志。之。士。無。不。盡。初。帝。以。許。靖。嘗。欲。除。城。出。降。諱。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而。無。實。今。始。創。大。業。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乃。禮。用。之。

晉王導收江東士人

晉以琅玕王庾鎮建業。士大夫莫有至者。令庾出觀楔。王導使庾乘肩輿。共威儀。導與遊諸名勝。皆騎從。顧榮等見之。相帥拜于道左。導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乃躬造之。循榮等皆應命。江東歸心焉。

任用材智

漢張良謀以韓信等破趙

秦

秦

秦

項籍破秦軍。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秦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並越與齊反。梁地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授之。遂滅楚。

漢張良勸割地

漢王追項王至固陵。與韓信並期會。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而人未有分地。不至固宜。且信之立非王意。不自堅。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平安。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傳海與信。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遂之。于是信越皆引兵來。

鄧禹勸任寇恂

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威兵據洛陽。又并州朱。光武雖其守。問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勵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于是拔北松。代恂移書屬縣。講武輸財。伐其困乏。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二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荀彧謀遣鍾繇

曹操欲東取呂布。恐袁紹侵擾關中。荀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其謀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操乃表鍾繇持節督關中。繇移書騰遂各遣子入侍。

秦

秦

秦

呂蒙薦陸遜

關公攻樊。呂蒙圖之。偽病召還。孫權問誰可任。乃謂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稱隱。內察形便。朕後可克。遂至。孫羽自謙。羽果撤營。得行其計。

晉王導使周延誅同績

周績聚眾作亂。琅玕王睿議散兵討之。王導等曰。績族弟周延沉果。有謀。請獨使。足以誅績。睿從之。遂兼行。至都。與績俱詣太守孔侃。侃定延。謂侃曰。府君何置賊在坐。延以傳校格殺之。

吳越王用陸仁章

錢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淮南兵圍蘇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還吳越兵內外合擊大破淮南兵

宗澤拔用岳飛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會金人入寇澤授飛五百騎令立功時罪大克而還遂陞統制

趙葵拔呂文德

趙葵與兄趙范在揚州時有呂文德者魁梧勇悍嘗賣新城中葵出視道傍遺棄長尺有尺許之遺吏訪其家文德方攜負虎鹿各一而歸葵留之帳寢處擢軍職累官少保朝廷深倚之

明楊一清拔仇鑑等

楊一清自巡撫陝西而至加少保所在建功每明于知人拔仇鑑

于列校而實鑑就擒舉王守仁于庶僚而滾滾受誅錄楊宏于編戍而提兵清運伍文定之首倡義旋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提制浙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有社稷之功

養民圖敵

蕭何初漢王就國

項羽封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怒欲攻之蕭何曰今秦不如此戰必敗願王入漢中養其民以效賢人收用已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後果滅項羽有天下

鄧禹說糧養士

鄧禹名震關西眾號百萬皆勸禹攻長安禹曰吾微雖多餘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輸餽負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引軍北至朔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併郡邑皆開門歸附

諸葛亮不討雍閭

益州耆帥雍閭致太守求附于吳又使郡人孟獲扇誘諸夷皆叛應閭亮以新喪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南宮份院勸務農備政

亮娶烏孤始居河西謀取涼州大將紛陀曰公欲得涼州必先務農請武禮督修政然後可也

宋李光贊勸四鑾

宋太祖伐遼久不拔時暑雨軍士多疾李光贊勸帝四鑾渡都也兵上黨使夏收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怨更是蕩平之英從之

宋張暉謀緩河東

宋太祖既平澤潞欲事河東張暉曰澤潞處未平軍旅奔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圖之宋主以為然

聲罪伐敵

武王設謀伐紂

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以天命未可紂而
歸居二年紂惡滋甚王乃通告諸侯復謀伐紂師至牧野遇雷雨
旗鼓盡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太公曰腐草朽骨無足為問也
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遂討紂紂師倒戈不戰紂敗自焚死

董公說為義帝發喪

漢王至洛陽三老董公遠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項羽放殺其
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王
王之舉也于是漢王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宋柳元景誅逆勅

宋柳元景誅逆勅

宋柳元景誅逆勅

宋太子劼弑父自立劉駿舉兵討之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于水
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淮上移齊朝
士為陳逆順降者相肩背至新亭依山為壘或勸速進元景曰理
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功實啓寇心勸遣將來攻身自督戰元
景令軍中樹旗疾戰一鼓再鼓聲動軍懷賞死戰元景水陸夾攻
意氣彌張勦衆忽奔乃開壘鼓譟乘之勦衆大潰尋伏誅

隋楊堅暴陳主罪

楊堅既用高頴固敵之計乃下詔伐陳暴陳主叔宣二十罪詔詔
三十萬總逾江外遂遷于廣及楊素伐陳

收取圖書

漢蕭何收秦圖書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林丞相府圖
籍藏之沛公以此得其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明徐達收元圖書

徐達入通州元君走達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守宮門
使官寺護其宮人妃主市不易肆

瑞屏大宗伯鑒定

親征取勝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
同配 吳志葵聖階父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

寇恂勸光武自討潁川

漢光武自將征颍川。盜羣起。帝馳還。欲遣寇恂平之。恂曰。潁川。聞陛下有事。脫蜀故。往來間。相誑誤耳。如聞來與南。向賊必。惶怖歸。必臣傾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

魏張白澤勸擊柔狀

柔狀

卷三十 雜類

柔狀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張白澤曰。若鑒與親行。必望麾前。散豈可坐而縱敵。魏主從之。柔狀大敗。

斛律光勸至千秋門

高儼誘殺和士開等也。兵千秋門。齊主繹召斛律光帥宿衛四百人授甲。將出。光曰。奴見大家心。必至尊。宜自至千秋門。儼必不。動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因執之。

李谷勸親征壽州

諸將攻南唐壽州。久不拔。李谷曰。壽州危困。破在旦夕。若鑒親征。則將士爭奮。必可下矣。明年親征。世宗躬振甲胃。遣將擊唐紫荊。山。大破之。

宋寇準勸親征

契丹寇宋澶州。宋寇準請帝幸澶州。車駕次澶州南。城。將止。準固請幸北城上。登樓張黃旗。王師成列。六軍山呼。聲動天地。氣勢百倍。虜相視怖。駭夜移寨北去。

宋趙鼎等勸帝親征

偽齊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宋淮南。宋趙鼎勸帝親征。群臣勸帝他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禦乃可免耳。鼎曰。我而不捷。去未晚也。若少加退阻。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發臨安。金兀朮引退。劉麟亦遁。

和隣圖教

柔狀

卷三十 雜類

諸葛亮不絕孫權

孫權稱帝。遣使來告。或議絕之。亮曰。權有惜遜之心。久矣。所以累其緊情者。求犄角之援也。絕之。仇我必深。更當移兵東伐。今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可得盡西。為利亦已深矣。於是陳震使吳與權盟。

朱全忠計睦羅弘信

唐朱全忠方圖兗鄆。畏羅弘信。議其復。弘信每有贈遺。全忠於使者北面拜受之。曰。六兄子。倍年以長。固非諸弟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石勒使劉琨不赦王浚。

石勒國王浚既以偽誠使不為備期以親上其跡乃募義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解單為桓為惠乎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將軍雖出必不敢動且不謂將軍便能遠取幽州也輕軍往還不出二旬此其謀議也師我已還矣琨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和琨浚浚必喜我服而快浚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遂以大賁行遣使奉賡於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喜乃襲浚殺之

結夷狄為助

李固結突厥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自為手教平薛厚禮命文靜使於突厥使突厥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淵曰兵少馬多皆君符命之功也

小舟運糧

唐徐溫小艇運糧

楊行密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大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及軍至宿州重載不能進而小艇先至

缺龍免危

田單宗人獨免

齊田單為臨淄市振遺燕人之亂單令宗人以缺龍傳車轡及鐵何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以缺龍故得免遂奔即墨

市馬破敵

漢虞詡說市馬破虜

漢任尚屯三輔以擊羌寇虞詡說任尚曰今虜皆馬騎以步追之勢不相及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無功莫如聚諸郡兵令各出擊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首尾掩截其進自窮尚用其計擊羌破之

挫抑敵謀

漢寇恂斬皇甫文

寇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漢耿弇等圍之不拔帝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遂斬之達其別歸告峻

兵機

曰軍師無禮已戰之矣欲降急降不則圍子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大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胆矣

班超斬匈奴使

漢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奉超禮甚備後忽疎懈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會吏士夜攻殺匈奴使以首示鄯善王廣廣叩頭願屬漢

漢班超殺于賓王

班超使于賓賓固欲益其兵超顧但將三十六人往曰于賓國大

而遠令將數百人無益於強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既注時匈奴遣使監護其國其王廣德待起甚疎且信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賜馬急取以祀我廣德乃遣人就起請馬起令巫自來取馬巫至起即斬巫首送廣德廣德大恐即殺匈奴使而降漢

謝安故改桓溫草

桓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等欲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遂卒

唐王忠嗣先期而至

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王忠嗣助後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後果反

唐王式計屈敵謀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王式計表甫入越州武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事免問之曰賊聚穀以誘飢民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兵為守賊至倉穀適足資賊耳

唐秀實延更挫奸

唐段秀實知郴州留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伴召李編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報曉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唐段秀實不救火

段秀實知郴州留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告者云今夕欲焚馬

坊草因故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令軍中行者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情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皆斬之

宋王旦按抑契丹

宋真宗將封泰山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撫朝廷意耳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以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怒

宋王旦挫趙德明

西夏管內飢趙德明表求粟百萬宋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明于謙除虜謀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虜既挾上皇又以小田兒為謀主于謙乃計誘捕二人而殺之虜失謀者計益屈而上皇得還矣使敵不追

唐李神福使敵不追

唐楊行密遣李神福攻杭州擒錢鏐將領全武而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將鏐祖考丘璽又使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不露虛實

燕慕容農破秦兵

秦石越討慕容農。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越立柵自固，伺暮農鼓譟，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大敗秦兵。

後秦姚萇不令救知

秦主登聞：秦主萇病，進通安定，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俱而還，其夜引兵躡其後，旦而修騎，告登曰：賊不知所向，登驚曰：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叛，忽然復至，登遂還。

唐王式警露

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裘甫。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家賊不知為矣。

宋

卷三十

趙匡胤擊南唐

南唐蘇王季景遣將兵濟江，距六合三十餘里，故柵不進，諸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吾兵少，若往擊之，彼必見吾衆寡矣，不如候其來而擊之。居數日，唐兵出，捷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

明戚景通破劉賊

劉賊起河北，戚景通守鄆景通，以七百人往道中遇賊，衆以兵寡欲避，景通曰：彼卒遇我，安知我寡陳以待擊？卻之遂入鄆，先拔數十捷，卒保境。

明沈希儀勦勦孫賊

沈希儀為右江參將，賊耳日滿官府，希儀謂知賊情，所欲勦風。

兩去來即親近，不得聞至期，爲諸軍立集聽命，則日出其門，旗頭引軍行，亦不知向何所，頃之割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兵又左右起，賊敗走，已而冠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度不至者，冠之而官軍必在賊驚以爲神。

軍亂能整

吳藻堅卧不動

吳藻擊富平等賊，賊率五萬餘夜攻漢營，軍中驚亂，藻堅卧不動，有頃乃寤，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

于禁整衆而還

曹操擊張繡于清水，中流矢敗走，諸軍大亂，于禁獨整衆而還，通。

宋

卷三十

達青州兵，初劉人禁救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諸將禁既至，徐整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曰：清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豈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

女直勒里鉢整兵衆勝

女直屬部叛，節度使勒里鉢之士未戰而懼，勒里鉢陽陽如常，令士卒解甲，少憩，有頃訓厲士卒，軍聲震振，身入敵陳，衆從之大敗，衆勝遂北，敵死者如麻。

使兵鐵將意

唐張巡令各教其兵，張巡教戰陣，令各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諷將意。將識士情。投之所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計誅叛者。

劉裕殺桓修等

桓玄反。自稱楚帝。治建康。劉裕與何無忌。家謀討之。時孟果劉道規。諸葛長民等。皆分屬玄。將裕約為內應。裕托遊獵。與無忌。牧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狗孟果。勸桓私其日出。獄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果等。率壯士直入斬私。因收衆。濟江。推裕為盟主。裕率衆軍竹里。移檄遠近。玄遣吳甫之等逆戰。皆斬之。

宋曹瑋計殺叛卒

九

曹瑋為將。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作也。夏人聞知。即殺叛者。投其首於境上。設計平亂。

藻高擒韓信

韓信王楚。有言其反者。帝問計於陳平。平曰。古有天子巡行會諸侯。陛下第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必郊謁。因擒之。一力士事耳。帝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時楚將鍾離昧亡歸。信或說信斬昧以獻。至是持昧首來謁。即縛載後車。械繫以歸。

藻呂后謀殺韓信

漢陳彭反。帝自將擊之。師軍收。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締通謀。呂后與蕭何謀詐言。師已得。范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

漢陸賈謀誅呂氏

漢陳平患諸呂強盛。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驩太尉。以破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遂誅呂氏。

漢杜欽說任太守

漢夜郎王興等更舉兵相攻。漢遣使和解。不從。杜欽說王鳳曰。蠻夷不憚國威。宜選任職太守往誅其王侯。尤不軌者。鳳荐陳立為

兵機

卷三十 雜類

十

漢杜欽散衛固兵

河東郡掾衛固。范先等與叛將高幹通謀。漢以杜欽為本郡太守。欽曰。河東非皆欲為亂。以兵迫之。無主必懼。而聽於固。且固未顯絕。王命吾車至郡。固必偽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原之。是矣。遂遣欽。范先於門下殺三十餘人。欽舉動自若。固遂奉之。欽曰。衛固之望也。吾仰承而已。然君臣定義。成敗共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承事。固欲大發兵。欽曰。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贊募兵。固等從之。得兵甚少。欽又曰。人情顧家。請將。祿史。不遺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援。已惡

人分散各還其家。會張燕攻東垣。高幹入漢澤。燕乃車將數十騎赴堅。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燕者。固等與幹共攻不下。曹操至。擊固等斬之。

張遼討得反者

曹操伐吳。還留張遼等屯合肥。以斷後。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司馬懿以書喻孟達

蜀將孟達降魏。沒有異志。事漏泄。達即將舉兵。司馬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托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

兵機

卷三十 雜類

十一

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恐無路耳。部模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遂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衆言達與二賊交。宜觀望而動。懿曰。達無信義。必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達甥郃將衆出降。新達吳丁奉誅孫琳。吳主休將討孫琳。丁奉曰。可因臘會誘降兵。以誅之。至臘會。琳藉疾休強起。不得已而入。奉等自左右縛而斬之。

胡烈激新鍾會

鍾會有異志。悉閉群官諸官於屋中。帳下督立達召會。請一觀。

兵為胡烈。飲食烈語。親兵及號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梧數十欲悉呼外兵。格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偏調遂率衆赴城。開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中相得。斬會。

魏陸侯平賊

魏安定盧水胡劉超反。魏主遣陸侯鎮長安。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脩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遣散兵五百人。出獵固諸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

齊劉坦斬鍾玄紹

齊王僧榮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叛。劉坦悉聚舟焚之。

卷三十 雜類

十二

造軍出戰。數不利。城中鍾玄紹刻日翻城。應僧榮。劉坦聞其謀。佯為不知。夜理訟。不開城門。玄紹明旦詣坦。問其故。坦留與語。斬之。

唐韋臯誅牛雲光

韋臯鎮隴州。會朱泚稱帝。遣樞王璠偽詔加臯中丞。王與牛雲光俱往。曰。臯不受命。以兵誅之。及至。臯乃納王。王受詔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輸甲兵而入。臯伏甲誅之。

唐馬勣擒張用誠

唐李懷光反。帝奔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用誠將兵迎衛。用誠陰與懷光通謀。馬勣請取震符召用誠。還不受。則殺之。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俱。用誠迎之。勣與入驛。出符示之。用誠起走。擒。

之

李晟襲誅亂者

唐涇原將田希鑒殺馮河清始附朱泚敗遣使謁晟李晟欲襲之先遣腹心彭令英等戍涇州尋託巡邊詣涇州與希鑒結盟而入道蕭故結歡命具三月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晏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三十餘人斬之顧希鑒曰田即亦不得無過繼殺之

唐李泌單騎伐陝將

唐陝隰兵馬使達奚抱暉殺其主即邀求程節上以李泌為防禦

奏機

卷三十 雜類

十三

轉運使以往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王上以陝隰饑欲令此移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單騎馳至抱暉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反仄者亦皆自安泌視事明日乃召抱暉曰可汝餘生自擇安處抱暉遂亡命

唐劉悟執李師道

唐李師道拒命其部將劉悟謀誅之夜引兵至城下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遣入城門者請候寫簡白使十人拔刀擬之皆震匿惟守城拒守縱火斧其門而入擒師道斬之

唐曹平亂卒

唐沂州後卒王弁本鄆州兵也殺觀察使王遂以探州刺史曹平

為沂州觀察使引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華皆以好言撫之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於幕下令鄆人虞右沂人虞左既定伏兵出圍鄆人殺之

唐李實平亂軍

唐宣武李實作亂李實擒殺之權知軍務隨迎卽韓充入鎮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容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于是軍政大治

同行達誅亂者

同行達為武平節度使用法無私衆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謀作亂行達知之大會諸將林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立梟殺之坐上股栗行達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

卷三十 雜類

十四

唐溫造平亂軍

溫造討與元亂軍至襄城遇與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宴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舉士平家以牙兵圍新兵殺之

宋劉子羽擒范瓌

劉子羽知池州時大將范瓌擁兵不遜張浚與子羽密謀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同召浚瓌及劉先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未幾子羽恐瓌覺取黃紙從前

舉○以○塵○瀾○曰○下○有○勅○將○軍○可○請○大○理○置○對○環○駭○子○明○顧○左○右○極○至○
車○中○街○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環○罪○且○曰○所○誅○上○環○耳○汝○
等○國○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

宋余玠誅王夔

余○玠○欲○誅○悍○將○王○夔○患○其○握○重○兵○乃○與○楊○成○謀○夜○召○夔○計○事○潛○以○
楊○成○代○領○其○衆○夔○終○離○營○而○斬○將○已○單○騎○入○矣○成○徐○以○帥○指○麾○曉○
將○士○衆○相○率○拜○賀○夔○至○玠○斬○之○成○稍○稍○以○法○誅○同○惡○數○人○

金李伯淵誅崔立

金○崔○立○作○亂○以○汴○京○降○於○蒙○古○李○伯○淵○等○謀○殺○之○會○宋○兵○起○汴○伯○
淵○燒○封○丘○門○以○驚○動○立○伯○淵○乃○來○約○立○視○大○既○還○伯○淵○親○送○之○立○

不疑

就○馬○上○刺○殺○之○

明楊一清誅劉瑾

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請○一○智○謀○文○臣○同○行○召○楊○
一○清○仍○提○制○協○同○討○賊○清○因○說○永○除○劉○瑾○永○曰○上○傷○臂○彼○耳○曰○
安○得○從○一○言○入○乎○一○清○曰○今○已○有○間○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上○
意○可○知○矣○即○出○袖○二○奏○與○永○一○言○平○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
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問○公○公○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
奏○萬○一○不○信○公○可○損○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
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饒○狗○又○損○首○哭○泣○上○必○怒○瑾○但○須○得○請○即○
行○無○緩○時○刻○永○如○其○策○竟○誅○瑾○

明沈希儀除岑金

思○恩○奏○設○派○官○州○教○反○側○已○聞○岑○源○有○子○在○鎮○安○孟○洵○洵○有○楊○留○
在○賓○州○乃○辭○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岑○金○去○賓○州○近○留○若○應○之○必○為○
賓○憂○賓○州○危○廣○右○之○咽喉○梗○矣○沈○希○儀○婉○語○留○曰○是○岑○源○九○子○岑○
金○耶○往○征○田○時○同○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漢○乎○已○而○呼○入○岑○
室○要○賂○為○金○復○官○留○信○且○出○援○呼○入○曰○韋○貴○徐○五○今○不○思○恩○必○與○
金○善○防○之○金○果○將○五○千○人○回○留○以○見○門○者○懼○不○納○沈○為○曰○金○本○土○
官○子○非○賊○也○引○入○厚○結○之○又○引○詣○兵○衛○盡○散○其○衆○卒○縛○金○思○恩○漢○
寧○

以計平盜

李槐

卷三十 雜類

去

漢鄭渾平郿賊

漢○郿○賊○梁○興○寇○累○馮○翊○鄭○渾○為○守○備○或○請○移○就○險○阻○渾○曰○興○所○隨○
皆○脅○從○當○約○降○以○明○恩○信○不○宜○示○弱○乃○治○城○郭○聚○吏○民○募○民○逐○賊○
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曰得他○
婦女然沒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令吏民有恩信者告○
諭之出者相繼渾討與斬之餘黨悉平

宋曹后擒賊

宋○衛○士○顏○秀○等○作○亂○越○屋○叩○寢○殿○帝○欲○出○曹○后○閉○閣○擁○持○趣○召○都○
知○王○守○忠○引○卒○入○衛○后○陰○遣○人○挈○水○踵○沒○賊○果○舉○炬○焚○燕○水○隨○滅○
之○是○夕○所○遣○宦○者○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

兵至賊就擒

宋范宗尹處犀盜

東西京等處盜賊蜂起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曰急之則併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可以漸制帝乃以與寄九人註為鎮撫使分土處之

晉符昭序解賊

契丹入大梁東方犀盜起契丹主遣武寧將牙卿歸鎮賊即李仁恕控牙卿馬請從入城牙卿子昭序遣人出牙卿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賊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攻乃去

設計避仇

宋機

卷三十

七

寇恂避賈復

寇恂為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欲殺恂恂知之不與相見乃勸屬縣盛饌具酒饗復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以計解變

漢王樂韓信

韓信破趙服燕後楚急圍漢王于成軍漢王出成軍東渡河獨居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上即其卧內奪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

蘇既下齊韓信請為假王而封之又橫陳以東傳海地與信使各自為戰以破楚楚既破漢王襲奪齊王信軍使信為楚王信之國人告信反王以陳平計偽遊雲夢縛信殺後車械繫至淮陰殺之淮陰侯

唐段秀實治馬瑋喪

馬瑋疾亟以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瑋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馬順治喪事於內李藩惠棧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偏結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獲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即送喪遠送皆有定處

宋機

卷三十

七

建者以軍法從事史延幹奇謀因長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今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殺一人軍府晏然

明于謙處降丁

先朝處降夷於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于謙設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進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

明沐晟分麓川宣慰司

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擾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為三府二州五長官司而嚴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勝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然

以計止叛

周賀若敦止降敵者

陳侯瑱遠湘州周賀若敦軍教有乘馬投瑱者敵乃別取一馬牽以趨艇令艇中逆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紅馬降瑱瑱遣兵迎接畏紅馬不上伏兵盡殺之後實有降者瑱皆拒擊之

王世充止降者

李密雖口倉無防守又券取者隨意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

曹翰止嘉州叛衆

吳機

卷三十 雜類

七

曹翰在蜀有軍較呂翰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謀知賊約三鼓渡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以計止暴掠

唐廣王傲拜回紇

唐徵回紇葉護入援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及收復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傲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遂引軍收復東京

唐馬燧約束回紇

回紇助唐討史朝儀歸國所過抄掠唐給絹不如意輒殺之馬燧

典饋勞先賂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灰因為左右稍有違令者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皆遵約

設計認賊

漢虞詡設法平賊

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群盜既設三科募壯士誘引劫掠伏兵待之殺敗百人又潛遣賁人能健者備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更詭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張巡射退尹子奇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唐張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刺為矢中者善

卷三十 雜類

示

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巡使南霽雲射之中賊左目子奇乃遁

唐劉昌裔斬安國事

唐吳少誠反圍許州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之營田劉使劉昌裔以計斬之乃其麾下人給二繼伏兵要巷見持繼者悉斬之設計偷營

李守貞貫酒醉敵兵

李守貞反郭威圍之蜀兵救守貞攻散關威自赴之守貞欲攻漢柵先遣人出酤酒於野壁或買與不責其值還時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

詐病圖人

呂蒙詐病圖關公

關公攻樊城。呂蒙謂孫權曰。欲計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乞還江陵。以治病為名。教關公撤備。大軍承襲。蒙之計可擒也。遂稱病。為權露檄召還。公果撤備。乃用白衣操棹之策襲之。

親司馬懿殺曹爽

親曹爽擅朝政。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後季勝出刺。刺州過許都。懿令兩婢侍持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滾露胸。使殺氣。歸屬言并州近。胡好為之備。勝曰。還奈本州。

吳樓

宋三十難類

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奈荆州。懿曰。年於意。某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連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懿乃得殺爽。夷三族。

楊行密誅反者

楊行密妻弟朱延壽。陰與田頌謀叛。行密乃詐為日疾。謂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以授三舅。遣人召之。延壽至。執而斬之。

宋李福圖劉慶福

宋劉慶福欲圖李福。福知之。亦謀殺慶福。乃偽稱病不出。慶福往。至福家。所福殺之。

明仇鐵擒竇鏑

仇鐵為將軍。擊將軍。寧夏。竇鏑反。以鐵為副。提兵討賊。命下。數日。鐵稱病。卧除。約遊兵壯士。保助等。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終為內應。俄知諸兵已至河上。列營。乃使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失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當賊周昂守城。鐵又稱病。昂未問病。鐵猶堅卧。中。冷言。旦夕且死。昂頭卒起。操棹。昂鐵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竇鏑。

明沈希儀擒竇鏑

沈希儀在右江。賊多耳。目為詞。嘗欲勸一巢。乃伴卧。病。部入問疾。謝不見。明日入問。乃起。曰。吾病思為數。肉能從我。鐵子即出。擒。

秦執趙公子勝

去賊一二里。而營軍。始知非獵也。乃計擒其尤。點。特善戰者。而夫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栗。

設計圖人

秦執趙公子勝

親相親。秦執趙公子勝。折骨捐膏。雖亡入秦。秦封為應侯。秦主欲為報仇。秦趙。秦王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主曰。不待秦首。吾不出。王弟於閭。秦亡。更親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乃歸平原君。

石勒圖王彌

王彌與石勒外親。而內忌。聞勒擒荀勗。心惡之。遺書致勗。勗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圖我必矣。會彌與劉琨相持甚急。賓勸勒。

石勒計圖王浚

晉王浚矜豪自肆謀稱尊號勦欲襲之將遣人覘其虛實參佐欲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與浚張賓曰浚方欲廢晉自立但患英雄不從耳將軍宜折節事之猶懼不信况為抗敵乎遂奉表於浚勸以應天順人浚大悅浚將通勒者勒新還浚浚益信之浚報使至勒匿其精勁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懸浚所賜虎尾於壁拜之復遣使奉表期以三月中旬親上尊號浚使還具言勒弱浚益驕無備遂用計執殺之

吳樓

卷之十

唐王師範殺盧弘

唐王師範遣其將盧弘擊棣州。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迎之。仍遜避位。弘信之。不設備。弘入城。師範伏甲而饗之。遂殺弘於座。

唐王鏐殺李匡威

唐李匡威謀尊王鎔鎮州乃素服裹甲伏兵擊鎔鎔趨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公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鎔公則將士莫之能抗兵匡威以為然與鎔所馬入府鎮軍攻殺匡威

淮南嚴可求止徐溫出鎮

淮南張顥徐溫殺其主楊渥嚴可求奉渥弟隆演稱留後顥以溫

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出顗，公以弑君之罪，歸公請為公圖之。」乃往見顗，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顗曰：「奈何？」曰：「止之易耳。」明日，邀顗請溫。可求瞋目責溫曰：「今勿謂物立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曰：「苟諸公見容，何敢自專？」縣是不行，與可求謀，密結壯士斬顗，報其弑君之罪。

宋李全圖許國

李全謁許國。國坐納全拜。全怒。更折節為禮。國大喜。國遽起視事。全兵怒。露刃充庭。悉害其家。

宋李全妻楊氏誘夏全劉瑋

李全被蒙古圍於青州時傳已歿全兄李福全妻楊氏在莒州制

天鑑

卷二十一

一

置副使劉琰令夏全陳兵欲圖之楊氏使人行戒於夏全且盛飾出迎曰人傳三哥久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全心動轉儼為好又反與李福謀逐劉琰夏全既逐琰募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夏全狼狽降金

明王驥誅安歌蔣貴

西虜教侵邊。總兵任禮、蔣貴等。勦敵不相下。王驥以兵部尚書行邊。時偏將安敦黠而怯。蔣貴嘗翼追虜將及之。而貴謂前無水草。引還。翼言狀。上密勅驥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敵下曰。汝何逗撓誤大事。命斬敦。謂貴曰。公亦當歿。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莫敢仰視驥。乃盡地使各守宇。寇小則自戰。寇大則併拒。

軍勢大振

誘還亡臣

卻缺請歸士會

晉士會奔秦，晉人患秦用之，卻缺謀使守魏，邑大夫奔餘，偽叛歸秦，以誘士會，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奔餘請東，人能與魏人言者，與共往告，喻使降秦，使士會既濟而還，誘盜還物。

唐李忠臣投盜物

唐陝州亂軍大掠庫物，會淮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按之，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各投庫物，一日獲萬緒，以給從兵。

徒營避變

卷三十 郭顯

五

裴行儉移營避水

唐裴行儉討突厥，抵幕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是夜風雨暴至，前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

明李父忠移營

李父忠奉詔攻慶陽，慶陽已平，會虜攻大同，便宜即援大同，遂出雁門，連勝進次白楊門，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杲毫不動。

儲雨濟渴

魏苟金龍妻守城

梁圍魏武興，苟金龍妻劉氏乘城拒戰，井在城外，為梁所據，會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梁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其子。

毒酒斃賊

明胡宗憲毒海寇

胡宗憲巡按浙江，海賊徐海陳東葉麻冠浙西，宗憲取舟載酒，若餉軍狀，賊爭取飲，酒有毒，飲者皆死。

縱烟隱身

賀若弼伐陳

賀若弼伐陳，上鍾山，陳遣魯廣達等出戰，布陳三十里，進退不相知，弼以甲士八千勒陳待之，廣達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是數四，弼縱烟以自隱，待敵懈，急而勝之。

卷三十 郭顯

五

以計得兵

王弘佐憐兵應募

唐攻福州，吳越王弘佐議救之，募兵，久無應者，乃令聞之，曰：聞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

小失大得

孫贖使田忌多勝

孫贖見田忌與諸公子馳逐，重射，見其為是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贖謂忌曰：以君下駒與彼上駒，而以上駒與彼中駒，中駒與

下○戰○忘○狀○之○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

陳吳明徹破周梁之師

陳○吳○明○徹○與○周○梁○之○師○戰○於○沌○口○明○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狀○後○以○大○艦○拍○之○西○軍○大○敗○

時藏軍令

晉仲作內政而寄軍令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仲○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為○國○子○帥○五○乡○為○國○高○子○帥○五○乡○為○國○趙○案○以○為○三○官○臣○主○三○宰○工○主○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公○又○曰○我○欲○從○事○於○諸○侯○若○何○仲○曰○作○內○政○而○寄○軍○令○於○是○制○國○

兵機

卷三十一 雜類

五○家○為○執○執○為○之○長○十○執○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為○以○為○軍○令○五○家○為○執○故○五○人○為○伍○執○長○帥○之○十○執○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摻○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帥○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過○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時○家○與○家○相○時○故○夜○戰○嚴○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可○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悅○唐○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五○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能○禦○也○

卷三十終

兵機類纂卷三十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陣勢圖

積卒陣圖

積○卒○天○之○象○十○二○星○在○房○度○西○南○外○圍○以○八○內○掘○以○四○各○三○星○相○統○向○前○拒○者○為○鳥○陣○向○後○拒○者○為○蛇○陣○向○左○拒○者○為○龍○陣○向○右○拒○者○為○虎○陣○外○圍○為○天○陣○內○方○為○地○陣○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于○五○而○終○于○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令○于○八○正○八○正○取○粟○于○四○奇○也○其○法○咸○脩○自○然○之○理○其○陣○簡○而○

兵機

卷三十一 陣勢

倚約而要整而固聖人作之以禦兵衆為陣之先

黃帝握奇陣

握○奇○經○曰○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扶○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

太公三才五行陣

太○公○前○商○乃○繕○兵○法○作○五○行○三○才○之○制○始○于○五○方○終○於○八○向○開○方○一○千○二○百○步○畫○為○九○區○中○區○為○中○軍○外○區○為○八○營○制○軍○三○萬○分○為○五○軍○制○為○數○關○戰○陣○之○規○各○有○步○伐○五○軍○為○正○各○安○其○所○讓○于○前○後○左○右○之○間○各○出○一○陣○以○為○奇○敵○馳○突○擊○為○之○三○才○天○位○乎○上○人○

位乎中。地位乎下也。三停出之。故又以三才為名。五行三才同一陣也。

周制兵農陣

兵農之制。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則前右為拒。中為先鋒。左為脇。後為殿。中以奉天子。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其軍制。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齊十八徒。百人其軍教。則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災福共之。人與人相曉。察與共。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火。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固。戰則同強。

晉荀吳崇卒陣

晉荀吳伐無終。及厚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充。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陣。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孫武乘之陣

吳孫武所演乘之六十四陣。太極居中。周圍四層。河圖象也。外圍二十八陣。分為四正。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為四奇。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為中軍。裏圍四陣。為應。奇大小相包。象相配。奇正相涵。一分一合。以為變化。

鄭子元魚麗陣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陣。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固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頌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擊于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為右拒。蔡仲為左拒。原繁為中軍。高渠彌為中軍奉公。為無慮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綏。勞。命二拒。徐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敗。

楚荆尸陣

卷三十一 陣勢

三

楚子作荆尸以伐隨。捷師子以立陣法。莊王霸強。先齊戎以乘。無日不討軍。寔而中微之。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或將闕以動。將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于陣。則分為二拒。調卒則商農二賈。不敗其業。卒乘相睦。不奸于事。軍行右棘。左進。將前。莫慮。無中權。後勁行軍之翌日。則輜重至。

五臣大偏小偏

王臣教吳車戰。其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

中八乘之二十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表之中與四隅五乘為正四方八乘為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畢具也

韓信五軍陣

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條侯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軍十餘萬先合不利而卻孔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羽大敗

諸葛武侯八陣

孔明八陣之制其跡具魚腹離中其理皆歷代傳人口授而心會焉則河圖而分四層則洛書而分九軍則井田積卒之制而分中

孫權

東主上陣勢

四

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號曰天地風雲者取乾坤艮巽之義曰龍虎鳥蛇者取前後左右之義奇正有等步騎有分先後有節疎密有制開合有法皆因地形敵勢而行後亮舉于渭南司馬懿接行其營要嘆曰天下奇才也

後秦方圓大陣

秦主登伐後秦後秦將士每戰以鈎梯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故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慕容容格遠馬方陣

慕容容格擊魏乃梓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前兩軍從旁夾擊大破魏兵

晉劉裕却月陣

劉裕伐秦將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而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北軍河北岸裕引軍入河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每有漂渡北岸者輒為所殺裕遂軍擊之魏走退則復來乃遣丁時帥伏士七百八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伏士車後使望一白龍先命未起石成巖龍米起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圍之四面內薄弩不能制起石斷梢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繩鉤之梢鉤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因得克長安降秦主泓

孫策取結車為陣

孫權

秦主上陣勢

車

孫策取結車為陣車為陣大眼張騎圍之敵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大眼退走

魏高歡圓陣

魏高歡圓陣魏爾朱天光攻鄴夫洹水而軍高歡為圓陣連牛驢塞驛道以示必死遂戰敗天光

隋趙仲卿方陣

趙仲卿與突厥戰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敵突厥敗走

隋周法尚方陣

隋周法尚方陣隋煬帝北巡周法尚請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

壁壘重設鉤陣若戰而捷抽奇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固得法
尚武衛將軍

隋場帝行宮營陣

場帝北巡行宮設六合板城以捨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
圍內布鉄美次施營林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
而發

李靖六花陣

靖本諸葛孔明八陣法而為六花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
鉤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方步少圓生于
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旅是以步隊定于陣行級應于天

步定級森

李靖六花陣

六

步定級森則變不亂蓋以凡物八包則方六包則圓八包則九軍
六包則七軍時宜于圓故改九軍八陣為七軍之六花也至于再
變而為方圓曲直銳之五行又各因地而置宜焉其後定邊則變
為十二將兵教番將又變而為十二辰奇正迭出使敵莫測真善
學八陣之神者也

安守忠長蛇陣

唐郭子儀與賊將安守忠戰賊以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
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

唐馬燧車營陣

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所向泰

功

梁晉方圓陣

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為方陣于西北又為方陣于東南鄩為圓陣
于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

金人騎兵陣

金初無步兵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繫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
前二十人重甲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
馬而出觀陣之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
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宋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七

宋不恤伐而得天下屢遭契丹內侵不能禦又莫知古人制陣
之法務以輕銳為戒持重為主故太宗作平戎萬全陣車四千三
百乘騎三萬六千五百五十匹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八人為前後
左右中五軍而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為表裏中以三陣相從
為輔弼五軍而有七軍之制也中以車方布如城每乘有卒為戰
臨陣中置拒馬四方置望樓各有守卒

宋吳瑄疊陣

吳瑄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
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戰相持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
併發次陣如之變陣以拒馬為限鉄鉤相連候其傷則更代之退

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古東伍令也。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說不能當也。

宋張順等船陣

張順張貴救襄陽。發舟百艘。結方陣。各紅置大礮。鐵炭巨斧。勁弩。犯重圍時。元兵布舟蔽江。皆避其鋒。

宋張世傑船陣

帝為在崖山。張世傑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破海中。中艦外。船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帝居其間。

元制四陣

兵機

卷三十一 陣勢

八

元許洞論四陣曰。兵陣之場。立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以布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腸欲寬。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寬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今定飛鷁重霞長紅八卦四陣。各隨所便。而用之。耳。鷁以搏擊為義。霞以開合為義。長紅取形擊抱敵之勢。八卦取八面受敵之義。若敵為變。陣我以飛鷁當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紅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也。而善結陣者。先在結人心。當賞罰。至欲士卒應變精熟。則在日教習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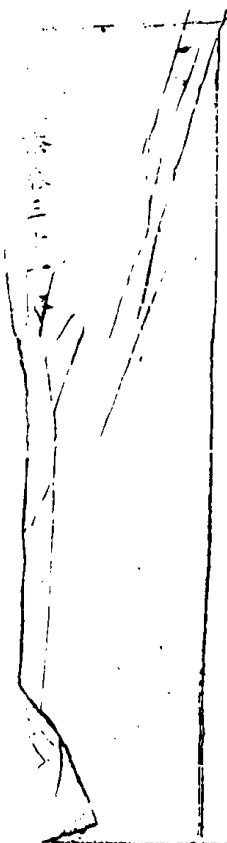
明戚繼光鴛鴦陣

嘉靖間倭亂。戚繼光謂東南與西北不同。走險不利。並驅所禁。義烏兵三千。訓習鴛鴦陣。十人為隊。隊設一人為長。開長短兵夾輔而進。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特角五張。攻距擊刺。互用。以平倭。所向奏捷。歷陞少保。提兵薊門。增募南兵。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則為方陣。步騎中。嚴遇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出。轄下拒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乘勝逐。虜師不宿飽。援蓋難重。當以從有費。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成。踐更者。任轉輸。看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御氣。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截。次首功。軍政畢。張西虜將薊狀。大恐。還謝東。胡款。閱入。不敢合謀入犯。

兵機

卷三十一 陣勢

九



兵機類纂卷三十二

瑞屏大宗伯鑒定

同觀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不用計致敗

晉不用韓簡言

秦穆公伐晉，晉使韓簡視師。頃曰：我急秦奮信猶未也，不聽。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梁由靡却韓簡，斃射為右，輅公將止之，不克。顧復晉侯，舍之靈臺，公子繫請殺之。子素曰：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

秦不用蹇叔言

杞子為秦成鄭，鄭使管北門，因告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勿聽。召孟明、西乞術、東門之外，至則鄭已滑，倫矣。孟明曰：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聞之，曰：秦不哀我喪而伐我同姓，何無禮也。遂發命，興戎，戰於殽，秦師敗，孟明等為獲。

晉趙括等不聽晉人言

楚伐鄭，晉救之。濟河，莊王欲還，伍參請戰。晉人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不可謂無備。戰不可勝，趙括趙同不聽。楚王欲疑晉之辱師也，乃求成於晉。

盟已有日，而使許伯、樂伯、攝叔致師。晉人張兩角以逐之，樂伯左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既而晉趙旃夜至，楚王為乘廣二十乘以逐旃，旃奔，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楚復濟師以從晉上軍，晉隨季曰：楚師方壯，不知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還。

隨少師不用季梁計

楚子伐隨，隨季梁請下之，如楚弗許，而後戰。所以怒已而急也。少師欲速戰，季梁曰：楚人尚左，王必左，無與遇，且攻其右，右無食，為偏敗，眾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敎也。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宋襄公不用子魚計

楚成王及宋襄公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智伯不用郤疵言

荀息帥韓魏以伐趙，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沉者三版，郤疵謂趙曰：韓魏必反矣。夫趙之難必及於韓魏，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二子無喜志而有憂色，非反而何？趙既告二子，二子出虎入見，曰：主何以臣言告？二子頃見其視，臣端而趙疾必得其情，故也。不悅，二子果與趙約，內應，期日殺瑤。

燕王不聽將渠

燕使栗腹伐趙，攻郭燕，臣將渠諫，不聽。王自將偏軍隨之，唐順

敗其軍遂圍燕燕人請和頗曰必令將渠處和後相將渠而和乃班師

齊王不聽保國之謀

齊即墨大夫見齊王建曰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王不聽及秦將王賁攻齊遂降秦

陳勝不用張耳等計

楚人陳勝起兵於新至陳入據之豪傑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張耳陳餘乃對曰秦為無道而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為天下除

秦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急引兵而西道人立六國後白為樹黨以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莊賈弑勝以降於秦

項羽不用范增計

沛公入咸陽守函谷關項羽攻破之軍於鴻門增請急擊沛公沛公見羽謝羽因留飲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後遂滅楚

陳餘不用李左車

韓信張耳擊趙趙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開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將軍

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溪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不用信出井陘東陳餘擒趙王歇

楚龍且不用陳餘之計

韓信破齊齊求救於楚楚使龍且救之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開窮戰其鋒不可當齊自居其地戰則兵易敗散不如以陳餘王使信臣指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求救必反漢漢兵二十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鋒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且曰我知信為人易與耳且故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被信囊沙之計而斬

楚徐儵不用或人計

楚徐儵不用或人計

吳王濞不用田橫伯計

漢吳王濞反其臣田橫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王不許桓將軍曰吳多步兵利陰謀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穀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如大王徐行而攻下城邑漢軍車馬至馳入梁楚之間事敗矣王亦不用濞周亞夫將兵討之濞亡

走越人謀

王邑等不用嚴尤計

王莽遣王尋王邑發兵會嚴尤圍漢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劉秀大破其兵，殺尋，

漢鄧禹不用馮異計

鄧禹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尚衆多，上今使諸將屯涇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以爲成計也。禹不從，遂大戰，移日，軍潰，異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

鄧禹不從光武

棄機

卷三十二 不用計

五

鄧禹自馮異反後，威名大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召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衝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安，遣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激戰，輒不利，後與鄧洪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

漢蓋延不用光武計

蓋延自鄧禹責任於蘭陵，漢光武勅蓋延等救之，曰：「可直往搏鄧則蘭陵自解。」延以責任城危，遂先赴之，投圍入城，及憲合兵圍蘭陵，延等乃突出攻鄧，帝曰：「問欲先赴鄧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耶？果不能克，還拔蘭陵。

公孫述不用蒯邯計

漢伐蜀，蜀公孫述將都尉蒯邯說述曰：「急發國內精兵，令四戎據江陵，築壘堅守，俾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而拱手自服，如以海內震搖，可有大利益。」述不聽。吳漢伐蜀，述出戰，漢將高平刺殺之。

吳漢不用光武計

吳漢從車駕上隴，遂圍隴，置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會并力攻，漢遂不能進，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漢耿种不用傅燮計

棄機

卷三十二 不用計

六

韓遂圍隴，西漢涼州刺史耿种率兵討之，傳獎謂种曰：「使君統政日久，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怯，羣爭勢離，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難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別駕反應，賊殺种。

吳漢不用光武計

吳漢大敗公孫述，將公孫永等拔廣都，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得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致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來利，遂自將步騎三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河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諫之曰○或○若○出○兵○殺○公○以○大○眾○攻○尚○破○公○即○敗○矣○幸○急○引○還○廣○都○詔○書○未○到○使○謝○豐○等○分○二○十○餘○營○併○攻○謙○使○利○將○萬○餘○人○劫○尚○謙○與○戰○敗○豐○圍○之○速○得○叩○城○夜○走○與○尚○合○軍○

任尚不用班超策

班超乞歸○故○召○以○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蠻○夷○易○獸○之○心○難○養○易○敗○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務○使○簡○易○寬○小○過○恕○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曰○我○以○班○君○有○奇○策○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漢劉歆不用鮑信計

兵機

卷三十二 不用計

黃巾○殺○漢○兗○州○劉○岱○欲○擊○之○鮑○信○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開○志○不○可○敵○也○狀○賊○軍○無○輜○重○不○若○奮○力○圍○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狀○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呂布不用陳宮計

曹操○擊○呂○布○於○下○邳○布○戰○敗○還○保○城○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放○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操○圖○下○邳○久○布○乃○降○

袁紹不用張郃計

張郃○為○袁○紹○帳○尉○曹○操○與○紹○拒○於○官○渡○紹○遣○淳○于○瓊○督○運○屯○集○果○操○自○將○急○擊○紹○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將○軍○事○去○矣○宜○急○引○救○紹○曰○不○如○攻○其○本○營○毋○必○還○紹○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賈○詡○救○瓊○而○以○重○兵○攻○曹○操○營○不○能○下○果○敗○瓊○等○紹○軍○潰○紹○懼○歸○操○

袁紹不用沮授計

曹操○軍○官○渡○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勁○米○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及○北○南○幸○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軍○果○大○敗○

袁紹不用許攸計

兵機

卷三十二 不用計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務○必○空○弱○若○今○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紹○不○從○紹○軍○潰○

袁紹不用田豐計

曹操○擊○破○劉○備○還○官○渡○袁紹○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狀○後○簡○其○精○銳○乘○虛○出○校○右○則○擊○其○左○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魏夏侯惇不用李典計

昭烈帝伐都督操遣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帝一旦燒也去惇率諸
軍追之李典曰敵無故而還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
也惇不聽退之果入伏屢戰不利典救之帝軍散還

劉勲不用劉曄計

漢盧江太守劉勲襲上繇劉曄曰上繇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
孫策來虛報我是將軍進兵於敵還無所歸勲不聽遂伐上繇至
海昏宗印皆逃了無所得孫策攻勲破之

劉璋不用鄭度計

劉璋遣將吳懿拒劉備鄭度曰左將軍懸軍深入野穀是實莫若
盡驅巴西梓潼民出涪水以西其倉庫野穀一皆燒盡高壘深溝

諸葛亮不用魏延謀

魏延曰夏侯淵都督關中丞相若將伐魏司馬懿延曰休怯而無謀
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

昭烈帝不用魏雲等言

漢昭烈帝伐魏權趙雲曰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
盜當因衆心以討之送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
魏先與吳戰帝不聽率軍東下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
先驅以當敵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諸軍敗績

諸葛亮不用魏延謀

魏延曰夏侯淵都督關中丞相若將伐魏司馬懿延曰休怯而無謀
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

日可到長安。林開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即關。與散民之穀。是周
食也。从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
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故不用。以為不如安。放
坦道。可以平。孔。龍。右。十全必克。而無虞也。與魏戰於街亭。馬謖違
節度而敗績。

孫權不用殷禮謀

吳主權將伐魏。太守殷禮曰。陛下宜自御戎。命益州軍於龍右。諸
葛瑾朱然指襄陽陸遜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特角。拉。進。民
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權不能
用。命朱然等攻魏。總擊却之。

司馬師不用傅嘏謀

魏欲三道攻吳。尚書傅嘏曰。其殆難捷。惟有進軍大佃。擇地居險。
三方竄進。奪其肥壤。使還瘠地。一也。共出民表。殺抄不犯。二也。招
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還共守。佃作
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累陳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
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魏軍驚擾。散走。死
者數萬。

諸葛誕不用蔣班計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攻之。進圍壽春。誕乏糧。外
救不至。蔣班焦彝言於誕曰。宜及衆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

壽春

魏鄧艾將兵過深、深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即黃崇、廖勸瞻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還住綿竹，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

晉徵益州刺史璆，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之。璆聞徵甚懼，陰有據蜀之志。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璆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兵，畿

卷三十二 不用計

 \pm

晉王曠不用施融計

謀主淵使楚王聰攻壺頭。晉河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拒之。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陰間出。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曠怒曰。君欲阻衆耶。遂踰太行。與聰戰於長平。大敗。皆成。

蝕染不用魯歎言

漢趙染寇長安。晉索綝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索綝小堅。豈能行我馬蹄。刀乃耶。晨率輕騎數百逆之。綝與戰於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至此。

晉王敦舉兵反甘卓移檄討之卓兄子卬為敦叅軍敦遣卬歸說卓旋舉兵討之將軍鑿道融曰今公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來自必難禦可一戰擒也卓不從散兵佃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

趙太子不用胡勲計

後趙王勒獲趙王曜殺之。趙太子粲與南陽王胤謀保秦州。胡然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以為沮衆。斬之。遂奔上邽。後趙遂取長安。攻殺熙等。

漢智堅不聽諸將

飛機

卷五 不刊計

4.5

晉桓溫伐漢軍至青衣漢諸將謀欲伏於江南以待晉軍將軍
督堅不從引兵向犍為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督堅至犍為乃知
與溫異道還至則溫軍於成都十里陌矣堅衆自潰

魏主問不用王泰計

魏主閼閼趙主祗於襄國。施襄悅館及石琨俱救襄國。閼欲自擊之。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不若固壘。以挫其銳。觀其擊之。閼不聽。悉衆與襄琨戰。魏兵大敗。

殷浩不用王羲之言

晉殷浩北伐無功。復謀再舉。王羲之遺浩言曰。今已疲竭。根本既無。一功天下將有土崩之勢。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引咎

責躬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創慙之急也浩不從果敗

段龕不用改葬計

燕慕容恪擊段龕龕弟熙言於龕曰恪若濟河過城乞降不得矣請兄固守熙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眾繼之若其不拔不若早降不夫為千戶侯也龕不從恪引兵濟河叩眾造戰格大破之隨長圍困之遂降

桓溫不用郝超策

晉桓溫伐苻超曰道遠河淺清運難通溫不從至金鄉又曰天旱水絕引汝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難以通運不若舉眾趨鄴彼必望風逃潰溫又不從燕人斬溫報儲溫軍乏食燕擊晉兵敗之

秦檜

卷三十一 不用計

十三

溫陸奔還

秦梁嬰不用楊翰言

秦將軍呂光自龜茲還兵至宜禾涼州刺史梁嬰謀閉境拒之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必有異國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固亦可拒也嬰不聽遣子攬拒之光破擒之執嬰殺而代之

涼呂延不用耿稚計

涼呂延等伐西秦西秦主乾歸使人結延曰乾歸衆積奔成紀兵延欲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衆過人安肯盟風自濱且告者視高邑動必有奸宜整陣而前步騎畢進狀後擊之延不從進與

乾歸遇戰死

秦王興不用韋宗言

秦王興以南涼亮髮傳檀多難欲取之使韋宗注規之傳檀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言于興曰傳檀權驕過人使其子弼等張傳檀至姑臧傳檀出奇兵擊破之

苻主超不用公孫五樓計

晉劉裕伐苻主超南渡公孫五樓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簡精銳絕其糧道敕兗州之師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以上策也各命守軍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燬以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以下策也超不從晉兵入峴與燕兵戰於臨朐裕奮擊大破之

秦檜

卷三十一 不用計

十四

何無忌不用鄧潛之計

盧循寇長沙晉何無忌討之鄧潛之曰循兵艦威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擊之萬全之策也無忌不聽戰敗

南涼王不用屈石計

南涼王傳檀伐北涼掠五千餘戶而還屈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陰既蒙遜若輕軍奔至大敗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不聽俄而蒙遜兵大至傳檀敗走

秦陳留公洗不用趙玄計

晉劉裕伐秦遣檀道濟至成臯秦陳留公洗守雒陽趙玄言於洗

曰○宜○備○諸○戎○固○守○金○墉○以○待○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進○我○而○西○洗○不○從○遣○玄○南○守○柏○谷○道○濟○等○長○驅○而○進○玄○戰○敗○洗○出○降○

魏王嗣不聽崔浩言

晉○劉○裕○將○水○軍○伐○秦○遣○使○假○道○於○魏○秦○主○弘○亦○求○救○於○魏○魏○崔○浩○曰○不○若○聽○裕○西○上○朕○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免○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故○秦○之○名○魏○王○嗣○不○聽○遣○阿○薄○于○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晉○未○起○居○度○北○岸○與○魏○戰○魏○兵○奔○潰○

魏宣武帝不用邢巖言

魏○中○山○王○元○英○圍○梁○鍾○離○宣○武○帝○詔○邢○巖○兵○會○之○巖○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况○鍾○離○天○險○必○無○克○狀○魏○主○以○蕭○寶○寅○代○巖○

卷二十一 不用計

梁主詔曹景宗等救鍾離大破魏師

魏元天穆不用薛琠計

魏○北○海○王○顥○奔○梁○陳○慶○之○將○兵○約○之○魏○元○天○穆○將○擊○邢○果○乃○集○文○武○議○之○薛○琠○曰○邢○果○鼎○竊○拘○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不○聽○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進○拔○萊○陽○城○

爾朱天光不用賀拔岳計

魏○主○朗○入○居○鄴○高○歡○自○為○大○帥○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問○策○於○賀○拔○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還○可○以○自○全○天○光○不○從○會○兵○攻○鄴○歡○擊○破○之○

東魏高歡不用薄玚計

高○歡○侵○魏○魏○薄○津○使○高○歡○數○圍○恒○農○薄○玚○曰○西○人○饑○饉○陝○州○飢○飢○倉○粟○今○數○百○已○開○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及○秦○秋○其○民○饑○何○憂○不○降○顧○勿○渡○河○侯○景○曰○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皆○不○從○自○蒲○津○濟○河○魏○主○文○泰○迎○戰○於○渭○曲○大○敗○之○

齊主不用趙彥深計

陳○吳○明○微○擊○齊○出○秦○郡○齊○遣○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問○計○於○源○文○宗○曰○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必○力○兼○命○舊○將○將○之○屯○於○淮○北○

卷二十二 不用計

是以固守彥深曰此策誠足制勝齊王不從齊軍大敗

齊後主不用高勣計

周○主○伐○齊○齊○主○問○禦○周○之○策○高○勣○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平○伍○倘○未○離○心○請○送○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齊○主○不○能○用○周○遂○滅○齊○

梁不用羊侃計

侯○景○圍○臺○城○作○長○圍○以○絕○內○外○張○綰○等○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陞○橋○小○必○大○致○失○公○不○聽○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還○走○爭○橋○赴○水○以○者○大○半○

陳後主不用任忠計

隋伐陳賀若弼據鍾山韓擒虎屯新林任忠言於陳主曰宜固守
臺城綠林立柵勿與交戰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日精兵往掩
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狀挫氣臣復揚殺欲
往徐州斷後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漲上江周羅暉等必
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隋遂滅陳

隋楊玄感不用李密計

楊玄感起兵黎陽以唐禕為懷州刺史禕逃歸河內玄感問於李
密密曰天子出在外公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
之必弭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曰
更言其次密曰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據險守之天子雖
來機

卷十三 不用計

七

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
歸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攻之不克天下兵至非僕所
知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維果屢敗將西趣潼關
二弘農守城者登陴言之玄感怒欲攻之李密曰軍事貴速安可
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還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不聽攻之不
拔乃引而西追兵大至戰復不利自刎死

高士達不用竇建德計

隋楊義臣擊賊張金稱衆勝欲討高士達竇建德曰義臣今滅張
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疲戰不得坐費歲月
士疲後來則擊之可破也士達不從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

兵皆潰

隋陰世師不用李衆舉謀
隋末羣盜起李衆舉說西京留守陰世師遣兵據永豐倉衆以
張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隋遂亡
馬元規不用呂子城謀

唐鄧州刺史呂子城與馬元規擊朱粲破之會於元規曰衆新敗
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遲延則為深患矣元規不從既而
衆收餘衆攻鄧州子城赴救城陷元規亦死

李密不用賈閏甫計

李密降唐唐遣密收撫山東密出關唐主勅密還密謂賈閏甫曰
集機

卷十三 不用計

八

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至黎陽大事必成
公意如何閏甫曰公既委質不若應朝命以明無二心密怒遂斬
使者殺成彥師討密斬之

夏王竇建德不用凌敬謀

唐秦王伐鄭圍維陽竇建德救鄭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
濟河攻取懷川河陽使重將守之遂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
津陷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建德不從悉
衆出牛口此民大破擒之

唐李孝恭不用李靖計

隨郡王李孝恭及李靖擊蕭銑統閩唐兵至倉猝乃悉現兵出拒戰

孝恭將擊之請曰彼敗之師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以戰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

高麗高延壽背對盧計

唐太宗征高麗進攻安市城高延壽救之高麗有對盧謂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不可敵也莫若煩兵不戰曠日持久今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兵進攻果大潰

李敬業不用魏思溫計

武后廢中宗為廬陵王李敬業起兵揚州魏思溫說敬業曰公以兵機

卷十二 不用計

臣復為薛宣帥大衆直指雒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敬業用薛仲璋言將兵攻閬州李孝逸擊殺之

唐薛訥不用杜賓客計

薛訥與杜賓客等將兵擊契丹賓客以盛夏士卒負甲糒糧溪入致境難以成功訥不聽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擊之唐兵大敗

玄宗不用哥舒翰計

唐哥舒翰討安祿山軍於潼關或有告賊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趨翰進兵翰奏曰是必羸師以誘我耳官軍據險利在堅守何必務速上遣中使促翰出關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

遂入關

烏承恩不用宗僊運謀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唐諸將遣宗僊運迎信都太守烏承恩鎮常山承恩辭僊運曰常山地極險峻通河維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疑而不行入不設脩常山既陷信都豈能全承恩不從又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進圍信都烏承恩以城降

魚朝恩不用李光弼計

唐郭子儀等圍安慶緒於鄆史思明救慶緒陷魏州李光弼言於觀軍容使魚朝恩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欲使我懈急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彼必不敢輕出得勝

卷十二 不用計

日引久則鄆城拔慶緒而彼無得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思明引大軍抵城下官軍潰

唐範防不用李自良計

回紇寇太原唐李自良言於範防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集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其前大軍成其後無不捷矣防不從遂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而去

唐田悅不用邢育俊計

田悅舉兵圍邢洛邢洛堅壁固守悅召邢育俊問計育俊曰兵法十圍五攻今頓兵堅城之下報竭卒盡自亡之道不若置萬兵於

亭口以遇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用馬燧
進軍悅戰敗夜遁

唐德宗不用渾瑊計

唐朱泚反逼德宗於奉天杜希全等合兵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
相議道昕從出渾瑊曰漢谷陰侯忌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
且分賊勢盧杞曰倘出乾陵恐驚陵寢上從杞策杜希全等果為
賊所邀以喪甚衆四軍皆潰

唐不用李晟計

吐蕃求和親朝議從之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不聽以渾瑊為
會盟使晟深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既而吐蕃果劫盟

朱泚

朱泚不用計

二十一

唐僖宗不用高駢策

黃巢陷廣州唐高駢奏請遣張璠於彬州守險留後王重任於備
潮二州邀邀自邕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勅王鐸守梧昭桂水
四州之險不許巢遂陷潭州

唐成汭不用李璣計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荆南成汭發舟師救之李璣曰武陵長沙
皆吾雖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不若遣曉將赴已陵堅壁不戰不
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而行楚王馬殷果遣許
德勳襲陷江陵神福逆擊汭破之汭赴水死

朱全忠不用教範言

梁王朱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江陵全忠欲乘勝擊淮南教範曰
今師出未踰月平兩大鎮聞地數千里遠近震懼此威望可惜不
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遇大雨人馬疲乏士卒逃亡渡淮而
北光州柴再用抄其後軍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

晉王不用周德威計

晉王伐梁進至胡柳坡候者言梁兵至周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
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國家係此一舉吾以深入
之兵當其必敗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且賊倍道而來未有
所食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不可輕發王宣按兵勿戰德威請以
精騎援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薪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

朱泚

朱泚不用計

二十一

滅也晉王不從出戰兵亂德威父子皆戰死

執政不用龍敏計

石敬瑭會契丹兵圍唐將張敬達等於晉安寨唐主問策於厚臣
龍敏請主李贊華為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
趨西樓朝廷露撤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狀後遣軍擊之亦
解圍之一策也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晉安遂陷

唐主洪珂不用龍敏計

後唐趙德鈞等敗張敬達于晉安屯團柏谷口殷問不能相通唐
主自將次懷州龍敏曰若選精騎一千自介休山夜冒虜騎入
晉安寨但俟其半得入則敬達等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鉄障亦

可。衛。陷。唐。主。曰。用。之。晚。矣。晉。安。報。楊。光。遠。斬。敵。遂。降。於。樊。丹。

南漢主不用蕭益

交州將岐公義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廷藝故將吳雄舉兵攻公義。南漢主劉龔欲乘亂取之。以子弘操為交王。叔公義。蕭益曰。今海道險遠。吳雄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卿。狀。後。可。進。不。聽。弘。操。大。敗。溺。死。

閩楊思恭不用陳望計

唐。查。文。徽。祖。全。思。攻。閩。楊。思。恭。陳。望。拒。之。思。恭。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係。此。一。舉。思。恭。怒。望。不。得。已。與。唐。戰。全。思。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

身免

卷三十二 不用計

二十三

晉杜威不用李穀計

契丹寇晉恒州。晉杜威守真與契丹夾溝池而軍。李穀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溝。營。而。入。虜。必。進。威。不。可。王。清。戰。威。降。契。丹。

馮延魯不聽孟堅言

南唐馮延魯攻福州。吳越遣軍救之。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孟堅曰。浙兵求戰不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敗。

其鋒不可當。不聽。吳越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奮走。堅戰公。

南唐查文徽不聽陳協言

吳越取福州。既而福州人告查文徽云。吳越兵已去。請文徽為帥。文徽往。至城下。吳越兵出迎。陳誨曰。關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程勣兵出擊。唐兵大敗。執文徽。

楚王馬希廣不用彭師高計

楚馬希廣攻楚王希廣於潭州。彭師高言於希廣曰。假臣步卒三千。自己溪。渡。仁。出。歡。聲。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環。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希。廣。不。從。希。廣。遂。陷。潭。州。殺。希。廣。

希廣

卷三十三 不用計

二十四

南唐劉彥貞不聽劉仁贍

周李穀攻壽州。唐兵救之。穀退保正陽。唐劉彥貞聞穀退。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等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穀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李重進渡淮。進戰。大破彥貞。斬之。

宋徐禧不用曲珍計

徐禧城永樂。屬曲珍守之。夏人傾國而至。進薄城下。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曰。曲珍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請收兵入城。禧不聽。夏人縱鉄騎渡河。珍曰。鉄鷄子軍也。當其半。漸擊之。禧不從。鉄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半渡戰而敗。禧為亂兵所害。

宋劉延慶不聽郭藥師

劉延慶伐遼軍無紀律郭藥師曰今大軍行而不設條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不聽至良卿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

宋白時中不用何曜計

金斜也等侵宋宋以梁方平于黎陽何曜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精銳而北萬一方平不能校悟何以善吾後盡留以衛根本不從既而方平之師潰金人圍京師

宋張俊不用曲端計

金婁室取陝州時張俊為陝州宣撫使謂曲端曰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兵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畔獲彼不待時必敗報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俊不從遂敗吳玠等拒於彭原店玠敗端還屯涇川

宋張俊不聽曲端策

宋張俊議出師撓金兵曲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我軍未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渡使劉錫率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於富平敗績

宋張俊不聽王彥言

張俊聞兀朮將至檄召五路之兵迎戰王彥曰不若且屯利閣與

洋以同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第一不捷宋大失也後不從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進兵大敗

宋張俊不用劉錡計

金人圍宋濠州張俊邀楊沂中劉錡同往援之而濠南城已陷錡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還師據險徐為援圍於是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而遁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令沂中將步騎直趨濠州列陣未定金人伏騎分兩翼出沂中遂潰

金完顏九斤不用計

蒙古侵金至野狐嶺金完顏九斤等駐於嶺下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於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太祖聞之進兵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

金主不用徒單鑑策

金徒單鑑聞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不若入保大城併力脩寨曷桓撫三州素稱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金主不從曷桓撫後於蒙古金主始悔之

金完顏綱不用徒單鑑計

金木虎高琪也縉山以僑遷及蒙古兵將至完顏綱行省事於縉

山徒單猛曰高琪在彼行者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也網不從果大敗

金木虎等不用策

蒙古進兵至陝州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須諭河北亦以此待之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謀兵脩築方畧非所知也遂止故國勢益衰

金主守緒不用白華謀

蒙古圍金汴京汴京糧盡援絕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白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生以待斃決不可往若出京蓋遠軍

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殺朕行從金主

不從走歸德諸軍皆潰

宋趙彥呐不用高稼計

蒙古圍端太子至汴州吏民議還保太安高稼言於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扞蜀敵必不深入若還守內地敵長驅而進蜀事去矣彥呐竟行留稼守汴蒙古大至汴州陷高稼死之蒙古遂入蜀

宋陳宜中不用文天祥計

元兵克獨松關宋朝建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淮東堅壁固廣全城若與胡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

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陳宜中不聽元伯顏帥師次於皋亭山太后遣使奉旨以降

明曹鼐不用郭登計

郭登守大同會上親征朱勇等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曰宜從紫荆關入竊忽東折向居庸堡四十里虜至上遂北狩

不用計無功

趙王不用虞卿計

秦王罷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構虞卿曰今制構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

秦王不用白起之言

白起病秦王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起愈王欲使伐之起對曰邯鄲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士卒疲者過半國內空虛遠絕山河而攻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辭不行王以王龔代陵亦無功

馬援不從耿舒計

馬援討武陵蠻軍次下清有兩道可入從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遠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臺頭

極其咽喉充賊自破遂進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累甚士卒

多疾以援亦中病吳卒於軍

漢周慎不用孫堅計

漢涼州賊邊章韓遂夫倫中周慎近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
常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其後賊必困
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
慎懼棄車重而還

漢張邈不用曹操謀

曹操與董卓戰敗遁還酸棗操謀曰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
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輜輳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
陽之軍軍升折入伏閣以震三輔皆為要隘勿與戰益為疑兵

樂機

卷五十五 不用計

二十九

以順誅逆可立定也張邈等不能用酸棗食盡眾散

姜維不用張翼計

姜維伐魏張翼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至抱罕魏王
經與戰大敗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殺此大功維
大怒圍狄道魏陳泰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還

王渾等不用何惔計

晉伐吳楊州別駕何惔謂刺史周浚速渡江直指建業吳主皓降
王渾渾不聽而王濟自武昌順流而直指建業吳主皓降

庾亮不用陶回計

晉蘇峻舉兵反司馬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

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薄朕之庾亮不從峻使其將韓
晃等襲陷姑蘇取塩米亮方悔之

庾亮不用伏兵計

晉蘇峻舉兵反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
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大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
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亮始悔之

西當主不救魏

魏主兵擊魏王翟劭劉求救於西當主永張騰曰吾強劍弱速救
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從中山蓋多疑兵夜多火炬乘必懼
而自救我衝其前到蒲其後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兵擊劉

樂機

卷五十五 不用計

三十

大破之

魏太武不用崔浩計

魏太武討秦吳以渭北地無草穀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今
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襲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若從南道則吳
入北山障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山軍無所獲
魏主悔之

魏主嗣不用崔浩計

劉裕卒嗣欲伐之崔浩曰今未必能一舉取江南而徒有伐喪之
名宜遣弔祭使義殷布天下則不攻自服矣不聽遣弔祭等伐宋
斤欲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不如分軍募地至淮為帳列置

守宰賦歛租穀則雖陽消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固中之物何憂不獲不聽固請攻城卒無成功

宋文帝不用劉興祖

宋文帝謀侵魏劉興祖上言曰河南且饑野無所掠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蕞麥已熟固資為食登青其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若不克捷不為大傷宋主不從攻魏焉敢不克而還

周武帝不用趙獎計

周主謀伐齊將出河陽宇文弼曰齊雖無道蒲鎮有人今出師河陽恐難得志如出汾曲則攻之易拔趙獎曰河南雖陽四面受敵

唐太宗不用道宗計

唐太宗征高麗攻安市城高麗南北部緡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九萬敵安市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萬之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帝攻安市城不下師還

唐太宗不用高延壽計

唐太宗破高麗兵於安市城下張亮亦破高麗兵於建安帝攻安

市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曰烏骨城主老耄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平壤必不守矣長孫無忌曰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遂止攻之不能克乃班師

宋高宗不用岳飛策

岳飛間廣劉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宋高宗不用楊六之謀

金兀朮攻宋濠州岳飛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空若長驅京雒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繫帝不從

史彌遠不用彭義斌計

宋李全作亂彭義斌於恩州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威之斷其南路必賊必擒賊平之後義斌戰於河北盱眙諸將戰於河南神州可復也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不聽

胡宗憲不用俞大猷

王直亡命入海勾倭上責督府胡宗憲今必得自効俞大猷曰直在海島能以饋物誘倭來若在彼國一遁逃大耳倭之來不來非開直之誅不誅也倘誘來而殺之則失信何以示後蓋請諸上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喜詔殺之羣倭聞殺直焚舟火戰官軍大創倭入掠於閩

不用計無成

張印不從劉繇計

王莽亂劉繇等合兵誅之諸軍議立劉玄為皇帝繇曰亦猶關立
宗室必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豈可宗室相攻不如且稱王以保
亦足以新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
系於舉尊孫未晚諸將曰善惟張印不從卒立玄終無成

表紹不用沮授計

漢沮授說表紹曰將軍西迎大駕即宮都挾天子而令諸侯
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聽從曹
操奉車駕東還於許自是政歸曹氏

表紹

表紹不用田豐謀

三十三

表紹不用田豐謀

表紹欲移天子徙都鄆城以就金寶曹操拒之及操擊張繇于
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擒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自
操者操解操圖而還

表紹不用張曹之計

曹操擊劉備曰曹說表紹曰曹劉兵連未可卒解公舉兵而襲其
後可一姓而定紹辭以子疾豐曰惜哉事去矣

劉琮不用王成之謀

劉琮降曹操劉備奔江陵操將精兵急追之琮將王成曰曹操聞

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地無備輕行車進若給威奇兵數千
之松險操可獲也獲操則威震四海琮不納

李密不用柴孝和策

李密攻東都柴孝和曰不若使翟司徒守雒陽裴柱國守回雒公
自西襲長安朕後東向以平河雒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密曰必
誠上策我兵皆山東人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
雄雄如此則大業廢矣後李淵果克長安

元將不用伯顏計

海都犯邊伯顏拒之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皆憤伯
顏曰海都懸軍入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不
從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走

吳王不用子胥之言

三十四

不用計生患

吳伐越越師於夫椒越王請平子胥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

盡越王能親而務施於我同壤而世為仇讎克而弗取後必悔之
不聽遂許平後越滅吳

孫權不用周瑜計

劉備諸孫權求都督荆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英雄之姿而有
羽張飛熊虎之將宜徙備置吳盛為策官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
耳目而分其心各置一方大事可定也權不從後備取漢中即

帝位

張溫不能孫堅計

張溫伐邊章韓遂不利董卓破之車走溫遣張恢追之不利而還時董卓毛扶風溫召之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時參軍事密勸溫斬卓溫不忍發卒成後日之禍

曹操不用高柔諫計

曹操遣鍾繇討張魯高柔諫云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煽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聞中諸將果叛之馬超韓遂皆反

曹操不用司馬懿計

曹操

不用計

三十五

魏公操取漢中司馬懿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劉備曰今破漢中蜀人震恐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請為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

魏王不用劉曄計

孫權遣使降魏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伐其也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陵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後吳復與魏絕

晉羅尚不用徐舉計

晉羅陽已氏李雄攻殺侯山太守遂取郫城李派徙屯郫派眾饑乏依青城山度士范長生平西秦軍徐舉說益州刺史羅尚求守汶山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舉怒出降於流說長生使給流軍糧流軍復振

晉荀勗不用陶侃計

杜曾等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駿遂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曾聞荀勗于宛后覽赦勗曾遁去曾復致賂於勗求自效勗許之陶侃遣書于勗曰杜曾凶狡所謂鴟集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勗不從曾復率眾圍襄陽

李特不用李流計

李特

不用計

三十六

成主李雄之父李特始入蜀招聚流民陷蜀郡蜀民相聚為鄉者皆送款李特請賞諸鄉大姓子弟張兵自守以備不虞不聽官軍果煽動諸鄉極擊表裏相應特敗死

宋主不用蔡興宗計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初應晉安王子勳既而亡降宋王命張永等將兵迎之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煩軍使今以重兵迎之疑懼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肝食之憂宋主不從安都果懼而叛降于魏

後梁王登不用尹德毅計

魏取襄陽徙梁王登使稱帝於江陵也兵守之初魏師取江陵

選將尹德毅說今日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宴會
預伏武士因而發之今命諸將掩其營壘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
撫而安之狀後濟江殘入皇極大功可立誓不從至是闔城繫虜
又失襄陽恨不用德毅之言

梁不用羊侃計

侯景反引兵臨江蕭衍問策於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
邵陵王襲據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朕瓦解
不聽景遂濟江

周宇文護不聽韋孝寬策

周齊爭空陽久不決周韋孝寬曰空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
彙標 卷三十二 不用計 三十七

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平園汾北我必失地空速於華谷長秋
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盡地形具陳其狀宇文護
不聽齊斛律先來於汾北築華國龍門二城

符堅不聽權翼

符堅將伐晉秦苻謀慕容垂獨勸之及諸軍皆敗惟垂所部獨全
堅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曰彼赤心投我若何害之不若保護
其危徐俟其寡既不負風心且可以義取天下還至泥池垂謂堅
曰此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鎮之堅許之權翼勸堅
莫許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垂疑之自涼馬臺結韁援以
渡至安陽會丁零翟斌作亂堅子丕以飛兵殺翟給出今計斌又

唐李懷光計朱此也便橋家與此通謀事迹頗露時李建徽楊惠
元與懷光聯營陸贄曰建徽惠元附嚴其營必不兩全今宜托言
李懷光少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使裝詔書至營即
日進路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上曰如以則懷光必更生辭且更
俟旬日既而懷光果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

唐德宗不用陸贄計

唐李懷光計朱此也便橋家與此通謀事迹頗露時李建徽楊惠
元與懷光聯營陸贄曰建徽惠元附嚴其營必不兩全今宜托言
李懷光少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使裝詔書至營即
日進路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上曰如以則懷光必更生辭且更
俟旬日既而懷光果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

唐令狐綯不用李湘計

徐泗卒戍桂州者作亂推龐勛為主勛庫兵北還乃至淮南即度
使令狐綯遣使慰勞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高郵岸峻而水
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獲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
擒也綯曰聽其自過非吾事也勛遂陷甯徐等州

卷三十二 不用計 三十八

梁王瑒不聽石公立計

梁主瑒領王瑒貳於晉會燕王劉守先發兵侵定州遣杜延隱等
監總傳軍今屯深冀殺言助趙守梁趙將石公立白瑒拒之瑒不
從未幾延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瑒始命公立攻之不
克

後唐主從珂不用呂琦計

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有異志唐主曰石即子朕至親萬一有
失何以解之呂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辱求和

以禮幣十餘萬遺之彼必承命則河東無能為矣唐主不渡

宋真宗不用欽準計

契丹入寇欽準勸駕親征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勢甚衆請駐
驛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懈非所以取威決勝也
乃渡河遠近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敵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
悉以軍事付準準令明肅士卒畏悅擊敗契丹於城下契丹請和
帝將許之準欲邀其稱臣獻地因畫策以道曰如此則可以保百
年無事不狀數十年後我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使輪不返帝
方欲兵不聽遂和後果生心

宋真宗

宋真宗不用李沆計

三十一

宋真宗不用李沆計

宋西夏趙保吉有圖州方之意李沆曰保吉未成靈州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察召州將吏部分軍民空靈而歸如此則開右之民
息肩矣真宗不從保吉遂陷靈州

金主珣不從徒單鑑計

金及蒙古平金主將遷都於汴徒單鑑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
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上策也遷東根本之地依山負
海其險足恃脩築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遷都至南
京蒙古聞之復圖南侵

元不用劉基策

元末方谷珍反劉基為行省都事用事者受谷珍賂下有司招
撫基謂賊勢易與撫之長賊計用事者反霸管基於紹興路而谷
珍益難制盜蜂起

明不用張輔計

永樂五年張輔既平交南奏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棄今幸再覩
衣冠室有所統必設三司以撫輯兵民上如所請後宣德二年
交賊黎利揭揭遣人進安南國王三世孫陳昌表乞立為陳氏後
輔曰不可此黎利之誘當益兵誅之上不從遂失交趾

明不用張輔計

兵機類纂三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張龍翼撰龍翼字羽明松江人是書取古今言
兵事者自春秋左氏傳而下至於元明分爲三十
二類每類中又各析子目所載明事尤詳大抵書
生紙上談也第三十一卷專言陣勢然陣法未載
圖式殊爲闕畧其凡例云篇中如陣法器械之類
不詳圖說者慮或冗漫亦爲文飾其詞蓋是書之
作本爲武闡答策之用故可畧則畧耳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
百將傳二十卷(一)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

立堂刻本

增補百將傳序

頃余旣校武經梓之客謂
尚併梓百將傳私怪臧丈
人而下至勝國其間禍亂
時有英雄代生將材尚不
勝俚指數寧僅止此會須
繙廿一史更按之而客不
能待仍以舊本請標目而

增補百將傳序

於我

玉樹堂

明君取李溫陵江編稍進
退之間有不名爲將而其
才將其事將走亦將之總

增補百將傳序

題之曰名將傳言不止於
百也譬之以醫孫吳諸篇
岐伯黃帝之間對也將傳
扁鵲太倉公之行事也此

神聖也治病未嘗立方醫
之有方也庸工殺人之兵
刃也今夫火牛背水水事
可再試哉故名將傳不可

增補百將傳序

不讀郵不可不著讀彼馬
服君之子可鑒夫

天啟癸亥五月五日吳郡

陳元素



序

名將一書爲武而設也旣爲武設則名將中之智勇所在與夫正之爲正奇之爲奇必明明點醒細細拈出使披閱者一覽而知前人之用意得借以發後人之用意方不

廣百將傳序一

媿著書之大義倘纂修無識祇輯繁文反遺精要縱三絕韋編於武何益此舊本所以不足重輕也當今重武英傑群興莫不思登壇而麾日月借箸而談風雲雖曰妙用在於一心何至學古然事必有因

廣百將傳序二

機須待觸若不窺前人已然之妙用何以發吾心將然之機宜爲師中之勝算以此知名將一書用武者不可朝夕離也朝夕不可離而按之茫無竅脉又且錯落多端烏乎可也因取而細較之芟其繁文出其精要再入妙旁批有疑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雖仍是此百數英雄祇覺一經洗發而面目精神皆躍躍紙上使覽之者會心點首而悟兵家正之爲正如此奇之爲奇如此奇正之變動無窮

又如此卽至用衆如何用寡如何
巧久如何拙速如何莫不了了於
胸中而取諸左右使出而總戎自
百戰百勝而伯仲孫吳不復多讓
誠用武之先資也書成謹弁於首

皆

廣百將傳序三

崇禎癸未仲春月古閩黃道周石

齋甫題



續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總目

卷之一

周 姜太公 吳 孫武

越 范蠡 魏 吳起

田 穰苴 齊 孫臏

秦 白起 秦 王翦

燕 樂毅 趙 李牧

卷之二

趙 趙奢 趙 廉頗

廣百將傳

總目

齊 田單 漢西 張良

漢西 韓信 漢西 周亞夫

漢西 李廣 漢西 衛青

漢西 程不識

卷之三

漢西 霍去病 漢西 趙充國

漢西 陳湯 漢西 馮奉世

漢東 鄧禹 漢東 竇恂

漢東 馮異 漢東 岑彭

卷之四

漢東 賈復 漢東 吳漢

漢東 耿弇 漢東 耿恭

漢東 王霸 漢東 臧宮

漢東 祭遵 漢東 馬援

漢東 班超

卷之五

漢東 虞詡 漢東 皇甫規

漢東 張奐 漢東 段熲

漢書將傳

漢東 皇甫嵩 漢東 朱雋

漢東 諸葛亮 漢東 關羽

漢東 張飛

卷之六

魏三 張遼 魏三 張郃

魏三 徐晃 魏三 李典

魏三 鄧艾 魏三 司馬懿

吳三 周瑜 吳三 呂蒙

吳三 陸遜 吳三 陸抗

卷之七

晉 羊祜 晉 杜預

晉 王濬 晉 馬隆

晉 周訪 晉 陶侃

晉 謝玄 燕北 慕容恪

秦北 王猛 宋六 檀道濟

卷之八

宋六 王鎮惡 梁六 韋欣

梁六 王僧辨 陳六 吳明徹

廣百將傳

魏北 崔浩 魏北 于謹

齊六 斛律光 周北 宇文憲

周北 韋孝寬 梁六 程靈洗

卷之九

隋 楊素 隋 長孫晟

隋 韓擒 隋 賀若弼

隋 史萬歲 唐 李孝恭

唐 尉遲恭 唐 李靖

唐 李勣

卷之十

唐 蘇定方 唐 薛仁貴

唐 裴行儉 唐 唐休景

唐 張仁愿 唐 王峻

唐 郭元振 唐 李嗣業

唐 李光弼

卷之十一

唐 郭子儀 唐 李抱真

唐 李晟 唐 李愬

廣百將傳

唐 馬燧 唐 渾瑊

唐 王忠嗣

卷之十二

梁_{五代} 王彥章 晉_{五代} 周德威

唐_{五代} 郭崇韜 宋 曹彬

宋 曹翰 宋 王全斌

宋 潘美 宋 曹瑋

宋 李繼隆

卷之十三

宋 尹繼倫 宋 狄青

宋 种世衡 宋 郭達

宋 王韶 宋 种師道

宋 宗澤

卷之十四

宋 岳飛 宋 韓世忠

宋 張俊 宋 劉錡

卷之十五

宋 吳玠 宋 吳玠

廣百將傳

宋 李顯忠 宋 楊存中

宋 王德

卷之十六

宋 王彥 宋 劉子羽

宋 魏勝 宋 李寶

宋 趙方 宋 孟宗政

宋 孟珙 宋 杜杲

卷之十七

宋 余玠 宋 趙範

宋 趙葵 宋 曹友聞
元 史天澤 元 伯顏
元 張弘範

卷之十八

明 劉基 明 李善長 附二十卷內
明 徐達 明 常遇春

明 李文忠 明 沐英

明 鄧愈 明 俞通海

明 傅友德 明 鐵鉉 附二十卷內

明 程濟 附二十卷內

卷之十九

明 姚廣孝 明 朱能 附二十卷內

明 張玉 附二十卷內 明 劉江

明 王驥 明 于謙

明 郭登 明 韓雍

明 馬文昇 明 王信

明 張輔 明 程信

卷之二十

明 羅通 明 項忠

明 陶魯 明 王越

明 王瓊 明 陳九疇 附後

明 馬昊 明 王守仁

明 楊銳 明 仇鉞

明 戚繼光 明 沈希儀

明 楊一清 附 明 俞大猷 附

明 湯和 明 胡大海

明 郭英 明 康茂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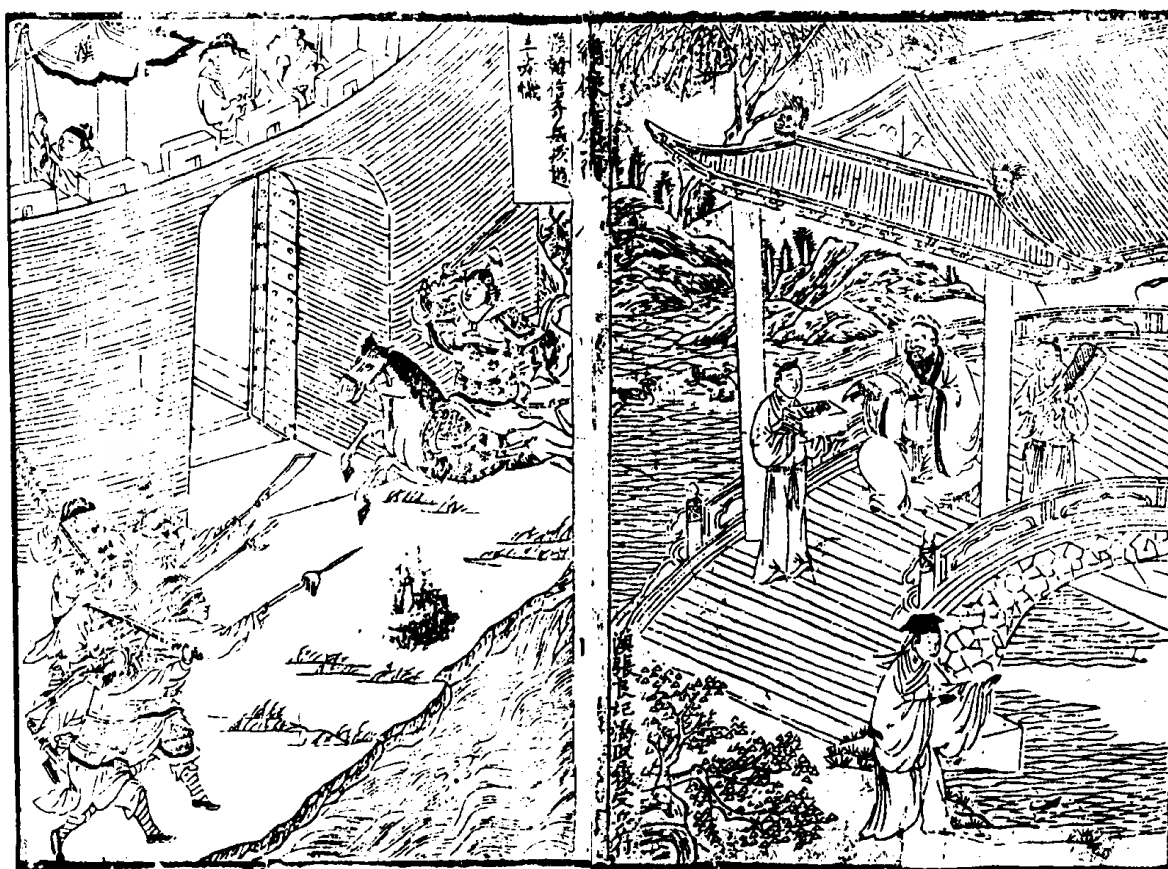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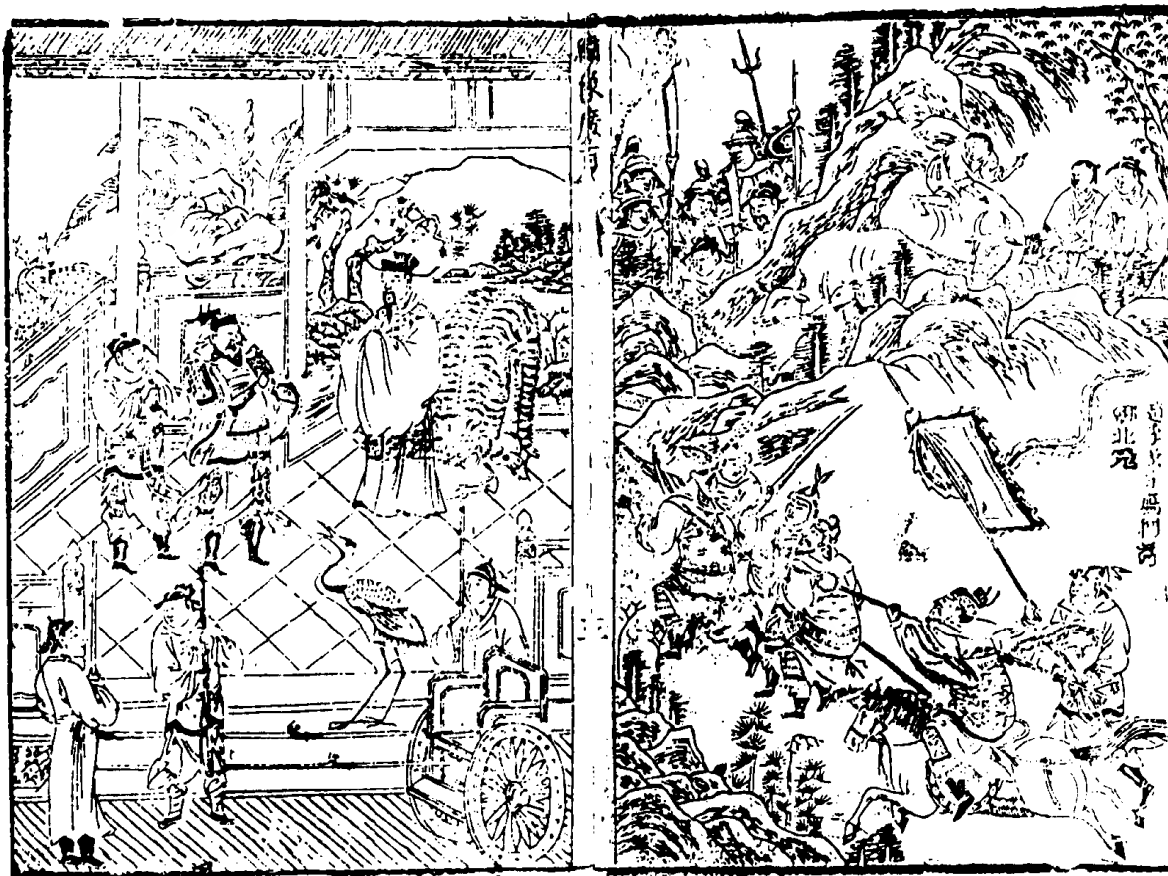
明 山雲 明 余子俊

明 周金 明 胡宗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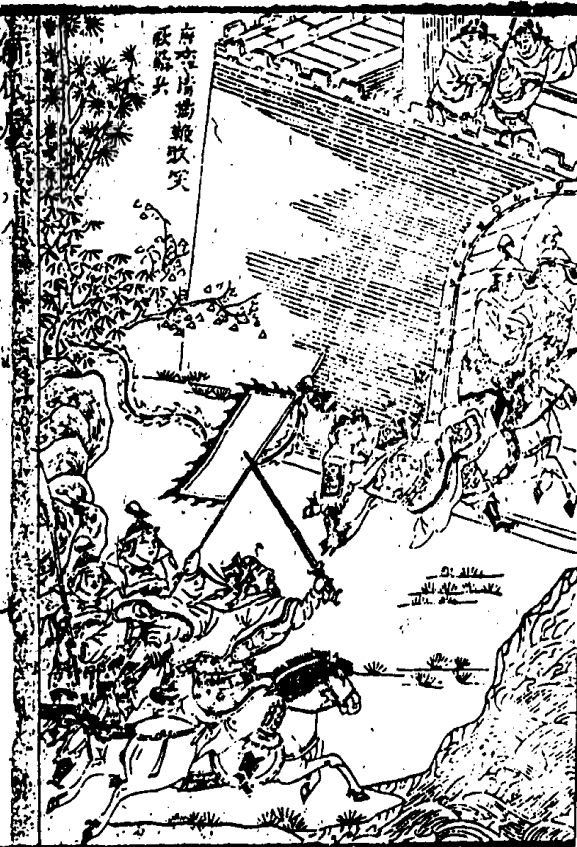
明 劉顯 明 劉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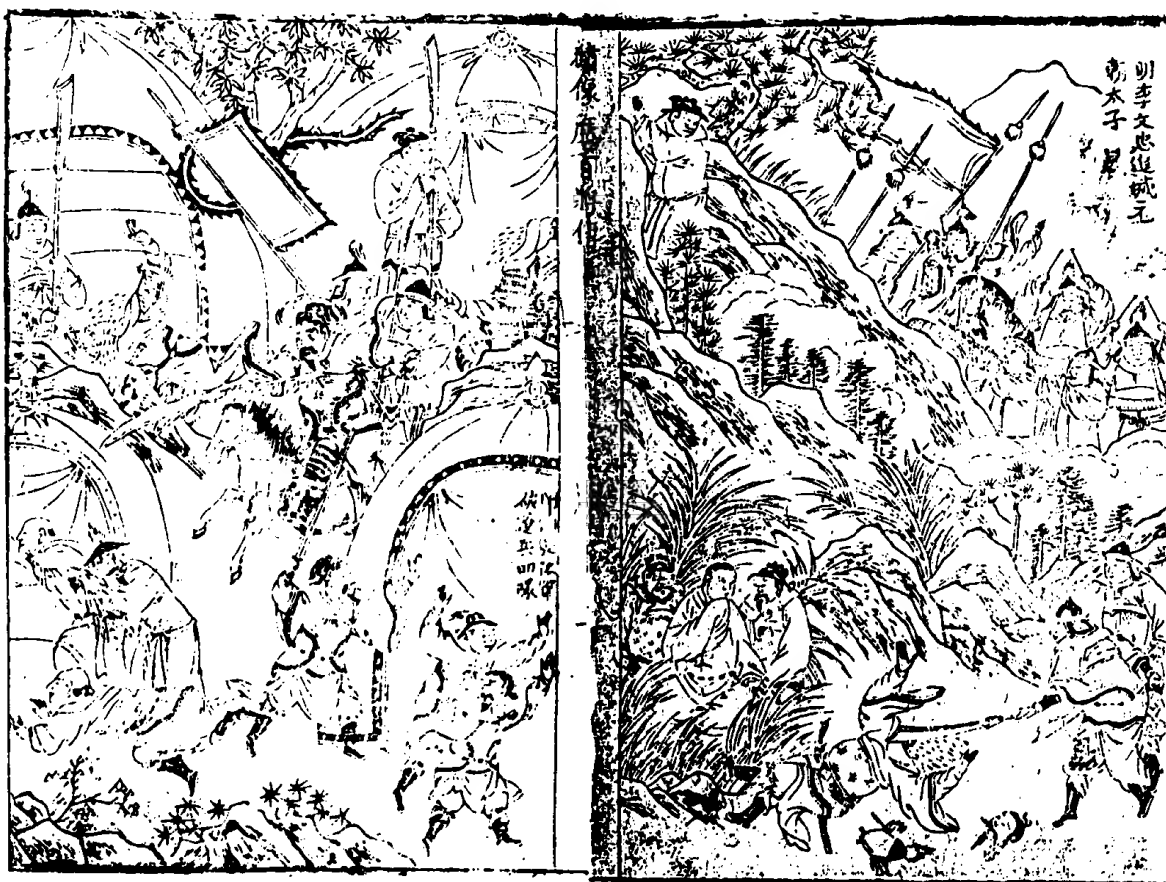
明 劉顯 明 劉綎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一

古關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姜太公呂尚

後



補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有大韜備言陰陽以為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鉤每言不釣魚鰲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廣百將傳 卷之一 周

為入岐州復釣於磻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姜里歸憂而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彭非虎非雉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興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立為軍師請教太公對曰為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因與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權謀與秘計詩稱文王伐密伐崇皆太公之謀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

改至武王嗣位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其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為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武王卜之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武王欲還太公力強之遂前而克商既克商武王遂封師尚父于齊故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之六韜為本謀

斷曰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周

太公尚父霸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學擅陰陽韜分龍虎黃鉞白旄揮之如塵伐取商殘開雋周祚後世談兵宗之為祖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詳言兵家之秘吳王闔廬欲霸吳強楚因往見之吳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書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婦

百八十人命孫子教試之。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

廣南將傳

卷之一

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欲。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用其實。然吳王心知孫武能用兵。後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北威秦晉。孫子之力也。

斷曰

孫子兵法十有三篇。婦人可試。法令爲先。左右視手背。後心。前中令既熟。笑則斬焉。斬而易隊。赫然肅然。大威秦楚。千古名傳。

范蠡

范蠡。越人也。事越王勾踐。與謀國。時吳王夫差。日夜勸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而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師遂出。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栖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文種。行法于吳。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觸賊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開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于嚭。

廣南將傳

卷之一

語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弗聽。吳王卒赦之，罷兵歸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臥嘗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蠶；鎮撫國家，蠶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為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蠡皆諫止之。既而吳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勾踐乃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蠡對曰：未可也。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盡從。

廣百將傳

卷之十

五

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請成于越。越自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疲弊，銳盡死于齊。晉越遂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請成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

以歸。今君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夫與弗取，反受其害，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六

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耻，稱上將軍還國，亦云功成名遂矣。然以為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初，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

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去不決卒被殺

斷曰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勾踐犯之故遭天責樓保會稽已當死厄厚禮卑辭蠶之善策使種請成初猶不測既賄貪諂乃許歸國嘗膽卧薪仇填肝膽二十餘年報猶不得至吳北盟南師方迫吳後請成難援前額君縱哀憐臣則赫赫天與不承死乃自賊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豈齋如此

廣百將傳

卷之一

高人千秋生色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其少時家累千金仕遂破其家鄉黨笑而謗之吳起怒遂殺其謗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嚙臂盟口起不復相不復入衛遂適魯事曾子後母死不歸曾子薄而絕之適齊人攻魯起乃以兵法說魯君魯君欲用為將以禦齊或譖曰起妻齊女也豈為魯耶魯君疑之起急于成名因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君乃用為將

廣百將傳

卷之一

遂破齊以顯名魯君欲重用之或又曰魯小國也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況起殘忍人也用之必多事魯君復疑之起不得志問鄒文侯賢遂往事之文侯問于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其人不足重然善用兵雖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於是以為將將兵擊秦遂拔其五城按起之為將雖身貴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囊贏糧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痛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于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知起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用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後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
侯曰善仍封吳起為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
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
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周

之時屬之子子乎屬之子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為
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
聞起賢至則相起起因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
族疎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楚於是南平百
越北併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多犯楚貴戚之忌及悼
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起

斷曰

吳子忍人怒誅笑謗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曾子薄

之魯君疑放然而川兵橫豈不讓甘苦與同士卒
樂仗守魏西河秦畏東嚮在德一言聖賢度量魏
害有人去為楚相北升南平功在人上惜犯貴宗
終令身喪

田橫直

司馬儼昔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田橫直上齊師景公患之晏嬰乃薦橫直曰橫
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
之景公召橫直與語兵事大悅之遂以為將軍將兵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周

得燕晉之師橫直曰臣素卑賤今君驟擢之闕伍之
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恐難行事願
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遂使
橫直往橫直因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于軍門至
期橫直先期至軍立表下漏以待賈賈素驕貴以為
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
中而賈不至橫直則往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
未泊東門定夕時莊賈乃至橫直曰何後期也賈謝
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橫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志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袍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實不安
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君正
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貴懼使人馳
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檣遂斬賈以徇三軍
軍悚然未幾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檣曰
將有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中中不馳今使者
馳云何對曰當斬檣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使
車之左騶馬之右騶馬以徇三軍遣賈還都然後行
廉百將傳 卷之一 周
士卒次舍并寬飲食問燕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
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
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爲之出戰晉師聞
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封
內所亡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
而後入見公郊迎勞師成禮以入尊爲大司馬故世
稱爲司馬穰苴穰苴死後景公用兵大倣其法故諸
侯朝齊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遂號司馬穰苴兵法云

斷曰
穰苴庶族入微權輕燕晉壓境齊國殆傾晏嬰明
識薦苴用兵法斬貴族一軍皆驚再加恩叙莫不
奮興未經血戰勢已雷轟敵人潛遁追奔掃清尊
爲司馬兵法垂名
孫臏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生阿甄之間嘗與龐涓
同學兵法約富貴相援引後涓先事魏得爲惠王將
軍然自以能不及孫臏深忌之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廉百將傳 卷之一 周
則巧以法刑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適齊使如梁
孫臏乃以刑徒陰見齊使而說之齊使以爲奇竊載
歸齊見于田忌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
逐重射博利前者勝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
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臏因謂田
忌曰君第重利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與王及諸公
子約遂射千金及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驢與彼上
驢取君之上驢與彼中驢取君之中驢與彼下驢忌
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

是忌以孫臏為能遂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
為師後魏以龐涓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
臏臏辭曰刑餘之人不可為將威王乃以田忌為
將孫臏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
孫臏曰夫解難亂紛紀者不控捲救聞者不搏撻批
九術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
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君不若疾走大梁據其衝
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
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

龐百將傳

卷之一周

一

陵齊因大破梁軍後魏復使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
齊威王復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韓忌復直走
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魏臏因謂忌曰三晉之兵素
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
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齊軍
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
身進也
龐涓見之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
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龐涓
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齊軍善射
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
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
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
成孺子之名齊因乘勢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孫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斷曰

孫臏學藝才高被忌則足致傷然則使發誰知戰
歸反為齊利救趙趨梁已奪其氣滅魏誘之自奔

龐百將傳

卷之一周

一

速斃萬弩馬陵豈容迴避孺子成名是誰之意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衛于伊闕斬
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
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郢楚王東走徙陳秦
遂以白起為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芑而虜三
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
起之戰功是堪收
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
上黨道絕其守將馮亭遂謀以上黨歸趙駕禍于趙

平原君受之。秦果使左庶長王齕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諫。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頗，軍多失亡，數敗。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頗將，以擊秦。秦開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主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

廣南將傳

卷之十一

五

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壁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復發兵，諸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其將軍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按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遂分軍爲一，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

說秦相應侯，割六城以和。且休士卒。應侯聽之。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

廣南將傳

卷之十一

六

代陵將。八九月間，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君多亡失。武安君言曰：「秦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不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遺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

天而至此。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許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斷曰

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城若山，殺人如水。至于長平，慘尤莫比。四十萬人，一夕坑棄，應侯受和，武安失意及敗，請之堅卧，不喜士伍先遷杜郵後死，雖君寡恩實天報理。

王翦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周

七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精于用兵，事秦始皇。攻趙，遂拔趙攻燕，遂拔燕。是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亦嘗以兵數千，遂破太子丹。始皇奇之，因問信曰：吾欲攻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臣死且不避，然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勇壯，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攻鄢陵，蒙恬攻寢，俱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人破李信軍。

廣百將傳

卷之十 周

七

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敗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耶？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惟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翦將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閑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大秦王怕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屬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固，令秦王坐而疑我矣。荆代信擊荆，荆聞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壁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翦終不出。惟日休士沐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兵數挑戰不出，遂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

擊大破荊軍。至蕲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擊因乘勢畧定荊地。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剪與子賁俱有大功。後秦并天下。至二世。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陳勝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於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世將矣。應受不祥。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廣西傳

卷之一

斷曰

王翦事秦。論荊明果六十萬人。缺一不可。李信少年。以毛赴火。兵敗再興。其計已左。空國伐人。豈不疑我美宅田園。因請項項大國。雖傷其中。猶殺上卒。投起尚思。問縣兵去。追奔萬全。方妥爲將。陰殘一世坎珂。三世不祥。王離被虜。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時

齊人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於是屈身下士。先重禮郭隗。以爲招毅開而心動。因請于魏王。而使燕昭王一見。卽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而其時齊湣王正強。南敗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服三晉。干觀。且與秦昭王爭重。爲帝。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毅因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是

廣西傳

卷之一

王

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印授毅。毅遂并護趙楚韓魏燕。以伐齊。因大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褒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燕昭王歸留樂毅。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于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

齊將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曰。齊兩城不下者。毅與新王有隙。欲連兵留齊而南面王也。齊王所患。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燕齊。齊將田單知毅去。遂設詐誑燕。大破騎劫。盡復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復入于臨淄。惠王悔無及。且恐趙用毅而乘燕之弊。乃使人謝毅曰。寡人使騎劫代將者。念將軍久暴露于外。欲且休計事也。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毅不佞。不能承奉王命。以順左右之心。逃道走趙者。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也。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間爲昌國君。而數往來燕趙。俱以爲客卿。後毅卒于趙。

斷曰

昭王宿怨。立鬼招賢。樂毅聞之。求請使燕。一言既合。亞卿操權。權傾趙國。攻齊之堅。七十餘城。一旦下焉。功成怨釋。君臣快然。奈何父死。子信間言。騎

劫代將。前烈盡捐。倉卒走趙。情實可憐。覽史三嘆。是誰之愆。

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邊患。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邊若有患。急入收保。有敢捕盜者。斬。邊患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邊盜以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邊有所入。輒戰。不利。多亡失。不得田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如用臣。容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邊寇數歲無所得。然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于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會破敵受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始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因而

廣百將傳

卷之一

五

奔走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後秦破趙殺將已輒
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相蘭封牧爲武
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與司馬尚
禦之秦一時不得趙因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
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
代李牧李牧知趙王受欺因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
李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
遷及顏聚遂滅趙

斷曰

廣百將傳

卷之一周

李牧良將爲趙守邊市租八萬養士無厭烽火獨
謹射騎習兼邊患即入收保爲先不許浪戰戰則
斬焉盡以爲怯易將火炎戰不得一敗已失千再
請牧出法只如前士咸願戰然後戒嚴出其不意
誘其兵添一戰破之膽落心寒不敢犯境十有餘
年如此功業宜標凌烟一不奉命身首莫全嗚呼
哀哉爲將難言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

古閑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鼎輔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
韓軍於闕與闕與趙地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
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及
問於趙奢奢對曰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
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

廣百將傳

卷之二周

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
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遺
之問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
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
趨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
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曰秦人不意
趙師猝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
然必敗趙奢曰諾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

至者敗趙奢亦曰諾即發萬人趙據之秦兵後至爭
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關
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
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
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
頗攻秦秦數敗趙軍挑戰廉頗固壁不戰秦因間趙
云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
王信秦之閒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
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四

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爲天下莫能當
嘗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
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
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
使將王問何故母對曰妾事其父爲將時身所奉飯
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
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
藏其家以買田宅王以爲何如其父王曰母置之吾

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
括旣代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
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爲二軍餓括出銳卒
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
遂圍邯鄲幾不可服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
言卒不誅也

斷曰

趙奢田吏原不臨戎秦困關與其勢甚雄趙欲往
救頗辭乘同奢獨譬之兩鼠穴中將勇者勝因備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四

折衝久淹不進忽爾猝攻卒諫者死善諫者亡
山先拔故成大功廉頗藺相如馬服受封徒讀父書
兵變不通長平坑卒母已先供朝廷選將慎勿名
從

廉頗

廉頗者趙良將也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以勇氣聞
於諸侯時藺相如者亦爲上卿位在頗之右頗不憤
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
勞位在吾上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必辱之相如聞

知每朝會嘗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諷曰臣等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恐懼殊甚庸人且羞之況將相乎請辭去藺相如止之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舍人曰不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賤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所以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

廉頗傳 卷之二十一 四

肉袒負荊至門請罪卒與相驩為刎頸之交後頗與秦相距長平趙王信間使趙括代頗以致敗燕用栗腹之謀乘趙敗弱因舉兵擊趙復使頗將頗遂擊燕大破之得五城趙王喜封頗為信平君假相國居六年復使伐魏之繁陽拔之後趙成王卒悼襄王立又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魏不能用久之趙以數困于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者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

受頗仇郭開金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復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

斷曰

廉頗趙卿位下則爭一聞公言肉袒負荊趙括代將長平卒坑再起擊燕得燕五城悼襄不用奔魏以明趙困思頗遣使察情上馬示健善飯示英使受仇金遺矢毀名愧為楚將思用趙兵壽春之死

廉頗傳 卷之二十一 五

悒悒不平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為臨淄市掾人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國潛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因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多以轆折車敗為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後淖齒殺潛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士大夫大戰不利知田單鐵籠之智遂相與推立

田單爲將軍以距燕時聞燕昭王死惠王立單知惠
王與樂毅有隙乃縱反間宣言於燕曰齊王已死城
之不拔者惟莒與即墨也何難拔之不拔者外欲以
伐齊爲名內實欲連兵南而而王齊耳故緩攻即墨
莒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
惠王信之因以騎劫代毅將毅遂歸趙田單知毅去
遂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
燕人見而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當有神
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單乃起而
引還東鄉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
吾惟恐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即墨
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剽皆怒
堅守惟恐爲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
外塚墓傷先人可爲寒心燕人盡掘墓燒死人即
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
之間盡散飲食糞土令甲士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遣使納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

金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夷掠吾族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
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爲絳緇衣書以五綵龍文束兵
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
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叩枚擊之而城上鼓譟從之老
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奔走齊人遂
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斷曰
齊將田單田之疏屬隱於市掾誰知其畜燕兵破
齊車先斷軸軸以鐵籠人笑鶴突及變爭門笑者
始服即墨存齊共推單爲知新王於毅不睦巧
縱間言騎劫完局約降懈之掘塚自觸突縱火牛
如龍驚目七十餘城一旦以復迎立襄王功堪尸
祝

西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其先五世相韓至秦滅韓良欲爲韓報仇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錐但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怒索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偶遊圯上有一衣褐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口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

廣西傳

卷之二

西漢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印我矣遂去良受書旦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良異而習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略地郢西因以太公兵法說之良嘗爲他人言皆不省獨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

廣西傳

卷之二

九

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家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沛公以爲然因令鄼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暴宜縹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意樂此所謂助桀爲虐沛公乃還軍霸上以距關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與良善知良在沛軍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沛公距關誠欲倍項王耶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納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將奈何良乃同項伯見沛公與飲爲壽結爲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

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謝羽鴻門乃解羽。因以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請歸韓。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信之。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羽已殺韓。王國無可復。遂欲以報秦者報楚。未幾。漢王還定三秦。項王欲擊之。良乃遺楚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道歸漢。漢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一 西漢

七

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攻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爲畫策。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

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錫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適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一 西漢

七

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假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輸積乎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乃公事！」令促銷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邳，下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四

上

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詫曰：「此何語也？」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已定，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編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乎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安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亟趨承明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請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而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廣百將傳

卷之二十四

下

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命駕西都關中。漢十一年，黥布反，自上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奈病甚，但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從征陳，歸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惜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借學辟穀導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老人。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

斷曰

少年爲韓博浪錐秦一編帝師圯上老人沛公天授說合如神還軍霸上謝羽鴻門當前借箸理勢具陳運籌決勝功莫可論封爵息友從劉都尊布衣封留志願已伸寶祠黃石以明感恩赤松從遊辟穀採真始見終隱千古惟君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且貧無行又不

得推擇爲吏嘗從下邳鄉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

廣百將傳

卷之二

廣百將傳

卷之二

五

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怒因絕去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食之豈望報乎淮陰省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劒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劉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

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監斬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之與語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拜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于王王不用因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于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謂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爾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若長王漢中無所事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所失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久居于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致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而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如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項王臣營事之請言其為人也。啗啗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毀。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敵。且三秦王原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士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得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皆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曰。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既而漢王與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擊楚。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鄭生說豹不下。因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因使人請漢王。願益發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乃遣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闕。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餓色。無後襲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聞之。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去君儒者也。嘗稱仁義。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里。襲我亦已罷極。如此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遂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十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復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

廣武君傳

卷之三

六

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乃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逐。旗鼓還。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是還歸壁。皆漢赤幟。見而大亂。以為漢已得趙下將軍。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夾擊之。遂大破趙兵。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後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為戰。若與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廣武君乃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將

廣武君傳

卷之三

五

軍涉西河。虜魏王。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質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今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

路而後遣辯士奉嬰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于燕燕果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于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耳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符印以麾

廣西將傳

卷之三 西漢

五

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大驚漢王奪兩入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來渡平原間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

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圍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使招所亡城亡城必反漢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之為人寄食于人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易與耳遂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

廣西將傳

卷之三 西漢

五

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乃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良往立信為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漢王

身居項王掌握中者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也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然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卽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故我得以至于此。

廉頗將傳

卷之十一 西漢

三

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以奇策感動之。因說以相術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效愚計。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兼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

鄉利背義乎。通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截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竊爲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王已破。漢王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召辱亡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行縣邑。陳兵出入。人人有告信反者。高祖以陳平計。發

廉頗將傳

卷之十一 西漢

三

使告諸侯會陳。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

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嘆曰：「子可與吾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自上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于家臣。夜詐詔報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廣南將傳 卷之十 西漢 諸

斷曰

淮陰侯夫飯于漂母時不利，今胯下受侮，事楚無知。事漢誰數？火燒連殿，身幾伏斧。蕭滕雖奇，沛猶未許。既亡，追還方驚，壇語暗出。陳倉定秦，擊楚井。歷拔趙，伴棄旗鼓。田糞沙要求齊主，千金報恩。百錢羞沮，能辦多多，不能自處。未央被誅，前功何補。

周亞夫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爲條侯。絳侯後文帝六年，北人大入邊，乃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北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廣南將傳 卷之十 西漢 諸

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鄧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然楚兵輕不能久。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壁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五

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無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塞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土不用。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曰。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後食道。吳兵乏糧餽。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項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滅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計爲是。遷爲丞相。其後北主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爲列侯。太尉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斷曰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五

亞夫治兵。既嚴且銳。軍中不馳。天子按轡霸上。棘門有如兒戲。吳楚反時。劉輕雅制。堅壁守之以挫其氣。委梁絕饗。西北謹備。挑戰不出。驚擾高懸。吳師餓奔。方乘其弊。既斬吳頭。太尉謀是功高。難居嘔血而死。

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家世世受射。漢武帝時。北人大人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因善騎射。殺敵多。爲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初。吳楚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于昌邑。帝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廣為漢將。私受梁王印。故不復行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北人日以合戰。與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乃徙為上郡太守。北人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人馳騁見敵。以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鵰者也。乃以百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天

以自衛。募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埃未嘗遇害。程下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主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士卒樂為之死。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慨然敵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為名將。然敵人畏李廣之畧。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出馬門。擊敵人。敵人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絡而盛。附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脫其旁有一敵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敵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元

分其麾下飲食與衆共之。將兵至絕乏之處。見水。食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下營。食士卒以此愛樂。爲用。廣猿臂善射。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嘗與王朔語。曰。自漢擊外。發廣未嘗不在其中。然列校以擊敵。功封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以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太守。羌反。吾誘降廣百將傳。卷之二。西漢。子。者八百餘人。吾詐而誑曰。坑之。至今大恨。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漢大將軍衛青擊敵人。青卜捕口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敵人戰。願居前。部青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因不聽。廣請廣不謝而走。意甚怫怒。及就部曲引兵出東道。軍無鄉導。遂失道。後於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且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因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敵人大小七十餘戰。卒幸從大將軍出。拔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垂涕。

斷曰

李廣爲將。才氣無雙。世世受射。射無不當。三人與戰。中貴受傷。殺其二人。擒一。以償孤軍。擊敵解鞍。其傍敵疑爲誘。轉奔而亡。不擊刁斗。部伍偏強。凡廣百將傳。卷之二。西漢。子。戰可。侯侯則未嘗細推其故。禍在殺降。迷道自刎。天意難量。

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錯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爲車騎將軍。擊敵人斬首敵數百。賜爵關內侯。是後凡敵人犯邊。皆有斬獲。又畧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千皆侯。後敵人入代。殺都尉大將。

軍統率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千騎與敵人數萬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勃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閼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此○稱○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廣○李○將軍○。余之二西漢。主。

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上。帝誅贖為庶人。

斷曰

青之少賤。無異凡奴。何期慧眼。乃在鉅徒後。果封候威。警單于。裨將蘇建。將兵擊胡。以千敵萬。苦戰日餘。寡不敵衆。一軍皆殂。僅以身免。逃歸伏辜。僉曰。可殺。毋玷簡書。青獨曰。否。是不宜誅。明威易耳。仁實難字。以寡不敵衆。為賊俘。歸死。司敗不畏罪。逋其忠。其勇皆大丈夫。概殺無赦。何以勸乎。表上其事。以俟廟謨。

思出天子威。仍在吾果許。讀罪以示優殊。其子蘇武收羊海隅。孤忠苦節。千秋所無。蓋衍自贖收之桑榆。實青恩惠。固結不渝。明德之遠。其如此夫。

程不識 附見李廣傳

新編通鑑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二

古聞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弟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敵過當封為冠軍侯後率兵征北以張騫前使大夏留北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為導軍故軍得無饑渴去病為驃騎將軍與公孫敖率騎張騫

廣百將傳

卷之三

霍去病

等分道擊北兵去病涉鈞音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遇然亦敢漢入常以壯騎先夫大將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裝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為漯陰侯

廣百將傳

卷之三

霍去病

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敵人入右北平定襄殺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近至真顏山趙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既還論功上曰去病約輕齎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取食于敵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

斷曰

驃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遠征常微天幸渾邪欲降衆尚未應去病往迎執為成命欲亡斬之請王入境上教驃騎兵方畧自勝上為治家志在乎定為

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饑是其一病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以大夫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邊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敵人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是時先

廣都將軍

卷之三 西漢

三

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言，輒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盟，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和五年先零豪對煎等通使，敵人由此觀之，敵人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宜及具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候狼何果

遣使至此，以藉兵欲擊都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進，此其疑

敵人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劫掠小種，背叛犯塞，安國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內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上復問將軍度羌彘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廣都將軍

卷之三 西漢

四

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逆，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安爲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萬騎，欲渡河，恐爲敵所遮，卽夜遣三校啣枚先渡，渡輒營陣，遂以次盡渡。敵數十百騎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爲誘，兵擊敵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候四望，限中無敵，遂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吾今已渡，知羌無能爲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送書至西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敵數挑戰充國
守且遣子趙印將胡越騎爲支兵又遣所獲羌人歸
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自刻無取併滅天子告
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
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
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蓋充
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敵謀而
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
合擊罕开可奪其產畜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
之充國以爲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
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
兵器難以追逐且敵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
俱危爲憂敵笑又謂可奪其產畜尤非至計臣意先
零首爲叛逆劫畧他種不若且捐罕开暗昧之通而
勿宜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迨其悔過因赦其罪
擇良吏相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人言其
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
武賢之策拜爲破羌將軍擊罕开又以書節充國充
國得請以爲將任兵在外貴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
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論告罕开以朝廷
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
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水候便爲寇今置先零而先
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
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
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爲檄檄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
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
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釋
致敵之術而從爲敵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且先零
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
至而罕开背之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又通
會諸種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
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馬飲
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趨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

○沿○清○殺○至○臨○羌○以○揚○威○武○五○也○以○聞○暇○時○繕○治○郵○亭○
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羌○僥○倖○不○出○亦○令○敵○窺○風○寒○
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
又○不○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出○他○變○十○也○治○湮○陁○中○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師○伸○威○千○里○
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從○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
上○復○報○曰○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耶○謂○何○時○
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唐○書○卷○之○三○西○域○

○地○遠○客○分○散○餓○凍○早○开○莫○須○又○頗○暴○客○其○羸○弱○畜○產○
○呼○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敵○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
○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
○萬○人○留○田○爲○必○擒○之○計○其○上○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
○奏○劾○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
○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永○相○魏○相○
○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盡○軍○策○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留○

○屯○田○強○食○自○愛○是○年○秋○旱○开○羌○斬○先○零○楊○王○首○降○明○
○年○充○國○請○罷○屯○田○振○旅○而○還○年○八○十○六○薨○謚○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識○藝○最○真○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早○
○开○爲○患○正○新○執○急○執○緩○當○以○罪○論○問○誰○堪○此○無○踰○
○老○臣○請○往○一○見○勝○于○百○聞○殄○滅○爲○期○不○食○小○勲○忠○
○言○罷○騎○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人○十○五○十○八○
○後○漸○轉○唇○先○零○之○死○期○乃○先○陳○盡○忠○明○主○千○古○稱○
○純○

○唐○書○卷○之○三○西○域○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
○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後○以○薦○爲○郎○
○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
○時○北○人○平○亂○五○單○于○爭○正○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
○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爲○
○呼○韓○破○弱○不○能○自○還○卽○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
○呼○韓○郅○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已○因○求○還○侍○子○
○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

負漢又聞呼韓益強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湯與延
壽已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
于雖所在絕遠然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
併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
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
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尚猶豫會病
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舉事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廣名將傳 卷之三 西漢 七

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
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
爲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爲延
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北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口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
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
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衆留伏莫不懼震
廣名將傳 卷之三 西漢 七

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快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嚴狁而百蠻從齊桓前有
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
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數經
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
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
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郅
支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等之乃封
延壽爲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
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永上
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
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
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
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北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
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
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
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
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
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此時已解矣屈
指計之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果報
已解後湯卒於長安

斷曰

鄧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
湯恰操塞馬進斬鄧支有如闔下大張漢威以揚

中夏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廷議苛求殊覺恩寡
封列侯隨封隨罷屈指烏孫早知解瓦英俊奇才
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爲郎先是
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汙爲外國所苦是時西
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
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
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
屬百將傳

軍王萬年并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耿盟
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
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
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
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
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增曰賀將軍所
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
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丞
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

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增賞望。之獨以為奉世出使而擅權制達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為後世法。即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于曩秋。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元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韋元成等暨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復遭羌變。元成等漠然。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內。背叛不諱。何以威遠。臣願

廣南傳

卷之三

西漢

章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計。敵故師至折傷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敵無慮二萬人。法當信用六萬人。然羌戎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次。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二萬人屯守之。且是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入廢。發秋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其銳。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弱形一見。諸種首起。

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所能解也。故少發而曠日與一舉而即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三處。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羌人盛多。皆為所破。奉世乃具上地形并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悟。乃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為奮勇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內侯。奉世居小官。前後十年功名。次子趙充國後歲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討郅支功封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自前莎車王殺漢使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北人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十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

廣南傳

卷之三

西漢

章

侯奉世居小官。前後十年功名。次子趙充國後歲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討郅支功封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自前莎車王殺漢使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北人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十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

世爲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
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莎車王驕○軟盟叛漢○鄯善以西皆擁爲亂○奉世不
平徵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震煥朝廷議封駁爲
專擅光祿大夫聊以消筭○羌反隴西衆皆怠玩奉
世請誅反復論難及大破羌方知才幹再論前功

傳

西漢

已成故案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更始春度戴豪

傑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

渡近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討得生遠

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

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異之因留宿

禹乃進說曰諸將皆庸人○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沉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明

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爲今之計莫如延

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

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

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光

武披輿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

愈悅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

傳

東漢

光武○誓赤眉必破長安○欲乘機并關中而方有事山

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

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

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

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

萬人度人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

斬參首更始更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

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摧皆

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大甲窮日不出

禹○四○
○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
毋○得○妄○動○匡○
○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進○
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卽○位○使○使○持○節○
拜○禹○爲○大○司○徒○封○鄴○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
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
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携○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
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
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
數○賜○車○衣○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
廣○日○將○傳○
卷○之○三○東○漢○
九

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
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
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
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
榆○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催○禹○進○兵○曰○司○徒○亮○也○亡○
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
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馬○惜○宗○欲○守○榆○邑○
二○人○爭○權○相○攻○惜○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關○帝○

向○使○人○情○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情○防○不○
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馬○惜○者○必○黃○防○也○乃○
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情○將○其○衆○歸○
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太○饗○
士○卒○謁○祠○高○廟○收○上○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自○馮○
惜○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還○入○
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衆○棄○
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
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
廣○日○將○傳○
卷○之○三○東○漢○
十

斷○曰○
光○武○渡○河○禹○追○河○北○問○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
雄○厚○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群○賊○遣○西○入○關○河○東○
乃○得○赤○眉○毀○殘○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
震○關○西○誰○不○感○格○惜○既○殺○歆○禹○慙○失○策○還○詣○洛○陽○
高○密○受○職○
寇○拘○

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譏人側目之時也昔肅
何守關中悟鯁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
昆弟昔以前人爲鑑恂然其言遠稱疾不視事及帝
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
恂固請帝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
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後恂爲潁川太守執
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而戮之復
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
卒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嫚怨而不決之者乎今

廣雅釋義

卷之三

七

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
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
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
義吾安可忘之乃敕屬縣盛供其儲酒醪執金吾兵
入界一人兼兩人之餼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
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
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恂曰天
下未定兩虎焉得相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
兵車同出結交而去後恂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

經覽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
道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恂曰潁川列郡
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
聞萊與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
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恂竟不拜郡百姓遮
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
萬人據高平及壽死峻仍據高平堅守大將軍耿弇
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恂以璽書招降
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命誅文諸

廣雅釋義

卷之三

七

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
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竟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
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
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
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
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
人及所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教此其可謂享

之乎人稱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斷曰

伯一功曹宰相之器更始王郎不足計感慕劉
公尊賢下士禹奇薦伯文武足備河內守之諸用
皆濟賈將殺人亦殺而斃賈欲報仇伯巧為避分
解帝廷兩虎方契從駕征隗借寇無計高峻持降
皇甫強使倉卒誅文高峻失勢說破其機服伯大
智

馮異

廣南傳

卷之三 東漢

事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
子兵法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文城異欲致誠開門
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
自關東南馳至饒陽薊冀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
旦立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
異抱薪御火光武對寵燎衣異復進麥飯免肩
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
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
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齊所止舍諸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

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李軾來歸將兵號三

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

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庫實乃拜異為

孟津將軍統領二郡軍于河上與寇恂合勢以拒朱

鮪等異思離間之乃遣書李軾曰愚聞明鏡所以照

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

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廣南傳

卷之三 東漢

事

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成功于
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長指更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則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李軾豈能居一閑
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
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邪岐慕周不足以
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
矣軾乃報異書曰軾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望蕭
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軾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
爭鋒故異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海

南成阜以東十三縣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軼又
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光武光武夜宣露轅書
使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封異為陽夏侯時赤眉延岑
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
禹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
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擄掠卿
能御士令自修飭無為郡縣所苦異受命而西遇赤

廣南將傳

卷之三

三

眉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殺者降者頗衆
三年春復拜異為征西大將軍適與鄧禹鄧弘相遇
禹弘遂欲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雖屢獲
雄將然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成計也弘不從遂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
棄輜重走軍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伐爭取之赤
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却
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與戰大為所敗死

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走回
阪與麾下歸營堅壁收其散卒并招集諸將
人復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蠻服與赤眉同伏于
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乘勢
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
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垂翅
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而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五

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
成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詔報曰將
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
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將也因詔曰倉卒無憂亭豆粥滹水
久不報異結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無忘
射鉤臣無忘櫓車外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
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為隲焉所敗
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隲焉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微

攻陷其間即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不可與爭，宜止軍，俟地徐思方略。異曰：敵兵雖多，然其心已離，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柳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人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敢以手也。潛往開城，偃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尚促，迫于王郎，東南馳逐，莫寧。

河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標曰李軾，朱鮪洛陽心腹，一書間離，遂傷骨肉。赤眉延岑三輔肆酷，救異往征，勢難輯睦，始敗回谿，池池終復，如比勲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光共守宛城，中離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為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朱鮪校尉，會光武北徇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

危殆，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之。遂拜彭為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未降，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執轡蒙摧，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寇，燕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劉伯升被害，百將傳。

卷之三

東漢

鮪與共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恐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乃而縛與彭詣洛陽。見帝，帝即解其縛。彭王帝遣彭率兵從之，與其大將蔡宏、彭子彭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

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河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復徇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遂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後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邦帝命蓋延耿种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救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口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顱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未沒八餘囂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

廣百將傳

卷之三 東漢

三

彭與延种遂相繼退兵囂出軍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萬人據荊門橫江水起浮橋閣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桅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四會荊門吳漢以多費錢穀欲罷之彭以為為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

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奇等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即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大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師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

廣百將傳

卷之三 東漢

三

疑兵使護張楊臧宮與延岑等相拒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人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欲從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夜刺殺彭殊可惜也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謚曰壯侯

斷曰

光武北徇岑彭進說百姓無歸願開王業光武納之刺義將列鮪據洛陽堅不滅鐵彭往說之一言便決往征楚黎黎宏流血後圖建霸臨蜀一轍奈何彭亡被刺而絕

新傳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九

古問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校梓梓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監河東會遇盜賊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監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廣百將傳卷之四東漢

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為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大衆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然後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創尋愈追及光武于蒯相見甚歡復令復居前部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郎王尹尊及諸大將

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微叩地
曰卿最強宛為大難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
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鄧連戰破
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為
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
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
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
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
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浚然之朱祐薦復宜為
廣南將傳 卷之四 東漢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為縣完監一班已暢從擊青
犢大戰不讓賊陣甚堅未易便制士卒其後召食
再伏復曰不然戰難輕放時而後食方曰勇壯披
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無上五校受傷
在陽在廐帝聞大驚恐傷名將功雖不言帝心自

諒罷武崇文如帝意向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
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
擊邯鄲邯鄲指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因官屬皆
欲明王郎不能決漢因辭山欲思所以號衆者未知
所出適道見一人扶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
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
廣南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令
類儒生者齎以詣寵即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
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南向擊
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
號建策侯漢為人質直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
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
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勇猛有智謀即拜漢大
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
勒兵救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會

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即揮兵騎收會斬之而奪其
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
南與光武會滎陽諸將見漢還士馬盛皆曰是寧
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募府上兵簿諸將入人多請
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
慙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時光武誘其北擊尤
求于隆慮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辯士說
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隆
慮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

廣南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四

殺之其衆悉降光武即位拜漢爲大司馬定封廣平
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
別招聚十餘萬人收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
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褻創而起椎牛饗士令
於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之盜勝不相讓敗不相
救非有仗義止節之心今正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
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且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
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

進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
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唯
陽永既死丁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城而
反諸將爭次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
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
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
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
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
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

廣南將傳

卷之四 東漢

五

入武陽又入犍爲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騎燒成
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或漢曰成都有十
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
使副將劉尚率兵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
相及賊若出兵綴公又以大衆攻尚尚敗公即敗矣
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迷果遣謝豐袁
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因聞之

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溪入敵地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

潛師就向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

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旗使

烟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

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兵迎戰自旦至晡

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其

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尚

廣都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六

而擊公也若先聲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

適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

之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述敗走高午刺殺之

城降漢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忍雖戰陣不利意

氣自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

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

詔夕即就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其在朝廷斥斥謹質形于體貌常出征妻子買田宅

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與

吳漢為將

斷曰

吳漢為將一心光武說寵擊郎廣阿從主光武發

兵任漢軍旅苗曾陰違漢先加奔所發之兵盡上

幕府建茂合兵漢傷膝處奮起擊之潰遁無所後

伐公孫兩營隔阻帝聞大驚敗端立數漢勵諸軍

啣枚復伍八戰八克刺述於徂傳首長安於國有

補

耿弇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

試騎十建旗旗射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

盧奴乃馳北有功光武留為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

好時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乃收集降卒結

而置將吏率都尉劉欽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

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

於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

入問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自分遣弟放

守巨里○奔乃逆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填塞○
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得亡還○以○
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奔喜曰○吾揚言欲誘致○
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
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
里○城中○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奔因縱兵擊諸○
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于劇○使其弟○
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
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
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救諸○
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奔○
敕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奔曰○不○
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其不意而猝至○
必驚○援攻之一日○定即拔○按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
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
即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
淄○并兵合勢○覘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藍聞之○懼○悉將其眾○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
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
尤求大形○十餘萬眾○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敗兵○
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弘壽三弟及故○
大形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
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奔恐挫其○
鋒○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
於內○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樓○
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
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奔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
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
前○步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
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
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死○
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輜○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

耿○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友○而○韓○信○襲○擊○
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
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祖○負○斧○鎖○于○軍○門○弁○傳○步○諸○
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尚○十○餘○萬○皆○罷○遣○歸○
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
京○師○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永○平○
元○年○卒○

耿○曰○

耿○曰○

耿○曰○

十

有○詔○詔○弁○進○攻○張○步○步○分○邑○軍○祝○阿○相○踞○旦○不○及○
中○城○已○拔○去○巨○里○佯○攻○致○邑○來○護○乘○高○斬○之○如○旦○
乾○露○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湟○取○之○若○素○擊○
一○得○二○莫○不○驚○懼○步○特○兵○多○時○復○聚○迫○逼○弁○營○
弁○偽○退○怖○誘○步○近○城○如○風○掃○雲○擊○牛○醢○漸○以○待○君○
父○落○落○難○合○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
擊○車○師○請○恭○為○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已○校○

尉○乃○以○恭○為○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
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
恭○乃○使○齋○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
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
敵○人○騎○多○皆○為○所○敗○敵○人○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
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北○軍○門○漢○家○箭○
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
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北○人○震○怖○
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蹟○勒○城○旁○有○
廣○商○帝○傳○ 卷○之○四○ 東○漢○ 土

洞○水○可○固○引○兵○據○之○敵○人○復○來○攻○恭○恭○先○發○數○千○
人○直○馳○之○敵○騎○散○走○北○人○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
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
之○恭○仰○嘆○曰○昔○北○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為○吏○士○禱○有○
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
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者○適○茲○攻○殺○都○護○陳○
睦○北○軍○亦○圍○閼○龍○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北○人○共○攻○
恭○厲○士○辛○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各○一○

恭推誠與土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北官屬望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閼龍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一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燕狄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今後無邊事可也北人如後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三部兵人纔各數千北人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來大驚羌乃遙呼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降敵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六人隨路死殺至玉閼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次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卧兵固守孤城當北騎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敵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爲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爲之示漢威德降及昆彌北人爭國攻城甚危毒箭射中以爲神奇既解復至據水絕資卒盡解渴死亡莫辭厥恭拜井清泉忽漲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殺使成疑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羌力救方得迎歸歸受一命忤人復追忠烈苦節真不可爲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及王郎起知光武在劉移檄購光武光武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古

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擁掄之霸慙慙而返光武卽南馳至下陽曲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譁言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木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

殆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親以養之光武卽位拜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邀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自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遂爲茂建所敗武軍奔敵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敵無救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古

其職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始各歸營旣而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敢挑戰以微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

時北騎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
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
百餘里與北軍烏桓大小數百戰霸頗識邊事數上
書言宜與北人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
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郎購光武光武南馳馳至滹河河水流漸遺霸往
視霸急旋詞解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
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霸求救霸閉營辭別

霸將傳

卷之四

光武

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霸乃出師前後夾敵
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快者邊畧盡
施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鄆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
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爲偏將軍後卽位進侍中騎都
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時公孫述出
戍任滿與岑彭相拒于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
欲謀叛從蜀宮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

百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
起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
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于廐
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荆門岑

亦大可虞

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
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
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
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

廣百將傳

卷之四

光武

謀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
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
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
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

勝方顯官勇

傳收焉

孫述弟嚴復攻拔繁郫進軍成陽門與吳漢共滅公
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鄧侯後北人
懷叛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因上書請減之帝不以爲
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官卒謚愍侯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駱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別會送委
給軍數百轍令車回轉車聲不絕越乃不敢謀
遂歌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衆多事幾大變矯
馬自雄張旗赫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雪乘亂破之
公孫龍滅封之鄒侯其功實切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
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東
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

廣百將傳

卷之四

太

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
也尤武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
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
南擊弘農厭新相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血衆
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
之軍新城營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
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相華
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潰圍城拔生
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數日識又誤我

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吳漢吳漢
等悉奔還遵獨留不知卒于軍遵爲人嚴約小心
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
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
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
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朝會帝每嘆曰安得憂
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斷曰

遵一縣吏河北從征爲軍東令不重不輕舍兒犯

廣百將傳

卷之四

九

法斬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將莫犯斷不
私卿征蠻南擊賊弩傷形衆驚欲退遵叱進兵戰
氣百倍大破方平詔遵攻滿獲之於生公孫救隴
衆欲回旌遵獨留戰指麾功成奉公愛國死愈得
名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爲氏援少有大志爲都督部送
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救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所○為○窮○常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所○為○窮○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所○為○窮○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所○為○窮○留西川隗囂甚敬重之因以為綏德將軍與次壽策○所○為○窮○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所○為○窮○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所○為○窮○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所○為○窮○援曉之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所○為○窮○圖成敗反修飭邊幅此何足久借天下士乎因辭○所○為○窮○歸謂囂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所○為○窮○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所○為○窮○迎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所○為○窮○公孫述也○所○為○窮○今見卿使人○所○為○窮○大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所○為○窮○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戰而後進○所○為○窮○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為入而簡易若是帝○所○為○窮○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所○為○窮○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子

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大度與高帝○所○為○窮○援曰○所○為○窮○不如高帝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如走事動如節度○所○為○窮○又不欲飲酒囂不憚曰如卿言反覆勝耶然雅信援○所○為○窮○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既而隗○所○為○窮○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使○所○為○窮○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輕與人怨不能為人忠臣所恥○所○為○窮○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所○為○窮○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請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所○為○窮○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離囂之黨○所○為○窮○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所○為○窮○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所○為○窮○上窮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所○為○窮○示其勢圖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直昭然○所○為○窮○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囂眾大潰西○所○為○窮○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寇○所○為○窮○有來歙因奏隴西侵殘非其長莫能定帝因拜援為

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池
勒首數百級守寨諸羌八百餘人請援降其
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援與楊武將軍馬成
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
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遁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
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
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敵遂大潰凡斬首千
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
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

廣南將軍傳

卷之四

五

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
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
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
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馬候開導水田勸以耕
牧都中樂業人遺羌豪楊封營說塞外羌皆來和親
由是諸種悉降羌西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
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咸
自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于使
得優游若大姓侵小民則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傍縣皆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
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敵何取復
犯我境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既而稍定郡中服之交
匪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
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為王
於是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
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
至禁谿又數敗之賊眾散去因斬徵側徵貳傳首洛
陽封援為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

廣南將軍傳

卷之四

五

餘人進擊九真賊并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南悉平
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
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人耶方今北人烏桓尚擾
北邊欲自計討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
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
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未許之援自請
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
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

按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移所願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
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
入從壺頭路近而水險從克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
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克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
進壺頭利俱大搃其喉咽克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十病遂困乃穿岸爲屋以避炎氣賊每升
險鼓譟振輶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
流涕耿舒與其兄弁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克釋難
難迎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
得進大衆拂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
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
止以是失利今果渡疾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乃
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歸軍會援病
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莫論益堅益壯時時自陳陽畦井

底器扶發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真聚米情形帝喜
進兵西羌內寇邊害頻頻拜援隴守擊破先零金
城欲乘援苦請存歸民衆業羌來和親賓客故舊
日滿其門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立
勳張屍明志嬰鏃報恩壺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
印綬歎殺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爲人有大志家貧嘗爲
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

班超

劾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
指曰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既而
都尉竇固出擊胡軍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
使西域超到鄯善王賁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疎
解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敵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激怒
之曰北敵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收吾馬送敵
人則骸骨長爲豺狼食矣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敵則郭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遂夜奔敵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敵舍後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衆驚亂遂斬北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郭善王以敵首示之一國震驚遂納子爲質還秦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還使使西域帝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還乎因以超爲軍司令遂前功竇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使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收破莎車而北人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審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焉

有頃玉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北使大惶恐仰殺北之監使而降漢時超遂王建爲北人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勒爲疏勒王超從問道至疏勒即遣吏田應先往降之因敕應曰兜勒本非疏勒種可乘其無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道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而逐兜勒國人大悅肅宗初卽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憂恐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皆泣抱超馬不得行超慮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藝狄攻藝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當身往超遂以幹爲假司馬帥兵從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

起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起曰邑前親
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置之起曰是何言之陋也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惜人言快意留之
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喚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起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
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
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遣月氏王令曉
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

廣百將傳

卷之四

天

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
茲謀復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
大喜即從輕騎請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
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真諸國兵復擊莎車而
龜茲王遣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真王議曰
今兵少不敵且各散去于真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
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
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上東
界徼于真超知二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

車營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匹
物莎車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
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
恐超譬軍士日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
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
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
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
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廣百將傳

卷之四

天

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
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
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
超因發龜茲都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
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倘欲改過向善宜遣人人來
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馬
者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問支曰
汝雖北人侍子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
皆汝罪也咸請超殺之起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

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犁附奉獻珠玉焉者國有章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徑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左侯元孟嘗質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犍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三

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緣何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為定遠侯超以自久在絕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昔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然死首丘代馬依風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一切被召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請誨

志曰寒 更士本非孝子順孫皆 過從補選也 而發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斷曰

班超壯士燕領虎頭困而投筆遠博封侯都禮忽哀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激衆舉火夜燒盡道郵善膽碎納子拜投更使西域斬至若溫曉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三

勒辨種立忠遂堯一時威德有恩有仇恐漢棄我抱馬足留威震西域不許妄求逆即誅斬降則准收五十餘國貢屬不休玉關生入壯志大酬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五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修府求初

中差胡反亂新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

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

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否則兩無所得議者

是之謂聞之乃說李修曰涼州先帝開拓土宇劬勞

後定今憚小費便欲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

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

關西出將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不敢入

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

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若棄

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秦隴相

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不足當宗

議者乃喻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

極而四食其傍也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

言幾誤國事然則計將安出詡曰今涼土騷動人情

不安恐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

其守牧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

內以拘攷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

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

安慰之而涼州無恙鄧騭以詡異已欲以吏法中傷

之會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

郡不能制因以詡為朝歌長故舊弔之詡曰不遇盤

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稭曰朝歌

者韓魏之郊昔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

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

右臂吾知其無能為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三

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

表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餐會悉

貫其罪使入罪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

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線縫其

裾為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暑。遷武都太守。
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峭谷。詔即停軍不進。而
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詔因
其兵散。遂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
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
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敵衆
多。吾兵少。徐行則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耳。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虜百餘。傳
衆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詔乃令軍中。旌弩勿發。而
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
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
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
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
懼。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
奔蹙。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
敗。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共八十所。招還
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邈道險隘。舟車不通。

馬負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按行州谷。自沮
下。耕數十里。中皆燒石。薪木。開溝運道。以人僦直。
顧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永和初。遷
尚書令。卒。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而道行。已無愧。所
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不能無冤者。自此二
十餘年。家門不增口。獲罪于天也。
斷曰
涼州之地。三輔障蔽。國陵賴安。如何可棄。譬之完
衣。是惜小費。卿辟數人。方爲大計。賊橫朝歌。州郡
莫制。鄧欲中傷。以詔爲吏。誰知盤錯。正別利器。募
罪誘誅。繼絲擒市。羌寇武都。增竈速至。陳兵顯威。
強弩示利。淺水破之。郡民安濟。直道事君。死而無
愧。家口不增。殺寇獲罪。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歌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
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率郡兵擊之。規時雖在布
衣。見賢不恤軍士。料其必敗。因上書言狀。已而果敗。
郡將知規有兵略。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

勝之賊遂退却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乞
自劾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緩御東常守要則
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
則隱賊不亡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決戰以邀
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安不能久敗則經年此臣所
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二郡屯列坐食之
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
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所更歷可不煩方寸之

廣南傳

卷之五 東漢

五

印尺帛之賜而高可獲患下可納降桓帝不能用時
泰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
特召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賊悉平延
熹中西羌寇掠關中規素習羌事志在奮効復上疏
願乞冗官以備單車之使勞來三輔官國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乃
命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
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千餘人先
是安定太守孫雋屬國都尉李翁并張稟郭閼趙廣

等前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川界
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至營數
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兵無強弱而將有
能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臣宜
充軍事願爲兵副詔從之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
卒

斷曰

西羌寇邊馬賢爲帥規尚布衣早知其敗用爲功
曹羌始少懈兵弊萬端上書陳慨朝耳漠然不知

廣南傳

卷之五 東漢

六

倚賴賊侵泰山急發召拜方畧少施即平賊害再
命中郎零吾破壞諸羌慕威率降滿塞奏罷不堪
一時稱快抱疾欲還薦賢自代召歸雖亡功名自

張奐

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也舉賢良方正安定屬國
都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願建等七千餘人寇美稷
東羌復欲舉種應之而奐壁惟二百許人聞報即
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也長

城收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軍
于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兵和親其左莫
與等連破之羌豪帥感其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
酋長又遣金銀八枚與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辭地
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
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
苦及與正身潔已威化盛行遷為護邊中郎將時屠
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引
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兵坐惟中與

廣百將傳 卷之五

弟于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
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
寇邊與率南軍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清靜九年
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遂招結南軍于烏桓數
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為憂復拜張奐為護
邊中郎將于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
口具世謀其首惡餘俱慰納之司隸校尉王寓出于
宦者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懼莫不許諾惟
與獨拒之寓怒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與少有志

節嘗言士大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
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緣百匹與惡卓為人
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有八

斷曰

張奐賢良拜邊都尉羌騎七千一時寇并又聞東
羌復欲與會與兵百餘急出結隊吏士懼爭與了
不畏據地阻之使謀不遂誘羌和親敵人早潰羌
帥感恩金馬交饋如粟如羊不令心愧既還中郎
烏屠反背知其無能安坐講誦縱叛終降降則恩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慰獨宜恩深陷以黨罪禁錮歸田尚辭奸賄名將
如斯所以足貴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
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恩威並去乃
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類於道偽退還左路設伏
敵信之乃入追熲類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
遷獲羌校尉四年冬隴西牢姐烏音諸種兵共寇并

涼二州。類將。湟中義從。羌討之。涼州刺史郭。固。食其
其功。積固。類軍使不得進。羌從役久。總鄉。舊。皆悉反。
叛。郭。固。歸罪于類。類。坐。召。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
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府。交。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類。
以。千。數。朝廷。知。類。為。郭。固。所。誣。詔。問。其。狀。類。但。謝。罪。
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進。
軍。擊。當。煎。種。于。湟。中。類。兵。敗。被。圍。二。日。用。隱。士。樊。志。
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斬。獲。甚。衆。遂。窮。追。
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敵。遂。餓。困。敗。散。除。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九

斬獲。降者。萬餘。落。遂。封。類。為。都。鄉。侯。西。羌。弭。定。東。羌。
先。零。等。自。覆。沒。馬。質。後。數。寇。三。輔。降。叛。不。一。桓。帝。問。
類。曰。東。羌。先。零。等。造。惡。反。逆。而。自。山。規。張。負。各。擁。強。
衆。不。能。輯。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方。略。類。
曰。先。零。東。羌。恨。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
動。惟。當。長。平。扶。脇。自。刃。加。強。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
陽。二。千。餘。里。其。之。種。羌。並。擅。其。地。是。為。強。種。伏。疾。留。
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一。步。萬。人。
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如。此。則。謂。寇。破。北。

長。順。帝。許。之。類。遂。將。兵。萬。餘。人。討。十五。日。破。之。
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羌。兵。皆。類。衆。
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扶。以。強。弩。列。輕。
左。右。治。翼。又。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
成。走。則。必。死。須。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
類。馳。騎。于。傍。夾。擊。之。羌。衆。大。潰。斬。獲。甚。衆。時。張。奐。上。
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
類。類。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
邊。馬。援。還。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近。戶。口。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十

為。創。毒。而。欲。今。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棘。棘。于。良。
田。長。蛇。蟄。于。內。室。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
言。不。失。權。便。因。遣。田。晏。夏。育。進。據。凡。亭。山。上。羌。恐。來。
攻。晏。等。殊。死。戰。大。破。之。羌。奔。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
類。遣。人。結。木。為。梯。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分。遣。晏。育。等。將。兵。仰。夜。上。西。山。結。營。穿。壑。又。遣。景。
博。等。將。兵。上。東。山。羌。乃。覺。之。遂。攻。晏。等。分。應。晏。水。道。
類。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景。博。等。夾。東。西。山。
兵。縱。擊。破。之。羌。復。敗。散。深。山。窮。谷。處。處。皆。盡。斬。渠。帥。

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騾驢鹽菜糧帳什物不可勝數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頻行軍仁愛與上平同日皆有病者親自視視手為崇創故皆樂為戰光緒二年為太尉會日食自勅有司舉奏詔贈印綬追封時司錄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頻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頻字紀明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京州三明云

斷曰

段熲都尉喜於用兵鮮卑犯塞即領兵行恐賊驚走詐稱詔停退還欲伏誘賊墮坑賊果奔赴斬獲盡情并涼有寇頻請先登郭閔如忌稽不得征坐罪下獄吏士冤鳴於之闕下始復刺并煎當與戰先輸後贏斬獲功大封侯以明東羌反覆帝問胡寧頻曰狼野心誅莫輕計冬計夏當盡制平戎言不可頻則力爭盡心苦戰幸而功成所以涼州盛稱三明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也有文武志介常帝為北地太守並張角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所在熾熾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因以嵩為中郎將與朱雋共發兵討之雋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祖波十遂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乃謂軍吏曰兵在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擊之田單之功可成也是夕大風嵩乃救軍士束苣乘城使役士間出縱火大呼賊驚應之嵩因鼓而奔擊賊驚亂潰走會帝遣曹操將兵亦至合擊遂大破之時盧植與董卓討張角而無功乃召嵩進兵討之嵩因與張角弟張梁戰于廣樂梁衆精勇嵩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探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曉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漢乘勝與他鹿大衆相與攻張角弟張於下曲陽又斬之又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贖饑民帝從之其外收日天下大亂今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夫失其妻願得早而全者居嵩嵩卿士幸哉得衆情每行軍頓止須營幔修立

然後就帳舍。軍士皆食。乃自嘗飯。吏有受賂者。更以
金物賜之。吏懷慙。欲自殺。梁州賊王國固陳倉復拜
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黃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
速進。嵩不聽。卓口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
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和。人
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
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
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原倉離小。城守固備。非
先地之陷也。主將雖強。而攻敵之新不救。非九地之
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救。今
國已陷受害之地。而軍舍在下。攻之。城盡可下。項兵
動衆而取全勝之功。何故乎。遂不聽。王國固陳倉
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賊衆疲。用
衆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
歸師勿遏。我今追國。是追窮寇。追歸師也。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過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而擊疲師。
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固志。以擊擊其非窮寇也。
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卓拜為并州牧。詔使
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翺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
上書曰。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下進。此懷奸
也。大人今為元帥。使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
惡。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不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謫卓。卓又
增怨。及後秉政。乃召嵩為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
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為禪。小則困辱。
今幸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
至尊奉。今討逆。發命海內。召兵辟帥。袁氏逼其東。將
卑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召有司奉告。奏嵩
下吏將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
歸投于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
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
嵩罪。及卓被誅。復以嵩為征西將軍。病卒。
斷曰
皇甫將軍初為郡將。命討波才。寡難衆抗。嵩曰。不
然。方畧為上。草結賊營。火攻即喪。東莖乘風。霎時

掃蕩再討張梁。聞營觀望。潛夜勒兵。至其營。賊
斬梁頭。寶頭照樣。請租贍。賊安非妄。賊固欲舍
卓請。遂向九地。九天嵩先。論量。避銳擊其成實。
當卓討。卓謀是。從彼。爾嵩忠不聽。大禍果。賊流血
叩頭。龍馬始放。奸定。遭殃。忠終無恙。

朱雋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初歷郡職。交趾賊梁龍
反。攻破郡縣。朝廷拜雋為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
家兵及所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既過州郡。按甲不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前。先遣使詣郡。視賊虛實。言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
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以功
封都定侯。黃巾賊起。公卿多薦雋。有才智。拜為中郎
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計。順川汝南諸賊。悉平
之。南陽黃巾賊趙洪率眾十餘萬。據宛城。雋與徐璆
奉詔合兵。出入千人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放。有司
奏欲召。雋可。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
皆聽年。歷執乃能克敵。雋討順川。已有功。故引。南
指方。累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

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玄復據宛。拒
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
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因自將精兵五千掩其
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張超徐璆
祭頭等欲許之。雋曰。不然。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
公之際。民無定主。故當歸附。以勸其來。今海內一統。
惟黃巾為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
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
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克。雋登山望之。曰。吾知之矣。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去

斷曰

郡賊梁龍反。於交趾。命雋往征。拜為刺史。調兵五
千不輕。直抵城。德先揚使其驚。靡七郡。齊攻。自斬
而死。再討黃巾。趙洪正起。三月攻圍。雋然對。有
司召還。張溫疏止。雋急進兵。洪方斬矣。韓忠據宛。

復爲虎兒戰敗欲降衆以爲喜雋獨不從陳康
裏利則橫行鈍則權已長寇縱奸最不可倚解圍
斬之功方足紀

三國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
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識惟賴
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因
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三

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屈致乎將軍宜枉駕顧之
由是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先主因屏人曰漢室傾
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
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名微而
衆寡然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今
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爲之用
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南當吳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

廣百將傳

卷之五

六

治天下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至于益州險塞沃
野天下人府之國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接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主將軍既帝室之自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
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接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何宛洛將軍身
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
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
善因與亮情好口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
明自將傳
孔明曰民兵三千教以陣法操聞之恐爲後患令
設伏用火攻及惇至悉爲火燒收去會荊州劉表死
操聞曹操來征因遣使請降時先主在樊遂爲
曹操所破不得已而引車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
命求救于孫權時權操車于柴桑坐觀成敗亮因說
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
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

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須量
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
之絕若不能東何不按兵東甲北而面歸之今將軍
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
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
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屈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
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倘事不濟此乃天也
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
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得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
於長坂今戰士多還關羽水軍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
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
於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
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于兵勢非心服
也今將軍若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
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而
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方悅因命周

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請先主并力拒曹公
遂敗曹公于赤壁皆引軍還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
爲軍師使督零陵武陵桂陽長沙四郡調其賦稅以
充軍資後成都平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三
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
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
之力效忠正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
鄉侯開府治事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

應百濟傳

卷之五

五

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至三年春亮率衆
南征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俟人舉五年遂率諸
軍北駐漢中臨發連上二表敘述其出師之由遂進
屯于沔陽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
芝爲疑軍據箕谷而自率諸軍攻祁山賞罰肅然令
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
帝西鎮長安令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
郃戰于街亭設遠亮仰度舉動失宜大爲卻所破亮
拔西將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諷以謝衆上疏請自貶

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爲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教既過差，又自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督都督表報先主，先主問表曰：「噫，飛死矣！」

斷曰

張飛名將，事主漢朝，長叔兵敗，據水斷橋，橫矛噴

騰，自將傳

卷之五 三國志

三

日誰敢戰挑撥顏老將生獲逞驍關其言烈義釋與交張部拒漢他道相邀破部宰張部之軍逃恨下鞭撻如蒿伐吳被刺天表英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六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張遼

張遼字文遠，馬邑人也。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

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

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命與夏侯淵圍昌稀於

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

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意猶豫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志

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倘可誘也。乃使謂稀曰：「曹公

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言曹公神武，方以

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時荆州未定，復

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

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

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生。遼將親兵

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魏武既

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魏武征張魯，封一教與護軍薛悌。教即教書署南邊

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救
日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
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北救至彼破我必
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
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
與遼同遼因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之明
日遼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至
權麾下權驚走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
敢動望見遼軍少乃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

廣百將傳 卷之三 三國魏

呼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
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披靡無敢當者
自旦戰日中吳人氣奪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
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擊幾于獲
權魏武大壯遼拜領東將軍還屯雍丘得疾權甚憚
焉數請將曰張遼雖病不可當也遼疾遂篤薨于江
都

斷曰

魏圍昌稀糧盡欲歸遼請少緩其中有機屢視以

目發矢又稀似可挑誘因示德威先附大賞
不遠軍中忽亂絕不驚疑不反安坐反者自知有
項而定首謀殺之魏恐賊至封教相遺賊來開教
教意頗微惟遼有識力戰破圍孫權敗走安守合
肥為將若此方稱出奇

張郃

張郃字儁父河間鄭人也初為袁紹將紹與魏武相
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魏武自將
急擊之郃說紹曰魏武兵精往必破瓊瓊破則將軍

廣百將傳 卷之三 三國魏

事去矣宜急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木營
曹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
必不救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之而以重兵攻曹營不能下魏武果破瓊紹軍潰郭
圖乃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魏武
郃曰其言甚善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諸葛亮出祁
山遣命率軍拒亮將馬謖于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
據城郃絕其汲道擊破之亮復出急攻陳倉魏武遣
郃救之因問郃曰比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曰

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因對曰此臣未到亮已走矣
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已退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
勢地形無不如計亮復出郃山詔郃督諸將西至
洛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之戰飛矢中
郃右膝死

斷曰

張郃袁將欲救烏巢郭圖異議敗恐見嘲轉加譖
妒郃懼歸曹街亭絕汲馬謖敗逃亮圍陳倉曹慮
動指郃料無穀久矣去郃及救兵到果屬徒勞誰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魏

知再至木門相遭飛矢中膝痛失英豪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魏武聞鄴易陽令韓範偽
以賊降而仍拒守魏武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而
康成敗範悔晃輒降之因言于魏武曰二袁未破諸
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
河北無定時也願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魏
武從之韓遂馬超反關右魏武兵至潼關恐不得渡
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守蒲坂知其無

可擒也魏武善之使晃以步騎四千渡蒲坂作壘欄
未成賊果星夜來攻晃晃擊走之魏武軍得渡遂讓
超等晃從魏武伐關羽羽屯圍頭又別屯四家晃揚
言當攻圍頭而早攻四家羽見四家欲壞自將步騎
出戰晃擊退步騎遂追陷與俱入圍頭破之魏武漢
讀之諸將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
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嘆曰徐將軍可謂有
周亞夫之風矣晃用兵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然後
戰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
何用私譽為太和元年薨

斷曰

徐晃為將處士精當飛矢城中降既不妥受降招
降信義是望超遂及時蒲坂一障守既不知賊則
有狀渡而擊之一時掃蕩羽屯圍頭四家餘賊晃
破四家圍頭引向為將若茲方據其上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魏武擊譙向千黎陽使

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魏武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破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北侵至鄴魏武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忽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欲追擊之典曰彼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千禁追之典留守厚等果入其伏屢戰不利典因往救備望見救至軍乃散退典

廣平將傳

卷之六

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請從諸魏郡魏武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典驚快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誠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宗族部曲萬三千餘口居鄴魏武嘉之典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因與典素不睦恐典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年三十六薨

斷曰

魏擊譚尚兵至黎陽命典與昱船運軍糧高蕃絕水船不得行蕃軍少甲恃水爲強典窺懈怠專制殺傷既通水道功不可量劉皇伐鄴惇典守疆忽燒屯去惇欲追亡典曰不可設伏須防惇不肯聽被劫始忙賴典援救方兩相當宗部甚衆散住招張從諸魏郡彼此安康遂欲擊賊恐典仇方典爲國家私憤久忘盡力破賊忠勇名揚

鄧艾

鄧艾字士載犍陽人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

廣平將傳

卷之六

七

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惟司馬懿見而奇之辟以爲掾時魏欲於壽春等處廣田蓄穀爲滅吳計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溉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以爲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閭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請于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歲收五百萬穀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

施行每東南有亭大軍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
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艾與郭淮拒
蜀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羗艾曰敵去未遠或恐復來
宜分軍以備不虞淮乃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
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
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
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
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襲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憂秋獸

廣平傳

卷之六

心不可義視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獵狝之
宗漢高有平城之周今單于之尊日疏外上之威寢
重則北人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人可因叛
割爲二國以分其勢此御邊長計也司馬懿納之姜
維退駐鍾提議者皆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
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
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
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
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

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
以爲之四五也彼有此數者其來必矣項之維果向
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後魏攻蜀司馬懿使艾與維
相綴連于雍州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乃引兵還
守劍閣鍾會等攻維不能克艾因上言敵勢已折宜
遂棄之從陰平由邪徑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
二百里以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若還赴涪則會
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因自

廣平傳

卷之六

陰平道行無人之道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
山高谷深最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將諸葛瞻自涪
還綿竹列陣拒守艾遣子鄧忠出其右司馬師纂出
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
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力叱忠纂等將斬之忠
纂馳還更戰乃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請
降艾至成都禪請軍門艾受而宥之命將士無擄掠
納降附蜀人皆服艾深自矜伐輒依鄧禹故事承制

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又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倫。故第耳有識者笑之。又言於司馬懿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三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風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司

卷之六

馬懿監軍衛瓘喻艾曰。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又言曰。叩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衆歸命。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未定。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曰。艾所作悖逆。變數以結詔書。檻車召艾。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雖遣田結等討艾。遇于柳

竹西斬之子忠俱死

斷口

艾凡遇境。規度其宜。不知者笑。知者驚。奇魏昔田穀破吳用之。田無水利。將何以滋。艾請開導。妙論皆施。沿淮拒蜀。揣度姜維。當渡不渡。襲洮無疑。急往先備。方不受欺。計蜀五利。料難直馳。陰平斜徑。腹心所依。拚死涉險。捨命乘危。畏死戰方得濟。師奇功異。績成于一時。惜居不善。身首皆夷。算人妙矣。苦不自知。

廣漢書傳

卷之六

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也。少有奇節。漢末大亂。然有憂天下心。魏武聞而辟之。從討張魯。因言於武曰。劉備以詐力襲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羅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魏武曰。人苦無足。以得隴右。復欲得蜀。言卒不從。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於國事無大損。而便欲遷都。示敵以

弱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惟所不顧也可
論權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呂蒙
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敗蜀將孟達降于魏懿
曰達之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為新城
太守達遂連吳固蜀潛圖中原蜀相諸葛惡其反覆
故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
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可謂心貫白日蜀人
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意欲相破惟恐無路此殆
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語諸將曰達無

廣百濟傳

卷之六三國魏

主

信義今正相疑之時當其未定宜促定之乃分軍以
拒吳蜀援兵自犄軍進討倍道兼行入日創其城下
達驚曰宛去洛千餘里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
神速也其甥鄧賢等開門出降遂斬達諸葛亮兵至
大水及於祁山魏主遣懿督軍西屯長安以拒亮張
郃欲勸懿分軍駐雍郃以為後顧懿曰若前軍獨能
當之則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
之三軍所以為黔布擒也遂進 喻亮亮聞大軍且
至乃自帥眾將上車之麥魏諸將皆懼

去懿

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麥吾待一日兼
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亮復率眾
出斜谷壘於渭之渭水南原魏遣懿督軍駐渭北以
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
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
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已而亮果上
原將北渡渭懿遣將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
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其意可知也遣將備陽遂
而自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

廣百濟傳

卷之六三國魏

主

原有長星墜亮星懿知亮必敗時魏主以亮倚軍遠
出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觀其變亮數挑戰不出
因遣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遣
辛毗仗節以制之後亮復挑戰懿欲出戰毗仗節立
軍門懿乃止初姜維聞毗來因謂亮曰毗仗節來賊
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眾
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豈千里而請戰
耶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
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

懿者懿以窮寇不敢逼儀乃結陣而去既而懿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乃歎曰天下奇才也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向未可即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着履去然後馬步俱進迨至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懿問其起居飲食對曰王四升問其政事對曰二十計以上皆自省覽懿乃告八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主問懿曰於君度彼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魏主曰彼計將安出懿曰預有所棄非其所及也今吾孤軍遠征彼謂不能持久必拒遼水以守之此中下計也魏主曰往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至遼水文懿果遣將阻遼隧堅壁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

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近復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兵法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懼則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

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
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關
起土山地道楯櫓衝發矢石晝夜攻之適有長星
墜梁水文懿大懼遣使乞降不許突圍南出懿遂縱
兵擊斬文懿於梁水星墜之所吳將全琮攻芍陂朱
然孫倫圍樊城懿督軍南征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
以輕騎挑之然等不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
中號令未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戶斬獲
萬餘人後寢疾薨於京師時年七十三晉國初建追
尊宣王

廣漢書傳

卷之六

三

斷曰

司馬觀人從計張魯備爭江陵請乘蜀上言雖不
從大志已觀關羽震樊魏欲避許懿請結孫因而
斬羽孟達雖降意猶首鼠八日往擒孟達驚神武諸
葛出祁山以懿禦侮利則忽適鍾則守五中禍相加
亦不妄舉食少事煩早知其苦五丈秋風更悲無
補料死料生功已足懿文懿反遠觀魚遊釜計日
攻虛破之若取後晉帝基此懿遺帖

三國史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
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
舍策及策薨弟權統事瑜與張昭共掌衆務魏武入
荊州劉琮舉衆降魏武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欲
窺江東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召群下問計咸曰曹公
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詞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
荊州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而勢力衆寡殊不相敵不
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
武雄才若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
用足英雄雲集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
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且北土未安馬超韓遂尚在
關西爲操後患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疆場乎且捨
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况今盛寒
馬無藁草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此數者兵家所患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正在今

日願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思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
維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
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有言逆操
者與此案同遂命發軍時劉備爲曹操所破遣諸葛
亮詣權請助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
遇於赤壁時曹操軍中已有疾病一戰即敗退次江
北瑜等在南岸聽部將黃蓋火攻之計取操艤間
數十艘竄以薪草灌油於其中盡以惟幕上建牙

廣平傳

卷之六

六

旗先者報曹公欺以欲降因引船俱前曹操吏士觀
望蓋降大喜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會風益猛延燒岸
上督落烟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曹操大敗退
保南郡瑜與備復共追之曹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
竟自北歸瑜與仁大江相對期期大戰瑜親跨馬掠
陣會爲流矢中左脇瘡甚引還仁聞瑜卧不起勒兵
就陣瑜强起行營激揚吏士仁乃退去劉備領荆州
牧請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
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

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
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戰或大事可定
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
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惟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覽
英雄又恐備卒難制不納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
魯寇侵瑜因說權曰曹公新折勦方憂在腹心未能
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益得益而并
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
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治行
廣平傳 卷之六 六

裝而道于巴丘病卒

斷曰

周瑜英雄才智奇特曹下江南兵威赫赫衆議迎
降方可解厄瑜曰不然今猶漢國曹雖漢相實爲
漢賊將軍江東三世恩澤糧足兵精雲集賓客天
下橫行亦無不得曹今雖多馬韓在北送死而來
有何難克權喜爲然所策定策諸葛適來送同計
畫赤壁火攻曹兵喪魄再戰曹仁傷猶起勒處備
蛟龍人難天測憑吊江東周郎出色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領見大驚歸告蒙母母志欲討之蒙曰貧賤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哀其志而舍之數歲當死張昭薦蒙代當為別駕司馬權統事判諸小將兵少而用薄欲合井之蒙因賒賁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

魯子精傳

魯子精傳

三

親泉就首將士乘勢擒祖權曰事之克由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軍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勇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因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聞寧急請故瑜往救蒙說瑜曰分遣三百人柴所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戰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形勝自倍曹仁退走魯肅代周瑜之陸口過蒙屯下肅向蒙或說肅曰呂將軍

魯子精傳

魯子精傳

三

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肅以備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為肅盡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附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卿才畧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結交而去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領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上言三將昔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之曹操出軍濡須權拒之蒙請夾水口立塢置強弩萬張于其上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倘邂逅遇賊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行之曹兵不能下而退費祿遣朱先為廬州太守屯皖大開稻田蒙曰皖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勢大矣宜早除之于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督前陣自以精兵繼其後遂攻破之權嘉其功拜寧江太守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權曰魯子明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獲為干

民時劉備遣關羽鎮守荆土權因命蒙西取長沙零陵任城三郡蒙移書招之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含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將之零陵過南陽鄧元之以其與郝普舊交欲令誘普及被書召還蒙即秘之夜召諸將授方畧晨當攻城因顧謂元之曰郝子泰欲為忠孝事而不知時左將軍指劉琦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

卷之六 三國策

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又遣兵相繼于道子泰以旦夕之命待不望之救猶牛蹄中雨異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今吾度之不日而彼城必破城破身死無益于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為陳禍福元之往見普具陳蒙意普懼而聽之及普出降蒙迎執其手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指手人笑普見書乃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然已無及矣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初魯肅等以曹操尚存禍難已萌宜連蜀

漢與之同仇及肅卒蒙為漢陽太守總領諸軍與關羽分土接壤知羽驕雄有兼井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任白帶蔣欽將游兵萬人巡江上下蒙為國家全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任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後欲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之蒙初至陸口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

卷之六 三國策

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撤備赴襄陽吾大軍沿江晝夜地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權納之蒙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除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先遣蒙在前蒙至清陽島伏其精兵購艘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書夜報言每至羽所置江邊屯塹盡收縛之故羽不聞運到南郡傳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書得羽及將士家書皆加撫慰約軍中不得干人家有恤者老疾病者給醫

藥錢寒者賜衣糧羽之吏士知家門無恙皆無關心
羽還在道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朱然潘璋
等斷其歸路父子俱獲荆州遂定蒙諱卒年四十二
蒙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
豫章太守卒權問所用蒙薦蔡遺權笑曰君欲為祁
奚耶因用之甘寧龐統好殺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
權怒之蒙曰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
其用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
勇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魯肅初與孤
廣名將傳 卷之六 三國史 五

斷曰

呂蒙言志貧賤難居擊賊虎穴富貴可圖黃祖之
破陳就先誅龔都義奮軍則寧設柴險道獲馬

不誣魯肅問計為盡良謀肅驚才畧一至此乎勞
將子弟任用莫虛來水立焉以備不虞曹殺若熟
孫地必居薦寧戰走蒙方寸處上陵賊起蒙即掃
除初畏曹勢與蜀相扶肅死蒙繼并蜀欲鋤先剪
三郡謀羽日殊會羽伐樊直擣其虛荆州雖得四
足已無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孫權數訪世務遜建議曰
方今英雄基峙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
廣名將傳 卷之六 三國史 五

竟舊惡依阻溪地但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
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
校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權遣遜討之校支黨多而
遜兵少遜及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噪而
前賊應時破散得精卒數萬人呂蒙稱疾請建康遜
往見之曰關羽與我接壤而矜其曉陵驟千人但務
屯進未嫌于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可出其不意擒
之制下見至尊宜為計蒙佯不許及見權權問誰
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未有遠名故

非羽所忌今當用之令外自相隱內察形便然後可
克權乃拜遜爲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遣書於羽
曰前小舉大克指赤壁利在同盟還慕光盛思稟良
規將軍之勲足以長世卽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
之界葭以尚茲然操猾輩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
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
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
幸隣德威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得書見
其有謙下自託之情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因具陳其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蒙爲前部卽克公
安南郡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督
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
屯以金帛賄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等各爲圍習
又先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
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譖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
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
揣之必有巧故也因上疏曰夷陵險要實國之門限
難易得亦易失失之則荊州可憂今當爭之臣觀備

前後行軍多敗少成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
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幸高枕勿以爲念諸
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已入五六百里又相持七八
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是猾狡
更營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
不得便宜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
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矣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
盛遜率諸軍同時俱攻遂斬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營備急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軍四面應之十崩
凡解備因夜遁驛人自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屍骸漂流塞江而
下備大慙悲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
桓別討備爲備所困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
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
賊軍雖足無可憂也待吾計使雖不救安東安東自
解矣及備潰桓因謂遜曰初實相怨至今日乃知調
度自有方耳當祭備時諸將或曰孫策時舊將或曰

公室貴戚各自伶恃不相聽從。遂乃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今在境界，此強敵也。諸君並受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輩。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皆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因謂遜曰：君初何不啓諸將，違命制者耶？遜曰：諸將皆與國家所共定大事者，臣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善。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

虞百集傳 卷之六 三國吳 吳 天

兵馬頗作邊害。遜知其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表聞。奉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置書界上，式兵得書，送式式，懼懼遣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赤烏七年，爲丞相，卒。次子抗襲爵。

斷曰

江東陸遜，雖一書生，兵機世務，種種分明。呂蒙圖蜀，忍羽備兵，詐稱病去，薦遜代行，知遜有智。遜

虞百集傳 卷之六 三國吳 吳 天

無名遜復謙退，羽果被乘。蜀帝西向平地，結營屢

屢挑戰，遜觀伏形已而伏去，空營空驚，相持既久，殺計不生。茅火一把，燒入帝城。此時此際，方服遜能後拜丞相，文武兩成。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呂蒙、魯肅等，從西陵救諸營。更吳嚴固，自赤歸至放市內，以四關外以禦寇。晝夜備切，如敵已至，衆甚

苦之諸將咸諫曰今以三軍之銳亟以攻關此晉拔
至關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疲士民之力乎抗曰此
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
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救必至至而無備
表裏受難何以禦之時晉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皆
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使賊
沒江陵所捐者小若令西陵失守則南山諸夷騷動
甚可憂患吾寧下棄江陵而進據西陵况江陵完固
乎初江陵道路平衍通利抗救江陵督張斌作大堰
廣谷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手
過水漸漬于中以絕寇叛祜至欲因所過水浮船運
糧揚言將破堰以通水軍抗聞之知其揚言亟使咸
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
以車運大費功力晉楊肇率兵至西陵都督俞贊亡
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
不簡練若敵攻關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
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
下肇衆傷死甚多肇計偪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關固
力養銳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威衆若將

追者肇恐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蹙肇大破敗
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修治城圍東
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
馬荊州牧遂卒

斷曰

西陵步關據城叛晉陸抗聞之部兵急進晝夜圍
攻如風火迅諸將驚疑以爲已甚羊祜江陵勢亦
大震何不往援獨此之奮抗曰不然事各有分江
陵守堅諒難乘襲即使棄之棄所不吝西陵吾規
廣谷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手
既周且峻若有差池諸夷則近緩急重輕安可不
認及晉救來易軍相損乘勝陷城誅闡明信回
江陵猶然吾郡拜牧荊州臣心始盡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七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校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游汶水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晉武帝將滅吳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祜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每為邊患祜

羊祜傳

卷之七

患之卒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掣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祜以孟獻營武軍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謫詐之計者輒辭以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

羊祜傳

卷之七

晉

二

其死節而厚加殯殮尚景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孫香掠夏口祜募生縛之香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來降嘗出軍行吳境刈殺為糧皆計所使送續債之每遊獵江河若禽獸先為吳人傷而後為晉入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相曰豈有敵人羊叔子哉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毋求外福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

致死之志。吳人內戰。有蕪城之心。如此。則不勝時可。破矣。帝侯納之。而時議者不同。祜因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斷不斷。可取不取。豈不令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後祜寔疾。求入朝。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疾難數入。遣張華造問。籌策。祜曰。若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不能越長江。將為後患。遂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入南州。人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泣。褒賜百姓。因祜平日遊憩岷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淚。因名為望淚碑。祜卒。一歲。

廣有傳

卷之七

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

斷曰

祜督荊州。欲吳歸。曾知殺不親。故布大信。議得在。人因撫遠。近初至。無糧。既田成。苗穀。帶輕裝。宛不。臨陣。若獻詐謀。所以佳。醢降者。欲歸。聽歸。不問。既。引吳糧。絹債。不吝。饋藥。敵皆。敵知。非。若。此。行。仁。敵焉能。順。然。爭。上。流。密。薦。王。濬。破。吳。之。謀。既。詳。且。盡。事。不。如。心。入。九。閻。閭。一。旦。身。咀。岷。山。遺。恨。後。者。

追功涕流如噴。策告九原。忠方無憾。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典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以預代。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離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別遣劉憲代。

廣有傳

卷之七

四

之遂成傾敗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舉。預復上表。言討賊之形已露。恐孫皓知而生計。表至。適張華與帝圍棋。華推枰。歛手力贊。帝乃許之。預乃陳兵於江陵。而別遣周旨。伍巢。率奇兵入。百泛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日督軍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巢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預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

兵登陣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緩撫之王濬先列上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議皆以天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欲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示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還巴丘沅湘之間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陵桂之漕南士歌之曰後日無叛由杜

廣平傳

卷之七

五

翁執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交接有禮數遺餽洛中貴要咸問其故預曰吾思爲貴不求益也時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歛預嘗解濟有馬癖嗜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立功後從容無事惟晚思左傳病卒

斷曰

杜預立言號稱武庫代督荊州西陵先陳政諱張師表還遂去既克西陵殺機已露陳兵江陵自不

復顧暗遣奇兵泛舟夜渡旗幟多張賊心驚懼孫歆計窮遣軍出拒敗不隄防遭擒於誤伍延僞降預攻如故既平上流餘俱風怖破竹功成于孫羨慕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旌旗衆翳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衆征南軍羊祜

廣平傳

卷之七

六

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西鑿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千艘其木皆藏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景素骨以呈孫皓曰晉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軍建平不下則終不敢渡皓不從時晉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孤亡無日願

回想吾福何辭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習詔求猛士。充州舉隆為司馬。及涼州刺史楊欣為羌人所沒。帝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賊？通涼州平。隆進前請往。帝曰：方器何如？隆曰：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羌何足滅哉？帝許之。隆立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

馬隆傳

九

軍資。於是西渡溫水。羌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入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間發奇謀。出其不意。或夾道累礮。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破。犀甲無所留。殘賊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自降之。西音問。隆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臨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奈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旅。奮不顧身。冒險能濟。其假節武威將軍。

隆到武威。羌人前後被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

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斬之。涼州遂平。賜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為西平太守。時南羌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討之。羌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羌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懈。隆因其懈。遂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積十餘年。威信振于隴右。洛陽太守嚴舒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

馬隆傳

十

於官

斷曰

晉地涼州為羌所沒。帝嘆無人。隆請往復。募勇三行。而足。樹機萬人。沿途邀突。隆造偏箱可戰。可宿。廣列為營。狹上起星。射人應絃。蓋張弩鐵礮。石旁施甲。羌被束。我兵披犀。盡驚神速。既到涼州。叛者仍服。隆西無音。盡疑遭戮。一旦捷聞。帝喜可。拘假節武威令。享榮福。想其人實一英物。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元帝渡江以訪為鎮武將軍命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桎梏打官軍船艦訪乃作長岐帳以拒之桎梏不能為害弼又遣張彥詣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與潁川遺將與訪共擊彥斬之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其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救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知我無救軍必當

廣百將傳 卷之七

還掩宜急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弼遣杜弘保廬陵訪追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丘及兵糧繼至遂復攻弘于廬陵弘大擲寶物于城外軍人競拾之訪圍陣弘因空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賊率村會聚兵數萬被圍困于石城王敦以從弟王廙為荊州刺史令督趙誘木執討會而大敗於女觀湖誘執並遇害會遂還廬城雲江沔元帝聞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池陽會等銳氣正盛訪

曰先聲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乃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潛訪之救不得妄動聞吾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以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乘其衰而促之鼓行而進遂定漢沔而收會送于王敦斬之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

廣百將傳 卷之七

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收手書壁釋并遣玉環玉旋以申厚意訪投械于地曰吾豈貴將可以寶悅乎王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大興三年卒

斷曰

周訪受命船征杜弼。弼欲打船作為楷。訪設岐
振架以相招。船不為害。別遣焚燒。召訪往救。共斬
賊豪及募。遇賊衆而曉。知寡不敵。散人如熊聚。
結成陣。鳴鼓呼號。張揚救至。賊驚而逃。恐賊復至。
渡水斷橋。杜曾賊帥王敦之招。訪設兩甕。中軍自
操。兩甕敗後。自鋒方交接之。兵法以逸待勞。一戰
再戰。直擒曾。梟許為刺史。環統代消。雖怒不受。絕
不曉曉。歸功將士。所以為高。

陶侃

廣百將傳 卷之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荆州刺史劉弘辟為長史。及
陳敏之亂。敏遣弟恢來寇武昌。弘以侃為江夏太守。
出兵禦之。有間者曰。侃與敏鄉里舊人也。居大都統
強兵。脫有異。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
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洪及姪臻詣弘。以自
固。因并力距恢。且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
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木耳。於是擊恢所向必
破。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
以誘之。劫果生。獲救人。究知是西陽王素之左右。侃

即遣兵追素。素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陸肅清。侃為武昌太守。帝使擊杜弼。時周顒為荆州
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
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
還城。已而賊果增兵來攻。侃復遣朱伺等逆擊。大破
之。杜弼將王貢率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以舟
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襲。已陵潛師
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襄城。侃遙謂之曰。杜弼為
益州吏盜用軍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順之。
侃曰。得安當

廣百將傳

卷之七

古

天下幸有白頭賊耶。言壯年定。貢初橫。馬上聞侃
言。歛容下脚。辭色其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
為信。貢遂來降。而弼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左遷為廣
州刺史。以王廙為荆州。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
迎杜曾。以拒廙。侃遂夜發。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
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附王敦。收交州。未行。曾杜
曾據臨賀。機復勸杜曾取廣州。曾遂與溫邵謀反。武
勸侃且住。始興觀其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曾遂使
僞降。侃知其詐。先于對口起發兵車。俄而曾率輕兵

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將許高討饒斬
首送京都諸將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成名已成
何事遣兵但一面紙自定耳因下書諭之邵罷而走
追獲于始興侃在廣州無事朝運百甕於齊外暮運
於齊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
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侃勤于吏職嘗曰大禹聖
人乃惜寸陰至于庶人當惜分陰生無益于時死無
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
人不解其意後積雪始晴顧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

唐百將傳 卷之七

去

屑布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
理微密如此及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
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
擒之屢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部將李根曰查
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固可容數千人賊
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遂從其議
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長史
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恐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
當急攻石頭彼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議峻果

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于陳陵東侃督部將
彭世斬峻于陣中賊衆大潰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
殺平南將軍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宋
夏等據潁口自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侃
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
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侃爲朝廷所
禮雖方任非才何緣復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抗
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侃既
至默將宗侯縛默諸侃降侃斬之默在中原賊畏其

唐百將傳 卷之七

去

勇今聞侃兵不血刃而禽之益畏侃矣侃薨時年七
十六嶽峻之役議者皆以武昌北岸有郛城宜分兵
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
之曰我所以設險以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郛城隔在
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昔人貪利夷不
畢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是時此城
乃三萬人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外虜有
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成之果大敗謝安
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所推重蓋如

此

斷曰

陶侃忠能著之久矣。命之禦賊。肯庇鄉里。信任掣之所向。披靡天下。饑荒劫賊。群起詐作商船。誘擒究擬。究係將兵。追斬方已。王貢從被擊。道徒侃遙謂之。君本佳子。順殺匪人。吾為君恥。貢感來降。殺因敗死。既遷廣州。徑行不止。曾機皆誅。下溫一紙在廣。恐安運。竟以砥木屑竹頭。皆所綜理。石頭可攻。白石可倚。各將妙言。從而且喜。郭默既誅。餘

卷之七

七

奸自餒。不守邾城。大有深指。方議陶公過人遠爾。

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時北朝符堅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郗超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會符秦遣軍圍襄陽。詔玄發三州人丁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遂攻戴逵于彭城。玄率何謙次于泗口。欲遣使

廣書將傳

卷之七

七

報。遂令知救至。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雖攻彭城。而輜重置于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遂驅進解彭城之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預城。衆號百萬。復事符融等進攻壽陽。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充。青三州諸軍事。衆凡八萬。至境。堅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因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也。乞諸君稍却。令吾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殺。變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未有不勝者。融亦以為然。因麾衆却陣。衆倉卒。却遂亂。不能止。玄於是即以精銳八千涉淝水。乘亂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餘軍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遁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詔加前將軍。玄復乘勢進攻兗州。兗州既平。又患水道險阻。糧道

艱難用督護聞人與之謀堰呂梁水開闢立土塹
二岸之水以利漕運自此公私兩便又遣伐黃川
堅子丕遣將桑德屯黎陽玄命劉襲夜擊走之丕請
降玄許之丕告饑立饋米二千斛又遣滕恬之渡河
守黎陽三魏皆降加都督徐充青豫冀幽并七州軍
事卒于官

斷曰

謝安知玄舉玄為將却超喜稱舉受皆當淮先游
軍彭復解障及堅南侵百萬相向詔玄率軍與之

卷之七

沈

相抗玄使謂堅既承兵賦若不鋒交誰知得喪爾
兵擁泥我軍胡上請却一麾以便立仗緩轡縱觀
豈不快賜堅鞭一揮衆遂奔放玄因乘之勢寡亦
壯不自踏殘即投水堦鶴唳風聲盡呈兵和舉將
得人邊疆無恙

北朝燕

慕容恪

慕容恪字立恭銑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年十五身長
八尺七寸容貌魁傑所言輒經綸世務異之乃授

以兵數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
句麗憚之不敢為寇銑將終謂嗣主雋曰今中原未
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崩嗣加
親任屢戰有大功封太原王及雋寢疾引恪與慕容
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業間雋死皆
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慕容
恪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
入往還一人步從或諫之恪曰人情懷懼當安以靖
之吾若不安衆何瞻向哉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
才處任使人不論位雖執權攻每事必諮之于評罷
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居洛陽也秦中
大震符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回乃定恪為將不尚威
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
犯法者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
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
臣聞報恩莫大于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乎
吳王文武兼才管簫之亞陛下任之以政國其少安
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闕之計言訖而終

斷曰

燕慕容恪深沉有畧○就授以兵○從征秦○酌使鎮遼○東寇不敢作○嗣雋親之○立功不滿○而死○嗚呼○孤復以後托有謀中原○桓曰大錯○慕容恪存憂方如昨○慕容根誅內外錯愕○恪獨安之○使人把捉罷朝而歸○養親為樂○臨死薦賢○報恩急着忠孝○若斯才應兼學○

北朝秦

王猛

卷之七 北朝秦

三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為業○嘗貨菴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又云○家去此不遠○欲隨往○取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待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我○乃十倍償菴○猛異之○因拜為師○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自是博學好兵書○懷佐世之志○欲待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一而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賜猛車馬○請與俱南○

唐書

卷之七

北朝秦

三

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斜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若玄德之遇孔明也○歲中五遷權傾內外○猛未至○郭玘盜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先留鎮冀州○俄入為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啣蠅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于薏見○擬卿于卧龍○卿亦異朕于一言○迴考槃之雅念○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及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堅常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等王公○當如事我○其見重如此○但性剛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恩○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問後事○猛曰○吾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國○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

漸除之言終而死

斷曰

猛本貧人忽遇異老拜之爲師方事探謁佐世爲
懷待時迅掃桓溫入關謁之潦草捫膝而談旁若
悄悄桓驚異之請同南保並世知非故寧懷寶遇
主符堅君臣敦好一歲五遷權兼大小初宰冀州
俄拜京表拔賢農桑以圖溫飽兵革外修儒學內
考國富兵強其功非眇臨死遺言晉不可擾正朔
綱源沃意直香細味其言一何了了

唐百補傳

卷之七 北朝秦

王

六朝宋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
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長俘囚應悉戮
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自今日皆釋而遣之
於其中原感慨歸者甚衆文帝卽位使道濟與中領
軍到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
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
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常臣悉晦智晦悉臣

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擒時晦本謂道濟與徐
羨之同謀忽聞來征遂不戰自潰元嘉八年到步之
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二十
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有降魏者具說
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
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析以
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
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
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憚之道
濟又不白敏朝廷之上盡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
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宴
駕道濟不復可制乃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
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
怒氣盛目光如炬俄頃飲酒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
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
復憚自是頓歲南侵有飲馬長江之志後魏軍至瓜
步文帝登石頭城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
至此

斷曰

道濟北伐所至皆降於兵無阻遂至洛陽擒獲甚衆請戮示強憤曰非也仁義道長事民伐罪皆遣還鄉中原感動歸者四方帝遣西伐植策其常臣悉晦智戰非其長晦悉臣勇臣到定忙晦果聞報不戰已亡迨後伐魏多捷少糧敵軍欲退叛者敵揚量沙覆米宛若多藏敵驚叛妄故不敢當殘名大震中外惶惶召收賜死長城自傷臨城歎息于古不忘

卷之六

六

卷之六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八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後學周亮輔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廣百將傳

卷之八

王猛

○中○有○方○多○

武帝欲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武帝乃轉鎮惡參軍事率龍驤將軍劇恩百舸先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謂為信不知見鎮惡上

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諸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張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止冀城津成百姓皆言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遇劉毅將朱顯之問到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又不見藩又

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遂馳馬告
殺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
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
殺殺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兵接戰
鎮惡軍人與殺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族親且聞
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解殺遂從大城東門出
奔至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
破折江信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武帝北伐以鎮惡
領前鋒將發將軍劉穆之謂之曰昔晉文王委蜀於
鄧艾今上亦委蜀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
托風雲並業擒獲今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
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
大軍攻潼關謀進取計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直
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皆在艦內亦
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
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飽食食畢即乘船登岸渭
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激勵將士曰此是長安
城北門外去家百里而舫乘衣糧并已逐流惟存死

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攻陷長安城城中六萬
餘戶鎮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曰咸吾勦業者卿也
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
異耶時鎮惡功高人多忌之武帝將留子義真及
沈田子與鎮惡守長安又私謂田子曰卿會不得遂
其亂者為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
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後二人俱會傳弘之
壘田子求昇人語因斬鎮惡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
王修數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沈田子至言鎮惡
反修執弘之以專戮之
斷曰
鎮惡為一身將門帝劉毅而為參軍鎮惡承
命百舸先奔楊聲上充直襲江濱劉兵誤認縱入
城門及知是誤城已燒焚帝兵及至功已待論後
之北伐鎮惡有云咸陽不克誓不反輪三秦若定
九錫望恩舟行人渭盡以為神乘舟陸戰拚死立
勲功成名就身早不存雖斬惡者貌亦無中
六朝梁

章叔

章叔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梁兵起。檄至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二匹帝見叔甚悅。曰。他日見君之而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因顧叔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口更索。即日以叔為江夏太守。四年伐魏。詔叔都督衆軍。衆軍未能拔。叔巡行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叔欲擊之。諸將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叔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六朝梁

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若能拒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叔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章叔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攻合肥。先是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叔至。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楫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叔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師五萬奄至。衆懼。不敢請益兵。叔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召衆。師克在和。

古人之義也。因大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叔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叔退還巢湖。諸將請走保三丈。叔曰。將軍死綬有前。無却。因令取敵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叔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叔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于堤。以自固。起戰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叔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太朝梁

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恐為所蹙。叔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在後。魏人畏叔威名。不敢近。五年魏中山李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呂義之。于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里。武帝遣曹景宗拒之。景宗次祁陽。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叔會馬賜以龍璽。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叔奉詔而往。過潤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叔。多勸叔緩行。叔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祁陽。即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

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敕募軍士。善水者。潛行入東城。告以救至。使固城守。城中知救至。人自其勇。敕結車爲陣。魏將楊大眼。自以勇冠三軍。聚騎圍之。敕以強弩二千。一時皆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魄而走。明日。元英自率衆來戰。敕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攻城。飛矢雨集。敕子黯請下城避箭。敕不許。軍中驚。敕于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六朝梁

六

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敕裝大艦。使馮道根等乘水暴長。而進。臨賊壘。又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致死之士拔柵所倚。橋悉燬。道根等身自搏戰。呼聲動天地。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數十萬皆乞降。以功進爵爲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理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援動。詔敕督衆軍援焉。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更開大壘。起高樓。衆議其示弱。敕曰。不然。爲將當有計。時是時元英欲

進仙理以復邵陽之耻。聞敕至。乃退。帝亦詔罷車營。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于家。敕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惠愛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破服必做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爲梁名將。

斷曰

韋叡忠良。自結於梁。奉命伐魏。卽擁油幢。衆請緩戰。叡怒不揚。旣而城拔。方識其強。再攻淝水。親救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六朝梁

七

忽猖請兵不及。卽以寡當力。戰不却。守死不愴。築壘自固。起艦以張戰勝。俘獲多不可量。淝水既定。咸名愈揚。元英攻徐。衆將戰傷。召叡急救。飛橋以行。兵不旬日。卽至邵陽。元英驚異。我兵更剛。非水灌敵。卽火燒。強大小百戰。英方敗亡。功成進爵。儒將名香。

王僧辨

王僧辨字君才。學涉該博。雖射不穿甲。而有愛士之氣。時有劉躬謀作亂。遠近響應。僧辨計擒之。由是以

勇畧稱侯景反浮江西寇元帝以僧辨為征東將軍
率已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
景聞之倍道歸建業賊帥朱子仙等因釐求輸郢城
身還就景僧辨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
辨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
郢州既平於是發江州直指建業中江而風浪師人
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
興當使風息若再命申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
遂泛安流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僧辨等大破之景
走朱方僧辨遂引軍入據臺城其夜軍失火燒太極
殿及東西堂僧辨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
由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呼翻思景焉湘州
賊陸納以李洪雅應十八子之讖遂奉為將軍尊事
如主鼓吹羽儀入長沙僧辨憚之稍作連城以遏焉
不敢交鋒並懷懼怠僧辨因其無備親舉旗鼓以誠
進止賊遂大敗歸保長沙僧辨別命多壘圍之自出
臨視賊以其不設備其黨李賢明等遂蒙愍直進僧
辨據胡床不為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僧

辨後為陳武帝所殺

斷曰

僧辨為將射不穿甲意氣凌人擒劉自收侯景反
時奉命討伐于仙偽降命軍掩殺郢州既定建業
進發風浪驚人拜平一雲景敗石頭功已昭察火
燒兵掠馭下無法所以其終不能善達
六朝陳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嘗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

孤虛遁甲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奇之命為安南將

軍及陳宣帝議北伐齊公卿互有異同獨明徹決策
請行遂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
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今軍中益修攻具又
過肥水灌城城中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破景和
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二不進明徹曰
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
即躬擐甲冒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
送建業景和濯而遁走及周滅齊陳宣帝詔明徹北

伐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微頽
破之。仍遏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
將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立木以鐵
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救軍。
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吾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
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微疾篤。知事不濟。遂從
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微仍自決其堰。
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水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渡。
衆軍皆潰。明微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憂薨。

廣百精傳 卷之八 六朝陳

十

奏卒

斷曰

明微有心。每思大舉。曾學天文。英雄自許。陳欲伐
齊。衆議首鼠。微獨請行。遂進攻。取齊遣救。求頓兵
自阻。微笑挫鋒。急攻其堡。一鼓而擒。收兵退旅。及
周滅齊。復攻周土。軍至呂梁。遇水灌汝。敵至橫輪。
船路盡堵。諸將恐。敗謀各吐。適敵病昏。一時無
主。水退舟沉。將軍被虜。既受周封。死亦何補。

北朝魏

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玄象陰陽。自家之言。無不該覽。
魏明元初。拜學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
上。求假道。詔群臣議。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
言伐姚。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勿令西過。浩曰。此非
上策也。今姚興死。子泓幼。衆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
必自入關。動蹕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
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
食又耗。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

廣百精傳 卷之八 北朝魏

士

危。莫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
路。所謂十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聽我假
道之惠。令姚勝也。亦不失救。裕之名。縱裕得關中。遙
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上策也。群議不以爲然。
帝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于岬城。爲晉將朱超石
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因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
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
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士兵精將廣克之。必矣。已而
裕果滅姚氏。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

兵南築畔城。春。裕亦何能自。浩曰。今西北一。未參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尚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到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既而宋武帝劉裕。帝欲取洛陽。武牢滑。浩曰。春秋。晉士句侵齊。問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平祭恤。其。凶災布義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然後命將。楊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因語浩曰。劉裕既因姚興。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魏

上

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斤請後畧地。先攻城。浩曰。南人長于固守。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及在。軍北絕望南收。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為河中之。物。長孫嵩請先圍其城。斤等滑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阻于群議。故遣歸第。有疑議。則召問焉。時議欲伐赫連昌。臣。皆以為難。惟浩曰。往年以來。焚賊再守。羽林越鈞陳。

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南。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擊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陳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晦。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魏

主

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赫連降。太史張深因說帝曰。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帝意不決。召浩與辨。浩因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去土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宿。于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況此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大破。旋。

頭之國。蠅蠅高車。旋頭之國。衆也。願陛下勿聽帝人
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計。信哉。
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蠅
蠅遠道。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
年不措。蠅蠅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
人恐懼。揚聲動衆。以漸進北。彼北我南。彼安我息。其
勢然矣。且蠅蠅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克已久。故
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
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奔走。可一舉而滅。時不可
失。百務傳。卷之八。北朝魏。古。

失遂行及軍至其境。蠅蠅久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
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捕獲數百萬。高車殺蠅
蠅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
如浩所料。大武賜高車渠帥酒食。因指浩示之曰。此
人纖弱。懦弱手不能持。其胸中所懷。乃踰于
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導。今至此矣。俄而南藩
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浩未伐逆擊之。
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蠅蠅馬力有餘。南
賊喪膽。常恐輕兵奄至。故揚。宋以備不虞。非敢

先發也。又南土下濕。夏月暑蒸。非行師之時。若逆
擊之。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未見其利。就使能求
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利
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恐賊至。自陳兵少。求簡幽州
以南。戊兵佐守。就漳水造船。覆以爲簡。公卿會議以
爲然。浩曰。非上策也。若然。則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
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
發精銳來備。此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
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是所謂張虛聲而
廣百務傳。卷之八。北朝魏。古。

受賞禍也。浩又陳天時不利。今害氣在揚州。不宜先
舉兵。一也。年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
星見。飛鳥墜落。宿當斗牛。憂有危亡。三也。焚滅侯景
于嶺。珍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
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禹乘而
萬全。今宋蕭國是人事未周也。宋變。見是大時不
協也。并水涸。是地利不盡也。宋無成。自守猶
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下詔遣衆。遂遣陽平
王杜超鎮鄴。鄆王司馬楚等屯賴州。於是寇來遂

疾帝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召浩問之浩曰
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老因時濟軍而出
必與之遇遇則可擒矣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令諸
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已謀不用遂沮誤
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親圍叛賊薛木宗壘出兵欲
戰因問浩曰此賊今日可擊否浩曰未宗此時尚未
知陛下自至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
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未宗
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城已

廣百對傳

卷之八

北朝魏

七

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
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
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
宜乘勝從北道先擊吳令單往一口便到吳平之後
迺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思謂宜
從北道若從南道則益吳躋入北山幸未可平帝不
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車無
所京帝悔之後因灑涕浩

斷曰

崔浩學士爲魏主謀劉裕假道請假以舟車廣道
戰戰敗悔羞劉裕新喪欲伐復仇浩請畧地象欲
城求經時不拔忌浩諸勾赫連可伐衆轉夷猶力
請掩擊功力坐收蠕蠕之舉盡獻上獻惟浩占象
大破鹿頭帝從往伐所獲山丘鎮兵怯守防兵欲
周浩曰防急招寇爲憂大小百計皆浩運籌如言
而用用無不酬奈何讒譖不得自由及其死也方
悔方尤

于謹

廣百對傳

卷之八

北朝魏

七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也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
及元纂討蠕蠕宿聞謹名辟爲鎧曹從事令率二千
騎往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皆爲賊所圍謹
所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素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
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率餘軍整追騎
乃得入寨時魏末喪亂群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單
馳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
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
王士深討鮮于修禮停車中山待中元晏言于靈太

后曰廣陽王以宗室至親受律專征乃盤桓不進坐
圖非望又有于謹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
乃立榜募後誰者重賞謹聞之因謂廣陽曰今女主
臨朝取信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
東身詣闕歸罪有司元深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
此人衆詰之謹曰我卽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怒而
引見之謹因述廣陽忠款并陳停軍之狀靈太后意
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乃言于周文
曰魏昨變遷權臣擅命明公負超世之資懷濟世之
廣南將傳 卷之八 北朝 大
畧遠近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周文曰何以言
之謹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
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近群凶若明公請
都關右帝必喜而遷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
以討亂桓公之業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勅進
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納之既而
齊神武還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周文攻邙山邙
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于道左齊神
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

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
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殺其
兄子譽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
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周文餒
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
曰耀兵漢沔席卷漢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
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
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
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衆上而用下何也謹曰蕭氏
廣南將傳 卷之八 北朝 大
保據江南綿歷數紀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
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釋儒而無謀多謀少斷
愚民皆戀邑居惡于動移所以用其下策謹乃遣將
先據江津斷其走路衆人立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
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翌日而縛而
降殺之立蕭譽爲梁主振旅而還周文親至其第宴
語極歡謹自以望隆位重願保優閒乃先上其所乘
駿馬及所著鎧甲周文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
得便爾獨善遂不受懷以疾憂謹有智謀善于事上

名位愈重愈存謙抑每朝奏往來從不遇○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斷曰

于謹為將才智相兼被圍棄馬方自保全善諸國語賊中周全二萬餘戶一旦附焉廣陽被謹並謹禍連謹赴榜下見后訴冤訴王忠款后方釋然周文超世于謹素贖關中天府秦漢所先周文信悅偕攻邛山戰齊不利偽降道邊大軍過盡後擊以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齊

子

權命征蕭繹決策于前謂出下策果應其言功成謝事君臣何嫌為將若此方可謂賢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年十七為齊都督見賜飛雲表射中頸旋轉而下時號落陽都督齊受禪進爵巨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王雄等眾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戰于邛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餘僅身免初文宣時入常懼齊兵之西渡恒以冬月

守河椎水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水懼周之逼光憂曰周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玩聲色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詔光禦之鋒刃纔交周人大潰詔加右丞相又率眾築平隴等鎮章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于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帝賜提婆習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今賜人無乃關軍務乎每行兵用胡人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人慕或終日不坐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齊

子

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笞背未嘗妄殺衆樂為之死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軍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所憚後遭讒被殺血流于地經久不滅周武帝聞光死遂復入鄴曰光若在朕豈得至鄴

斷曰

律光何人落陽都督北齊受禪進爵巨鹿周將來攻斬如破竹再圍洛陽壅絕糧道殺奉詔禦之禦之甚速鋒刃纔交敵先屠戮既破汾水宜陽又逐結

髮從軍。未嘗挫辱。獨恨主愚。謠言太毒。無故遭誅。令人痛哭。

北朝周

宇文憲

宇文憲周諸子也。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常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帝怪問之。對曰。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征伐。牧圉攸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初平蜀。諸子中欲有推擇。因徧問誰欲此行。並不及對。而憲先請。憲時年十六。文帝曰。刺廣百將傳。

卷之人

北朝周

至

史當撫衆臨人。非匪所及。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幼。尚未之遣。及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授益州總管。憲至。善于撫綏。留心政術。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悅之。齊將獨孤求業來。憲詔憲出宜陽。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于洛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于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爲賊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後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三日盡之。

廣百將傳

卷之人

北朝周

至

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畧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天拜相。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懼兄弟親。尋于戈於我。爲不能耳。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圍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鷄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說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椿爲庵。持有處所。令兵去之日。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椿庵爲帳幕。不疑軍退。朔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追至橋。隔水問憲姓名。憲曰。吾乃大都督宇文憲也。暢即揚鞭去。不敢迫。憲卽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具。銳憲爲殿。拒之。斬其驍將齊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于城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

潰齊王道走齊任城王浩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陽復
詔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浩令間謀二人覘之候騎執
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
汝等即放還反令充使乃與浩書憲至信都擒浩及
孝珩等憲善兵謀長于撫馭推鋒陷陣為士卒先齊
人悼其勇略

斷曰

憲周諸子度量不群文帝賜馬取駁為馴色既出
類牧圉又分帝喜智識迥不循人撫蜀擇守憲即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

魏

自任既而受命綴果得民屢與晉戰戰必立勳或
行詭道或以名聞或請破敵頃刻而奔就問用間
妙若轉輪為將若此可謂入神

韋孝寬

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也弱冠時蕭寶
寅作亂乃詣閭請為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長
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後令孝寬行宣陽郡事是歲
東魏將段琛復據宣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誘邊
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

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爐燒跡若火
下書者還令謀人送于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畧
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
琛等峭施遂清尋移鎮玉壁齊神武高歡傾東山之
衆志圖西人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乃于城南起土
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
繕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詔
城中曰縱爾搏樓至天我會穿城取耳遂于城南鑿
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

魏

堽要其地道仍儲戰士屯壘城外每穿至壘戰士即
擒殺之又于壘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
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
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
乃縫布為綬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于空中其車
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
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大竿一來以鉤
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
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以油灌柱放大

燒之柱折城并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拒之敵
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
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
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
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祖孝正因又
射募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
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
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
十四五智力俱竭因而發疾其夜遁去遂祖周文帝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孝寬

嘉其功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還鎮
玉壁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
為盡力亦有齊人朝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
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託以心管令守
城益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益首以
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
抄掠孝寬深患之而地入于齊無可討欲當其要
處置一大城因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為懼孝寬
曰計此城十日即畢此去晉州四百餘里一利制手

三日偽境始知設令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則自簡
三日軍行非二日不到我之城固足以游矣乃令乘
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孝寬又令諸
山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孝寬板築充
就卒如其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未
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
若棄嶺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于華
谷及長秋速築城以壯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子
是盡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孝寬

客汾北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謂孝
寬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
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衝要汾北我之所棄我
東彼國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功主位重望隆理宜調
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苟貪尋常之
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也孝寬乘車曲嚴頗
知下筆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
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百升指明月照長安令謀
人多傳此文於鄴斛律明月遂果被誅武帝志在平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九

古聞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初事周帝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意甚美帝嘉之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隋主受禪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因而遣之素乃造大艦名曰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大栢竿並高五十尺穿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其餘平乘舳舻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昔日下船彼見我激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千艘啣枚而下又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嶺擊欣別柵又遣大將劉仁恩率甲騎趣

白沙北岸遙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欣毫不犯陳人大悅素水軍東下舳舻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蜩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栢橈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總管出塞討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之先是諸將與敵戰慮胡騎之先突厥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遣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陳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素出靈州擊突厥突厥敗走素率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乃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敵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乃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口庭漢王諒又先遣茹茹

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天賜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人襲擊之。天保敗走。賜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曰。破賊皆如所言。帝因以素為并州行軍總管。率衆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復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衆。遂進逼并州。諒窮蹙出降。餘黨悉平。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治軍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無問多寡。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故戰無不克。稱爲名將。從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素時貴幸。言無不從。故素雖嚴刻。士亦以此願從焉。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斷曰

楊素何恐富貴逼臣。隋主受神方。請伐陳。造作大艦。填江塞津。步卒南岸。擊走賊。欣浮江而下。若天神。秋毫不犯。大悅。陳人達頭犯寨。騎陣擊奔。追蹙突厥。急恐紛紜。使其頓舍。一掃如雲。漢王諒友。屢戰立勳。最有權術。嚴于治軍。前流血言笑自尊。臣才美矣。但不至純。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騎射。捷過人。初未知名。陳文帝一見。卽謂人曰。長生耶。武藝超群。言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帝以趙王招女妻之。是晟遂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常有二騶飛而爭肉。因以兩箭校晟射之。晟時弓馳往。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強弱。而盡知之。時文帝作周相。晟以狀白文帝。帝大喜。至隋得天下。開皇元年。攝圖乃曰。我聞家魏也。今

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相
臨渝鎮約諸而部落謀共南使文帝新立由是大懼
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
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
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於離間因上書
曰臣於周末泰充外使胡瞻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
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各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
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
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

廣百補傳

卷之九

五

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
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
而合弱通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
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
離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可一舉而定其國矣上省
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于畫山川寫其虛
實皆如目視上深加嗟異皆納用焉因遣使詣玷厥
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
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資幣賜

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腹心誘
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川盤破
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
說染干許告攝圖曰鐵勒等友欲襲其牙攝圖乃懼
回兵出塞旣而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
莫何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晟因
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閼疾之重來抄略
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晟又
覘知雍閼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

廣百補傳

卷之九

六

狗黃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
言隋師且至晟因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
至者男女萬餘人晟皆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
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
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
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弓發皆入應啓人之朋幸
勝時有燕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皆中並
應左而落是日百官獲資晟獨居多尋又詔晟取晉
王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

取諸藥毒水上流連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
天雨毒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晨追之斬首千餘級晉
王大喜引晨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
預坐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督聞其言聲謂為確
證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
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復遣還大和城安撫新附
仁壽元年晨表奏曰臣夜登城望見積北有赤氣長
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酒血其
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此輩宜在今日因詔楊素為
行軍元帥晨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
西奔吐谷渾晨亦以病卒後突厥圍馬門帝歎曰若
長孫晨在不令胡人至此

斷曰

長孫工射一貫雙鵬處羅有識密與之交山川形
勢因而昭昭隋有天下攝關牢騷南侵合衆勢盛
難消隋主大懼築城阻撓晨因書啓胡衆最豪兵
力難制離間易挑上悅其計賜蠶以驕再引使上
疑晨已牢鐵勒反告能不驚逃染干婚後警陳奏

朝賜射焉落獲寶劍使流破敵聲比雷高受降
再出早死于勞若使長在許誰咆號

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周太
祖見而異之及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末業守金甌城
擒說下之開皇初隋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
有文武才用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
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
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

廣百濟傳

卷之九

於新林江南父老素仰其威信來謁晝夜不絕陳人
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
而潰任叔寶為質若獨所收棄軍降于擒擒以精騎
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擒之曰老夫尚降
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叔寶質若獨與
擒爭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
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畧不交戰豈臣之比
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乃敢
先期遂賊便戰令將士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

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歸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赦罪不暇安敢與臣相見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擒逆進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屬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何其勝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馬忽驚走至擒家曰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欲捷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斯亦足矣

斷曰

韓擒隋將膽略不磨平陳既任慷慨操戈采石宵濟金陵暮過蠻奴降伏陳主手摩功與獨轆方知其多黃斑有識青驄應歌突厥識面仰視敢麼生

爲柱國死作閻羅斯亦足矣更想誰何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雍陽人也號勇便弓馬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事高祖曰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爲已任與許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遣雄詩曰交河驛驛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弼是朝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旣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若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因襲南徐州破之軍令嚴肅有軍士于民間酤酒弼立斬之進屯蔣山陳將魯廣達任蠻奴田端蕪等相繼遁助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弼擊走之廣達等相繼遁進弼軍因而屢却揣知其驕士卒且惰乃督勵將士殊死而戰遂人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釋而禮之遂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寶視之

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既射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七

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圖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煬帝即位尤疎忌大業三年終坐誅

斷曰

隋主選將文武欲俱除去若弼更有誰如所以委任平陳是圖防人交代炫耀耀而細視認常認虛及至大舉安然長驅將山大戰不戢不屠直人北掖叔寶已俘功名赫赫宰相所娛將軍如故

能不嘯嘯怨望下獄一旦名除後雖復前疑忌情疎評人猛騎大將自居驕狂不遜終坐于誅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悅服及與迥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戰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七

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殊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勇戍主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燉煌數百里名譽北夷實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選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

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遁去及高智慧等作亂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東爨阮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命萬歲率衆擊之賊也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是歲百將傳

雖古名將未易過也上意乃解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出塞至大斤山與敵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侯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又問曰得非煬帝成卒乎侯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嘗其功因諸萬歲曰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于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將士稱冤萬歲還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暴殺之死之日士庶

爲良將

斷曰

史公善射射鳥鴈弦射遲之戰每戰登先受人之累坐罪成邊成主不識以爲等閒大得六畜方知勇兼一騎挑戰萬歲應焉直斬敵首突厥驚旋高智作亂率衆二千踰嶺越海直追而前轉戰千里音信杳然盡驚爲沒竹筒書傳高祖大喜賜其家

錢嬰旣之亂萬歲關專要害悉破。旣求保全既思
朝免。又以金絲因其友覆萬歲受忽達。而凡關萬
歲斬奉知是戌卒早遁而還。追斬之。結忌者不言
訟功。忤上。擢死可憐。

唐

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唐高祖已定京師。命孝恭徇
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紫破之。俘其衆。諸將請坑
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豈有降

唐書

卷之九

唐

者悉縱之。由是勝。賊所至輒下。蕭銑據江陵。孝恭數
進策。圖銑。帝嘉納之。乃大治舟艦。肆水戰。會李靖使
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圍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
用之外。示引權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
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
舟當濟。用乘之。反者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
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
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膽落。江下
必謂已敗。不即進兵。候往來及引救。到吾已拔江。

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
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討
之。至九江。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失色。孝恭自如
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爾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公
憂。公祐過惡滿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林中血乃賊臣
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衆心爲安。旣而公祐遣將還。賊
孝恭堅壁不出。乃遣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薄營。孝
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營。挑之。盧祖尚選精騎
列陣以待。俄而羸兵却走。賊追北。且驚。祖尚軍薄

唐書

卷之九

唐

以白見云

唐書

孝恭唐族。智勇無雙。行循巴蜀。降者相望。衆請坑
戮。孝恭酌量。獲降則殺。誰復肯降。進圍蕭銑。銑鎮
破亡。獲其戰艦。盡放。滿江救謂已破。不敢直當。歸

知再進。饒已降唐。輔公祐反。兵寇丹陽。幸恭往討。酒浮血光。衆驚。恭喜。授首之祥。旣而擒斬河間封王。人雖暴喪。功實難忘。

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末。從宋金剛至武德二年。唐秦王戰相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衆守介休。秦王遣人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旣而從擊王世充。適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繫之屈突通。曰。恭懷悍。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秦王曰。不然。恭必叛。寧復尋相耶。因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去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即獵榆泉。寇王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甚。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遂大敗之。王顧曰。衆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之速耶。世充列營相對。兄子琬乘隙帝。馳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

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爲伏。親挾弓。令恭執箭。畧其壘。大呼。致師。及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隱太子嘗以書招恭。贈金。且一車。恭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舉王果遣壯士刺之。恭聞門女卧。賊至。不敢入。因譖于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得免。其後隱舉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逆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也。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事不決。非勇。王今自計。何如。勇士八百人。悉入營。控弦披甲矣。尚何疑。後又與侯君集等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恭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論之。於等與人計議。及隱太子死。恭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弩弓。窘王。恭馳叱之。元吉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甲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

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
耶恭對曰秦王以太子齊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
遣臣宿衛帝意快立秦王為皇太子坐隱巢首百
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
又黨非自安之道嘗侍宴慶善堂有班其上者恭曰
爾何功坐吾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宴召入切責之曰朕嘗怪漢高
帝時功臣少全今觀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滅非高帝
之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整

唐書

卷之九

九

恭頓首謝恭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辟刺之不能
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
請王加刃而獨去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
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稍遂乃大服

斷曰

敬德歸唐眾疑其叛王獨不疑賜金相贊榆巢獵
遊單雄突犯倉卒無援王幾遇難賴恭橫矛刺賊
馬畔王感其恩報于一旦太子賜金恭辭不看刺
客暗傷恭不為患玄武變生力謀不憚帝驚血言

隱巢作亂位定中成是其才幹廷擊道宗遇于
悍唐將英雄將軍為冠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嘗謂人曰丈夫
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慨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
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
其床謂曰公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唐高祖擊
突厥靖察其有非常志因自口上急變傳送江都至

唐書

卷之九

九

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肅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
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乃以私怨斬殺誼士乎秦王
亦為請得釋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
不得前帝謂暹邈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
州刺史則定夔州趙郡王孝恭戰不利靖率兵八
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擊則俘擒五千帝喜謂左右
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囚手救勞之曰既往不咎
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
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改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

夔州時秋潦滿漲惡銳以靖未能下不說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銳不及知若乘水傳單是震盪不及惠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銳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洲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擊之孝恭不聽留靖屯守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靖即率輕兵五

唐高祖傳

卷之九

三

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二將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銳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乃降入其都號令嚴肅軍無所私或曰銳將拒戰同于叛逆請籍其家資以資軍靖曰王者之師弔人而取有罪銳將破其膏驅而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死守非計之善也由是江漢列城爭下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請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時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至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六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自疲老我不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精銳也既保石頭則軍不可拔我若往取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聞方今持重以待公祐立計若出其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破則公祐擒矣孝恭聽之靖乃遣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

唐高祖傳

卷之九

三

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雖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帝乃歎曰靖爲銳與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突厥和種離叛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之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於胡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日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原吾渭水之患矣頡利走保鐵山請舉國內附遣靖往迎之又遣

唐僉安修仁慰撫因謂副將張公瑄曰詔德到虜必自安若萬騎二十日糧自白道裝之必得所欲公瑄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瑄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僉輩何足惜哉因督兵疾進義遇侯遜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而北至大漠矣御史蕭瑒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責之靖無所辯惟頓首謝帝復曰隋史萬歲彼達頭可汗不

唐僉安修仁

唐僉安修仁

唐僉安修仁

賞而誅朕不然故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詔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前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河道大總管高甝生等五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生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憂蹙自經死靖立大碑于慕容順而還高甝生

軍由涼州道後期靖責之既歸而懷告靖謂反按驗無狀賊牛等生誣靖乃開門自守有客親戚皆謝遣改封爲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靖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耳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謚景武

新曰

唐僉安修仁

唐僉安修仁

唐僉安修仁

靖初爲隋察唐有異自口上言事已無濟及唐爲君執靖欲棄靖呼英君斬誼士唐祖放之命征遼地伏斬再俘五千計帝喜使功不如過利蕭銑既降公祐又繫在衛自韓功足相比往往征頡利僅三千騎遂取定襄成功何易再乘詔機掃清一切御史劾之靖惟謝罪帝悟念功加官不議病尚圓功帝爲流涕唐帝股肱李靖其臂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隋大業末韋城程

為盜勦年十七往從之因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割
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楫相屬往還取之可
以自資讓然之時李密亡命雍丘勣又說讓推密為
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附帝令饑人
就食黎陽倉吏不待發死者日數萬勣因說密曰天
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
然之以兵五千附勣濟河襲黎陽開倉繼食旬日得
勝兵至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圍
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為地道出關化及敗去武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密

德二年密歸朝廷所有之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
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
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吾
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王之使至高祖
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
封英國公姓國姓詔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
密以謀反誅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為服緋紼葬訖乃
釋從秦王伐東邵有功及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
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

遂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渡磧口保於九姓恐
不可得我若約齊約齊輕薄之不戰而歸曰靖大喜以
為與已合於是意決靖遂率兵夜發勣勸兵從之頡
利欲走磧口勣已前屯磧口不得渡由是率部落五
萬降於勣詔拜并州大都督治并州以威肅聞帝嘗
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胡今我用
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勣嘗暴病醫曰
齏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
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復留身願曰朕思屬幼孤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密

無逾公者公昔不遺李密今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嘗
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詔太子曰爾於
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
力矣高宗立遂為尚書左僕射高麗莫離支男生為
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
高麗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於昭陵以明
先帝意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
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無一過初勣收黎陽倉就
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馬及平虎半獲賊曾延

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功知人平洛陽
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休武且言告貸死必有以報
請納官以贖之乃號勸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
未決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毒弄
料敵應變奇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嘆嘆及戰勝必推
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上卒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麗
福艾者遺之或問故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既沒士皆爲流涕

斷曰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七

李勣雖盜却無盜心說讓推密破充自中天下之
亂起於饑民開倉一賑遍地三軍李密既敗表上
唐君詔授總管使立功勳李密反死收靈明恩奉
詔征北沙磧前屯敵不得渡降者紛紛築城以守
何如得人暴病調藥帝剪髮句非獨爲汝社稷計
深又勅太子我死女親君重如此不愧爲臣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十

古園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藏書

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邑當隋季率里
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勇年十五從父戰數
先登陷陣邑卒代領其衆自是賊不敢舍境鄉黨賴
之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額利於磧口率救馬二百
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壽懸見牙帳馳殺數十

廣百將傳

卷之十

百人額利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又從葱嶺道
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婆川賀魯率二萬騎來
拒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
賊衆大潰殺千餘人後定方復擊賀魯以任雅相爲
副出金山北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
輕定方兵少得左右翼包之定方合步卒據高擡槊
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于陣不能入定方因
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賀魯西走定方遣副將蕭嗣
業等率雜兵追之自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

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敵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時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爾尉子元與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膏，唐之州縣極西海矣。後都曼諸人復叛，詔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定方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大敗。計窮，遂而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南復定。乾封三年辛

斷曰

蘇子定方，少年驍勇，鄉里賊侵，賴之不忍。突厥從征，乘霧一涉，誅者不勝降者接踵，賀魯再征，贊梨殊猛，大雪不休，斬幾絕種。後襲諸敵，三路雲摧，面而而降，獻俘丹甫，論法應誅，苦求恩寵，葱嶺以南因而朝拱。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攻塹其先，其妻曰：夫

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墓。未晚，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特戰腰鼓，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闡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虎將。遷右領軍中郎將，蘇定方討賀魯，仁貴

唐書

卷之十

三

上疏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為其所服，口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資遺，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時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貴往副之。將行，賜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敵氣懾，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

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安吐蕃入寇命仁貴為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郭待封嘗為郭城鎮守與仁貴等夷衣是則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窄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納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當即滅之矣乃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不從領輜重進吐蕃率衆

唐書卷之十

二十萬邀擊敗之相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為難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因召見曰今途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揮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靈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

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末淳二年卒

斷曰

天子征遼仁貴應詔兩國交鋒正然相較貴者自衣突前自効所向皆靡功實炫耀天子見之驚奇詫妙問喜得人總軍即調泥熟妻孥還明恩遣使知王仁賀魯強暴三矢三人天山降報往征吐蕃地稱險道請用輕兵待封執拘致敗王師仁貴創

唐書卷之十

貌傳死象州敵復作耗脫兜示形敵驚拜告方識英雄不宜顛倒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蘇定方為大將軍見之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儀朕二十年百姓可汗何史那都支交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罷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

波斯王子歸國經莫賀延磧風燥甚莫賀延磧者地無水草乏行儉止營致令口水草不遠衆少安能而莫賀延磧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川諸蕃迎行儉召索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現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咬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問服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

廣南傳

六

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忽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又獲遮旬使者釋之使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旬亦降悉俘至京師帝曰行儉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悉擒可謂文武俱備矣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死詔行儉總諸道兵三十萬往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敵抄軍多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卒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

車羸兵走險賊驅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隨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更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止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弟如我節制無問我所以知也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傳合行儉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悟密送款且請縛溫傳以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

廣南傳

七

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教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又善知人所引偏裨皆爲名將度量大小所賜重寶或爲人誤傷俱不校

斷曰

行儉也。賢兵衛盡傳。都支誘動討之。川隴傳送。子忽至。西川敵不設備。遂擒以旋。兵不血刃。文武俱全。念傳再反。儉復行邊。糧車伏士。精兵後潛。敵果來掠。齊出斬焉。軍營已定。命移高原。營移方定。風雨如泉。前知之妙。莫不駭然。伏念向順。既得溫傳。應待不死。論斬是奸。朝政若此。敢不歸田。

唐休璟

唐瑑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

唐休璟傳

卷之十

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嘗郡縣之。土田良美。宜于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人。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圖。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反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吐蕃大將莽布支率數萬騎寇涼州。入洪源口。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幟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領將兵欲以示武。然其下皆貴臣富豪子弟。驕驕不習戰。吾為諸君

取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獲衆。棄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武后問之。對曰。前洪源之戰。是唐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石壁嘆。西突厥烏質勒諸蕃舉兵攻安西。道后命休璟與宰相計議。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拜夏官尚書。因請楊再思等。卿輩十不當一。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幾萬里。其間山用夷險。障塞之處。皆能言之。每行師。未嘗敗。年八十猶托權近。

唐休璟傳

卷之十

九

斷曰

休璟儒者。頗號知兵。豐州若棄。靈夏何憑。利害說破。議始不行。吐蕃入寇。望裏鮮明。然皆蕃貴習戰。不精。欲為軍取披甲先登。六戰皆克。京觀築成。請和使者。宴見。猶驚。后因歎息。恨晚用卿。聲名若此。人豈不榮。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有文武林。武后時。遷殿中侍衛。

史通天中御史孫承璿監靖遠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中丞詔仁恩敘其麾下功仁恩因問承璿破敵曲折承璿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恩乃劾承璿圖上虛列敵殺遂貶承璿以仁恩代為中丞嬰孽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勝神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毅悉兵西擊突騎弛仁恩請乘虛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胡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胡境終廣南傳

代為總管始築塞門議者益重仁恩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朝卒

斷曰

仁恩敘功虛者盡窮承璿既貶其職代充朔方突厥界以河中無隘以塞犯者易攻仁恩表請築城為衝議者多慮直及始終仁恩固請中宗乃從逃工盡斬三城忽崇朔方靈武榆林更雄三壘相拒連喉接烽四百餘里門不設壘兵貴攻賊退守為廣南傳

廣南傳

唐所以突厥牧馬絕踪始知妙用非例可通

王峻

王峻滄州景城人也擢明經第嘗為桂州都督州兵舊常仰餉衛永峻始築羅郭能戍卒隸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復遷朔方都護吐蕃率精兵十萬寇臨洮次大來各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將奇兵七百易蕃服夜襲去城五里今日前遇賊即大呼鼓角應之賊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俄而辭約以兵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之間

亘一舍而近。駿往迎。訥夜使壯士收廢突賊。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後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久而降者稍稍叛去。駿因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久必為患。使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援。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番豪。告以禍福。增以金帛。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

此乃久安之計

漢書卷之十

三

沙漠之西城。旁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番。不可徙歟。出未報。而番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掩甲拾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乃誓神曰。駿事君不忠。不討有罪。當自蒙罰。今士卒無罪。心誠忠而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番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駿討之。元宗以宮人賜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死以免。初。駿奏朔方

兵力有餘。願能知運。而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以駿賣已。乃復叛。卒贈尚書左丞相。

斷曰

駿為桂督。其功已勞。策郭罷戍。以息轉漕。後遷都。護蕃寇。臨洮。駿命所部胡服夜挑賊。疑有伏。自闕。自逃。死者萬計。猶被突鑿。突厥復叛。門戶必據。請遷淮右。魚米就饒。不二十年。勁卒應募。上書未報。果叛。復遭救。駿往討。風雪正高。返風止。雪忠感。若招長泉之役。知運同袍。宮人之賜。臣安敢叨。誓死以免。忠敬孔昭。奈好忌恨。激蕃咆哮。

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拔十姓之地。乃以元振為使。因覘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遇其

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不絕而
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
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
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蓋爲國者
先料內以敵外不舍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
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審
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
本扼諸蕃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
以鼓動保復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于
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
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
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居從之
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
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
若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
也后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誅欽陵久
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都督涼州
初境廣縱四百里前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峽口置

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西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
自是州無外憂又遣刺史李漢通關由盡水陸之利
預收登衍舊收粟斛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四帳易數
十斛治涼五歲夷夏畏慕西突厥蕃烏質勒部落強
盛款塞願和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
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
死其子娑葛以元振川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
玩知之勒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佯爲不知者明
日素服往弟道逢娑葛兵彼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
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
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駝甚夥烏質勒之將闕
噶忠節與娑葛交怨相侵而闕噶兵弱不支元振奏
請追闕噶入宿衛詔許之闕噶遂行道遇經畧使周
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者以部落有兵故也今
獨行入朝一聽版蕃人耳何以自全莫若重寶賂無
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
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鐵馬以助
軍闕噶以爲然卽勒兵擊于闐因所獲遣人齎黃金

分遣宗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因上疏力辯其不可疏奏不省宗楚客曰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關西以呂守泰處置四鎮以牛師獎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知楚客謀馳報娑葛娑葛怒即發兵山安西時關西在計舒河與嘉賓等會忽娑葛兵奄至擒關西殺嘉賓守素師獎等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皆以取娑葛娑葛因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

唐書

卷之十

共

客等受關西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聞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因赦娑葛以悌乃得罪流白州楚客大怒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懼使子鴻聞道奏乞留西上不敢歸京師唐宗立詔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整而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漿饗歡迎都督嗟嘆以聞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講武驪山既合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慈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

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道病卒

斷曰

吐蕃乞和請罷鎮兵帝命元振往覘敵情元振還奏動靜匪輕四鎮之設原爲藩屏蕃地歸我四鎮誰爭和望未絕惡難得萌吐蕃猜忌果誘欽陵涼州兵寇寇必薄城元振拓境數斛匹緡烏質欲塞交接以誠會天大雪老拜寒興歸即死矣子欲橫行元振往弔哀感不勝助喪贈禮大以弔祭焉者

唐書

卷之十

共

復感獻焉滿庭元振持正楚客奸生蘇下免死新州流傾思舊復起事已無憾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初從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賊累功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高仙芝討勃律表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水作郭以扼王師仙芝至因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遂提步卒

陞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
敵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驅至。
勃律擒其主平之。遂號為神通大將。大食連兵攻四。
鎮仙芝率兵二萬。決入為大食所敗。事急。嗣業謀曰。
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
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不可坐須。趙臨卽。
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金吾大將軍。留。
為疏勒鎮使。城一隅。屢築屢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
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至是。
泉復出。初討勃勒。過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
窮壑。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詔兵追。
之。詔至。嗣業。嗣業即引與諸將。前哨。所過郡縣。
秋毫無犯。至鳳翔。上謁。帝喜。今日卿至。賢於數。
萬衆。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為先鋒。廣平。
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嗣業北賊口李歸仁。
擁精兵薄賊。王師注矢射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
王師亂。不能整。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踏烏死。取一。
創。軍無類矣。即起將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

既後。整率步卒二千。以陷刀長柯斧。皆進所向。無前。
長安遂平。進收東都。嗣業功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師。
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目。
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流血數。
升卒。嗣業忠毅愛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匹。前後賞。
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嗣業為將。陷刀稱奇。往往討勃律。詔從仙芝吐蕃十。
萬相抗。王師仙芝有令。破賊牛膊。不者。落死。嗣業。
奮馳陞山擊賊。又立大旗。敵因大敗。勃律平之。築。
城致祭。井水并滋。鳳翔。帝喜。可知長安之復。
萬死不辭。東都進取。功配子儀。流血既中。聞戰尚。
披流血而死。忠勇何疑。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畧。安祿山反。郭子儀。
薦其能。加河北採訪使。光弼遂以朔方兵五千。出土。
門東救常山。常山圍練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
不殺而問計焉。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

陽思義因答曰○今兵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善之○遂據城待之○明日史思明兵二萬薄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移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譚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除○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光○弼○以○兵○五○千○入○太○原○前○此○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敗○死○後○侍○御

唐書

卷之十

唐

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押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收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言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鏡兵悉付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

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頽之○思明城下倡優若臺上○嘲辱天子○光弼遣人墜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塹○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門○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十沒于塹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關三旬○乃歸私寢○乾元初○拜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乃

唐書

卷之十

唐

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關洛○當據虎牢而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遛○其兵自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死○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鼓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漸勝○難與爭鋒○欲誅之以計○然洛無具糧○危何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

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曾幾
也夫辨朝廷之禮則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則公不
如我陟不能替遂檄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
守備思明至假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自以五百騎殿
賊遊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
弼曰當石橋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
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饑十日糧與卒伍均賊懼
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置壘溝築月城以守賊
攻光弼與戰于澤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

廣平將傳

卷之十

三

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
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光弼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
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急攻
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與安
大清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
雖銳然方陣而器不足慮也日中當復乃出戰及期
未決因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
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閭召邠廷玉曰
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

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僉惟正辭曰善將也不
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
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後可觀便宜若
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馬噪望
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救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
却也乃命易壯馬有神將援矛刺賊謂馬腹中數人
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起
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收斬首萬
餘級俘八千餘人擒周摯大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繼

廣平將傳

卷之十

三

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
始光弼將戰內刃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
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
三軍感動大清襲懷州守之光弼加太尉進圍懷州
思明來救屯兵河清聲言渡河絕兩路光弼鑿野水
渡旣夕還軍留牙將雍希範守戒之曰賊將高順李
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
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月越曰
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越遂

曼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額曰越謂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獲希額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額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料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額無名不足以爲功且越羅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二人得不思奮乎諸將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從地道入得其軍號發陣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之

河保間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達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鉞券名張大廟圖形變烟閣北邙之敗懷恩蓋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杜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中傷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遲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難帝令郭子儀輩其母還京光弼疾將吏日後事者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遣部將尋卒部將卽以其布爲光弼行喪號泣相問帝遣使弔卹其母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發衆治師整旅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惜其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賊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爲朔方也嘗憂士卒旗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容色悉精明云

斷曰

安史盛時弼適爲將史雖僭稱時援不讓既賊

2013716

S
Z121.5
16b



21181008428869

來一戰盡剗鄭衆太原主兵狂妄詔付偏兵執兵
不放弼怒斬之三軍魂蕩思明來攻石車挽撞矣
陷整擒其兵半喪遠保潼關近將誰仗刺賊援牙
綰旌其壯迎賊不前斬以爲樣大戰自爲無不曲
當矯矯其功猶陳罪狀然天無私人心相諒所以
圖形凌烟閣上